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六五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考二十八卷考異一卷

（二）

〔明〕陳仁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提要

四書備考卷之八目錄

目錄終

四書考上論卷之八

里仁第四

里

廣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寰宇記臨淄縣有莊嶽里。青州城西有高陽里。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河間府有董家里。董仲舒下帷處。張嘉貞居坊鳴珂里。湯陰縣有浣衣里。嵇紹死所。血濺帝衣。左右欲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周禮遂人曰。五家爲鄰。鄰則相聯比。猶六鄉之比也。五鄰爲里。里則同井里。猶五比之閭也。○風俗通云。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爾雅巷門謂之閭。說文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合璧事類云。鄉之爲言向也。衆所向也。里之爲言止也。衆所止也。古者二十五家爲一里。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鄉二十五里之積也。漢因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迨至李唐亦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里必繫於鄉。今古然也。然唐以計租庸調之所出。漢以考戶口之

稀稠周人亦以制軍賦之所從入而風教未嘗不與焉故敬敏任恤之書於閭孝弟睦婣之書於族德行道藝之書於黨考於州而後興於鄉此周人之教法也鄉置三老以職教化之事此漢之教法也若夫𠂢則食祿之家無得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此所以崇仁義而抑貨利教法又如何也是知里以仁爲美而鄉井莫不以親睦之爲貴從來久矣此里名勝母曾子不之入互鄉難與言則雖童子見焉而不能以無惑

椽以親故受汙辱之名 人之過註

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使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

吾誰適從 無適無莫註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貴者之裘也尨茸亂貌言貴者之多旣無所從是獻公與二公子皆立爲三公故不知所從

刑

王制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又云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于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又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怨

春秋潭潛巴曰河水逆流怨氣盛也○左傳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管子曰凡禍亂之所生在于怨咎怨咎之所生在于非理故曰閑禍在除怨

鄰

周禮云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

宅邑則從而受之。○通鑑外紀云黄帝以井一爲鄰鄰二爲朋○晉書云堯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合壁事類云予讀周禮至大司徒有曰五家爲比遂人又曰五家爲鄰是何實同而名之異耶夷考之則在郊内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釋文皆訓爲近而鄭玄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此則比鄰之無異義也古者比鄰之制必使相保相受而又相和親或有罪奇衺則不無相及也故宅之卜不如鄰之十百萬買屋千萬買鄰非故輕此而重彼也誠以鄰有不善則所居雖華美非所以爲安且利也然則士君子之將定其居其可不先定其鄰乎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名萇爲人能忍耻范甯云字子芝○留青日札云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閑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傍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姑蘇吳城北有冶長涇比歲居民鑿井得石焉題曰公冶長之墓夫冶長滅明不盲丘齊魯顧並葬于吳何也豈其依于於言偃遂僑居不返耶則彼堂斧于諸城鄒邑間幾虚塚矣

縲絏

何註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賈誼傳束縛之繫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繫之也○司馬遷傳幽于縲絏師古曰縲繫也絏長繩也○晉書韋處厚曰管仲拘囚齊桓舉爲國相冶長縲絏仲尼選爲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管子曰不恥縲絏恥天下之不治

南容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縚，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與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敬叔師事仲尼。詳見懿子傳中。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復反，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位失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家語山。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官名。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顧府之藏。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官，命宮侍於公官。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與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左傳。○家語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禮疏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詞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集註云：從從，高也；扈扈，廣也。言爾髽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之法，笄即簪也。

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與姬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夫士遺從孔子時，宋已娶于孫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較然二人矣。

子賤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舊兗州永郡城為單音善父音甫宰。單父地也，即今單縣。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迎接者不可距絕。毋望而許也，可仰望者不可輕許。許之則失守，失己之所守。距之則

閉塞不（與非相親）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出說苑）顔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音及下至地也）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陽鱎魚名）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謂或來或去也）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命御者車以行）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

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出說苑）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黃氏日抄）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

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出說苑）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早出晩入故皆見星）日夜不處（不敢安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吾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出呂覽）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襲宜爲龍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

不足事孫問之術曰使穴可入譬礼忍見輙浮淺

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係
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
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
賤曰。君子哉若人。（出家語子路初見篇）○賈至宓子賤碑
頌云。鳴琴湯湯。虛水之堂。清淨無爲。邑人以康。
澆風化淳。覇俗致王。誰謂陽鱎。華而爲魴。嶠嶠
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穠不萎。齊師巳却。
魯侯曲阜。

瑚璉

禮明堂位云。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音對少牢禮曰執敦
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有蓋有首也。）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
瑚。周之八簋。（四者皆盛黍稷之器。）○按如明堂位所云。夏器
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論語。賈服杜等
註左傳。皆云夏瑚殷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謬
也。○玉海註。陳氏曰。瑚以玉。簋以竹爲之。○世說
新語。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接
神之器。○三禮圖曰。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不下。
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

孫語纍輯曩目仲弓內文在乎之謂也

簠而兌（音銳）下。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以德行著名。問於夫
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
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
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
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
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出家語盡心篇）
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

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
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
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出家語弟子行。）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開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
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臧文仲武仲
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
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

孺子客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議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姓源云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以爲廉節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于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哉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

桴

爾雅云庶人乘泭○ [illegible]水以渡也

疏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爾雅云舫泭

也○郭璞云水中簰筏方言云泭謂之箄箄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泭桴音義同也

喜

說文云喜者樂也不言而悅也○元命苞云徐曰口豈爲喜豈者陳樂立而上見人心之悅則其面目𣈆然而變易爲喜也○又云兩口銜士爲喜喜得明心意者爲憙從喜心○禮記云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 音搖 猶斯舞

賦

疏索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漢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

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悉索敝賦 註

左傳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鄭使王子伯駢 鄭大夫 告於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 索盡也言悉盡敝邑之兵賦以討蔡人不服之罪 ○襄公三十年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 晉平公以魯公喪君未出

見客。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詳見子產傳

千室

疏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邑

春秋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釋名云邑猶俋聚會之稱也。○疏云千室

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弟子行云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

其于赤也。○淮南子齊俗訓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禮記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疏云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褚褚外皆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于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亦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

帶

大戴禮曰黃帝黼黻衣大帶。

詩曰其帶伊絲又曰垂帶而厲。

身章撮要云腰帶革爲之古鞶音般帶也又謂之鞶革上自乘輿王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秦二世時始名腰帶。○禮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熟絹辟緣也用朱爲裏終緣之也諸侯素帶終辟亦素帶終辟免此帶盡緣之也大夫素帶辟垂而不朱裏辟其紳耳及垂下上緣其垂之紳腰後不緣士練帶率下辟練繒也率緝也齊其下辟緣其紳故云下辟腰及兩耳皆不緣惟居士錦帶

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周禮牆厚三尺崇之注云高卑爲率足以相稱○尚書大傳云天子賁墉諸侯疏杼注賁大也墉牆也疏衺也杼亦牆也○淮南子曰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此其始也○漢書牆薔勿仞○漢官典儀云諸侯垣牆有黝堊音惡之色無丹青之彩

杇

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杇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爲杇○白帖云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亦塗也○前漢書顏師古註曰圬所以泥飾牆也不可杇言內質弊壞不可修治也○韓昌黎圬者王承福傳手鏝衣食

申棖

申棖魯人史記作申棠家語又作申續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

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祟祀黨即棠也二人而爲二人失于詳考論語釋文也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棖即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㬱亦作暸橖亦作㯙鏿亦作鑅六字並音鐺皆諧聲字也棖亦音振本作㲄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棖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譌也

孔文子

按蒙案云孔文子使疾出宋朝之妻而以已女孔姞妻之一失也怒其加二妻而奪之二失也既又以之妻子遺三失也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疾不可以再婚孔姞獨再以再醮乎于他人

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圉衛之執政上卿也初衛太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之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置於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別爲一宮以居之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以木喻孔文也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子欲留季康子使人[illegible]子仲尼乃歸魯出左傳文子遂奪已之

（尹生懼子人之求之子孔姞不許而夫其叔太叔遺不許而妻其嬖人遺守而禽獻焉）

女不以妻疾疾淫於外州（邑名）外人奪疾之軒（軒名）以獻于君疾恥是二者故出奔于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以孔姞妻之孔姞卽文子之女疾之妻也（出左傳○按衛疾出夢嬖人求酒于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子產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鄭簡公元年鄭人欲婚於晉使子國子耳侵蔡（子國鄭穆公子名發子耳子良子名輒蔡熹於楚二子侵蔡以求媚於晉也）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勿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出左傳）三年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公子嘉）知之故不死子西（子駟之子）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子西歸授甲於家衆）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置守門）庀（音鄙）羣司具也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音矯公孫蠆音蠆）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二人首）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盜首二人亦）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使諸大夫以職位爲次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爲載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

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不焚於朝而焚於倉門之外者使遠近皆知也）衆而後定（出左傳）十二年子產始爲卿（初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於是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出左傳）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卻之（詳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及范宣子（卽士匄匄音郭）爲政諸侯之幣重（幣朝聘之幣增重）鄭人患之公（簡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來聘子游問乎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

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出左傳）

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

明之後也庸（用也）以元女太姬配胡公（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敬也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為三恪）則我周之自出（陳乃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陳桓公卒於是陳亂）蔡人欲立其出（厲公蔡所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陳佗桓公之弟）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宣公十一年夏徵舒弒靈公陳）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來之告未獲成命則

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井則堙木則刊除）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鄭姬姓）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輔襄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士莊伯即士弱）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出左傳）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世叔）且曰他日吾見蔑（然明）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出左傳）二十六年楚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

而□今哭 已死不去 而憑是以 知其有鬼

齊於禍也（齊，資。）以足其欲，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出左傳）二十二年，秋八月，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謂通於大子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襄公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出左傳。九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草舍而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焉而已，焉用

壇。（餘詳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二十四年，子產相鄭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必。）在此歲也。駟良（駟氏、良氏，伯有、子皙。）方爭，未知所成。（成，平。）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伯有子皙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彊。（人皆謂子產當就子皙而助之，強以攻伯有。）子產曰：我豈為徒。（言不以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屬為所。）乃欲伯

韓詩外傳云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故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

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夫謀，遂去鄭。）子皮（罕虎）止之。衆曰：（衆謂子皮。）人不我順，（人謂子產不順駟氏。）何止焉。子皮曰：夫子（子產）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鄭城門）之瀆入，因馬師頡（頡即羽）介於襄庫，（介，甲也。用襄庫之兵甲。）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之子）率國人以伐之。（伐伯有。）皆召子產。（駟良皆召子產助己。）子產曰：兄弟而及此，（二人皆子產兄弟。）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襚音遂。以衣襚之。）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

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出左傳）子皮既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之。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章服各有分別。）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士各有服色。）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渠。）廬井有伍。（保伍之法。）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召兵攻子產。）

劉道原謂子產從政鄭人欲殺謳詞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民謗民誦彼一賢一否稱得民若此之難也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召卷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數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取田疇而伍結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出左傳二十五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刑政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循吏傳云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

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之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庫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

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人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

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嬴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出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

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厭音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之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出左傳襄）二十六年六月爲游楚（子南）亂放公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之外實薰隧（薰隧閨門外道名）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皙欲同于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illegible]）是年六月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詳左傳昭公元年）二十九

年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國人謗之子寬（鄭大夫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詳左傳昭公六年）三十一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爲國之常法）叔向遺子產書子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詳左傳昭公六年）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韓宣子逆子產私問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之晉爲盟主

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於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死故子產歸於晉）三十六年簡公卒將爲葬除（將除治葬道）及遊氏之廟（遊氏子太叔族也）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又教其徒應曰諾）將毀矣（今將毀之矣）既如是（除徒既如太叔之教）子產乃使辟之（不忍毀廟乃遷道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音崩下葬也）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太叔

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
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不毀司室於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出左傳）元年定公立
往朝於晉晉將享之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
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出左傳）七年鄭大水龍
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禜祭名風雨不時也）子
產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
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出左傳）
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
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
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
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孔子
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
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

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
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出左傳）
真西山曰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
得政簡公立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
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
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
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圖
幹皆有次第其于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

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
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
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
而鄭能以弱為強者其所為作丘賦鑄刑書
見識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春秋卿大夫未
有能及之者焉

晏平仲

晏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初晉大
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

問常士語詳說而行之辭臣下大斗斛而施予百姓此齊公失德

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
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
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
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
弗能久矣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
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傳出左 六年崔杼
弑莊公晏子聞難往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
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君為己死而己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
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
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孽子杵臼而相之是為
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齊太宮曰所不與
崔慶者有如此盟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
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及慶氏敗公與

既死晏子侍于景公朝焉請逃孰食對曰吾非吾之閑巷臣也辭公曰請送服喪對曰吾非由溝之臣也敢請公且然夫子乎夫人者焉者也對且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上是之後

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
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
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傳出左 景公
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
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子雅高子尾
之難傳出左 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晉人許之
詳見左傳
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明燥之地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
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
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乎
景公繁于刑有鬻踊音勇刖足之屨者故曰踊貴屨賤
既以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于
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定乃毀之
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
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出左 十六年惠欒高

不以礼而晏子也

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
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即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飲酒桓子曰彼
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
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
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五

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
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
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
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
老于莒昭十年二十六年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
之賓問疾者多在在齊梁丘據與裔款子齊大夫嬖大夫言于
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
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
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

外記平仲齊下大夫之處士曰緣書下交齊之大夫曰晏嬰也不義

往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
指范會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無愧于人其祝史
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
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吾君以爲諸
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
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
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

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
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
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顧也不思謗讟不
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
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
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
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

集解曰君祿不量乎其身臣不可不忠于其君是故君懼臣而必之臣亦浮君而平之有道威余殺道術余益其乎倒之行也

壑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盜爲攘奪于市井)外寵之臣僭令于鄙(詐僞敎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出左傳)公田於沛既還晏子侍于遄臺子猶(即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

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須氣以動)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七音(五聲變宮亦羽也)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淸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出左傳)二十二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乃止(出左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公曰吾以爲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敎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出左傳）

晉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

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恥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方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晏子卒有子曰圉初晏子病將死斵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出史記）

劉向序云晏子博聞强記通於古今事齊三君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詞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第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齊人以此重之○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臧文仲

臧文仲名辰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缾不顯文仲嗣世爲大夫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文仲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出左傳）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

已書饑文仲爲知亂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燔柴于灶以祀爰夫灶者老婦之所祭盛于瓮尊于瓶非所祭也故曰亂也義且禮也設不備鄰之不成人救之不當病不備也

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自擇其職事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以民病為急以治平為貴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灾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

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出國語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巫女巫主祈雨者尫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鼻故旱公以巫舞雩不雨尫上向致旱欲焚之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魯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

識者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焉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敢下

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于升陘魯地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獲公之兜鍪縣諸邾城門以辱公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于鄭使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天子出奔謂之蒙塵不敢斥尊故言奔問王之官守官守謂群臣二十六年齊孝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

乃止詳見柳下惠傳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即成得臣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于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楚師伐穀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太廟躋僖公逆祀也雖夏弗父忌為宗伯而文仲實縱之詳見柳下惠傳五年楚滅六滅蓼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年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使季文子聘于陳魯有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法譏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命妾織蒲為席以侵民利得蔡國君

左傳魯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豹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

之守龜於蔡地（名為蔡）長尺有二寸遂藏龜之室刻山為節畫藻乎棁（山節謂薄櫨刻山為形即今之斗栱）極其靡麗（藻說者謂侏儒柱畫為藻棁梁上短柱也）有海鳥名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為神使國人祭之（詳見柳下惠傳）○顏淵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剿毀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沒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

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禁絕遊之人）妾織蒲（為席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僖本閔兄當為臣應在下今躋閔上）祀爰居（海鳥止于東門命鍾鼓祀之）三不智也○晉文公入曹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文仲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闢竟其章大矣請出而賞

□□紀□為國無之不可謂不智

之（俱左傳）

文仲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魯不容子而使之齊害子者其於此發事乎魯與齊比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又皆通於齊高國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及至齊果拘之而欲興兵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而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莫能知於是召其母問焉母曰吾

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民內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亟饗戰鬭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于獄也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於是以文仲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illegible]

君子謂文仲[illegible]識微見遠

居蔡

疏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家語稱漆雕開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

山節藻梲

四書考上論令之人公冶長語

疏釋宮文云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釋宮云杗音芒廇音溜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栭音而謂之楶音接郭璞曰櫨音盧侏儒柱也楶即櫨也此言山節者謂刻鏤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後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禮記鄭注云欂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官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音楞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理也藻有二種一種葉似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熟煮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佳美飢荒可充食按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水草之有文者曰藻邢疏曰藻之言澡澡潔也○埤雅云說者以爲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爲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音老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罳頂○漢官解詁曰梲梁上柱也諸侯藻梲爲藻文也

令尹

疏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宜

四書考上論令之人公冶長宰

十二年左傳云蔿敖爲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子文

鬭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䢵若敖楚八世祖䢵國名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爲於菟以其女娶伯比實爲

令尹子文。出左傳。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爲令尹。子文因鬬般之殺子元也，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在莊公三十年。公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薄惠以施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出戰國策。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

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於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子。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出說苑。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出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使治兵。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也。子玉

文子卒其子鬬般爲令尹越椒即爲賈謗鬬般之而居其位既文愁爲賈復殺之遂處于烝野將攻王王以文成殺三王之子爲質弗受戰于皐滸殺敗遂滅若敖氏。

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以矢貫其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酒。賀子文使子玉爲令尹，能舉其事。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蓋武也。子文辭而逃之。辭令尹之祿。王止而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封富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出國語。初，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兄。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及死，聚其族

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子越爲令尹，乃亂，攻王師於漳澨。楚子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言其更生。

崔子　莊公

崔武子杼。公於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

浞靡于湯殺其主而有衆名崔杼弑其君而號大蕩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

邑爲氏杼車齊惠公有寵高國(二家齊正卿)畏其偪也
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出左傳)靈公八年杼爲
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鬷音宗又姓聲謚)
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諸妾姓子者)仲子戎子(皆宋女)戎
子嬖(幸於靈公)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
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間諸侯之列則侯事難成)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
已遂東(徙之東鄙)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

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
子尸諸朝(暴其尸於朝)靈公卒莊公(光也)即位執公子牙
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武子
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室妻妾也)○出左傳齊棠公(齊棠邑大夫)
之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
曰男女別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齊丁公桓公偃之子)不可
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困六三爻變爲大過)史皆曰吉示陳
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爲巽故曰風從)風隕妻不

[illegible]

可也(風能隕落物者)且其繇曰困于石據於蒺藜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
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
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崔子因是怨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
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於之役故莒子
朝於齊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
子(問疾)遂從姜氏姜氏入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

楹而歌(拊拍也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止莊公之從者於外而入崔室)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
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
命近於公宮(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行夜也)有淫
者不知二命(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
中股反隊(墜音)遂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
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詳見晏子傳)崔杼立莊
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
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史書曰崔杼弑其

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并前有二人。）其弟
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崔子側莊公於北郭。（側，藏埋之。）
（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今四翣，不盡禮。）不蹕。（不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
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下車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出左傳。）
（左傳：崔氏之亂，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陳文子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以
報平陰之役。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
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
死矣。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
抑也，況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出左傳。）六年，崔杼弒
莊公，文子聞難，遂出奔，至于他邦，見其大夫之不
臣者，歎曰：此猶吾大夫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
之，至于他邦，又去之。自是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
歸於齊。（出左傳。）是時宋向戌告於晉趙孟及楚令尹
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為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
趙孟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文子曰：
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指向戌）弭兵，而我弗許，
是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出左傳。）齊
自晏子而下，能卓然自守，不污于其間者，惟文子
為賢，故當時咸稱云。

十乘

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

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
其采邑之大可知。

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元卿也。文公六年，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
於陳，且娶焉。（言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為娶。）秋，使季文子聘於
晉，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聘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也。）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非用而無其備者，難卒得。）過求何害。（出左傳。三思而行。）十二年

附諸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諸鄆二邑莒魯之所爭也七年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莅盟莒魯著絲交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敖之奔莒蓋不能容于魯而莒容之行父疑敖之在莒為寇患故帥師以城焉十三年冬公請平於晉還鄭伯會公於棐棐鄭地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賦鴻鴈者以鄭寡弱欲魯還晉惜之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同有微弱之憂賦四月四月小雅詩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也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鄘風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欲借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小雅四章義取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晉不敢安居十五年秋齊人侵魯西鄙文子告于晉冬晉會諸侯于扈將謀伐齊齊人賂

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汝謂曹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六年及齊平文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穀陽穀齊地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瘳也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時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今日必授太子以邑文子

人其以子為愛乃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必達於境外莒僕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者五倫之法則合此則為吉德違此則為凶德德以處事德以處事之是非事以度功度功成否功以食民功之成否所以食養民之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

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有主藏之名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餘詳左傳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懼齊見討行父遂如齊以濟西之田賂之以請會於是會於平州齊地以定公位八年襄仲莊公子卒十八年公孫歸父襄仲子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

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文子
言於朝曰使我殺嫡以失大援者襄仲也嫡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二桓故借此以爲之罪臧宣叔武仲父許名怒曰當其時不能治
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去襄仲之族遂逐
其子歸父出奔齊成公元年行父懼齊人問故問逐歸父之故於是作丘甲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其出車一乘甲士三人今又使作丘甲是一江出一甲一甸出四甲矣臧
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晉地備齊也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

未返而宣公薨臧孫許爲三桓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桓懼其見討故作丘甲以謀伐齊盟赤棘以止晉兵皆三桓爲之也已討而季文子主之也二年行父會晉郤克衛
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地齊師敗績詳餘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齊地使齊人歸
我汶陽之田宣公以汶陽田賂齊得立至是晉使歸之于我四年夏公如
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
也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
可以貳史佚文丁時太史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愛也我乎公止六年
文子以鞍之功即二年事立武宮立宮告武功示後世以非
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
由人也七年春吳伐郯郯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相恤故蠻夷內侵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
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
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

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
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
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七年之中
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
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
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冬晉士燮范文子來聘言
伐郯以郯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
貳失信不立失信于君則無所自立禮無加貨事無貳成公私

[illegible]行之命也其失之固遠也

之事不能兩成君後諸侯並寡君不得事君也爕將復之
將以緩師之言復晉侯行父懼遂使宣伯(叔孫僑如)帥師會伐
鄭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
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
競尋盟何爲(競強也)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
(與歸復命魯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雅)穆姜出於房再拜曰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
衣之卒章而入(邶風)十一年夏季文子如晉報聘(報郤

犨聘)且涖盟也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出于
壞隤(魯邑)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季文子孟獻子將行(成公將會晉師)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
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
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指二公子謂成公曰汝不以爲可是皆可爲君也言欲廢公更立者)公待於壞隤申公徵備設守
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
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賂郤犨(音抽牛息聲)而
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

金仁山曰[illegible]

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政令於是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
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
行父而殺之我斃蔑(孟獻子)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
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文子
於苕丘(苕音條晉地)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名嬰齊)請
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
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甚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
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

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則夫
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
魯之密邇仇讎(近于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魯亡而屬齊楚則還爲晉讎晉治之亦何所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欒書)曰季孫于
魯相二君(宣公成公)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聽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冬
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成公未歸命國人逐出僑如而與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僑如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歸剌公子偃(偃與鉏俱爲姜所指獨殺偃與謀也)召叔孫豹於

齊而立之。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襄公嫡母）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也），以自爲櫬（音趁）與頌琴。（櫬親身棺也。頌琴琴名，皆欲以送葬）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季文子取穆姜所爲之櫬與琴以葬齊姜，非尊卑君祖母之禮）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姒薨。（成公妾，襄公生母，姒姓）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魯大匠名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欲爲定姒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爲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五年，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向）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宣成襄）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四書考　上論八　卷之八　公冶長　廿六

甯武子

甯武子名俞，莊子之子。初晉公文公之爲太子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曹在衛東）遂伐衛。（無鍾鼓曰侵，有鍾鼓曰伐）取五鹿。（衛地）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地）衛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衛地）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使攝君事以受盟）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不以殺子之故廢衛侯之命，奉叔武以入守衛國）晉人復衛侯。

成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地）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不和協）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不信叔武，故先期）甯武子先。（武子忠於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諭國人）長牂守門，（衛大夫）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遄）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

四書考　上論八　卷之八　公冶長　廿七

唐子西云馴狎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孔子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

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置諸深室（別爲囚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衣囊饘糜也）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也出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甯俞賂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雙玉曰瑴本與衛同好故爲之請王冀王也）王乃釋成公成公使賂周歂冶廑（皆衛臣）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瑕母弟）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出左傳）

十二年公使甯武子聘于魯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客之官魯人怪之故使行人私問其故）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武子佯不知言臣以樂工肄習樂歌自及此詩非爲宴臣而設也）昔諸侯朝正于王（朝而受王正教）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彤赤色玈黑色覺明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

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死子繼甯武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武子未嘗事文公也朱註云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誤也

伯夷叔齊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姓墨胎氏夷齊其謚也父孤竹君（孤竹國名今永平府）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古者以木爲死者姓氏爲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我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指武王）易暴（指紂）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

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之山。詳見史記伯夷傳。○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于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

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人爲正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此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呂氏春秋○孤竹君墨台。音眉台見孔叢子注一作默台見路史名初字子朝見韓書外傳孤竹國名卽觚竹北海之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名遐乃中子曰叔齊名致字公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諡也略見春秋少陽篇伯遐見周曇詠史詩註伯

當作仲見吾衍閒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㲋夷齊偕與去之北海之瀕于是立遐或曰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漢光和元年郴城岍埂遼守虞翻夢人曰予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遼海見漂旦往視之有浮棺尸絳露冠者塟之宋元符三年封伯夷爲淸惠侯叔齊爲仁惠侯而伯遼則無傳故世罕知之後墨台氏辟難改爲墨氏又改爲怡氏故其後有怡寬從漢樅陽侯竹晏報怨不改姓加二作竺以存夷齊是也又齊太公之祖亦名

伯夷。留青日札。○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飢。故作五穀囊。王肅喪服要記

微生高

微生高。魯人。一名尾生。高嘗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醯

食品須知云。醯。酸味。亦曰醋。釀米糟爲之也。食品中用之所以殺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菜而雜之者也。以濟百味。○周禮春官。醯人。掌共五齊音躋七

四書考　上論　人卷之八　公冶長　齒

菹。五齊。謂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菹。謂韭菁。茆。葵。芹。箈。筍也。茆音謀。葵名。箈音池。又音蕉。太竹筍。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齊菹者須醢而成者。有須醯而成者也。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凡事非一事也。　清異錄云。醋爲食總官。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左丘明受經于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春秋舊史遺文。孔子未嘗收。則左氏略之。不復作傳。定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爲魯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于平王。則在春秋先。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春秋終于哀公。悼公智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趙師聖云。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

四書考　上論　人卷之八　公冶長　奎

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與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于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爲司徒。韓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傳。希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鄭衆。崔。服。咸高其人。治其章句。通其論。因韓宣子謂左氏浮誇。儒子文謂

此案言公云左氏之得史之秘其文奇若雲嶽高深若山岳

其說多淫迷謂魯論所載丘明非瞽春秋者子是所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不言丁所辯除于萃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爲浮浮而并從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于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逆拪雲南時有石言于復何禱於神蜂飛石裂與一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滇地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

○劉知幾曰左氏之義有三長。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甚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群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夫亦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于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史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四書考上論《卷之八 公冶長 桼

[illegible]

裘

說文云裘皮衣也。白虎通云所以佐女工助溫也。○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中秋獻良裘裘之美者王者所服故以中秋獻之王乃行羽物以羽鳥之物行賜羣臣季秋獻功裘功裘致人功爲之卿大夫所服故以季秋獻之也以待頒賜以頒賜于羣臣○又云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合璧事類云裘皮衣亦口製古者有大裘有黼裘有良裘有功裘又有褻裘大裘黑羔裘爲之示質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爲之良裘以鳥獸毨毛而爲

四書考上論《卷之八 公冶長 卆

之功裘以狐青麛虎狼犬羊等皮爲之大裘天子祭上帝之服也黼裘國君誓獮田之服也良裘用功最善惟王之服也功裘用功微粗卿大夫士之服也○說文云上古衣毛冒皮蓋裘乃遺象也○拾遺記云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曰燠質一曰暄肌常以禦寒○黃帝出軍決云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服并玄狐之裘以符授帝然則是時已有裘之名矣

十宰

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

四書備考卷之九目錄

目錄終

四書考上論卷之九

雍也第六

南面

明堂位天子負黼扆南向而立。○職官分紀紫宸殿者所以負黼扆居黃屋享萬國朝諸侯人君致敬之所。禮記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易係辭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郊特牲云君子南向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聘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也。○馮厚齋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向背南面嚮明也。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即子桑戶魯人也樂正子輿與子桑友

謳歌曰絃 虞歌行至 逸曰桑息 悲不也去 衣裳泅敝 影也

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輿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出莊子 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齊楚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名回之亡與亡謂亡命林回棄千金之

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 出莊子

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

粟

說文云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春秋說題辭曰粟五變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祭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故粟受五變而成可食

佐助期云粟神名許給姓天慶○淮南子云蒼頡作書而天雨粟○白帖云東夷流鬼粟似麥而小○尚書璇璣云剡艮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杜陽編云未嘗務儲粟滿倉未嘗營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橫

釜 庾 秉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註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 ○左傳疏杜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爲十六斗五千庾几八

家語云原憲清約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思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于衛

千斛考工記陶人爲庾實二㲉其下文旊人云豆
實三而成㲉則㲉受斗二升庾實二㲉則受二斗
四升也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
也與此名同而實異○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
曰籔 籔音藪 十籔曰秉 鄭註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爲籔者今文籔爲庾

原思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一曰魯人原憲居魯環堵之
室茨以生草蓬戶甕牖 桷桑而無樞 以桑木爲樞而門無樞 上
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
紺而表素 着紺衣於內外則以素 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
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
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
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
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慚不
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鄉黨

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 令六鄉之民各五家爲一比 使之相
保 保猶任也近則易相督察居相親 五比爲閭 二十五家 使之相受 同居門閭可相容納 四閭爲族 一百家 使之相葬 族相聚足以相助 五
族爲黨 五百家 使之相救 有災寇足以相救 五黨爲州 二千五百家
使之相賙 有艱阨足以相濟 五州爲鄉 萬二千五百家 使之相
賓 賢能相與賓而典之

黨 鄰里鄉已前見

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
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

[illegible]

牛

說文云牛赤色曰㸲又曰犅黃曰犉白曰㸂又曰
犥黑曰㹀又曰犚黃白色曰犥黃牛黑脣曰犉黃
牛虎文曰㹀白脊牛曰將又曰犥純色牛曰犧雜
色牛曰犦黑眼曰牰牝牛曰牸牡牛曰特又曰犆
又曰牯又曰犍又曰犓水牛曰犩牛子曰犢○又
云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齊民要術相牛經
云牛岐胡壽去角近行駛○桓譚新論曰夫畜生
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驥騄牛
譽郭椒丁櫟○[illegible]

騂角

禮檀弓云，夏后氏尚黑，牲用玄。禹以治水得天下，尚水色。殷人尚白，牲用白。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人尚赤，牲用騂。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又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猶小也。宗廟之牛角握，長不出膚。賓客之牛角尺。其一尺，取肥大。○周禮牧人掌六牲，凡陽祀，祭郊。用騂牲。陰祀，祀地北郊。用黝牲。望祀，嶽瀆。各以其方之色。外祭，表貉。毀事，禳祓。用尨，雜色。可也。

山川

四書考　上論　八佾卷之九　雍也　六

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禮大宗伯祭山川之儀，其瑞用璋邸，其服用毳冕，其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其器用蜃，其牲毋用牝。

閔子騫

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illegible]

閔損字子騫，魯人。初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絮。父知之。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

責之損不自理父知之

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

貴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illegible]

一閔損始見　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也，任堪。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之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弦，彈也。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尸子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生之言勝，故肥。

四書考　上論　八佾卷之九　雍也　七

費

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爵也。曾子居鄪，諫鄪君十事，所稱費惠公是也。○左傳魯僖公以費賜季友，爲魯襄季氏取鄪爲私邑，故去邑爲費。○襄公七年，季[illegible]城費，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

正。主役徒者。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而季氏始强。後南氏以費叛。公山弗擾亦爲費宰。又與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遂墮費。

費爲魯東鄙之邑。在顓臾初田之間。而界於邾莒魯之要地也。在今兗州府沂州費縣。

汶

水經注云。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句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藥草饒松栢。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

四書考上論 六 卷之九 雍也 人

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尠有能至者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地理考。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丘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由西南入濟。本義以爲汶在齊南魯北。盖入濟乃徐州之汶。入濰乃青州之汶也。○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大明一統志。汶水三源。一自太山旁仙臺嶺。一自巢蕪源山。一自萊蕪寨子村。至太安合曰埜汶。與徂徠音來小汶河合入濟。水經五汶。北汶。瀛汶。柴汶。浯音吾汶。洋音牟汶。其流同。

四書考上論 六 卷之九 雍也 九

冉伯牛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尸子曰。仲尼之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于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孔子爲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嘗從阨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

牖

禮喪大記云疾病外内皆埽（以賓客將候問故潔所居）君大夫徹縣（音玄○徹樂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謂病者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

金仁山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隅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窓名謂之屏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箪

四書考　上論　九卷之九　箪也　十

士冠禮曰櫛（音節）實於箪疏鄭註曲禮圓曰箪方曰笥（音士）笥與箪方圓有異而共爲一物舉其類也○禮書曰箪笥飯器也然書曰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矣

瓢

本草云瓠之小者曰瓢瓢取諸瓠○詩曰酌之用匏正義曰匏是自然之物故毛傳以爲儉且質已

○韓愈詩舉瓢酌大漿

巷

詩傳巷里塗也正義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内之塗道也○莊子云子貢適衛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

儒

家語儒行解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作階孔子賓

四書考　上論　六卷之六　儒也　十一

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哀

公旣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無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武城

左傳疏：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澹臺子羽冢。○隋區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於此建國，今武城北十里有故城。○病逸漫記云：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狀貌甚醜，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諺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

博物志云：澹臺子羽賫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乃左操璧，右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悋意。又曰：子羽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

飲射讀法 註

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賓興賢能，鄉大夫大夫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

行鄉射禮讀□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

孟之反

之反名側孟氏族○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二子從（叔孫孟孫）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季孫）帥師背城而戰不屬

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國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氏使從于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叔孫州仇）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言不欲戰）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不欲戰也）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

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左師能獲齊之甲首而不與右師同奔武城三百皆冉求所自選而季氏所之七千者乃精兵也）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按郊之戰用才而入三刻而踰者皆季氏也激而蒐乘五日始從者皆孟氏也之反孟氏之族子弟其心以爲魯之貪竊若於季之專而孟之枝故策馬之言若不欲自同于季而分謗于族者怵恐致自專者之尤其誰之不如而委其利器以授齊難固自作而負其餘息以受賞因敗爲功豈謀者之所樂居哉不伐之深心如此

反

左傳哀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倅謂副 殿鎮也

一人殿之可以集事○疏云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者案司馬法謀帥篇曰夫前驅倅乘車大殿倅車屬焉大殿即大殿也○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帥諸侯圍齊師于平陰齊師遁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又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啟也

門

說文云門從二戶象形也門上環飾謂之鋪首又云楚人名門曰閶闔○又云周禮五家爲比五比

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閭門豎也門閽也門常昏閉故曰閽即守門隸也閈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閻里中門也闠市垣也闤市外門也闔里外門也○李尤云門之禽張爲宅表會納善閑邪擊柝防害○釋名曰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

策

說文曰鞭所以驅馳者也古用荊以爲之後世代之以竹故或謂之策箠策之以箠音捶馬

祝

周禮云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小祝掌小祭示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左傳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

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肆行非度無所還忌肆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

祝鮀

祝鮀字子魚，衛之大祝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曰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以事鬼神祈福祥也。)衛靈公二十九年，同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楚地)，謀伐楚。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舊職謂大祝也)，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言又使他職)若又共二，徼大罪也。(共他職是自要求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臣隸)。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因殺牲以血塗鼓鞞為釁鼓。)

(則祝奉社主以從，於是乃出境)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爲[illegible]書[illegible]說門之制)。公曰：行也。及皐鼬(音有，善吠鼠，鄭地)，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鮀私問於萇弘曰(周大夫)：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擇有明德者而封之)，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親厚也)。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之車也；交龍為旂)，夏后氏之璜(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封父古諸侯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公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音情)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illegible]所[illegible])。

(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土地之入以供王官。今取其職貢)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相土之東都，衛所受湯沐邑，取其所入以令王來巡狩則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爲周司空，使授康叔以土地)，陶叔授民(陶叔爲周司徒，使授康叔人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即朝歌)。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唐叔晉[illegible])、闕鞏(音拱)、姑洗、懷姓九宗(縣[illegible])、五正(五正，五官之長也)，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即晉陽，太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唐叔皆成王叔父[illegible])，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
殺管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叔之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名）胡，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言康叔之明德，蔡叔之甚闇，如知）
（故何可使蔡先衛）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
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無官。
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曹叔振鐸，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
也。（唐叔，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

四書考上論《卷之九

王也。吾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
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
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
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也）藏在周府，可
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
何。萇弘悅，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
盟。（全篇出左傳）

宋朝

宋朝，宋公子，有美色，仕衛為大夫，有寵於靈公。通

（左傳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杜註：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是朝乃宋之美人而善屋者。）

於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及其夫人南子。懼，遂與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逐靈公，如死鳥。（衛地名）靈
公既入衛，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喜本與齊豹同謀，故公先與之盟）
遂盟國人。公子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靈公為
夫人南子復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盂於齊，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豕也，得壯則定，以喻南子）
盍歸我艾豭。（艾，老也；豭，牡豕也，以喻宋朝）太子羞之，謂戲陽速
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
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

四書考上論《卷之九

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
子奔宋，已而之晉。先是公叔戍將逐宋朝，南子愬
諸靈公曰：戍將為亂矣。公逐戍，奔魯。（出左傳）

戶

爾雅云：月令乃脩闔扇。注：治門戶，用木曰闔，用竹
葦曰扇。或謂雙曰闔，闔門也；單曰扇，扇戶也。○釋
名云：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

壽

（商書云人壽年長久）

洪範云：一曰壽，二曰富，五曰考終命。○說文云：者

考也○曲禮云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莊子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又云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抱朴子曰人中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荀子曰彭祖堯臣經虞夏商壽七百歲○通典云非極永無窮南山何足擬○嵇康論羨門比壽王喬爭年○唐書白居易宴集皆高年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齊　營丘今山東青州濟南二府

前漢書地理志云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音來琅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太公以齊地負海瀉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案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

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小白能相管仲爲王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註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猺之間兮又曰竢我

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
緩闊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瑯琊齊部舒緩。博奮
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索隱記萊州人志
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
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舒緩正相反。真珠

魯（今爲山東曲阜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
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雎陵僮取慮。皆魯
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

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
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
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
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
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
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
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案齊姬姓。
侯。既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
有大勲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

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輔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
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
玉大弓。而稗侯於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爲魯公。傳
考公酋。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
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爲春秋。其
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
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讐爲楚考烈
王所滅。遷[illegible]爲家人。

觚

禮器法。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合璧事類云。
飲必有器。其來尚矣。鴻荒之世。鑿池爲樽。杯而飲
之。自是而降。樽器服舉之器不一。或以玉。或以金
或以瓌。或以鏤鳥獸之形。或做雲雷之象。觚圜
有別。大小有制。備矣。○演繁露云。觚者。削木爲之
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學者之牘也。急就章曰。
急就奇觚與衆異。奇觚好觚也。班固兩都賦曰。混
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金
爵者。金爲鳳。[illegible]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稜之

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爲鳳闕也○玉海云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楊升菴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棱削之可以爲圜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圜也足之四稜漢官威儀效之以爲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棲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者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

異蹉跎淪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嘆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圜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廉隅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圜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頗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illegible]同一旨歟

井

淮南子云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釋名云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易傳云井通也物所通用也○墨子云二舍共一井○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

井有天井地陷曰天井坎井火井有臨邛縣雲井洞冥記云長安東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中出風井金井醴井水井浪井粉井雲母井漈井一名方井瀉井甘井沸井箄井家

井○初學記云久不渫渫爲井泥不停污曰井渫渫井曰浚井水清曰冽井甃音皺聚塼補脩井也○李尤銘曰多取不損少取不盈就慮若斯何有推傾江遹賦云惟大朴之既判兮聖人務以表靈演八卦以爻用兮運五材以貸生鑽丹鼎于金石兮引黃泉乎杳冥巽下木而鼎立兮木上水而井成○柳宗元祭井文惟神蓄是玄德以爲人用不窮之養功在乳湩惟昔姬[illegible]在今則順道發自玄冥成公寓婦究長廣靈不愛其寶○呂覽云宋丁

列女傳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伯姬蒯聵之姊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

孔氏之亞渾良夫亂二女爲亂五世不寧公而後定

氏繘井嘗一人漑汲于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者聞于宋君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南子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吾聞蘧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問之果伯玉也 出列女傳 孔子至衛主蘧伯玉家

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 出史記 ○孔子所見南子必魯之南蒯也當時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南蒯以費畔召子往子路亦不悅時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强魯此二人所以見之[illegible]事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矣

兄小君之禮 註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哀姜齊女莊公娶之婦小君至大夫宗婦同贄以見大夫 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註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見晏嬰傳

四書考上論卷之九 終

四書備考卷之十目錄

目錄終

述而第七

老彭

老彭即彭祖號武夷君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沉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神之事由堯及夏殷歷三代精神不至衰邁窮然無爲人集其術爲彭祖經又云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籛名鏗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氏名之女孕而不育十一

年開左右脅而出六人其三曰老彭顓頊娶鄒屠氏女生卷章卷章娶曰女嬌生黎及回祿與回代爲祝融於高辛之世則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是爲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第三者曰老彭其封于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今徐州即彭城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唯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覩覽古籍以政瑩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惕則抑抑則惕綴以德行不任以言見呂氏春秋

俗以素女術出于籛鏗考列仙傳鏗云上士別

老彭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

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鏗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命即此類也

夢

注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

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杜子春云陟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爲奇玄謂觭讀如諸戎掎之掎掎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古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潛夫論曰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

[illegible]

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溱溱此謂象類之夢也孔子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爲祥賤人夢之即爲妖君子夢之即爲榮小人夢之即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

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疾病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此謂性情之夢也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列子曰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藝

周禮大司徒鄭註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又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敎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案彼註云五禮者玄謂吉凶賓軍嘉六樂者玄謂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五射者先鄭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者先鄭云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者先鄭云

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者先鄭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

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卽褐纏旃是也云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註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註故名轉註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六曰云諧聲者卽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闕闠衡御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

四書考上論〈人本之十述而〉　五

束修

禮記疏童子委贄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伉禮但奠委其贄於地而自退辟其贄恐卑束修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開元禮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疋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三脡〈脡音〉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于西南少進日某方受業于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

四書考上論〈人本之十述而〉　六

出州縣學生亦然。○檀弓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大夫無私交、束修不以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卑者曰賜、尊者曰獻。○穀梁傳曰、束修之問不行境中。○稽中散集云、今束修無玷之稱、又云不須行小小束修之意氣。○晁曾湯錄曰、前輩多以束修爲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註、皆謂年十五束帶修飾之意、乃知以束修爲束脯者非是。○筆乘曰、蓋言自行束帶修飾之禮以上、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

四書考上論人卷之十七述而　七

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晉書虞喜曰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孫奕示兒編云、觀鄭玄注論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修、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互鄉闕黨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謂束帶修飾、此說稍通。然以修爲修飾、則是以束爲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修飾爲正。如鄭均傳曰、均束修安貧、太守劉般束修至行、皆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之問以爲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眞得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

執贄爲禮

曲禮云、凡摯、贄同天子鬯、釀秬黍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惟用告神諸侯圭、命圭卿羔、羣不失類大夫鴈、知時飛有行列士雉、有耿介凡文飾庶人之摯匹、鶩音木也童子委摯而退、奠於地不敢與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繁纓拾射韝矢也

四書考上論人卷之十述而　八

婦人之摯、椇音矩榛脯脩木名似栗而小脩肉脯也棗栗。

哭

淮南子曰、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說林云、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史記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

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

三軍

白虎通云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禮書云周官大司馬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蓋天子六軍而鄉之以六卿大國三軍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　九

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爵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然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爲公侯之用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于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王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中軍以起於禮又書以正之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諸氏云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於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莊十六年）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大夫強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鞭

鞭策箠皆之名說文所謂驅馳者也古者用革以朴罪人亦以驅馬故其字從革書曰鞭作官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　十

刑此則施於民也左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又並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立名也

執鞭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疏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齊

散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

禮記曰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禮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大事祭祀之事）非有恭敬也（恭敬祭祀）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物自外入）嗜欲無止也（嗜欲由中）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聽樂則散）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精明則不爲物所亂）

圖書考

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唐禮樂志凡祭祀之節有六二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戰

左傳皆陳曰戰疏戰者其鬭之辭彼此成列權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司馬法曰凡戰敬則慊○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禮記孔子曰吾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武經云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孫子十三篇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忒於不敗之

六韜云凡爲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先王之所重也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

圖書考

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疾

四氣調神大論篇云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錐不亦晚乎〇孫思邈曰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衞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盈縮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

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〇公孫龍子云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之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音易）飲食不饋（音迪）飲酒不醉醫曰是良藥也

聞部

儀禮解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〇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樂之三月不知肉味

漢書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〇路史云陳宣公殺其太子御寇而敬仲奔齊致陳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奔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王賜太公也魯亦有韶孔子不聞于齊者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偶聞之也

肉

說文云肴雜肉也腌漬肉也膰宗廟熟肉也〇穀梁傳曰脤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〇釋名曰熟肉有骨者曰肴大臠曰胾（音士）〇曲禮注曰肉帶骨曰肴純肉曰胾

衛靈

左傳宋朝通于靈公夫人南子。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喻南子盍歸吾艾豭。牡豕也喻宋朝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子。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後靈公遊于郊。子南公子郢也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

四書考　上論　太[illegible]之十　述而　圭

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反晉而孔文子取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遂入。適伯姬氏。

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孔氏之老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奉出公輒奔魯。孔悝竟立蒯聵。是為莊公。公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illegible]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illegible]○十七年。晉伐衛。衛人出莊公。晉立公孫般師。襄公之孫十二月齊伐

四書考　上論　[illegible]之十　述而　夫

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襄公子執般師以歸。○十八年。衛逐起。輒自齊復歸。○當蒯聵之亂。子羔謂子路曰。可以去乎。子路曰。由。聞之矣。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平衆其恩難而去之。由不能也。盍相與問諸夫子乎。入曰。夫子何以處衛事也。曰。孫不禰祖。子不先父。前者仇母。後者仇父。是難處也。子羔曰。然則如何。曰。遣一介之使。告于晉曰。不肖輒居守社稷。一聽冢君之是為。則衛君無父而有父也。亡人無子而有子也。衛人戴君而有君也。曷為乎稱

兵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靈公之治命言猶在耳衛君安得而違之且以郢之賢而避也般師子起非其倫也主衛國者非主而誰蒯聵不得爲靈公子也卽不得爲衛君父也衛君與其爲亡人子也寧爲靈公孫也由將死之孔子曰亂在衛君二於倫野哉由也一于義其後孔子聞衛變乃歎曰由也死矣柴其來乎

夷齊諫國

淳于髡問于孟子曰伯夷叔齊卽馬而諫武王當

是時也有一成之旅商戉不卽周乎曰然伯夷叔齊得一人而若孤竹故其爲紂五十國則足以抗周使其爲周八百國則足以沮周曰然則夷齊不當逃孤竹乎曰似也曰夷齊何如人也曰北海之清士也曰尊父命而逃不謂孝乎曰未知也曰卽馬而諫不謂忠乎曰未知也伯夷叔齊能爲北海之清士也卽不能爲有商之忠臣也不能爲有商之忠臣也卽不能爲孤竹之孝子也曰奈何其頑于周也曰于商爲淸其於周安得不爲頑乎

衛輒

衛出公名輒蒯聵子靈公孫也靈公四十二年卒子蒯聵先已出奔宋至是國人欲立其弟公子郢郢固辭不立乃立輒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邑名)輒立之十二年蒯聵謀輒于其姊孔伯姬(孔文子之妻)遂如孔氏劫孔悝(孔文子之子)逐輒輒奔魯蒯聵立是爲莊公(出史記衛世家)莊公既立晉趙鞅召之莊公辭以疾三年趙鞅伐衛衛出莊公莊公入于戎州戎州人殺之初莊公欲逐石圃(衛卿石惡從子)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而問曰此何墟也從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乃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遂與石圃共殺莊公衛人立襄公(靈公之孫)般師巳而齊人伐衛執般師以歸衛人立公子起(靈公之子)石圃逐之起奔晉輒自外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太叔遺(皆蒯聵所逐 見左傳哀公十八年)出輒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嗀(音殼)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褚師

聞之與司寇亥共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也）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子即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彌子以所賜夏戊之女納于出公）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斯女之弟）（夏戊之子）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又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公宮而自

四書考　卷之十　述而　九

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太子疾蒯聵子）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若何（先君蒯聵出亂不速奔故為先君所殺欲令早去）君何所不逞欲（君謂出公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出公嘗出奔以哀公十八年復歸安知日不復反國）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之分怒必不可犯息而後易間）乃出將適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齊界邑）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魯弱故不足與）請適城鉏（近宋邑）以鉤越（宋南有越故可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傳出左哀）

公二十五年

疏食

禮書鄭氏曰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斗為米二斗四升細者彌於御也

肱

周易云豐其沛折其右肱○孔叢子曰三折肱為良醫

四書考　卷之十　述而　廿

枕

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晉蘇彥楠榴枕銘曰順神養絅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凝心以道闢邪以誠色空無著故能忘情○異苑縢放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雷震其枕放微覺有聲不怖也其所枕蓋六安枕○說文云枕臥為所薦首者也（張統御于書枕式于界伐作充用帶巨資身與寢有節適性和神）○神僊傳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數尺帝

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物二十四氣八毒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易

初學記云易者案釋名言變易也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詞文言序卦之二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

四書考上論　六卷之十　　主

更三聖代歷三古○左傳孔疏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爲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之爲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爲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會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爲辭故二者俱爲象也○乾鑿度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苞籥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說原易之彖象二字假獸以名之也蓋彖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象有六牙故取以喻六爻之象也○又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七九八六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

四書考上論　六卷之十　　主

象定矣○又曰[illegible]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春秋說題辭云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上經象天下經計曆文言立符象出期節象言變化繫設類迹

詩書執禮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

荀子曰詩之雅頌者之與說質足以指剛玩之者近乎之者遠浩乎文淵之源也

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繁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賈太傅曰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

詩

初學記云詩者案卜商序曰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文章流別論云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太平御覽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交詩內傳曰卯酉午戌亥一）

詩含神霧云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書

初學記云書者案釋名言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晁錯就其家傳受之

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

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為五十八篇○書大傳云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參星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禮

初學記禮者案釋名云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

緇衣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諸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三禮正義曰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嵓屋壁以故不在漢武帝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儀禮出于孔壁而后蒼出明其業為之注者鄭玄為之疏者賈逵也韓

若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遂之天子以為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楚沈尹戌子食邑於葉僭稱葉公

初太子建被讒出奔見殺於鄭楚平王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無忌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乃自娶秦女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既寵于太子寧讒惡太子建王使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讒建于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于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乎王召其傅伍奢殺之太子奔宋又避宋華氏之亂于鄭鄭人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鄭鄭遂

殺焉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無乃召之自貽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害人之事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言之所許必復行之不顧道理又求敢死之士殆有私乎若私謀欲報讎復言非信也斯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邑白楚邑名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于西弗許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與其党石乞謀作亂殺子

記以爲□複者其本公子高是也

西子期之□而劫惠王（□子西傳□）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白公弗從葉公在蔡（蔡楚邊州未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行險惡以圖徼幸所求無饜則人不安所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矣加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啓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

葉公好龍居宇雕文龍聞而下之一日天龍下之公懼而走

匡正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白公以惠王往之）石乞尹門（爲高府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圉公陽楚大夫穴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惠王母越女也）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冑謂何不冑而進）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冀）其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是得民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民知不死其亦皆有奮發討罪之心）

哀十六年公子高欲小往疾行將將不敵其表然曰公之亂也子高入據楚殺白公定楚國故予耳

（猶將旌表葉公以徇告楚國之人）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見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箴尹官固名）帥其屬將與白公（助白公爲亂）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定公四年栢舉之敗二子有功最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匿白公之尸）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出左傳哀公十六年）

左傳□太叔疾出奔陳於子朱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桓魋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向魋恃寵害於景公公使毋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迹主

獻來告曰逆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請其符節）以命其徒攻桓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魋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亦魋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魋魋奔衛巢奔齊景公使人止巢曰寡人與子有言不可以絕向氏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出于衛地公文氏（衛人）攻之求夏后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

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

釣弋

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迹且遊釣以自娛左援修竹右縱飛綸金鉤厲鉅甘餌垂芬衆魷奔湍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鈎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往颷驟光飛電入曜靈未及驚策莫以獲其數十○列子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

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淮南子曰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衡傳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鈎致精注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尸子曰射者使人謂業皆使然也

謂鵲鳥也

文苑英華弋不射宿賦云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爲禁兮修其次拾飛則踴伎或雖纖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哉無欺其處闇必濟其不及豈憚殺而爲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既曛彼月幾分飲翮爭萃來巢有群同在籠之無見雖驚弦而不聞豈不知剪其翎飾旄旌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之紛紛蓋以忘機爲心分同海上之子俯窺見害奚恃太平之君四鍛既藏六鈞遂弨音超物則咸若德用不擾三驅之禮未弭五豝巴音之仁爲小蒲且

四書考　上篇　卷之十　圭

希使自貫乎青雲晢音羽族設官羅弔乎妖鳥豈以窺塊上之鳥棲須月中之鵲繞至道在茲懷仁有蹟思同於解網戒比於合圍我思古人幸求夫子蓋嬰相之藪不發於非時當山梁之求必資乎順理從禽之禮斯得夜徹之夫多恥

互鄉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縣屬亳縣○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博物策會云常考兗州之城東盤琅琊西控鉅野北走峄固南馳互鄉

陳司敗

左氏傳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官掌刑之也

昭公

昭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野立三月而卒立稠爲君年十九猶有童心嬉戲無度叔孫豹叔孫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今稠非嫡

四書考　上篇　卷之十　圭

嗣且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其後三十五年果被季氏季武子即季孫宿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三次敝衰而更君子知其不終也出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元年正月昭公即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時會於虢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殺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樂桓子樂鮒趙文子名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之請欲免其貨賄使請帶焉以帶爲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

焉踁叔孫家臣言貨所以藩衛其身何愛於貨不以免禍叔孫曰諸侯之會
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
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
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帛示不相逆趙孟即文子聞之曰臨
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
謀主三者三者謂忠信貞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
諸楚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正其封疆因莒亂
也二年春晉使韓宣子來聘宣子韓起也且告爲政而

來見禮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太史氏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
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夏叔弓聘於晉
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
弓來繼舊好固曰汝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
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至晉將就館舍辭曰寡君命下
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
晉大夫曰子叔子知禮哉三年八月大雩旱也冬大
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夏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公

辭以時祭不往九月取鄫莒邑莒亂著丘公即去疾立
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取之五年正月舍中軍卑
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於
施氏成諸臧氏叔孫不欲親其議物施氏滅氏二合諸大夫毀置之又取其令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作中軍在襄公十一年三家各
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
兄歸公但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
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簡擇取其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
之而貢於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所貢獻於公而已公如晉即位而往見

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往有郊勞去有贈賄晉侯謂女叔
齊即司馬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
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
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
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奸犯元年會虢之盟陵虐
小國伐莒取鄆利人之難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魯君食于二家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
其終無爲公謀終始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不知憂恤

其所至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莒三邑莒人愬於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名鞅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是怠惰而歎之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人不設戰之備叔弓敗諸蚡泉魯地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敢也六年夏季孫宿即武子如晉拜莒田也謝前

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加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落者宮室既成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也即燕樂之意大宰薳音以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夢見襄公祖祭道神梓慎曰君

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今其公實爲昭公祖道將公其將不行子服惠伯曰行晉君必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先君謂襄公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孟僖子即仲孫貜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於新臺章華臺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先誇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而勸以大屈之弓或云寶金可以鏃出大屈也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昭公公語之公以所賜告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楚君

不知遠與何人乃以大屈傳魯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言齊晉楚欲魯而取之魯當謹備三內稱慎守此寶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八年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紅魯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九年冬築郎囿季平子即季孫意如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桓公四年狩於郎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郎今又築囿臨非特見公之志荒十年秋七月季平子伐莒取郠音艮莒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

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周公所歆享者義也魯殺人以祭是為無義將誰福哉十一年夏五月夫人齊歸薨齊歸昭公母胡女歸姓也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君有母喪國不廢蒐故曰非禮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修好禮也杜註云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晉大夫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姓生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蒐有三年之喪而無

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爲管國之政而不恤君母之喪是不畏君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氛也見于宗廟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此云籥入籥羽舞入而叔弓卒去樂卒事禮也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六年春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九月大雩旱也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

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以用也言昭公若無用國之才能久有國乎喻其能答賦言共賢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社者羣陰之聚故伐鼓以責之諸侯用幣於社社位上公故用幣以請救伐鼓於朝自責而退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為六月于夏為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有伐鼓用幣之事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至夏至

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故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嗇夫主幣之官車馬曰馳步曰走馳驅取幣爲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謂此建巳正陽之月朔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從而問官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二十一年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

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故其災常爲水）於是叔輒（叔輒子叔）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公如晉至河鼓叛晉（晉克鼓在十五年至是鼓又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公還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翼邾邑）還自離姑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也斷之而不絕欲以陷邾師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推木而蹷仆於從邾師路）遂取

四書考　上論　六　卷之十　述而　羌

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婼音綽）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歸之）而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左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秋八月大雩旱也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周官鸜鵒不踰濟魯未嘗有來巢爲異識者謂飛鳥得氣之先世濟亂氣自北而南）師已曰異哉文王之世童謠有之曰鸜

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鸜鵒之羽（羽飛）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季平子餉處貰馬饋之）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徵褰與襦（徵求也褰袴襦內衣也言平子勿歲歸從者之衣展）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言其遠）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也出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也代立故以驕而又言其遠遠）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不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之庶叔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思展季氏族申夜姑三人共相治公鳥之室）及季姒（公鳥妻）與饔人

四書考　上論　六　卷之十　述而　罕

檀通而懼（懼討之三）人乃使其妾抶己（抶扑也使其妾以扑扶也欲使我以非禮）示秦遄之妻（遄魯大夫其妻公鳥妹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以非禮）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遂殺夜姑故公若怨平子季子與郈昭伯之雞鬭（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郈氏）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以迷郈氏雞目或云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郈氏爲之金距（以金冒距）平子怒而侵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孫賜也會臧頃伯）

也與昭伯爲從昆弟賜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平子怒拘臧氏老(老臧氏家之大臣)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萬舞也於禘公當二十六人今僅二人其衆萬舞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容先君之廟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擊僚柤)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言說之非無執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公不怒又使言(果告又使柤如前言之)公執戈以懼之乃走

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非柤所及)公果自言(知公意堅乃自進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名羈莊公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退之(退之使去)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之指季氏)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昭子之臣鬷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時公使昭伯往迎懿子故就而執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至於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昭子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夏齊景公將納公命無受齊賂魯大夫申豐汝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帛

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緷一如瑱(瑱充耳也緷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臣高齮(子猶梁丘據也)能貨子猶爲高氏後致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受之言於景公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有異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求納卒于曲棘(在前年)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卒(亦在前年)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願君姑已之景公從之二十七年春至是齊居於鄆冬齊景公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其用

晏子只使楚人反國。然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人爲者多悔。不行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矣。

宴禮飲酒可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在不敢臣宴大人。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請齊侯自安。不在坐也。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於乾侯。齊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淹留恤憂。在外困。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齊安於。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之。使公復於境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唁音彥。弔失國。公。唁公至晉不見受。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公於大夫也。子家子曰。齊卑

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爲齊所卑。故復適晉。與見救。平子每歲賈馬。賈。古買字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馬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禮曰。敝幃不棄。爲埋馬也。公賜公衍昭公子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其初生時。其母同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晉公衍母使告。衍已生。則白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

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以陽穀爲喜。由追思失魯之禍。曰。務人公爲即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晉欲納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謝罪。夏四月。季孫從智伯即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若一使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

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糞掃也。夫人謂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而不入。何敢復與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言且歸行祖廟。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言單車入于季孫之軍。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十二月。公薨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今篇出左傳。

[illegible]期

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常與子路薪于韞丘名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邪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

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出韓詩外傳

取吳

禮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朱子曰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泣而女于吳若昭公亦是藉其不得已之勢然也況不曰孟姬而曰孟子則昭公亦自知其非矣

吳孟子

稗記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吳泰伯之後魯周公之後皆姬姓也昭公娶于吳以其同姓而諱之故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子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不赴告同盟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反哭不反哭于寢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為夫

人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音問喪冠也放絰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馮厚齋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如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

按魯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取于宋桓公以下取于齊故若文姜若成風若敬嬴若定姒皆異姓也而昭公以娶吳故穉寵於內主之賜不顧亂倫無禮甚矣噫郈由叔姬聘申鄭姬亡也

怨焉可不慎歟

歌

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永長也長言之也)○禮記月令章句曰歌者樂之聲也○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爲歌○爾雅曰聲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号(音豪号之類聲)(無絲竹歌之也)○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句曰謠○樂記云子貢見師乙(樂官名)而問焉曰賜聞歌聲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illegible]

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剛斷之音)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齊音性之柔)(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柔爲剛)(剛決者宜歌之而終至于遠)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也)下如隊(聲之下者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不動)倨中矩句中鉤(句其曲也)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淫歌曰哇○有清歌高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秦青薛談韓娥王豹綿駒瓠梁魯人虞公李延年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辯淥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八闋席歌南風卿雲晨露○列子曰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述而〉哭

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七略善歌者有虞公發聲動梁上塵○襄陽記昔有善歌者含商吐角之音

禱

說文曰除惡之祭爲祓會福之祭曰禬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爲禓潔意以享爲禋以類祭神爲禷(音類)祭司命爲祀祭豕先爲禮(音胃)月祭爲祽(音醉)禱雨爲雩禱晴爲禜(音詠)

詠

不言作誄意其事以求稱也

周制大夫以上有諡士則有誄禮檀弓魯莊公及宋戰縣賁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誄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爲誄而定其諡以稱之也又曰凡作諡者先列其平生之實行故爲誄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 終

四書備考卷之十一 目錄

泰伯

泰伯　曾子有疾

手足　孟敬子

小旻篇　籩豆

六尺之孤　朝四暮三之術

周公之才之美　師摯

舜　禹

堯　[illegible]人

文母　邑姜

唐　虞

荊梁雍豫徐楊青兗冀

飲食　衣服

黻　冕

宮　室

溝洫

子罕

達巷黨八　執御

目錄終

泰伯第八

泰伯

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于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政而以嗣我欲其辭之吾聞五人也不若一世而爲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貴代以之貴存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焉。

吳泰伯吳子爵遜位少弟季歷居勾吳爲泰伯卒仲雍立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武王克商求其後得周章時已居吳因以封之始周章至夫差二十一君凡六百五十年越王勾踐滅之〇吳越春秋云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荊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荊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之縣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在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荊人非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居梅里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氏始于太伯前此未有吳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太伯辭不受故云三以天下讓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吳仲雍

西山記云曾子之席

乎是也變以為知也矣而易簀一節猶孔子欲使其終于大夫之言猶然不正也全曾之非細足

范甯解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耳

曾子有疾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元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

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韓詩外傳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

手足

兩手神二人太陽之精也字覓陰兩足神二人太陰之精也字拄天力士孔子手握天文足履度字真誥兩手俱赤二足常白者則去仙近矣

孟敬子

孟敬子名捷武伯之子魯大夫仲孫氏也魯悼公之喪 哀公子 季昭子問於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

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敬子聞於禮者聞曾子嘗問禮於孔子最詳故曾子有疾而往問之蓋將欲有所聞也

小旻篇 小雅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 回邪遹僻也 何日斯沮 止也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音窮病也 ○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潝潝訿訿 潝潝水流不善 二音沒沒 潝潝相和也 訿訿相詆也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于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我龜既厭，不告我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亦何得於道路哉。）○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為猶，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大也，多也。）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又同。）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有否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戰戰云云，懼及禍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註：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從善而作此詩。

籩豆

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事物紀原曰：籩以竹為之，以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為之，以薦菹醢，亦容四升。皆始於夏后氏也。○禮器圖云：籩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淵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周禮太宰：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掌四籩之實。（四籩見下。）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朝事，王為后亞獻，於是薦之。熬麥曰麷，熬麻曰蕡，熬稻曰白，熬黍曰黑。形鹽，鹽象虎形。膴，腥生魚為大臠也。鮑，以魚于福室中糗乾之也。鱐，析乾之也。麷音封。鱐音宿。福音逼，火乾肉。）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榛實。（橑音老。王薦熟，后亞獻，于是為饋食之籩。乾橑，乾梅也。榛似栗而小者。）加籩之實，菱、芡、㮚脯、菱、芡、㮚脯。（王酳尸，后於是薦加籩。重言菱芡㮚脯者，四物為八籩也。酳音胤。）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既酳尸，后于是薦羞籩。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內羞，房中之羞。）凡籩事掌之。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醓，肉汁。醢，肉醬。有骨為臡，無骨為醢。昌本，昌蒲根也。麋鹿麇之大者。菁，蔓菁也。茆，鳧葵也。麇，麞也。臡音泥。茆音卯。麇音君。）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脾析，牛百葉也。蠯，蛤也。蜃，大蛤也。）

[illegible]

若祭祀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蛤也。蚳，蟻子也。䗪音蠯音盈。豚拍，豕肩也。排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
醓醢，箈（音）菹，鴈醢，筍菹，魚醢。（深蒲，蒲始生者。箈，箭萌。筍，竹萌。）羞豆
之實，酏食，糝食。（酏音移。酏食，以酒酏為餅也。糝食，以肉與米合為餅而煎之也。）凡
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禮亦如之。禮郊特
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自二豆至二十六豆，皆偶數。鼎俎之實，天產屬陽。籩豆之實，地產屬陰。）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不敢用褻味，（人所常食。）而貴多品，（所取不一。）所以交
於神明之義也。

六尺之孤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七尺謂年二十也。六尺謂年十五也。）
又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
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
乃十歲也。

朝四暮三之術（民可使由註）

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猿猴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群。
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芧，栗也。一云橡子也。橡音象。）
足乎？衆狙皆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
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
也。

周公之才之美

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
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
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
寡矣。苟有至者，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
能存君矣。周公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

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
賢于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詩豳
風：狼跋其胡，（跋，躐也。胡，頷下懸肉。）載疐其尾。（疐音致，跲也。）公孫碩膚，赤
舄几几。（舄，履也。几几，安重貌。）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大也。膚，美也。）
德音不瑕。（瑕，疵也。言公處流言疑謗而不失常度也。）

（[illegible]）
（孟子云：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

師摯

師摯，魯太師也。一名乙，以其工琴，又謂之琴摯。（樂記子貢見師乙而問歌焉。）

舜（謚法：仁聖盛明曰舜。）

舜，黃帝八代孫也。舜堯之禪，以土德王。（白虎通云：舜猶僢也。）呂梁碑

舜祖慕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號有虞姓姚氏因重瞳子名曰重華。[世曆]帝舜虞慕之後瞽叟之子繼堯卽位都蒲坂。帝在位廣開視聽立誹謗之木常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以樂教天下夔以爲樂正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尸子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照于玉燭息于永風食于膏火

四書考　下論　八卷十一　泰伯　八

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滿焉螻螘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云也。韓詩外傳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蓋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曰其政好生而惡殺。大戴禮寬裕溫良敦敏知時而好學又云畏天愛民恤遠親近睿明通智爲天下王。李固傳舜堯姻之後舜仰生三年生則見堯于墻食則覩堯于羹。舜師紀后拜蒲衣覩善卷學于務成昭。藝文志務成昭之敍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莊子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

禹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

四書考　上論　大卷十一　泰伯　九

父鯀娶於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爲修己孕歲有二月堯戊寅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於僰音非道之石紐鄉。帝王紀云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折而生禹長于西羌爲西戎之人出世紀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擧之舜進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泝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見搏者五捐而武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采德之士出通鑑乃按黃帝

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計可十里迷于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于金板之

中經歷謂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其岩之巔有書金簡青玉爲字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齋於黃帝岩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書悟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欙）始於霍山徊集五嶽（東嶽泰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華州南嶽衡山在衡州北嶽恒山在定州中嶽嵩山）在南巡行四瀆（江淮河漢是也）與益夔共謀所過名山大澤召其人而問之山川脉理鳥獸昆蟲之類與夫殊國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有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云（出吳越春秋）

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國名今鳳陽府）娶塗山氏之女曰憍（音嬌禹治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狩南土塗山之女令妾候禹於塗山之陽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辛日娶至甲方四日即行治水）十月女憍生子啓呱呱而泣禹惟荒度土功弗顧也（出尚書益稷篇）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蝘蜓也（一曰蝘蜓音偃蜓音殄一曰守宮）禹顏色不變須臾俛首低尾而去（出通鑑前編）南到蒼梧見縛人

初學記河圖曰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度

北海弱水之對

墨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 [illegible]

所車拊而泣之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泣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也故泣之悲耳（出說苑君道篇）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在金城）南踰赤岸北過寒谷（燕中有寒谷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故今名黍谷）徊崑崙察六扈脉地理銘金石瀉流沙於西隅（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一曰隴西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決弱水於北漢（弱水出張掖刪丹縣）（禹貢註西海之山有木焉散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止故曰弱水）青泉

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于碣石（海畔之山）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泉於東北鑿龍門（山名在河東之西界）闢伊闕（山名）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訖（其詳具尚書禹貢益稷諸篇）堯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即十二州）及舜受堯禪爲人禹改官司徒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喪形體枯槁面目黧黑讓位商均（舜之子）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禹不得已踐天子位都安邑（屬平陽府）以土德王

正建寅，封有功，爵有德。東巡，會諸侯于塗山。禹集諸侯于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雲中甲馬千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綃抹額。禹問之，對曰：此抹額前驅武王之前，服皆佩刀，以爲前，乃海神來朝也。一日風伯雨師，後先奔。始皇巡狩海濱，亦有神來朝。昔蚩尤銅鐵額，人口吻，以爲軍容。執玉帛者萬國。一歲皋陶薨，薦益於天。三歲考功。五歲巡狩。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防風後至，禹戮之。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矣，尋崩於會稽，因葬之。今會稽山有禹冢云。○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

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盂。○拾遺記云：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于前，玄龜負青泥于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爲界，此之遺象也。

堯 謚法：翼善傳聖曰堯。

帝堯曰陶唐氏，祁姓，帝嚳之子，摯之弟也。母字慶

都，孕十有四月，配高辛氏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世曆：帝嚳在位六十三載，甲午崩，長子摯即位。堯年十二，初封陶侯，徙封于唐。摯在位不善，而唐侯德盛。九載癸卯，摯率諸侯尊堯爲天子，號陶唐氏，都平陽。○帝遊康衢，四達曰衢，五達曰康。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爲天子，殿庭上階三級，茅茨不翦，有蓂莢生于庭，每朔

許方山曰堯見帝責之難猶推有德者足

則生一葉至十六日落一葉月小則一葉痿而不落。〔通紀〕堯觀華封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閑[illegible]厭之[illegible][illegible]誠天下[illegible]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堯以天下讓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史記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能明馴德〔符子〕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生于華殿之上而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屋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棡屏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廻紆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

設官彝倫攸敘乃命大禹疏山瀹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沈翔之類自相馴擾○堯制五絃徽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溪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

五人

〔仁山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害民

害

文母　邑姜　詩

新安陳氏曰孔馬融說文母之母文王妃太姒也雖詩曰亦有文母○邑姜武王后太公女也生太子誦○列女傳曰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

圖書考上論　今案十一　共

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讀書叢說曰堯始爲唐侯國于中山唐縣是也

唐

唐國名堯始受封於陶後改遷於唐由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有天下之號帝王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河水一名晉水

虞

虞國名舜始居之以爲氏堯封之虞以爲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爲號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元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

圖書考上論　今案十一　七

姚縣西七十餘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按二所未詳也

尚書九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

荊梁雍豫徐揚青兗冀　分天下注

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西河至漢河西曰雍州自西河至黑水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江南曰揚州自江南至海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至濟

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此蓋殷制。周以徐州卽梁州，營州卽青州也。）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岱）○勿軒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兩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審考。

飲食

禮記云：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

衣服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總綃繐，其白如雪，羅紈綺縠，未聞衣布服葛也。○世本云：胡曹作衣。（宋衷注曰：黃帝臣也。）○釋名云：衣者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

黻（一作紱一作紼一作韍又名韠）

白虎通云：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用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大夫葱衡。（紼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昔先王衣羽皮，韋遂從韋。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書稷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與繪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於衣；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紩以爲繡也，六者繡之於裳也。蜼音壘，紩音侄。）

○禮明堂云：有虞氏服韍，（音弗）夏后氏山，周龍章。（虞氏以韍無文飾，夏則畫之以山，殷增之以火，周文加龍以爲文章。）○玉藻云：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此以命服之多寡定韍服之制。縕赤黃色也，幽黑色也，衡佩玉之衡也，蔥青色也。）○蘇氏演義曰：昔先王衣羽皮，韍字遂從韋，韋皮也。○鄭康成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按韍一作芾，一作紱，一作韍，一作紼，一作黻，又名韠。（音畢）○禮書云：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

四書考　上論　卷十一　飲食　大

四書考　上論　卷十一　衣服　九

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五寸紕（音毗）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音巡）
以五綵會領皆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
緣其下也共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
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
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挫角其會
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
子備焉○又云韍之色青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
成于所辨故服章以韍終焉觀易陰陽之相代歸
于復小而辨于物卦象之相推終于未濟之辨物

左傳云袞冕黻珽昭其度也

居方舜命九官終于黜陟分比周官六計終於廉
辨皆六服終韍之意也

冕

釋名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
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三禮圖云制
冕皆前員後方朱裏玄表又曰漢叔孫通制禮多
依周法冕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員後方用白玉珠
各十二旒三公九旒青珠中二千石七旒黑珠

春秋元命苞云冕服

通典云黃帝作冕垂旒者示不邪視也黈纊示不
聽讒也又隋書六等之冕皆有黈纊黃綿爲之其
大如橘玉海袞冕一品服鷩冕二品服毳冕三品服
希冕四品服玄冕五品服平冕郊廟武舞郎服郊

史記曰戴氏云冕衣裳之前與

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云天
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冠覆也玄表而纁裏）古今注牛亨
問冕旒稱繁露者何也答曰綴而下垂如露之多
故曰繁露○又云冕服之作尚矣書稱舜曰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則

坊本云祭冕作冕注云郊特牲云冔冠也冕服起於黃帝加旒

黼黻而上象服也象服有冕禮記曰有虞氏皇而
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冔（音許）而祭周人冕而祭則
皇收而下皆冕也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書稱伊
尹以冕服奉嗣王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則夏
商服章蓋與古同矣○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
旒龍卷以祭是王之袞冕十有二旒也○典命曰
上公以九爲節則上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也○漢
輿服志曰上居穴古而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世聖
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成以

爲服見鳥獸有冠角䫉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凡十二章至周九章秦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

宮

世本云堯使鯀作宮○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疏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定爲至尊所居之稱○周禮云王門宮阿棟也之制五雉隅之制七雉○郭璞曰宮謂圍繞之訓曰君爲廬宮之是也○風俗通云宮室一也秦漢以爲常號下乃避之也○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河圖曰瑶光貫月感女嫗于幽房之宮生黑帝

室

釋名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毛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荀子曰禮天子之宮右清廟左凉室前明堂後露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多陰故室適形而止○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民也○三輔黃圖云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事嗣類奇風俗論云平屋曰室平室曰屠蘇廬也

溝洫

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又云稻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周禮考工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

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凡溝逆地阞音勒謂之不行凡阞地脈也造溝之法必順脈理若逆地脈則不行矣水屬不理孫逆同謂之不行水之所注若不順理則不行矣梢溝三十里而倍廣梢溝開溝也水行三十里之遠則其末之廣必倍于首矣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五奠讀爲停積水不流者若欲行之必委蛇紆曲如磬折之形三折五折則其去有漸可以瀉瀦也欲爲淵則句於矩欲爲深溝則于其句曲如矩折之處開放深也凡溝必因水勢善溝者水漱之水必漱嚙而無壅○備考云旱則引溝水達于遂以灌田潦則引遂水入于溝以瀝田皆賴畝以爲障矣○

遂千口人之溝洫百夫之洫達于千夫之澮達于萬夫之川是也

溝者深四尺廣四尺所以受遂水在一井之外八家之田及公田皆得注水焉旱則一井之田皆汲此水入遂以溉田潦則一井之田皆泄水于遂遂皆泄水于此者也○溝水泄于洫洫水泄于澮澮水入于川此又一說

子罕第九

達巷黨人

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也云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國策甘羅曰項橐生七

歲爲孔子師○新序云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圖經云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

執御

韓詩子曰凡御之所貴也謂安乎車人心

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于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于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

謂于馬而良可以進遠致遠

畏其事故御馬有法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顏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定公將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求之

害人有五御之法一曰鳴和鸞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

不已所以知佚也○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學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應之于心唯于一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

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回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麻冕

白虎通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孔子曰麻冕禮也○群書備數曰大裘之冕以祀昊天裘冕以享先王鷩冕以享先公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希冕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以祭群小祀又云公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孤希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自十二旒九旒而下者是也弁亞于冕周弁殷冔音汗夏收是也冠亞于弁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于士皆可服焉夏殷之祭用弁未嘗以弁亞于冕周制庶人以冠士以弁不得服冕

純

案儀禮疏古緇紂緇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爲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 麻冕註

朱子曰八十縷爲升古尺一幅只潤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之二寸于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爲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爲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

予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八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拜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按古者字拜同拜，其容以此九者。一曰稽首，拜而頭至地也。二曰頓首，拜而頭叩地也。三曰空首，音控。拜而頭至手也。四曰振動，戰慄變動之拜。五曰吉拜，吉事則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凶事則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音箕拜。八曰褒音報拜。九曰肅拜，俯下手也。以享右祭祀。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曰：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音懿是也。○藏一話腴云：拜亦多儀矣，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蓋尊師傅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答拜，非也，俱稽首也。雅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或曰有父母答拜其子，姑舅答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欲自尊，更而爲跪。業府曰：長跪問夫君。又曰：伸腰拜手跪。如今樂舞遍數有似之也。惟夷狄之拜曰膜拜，仰兩掌以受額是也。夫尊君之禮，不過曰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今折簡平交，必皇恐百拜，曰皇懼端拜，又曰皇恐端肅百拜申稟，何也。

乃升成拜 拜下註

禮燕義云：君舉禮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

呂東萊云昔夫子嘗畏於匡匡人之圍而不能……子之言何不能也……人之無何奈於予

之禮也。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媵爵以酬賓賓旅酬于西階上此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也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

畏匡

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路史云匡邱也本衛邑中屬晉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焉○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愼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矣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衰有暴風擊軍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馮厚齋曰陽虎曾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五日弟子懼故曰文王既沒云云

孔子下既至宋匡人圍之……

太宰

杜氏曰據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宋吳魯耳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大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生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于貢者與疑此太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翬音揮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左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皐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子貢曰子合諸侯而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

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太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越絕書曰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于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權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

琴牢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為友相謂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言行無徽跡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

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哉（右莊子大宗師篇）又與宗魯友

四書考上論人卷十一　子罕

衛齊豹（衛司寇）見宗魯于公子孟縶（孟縶公之兄）以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是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于公孟可也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斷宗魯之肱因擊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由宗魯）君子不食姦（如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不受亂（不受亂行事）不為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去是以病身于邪）不以回事人（知難不告是以邪事人）不蓋不義（是以周事蓋不義）不犯非禮（以縶是二心事非禮）琴張乃止（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鳳鳥

（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論語摘衰聖曰鳳六象九苞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包命眼合度耳聰達舌詘伸色光彩冠矩州距銳鉤音激揚

四書考上論人卷十一

腹文戶宋均注緯五緯也戶天度也○韓詩外傳天老曰鳳像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國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說文云鳳字從鳥凡聲也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也毛詩草蟲經曰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為鸑鷟○春秋孔演圖云鳳鶉火之禽陽之精惟德能至神鳥也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齊于中宮坐于玄扈洛上乃

有大鳥雞頭鷰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
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
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
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淮南子曰
鳳凰至于虞三代鳳至于門周室鳳至于澤德彌
麤所止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尚書中候握河
紀曰堯即位七十年鳳凰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
提象鳳凰巢阿閣○春秋合誠圖云堯坐中舟與
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赤玉爲柙黃玉簡白

玉龍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春秋元命苞云
火離爲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
紀○書帝命驗云赤鳳來儀服虔云貌恭性仁則
鳳來儀○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凰自
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荀子解蔽篇詩曰鳳
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此不蔽之福也注逸詩也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
巢于阿閣○楚辭云梟鴟皆咳夫梁藻兮鳳逾翱
而高翔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皇皇而無所集

○樂叶圖徵云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
其四皆似鳳並爲妖一曰鷫鷞鳩喙圓目身義戴
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役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
大翼大頸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
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
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兌目小頭大身細
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
○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
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鷞北方曰幽

昌中央曰鳳凰○人魏經云凡五方之鳥皆似鳳
而非也東方發明全身總青西方鷫鷞全身總白
南方焦明全身總赤北方幽昌亦曰退居全身總
黑中央鳥名玉雀亦曰鳳凰全身總黃○禽經云
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黃鳳謂之鷗白鳳謂之
鷫紫鳳謂之鸑○王子年拾遺記云成王四年旃
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
赤象至于京師育以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
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

昔鳳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斯兮民以寧

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燿中國飛𩇕之類不復宣鳴咸服神禽之逵至也及成王崩神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物類相感志云鳳狀預易知世聖之鳥信非虛也漢宣帝地節中有鳳集魯羣鳥從而飛又鳳鳥見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爲數也○郭璞贊鸞翔女床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

河圖

河圖黃帝事而龍授圖乃齋河洛水之有大魚泝自圖泝流而上帝跪而受之

書注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其數二七居上一六居下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illegible]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尚書中候云堯沈璧于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圖○河圖玉版曰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隋巢子曰姬氏之興也河出綠圖○古三墳伏羲氏皇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出我心○子華子論河圖云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illegible]云聖王受命則有龍字紛盡龍圖呈寶[illegible]象皆有之迹聯乎珠鈐著傳乎金冊及包羲發于滎河而典籍圖畫萌矣○宋史王柏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

圖書考上論 今卷十一 子學

建平中以太尉位臨觀河於河有龍至采負圖貫而入而去

圖書考上論 今卷十二 子學

是統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程大昌易原曰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予圖書而所推法周之寶藏河圖孔子嘆河不出圖是河圖也古書古盛世定有之非後世傳會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書神龜負文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乃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

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感河圖有九

緯書有云…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洛書九疇是

也文叙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夫安國之所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綜可觀焉爾非謂後世交籀之文也歆謂洛書有字則全與孔異矣夫二子在漢皆號精博而違異如此予於是疑此時圖書已亡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無定說也惟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一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論也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爲十五即此圖也然則昔之作爲乾鑿度者實嘗

親見是圖矣其書言七八之數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爲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乾鑿度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指者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亦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蓋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何邪〇文心雕龍云河不出圖夫子有嘆如于東序歷代寶傳

齊衰緦五服

禮問傳云斬衰三升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降正義同用十五升抽其半[illegible]其布者[illegible]而與以灑裂緦服也

禮記云季春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道路

釋名云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踐而露見也城下路謂之豪步所用道謂之蹊〇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廟中路謂之唐大路謂之奔〇廣雅云墿音亦䡉垣音街徑䡉航音衍音千道也〇禮記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美玉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

望之縝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逸論語又曰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爲瑴玉十爲區瑳音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音璿瑜美玉也璑音無玉玉采也玲瓏聲也瑲瑯玉聲也瑕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聘義云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

四書考　卷十一　子罕

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管子曰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智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

說苑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說文曰玉石之美者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音理自外可以知忠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音廉而不忮絜之方也○玉倚云亦如雞冠黃如蒸

四書考　卷十一　子罕

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山海經曰瑤二玉相合琉爽係耳玉也稷翼之山又鹿臺山其中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垣之玉泰冒之山出浴水多藻玉泰音山之上出丹水多玉青龍首之山多美玉放皋之山出明水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取兆記下臨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楊升菴云古篆三畫均爲玉二畫近上爲王玉加一曲于旁爲王音肅治玉之工周禮

玉人是也呂氏春秋有公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

自篆改爲隸後人皆不識玉字矣

九夷

後漢書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玄菟音徒樂浪高驪滿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見王制疏○白虎通云夷者僔秋無禮義東方者火陽易化故取名也○補學記云子欲居九夷

四書考上論公冶長 子罕

從鳳嬉容均日濺濕則搖居九夷○馬端臨曰撥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史稱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其地去遼東甚遠而去閩浙甚邇○三朝志雍熈中僧奝音彫然入貢歸國後來表來謝叙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何其遠也叙其歸則曰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也

雅頌

文選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雅秀之朝廷頌奏之宗廟不言風者列國多不正之風即二南亦房中之樂也○傳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治然文章之淵府也

四書考上論參卷十一子罕 聖

不爲酒困附武公賓筵詩武王酒誥

詩小雅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仙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註常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註尤側弁之俄傾貌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安得從而告之無俾

[illegible]大元，[illegible]方之。禮記寒者，也。嚴冰以存之。爾雅云：大[illegible]而清風[illegible]北[illegible]。

也。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周曰年（取禾一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大唐西域記云：日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

寒

釋名曰：寒，捍也。捍，格也。○說文曰：㲽（音跌）寒也。從雨執聲。凛清寒也。○運行論注云：凝慘冰雪[illegible]之化也。凛冽霜雹，寒之用也。柔耎（音軟）之物，遇寒則堅，寒之化也。太虛澄浮，黑氣浮空，天色黯然，高空之寒氣也。氣似散麻，本末皆黑，川澤之寒氣也。空齋雪映，遐邇一色，山谷之寒氣也。太虛白昏，火明[illegible]耀，如霧雨氣，遐邇肅然，北望色玄，凝雰（音分）夜落，此氣所生，寒之化也。太虛凝陰，白埃昏翳，天地一色，遠視不分，此寒濕凝結，雪之將至也。地裂水冰，河渠乾涸，枯澤浮鹹，水斂土堅，是土勝水，水不得自清，水所生，寒之用也。

備考云：棠棣，玉李也。其樹小，花亦細，與唐棣全異。子細如櫻桃，其花叢生。

唐棣

埤雅云：唐棣，一名栘（音移）。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爲孔子刪而不取，恐悮。（物類相感志云：[illegible]）○詩聽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箋云：承花者曰鄂，不當作柎。柎，華下有萼，萼下有柎，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illegible]而榮顯。唐詩紅萼青柎之解用此義。

四書備考卷之十二目錄

雷　風

升車　綏

內顧疾言親指　雉

目錄終

鄉黨第十

朝

周禮春見曰朝（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白虎通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忠信正君臣重法度也（[illegible]朝）

上大夫　下大夫

儀禮疏上大夫卿也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是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

擯

（[illegible]）

禮記曰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疏案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

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音業)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音止)北向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衡謂車轅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音里)迤(音移)西北並東鄉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鄉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鄉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已恐為他事

而至故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賓至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于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相見○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

上公九命註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授其所任之職)再命受服(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而授以所位之服)三命受位(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而授之以位使之臨民)四命受器(王之下大夫與公之孤皆四命而授以祭器始不待于假)五命賜則(王之大夫出封加一等始以畿內之都鄙而治以八則)六命賜官(王之卿六[illegible]封為子男始許之老[illegible]以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

卿出封則加一命始為諸侯建國立君)八命作牧(諸侯有功德則加命為九州牧)九命作伯(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功德則加命為方伯得專征伐也)○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畫之于衣藻粉米黼黻四章繡之于裳)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自華蟲以下)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圭五寸冕服五章(自宗彝以下)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

人諸男執蒲璧基他皆如諸子之禮。此自公以下五者之積皆用命數之半。

趨

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疏堂中名[illegible]時然後動堂上曰行謂平行也堂下曰步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釋名外曰趨鄭玄云行而張拱曰趨中庭曰走走疾趨也大路曰奔奔大走也○釋名曰疾行曰趨趨赴

所至也○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又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公門

按諸侯有三門皆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入朝處蓋應門也曲禮云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襄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蓋公門尊嚴不輕入也又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扃七箇扃鼎鉉也大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箇小扃長二尺三箇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五乘車共廣三丈三尺路寢之門不能容應門二徹三箇應門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箇則二丈四尺也此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門或狹于此然其制或有同與

中門 闑

爾雅云棖謂之楔楔音屑註云門兩旁木蓋門有二扉其兩旁有長木謂之棖門之中有一短木謂之闑又名橛橛音厥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以內視外而言也然

門以向堂爲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掩左扉惟以右扉出入故玉藻云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謂右扉之中也又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又燕禮與大射禮俱云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故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由闑東者是臣朝

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闑東，兒敢中門而立乎。○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礩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揜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間為君位。中門云者，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玉藻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饒雙峯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八相似。闑是中間兩

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為右，入以闑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爾雅云：柣謂之閾。郭璞、孫炎皆註為門限，邢昺云疏經傳諸註皆以閾為門限，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柣，過而履之近于輕佻，故曰不恪。

非[illegible]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爾雅又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註云：羣臣之列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註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位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以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穎達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依一作扆。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此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耳。朱子謂人君宁立，饒

氏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理，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是也。屏制何如？蓋樹小墻于當門以蔽內外也。○周禮云：司士正朝儀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于著。左傳曰：朝有著位。國語曰：恪位著以敬其官。又曰：位宁有官師之典。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曲禮曰：下卿位是也。人臣過

此必加敬焉

堂　三家之堂另載

釋名堂猶堂堂高顯貌○說苑聖人于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論衡云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帝王世紀云武王入殷登堂見美玉曰誰之玉或曰諸侯之玉也王取而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足迹也）一云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庭遠于萬里○郊特

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息

物類相感志云鼻若肺之門通華蓋之氣人或閉口候鼻之息一緩一急若直而急則陽時也若緩而散則陰時也候之法以子為陽以上為陰寅陽亦陰依此例以推之則候正也○班倢伃賦每寤寐而累息兮師古曰累（音壘）息言懼而喘息也○長湯賦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叙傳吏民竦息○嚴延年傳豪強脅息師古曰脅斂也

圭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取其鎮安四方）公執桓圭（雙植曰桓取其象直自立）侯執信圭（信音伸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宗而不折）伯執躬圭（象人形而崇其身取其謹而不倨）子執穀圭（穀下擘取其能養人）男執蒲圭（蒲下擘取其能安人）○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長九寸）繅藉九寸（以組而成藻飾所以藉玉也長與桓圭同）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圭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圭如諸子之禮○儀禮上介（北）授賓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趨步也）行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注爭爭鬬之也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疏授謂就東楹受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云下如送君還而后退者以上文次言之此下如送者止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故云下如送也君還遼賓則

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及門正焉。注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于威儀。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注亦謂方執圭入廟門。及享。發氣焉盈容。注發氣舍氣也。衆介北面蹌焉。注容貌舒揚。私覿。愉愉焉。注容貌和敬。出如舒鴈。注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也。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剡上象天圜地方也。九寸上公之圭。問諸侯。朱綠繅。八

寸。注三采再降于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皆玄纁繫。長尺。絇組。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問也。注四器圭璋璧琮。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謂繅也。○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圓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禮書曰。聘禮受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

琮。皆如初。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使者歸。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私幣不告。聘遭喪不賄不禮玉。不贈。○又云。大圭不琢。玉人曰。大圭長

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釋玉人曰。大圭。或謂之珽。杼。殺也。終葵。椎也。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蓋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終葵首六寸。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也。典瑞曰。搢大圭。玉藻曰。搢珽玉人曰。天子服之。荀子曰。天子御珽。然則搢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藻云。史進象笏。諸侯之體

也。

平衡　執圭註

曲禮云。凡奉(上聲)者當心。提者當帶。(奉承以二手仰手當心提挈以一手屈臂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音妥)之。士則提之。

縮縮

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踵足後跟也。舉前趾拖曳後跟行不離地也。)

享禮

(自聘云享以成聘禮執幣行享云享以謂恭儉)

聘禮云。賓覿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於大人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覲禮云。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言之。升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庭實。唯國所有。○禮器云。大饗其王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

(又云享禮加禮儀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不乾而不食言務行亂也)

達遠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者以合諸侯之好。

私覿

吳志駱統曰。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禮記曰。朝覲大夫

(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illegible])

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紺緅

(釋名云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

邢昺氏曰。紺玄色。緅淺絳色。孔氏註。一入曰緅。考工記云。三入爲纁(絳也)。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俗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成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謂爾雅云。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淺赤)。三染

釋文纔[illegible]作纔說文緅爲青赤色紺爲深青而揚赤黑于緅矣[illegible]

謂之纁凡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歟今孔氏
云一入曰縓未知何據又云緅者三年練服則似
讀緅爲縓音銓按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注云
只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衣服也又云
紺爲齊服盛色者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
爲青赤色齊服也皆不可爲袖領緣飾許氏曰
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縓再入曰赬三入曰纁四
入曰朱五入曰緅六入曰玄玄即紺也七入曰緇
經所謂不以紺緅飾則齊用玄衣已明緅在朱

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何服
而決非練飾之緣矣今按爾雅與考工記皆不
言四入六入之色然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注云
朱則四入者是更以纁入赤汁而爲朱也淮南子
云以涅染紺則黑于涅涅即黑色也纁若入赤汁
則爲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
此紺入黑汁則爲緅所謂五入爲緅是也紺緅相
類之色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
故士冠禮注亦云玄六入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

爲緇是七入而爲緇玄緇亦相類之色故禮家每
以緇布衣爲玄端也然則紺蓋四入之色而邢氏
許氏以玄即紺似誤

紅紫

禮書曰青赤玄黃黑白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緅緇
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爲正
色相尅爲間色故甲己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
雜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之
雜以火尅金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
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

雜以水尅火故也○齊夢龍云後世朝祭服綠服
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跋魏而其色亦失
其正矣故隽永有微意焉杜佑云以紫緋綠青爲
命服昉于隋帝巡遊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然夏
侯勝謂取青紫如拾地芥揚雄謂紆青拖紫則漢
時貴官之服已尚青紫非始于魏[illegible]隋也今考漢
制百官服玄無服青紫者豈漢時[illegible]服尚玄而青
紫乃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可得服耶不然何

揚雄之致羨也夫謂紅紫不以爲褻服則當時褻服或有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

暑

荀爽傳云夏則火旺其火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說文云月令土潤溽暑溽濕暑也○考工記云方大暑火烘爆賣赤壤若墜于瘟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自還○楊雯俞苦熱詩云大熱曝萬物萬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飛鳥厭其羽走獸厭其毛人亦畏絺綌況乃服冠袍

絺綌

周禮地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疏曰以其葛出于山故也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云絺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按鄘風君子偕老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注云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飾也夫展衣者裹衣也裹衣裳于絺衣之上則絺衣之必有中衣以表絺衣也綌乃粗葛而縐絺則葛之極細靡者然論語表絺綌絺綌在外也詩蒙縐縐絺在內也說文云袗玄服也若以絺綌染爲玄服即當爲表不宜別有裹衣以蒙之矣○說苑云絺綿之美在於嚬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風俗通云葛謂之沇音先趙血○文選王子淵四服絺綌之凉不若狐貉之燠裘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

易其備○合璧事類云絺綌皆葛爲綌粗而絺精他如麻苧蕉荃音全等物皆可爲衣故禹貢篇謂卉服釋之者曰草服葛越斯之謂也○墨子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李白云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綠羃青煙曼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

緇衣

備考緇衣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則是既纁之後又再染以黑也天子與其臣服皮弁𠆤

服緇衣此乃卿大夫退入私朝此以聽其所朝之政者郎士冠禮立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

羔裘

舊註以羔裘爲朝服詩鄭風云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遥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云羔裘豹袪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也夫鄭風唐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衣以發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居私朝

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着羔裘上之緇衣也又周禮司裘云掌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云卿大夫助祭于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爲祭服矣○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言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且亦聽朝之時○禮書云諸侯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素衣麑裘

禮書云麑之言[illegible]物善援其類而麛尤甚

先王取焉聘禮曰麛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麛裘素色以裼之則絞衣素衣也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襲素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邢昺氏曰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按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設麛裘但君之麛裘以麛爲褎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豻褎（袖）（褎音）其裼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若聘禮君臣同

用麛裘但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然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裼乎玉藻註云絞蒼黃之色則非可以稱麛色矣孔子素衣麑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玉藻麑作麛而聘禮註引論語亦作麛裘按韻書麛與麑俱訓鹿子豈義固可相通與

黃衣狐裘

邢昺氏曰此大蜡（蜡音）息民之祭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

祀因令民得大飯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民以休息之爲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

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郊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爲息民之祭息民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是黃衣乃臘祭之服也月令云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割祉于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不同然則皮弁素服而祭祈來年於天宗者蜡祭也黃衣黃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者蜡以息老臘以息民周蜡于十二月卽夏正建亥之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與蜡同月也然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玄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故註論語者遂以黃衣狐裘爲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不同哉○禮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音袖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音岸褎絞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于內而以緇衣覆之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也

褻衣

孔註曰今之被也○合璧事類云被褻衣大被曰衾單被曰禂世之人或以錦綉或以布素或以楮皮爲之

狐貉

埤雅云狐性好疑貉卽貉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素問曰其主狐貉變化不藏○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山

海經云青丘之國有狐而九尾武都之山有玄狐逆尾○酉陽雜俎云舊說野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名山記云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玄中記云狐五十歲能變化爲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或爲丈夫與女子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爲天狐○字林曰貉似貍其營窟與貛音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穴以貉爲導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爲裘○鄭玄註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供尊者夫書傳多言狐裘而未嘗言貉裘據豳人取狐貍爲公子裘取貉自爲裘豈非貉賤而狐貴乎○龔一友人云楚蜀界中多貉俗名野馬其皮紋上下貝方旁如魚鳥狀寢處其皮者有立能解酲說有警急蒸輒毛豎乃知古人用以製裘不直取其溫厚也

佩

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觿音攜之屬也○蔡邕毛詩疑字議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物則字從玉○禮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illegible]故遺之趨以采齊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于趨之時歌采齊之詩以爲節行以肆夏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于行之時歌肆夏之詩以爲節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進而前身畧俯如揖退則揚之退而後身微仰故揚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鈴也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世子在君所左結佩[illegible]右設佩[illegible]居則設佩朝則結佩[illegible]齊則綪結佩而爵韠[illegible]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illegible]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illegible]

之組爲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瑜美玉綦雜文士佩瓀音儒玟而縕組綬玟石之次玉縕赤黃色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內則云左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遰音逝大觿木燧。○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之以異也蒼玉之貴莫如白賤者莫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山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瓀矣

士佩瓀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瓀或作瑌音軟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德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毛詩疑字識云以爲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禮書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右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偶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

帷裳

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幅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故喪服之制裳內削幅削猶殺也蓋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上下齊闊猶今之裙然襞積是今之衣褶以人身之腰爲小故于腰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

腰爾殺者斜裁其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腰而有縫也殺則無襞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白虎通曰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饒雙峯曰腰半下取深衣篇又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金仁山曰襞者襵也襵音折積者疊也要中有幅又而濶須襵疊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襞積也。○合璧事類云裳下飾以羅爲表絹爲裏其色天子諸侯朱大夫素士玄黃裳之

絺色也尺七幅殊其前後前三幅後四幅綉四[illegible]
藻粉米黼黻于其上裙卽裳按釋名裙也謂羣接
羣幅而爲之○禮書凡周禮曰巾車王后重翟厭
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鄭司農曰容謂
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其上有蓋旁垂而
下謂之襜故士昏禮婦車有裧雜記曰輤音蒨有裧
音蟾鄭康成謂裧鼈甲邊緣也然容裧幃裳之異名
也

弔

四書考上論　卷十二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
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又曰五十無車
者不越疆而弔人是日不樂○酉陽雜俎
云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而弔以
助鳥獸之害

吉月

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
吉禮以吉凶賓軍嘉禮所謂月吉也

明衣

士喪禮襲事于房中明衣裳用布○又曰明衣
不在算○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音莫
幕之布幅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
幅不削幅也轂足也縓一染曰縓飾衣領袂口曰純
音卑緆音錫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以緇純衣以緇象天地也
○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
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裳
之長也及足與無見膚者異矣○事物類考云
三代以來襲有明衣唐改用生絹單衣今但新衣
而已○酉陽□□曰明衣起于左伯桃

四書考上論　卷十二

布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又曰布帛精粗不中數
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又曰大祭以疏布爲
尚反女功之始○史記云羲皇造布孔子作緇布
冠○漢書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
丈爲疋

精

六書精蘊曰精粹字皆從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
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糠去而自縠矣米也

繫（音系）矣。米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
也。粹者何也。始而穀。米去殼也。中而舂。米去膜也。
卒而淬（音萃）。禾去翳也。乃後瑩然玉粹。○丹鉛總錄
曰。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
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毇（音毀）。得四斗爲鑿。得三斗
爲精。精之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
米之形。尤見意義。

食不厭精

春秋運斗樞云。粟五變而蒸飯可食。○呂氏春秋
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音祭）
之秬。○閩孝九章云。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
十。粲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風土記云。精析米
十取七八。朱子謂精爲鑿。鑿與糳同。說文云。糲米
一斛。舂九斗爲糳。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
則精鑿異矣。

膾

禮。大傳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
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脘脾。皆
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云。聶之
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內則云。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肉腥細者爲
膾。大者爲軒。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七命曰。命支離飛
霜鍔（音惡）。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釐其
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七發曰。累如疊縠。離
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酉陽雜俎云。南孝
廉善斫膾。縠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
奏。

饐 餲 餒 敗 失飪

爾雅云。餀（音喝）謂之餯（音惠）。食饐謂之餲。摶（音團）者謂之
糷（音爛）。米者謂之蘗（音孽）。肉謂之敗（臭）。魚謂之餒（音內）。○
疏李巡云。餀餯皆穢臭也。食饐。飯也。餲。飯臭也。一名
餲。飯摶相著者名糷（音爛）。李巡云。糷。飯淖米相著也。
飯中有腥米者名蘗。李巡曰。米飯半腥半熟名蘗。
即論語云。失飪不食。肉臭裏曰敗。魚肉爛曰餒。即
論語云。魚餒而肉敗不食是也。一云。飯餲。亦穢臭者
說文云。餲。飯傷熱。○蒼頡篇云。食臭敗也。魚爛從

內發故云內爛是郭用公羊爲說今本內作肉恐誤。○釋常談云飲食過熟謂之失飪。○方言曰徐揚之間曰飪。

醬

說文云醬醢也。○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醬用百有二十甕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百羞謂羞用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甕八珍謂八物○內則云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音腩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濡烹煮也實蓼者實蓼于腹中也卵醬者魚子爲醬也○白虎通云榆莢音詣醬曰醷音抑○漢書云南越食唐蒙蒟醬蒟音擧如柔椹取實爲醬。○嶺表錄異云交廣溪洞間酋長多收蟻卵淘漉音鹿令淨滷以爲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案此卽古之蚳醬也○宋書孝武作四時詩曰炮醬調秋菜○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謂帝曰神藥上有連珠之醬玉津金漿中有元靈之醬。○晉文遺語云唐世風俗重葫蘆醬。○祿山事跡云祿山進鹿尾醬

漢[illegible]讀之册 註

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爲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拷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肉

說文曰肴雜肉也腌漬肉也膰宗廟熟肉也○釋文曰熟肉有骨曰殽大臠音攣曰胾音至○穀梁曰脤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盛社肉也○爾雅曰肉曰脫之剝其皮也○楊雄方言曰朝鮮洌水之間凡䐹音剝肉及牛羊五臟謂之膊○禮記曰熬捶之

其膾編推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典論曰凡宗廟三歲大祫每太牢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剟餘肉積于前數千斤名辨用。

食酒

野客叢書云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寔正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辨者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鄉黨

其法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與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言之食何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園王餉荃蔣且荃蔣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爲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一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行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沽酒

聽雨紀談云鄭康成訓沽爲榷酤之沽朱子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註詩云無酒沽我毛氏註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詩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于時有之

四書考上論卷十二鄉黨

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亦云酤買也○或曰酒以久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是再宿之酒耳○前漢書論語孔子當周褒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樂府歌云市肉取肥酤酒取醇交觴接杯以致殷勤。

脯

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修縮也乾燥而縮

鄉飲酒上人立于西階東北面

行出祖釋軷祭酒脯

也○說文曰脯乾肉也修脯也搏薄脯搏之屋上

也腒骨脯也朐脯脡音挺也○周禮曰腊人掌乾

肉凡田獸之脯腊事注云肉大腊也小腊小者也

有骨曰腊無骨曰薄曰膴音武胖之脯脯斥也捶而

施薑桂曰腶修膴胖皆謂夾脊肉也析而乾之曰脯去骨者全日

而乾之曰腊帶骨者腊全體胖半體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盧諶祭

法春祠用脯夏用鵩音脯○禮記曰祭宗廟之禮

脯曰尸祭○禮書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

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于醢腊常亞于魚○漢

書云蜀氏以賣脯而連騎○論衡云儒者言太平

時箑音歃脯于廚中

薑食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終身不食薑史臣論曰孔稱

不撤裴乃不嘗○百川學海王荆公嘗問不撤薑

食之義于劉貢甫乃甫善謔隨對曰棻本草薑多

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教

人故撤民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于

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又聊備詠義

而聯曰薑云能損心謗誹與雪請歸去穢

通明看朝徹自註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

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

薑

本草云薑味辛微溫散風寒痰嗽止嘔吐○內則

云楂梨薑桂又云楂梨與薑以灑諸上是薑爲庶

羞之所必用者○孔安國云齊禁葷物薑辛而不

臭故不去夫雖齊亦不去則常食之有薑可知惟

薑不撤則五辛之類當有不食者又可知也

祭肉

祭肉謂之胙說文云胙祭福肉也穀梁云胙致福

肉也周禮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云

致福謂祭祀之餘肉故左傳謂申生致胙于公而

國語則謂致福于公是福即胙也祭于公君廟之

胙也朋友之饋家廟之胙也朋友且拜則拜公胙

可知胙肉生曰脤熟曰膰孟子曰膰肉不至謂熟

肉也

肺謂氣主註

回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于目諸髓者皆屬于腦諸筋者皆屬于節諸血者皆屬于心諸氣者皆屬于肺肺藏主氣故也

疏食

集韻云疏粗也故朱子以疏食爲麄飯孔安國云疏食菜食也疏蔬古字通用何孟春云疏食乃乏米以蔬充食不但無肉爾東觀漢記趙孝建武初穀食少孝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食除讓弟禮夫婦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是蔬食者非穀食矣論孟蔬食云云蓋如此

四書考上論一分卷十二累齋

菜

爾雅曰菜謂之蔬○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務畜菜○說苑云蔬植三百六十葵爲之長○莊子宜尼窮于陳蔡之間顏回擇菜○韓愈文云野蔬拾新采○本草記云采字種菜三十品時雨之後挼行園圃曰天苗此徒助手鼎俎○齊書王儉謂周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惠文太子問顒食何味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古今合璧云黃山谷曰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羹

爾雅云肉謂之羹（肉臛也肉臛者即儀禮所謂膷臐膮是也臛二音忽郝膷臐膮）○廣雅云羹謂之湆（湆音泣羹汁也）○說文云羹五味和也疏家肉羹也○周禮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太羹肉汁太古不和之羹鉶羹加以五味也）賓客亦如之（大羹不致五味鉶羹則加鹽菜）○內則云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折稌謂細折米爲飯也）犬羹兔羹和糝不蓼（凡羹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

四書考上論一分卷十二累齋

又曰君不貳羹胾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穀梁祭義門夏祠和羹芼以葵（芼音毛）秋祠和羹芼以蔥冬祠和羹芼以韭○禮記曰太羹不和○鉶楕毛詩義問曰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爲名○史記曰堯之有天下粢糲之食藜藿之羹○莊子曰孔子厄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曲禮云凡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羹之有菜者用梜（梜音夾）其無菜者不用梜○禮記曰羹食自諸侯以

下至于庶人無等。士不貳羹胾。子卯稷食菜羹。凡居人之右。無澀羹。謂嫌疾也。無絮羹。謂調和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世說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耳。○仇池筆記。新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曰谷董羹。

瓜

格物論曰。瓜蓏也。在地曰蓏。有數種。皆蔓生。○埤雅云。瓜性惡香。尤忌麝。麝氣觸之。乃至一蔕不收。○王禎云。瓜祭上環。謂橫切之。環如環也。○續漢書曰。織女星主瓜果。○爾雅云。榷與父守瓜。今瓜中黃甲小蟲好食瓜葉。故名守瓜。形類螢而大也。○大戴禮云。五月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廣雅云。地芝瓜也。其子謂之瓣。龍蹏。虎掌。羊骹。兔頭。桂支。蜜筩。貍頭。白瓟。無餘。緐。皆瓜屬也。○瓜賦曰。或玄表丹裏。呈素含紅。豐膚外偉。緣內醲。○劉楨瓜賦曰。甘侔蜜房。冷甚氷圭。○廣志云。凡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烏瓜。魚瓜。蜼瓜之屬。又有女臂瓜。大如斛。青登瓜大如三斗。又名魁瓜。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良。有春白瓜。冬種春熟。有秋草瓜。秋種冬熟。○案燉煌郡即古瓜州。以產瓜得名。○瀛涯勝覽云。[illegible]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

祭

路史云。終日之仁。吾以祭食見之矣。孔子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如酬之。故得食必祭。祭出少許置籩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涣飯食必祭獻而薦之。蓋是意也。○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于地。故置祭物于豆間之地。○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禡。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炊。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舊唐書崔沔曰。祭祀之興。肇于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

肴毛血之薦未有麴蘗汚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
○百川學海云祭物之先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
後人追而敬之

瓜祭

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疏云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近蒂下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食中者用上環將祭而食中也棄所操者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

席

集韻云席薦席又藉也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說文云筵竹席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尚書云成王將崩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豐莞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筍蒻竹也)玄紛純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衽席(衽席席也)又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設莞席紛純(莞蒲之細者紛白繡也純緣也)加繅席畫純(繅席削蒲蒻為席畫謂雲氣也)加次席黼純(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以蒲草為筵繢彩色以為純繢音會)

韓子曰夏后為茵蔣席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孔穎達云席無異物為記但識之者自有首尾可為記爾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饌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于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之長釋席則可同席聯坐故曲禮云坐不中席又云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可同

坐四人也若賓主禮席則無同坐之制故鄉飲酒禮云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此燕會之席也燕禮及大射禮云公席三重大夫再重其常禮則天子五重諸侯三重耳席依戶牖而設與宮室相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故曰席不正不坐又曰必正席先嘗凡坐皆有席故師冕及席子曰席也

朱公掞見明道先生于汝南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

說文坐止也○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夫人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乃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唐宋璟宴朝堂張昌宗張易之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虛位揖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品卑謂第一人可耶○唐崔德言苦學每開經史束帶危坐曰對先聖言可復褻勞○張憑詣劉尹處之下坐頃之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判之言約

孔休源爲[illegible]所[illegible]長史坐

旨遠乃延之上坐○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公同姓字者每至人門舉坐莫不震動因號爲陳驚坐○張嘉貞始爲中書舍人崔寔輕之後與議事反出其上寔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爲中書令○吳亮爲尚書令于闕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屛風隔其坐○孔融與蔡邕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在

鄉飲

禮記云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禮鄉飲酒義云鄉飲酒之禮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揖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又云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教成而後國可安也烹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

方也

古者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不敢先

杖者

內則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夏官伊祁氏掌共王之齒杖齒杖謂賜老者杖供其杖而藏之既事受之○魏志文帝詔曰先王制凡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耇耇音苟褒音裒崇元老也

曲禮曰大夫七十而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

之玉杖杖端以鳩爲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儺

新唐書禮樂志云大儺之禮方相氏執戈揚楯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彊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

○樂書曰三代以上有公厲族厲泰厲之祭至周

始用方相氏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此儺儺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之氣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是也此儺天子諸侯得爲之）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儺儺陽氣也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畢天壽星之次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之氣禮曰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正疾疾是也此儺惟天子得爲之）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儺儺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爾○後漢季冬先臘大儺謂之逐疫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讙呼鼓譟持炬送疫出端門投之水中北齊因之以戲射魏帝因之以閱武至唐季冬大儺及郡邑儺開元禮載之詳矣蓋以臘日於紫宸殿前設宮架之樂前朝先閱儺并樂是日大宴三府朝臣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預焉觀孔子有鄉人儺之說未嘗用樂也然則驅儺用宮架之樂其後世之制歟○禮緯曰顓頊有三子生而亾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魖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驅疫也張衡東京賦云卒歲大儺毆除群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孔帖唐百官志云太卜署令一人丞二人卜正博士各二人季冬帥侲子堂贈大儺天子六隊太子二隊方相氏右執戈左執楯而導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惡鬼儺者磔雄雞于宮門城門○唐禮志云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

周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倛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楯其人爲唱帥假面皮衣執棒鼓角隊別鼓吹令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于禁中

藥

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草木之味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醫略云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一君二臣三佐五使○素問云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又云東方宜砭石西方

宜毒藥北方宜灸焫(音爇)南方宜微鍼中央宜導引按蹻(音脚)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又云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新唐書孫思邈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

廐

左傳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星經云天廐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坊廐苑之官也事物紀原云廐馬舍也周禮校人掌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四馬爲乘三乘爲皁三皁爲繫六繫爲廐六廐成校此蓋名廐之始也按校人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然則閑廐之制自周始也○家語曲禮篇曰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

者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也是廐乃孔子之私廐故于退朝而後問耳若云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

賜食

周禮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饔人供之注好賜王所善而賜之○漢萬石君曰賜食于家如在上前○孔帖云推食之賜用勸勳勞置醴之恩以待賢彥

侍食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

儀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註將[illegible]進食膳宰也飯則臣不嘗食

祭。二曰衍祭。客執食興辭主人興辭于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三曰炮祭。將食炮燔而先祭之也。四曰周祭。徧祭之也。五曰振祭。六曰擩祭。擩而又反三音振擩本同但振者先擩後振擩者不振也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不食者擩則祭之。七曰絶祭。八曰繚祭。絶繚亦同繚祭者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之絶祭者不循其本直絶以祭也。九曰共祭。共授也膳夫授祭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

食。卒食以樂徹于造。○鄭康成註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禮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不敢以客禮自居也。先飯辯嘗羞。示臣為君嘗食之禮。飲而俟。啜飲以俟君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雖不嘗羞亦先飯飲利喉而俟君。君命之羞。羞近者。於近處食羞。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註食示尊者之前嘗親徹也。

東首

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白帖注云。禮君子寢恒東首。

東首生氣

負版

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注版戶籍。圖地圖也。有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或出或入皆徧知之。○宮伯掌王宮士庶子。凡在版者。注版

名籍也。以版為之。今鄉戶籍謂之戶版。○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數。以聽會計。○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辨其國中都比郊野。異其男女。各異其書。歲登下其死生。歲閱其籍生者登而死者下而去之。及三年大比。比較民數。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而受之。重民數也。登于天府。藏于天府之官。○白帖註云。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而人之齒生。而備體也。○包孝肅公奏議曰。臣聞歲歲生聚。蕃

衰耗一出于將政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庸調之苦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雷

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

木木折中屋屋壞雷者火也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懼天怒也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埤雅曰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威也○洪範論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此其常經也故雷發萬物安雷害萬物害○京房易傳五星占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度節雷以節人威福則雷電殺人五行傳云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河圖始開圖曰激陽爲雷○河圖帝通紀云雷天之鼓○春秋元命苞云藏氷以時則雷出不

震○爾雅云疾雷爲霆蜺○大戴禮云雷震雉鳴雊鼓其翼也正月必雷人不必聞惟雉聞之○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穀梁傳曰陰陽相感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師曠占云祭雷初起其音洛洛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雄云霹靂列缺吐火施鞭鄰炎對事或曰雷震動百里何以知之炎曰

[illegible]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二陽動二陰從故曰百里。○物理論云積風成雷。○起世經云有三因緣更相觸故雲衆空中有音聲出何者爲三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著故便有聲出二于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著故便即聲出三于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著故便即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揩即有火出此亦如是

風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

黃帝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故云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凉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易緯通卦驗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東北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東方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東南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南方辨大將封有功立秋凉風至西南報上功祀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西方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

[illegible]八風次八卦也

不周風至西北方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育生王者尚順八風行八政又服虔曰八風謂之八卦風。○爾雅云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凉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暴風從上下也扶搖謂之猋暴風從下上也風與火爲庉庉音頓熾盛也迴風曰飄旋風也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祭風曰磔。○禮記月令云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

獨不聞之翏翏乎長風山林之畏隹音崔大木百圍之竅穴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聲重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之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樹搖動之貌。○楊泉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怒則飛沙揚礫音力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呂氏春秋云飛廉風伯也亦曰風師。○河圖通紀云風者天地之使也。○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頹從下上曰飆音標亦

曰扶搖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音翳

風而雨土曰霾音狸○風俗通云猛風曰颲音列涼風

曰瀏音留微風曰颵音卽小風曰颼音搜小風從孔來曰

颰音夫○歲時廣記云自初春至初夏其間二十四

風始于梅花終于楝花謂之花信○乙巳占云發

木折屋曰怒風揚沙走石曰狂風四轉五復曰亂

風卒起卒歇曰暴風獨起蓬勃曰勃風扶搖羊角

曰飄風清涼溫和塵埃不動曰和風○山海經云

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有神曰折丹處東極以出

入風○又云法岳之山有獸曰山𤟹音暉其行如風

見則天下大風

升車

留青日札云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卽

步輦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

必正立蓋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

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共深高九尺五寸故

仲尼長九尺餘亦可立也○列女傳立輜無軿音𫘝是

婦女亦立也

綏

禮書曰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

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

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

之登車也受綏其旣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

俯而立焉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曲禮云獻車

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

綏又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又云凡僕人之

禮必授人綏註云取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

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

故僕振衣畢取綏二副而升也并轡授綏者謂以

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

令登車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謂爲人僕必

授綏與所升之人也○少儀云以散綏升執轡註云

散綏副綏也然綏之取義不一○[illegible]云綏謂大

麾旌旗之屬詩云福履綏之爾雅云綏安也所謂綏

之斯來亦取安義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出戰交

綏註曰未致爭而[illegible]曰綏司馬法所謂將軍死

綏是也。曲禮云，武車綏旌。註云，綏謂垂舒之也。曲禮又云，大夫則綏之。註云，綏下也。此所謂綏皆與升車之綏不同

內顧疾言親指

曲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內顧者，即禮所謂顧不過轂也。不疾言不親指，即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

雉

敵為雉　尚書名華蟲周禮士執雉　易為離為雉　少昊以鳥名官五雉為五工正

埤雅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曲禮云，雉曰疏趾。雉肥則兩足張開。○爾雅云，青質五彩者曰鷂雉。長尾走且鳴者曰鷸鷸音嬌雉。黃色鳴自呼者曰鳪鳪音卜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毛鮮明者曰鷩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者曰秩秩海雉。長尾者曰鸐鸐音的山雉。白雉曰雗雉雗音寒。白鵫曰鵫鵫音棹雉。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即鷂雉。南方曰翟，東方曰鶅鶅音淄，北方曰鵗鵗音希，西方曰鷷鷷音尊。○埤雅云，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可用為儀，故古者后服三翟。雉死耿介，妒妒音妬壟善鬬，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長，餘者雖眾莫敢鳴雊。雉性不處下濕，故名原禽。有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蓋文之溺物也如此。○按雉，野雞也。漢呂后名雉，漢人諱之，故謂野雞。○說文曰，雉有十四種。又曰，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蔡邕月令以為雷在地中，雉性堅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孝經援神契，周成王時越裳貢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踰，飲食以節，則至岱宗之精。○呂氏春秋曰，子路揜雉而復釋之。○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本琊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觟音化矢以射之，日連百數。○晉書云，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也。開視之，側有蛇蛻焉。蛻音退○潘安仁射雉賦云，涉清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群飛。聿

月令孟冬雉入水為蜃　詩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毛之英麗兮。有五采之名翬。音揮厲耿介之專心兮。修雄豔之姱音誇姿兮。近陵以經略兮。畫境衍而分幾。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二終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二終

四書備考卷之十三目錄

目錄終

與中庸不致作禮樂何參看

禮者天之經地之義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所以立身和樂所以益德矣

先進第十一

禮

通典夫禮必本於太一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令聖下之以為教令其居人曰義義由人出○白虎通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內外不儉豐年不奢貧富不相懸也○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

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皆二而[illegible]則各[illegible]則[illegible]文[illegible]先生形影之類也

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
宜適物有節文○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
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
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
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
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采音所
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
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

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
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
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濩所以養
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
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
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
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
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禮有本文必[illegible]之[illegible]乃可以[illegible]

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
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
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
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
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
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隕社稷也○天地者生
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
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
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

之三本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
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
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
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乙是
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
太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
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
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
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

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需者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縣一鐘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謂不得不與古異若今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與中庸不敢作禮樂句参看

樂

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

樂通風氣至諧則涵儀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古方去和行其宜也正以聖賢聖治之偏和之宜故諧爲備

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

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者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不不可全信正惟此發難求中律須得律指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可如今之度量……亦非……今之

法且以徵迷則可推如古法也此等制數出乎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于規矩則極天下之方則

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

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

慈樂大矣然半從運之節制已得性情之江

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

陳北溪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示以文二者不可闕一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鍾音節奏之類須是文中文而文以

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

玉帛俎豆羽籥音節琴瑟方城之類

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

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作樂也以賞諸侯之有

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

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凡姦

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

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
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
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
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
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
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
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
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

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
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也者施也禮
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
禮報情反始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
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
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
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
而凝是精麤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
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

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
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
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
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
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
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
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
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禮樂

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
則天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
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
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
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
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
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
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

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

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禮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

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聞宮音使人

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

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陳

陳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音鬼汭，音瑞。二水名。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時，簡孫閼父爲周武王陶正，傳世十二至桓厲莊宣穆共靈成哀惠懷閔。於陳，使奉虞帝祀，其地今陳縣是也。○案陳嬀姓，侯爵，周三恪之一。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爲周

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六年。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蔡

蔡，姬姓，始文王第五子曰叔度。武王克殷，封於蔡。後蔡叔與管叔挾紂子武庚以作亂，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叔度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

陳蔡久門

家語：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皆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

野，不得行，絕糧七日，無道可通，藜羹不糝，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輟。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奚爲于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

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
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
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且芝
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
爲窮困而改節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
越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齊小白之有霸心生
于莒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
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
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
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
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
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
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
之不脩是吾醜也道已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
之醜也不容何病哉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
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
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莊子孔子窮于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
于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
魯削迹于衛伐木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殺夫
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絶音君
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
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
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
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

而不窮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
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阨于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
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通亦樂非樂窮通也道德于此則窮通爲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于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十哲

舊唐書禮儀志西京國子監夫子南面而坐十哲
等東西列侍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

見稱于哲包夫衆美實邈等夷勝玄聖之風規蔑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可贈兖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鄆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白氏長慶集云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于一時之事耳仲尼歷聘七十餘國與時不偶知道不行感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嘆然後自衛反魯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

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于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言語

釋名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己所欲說述也○說文云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大雅抑之詩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抑抑密也隅廉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哲知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戾反也人密審於威儀者其德必嚴正故抑抑威儀乃德之隅而今之所謂哲人者未嘗有其威儀是無哲而不愚矣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無競維人競强也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覺直大也四

國順之訏謨定命訏大謨謀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遠猶辰告遠猶遠謀也謂以時播告也敬慎威儀維命之則君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能遵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質爾人民質成也定也謹爾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用戒不虞虞度也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安也嘉善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言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人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矣○無易由言易輕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讎答也無德不報惠於朋友

也。羣臣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承也。不可輕易。○言其言。莫無人爲我執持其舌。故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顏路

顏路。諱無繇。字路。家語作顏繇。字季路。顏子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顏路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子回。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於宋之幵（音堅）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此段出家語本姓解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而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也。○此段出禮記檀弓上。）伯魚[illegible]五十。先孔子卒。墓在孔子東。

棺槨

附身曰棺。（附一作周）周棺曰槨。有底曰棺。無底曰櫬。○白虎通云。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貌。所以藏尸令貌全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禮檀弓云。有虞氏瓦棺。（瓦棺始不用薪也。）夏后氏堲周。（火之餘燼。治土爲甎。音寺。而周於棺也。）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柳衣。以障柩。）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十六至十九爲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七歲以下無服之殤。）

脫驂而賻　（才不才註）

禮檀弓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說脫也。驂騑馬。貨財曰賻。）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illegible]）○禮記命服命車不粥于市。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

喪具稱家之有無　（門人厚葬註）

禮檀弓云。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

曰有無惡乎齊何以爲厚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亾

矣斂手足形還旋音葬還葬謂斂畢卽葬不縣音玄棺

而封以手縣棺而下不以碑窆音律人豈有非之者哉無財不可爲禮

子路死孔悝之難

左傳衛孔圉之豎渾良夫與太子蒯聵謀入國

迫孔悝孔圉之子于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孔氏之

老欒寧問亂使告季子子路召獲駕乘車奉衛

侯輒奔魯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

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

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焉

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以求立恆爲難

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

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

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醢之矣○仲

子崔仲由之子也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

崔既長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卽

行黶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

後日干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崔戰

而死

長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

名

瑟

山海經帝俊子晏龍制瑟

世本庖羲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

行也○白虎通曰瑟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

德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

常者十九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

三絃或云曼尤始爲之○風俗通云案世本宓羲

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漢書黃帝命素女鼓瑟

帝悲不止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也○白帖云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士無故不

徹琴瑟○韓詩外傳云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

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

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

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釋瑟而待

史記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

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參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貍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由之瑟

家語樂解篇曰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

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其

堂

釋名云堂謂堂堂高顯貌一云堂當也又明也

室

釋名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春秋於爲長府不書必隨于沫此之方于此左書曰用田賦其爲両有附益之罪明矣

冉求聚斂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取于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

子羔

高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長

不盈五尺為人篤孝而有法正見孔子未越禮
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
年未嘗見齒此段出家語弟子行篇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
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
蟹有匡匡蟹背殼似匡也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蟹之有匡非為蠶之績也為背而
已范則冠而蟬有綏范蜂也首之冠者必資乎綏之所備然蟬之有綏非為范
之冠為家而已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凡死者必為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
為兄之死為子羔而已○此段出檀弓下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曰若
是野哉哭者改之此段出檀弓上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

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庚償也償人之禾也子羔曰孟氏不以
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
道而葬後難繼也此段出檀弓下為衛士師刖人之足俄
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
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
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
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
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
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
不樂君非私我也子路來衛依輒求將入遇子羔天生君子其
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
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
行之其柴乎此段出家語致思篇衛之亂也子路將入遇子
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
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
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
此段出左傳哀公十五年

貨殖

貨殖傳云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
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貢傳云廢居著猶居也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
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
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
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
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屢中

左傳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

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
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子益來獻
于亳社因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多言而中是使
賜不言也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子裴于国註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
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類
也之敎我與生之恩同類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

四書考　六 卷十三 先進　二十

爲父在師爲師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季子然

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桓子之弟也子然習見其父
逐昭公客傚不臣之心自多其家得臣由求故就
孔子問之

社稷

疏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
穀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
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是知社稷之變
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祭法云厲山氏之有
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
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周禮大司徒賈疏云設其社稷之壝者謂於
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
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
也○又云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爲后土
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

四書考 下論 六 卷十三 先進　二十一

五穀不可偏擧稷者五穀穀長立稷以表神名故
號稷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
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白虎通云王者所以有
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
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
也故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
祭之也○諸侯必有誡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
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
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

地絕也。○孝經援神契云，仲秋穫禾，拜祭社稷。祭日用甲，牲用大牢。夏用熱，秋冬用犢。○古今事物類考云，國初大社大稷，異壇同壝。

讀書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游。○尚書大傳云，子貢讀書畢，見夫子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也。

○魏略云，董遇常挾經書，投閑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徧，而義自見。○後漢書云，昔者先王學大道，游觀于政，夫為君而不明于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為臣而不明于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脩身。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于日月，而知游于四海，享堯舜之榮，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曾晳

曾點，字晳，魯南武成人，曾參之父也。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大夫□□，曾點倚其門而歌。蓋狂士也。少康子曲列封于鄫，春秋襄公六年，莒人滅鄫，于是收鄫為曾，以為姓。則巫生阜，阜生點，點生參，參又生元，則世不仕魯，以興鄫故也。點以狂自廢。

師旅

周禮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一百人為卒。五卒為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為師。五師為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饑饉

爾雅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果不熟為荒，仍

饑為薦。○穀梁傳云，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白虎通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

哂

海錄碎事云，齒本曰哂，大笑開口則見，故哂謂之笑也。

宗廟之事

諸侯祀祖考，禴祀蒸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

會同

殷即衆也故殷為衆不宗尊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宗（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覲猶勤也欲其勤於王事）冬見曰遇（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皆至）時見曰會（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見曰同（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時聘曰問（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頫曰視（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

端章甫

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孔子語枝木之冠枝木即章

四書考下論卷十三先進

許白雲曰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玉藻云天子龍袞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卒食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朝玄端夕深衣○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袞以祭玄端朝日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以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音牟追音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

下見

劉熙釋名云章甫殷冠名也甫丈夫也服之所以表丈夫

小相

疏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

四書考下論卷十三先進

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暮春

梁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曰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時將禊於九門。節方郊于七里。扇習習之和風。照遲遲之華景。飛玄翮之土鷲。奮丹胸之山雉。聊結新而濯故。武東流之前軌。○晉陸機詩曰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晉阮脩上巳會詩曰三春之季。歲惟嘉時。零雨既零。風以散之。英華扇耀。翔鳥羣嬉。澄澄綠水。澹澹其波。脩岸逶迤。長川相過。聊且

逍遙。其樂如何。○王右軍蘭亭記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此地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張衡南都賦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於陽濵。○蔡邕禊文曰洋洋暮春。厥月除巳。導單煙騖。惟士與女。自求百福。在洛之涘。○齊王融三月曲水詩序。粤上斯巳。惟暮之春。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粤上斯巳謂于此上巳也。○韓詩外傳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蕑蘭也。○按據有春秋上巳祓除此春禊也。

沂

號。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水經注云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墓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通義仁山金氏曰魯以沂

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

雩

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

草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按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祀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祭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舞皇舞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辟一也註旱祭崇陰也疏謂五月祀後脩雩

四書考下論卷十三終

四書備考卷之十四目錄

顏淵

司馬牛　足食足兵

棘子成　駟

虎豹　虎

豹　羊

年饑　徹

宣公稅畝註　齊景公

陳氏厚施註○見昔輿人支節　景公多內嬖註

折獄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季康子問盜　臯陶

伊尹

子路

披　正名

刑罰　子郢辭位註

稼　農

圃　魯衛兄弟

公子荊　衛

僕　漢明帝臨雍拜老註

唐太宗增廣生員註　魏徵獻陵之對註

葉公　莒父

直躬　宗

族　斗筲

算　南人

巫　醫

不恒其德二句　占

[illegible]物故令名司馬耕[illegible]斗欲行[illegible]之兄犯[illegible]也避兄之汚也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四

顏淵第十二

司馬牛

司馬牛河南歸德府商丘人向魋之弟自宋來學為人性躁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自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為次卿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史云司馬牛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其弟子頎子車亦與同惡入于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出于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于魯卒于魯郭門之外阬人魯人楚諸丘與齊地名

足食足兵

朱子曰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齊氏曰者井田之法

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

周書云央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參于身食虎豹大使謂之僕獸

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于司徒。有事則隸于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卽所以足兵也。

棘子成

子成。衛大夫。萬姓統譜云子成之後改爲棘。

駟

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駟者一乘四馬。兩服兩驂是也。馬在軸中爲服在車中爲驂。○鄧析曰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

虎豹

〔爾雅〕釋獸云虎竊淺也毛謂之虦音站貓。貘音陌白豹。甝音含白虎。虪音叔黑虎。○〔周禮〕曰孤執皮帛。注云束帛而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埤雅〕曰虎奮衝破。又能畫地卜食。〔類從〕曰虎行以爪拆地。觀奇耦而行。今人畫地觀奇耦者。謂之虎卜。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豹花如錢。黑而小于虎文。〔尸子〕曰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跡明煥散。蓋亦養而成之。

文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

說文云虎山獸之君

淮南子云虎嘯而谷風至木中釣義云虎之從虎者蓋風木也

虎金也木畏金制故得不從故嘯則風生自然之理

虎

〔春秋考異郵〕云三九二十七。七日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于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易林〕云登山履谷。與虎相觸。猬音胃爲功曹。班奴角北。○又云虎卧山林。鹿過後胸。猬爲功曹。遂全其軀。○〔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

噬食鬼魅。今人卒得病。燒皮飲之。繫其衣服亦辟惡。此其驗。○〔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自關東西謂之伯都。虎食物過耳卽止。以觸諱故也。○〔漢紀〕楊雄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狠戾之獸也。○張均曰白虎者西方之獸。爲貪剛猛强梁之物也。〔酉陽雜俎〕云虎交而月暈。音運○〔玉谿編事〕云南詔爲虎爲波羅。○〔述異記〕云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格物論〕云虎一生止一乳。一乳必雙。所謂

漢書云乘輿後一屬車懸豹尾

虎不再交是也死必靠木及岩石未嘗仆地○論衡曰大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虫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

豹

山海經云太山多赤豹○陸機疏云尾赤而文黒謂之赤豹○穆天子傳云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楚辭云乘赤豹兮從文貍○洞冥記云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殺之爲脯食之

格物論云豹毛赤黄其文黒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

詩疏云毛赤而文黒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黒謂之白豹

不愚○廣志云豹有赤豹玄豹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異也○莊子云豐狐文豹棲于山林處于石穴静也不免于網羅之患其皮爲之災也○列女傳曰陶荅子妻云妾聞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毛羽而成其文章也○後秦記云狄伯奇少曾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感嘆始學書藝

羊

漢書音義曰

爾雅釋畜云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音俞黒羖也牝羖古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黒羊名角不齊觤音詭角三觠羷音斂羳音煩羊黄腹未成羊羜音紵絶有力奮○説文云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羊大則美故从大羸瘦也羊以痩爲病羔羊子也咩羊鳴也羴音羶羊臭也○又云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䍪音務六月生羔也羍音達七月生羔也挑音兆羊未卒歳也羠音夷乘羊也羥音坑羊名也○尸子云大羊爲羬六尺○埤雅云羊性善群故于文羊爲群犬爲獨也羊毎成群則要以一雄

漢延周法訓曰羊有跪乳之禮羣有誼時之候應有序序之儀人取法焉鄭氏楷經謂文贊曰群而不黨號有教號以爲贄言事之

爲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晩出而早歸常先于牛故也○合璧事類云羊褐白黒三色亦有青者南人所罕見牡一歳曰羜三歳曰羝牝一歳曰牸音字三歳曰牂吳羊牯曰羭音[illegible]羖羊牯曰羯音竪羖羊毛長尺餘北人牧羊以此爲羣首○博物志云羊而不角曰羖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島羖羊似羊而無角啖之毒○玄中記云羺音奴胡羊也羫音腔羊脂也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又云千歳之樹精

化爲青羊。

年饑

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于邾又有齊儆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

徹

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則收則計畝均分公私

註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爲國集註下。○徹即助也。公劉乃殷之諸侯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已謂助爲徹矣貢助徹本無二法于民所受田中取其租謂之貢就其中留公田藉民耕

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而官收其租謂之助周之徹法天子畿内提封百萬井諸侯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萬井當有百萬畝每畝受粟一石八斗當爲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四婦當爲八萬婦每婦收布絹二匹當爲十六萬疋而絲絮不與焉

宣公税畝 什

其初亦行徹自宣公有履畝之税近畝又加一倍故[illegible]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計十取一遂以爲常故曰初左傳云初税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税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

齊景公

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崔杼弑莊公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此段出史記齊世家 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

[illegible]

權私有德于民民愛之公如晉因入晉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二年彗星見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音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此段出齊

晏安野了民凶餒獄而甚民母乃不可乎公曰何哉晉爲大獄於之不正乎則喜士王牛齊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暴殺子孫存矣爲諸侯有家莫之廢乎則行人子孫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第田存焉爲國家之財餘不足乎則吾子存矣廢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異哉

世家公起大臺歲寒役多凍餒公延晏子飲酒樂甚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敝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夫子殆為大臺之役乎寡人將罷此段出晏子傳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凍餒此段出晏子春秋公嘗縱酒解衣冠以自樂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公曰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三尺以上

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禮決其防人誰不有此樂哉公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而去此段出韓詩外傳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虎得亡奔晉此段出齊世家四十八年公與魯定公為夾谷之會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患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是歲晏嬰卒此段出齊世家五十五

寡人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歐而歸

年范中行寅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于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此段出田敬仲世家公夫人燕姬適子死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景公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察大夫秋公疾命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逐群公子遷之萊齊東鄙公卒荼立是為晏孺子

公未葬而群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公子壽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師眾也謂景公子黨所也此段出左傳哀公五年晏孺子既立國高為相田乞偽事國高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為事之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遂攻高昭子殺之國惠子奔莒晏圉奔魯晏嬰子田乞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

即位。是爲悼公。遷晏孺子于駘。駘音臺 殺之。于是政
在田乞。而簒齊之禍肇矣。

陳氏厚施 詳見善與人交章

景公多內嬖不立太子 君君臣臣註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
無虧。○好呼報反 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 鄭姬生孝公。公子昭
葛嬴。公子潘 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
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
華戶化反

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巫雍人
名巫。即易牙。○屬音燭。共音恭。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于公。爲
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六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
桓公卒。乙亥月八日 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
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
乙亥。赴。辛巳夜殯。巳六十七日乃殯 然桓公卒日久。殯遲。戶
蟲出于戶外矣。

折獄

釋名云。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

季氏寵梱 盍于圃也 康子琛嫡 盍于宇也 何問盜焉 大贊上宜 后氏之腐 武安封父

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圜也。
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禦也。言領錄囚徒禁禦也。○按急
就章。各繇造獄。後代因之。○胡氏曰。折者。析而二
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乃
平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易
豐象。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哀敬折獄。明啓刑
書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註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

季子路誠信。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
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
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
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季康子問盜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初陽貨欲去三桓。
而已更孟氏。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以
次日攻二家。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陽越。虎之從弟 殿。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

爾以是繼之（已欲使免于難）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遂之徵（也召）死桓子曰何后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既至圍門有自門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説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斧齊）○汲冢書晉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顔淵》　十二

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蹠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扶人所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藐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恥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于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羈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繫于獄中

皐陶

皐陶一名庭堅字隤顓頊高陽氏之後也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猶）檮戭（桃）大臨尨降庭

四書考下論《卷十四顔淵》　十三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而庭堅其一焉皐陶佐舜爲士師明於法則以弼五教民協於中不犯於有司（淮南子曰皐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既禹代舜立乃復陳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其詳具見虞書其後封於蓼（國名今安豐蓼縣）至春秋魯文公五年爲楚所滅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蓋傷之也（此段出左傳）陶生而馬喙漁于雷澤舜以爲士師一振褐而不仁者遠封之于皐

是曰皐陶。○史記云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力牧黃帝相也。）生于空桑（解見後）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蓋處士也。（此段出通鑑前編）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往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出，而從湯。湯得伊尹，祓之于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其爲天子，然後可耳。湯舉任以國政。既

圖書考下論一〈卷十四〉頭欄　古

乃去湯適夏。聞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覺謂先知也。較直道也。）吾大命格兮（吾謂桀也。格至也。）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此段出史記殷紀并尚書太傳。）尹遂去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殷之二賢臣也。）遂作女鳩女房二篇。當是時，夏桀爲虐，而諸侯昆吾爲亂（陸終子六人，長曰昆吾氏。）乃從湯以伐昆吾。（此段出殷紀）湯欲伐桀，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後漢東夷傳有九夷，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陽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諸夷。）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典）伐桀，敗于娀（娀音松，有娀氏，高辛之妃，吞乳而生契。）之墟，桀奔於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爲阿衡（阿衡，商之官名。阿，倚也。衡，平也。尹所倚以平天下也。）以左右之（出藝文類聚）既乃大旱。尹言于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民是以不困。（此出通鑑前編）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

圖書考下論一〈卷十四〉頭欄　圭

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君尹曰：三公者，通于天道者也。九卿者，通于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湯又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乃益勤修德，以逮天休。年百歲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不順）

也於阿衡。尹乃放之桐宮。書作太甲三篇。太甲悔
過。尹遂復政厥辟。仍陳戒。丁王作咸有一德篇。詳
具載商書。尹欲告歸。太甲欲留之爲相。已出說命篇。至
太甲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
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
大德。葬於亳。去湯冢七里。至太戊。商中宗名也。時其子
伊陟爲相。已出詞命篇。○附空桑辨○呂氏春秋云。有
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君。君令庖人
養之。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人告

四書考 下論 八卷十四頁 十六

之曰。臼出水而東去。毋明日視臼果出水。告其隣
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
曰伊尹。○薛方山曰。按陳留縣南有空桑城。卽上
古桑氏之都也。桑氏人皇氏十九代孫。至今人指爲伊尹所
生處。呂氏春秋乃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其
中。因已大妄。而唐儒又曰。蕭瑀不生于空桑。而
遊無父之歎。謂空桑若邪桑。然抑又謬矣。

子路第十三

赦

爾雅云。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易解象曰。君
子以赦過宥罪。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一赦曰幼
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管子曰。凡赦者。小利
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文中子曰。無赦之
國其刑必平。

正名

禮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又曰。自仁
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賈太傅

四書考 下論 八卷十四頁 子路 十七

新書。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
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
用。衛侯更其名曰燬。音毀。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
陛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
縣音玄下。晉文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
于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
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
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

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于是賞以溫叔孫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此皆正名之事○韓詩外傳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

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公孫龍子曰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注仲尼曰楚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

刑罰

王制云刑者侀侀音刑[illegible]音[illegible]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侀人之有刑辭不具不足以爲刑罰不備不足以爲成辭處則刑有所成而不可變盡心者盡心以聽刑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于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爲詈刀守詈爲罰罰之爲言內也陷于害也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自陷于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人畏懼以全命也詈以刀守之則不動矣今作罰用寸寸丈尺也言納以繩墨之事○虞書曰象以典刑典刑常刑也墨劓剕宮大辟也流宥五刑流遣之遠去宥赦也如刑之可疑者鞭作官刑木末垂革官府之刑扑作教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金作贖刑黃金贖其罪之至輕者眚災肆赦眚過悞也災不幸也赦宥也怙終賊刑怙有恃也終再犯也賊殺也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天辟棄之于市官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盡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

五流有宅流雖有五但爲三等之居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夷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建之國其民未習于教故宜國新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定之國其民已熟于教故宜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暴亂之國其民不率于教故宜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施于六遂者上功糾力遂以農功爲上而察其不致力者則刑之二曰軍刑施于軍旅者上命糾守車以用命爲上而察其不守律者則刑之三曰鄉刑施于六鄉者上德糾孝鄉以成德爲上而察其不致孝者則刑之四曰官刑施于官府者上能糾職官以賢能爲上而察

管子曰首載樂蒲牙服雅瑚沽圖之雲足暴其邊眉注

場圃植果蓏○鳳瑛篇云古者人各有業周禮放職事曰任農任圃是各有職老圃老農蓋躬耕植之理者也今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概管子地員一篇識土地所宜又禹貢尤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惟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宰氏十七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魯衛兄弟

按魯桓公以弟而篡兄衛出公以子而拒父魯季氏逐君而專魯衛孔文逆君而入衛其政相似哀之哀公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以此通考周公教伯禽治魯曰尊尊而親親武王誥康叔治衛曰明德而慎罰衛何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繼其迹矣自成風事季而敬嬴事襄仲矣

衛齊豹殺公孟子靈公聞亂自閱門出公子荊從乘齊豹射中南楚[illegible]

公子荊

公子荊一名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出家語六本篇後獻公三年季札適衛見公子荊而悅之曰衛多君子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靈公十三年公之兄公孟縶狎司寇齊豹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

也齊豹將殺縶公在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事祭祀也蓋獲衛郭門齊豹帷于門外而伏甲焉齊豹用戈擊中公孟之肩殺之靈公聞亂乘驅從閱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肩公遂出郭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衛古朝歌地今河南淇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

禮記曲禮□□僕即御也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

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案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軍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爲衛伯分以大路靖茷旃旌大呂之樂而封于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當隱公卽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爲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

四書考　下論　六　卷十四　子路

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爲庶人

僕

禮書云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御爲能而周官大馭我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爲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爲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漢明帝辟雍拜老　註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明帝紀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名三老五更先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裹輪令老人坐其中而安穩也天子迎于門屏交禮拜道自阼階三老

四書考　下論　六　卷十四　子路

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酳音胤漱也祝鯁在前祝饐在後老人食多鯁饐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使老人不致鯁饐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太尊顯故也

唐太宗增廣生員　註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祀初祀周公爲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考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

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能通一經者則署吏廣
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
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
秀艾挾策負素坌（坌音奔去聲）集京師文治煟然勃興
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
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十餘人紆施（紆音迂施音池）袂曳
方履闇闇秋秋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獻陵之對（註）

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宗之后既葬帝即苑中

作層觀以望昭陵（昭陵后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
不能見帝指示之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父陵）昭陵
則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

葉公

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
而來遠魯哀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諭臣
齊景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節用然則政
有異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
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

（史云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于葉）

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
諭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
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于節用詩
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
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
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以為亂者也
政其同乎哉

莒父

（大明一統志青州之[illegible]州為莒[illegible]）

莒父之邑以莒子始封得名也定公十四年城莒

父即子夏所宰之邑

直躬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
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
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
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
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韓非子曰楚之有直躬
其父攘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

曲于父執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宗

禮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別子爲祖者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宗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爲小宗者謂父之嫡子也兄弟尊之故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意也

四書考 下論 八卷十四 子路

○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

族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三族父子孫又漢書注以父族母族妻族爲三族○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也○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

四書考 下論 八卷十四 子路

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

族也○〔海録〕云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說者或謂父族母族妻族者非也○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玄孫之親〔釋文〕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

斗筲

班叔皮曰桀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向注曰斗筲小器也〔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斗○良注曰筲竹器容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筲之役乎○谷永傳永斗筲之材師古曰筲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留青日札〕云斗筲斗十升〔漢志〕斗者聚升之量筲本作籍陳留曰飯筥宋魏曰箸筲一曰飯器以竹爲之今俗名竹飯器曰筲箕是也即簞食之類

四書考下論〔人〕卷十四子路　羊

算

〔留青日札〕云算籌也或作筭通作筭長六寸計數者從竹弄言常弄乃不悞也○〔綱鑑〕云黃帝命容成作蓋天即渾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謂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隸首作算大撓作甲子也以定氣運又命隸首作算數九章算法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漢律曆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此逸書言王者統業先立算以命百事也本起于黃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黃鐘子之律也子數一泰極元氣含三爲一是以一數變而爲三也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初以子一乘丑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之歷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張晏曰黃鐘長九寸林鐘長六寸韋昭曰黃鐘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也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爲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爲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以生律呂也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

四書考下論〔人〕卷十四子路　圭

氂（十毫曰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權輕重者不失黍絫（十黍爲絫十絫爲一銖）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前漢書〕算法云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畛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貿變易三曰衰分以御物價貴賤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音肭）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算經云易稱太極是生兩儀數之先

四書考下篇〔八卷十四子路〕

也自隸首作術容成造歷算法斯興○〔算經〕問云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者神蚕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爲絲十絲爲毫釐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於粟是陰陽所生從六用而出故六粟爲圭十圭爲抄抄秤之起起於何答曰秤之起起于黍黍是二稷草子也十黍爲絫十絫爲銖

南人

緇衣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爲卜筮龜筮猶不能知無恒之人而況于凡人乎

[illegible]

巫

周禮春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旱祭也）以禱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巫恒巫之有常者）祭祀則共匰主（主神所依也匰盛主器也匰音單）及道布（道布神巾也）及蒩館（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蒩音租）凡祭祀守瘞（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凡喪事掌巫降之禮（巫降之禮謂人死則魄降于地魂升于天故其巫下神之禮）

四書考下論〔八卷十四子路〕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旁招四方之所望祭者）冬堂贈無方無算（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春招弭以除疾病（招福也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謂安凶禍也）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災則歌哭而請（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醫

說文云巫咸初作醫○〔帝王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周禮〕天官太宰醫師掌醫

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鄭曰、疾、重曰病。頭瘍曰疕、身瘍曰瘍。皆造醫師求藥。疕音兆、瘍音羊。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凡此皆所以勧醫也。〇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〇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〇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托、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〇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達幽、度節氣而候温冷、參脉理而合輕重。醫有名而不良者、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必面知而隱括。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〇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〇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〇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〇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〇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占

周易云、大人虎變、未占有孚。〇又云、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〇又云、以卜筮者尚其占。〇月令云、命太史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〇歸藏易云、昔者桀筮伐有湯、而枚卜、占于熒惑。云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四書考上論卷之十四 終

四書備考卷之十五目錄

憲問上

目錄終

四書考論語卷之十五

憲問第十四上

南宮适　子謂南容見

南宮适南容謂魯穆公曰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曰昔居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易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

羿

夷羿有窮之君也偃姓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孤父者生于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聞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焉出本

傳初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西海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如飛名曰河伯使者所至雨水滂沱蓋水神也則射其左目風伯風伯神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九嬰水火之怪也猰貐之爲猰貐獸名猰貐音甲俞有功于天下死爲宗布宗布祭田爲宗布出也人皆祀之夷羿恭其爲人因名曰

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illegible]本說文云

羿出淮南子氾論訓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耻之由是無進妙中高出天下（出選注文）逆事夏王王令射于方家之皮徑南之的曰中之予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滿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懼之爲哉而萬金之爲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無愧于羿矣王曰善吾乃知亾欲之道矣太康之立荒逸弗恤國事

圖書考 下編 卷廿五 羿門 十二

畋于洛水之表十旬弗歸夷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弗許歸遂廢于陽夏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仲康即位羿爲之相維時羲和（羿之黨也）沉亂于酒遐棄厥司[illegible]羿是與乎命胤侯掌六師征之羿逃隱匿及相立（仲康之子）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代夏政自娛遊于窮石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先有仍之女美而黰（黰音軫）厥澤可鑑（容貌光澤可以鑑人）夔納之是爲玄妻（玄妻曰）生伯封貪殘忿戾實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出資治通鑑）羿于是益恃

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圉（四賢臣）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伯明寒國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使相己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娛羿于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八年將歸自畋羿徒逢蒙取桃棓殺之（桃棓大杖也）[illegible]爲蒙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浞遂[illegible]妃有窮氏（國名）浞因羿室（妃妾）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處澆于過（國名）處豷于戈（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

圖書考 下編 卷十五 羿門 三

二國斟灌斟鄩之遺民一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亾失人故也

彔

彔一名澆羿臣寒浞之子也初羿爲家衆所殺浞因羿室生彔力能陸地行舟浞使彔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夏后之臣靡自有鬲氏以滅浞而立少康詳具夷羿傳中……

窮窮羿收之立以爲相羿……

豷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邰氏女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林中適會人伐木乃遷而棄之氷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蔴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宜以為稼穡民皆法則之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享其利至舜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淮南

子曰堯命稷為大田師○詩大雅厥初生民（周人也）時維姜嫄（有邰氏女為高辛妃）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無子（求有子也）履帝武敏（拇也）歆（動也見上帝足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感）攸介攸止（大也止也）載震（娠也）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終也）先生如達（生也易也）不坼（音）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辟）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長也）實訏（大也）厥聲載路（其聲之大也）誕實匍匐克岐克

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助也）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方也房也）實苞（本也）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堯見）封之于母家

舐犢之愛（誌）

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音密低○金日磾漢武帝時人）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婦寺之忠（誌）

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為命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註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辭令也命為禪誥胙劄之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禱如衛太子禱誄如哀公誄孔子此

潛齋子曰。子諶出謀。而列以成。子產之飾。

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

裨諶

裨諶。鄭大夫。鄭簡公二十二年。伯有氏（即良霄）使公孫黑如楚。（即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世爲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此盟必不能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

然明曰。政將焉往。（鄭政將歷諸人）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以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產之德爲世所高。又應知政）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天又爲子產驅除伯有使自取滅亡）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焉。（出襄公三十一年）

石齋子曰。伐鄭以救。秦諸侯遂。救鄭而反。

游吉太叔。辭令精妙。大叔人十發射。大告于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若。衆亦甚上。一也大叔。日不然部。[illegible]

世叔

世叔游吉。一曰子大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氏爲氏。鄭簡公二十二年。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鄭君）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馹傳也）（不受聘而使還）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皮幣聘用之）以歲之不易。聘于

下執事。（言有饑荒之難故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小國大夫何得與楚國之政令）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草行爲跋水行爲涉）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失德則諸侯背楚亦將爲楚君患）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君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不修德）復歸

無所（失道已迷又無所歸）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而後歸以快楚人欲得諸侯來朝之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命矣（我乃得休息其民言楚不能復為害）是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出魯襄公二十八年明年）晉知悼子（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伯石即公孫段）子大叔見衛太叔文子（太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譏其太甚）子太叔曰若之何哉（將如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姬姓也斬而復生曰肄肄除也夏肄謂杞也屏城也言晉不恤諸姬而獨城杞）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棄同姓就異姓是乖離之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晉不鄰矣其誰近之（晉不恤鄰近之親其誰旋踵而歸之出襄公二十九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即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請使女擇焉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故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其罪放之于吳將行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彼謂子南放乃國之政令）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出魯昭公元年）二十七年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伯也其務

不煩諸侯（吉之辭不煩勞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命事則總朝聘盟會而言之）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如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今寵妾少姜之喪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守嫡夫人惟恐得罪于晉豈敢□□也）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齊必復嫁女）今茲吾又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趯音出）善哉吾得聞此數也（共幸而得聞此禮數）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也）火中寒暑乃退

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秋則必退，理之必然，以喻晉强之極，宜漸衰弱。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張趯雖有智識，然不知爲諱者，諱其智識，尚在君子之後。○昭公三年。子大叔相鄭伯如晉，賀虒[illegible]祈。[illegible]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窮土木與怨讟。是可弔也而以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言虒何可言弔。其非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皆賀。○出昭公八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大叔使除道之衆執毀所之器以立而無用毀其廟。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敎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出昭公十二年。定公八年。子產卒，子大叔爲政。昭公二十年。十二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士鞅。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言有鄭國之事不能憂恤，何敢及于王室。抑人亦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今不憂緯少而憂周滅，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

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出昭公二十四年。十二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王父。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爲五味，五味之氣，適中養體，爲酸鹹辛苦甘之味。發爲五色，青黃赤黑白。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爲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者。以奉五味。凡此皆所以成五味之用也。爲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爲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八風，八方之風。東北曰條風，又名融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又名凱風。

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六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以奉五聲此所以奉成五聲之用也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內外經常之物也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民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以順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事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

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隨其象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出昭公二十五年晉頃公卒

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名舒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蟜音嬌今吾子無貳何故貳副也弔喪無副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供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不責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衛此數事乃使卿行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喪車索也

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若遇多事之時雖士弔大夫送葬亦有不得如先王之禮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善其君自行有加禮而不討其乏或空乏不得如數則不討其罪明底其情明致小國有無之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汝來會葬何不從舊禮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出昭公三十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大叔還未至而

卒晉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歎敢忘之（定公四年）

行人

馬融註曰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周禮云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子羽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二十年鄭伯賞入陳之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鄭子展子產帥師七百乘伐陳事在魯襄二十五年）賜子

產次路再命之服（王所賜車之總名）先六邑（二十四井）子產讓功子展（名舍之子罕）而辭其賞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知政矣讓不失禮（出襄公二十六年）二十二年楚康王卒子羽命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於墓楚郟敖（康王子）即位王子圍爲令尹（康王弟）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令尹必代其昌盛）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未幾圍果弑郟敖而立（出襄公二十九年）二十四年衛侯（襄公）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北宮佗也）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于衛侯

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出襄公三十一年）三十五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于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令尹即公子圍伯州犁從行故使對答子羽）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氏）圍布几筵告于莊

（言責作而深欲不羽引以嚴不心迎而有伺之言而閉之門出露也）

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似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復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是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以鄭婚楚爲戚。且莫不恨楚而思距違楚命。楚之所令。將壅塞不行。所懼在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之人。）其敢愛豐氏之祧。（豈敢愛豐氏遠祖之廟。不使楚行昏禮。）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鄭地也。）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公二十七年。）

（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于虢。尋宋之盟也。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時。僭蒲爲王殿屋帰蔽以自殊異。言既是王宮而居之。雖有執戈居前。亦無所怪。）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公子圍此假背以辭令。假借服于楚君也。蓋伯州犁聞許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之。）子羽曰。假不

（府之守私也。恭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國晉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晉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

（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

（左傳叔孫。叔椒子羽。賢大夫也。）

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爲憂令尹不反戈。）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公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齊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此冬便纂位。犁亦爲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則樂。故圍州犁皆無憂而致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也。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退會。（既會而退。）子羽謂

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國弱云代二子愍。故爲代人憂。）子招樂憂。（陳公子招云不憂何成。二子樂矣。是以憂爲樂。）齊子雖憂弗害。（衛齊惡云雖憂何害。是以憂爲無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書大誓。）三大夫兆憂。憂能

（偃于大國孔叛來而與之）

無至乎。（兆憂已兆）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太子圉。弱齊惡當身各有罪。○出昭公元年。）

東里

國名紀云。東里子產諸侯也。（果盧）夏后臣。有東里槐

子產（皆鉏邪令鄭謂之鄭）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

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子國之子）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求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冬。楚子伐鄭。

（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率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

（閏公三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產聞盜）

（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而攻盜于北宮）

執事實重圖之。○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女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反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

子說乃輕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

未得見閒閑也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

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不臧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五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星）遷實沈于大夏（晉地）主參（參水星）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嬪御）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今君四姬有省猶可無（謂減省若無）則必生疾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迎）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五

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解說於民）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伯不爲卿辭不史退則贊命焉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産以是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

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也精精爽也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後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裨竈言于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後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用之子産不許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之作也子産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産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旣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勁忿貌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

旣作于産辟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討焉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于上巡群屛擭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

告子産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今事晉矣其敢有貳心○韓非子子産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産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

懼是以知其有姦也○左傳鄭子皮授子産政以子産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敢小能事大國乃寬爲文所恤故也子産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四鄰所笑子産曰非所違也而相從也爲相

殺之於子產罪得臣之公為之側席而坐子產者之恢雅折衝也

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

子西

楚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卒、令尹子常名囊瓦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壬昭王其母非嫡也、王子建實聘之、本平王子建之所聘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改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有外援謂秦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不立秦出、是敗秦之親速讎、秦出受其出亂嗣、不立太子是亂嗣之道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滋益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出昭公二十六年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掩餘燭庸皆王僚母弟鍾吾小國名出昭公二十七年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于是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監馬尹名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養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使二尹城養以居吳公子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

家語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諫曰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曰子……

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仇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仇謂二公子乃王僚母弟闔廬之仇也吳周之胄裔也、大伯仲雍周太王之子故為周之族胄遠裔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先王謂大王丁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不知天意將使之為暴虐乎使闔廬用兵以自剪削喪滅吳國而以其土地封大異姓諸侯乎或者其終以福祚吳國乎其事行可知不久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待其歸惡將焉用自播揚焉。安用自勞動以害吳王弗聽。吳子怒。言楚昭王不聽吳王果怒其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奔楚。吳謀伐楚、楚于是乎始病。出昭公三十年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徐蘇。醒也

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勸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後世

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敗吳師于軍祥。（楚地）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昌）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出定公四年）王之奔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子西失王，恐國人潰散，故爲王車服以保安道路，聞人心）之國于脾洩。（楚邑也，權立國于脾洩之地）聞王所在，而後從。（及聞昭帝在隨，乃從王于隨）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麇音君）復命，（城成反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由于不知其數）子西曰：不能，如辭。（如何不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築城尚不知其高厚大小，何能與知其事）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我固辭不能，子必欲使余往）人各有能有不能，王

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出昭定公五年）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昭王兄公子結也）王謂子西曰：昔余奔隨時，將涉於成臼，（成臼，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不與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使復其職）吾以志前惡。（我用此以識前日之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此九子皆從王有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鬬懷，鄖公辛之弟也，以王奔鄖時，懷初謀殺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言懷終從其兄辛之言，免王大難，是大德，故宜滅其小怨，理當如此○出定公五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戰水上）獲潘子臣、小惟子（二人，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以上文有舟師，故以陵師別之。繁陽，地名）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于是乎遷郢于鄀，（鄀音若）而改紀其政，（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以定楚國。（出定公六年）二十二年，吳師在陳，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所憂恤者惟不相睦）

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樸素不加丹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擇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猶徧也。不自先食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謂美食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忘其勞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上曰臺，有木曰榭，障澤曰陂，下曰池。過再宿曰次）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言夫差一宿之間，再宿即備臺池之樂）

寘亦備女之奉子一日之行一日所行之地所欲必成玩好必從
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用之爭戰
日新不已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出哀公元年二十七年
秋七月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在魯昭十三年
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言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
還亦是敗不如死之爲愈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棄先君好陳之盟逃吳人累世
之仇亦死不如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
命公子結亦不可子期亦不肯立則命公子啓子閭也三人皆昭王

凡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太冥陳地
吳師所在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
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
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
使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爲惠王越女昭王妾也
出哀公六年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師及桐水
之曲○出哀公十五年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
襲鄭乃求復焉求還鄭國鄭人復之如初建還鄭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初待

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即建也晉人使諜伺之請行襲
鄭之期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
晉諜焉鄭人省察其實得晉人所使之間諜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
吳以奔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即子高沈諸梁吾聞勝也詐
而亂無乃害乎無乃召之自貽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
勇不爲不利不爲害人之事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
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
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復行之不顧道理復言非信
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

境爲白公楚邑宰皆潛稱公請伐鄭怒鄭殺其父建子西曰楚未
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
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
在此讎不遠矣此子西于鄭人言我欲復仇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矣勝自
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王孫謂勝言何
故自厲劍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
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言勝如鳥卵我
如鳥覆翼而長育之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令尹謂子西狂易妄言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乃

麼子西不悛（不悛，不知悛改戒懼）勝遂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劫惠王以自固）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死，慙于葉公也）○按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鬬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宂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騈邑

山東通志云青州府臨朐縣即伯氏騈邑

書社三百

四書考下論 卷十五 憲問 圭

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爲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者凡三百社○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距，敵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家語楚昭王聘孔子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孟公綽

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四書考下論 卷十五 憲問 圭

也（前年魯使孟孝伯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不在病我（不在害魯國）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其來伐也不爲寇害）使民不嚴（民心）異於他日（晉行之用師）齊師徒歸（徒，空也）○史記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也

趙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中衍）爲帝太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

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繆王。繆穆同 造父取驥之乘匹。並四日乘。兩日匹。與桃林桃林縣今陝西 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穆天子傳曰。繆王與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徐偃王反。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爲不祥。棄于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爲徐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蒼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

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父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夙生公孟。公孟生衰。趙宗益興。出史記趙世家。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也。武王之伐紂而高封于畢。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

左傳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

西南二十八里。于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民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出史記魏世家。

臧武仲

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 季文子問師數于武仲。對曰。伐鄭之役。智伯即荀罃 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即士魴 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 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

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
乎既而楚彭明侵陳陳無禮故也冬十月邾人莒
人伐鄫鄫小國鄫音曾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狐駘邾地駘音臺
國人逆喪者皆髽髽二音逍麻髮合結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但髽而已臧紇此時服
者喪禮之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
狐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公
襄幼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侏儒重呼侏儒言其短小無能爲也十三年將城防
防臧氏邑武仲請俟農畢吉田事完及冬城之十四年衛獻
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唁音彥弔失國曰唁衛侯與之言虐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五 憲問 表

皆暴虐之言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糞土
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衛公弟聞之見
臧紇與之言道二子所言皆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
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前輓
爲輓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
魯功焉兵器林鍾律名鑄聲應林鍾因以爲名武仲曰非禮也夫
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
銘大夫稱伐稱其伐功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
人也今林鍾銘功若從稱伐則三等之中此爲下若欲計其功勞則借晉之力非己功

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
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鍾鼎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
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
救魯死亡之禍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
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
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漆閭丘二邑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有賜于其從者其從者皆賞以財於是魯多盜季武子
謂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
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五 憲問 畧

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
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
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
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
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
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
位者洒洗音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
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
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

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
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二十二年
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
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
行何以聖爲言不知晴雨何以謂智且聖也穆叔聞之曰不可使
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而浸武仲承命出使之人敖國之蠹也
令倍其賦令御叔倍出常賦罰之二十三年季武子宿無適
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臧紇

曰飲吾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命設重席于堂上北面酒樽既
新復滌潔之召悼子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大夫亦皆起立及
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乃召公鉏使從庶子之禮列
在悼子之下公鉏遂廢于是乎季孫愛臧孫愛其成己志孟
孫莊子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
爲亂不使我葬孟氏欲爲公鉏佐臧故誣其將爲亂不使孟孫得成葬禮也季
孫不信臧孫聞之戒聞孟氏之誣自爲戒備冬十月孟氏將
辟穿藏藉除于臧氏于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使隧
正助孟氏穿藏除于東門除葬道于魯東門甲從己而視之臧孫恐孟
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果有
兵故乙亥臧紇斬鹿門魯南城東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
宣叔娶于鑄國名生賈及爲而死娶鑄國女生二子而鑄女死繼
室以其任復娶鑄女之任謹士内事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

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故立爲宣叔嗣
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利使告臧賈且
致大蔡焉致大龜於其兄臧賈也龜出蔡地因名大蔡曰紇不佞失守
宗祧近祖廟爲宗遠祖廟爲祧敢告不弔敢告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
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
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
爲也臧孫如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
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
無廢文仲宣叔之勳勞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

其人曰入防其盟我乎請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門無
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
氏也在宣公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在成公十六年曰毋或
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于晉國欲請國
家之與常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孟獻子之孫子
服惠伯盍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其犯鹿門之禁斬關以出之罪盟也季
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

門斬關臧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
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自誇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戰功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抑
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
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illegible]
有欒盈之禍而後起兵伐亂若晉國安寧將服事之非鼠之所爲而何乃弗與田[illegible]
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
不恕也武仲廢長立少是作事不順而施事不恕夏書曰念茲在茲順

擭抉敓肤瞋目褰吼非不知温顙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其方格搖臥不一如抉抉之宜也

事恕施也即如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莒邑獻
俘始用人於亳社殷社以人祭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
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周公所歆享者義也魯殺
人以祭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詩小雅鹿鳴之篇恌
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同也同人於神誰福之

卞莊子

卞莊子魯邑大夫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
因以氏焉莊子性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
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鬭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

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
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出春秋後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
時風俗通云恙噬虫也善噬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三戰而三北敗而走
曰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
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見于魯將軍曰初
與母處是以三北吾恥辱焉請塞責遂赴敵獲一
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
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既塞三北
將軍上之止其功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

是子道　今士節小　丕責焉吾聞之節士不
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
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出韓詩外傳）

久要

野客叢書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
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晒君與我輕常調
舍文潞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人自昔幾人全
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

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名枝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
見文子謂之曰衛多君子（出襄公二十九年）文子為太令
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
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
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
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
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
受也（出說苑政理篇）文子升于瑕丘（地名）蘧伯玉從文子曰
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欲葬人之地為身後計）蘧伯玉
曰吾子樂之（言文子樂于瑕丘）則瑗請前（瑗伯玉名請先行以去惡其事）
（不欲聞也○出禮記檀弓上）衛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取匡
（鄭地）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
（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
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鄭衛）舍于豚澤（衛地）衛
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已告老致仕）輦而
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責人之過而效所為知禮者不如此）
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
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鑑為飾也）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

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諸侯謂魯侯者）將以為
之質（將為質於魯以求納昭公）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
（掩覆）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惟周公康
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
陽虎之罪以斃之（陽虎本有罪天意又欲甚其罪而後斃踣之言此不假道皆陽
（虎所為）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出定公四年）公叔文
子卒其子戍（音庶）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數也）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則君呼其名死為之謚以代之而呼其謚也）君曰昔
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以惠乎

昔者衛國有難。齊文豹作亂衛侯之兄縶殺。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白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尊卑之數多寡之節因衛而修舉之與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此段出記檀弓下

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衛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是其然吾不先告子。是我罪也。君既許矣。其若之何。之言我不先與子謀是我罪然君既許臨我家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汝能執臣禮可以免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我所見惟子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必與于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衛侯之妻也黨朋黨之徒也大人愬之曰。戍將爲亂。于其戍奔魯。出定公十二年傳

笑

說文云。啞笑也。啞大笑也。所笑貌也。○易經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又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云若號一握而笑。○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登徒子賦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防今屬州府古名防城

國名紀云。臧氏邑。魯東鄙。昭公五年。莒牟夷以來。以防茲來即齊魯會處

四書考論卷之十五終

四書備考卷之十六目錄

東陽蘇濬選

憲問第十四下

晉文公

晉初侯爵。武王幼子成王同母弟叔虞封於唐。又號晉。都翼。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後滅翼。至景公乃遷新田。始叔虞終靖公。四十君。凡七百四十一年。三晉滅之。在位文公為侯時年已三十二矣。又九年晉始霸。子襄公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叔虞之後。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命之。至成王滅唐而封焉。獻公之子

也。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武公妾齊姜。上淫曰烝。生太子申生。娶犬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重耳自少好善。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即胥臣。曰季 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姬嬖。欲謀立奚齊。故居蒲城。驪姬嬖。欲立子奚齊。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從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群公子

文公執宛春以詩楚又私許復曹衛以携之惟怒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亡心是在

于路逆而不往于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耳就知其論之九一至此乎至于退舍則其論又深矣

皆鄙。惟二姬之子居于絳。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趣殺重耳。重耳踰墻。宦者逐斬其衣袪。袂也。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廧咎如。赤狄之別種。隗姓。廧音墻 咎音高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以季隗妻重耳。生伯儵。音疇 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疑畏不敢入。乃更迎其弟夷吾於梁。先時夷吾奔梁。至是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

重耳聞之。乃謀於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非狄可用興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覇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出史記晉世家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二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泣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 請待子。請終身待子不嫁 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衛地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晉文公始從曹衛以數其施之敎諸侯曹衛以携二國之交是從衛以求曹而坐謀以取勝也

也。言得土者，得國之象。稽首受而載之。重耳乃稽首，以謝所與土，而載之車。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留齊凡五歲。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齊桓既卒，孝公即位，不可待故。蠶妾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恐孝公怒其姜氏重耳，故殺妾以滅口。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重耳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駢脅，合幹也。薄，迫也。蓋脅下肋骨合比若一。裸，赤體也。肋骨合非赤體則不可見，故欲觀其裸。及重耳就浴，迫近而觀之。

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何不蚤自別異于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受飧以領其意，反璧以示不貪。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鄭大夫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焉。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凡男女配合而以同姓者，其美先盡，故其子孫必不蕃盛。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今重耳乃犬戎狐姬所生，而蕃盛至于今日，此天意之可疑者一。離外之患，而遭驪姬之難，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此天意之可疑者二。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三士，狐偃、趙衰、賈佗。此天意之可疑者三。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一舍三十里。若

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弭，弓末無緣者。右屬櫜鞬，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子玉，楚令尹成得臣也。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懷公，故號爲懷嬴。初惠公負秦約，爲秦所獲，詳見穆公傳。以太子圉爲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爲懷嬴。嬴音盈。及子圉亡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收

妻重耳。懷嬴奉匜（音移）沃盥（匜沃盥器也奉匜以供沃盥）既而揮之。（揮湔也既盥而揮匜水湔湔重耳）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言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室）趙衰曰重耳拜賜（君前臣名故名重耳使拜秦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納重耳於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

四書考　下論　卷十大　憲問　五

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羈馬絡紲馬韁）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設誓言此心明如白水）授其璧於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皆晉地）懷公遣師距公子于廬柳。（懷公子圉也廬柳晉地）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晉師從秦命故退師）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公子遂入於晉師。入曲沃朝於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殺懷公於高梁。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勃鞮得罪於文公使人責之且辭不見）

呂伯恭曰文公蹤跡來而寘亍楚時天

曰蒲城之役（在僖公五年獻公使披伐蒲）君命一宿汝即至。（不待宿即日而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於渭水之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不待三宿宿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袪也）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其知為告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君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余何有焉。（我知獻公惠公已何為于文公）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其無如謂如狄）（欲為君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

四書考　下論　卷十大　憲問　六

辱命焉。（君若反齊桓所為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懼罪而出奔者甚多豈止我一人而已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晉侯乃潛會秦伯于王城。（不使呂郤知）既而公宮火。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歸晉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供之為之紀綱○魯僖公二十四年）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豎左右小吏頭須豎名一曰里鳧須）其出也竊藏以逃。（韓詩外傳云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粮餒不能行介之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

下之意恩。桓管與蘇必先指於之餘然後可以尊伯於天下悲子圉泰公乃北很戾而好戰者晉子玉耳公是執晉出公子衛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速其戰也。

盡用以求納之。至是盡用其所盜資以求納文公。及人求見。公辭焉以沐。託辭以沐頭而不見。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頭須謂公之僕人曰。沐則頭低而心反覆。心主謀。盡心既反覆。則所圖謀者宜亦反覆。宜我求見而不得見。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居者行者皆可事君。何以罪居者。國君而仇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出僖公二十四年。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請其進退之命。二子謂伯儵叔劉。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三子原屏樓食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盾趙衰在狄時娶叔隗生盾。今請迎之。

歸晉。子餘辭。子餘趙衰字。辭不迎叔隗與盾。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叔隗與盾至晉。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出僖公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焉。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貪天功罪也。在下者反以爲立君之義。上賞其姦。

貪天功姦也。在上者反以押立君之賞。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出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於晉。左鄢父告於秦。二子周大夫。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

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言納王以繼文侯之事業。而信義宣布於諸侯。今機會爲可乘也。使卜偃卜之。此太卜名偃。非狐偃。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於阪泉之野。勝之。今得此兆以爲吉。公曰。吾不堪也。不堪當兆。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天子之禮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逆。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

澤天子在上悅心在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去睽
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晉侯辭秦師而
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下晉文辭讓秦師使還備以次於陽樊邑則右師圍
晉師順流而下以納襄王
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於隰
左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既行享設醴又加幣帛以助歡請
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懸柩而下之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
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惡也言天下未有代周之
德而遽欲擬天子禮是二王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四邑周
以秦晉之意文之意晉于是始啓南陽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出僖公二十
四書考下論〈卷十六憲問〉沈
五年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
謀諜間也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
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寺人披對曰昔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飧行也遂使趙衰爲原
大夫出晉僖公二十五年初晉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於是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宜中帥師
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軫即原軫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皆在救宋一舉狐偃曰

釐正叔云晉文公資有勤王之心而不知行王之道不唯故淪於其正

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於被廬晉地蒐治兵也
作三軍晉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趙衰曰郤縠
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
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
言賦猶取也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庸功也言有功然後錫車服以用之君其
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讓於狐毛而佐之毛狐偃之兄命趙衰爲卿將下軍讓於欒
枝先軫欒枝欒賓之孫先軫原軫也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
四書考下論〈卷十六憲問〉十
林父御戎魏犨爲右荀林父中行桓子也晉侯始入而教其
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
乎出定襄王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
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民以財物易資財者不詐以求
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重言信也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
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
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民知義知信知
禮則聽上分而不疑惑出穀戍釋宋圍明年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
然後用民以開霸業

穀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作戰城濮由晉文以文德化民故也。○出魯僖公二十七年。

晉侯侵曹伐衛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大夫軒車言其德薄而居位者多。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有從亡之勞故怨言從亡勞苦尚不圖報何有于報人之微恩。爇音說僖負羈氏。違命而其實言。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舍之乃殺顛頡以徇於師。由是觀晉伯以畀宋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楚子入居於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

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引此蓋謂齊秦然爲宋請則救宋而歸可謂允當又曰知難而退引此蓋謂晉師難以勝之可以退也又曰有德不可敵引此蓋謂晉侯備嘗艱險爲有德不可與之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宛春楚大夫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出境曹伯執在宋故言復衛君而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謂釋宋圍惠晉侯也臣取二謂以復衛封曹爲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其罪勿失此機會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爲不然故曰子許之定人之謂禮定安人國謂之有禮楚一言而定三國子玉一言而復衛封曹釋宋是安三國我一而亡之晉不許楚則晉亡曹衛楚亦亡宋是亡三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復衛封曹釋宋我有三怨亡曹衛宋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離其黨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既戰既戰而後圖之以激其怒使負戰而後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從晉師求戰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以晉君而避楚子玉故曰以君避臣且楚師老矣連年在外師老敝已極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成王有贈送之恩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背楚之惠而食其避楚之言以當楚人之讎怨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歸父崔夭齊大夫秦小子憖秦穆公子次於城濮衛地楚師背酅酅丘陵險阻名而舍公疑焉

晉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楚不能爲害）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水北曰陽姬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音古啑也夢搏時楚子伏晉侯之上而以口啑晉侯之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鬭勃（鬭勃楚大夫即子上）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爲戲可見子之輕用民命）君馮軾而觀之得臣（子玉名）與寓

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謂子玉）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既不得楚人退師之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謂楚之將帥）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也言平旦將相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韅音顯靷音引鞅音快靽音半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有莘古國名）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胥臣司空季子下軍佐）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子玉之祖子玉以其宗人之子六百人爲親兵自衛以佐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欲見而懼）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狐毛將上軍設二大旗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輿衆也欒枝將下軍使衆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原軫即先軫爲中軍帥郤溱爲中軍佐故以中軍及公所率之軍橫擊楚師）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晉師還至於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是也）作王宮於踐土（踐土鄭地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

獻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也）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興父大夫也）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戎服也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玈音盧彤弓赤弓玈弓黑弓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卣音酉器名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有惡於王者糾而逖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從來至去）

凡三見王○出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牛馬牝牡相誘曰風蓋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亾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爲修軍令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故虢臣僑爲尚在東其誡而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即隨武子士蔿之孫及晉侯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自郊至耳也飲至大賞飲酒告至於廟大行賞於軍徵會討貳召諸侯爲會討諸侯之二心者殺舟之僑以狥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也○出僖公二十八年會於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

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彊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晉地言非其地也出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孺音如貨筮史曹共公之小臣姓侯名孺納賂於晉史之掌卜筮者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說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晉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曹不與衛皆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

邢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出僖公二十八年初公亾過鄭鄭不禮之至是與秦圍鄭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文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夫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亾子亦有不利焉許之之武許之夜縋而出縋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亾矣若亾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鄭在東秦在西晉居其間鄭遊也今越晉國欲取鄭以爲秦之邊鄙君知其難也

秦君亦知難以保守焉用亾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人以鄭爲東道主蓋鄭在東故行李之往來行李使人也往來適鄭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往年納惠公晉侯歸于晉許君焦瑕惠公許賂秦河外列城五郤焦瑕也朝濟濟河歸晉而夕設版焉設版築以拒秦背秦賂也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滅鄭爲東方封疆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闕削也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子秦大夫戍之助鄭守也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

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堂阜齊地名莞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管仲制國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以爲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謂也又有取魚煮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譚一作）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柯齊之阿邑）魯將

盟曹沫以七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七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九年諸侯會桓公於甄（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掌百工者）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山戎北狄今鮮卑）

說苑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騁于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

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楚丘衛地）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

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召公奭）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於匭匣以供祭祀醴所謂縮酒用茅是也楚貢荊州不入其貢）

[illegible][illegible]非有此三者亦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欲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朝周室爲五伯長以其得賢佐也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周昭王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舟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寡人是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之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於陘楚地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潁川縣也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詳見晉文公傳三十

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周襄王使宰孔周大夫賜桓公文武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彤弓矢大路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至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往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晉地在平陽楊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惟齊楚

秦晉爲强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内亂秦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惟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皆古國名西伐大夏涉流沙大夏并州晉陽是也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公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乘車之會六魯莊公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公五年會首止八年盟於洮九年會于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

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于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詳見管仲傳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

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殺子）。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詳見易牙傳）難近（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之割勢謂宮刑）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詳晉文傳）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宋華氏之女子姓）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易牙既有寵于公為長衛姬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內寵內臣之有寵權者）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于

臣不下聘者六十年明會同而諸侯無私長者三十年序續召帖而荊帖矣陵旅暴北面而狄退矣滅狄捷道曾而戎征

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初管仲言三子不可近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于壽宮蟲流于戶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立孝公元年八月乃葬桓公（全篇出史記齊世家）

桓公殺公子糾

胡傳曰春秋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殺子糾稱齊人者糾欲篡兄僭為亂國人之所欲殺也糾不稱弟絕於族屬以罪討也至書小白則曰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係之齊則小白當立可知矣召忽死糾之難而春秋不書者糾弟也桓公兄也桓公已立而忽乃納糾僭稱兵以危社稷耳

公子糾（附載桓公傳中）

召忽管仲

召忽齊公子糾臣也初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

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亾。任然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閑。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

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于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也。吾之死生推卜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二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傅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弑襄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既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鉤。魯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爲桓公。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遂遣使請管仲于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

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出管子大匡篇【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

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特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量輕重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九合

春秋魯莊公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北杏齊地衣裳之會一序齊于上而書會始霸之辭也王風之什絕筆於黍而僖王之立齊桓之霸業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也）冬公會齊侯盟於柯魯將盟曹沫以七首劫於壇上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惆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以曹沫三敗所亡地與魯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衣裳之會二）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鄄（衣裳之會三）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穀梁傳云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滑伯滕子同盟於幽（衣裳之會四齊桓初主盟）二十年冬齊人伐戎（齊始治兵）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衣裳之會五）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敗績（敗略而還）三十年秋齊人降鄣（鄣小國以兵脅之也）冬齊人伐山戎僖公元年齊人救邢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僖公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衣裳之會）

（六）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寧周也衣裳之會七）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衣裳之會八）秋盟於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

孚觀桓公一人之身而盛衰凡三變焉使即從宋侯慶來一人蔡從鄭戎疾求於諸遂降鄣城身未久設猶多怠過穀盟屈門遲宋盟從功益大者

救許伐齊則小惡啟滅項則衆志捨會下則家法墜盡桓公成伯之後也

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
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
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
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
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
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以臨之鄭有辭
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
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

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
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
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
也齊侯辭焉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
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謀王室也兵車之會一九年夏公
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之會十三年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兵車之會二十五年春三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

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楚伐徐也兵車之會三救患也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四〇
疏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
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
十四年會鄄音絹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
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
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
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史記莊服虔曰九合一會于戚會城棣救陳

三會于鄄四合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國語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
國家其惟管夷吾乎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
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
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曰寡君
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
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
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

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令
之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
殺而以其屍授莊公欲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
欲以親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
請生之于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受之而退
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於郊授以政三月管
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
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闢土聚粟盡
地之利臣不如甯用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

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
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
辜不誣無知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
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
牙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不如然而易夷
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
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
隰朋甯戚成父賓胥無輔政○桓公問曰處士農
工商若何管子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燕閒處

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聚
而州處燕閒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
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聚
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財
以旦暮從事施令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與以事相
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夫商羣聚而州

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價負任
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
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
示以賴相陳以知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羣聚而州
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草除用
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
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
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

肢之敏以從事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
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吾欲從事
於諸侯其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
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君有
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
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作內政而寄軍
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治國伍家爲軌軌爲之長
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

四書考　下論　卷十六　憲問

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軌
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
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里爲鄉故
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
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
卒伍整於旅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
五鄉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
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
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

樂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
强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屛
周室天下莫之能禦也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有
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
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荆
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
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
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
石抗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

四書考　下論　卷十六　憲問

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
大朝諸侯於陽穀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
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惟能
用管夷吾而獨功立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
父之病病矣若不諱仲父何以詔寡人管仲攝衣
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
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
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
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

……而不……之至王乃稱伯哉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其……之……

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其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按史記衛人甯戚飯牛車下扣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又曰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闌粗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尔側吾當與汝適楚國

髮

內經云髮神名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

酉陽雜俎云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剖爲十餘段以……取之言髮中虛也

李時珍曰頭上曰髮屬足少陰陽明耳前曰鬢屬手足少陽目上曰眉屬手足陽明唇上曰髭屬手陽明頦下曰鬚屬足少陰陽明兩頰曰髯屬足少陽其經氣血盛則美而長氣多血少則美而短氣少血多則少而惡氣血俱少則其處不生氣血俱熱則黃而赤氣血俱衰則白而落○素問曰腎之華在髮王冰註云腎主髓腦者髓之海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滑壽註云水出高原故腎華在髮上者血之餘血者水之類也今方家呼髮爲血餘蓋本此義也○類苑云髮屬心稟火氣而上生鬚屬腎稟水氣而下生眉屬肝稟木氣而側生故男子腎氣外行而有鬚女子宦人則無鬚而眉髮不異也

匹夫匹婦

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風俗通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言疋

溝瀆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

周易云坎爲溝瀆○周禮云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前漢本傳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開通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至三萬頃○賈誼賦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爾雅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唐詩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

家語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

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珪不能輔導流巂州太子已誅太宗(秦王即位)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蚤為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鬩吾兄弟奈何(王即秦王)也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

衛靈公

衛靈公名元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初襄公有

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衛卿孔成子烝鉏)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至衛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出史記衛世家)靈公袿(音規衣也)蔽被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出說苑)

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

公幸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廢雍疽彌子瑕(出戰國策)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遬音速)朝使殺夫人戲

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聵奔宋已而之晉靈公遊於郊令子郢僕郢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宿地)而保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初孔圉文子取蒯聵之

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

之入敢入路之贊不亦可乎

姊生悝文子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于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軒大夫車報以乘軒使為大夫）免子三死（三死死罪有三也）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遂入適伯姬氏（伯姬蒯聵之姊）悝母仗戈而先伯姬迫悝于側強盟之遂刦以登臺（於衛臺上）欒寧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者言無拒父之意）奉出公輒奔魯孔悝竟立蒯聵是為莊公（出史記衛世家）〇說苑衛靈公以天寒鑿

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以宛春諫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于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非寡人之善與

陳成子

陳恒又名常一曰成子陳完之後也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姜姓之先為堯四嶽）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及己故奔齊齊懿仲（齊大夫）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於京齊桓完完卒諡為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

為田氏（索隱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據此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〇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國故號故改陳氏為田氏）敬仲生稺孟夷（稺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無字）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音僖）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

為簡公田成子與闞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闞止闞止幸于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言嫗之采芑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田氏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御官也鞅名也田陳氏亦田氏之族也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即闞止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于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子行即田逆陳氏宗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闞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常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弒簡公簡公立四

年而弒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弒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闞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邪自為封邑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瑯邪沂州也從安平以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全篇出史記田齊世家

齊簡公

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初簡公與父陽生即悼公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心不安故數顧之御鞅言於簡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illegible]田逆陳氏宗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逆執逆入朝田氏

甚病也臣恐其不攻相攻雖敗而危之不可頓甚爲一人備公曰非不人之所攻反之不然然之出常是攻子子子底賦簡公子傾簡公噴然曰舍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方睦（陳常方欲謀齊，故宗族和。）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使陳逆詐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亾（陳逆逃。）子我盟諸田於陳宗（失田逆，懼其反，爲故盟之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公孫，齊大夫，言豹已，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汝，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謂不從子我之命。）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子行，即陳逆。彼，謂闞止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謂陳常。）子行舍於公宮（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間。）

也。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出迎之（幄，帳也，聽政之處也。）遂入，閉門（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以兵。）子行殺宦者（陳子行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欲徙公使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也。）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出弇。）曰：何所無君（何國無君可事。）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言田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宮中門曰闈。大門，公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

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豐丘，陳氏邑。）殺之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子方矯公命取道中行人車。）出雍門（齊城門。）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仇，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奔魯衛，故言。）無以見魯衛之士。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徐州，左傳云舒州。）公曰：吾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田常遂殺簡公於徐州，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全節出史記齊世家。）

沐浴

玉藻云：日五盥，沐稷而靧粱（靧音悔。）櫛用樿櫛（樿音展。櫛，髮梳也。）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疏：盥，洗手也。沐稷以淅稷之水洗髮也。靧粱以淅粱之水洗面也。髮濕則滑，故用樿木梳；乾則澁，故用象齒櫛。沐而飲酒曰禨。○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杅音于）履蒯席，連（[illegible]）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疏：杅，浴盤也。連，洗也。履蒯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于蒲席而以布乾潔其體，乃著屨而進飲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齊陳恒弑其君簡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蘧伯玉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衛獻公十八年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文子孫林父惠子甯殖二子欲與公宴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遂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子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欲爲亂也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師曹樂人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乃并妻子皆居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雖逐君更立庸知勝否乎遂行從近關出伯玉懼難作欲速出境孫子遂攻出獻公出左傳襄公十四年殤公十二年獻公使子鮮告甯喜即甯悼子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言苟得反衛國政事皆與甯氏但欲守其祭祀而已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據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出今年甯氏欲復獻公又從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與瑗[illegible]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出襄公二十九年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黙往視之黙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出說苑奉使篇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

四書考 下論 人卷十六

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illegible]與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于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隳平王之墓是亦楚[illegible]用之鈐音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遂于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出說苑雜言篇伯玉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吾欲葬焉欲葬之地爲身後計伯玉曰吾

龍谿集云夫有身而不獲有人而不見是害念而役非離念而寂也常應常寂而消然無與于世者惟君子

子樂之。言文子樂於瑕丘。則瑗請行。請先行以去。而不欲聞也。惡其事○出禮記檀弓。〔韓詩外傳〕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遽伯玉之行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易艮卦象詞

艮其背。不獲其身。言內不見已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言外不見人也。无咎。○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四書考下論一◇卷十六 憲問 四十七

微生畝

微生畝。武城人也。或曰。微生高之族。通志氏族畧云微生氏。猶言命人曰某生也。

驥

曹操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東方朔傳〕曰。騏驥騄耳。飛兔騕褭。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荀子〕曰。驊騮騏驥。纖離騄耳。古之良馬也。○宋劉義恭馬〔賦〕云。周稱騊駼。漢則天駟。體自乾維。術生次位。伊赭白之爲俊。超絕世而稱驥。爾其爲狀也。殊身輕足。高顙露精。氣猛聲烈。步逵視明。飾金鏤之綱燦。揚玉鑾之玲瓏。發陽鏑於懸月。斯音屈永埒於修坰。音冏舉舊閑而未儔。考前迅而鮮名。○〔宋顏延之〕〔馬賦〕曰。昔帝軒涉位。飛黃服皂。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懋而澤馬效質。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騰絕夭。蹙擲驍驚。迅於滅沒。○〔劉禹錫〕〔說驥篇〕云。伯氏佐戎于朔。所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稀粃。飲之污池。廄擾也。上庳而下蒸。羈絡也。羸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

四書考下論二◇卷十六 憲問 四十八

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誠其二以爲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于馬也。觀之周體貽然。視所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覩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螭如蛟如翔如之備耶。今夫馬之德也全矣。然顧其爲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則眾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于

余也聞言辣焉遂倣其僕竊其皂櫪其惡廄其
漫音邦以美薦秣以鄰粒起之居之漈之振音振之
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
驥德聞答有嗜音鴈予以喪其寶且識其所貿也微
予酒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鬻是
馬也彼皆馬畜之賓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
陸也肖將蹄將齧抵以撾策不如其蹄音蹄雲也昔
之據然也謂為疵為療授以藥石不知其瑱玉也
夫加凡則雖驤日歷月將至頓踣曾何寶之有焉
幽書上下 論一 卷十六 題同 罷
蹠是而瞻方之于士則八寸其嚮也不猶愈于五
羖乎家謂音而辣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
也可以目取然猶遺之若此別德蘊于心者乎斯
從古之嘆予不敢嘆○崔洪十六國春秋驍騎將
軍呂光討西域王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
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國見天驥龍𩥳腰褭音丹
髦薦討盜麾雖伯樂更生銜[illegible]復出不能辨也
公伯寮
史記公伯寮師申繚字子周或云魯人○馬注曰

伯寮魯人孔子弟子家語列于七十二賢封壽張
侯○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字子周古史考云疑公
伯寮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
也○按公伯寮列代從祀迨我　朝程敏政奏考
正祀典以寮既不見家語且愬子路以沮仲尼乃
聖門之蟊螣遂罷其祀
子服景伯
子服景伯何忌伯同子也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
司鐸火 火踰公宮桓僖災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 冢宰之屬 出禮書以
宮之政教 考下 論一 卷十六 題同 率一
待命 待命於[illegible] 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
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從之易以青轄爲行之易 因相 百官官備
百官各共其庫慎守官人給 [illegible]備其官給以令各謹所守有火災恐有變難之
肅給以濟濡帷幕 濡帷幕以備火也 鬱攸從之 鬱攸火氣也
承其事 蒙葺公室 以濡物冒覆公室 自太廟始外內
以悛 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 助所不給 力所不給則致其助 有不用
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於鄫 鄫中國 吳欲霸中國 吳來
徵百牢 徵召百牢之禮 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
吳人曰宋百牢我 是時吳過宋宋得百牢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

而還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吳使者王合諸侯則伯帥
侯牧以見于王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
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
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無不及于晉以為伯也
以吳為方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
為伯矣晉定公成為諸侯之伯長敝邑將改職貢魯將改吳晉之職貢魯
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
如邾以事晉魯之事吳從大國八百乘之賦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為伯子男之國則將

四書考 下論 卷十六

半邾之數以三百乘之賦屬于吳如邾之數以六百乘之賦事于晉而且執事以伯
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
悔之謂景伯數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
言已立後不避囚執將以二乘於六人從從二乘之車與官屬六人從行遲
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地名謂太宰嚭曰魯將以
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有事祭也季辛而畢三辛而後
設書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自襄公至哀公未之改也若不
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告神曰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
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且吳人謂魯不共其職而執其賤者七人

何損焉七人皆非卿不足為魯何損于晉太宰嚭言于王曰無損
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以上皆出左傳
齊閭丘齊大夫來盟在哀公八年景伯戒宰人使人曰陷而
入于恭陷猶過也如過學近于恭閔馬父魯大夫笑景伯問之
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昔正考父較商之名頌頌之
美者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有正考父
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其輯之亂
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
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四書考 下篇 卷十六 書

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周
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恭王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昭王南征不反
穆王欲肆其心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
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
師不穀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惟是春秋所
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
囊議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
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
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
謂恭乎若先君善則
請為恭大夫從之出國語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
恭道將何為

石門

傳註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杜善譽輿地考云石門在東平之境○皇甫謐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遁世不仕自隱姓名守石門主晨夜開閉

磬

磬以石為之數十六八音而倍之也構簨音筍植上刻如齒形曰崇牙足為鳥形○皇圖要紀曰帝嚳造鐘磬○世本曰無句作磬無句堯臣也○五經通義曰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云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爾雅云大磬謂之馨馨音囂形似犂錧以玉石為之徒擊磬謂之寋音蹇○三禮圖云磬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簨簴音巨謂之編磬○周禮冬官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磬之為制上曲者為句下直者為倨句即其博為一鼓也股在上廣而長短鼓在下狹而長其廣九寸也股為二其長一尺八寸也鼓為三長其下當擊之處二尺七寸也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股博九寸三分去一則鼓博六寸矣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則股與鼓同厚二寸矣已上則摩其旁已上謂于厚者也太厚則其聲石故摩其旁使短焉已下則摩其耑音端○已下謂于薄者也太薄則其聲擿故摩其端使短也

圖書考下論入卷十六器用

春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編鐘也有編磬編鐘又有特磬特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縵樂合六代之樂燕樂南之詩二樂皆教其鐘磬也凡祭祀奏縵樂祭祀奏縵樂燕樂則鐘師奏之○樂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鐘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磬○周禮注曰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頌磬笙生也頌作庸庸功也○樂書云昔王喬為重泉令擊磬而鸞舞則夔之擊磬而獸舞豈無是論哉一

圖書考下論入卷十六器用

七人

小學紺珠經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一作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一作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正蒙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通義云作書契開稼穡作甲子繼賢存璿璣平水土弔伐之類皆開端作始文供臣職武述湯跡故不列于作名義之品

終的無疑。朱子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思作不可以言隱。隱不當以先起也。蓋謂先隱于本土。復走出外境，爲起去乎。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論語曰，述而不作。二作不足爲證。易傳曰，昔者伏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氏作，堯舜氏作。孟子曰，聞文王作，應與此作義同。

荷蕢

皇甫謐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擊磬賦云，翁如始奏，冷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宮商。曾見訪于萇弘，反受噬于荷蕢。

邶風匏有苦葉之詩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未可用之時。濟，渡處。行渡水曰涉。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曰厲，褰衣涉水曰揭。○言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illegible]男女亦當度量禮義而行也。○有瀰濟盈，瀰，水滿貌。有鷕雉鳴。鷕，音咬。鷕，雌雉聲。濟盈不濡軌，軌，車轍也。雉鳴求其牡。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言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者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也。○雝雝鳴鴈，雝雝，聲之和。旭日始旦。旭日，初出貌。上

如歸妻，迨冰未泮。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招招舟子，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人涉卬否。卬，我也。人涉卬否，卬涉我友。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偶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此刺淫亂之詩。

厲揭

[illegible]

爾雅云，以衣涉水曰厲。衣謂褌衣。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韓詩曰，至心曰厲。○說文，厲作砅，音利。云履石渡水也。○詩正義孫炎曰，

[illegible]

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上文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則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

高宗

說死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

高宗名武丁，小乙子也。武丁元祀，王宅憂，亮陰三祀。亮一作諒，陰一作闇。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既除喪，則可以言矣，而猶弗言，故羣臣諫之。嗚呼，知之曰明哲。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作則，爲天下法。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

也。以告曰：（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以台正于四方。（以予一人正于

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恐德不類于前人，以此故不敢聽發言。○出尚

書說命篇。）王恭默思道，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

視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

說于傅巖中。（傅巖在北海之洲，虞虢之界。）是時說爲胥靡，築于

傅巖。（胥靡，罪人，即今囚徒。）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

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巖姓之，

號曰傅說。（出史記殷本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

耳而雊。（雊音勾。雉鳴也。）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

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也。）降

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

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

正其德，謂其有永有不永。）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

繼，常祀毋禮于棄道。（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當，常也。祭祀有常，

無爲豐昵之禮，于是以棄常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

興。（出殷本紀。）戊丁三十有二祀，鬼方無道。（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

各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

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今名韃靼。）興師往

伐，三年克之。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

踐位。（出通鑑前編。）

諒陰

禮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陰，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

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鵪音闇。）闇謂廬也，即倚

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

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于梁闇也。○杜預曰：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

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稱高宗不言

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史

譏景帝不譏其除服，而譏其宴樂蚤，則既葬應除

而違諒陰之節也。○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

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

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爲說不同。鄭氏于

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

之名。

薨

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

祈大尊像崩之爲言崩伏强天下撫擊失神明黎
庶殞涕海内悲哀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爲言奄
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燿終卒卒之爲言終于
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祿之爲
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魂去亡死之爲言澌
精氣窮也

冢宰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
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
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爾雅
云冢大也冢宰太宰也變冢爲大進退異名也百
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
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

原壤

原壤盖原憲之族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之故人也
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
之不託于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 如貍首之班言卜文之華也 執女手之卷然 如執女手之柔言木椁之滑膩也 夫子爲弗聞
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 疑夫子當絕其交 夫
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
也○魏書李業興傳梁武帝問原壤何處人業興
對曰鄭注云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孔子
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
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
存彰者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
孔子深敦故舊之義于理無失又問孔子聖人何
以書原壤之事垂之後世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
錄非孔子自制

杖

禮記云獻杖者執末○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
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
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
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信之問曰子之妻
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
疏親之義○王粲云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直
正不待矯揉據斯直材杖之爰茂○殷允云植德

扶耆捨杖焉資○羅泌云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王制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闕黨童子

新竹曰孔子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氏族畧云闕氏風俗通謂闕黨童子之後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六終

四書備考卷之十七目錄

衛靈公

衛靈　問陳

陳　俎豆

絶糧　州里

毋往參焉註　史魚

蘧伯玉　孫林父甯殖註

子貢恍不若己註　行夏之時

時之正令之善註　殷輅

周冕　韶舞

鄭聲　柳下惠

史　水火

師冕　相師

季氏

顓臾　東蒙

四分魯國註　周任

兕　家臣屢叛註

干戈　蕭墻

以越伐齊 註　禮樂征伐

公子遂殺子赤 註　千駟

首陽　邦君之妻

陽貨

陽貨　歲

莞爾　牛刀

公山弗擾　佛肸

中牟　匏瓜

周南召南　玉帛

鐘　鼓

吮癰舐痔 註　朱

孺悲　鑽燧

食粥饘衰 註　博

奕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七

衞靈公第十五

衞靈公

司馬遷曰衞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過陳向謂同車註曰

雍渠閹人載而行靈公與閹人同車孔子爲次車孔子醜之去衞之陳公撫彼與婦人遊子貢見公

曰衞兵亡乎對曰桀紂不任過均亡湯武知任其賢故興靈公晝寢而起志氣

盜袁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

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

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

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門爲召儒使

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

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

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

將與若言勇于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所貴爲

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

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

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

之民而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毒而君子

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避席拊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出韓詩外傳

仲尼問于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

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出莊子

師涓出于衛靈公之世爲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于靈公靈公情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爲沉湎淫漫之音無合于風雅非下臣宜薦于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退而隱迹蘧伯玉焚其樂器于九逵之衢恐後世傳造焉出拾遺記亦見實愼記

孔子五十九歲自陳反衛自衛如晉及河而還復反于衛主蘧伯玉家衛日靈公問

問陳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而有勇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再罹難

其陳孔子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靈公卒出公輒立趙鞅納太子蒯聵于戚

寧鬭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者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出史記

孔子去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

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既而復反乎衛靈公問兵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意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陳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于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義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顔氏家訓云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

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出六韜○唐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李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臣按黃帝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爲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

司馬法云谷靜多內刃是謂固陳

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
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
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
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
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
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
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云 吳子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
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

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
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
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
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
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
保也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皆
與罪同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
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
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此尉繚子

奇從中四為正而為奇陳而京形於故人陣云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

臣制令 五陣之法一鼓舉黑旗則為曲陣二鼓舉朱
旗則為銳陣三鼓舉青旗則為直陣四鼓舉白旗
則為方陣五鼓舉黃旗則為圓陣圓陣之疏密卒一
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為一列一陣凡十列廣
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
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
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為先
以前為後進無奔迸退無伏走五陣乃理凡百人
曰隊二隊曰官三官曰曲二曲曰部稗編陣法兵

之形勢也雷動飆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向背
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自春秋戰國出奇設
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著定三
十五家而孫武書凡八十二篇圖九卷孫臏八十
九篇圖四卷復有蚩尤二篇李左車韓信等篇目
並亡今之秘府所存孫武書惟十三篇無圖其所
言皆權謀之事極為精密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
穰苴兵法吳子書皆遠古所作可觀者唐李靖兵法
尉繚為詳練可舉而行杜佑采其條目著于

通典其書一慮數十家悉淺近無取而陣圖所存者唯唐人李筌有八陣圖裴緒有九陣圖參引太公孫子諸葛亮之法為證今是無有焉惜哉蓋陣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可與之俱生可與之俱死弁天險赴深谿莫有逆其命者猝焉遇敵莫有錯亂然後可以從事於剋敵驅馳於絶域同乎禍福存亡則能決勝計矣故平居則訓齊遇敵則擊搏此其義也故廢陣形而用兵者

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夫便擊刺之利習廣縱之勢見敵而無斧非撓亂之禍拱揖指揮無不服從者是豈不由素所習哉素習之法非形勢不可易以孫武云紛紛紜紜鬭亂而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不用陣法其孰能與于此乎出裴緒陣法虎鈐經曰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沉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變令之所定四陣者十萬

人之正陣也人數之多少臨時增減此非可執蓋北十萬人為準則焉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七萬以為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爾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各受敵夫四陣制兵之法若敵為變陣我以飛鶚陣應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出虎鈐上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與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

而捍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徧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進退動靜疾徐緩急一聽于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犯無赦故速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德裕云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

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十九正有六奇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陣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于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于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

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鎛殂帝用經略非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擯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于握機賾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及乃以爲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似

季康子謂冉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孔子然則孔子未嘗不習軍旅也不學軍旅爲衛靈言之也其以挫人主之雄心乎有如懲噎而廢食則宋事可監也嘗閱宋史金主亮南侵上命葉義問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濟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邪聞者掩口嗚呼孰謂軍旅果不可學也（出史記）

俎豆（與籩豆參看）

俎祭器也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禮明堂位云薦用玉豆雕篹（同纂）俎用梡（音款）嶡（音貴玉豆以玉飾豆也篹籩也雕飾其柄曰雕篹虞俎名梡夏俎名嶡形四足如按嶡則加橫木于足中如橫距之形也）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音矩）周以房俎（椇者俎足間橫木爲曲橈之形如椇枳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音夫謂俎之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也）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豆不飾也木質而已獻豆刻畫如獻形也）取俎進俎不坐（出禮記）凡爲俎者以骨爲貴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不重賤不虛示均也（出禮記）三

凡祭必此

俎主人自致其敬則而微之非有客一人微

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魯頌曰籩豆大房籩以竹爲之盛菓容門升豆以水爲之薦俎容四升醇大房以載牲體而祭器無不具焉鋪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

絕糧

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

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名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至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譬如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出史記孔子世家

州里

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二千一百家爲一州○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前彰昇

毋往參焉

曲禮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麗之謂離二相立之謂參○出相之中間則立者必疾故君子謹之

神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續紳爲
結于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以有韠帶者示
有事也○紳大帶搢謂插笏于大帶革帶之間出漢郊祀志
紳大帶所以搢笏垂三尺天子素帶朱裏以
縉絲飾其側諸侯不朱裏大夫飾其紐及末士但
飾其末而已處事錦帶並紐約用組組之廣三寸
長齊于帶麻者不紳此古之制也今按深衣用大
帶以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于前再
繚之爲兩耳乃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

其紳復以五綵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
齊所謂紳者所以自紳約也出事類右壁紳帶之垂者
也禮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爲制其長可
知長則作事不便至于失容失容反陷于不謹矣
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
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于紳收之擁之
亦所以謹其身也総蔡家藏集云

史魚

史魚名鰌字子魚衛大夫吳季札適衛見子魚悦
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靈公之時
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患之
數諫靈公而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
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
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
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子具以
父言對靈公愀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退不
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于是乃
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

禮而後反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孔子曰古之諫
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尸諫終感其君者也可
不謂直乎出劉向新序衛靈公問于史鰌曰政孰爲務
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
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
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少焉兩國有難兩軍將當司
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
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
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有扈

氏敗三陳而不服。請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夫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出劉向說苑）

蘧伯玉

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

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出大全）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出劉向說苑）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

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出莊子　亦物論）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三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

哉。乃反乎衛。主伯玉家。○蘧伯玉篤行愼德。老而
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于齊則晏嬰。于鄭則
子產。于衛則蘧伯玉數人而已。

孫林父甯殖　蘧伯玉事註

晉獻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
後二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
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
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五月甯喜攻孫氏。殺之。遂殺
子叔。甲午。衛侯衎音侃復歸于衛。按孫氏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出。後

甯喜欲復獻公。伯玉又從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

子貢問爲仁註

子貢悅不若己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
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人者處。賜也好與不若
己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
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
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
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焉。

行夏之時

漢書歷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愼始初。改正朔。易服
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夏正以正月。
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
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尚書大傳曰。夏
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雞鳴
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獨斷云。夏以
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蔟。言萬物始蔟而
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

大呂。言陰氣太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
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言陽
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周書曰。萬物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
數得天。百王所同。○禮運云。子曰。我欲觀夏道。是
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春秋元命苞。樂稽耀嘉云。
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
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王
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三統之義。夏得其

宋書志云促文帝諱

史遷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賈初元年詔曰孔子得行夏之時此聖人未許代之典矣以爲後王制法也

正是以夫子云○唐志大衍曆日度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晉志云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吏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故天子當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殺生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七 衛靈公

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輿大地○夏小正序云孔子得夏時于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入辭大抵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水雪雨旱之節草木榮秀之候羽毛鱗鬣蠕動之屬蟄興猶伏鄉遊咻萃齝嚙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唐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太明會典國家治曆明

時以　賜百官頒行天下屬欽天監官推算而李隸于祠部每歲二月朔欽天監奏進明年曆式頒行各布政司刊布例以九月朔進呈頒　賜嘉靖十九年改用十月朔○稗編我朝大統曆法悉用授時曆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曆元其實因之而未嘗改也迄今百五十餘年行之漸無弊近年以來因交食之際有先天後先之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議者遂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爲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七 衛靈公

得其人則可否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蓋嘗讀元史李謙曆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且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地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歲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所謂歲差云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是固當改者也非謂氣朔也氣朔不可改也若曰天運難測或有未盡之數

辰曆其進，亦只為頒以新耳目，而時令之本善，有不敢討。

久而方覺，則其要又在乎測驗而已。今許衡郭守敬所造簡儀仰儀及諸儀表之制，其載于史，或可倣而行之否乎。楊升菴集云：昔虞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偫（音時）畚（音本）梮（音局），營土功，期司里，皆于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

時之正，令之善。註

朱子曰：陽氣雖始于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

于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于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于是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為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羲氏書首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歷，久而皆差。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饒雙峰曰：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耳。

殷輅　周冕

禮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輅同）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鸞車，有鸞和之車也。鉤，曲也。車

床謂之輿，輿之前闌曲，故名鉤車。大路，殷之木路也。乘路，周之玉路也。）○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大路，殷祭天車也。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罽，音計。五色一匝曰就。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卑雜之所用，故取數多。）○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樊纓十有再就（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為十有二就），建大常十有二斿（斿，旒同。大常，旗畫日月，上綴十二斿），以祀（祀天地日月社稷宗廟用之）。二曰金路，（鉤，當馬胸，亦金為之）樊纓九就，建大旂（旂，畫交龍），以賓（賓客會同用之），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以朱飾馬勒），樊纓七就，建大赤（其旂名旃，以通帛為之），以朝異姓，以封。四曰

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
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袞冕十二旒鷩冕
九旒毳音吹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
王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
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
冠○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王冕有六大裘冕袞冕鷩冕毳
冕希冕玄冕此云五冕者大裘與袞同一冕也皆玄冕朱裏玄表而朱裏延紐
延版之上覆者紐小鼻也綴于冕之武上四方以笄貫之五采繅十有二就以五
采絲爲繩如繅之文以貫玉而垂于延之前後各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

以五采玉相間用五采繅而垂之每就各十有二旒貫玉笄朱紘以玉爲笄以朱爲紘
諸侯之繅旒九就冕之前後各九就每就綴九旒瑉音民玉三采瑉玉
石似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其餘如王之事其餘謂玄冕朱裏延紐玉笄朱紘也繅
旒皆就玉瑱玉笄此總言侯伯之冕侯伯七就子男五就以玉爲瑱所以塞耳
王之皮弁會五采皮弁王視朝服其縫中結五采玉爲飾玉璂音其象
邸玉笄玉璂以玉爲璂卽五采玉十二也象邸以象骨飾采內頂上之邸也王之弁
絰弔服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
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各以其命數也而掌其禁令不得僭踰
也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黑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
袞冕袞衣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謂華蟲以下七章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毳謂宗彝以下五章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絺繡衣而裳冕絺但刺粉
米以下無畫也祭羣小祀則玄冕玄者無文刺黻而已凡兵事韋弁
服韋弁韎韋之眡音示朝則皮弁服以鹿皮爲弁凡甸冠弁服
冠弁委貌也凡凶事服弁服弁喪冠也凡弔事弁絰服弁絰如爵
弁而加環絰也
部舞與入佾章參看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
綴長短之制○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
國之子弟舞雲門黃帝樂以祀天神舞咸池堯樂以祭地祇
舞大磬舜樂以祀四望祀五嶽四瀆四鎮舞大夏禹樂以祭山
川舞大濩湯樂以享先妣舞大武武王樂以享先祖○
書大禹謨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
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之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樂記云其治民勞
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
舞知其德

鄭聲

白虎通云樂尚雅雅者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禮記疏義云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云說煩於淫聲謂之鄭聲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篇故鄭淫也（今按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其義云十九者誤也）○樂記云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

四書考　下論《卷十七　衛靈公　天

倦何也子夏對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宋張端義貴耳集云鄭衛之音者淫詩也夫子獨曰放鄭聲而不及衛音何也衛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丹鉛總錄云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淫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

柳下惠

柳下惠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盗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任魯爲士師三黜或謂曰盍去之禽曰直道事人焉往不黜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公使展喜（展禽之弟）犒師使受命於展禽以往齊侯未入境

四書考　下論《卷十八　微子　无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章句不知其次秋猶降百卑家滿子不知其依指度非因此之悲欲家所言皆心之要哉禪求學者因衆與之處世爲人知其所由凡以柳下惠之言爲信衆人以爲柳下惠曰奚不以與者與之曰吾所受也下惠辭曰吾亦受吾物

悖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出左傳）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出呂氏春秋）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先王

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幕能帥顓頊者也（幕舜之後虞思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也能興夏道者）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高圉后稷後十世太王公非之子）（太王高圉之曾孫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文仲聞

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也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出國語）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祀於太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宗伯掌國祭祀）將躋僖公於閔公上焉（僖公閔公兄而立躋升也）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僖爲閔臣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臣子）夏父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明有德）（宮爲昭閔爲穆）何常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穆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也（皇大）昭穆之至也故工史

書世（世，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名。）宗祝書昭穆（宗掌其禮，祝掌其位。）猶
恐其或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爲明而升之，是先明而後祖。）
自玄王以及主癸（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莫若湯，自稷以及王
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冬祭曰蒸），未嘗躋湯與文武
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
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
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
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踰之亦不祥，犯鬼
道二，犯人道一，能無殃乎。（出語）　○昔者齊無故起兵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七（衞靈公）　圭

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
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于齊。魯君曰：
吾千乘也，身自使于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
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于齊，縱不解於
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
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
寡人所謂饑而求黍，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
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
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
曰：臣君不懼。齊君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
先亾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子曰不懼何也。
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
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刲
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刲
羊矣。臣之君固以此不懼，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
侯乃解兵之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
解齊兵，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出説苑）○家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七（衞靈公）　壴

語：夫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
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出家語）○柳下惠處魯，三黜而
不去，憂民救亂。其妻誄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
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柳下惠曰：油油
之民，將陷於害，吾能以（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
裸裎，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惠既死，
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
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

嫋兮夫子之信大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
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
人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
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
兮於是門人從之以惠爲諡莫能竄一字君子謂
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出列女傳

史

世本注云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
矣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言經尙書事經春秋者也周官有太史小史內
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敎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以逆官府
之治掌八則一曰祭祀二曰法則三曰廢置四曰祿位五曰賦貢六曰禮俗七曰刑賞八曰田役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奠定也父子相繼爲世世所自出爲繫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以詔王治書王命而貳之貳也藏外史掌書外令
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
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
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古殷有太史摯
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籀史蘇史趙孔
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爲周守藏室史又爲
柱下史則其職也春秋傳曰晉趙穿弒靈公太史
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莊公太
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又殺之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還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
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記曰
秦趙澠池之會其君相爲鼓瑟即缶皆命御史書
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史官書事記言以載訓典
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
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始
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
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太史公自序傳云

述陶唐以來至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九十九篇逮止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

及東觀漢記為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吳有史官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國志凡六十五篇自茲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脩亦其次也

水火

周易云水流濕火就燥○又云水在火上既濟火在水上未濟○禮記云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又云烹人以給水火之齊○司烜氏掌火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祭祀共明水明火○左傳云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韓非子曰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於下水失其所以為勝者矣○楊子曰水制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劉子曰煙生於火而煙鬱火未生於水而冰過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文中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于火

淮南子曰粟有水濕而熱氣升火燃而液冰中有火火中有水積陽之熱氣生火積陰之寒氣為水

天文志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尚書大傳云

火發於寒水湧於深○十竅云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焰猶曰火熱熱者多也○邵康節曰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火生於無水生於有○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正蒙云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左傳梓慎曰木火之母也○正義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

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莽傳注】張晏曰：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

師冕

師冕，魯樂師瞽者也。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相師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眡瞭三百人。（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眡讀曰視。瞭，目明者。）以扶瞽也。眡瞭掌太師之縣，（爲人師說縣樂器。）則凡樂事相瞽。

（瞽矇作樂，眡瞭扶之。）○又眡瞭凡樂事相瞽。（相，謂扶也。）○【疏釋名】能其事曰工，故樂稱工。若以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言工，相者以眡瞭有目，瞽人無目，須人扶持故也。

季氏第十六

顓臾

【路史】云：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故漢顓臾縣。○【春秋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注云：伏羲四國皆其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爲顓臾。○【寰宇記】沂水西北八十里，今在費縣西。

東蒙

【地理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費縣也。○馮厚齋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蒙羽，二山名。藝，言可種藝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蔡蒙，二山名。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洪氏曰：魯頌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

四分魯國　註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中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詞注

乃合有言曰民說其愛者弗可敵

干姓編云周任商太史蓋立言人也一云周大夫左傳隱公六年鄭侵陳先是鄭嘗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不聽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侯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周任有言曰引周任之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伸矣昭公五年魯叔孫穆子名豹初避僑如之難在成公十六年奔齊及庚宗魯地遇婦人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後庚宗婦以私子來見名

曰牛使為豎叔孫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後還庚宗婦人以其子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豎小臣也豎牛以計令穆子殺孟丙逐仲壬詳見左傳穆子疾急命召仲壬許而不召因絕穆子之食而卒三日絕食牛立昭子而相之穆子之庶子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為功而殺豎牛誅不可及周任有言曰亦引周任言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抑之篇

文選潘安仁曰退求已而自省倘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勞力而就列

及季氏伐顓臾冉求不能止孔子復引周任之言曰陳力云云

兕

山海經曰禱過山多兕○爾雅曰兕善抵觸又曰兕有水兕有山兕犀有二種也○交州記曰兕出九真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本草陳藏器云兕犀之雌者而形不同○韓非子曰夫兕虎有域動靜而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爾雅云兕似牛郭璞注云一角毛青重

千斤○山經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無武備角助文德○一說兕乃犀之雌者皮堅厚可以為鎧未知的否

家臣屢叛註

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以不順已冬十月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稷門魯城門也庚寅大詛謂詛者逐盟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文伯也遄平子姑婿也八年冬季寤季桓子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

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爲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因虎作亂。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叔孫武叔。已更孟氏。虎代懿子。十月將享季氏蒲圃。地名。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寶玉者封賜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

干戈

干。盾也。戈。戟也。釋名曰。盾。遯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周禮夏官司戈盾。戈所以挽敵。盾所以衛身。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殳音殊。○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及祭祀則但執殳。殳擊兵也。故士戈盾。故士王族故士也。以其從王。故授之戈盾以爲衛。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貳車副車也。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王所止舍之所設藩以爲藩衛。行則斂之。王行則無所用故斂收。禮

贊曰。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illegible]衛干十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柄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擣。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觀富父終甥以戈隋僑如之喉。戈之所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祋。書云稱爾戈矣。適而不用哉。

蕭墻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

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釋名曰。蕭墻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

以越伐魯 諸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於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已得壽終可。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卽有山氏。因孫於邾。遂如越。

通考先王五禮六樂宗伯掌之門征九伐司馬掌之

禮樂征伐.

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公子遂殺子赤 註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惠伯不肯立宣公）仲（即公子遂）見於齊惠公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千駟

註。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禮疏曰。天子十二閑（閑以木爲之所以防馬也）。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

[illegible]

田馬駑馬）凡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四匹曰乘。養馬曰圉。乘馬分爲四圉）。圉師一人主之。三乘爲皁（皁一趣也）。馬十二匹。三皁爲繫。馬三十六匹。六繫爲廄。馬二百一十六匹。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廄合二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廄。廄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合良馬一種之數。則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駑馬三閑）。馬四種（無種馬戎馬）。家四閑（卿大夫良馬二閑。駑馬二閑）。馬二種（止有田馬駑馬）。疏。諸侯大

大夫廄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廄。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廄。亦六百四十八匹。凡二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一種一良馬。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廄。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彼衞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

首陽

十三經註疏云。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

南有古冢陵栢蔚然楙茂，世謂之夷齊墓。○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隴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夷齊西至岐陽，及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

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又其歌曰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邦君之妻

曲禮云天子之配曰后（后猶後也，言在夫後，不敢以副也）。諸侯之配曰夫人（言扶助其君也）。大夫之配曰內子（言在閨門之內，以治家也）。之配曰孺人曰命婦（言受命于朝，以治家也）。士曰婦人（婦服也）。庶人曰妻（妻齊也，齊等也）。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不以頰稱非所以能其）稱老婦人，故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此諸侯謂他國君也，曰寡小君從君謙也）。自稱於君曰小童（未成人之稱）。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言卑也）。○春秋之時，以妾為夫人，如惠公仲子者，是卑其身也。以妾母為夫人，如僖公成風者，是卑其親也。夫子誌此，蓋正名之意。

陽貨第十七

陽貨

陽貨一名陽虎，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季孫意如）執政，陽虎執國命，國人憚之。定公五年夏六月，季平

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君所佩美玉）。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懷亦季氏臣，昭公出，平子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璵璠當去）。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弗擾），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言懷亦為君意加不欲使僭何必怨懷）。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東野季氏邑），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召公父文伯（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虎欲為亂恐桓子不從故因之）而逐仲梁懷。六年，魯侯鄭，取匡（匡鄭地），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

魯二國已人共疾趙而子好利而多信必甫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討之（晉使魯）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逐三桓欲使衛罪於隣國）舍於豚澤（衛地）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謂衛侯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取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因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孟卿報晉夫人幣）晉人兼享之（既聘不復聘故）孟懿子立於房外（立於房之外）謂范獻子（范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言虎不能任事於魯而來息肩於晉若為虎請晉必處之以中軍司馬之官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知虎當逃故強設為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冬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皆魯邑中貳於齊今歸之）夏齊伐魯（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言虎不圖度禍難以攻齊師汝必當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八年冬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族）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武叔）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後寫）（圖人所藩）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子代）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己更孟氏（虎代懿子）故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於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之）（順祀）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車都邑之兵車欲以都車攻二家）虎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陽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為桓子前導）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音披）盾夾之（鈹劍也）（衛桓子）陽越殿（越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音作）謂林楚曰（暫也桓子知變故謂林楚）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林楚以繼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言徒召死無益於季氏）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

死懼不免。主恒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
者二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公期孟氏支子宜欲備難不便）
人知故僞爲公期築室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怒擊其馬及通衢而馳騁以走）
（孟氏）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
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
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外弗勝又戰棘
下（城内地名）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示無畏）取寶玉大
弓以出（[illegible]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也）舍於五
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

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虎召季孫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從
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卽處父）公斂陽請追之孟孫
弗許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懼季
氏[illegible]故歸桓子）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
玉大弓於魯六月伐陽關（討[illegible]也）陽虎使焚萊門（萊門
邑門）師驚（魯師見火起故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
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必取其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
（名國）諫曰臣嘗爲隸施氏矣（施氏魯大夫）魯未可取也上
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人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

陽貨去齊走趙簡子問門子曰吾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于魯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illegible]王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今[illegible]執[illegible]者[illegible]歷[illegible]而[illegible]候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之陽虎勸齊師也齊師罷（音皮）大臣必多死亡已於
是乎奮其詐謀（思以圖齊）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
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
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此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
東之（將囚虎於東鄙）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下故詐願東之）乃囚
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鍥刻也刻其軸使易毀敗）麻約
而歸之（以麻約刻處而歸其主欲絶進者）載葱靈（葱蓋車之有障者）寢於
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

奔晉見趙簡子曰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
哉陽虎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
吏臣所樹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樹者亦過
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
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惟賢者爲
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
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
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
之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全

歲

大唐西域記云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爾雅注郭璞曰歲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歲更始也○易乾鑿度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

備歲事

莞爾 李善作莧字

昭明文選註云莧爾舒張面目之貌也

牛刀

莊子養生篇云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音吸然嚮然奏刀騞音吸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

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

淮南子曰屠牛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

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賈誼策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中理解也

公山弗擾

弗擾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弗擾弗擾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季桓子行東野及費弗擾爲費宰逆勞

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梁懷弗敬。弗擾怒。謂陽虎。行之乎。八年。弗擾與季寤公鉏極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因陽虎以去三桓。（事見陽虎傳）弗擾以費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史記載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之。子曰。夫召我云云。）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弗擾叔孫

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二人魯大夫）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卞縣南有姑蔑城）弗擾與叔孫輒奔齊。既復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而無其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弗擾。弗擾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違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有所因託則隱惡）且夫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不以私惡廢鄉黨之好）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吳若使子帥。必辭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疾其言也。以為若無後時病已）王問於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人能自立。人知與皆將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必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魯。弗擾率（師）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從武城伐魯。欲使魯為之備云。○出左傳）

佛肸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在漢陽西）佛肸以中

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惟邑人田卑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遂褰衣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簡子聞中牟叛。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親

[illegible]
陽[illegible]十不
[illegible]人[illegible]乱
[illegible]
之功則中
牟之士[illegible]
身[illegible]
負其母而
逃于楚居
王高其義
而以封焉

於其身爲不善云云子曰然有是言云云○列女傳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爲之言于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于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敎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

在于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而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

中牟

[illegible]木子云
匏瓜牛[illegible]
[illegible]則子者

輯注曰匏
瓜爲物繫
而不食者
也論仲宣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史記云中牟屬汴梁路

匏瓜

埤雅云長而痩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其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黃氏日抄云懸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

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刪正云註以匏爲瓠非也按詩云匏有苦葉嚴氏釋詩謂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匏瓜蠢然無用之物但可繫之腰以渡水而不可食故曰繫而不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其理甚明若謂其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有植物而責其能飲食哉○王仲宣匏瓜賦云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楊子卮言云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

食哉○大象賦云匏瓜薦果於震閭五星在離珠北天子之果圖占大光潤則歲豐不然則瓜果之實不登〔星經〕云瓜匏五星在離珠北入女一度去北辰七斗一度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兎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

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其家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按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屬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與諸國有異也

玉帛

周禮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執於人曰瑞禮於人曰器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玉之藻藉若人衣服之飾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杼素無文鎮瑑四鎮之山謂則插之執手執之也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藉織組爲藻飾以藉玉也五色爲五采一匝爲一就朝日用此圭公執桓圭解見圭章侯執信音伸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三采朱白蒼也子執穀圭男執蒲圭繅皆二采再就二采朱綠也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亦用此六等玉瑑圭璋璧琮瑑音篆刻也圭銳璧圓半圭曰璋半璧曰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邸本也四圭爲邸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以琮爲邸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于圭頭爲器曰瓚

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璋邸以射琮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土圭測日景之法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珍當爲鎮王使執之以爲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牙璋瑑以爲牙齒璧羨以起度璧圓九寸羨長一尺其上下則徑八寸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渠溝也謂之溝瑑玉飾也疏璧琮以斂尸疏通也其孔也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琬琰圭皆王使之瑞節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

君亦右顯及在口中者贈玉器璧也凡匠器出則共奉之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二幣用馬璋以皮其幣用皮王之後用之二璧以帛其幣用帛琮以錦其幣用錦侯伯用之琥以繡其幣用繡璜以黼其幣用黼子男用之○鄭玄注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幣以帛享后琮以錦其大小各如其命數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

一等故玉人云瑑音篆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

鐘

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白虎通云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風俗通云鐘者秋分之音也○山海經云炎帝之孫岐伯因鼓遂為鐘○又曰豐山有鐘九耳霜降即鳴世本倕作鐘○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造十二鐘○樂汁圖徵曰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鍒

金為鐘四時四時以九乳九乳九州法是以撞鐘知君之得失鐘調則君道得○周禮考工鳧氏為鐘欒輕謂之銑欒鐘口兩角故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者鐘唇之上袪也于上謂之鼓鼓者可擊之處鼓上謂之鉦鉦音征鐘腰之上鉦上謂之舞舞者聲之震動自此其音中于舞節也舞上謂之甬甬出舞上取甬而有繼之義甬上謂之衡衡者不出甬上取乎之意○鐘縣謂之旋上鼓鉦舞四者皆鐘體甬衡二者則鐘柄也旋有孔可旋轉也旋蟲謂之幹旋蟲以蟲為飾幹者言其強而能屬鐘也鐘帶謂之篆篆有鐘四帶文如篆檝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篆間有鐘乳夾鼓與舞可以數故謂之枚又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管子黃帝作五聲以政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立五行以正天時○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左五鐘皆應之入則撞蕤賓之鐘右五鐘皆應之○拾遺記顓頊有浮金之鐘以毛拂之聲振百里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九夏皆樂章夏大也王夏王出入奏之肆夏尸出入奏之昭夏牲出入奏之納夏四方賓來奏之章夏臣有功奏之齊

晉丹陽人予地掘得一石鼓以問張華華曰此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聲聞數十里試之果然

齊夏(夫人祭奏之)族夏(族人侍奏之)祴夏(客醉而出奏之)驁夏(公出入奏之)

之○爾雅云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

棧

鼓

風俗通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

謂之鼓○世本云夷作鼓蓋起於伊耆氏禮記曰

伊耆氏蕢桴土鼓○三禮云夏后足鼓殷人置鼓

(蕢音塊亦作樻)周人懸鼓○周禮考工韗(音運)人為皐陶(皐陶

以木為之鼓之匡也)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啟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

良鼓瑕如積環(其革調急則文理累累如環之積也)鼓大而短則其

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地官

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

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祀天神之鼓)

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祭地祇之鼓)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享宗廟之鼓)以鼖鼓鼓軍事(鼖鼓長八尺)以鼛(音高)

鼓鼓役事(鼛鼓長一丈二尺)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易通卦

驗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

圓徑五尺七寸(鄭玄曰馬坎類牛離類)○爾雅云大鼓謂之

鼖小鼓謂之應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架樂謂

之節徒擊鼓謂之咢(音鄂)○通禮義纂云建鼓大鼓

也少昊氏作焉為衆鼓之節夏加四足謂之足鼓

商柱貫謂之楹鼓周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謂

之建鼓

吮癰舐痔 討

莊子列禦寇篇云曹商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

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

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

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音挫)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

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

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病癰鄧通常為

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

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音側)癰

齰出其膿血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為

上齰之太子慚由是恨通

朱

朱子語類云蒨音倩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蒨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新安陳氏曰朱南方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

孺悲

孺悲魯人也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時人轉而習上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敎孺悲國人乃書而存之○出禮雜記

鑽燧

河圖挺佐輔云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禮含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七 陽貨 奎

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使人無腹疾以遂人之情性故名燧人氏○淮南子曰燧人鑿星辰鑽木生火○東漢書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周禮夏官司爟爟火曰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因出之以宜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民皆從其出火之令季秋納火民亦如之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因納之以息其氣雖鍊金焚萊不爲也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焚野萊則有刑罰焉○拾遺記云燧明國人不識晝夜四時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有鳥名鴞啄樹則燦然火出後世聖人游於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羲氏之前蓋火山國也○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丹鉛餘錄云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音尤色玄以象水也○

四書考 下論 卷十七 陽貨 栾

留青日札云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榆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桑柘土之火也柞楢金之火也槐檀水之火也○外記云司烜氏以燧取明火于仲春則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

食粥麄衰 註

禮間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

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練。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縞。謂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二十七月。謂之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

博

山堂四考云。博塞之戲。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乃樗蒲戲名。世之斜卒樗蒲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鮑宏博經云。博局之戲。各投六著。行六棋。故云六博。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

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奕

博物志云。堯造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一說周武帝始造象戲。○楊子曰。斷木為棋。梡革為鞠。○世說曰。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王積新棋勢譜圖曰。王郎號為坐隱。祖納稱為手談。○馬融棋賦云。略觀圍棋。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鬭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常據四道。守用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鴈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毋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吳志韋昭論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求之于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于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于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七 終

四書備考卷之十八目錄

微子

微子　箕子
比干　齊景公待孔子
齊人歸女樂　季桓子
接輿　長沮桀溺丈人
耦耕　津
耰　荷蓧丈人
五穀　不稱菽麥註

黍次雜見卷　逸民
虞仲　夷逸
朱張　少連
干繚缺方叔陽武襄　太師摯
亞飯三飯亞飯　鼓方叔
播鼗　少師陽
師冕　魯公
八士　伯仲叔季

子張

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小道註
論　灑掃應對進退
孟莊子　陽膚
士師　日月之食
公孫朝　叔孫武叔
丘陵

堯曰

堯命舜　曆數
舜命禹　玄牡

湯誥　周親仁人
權　量
度　興滅繼絕舉逸

微子第十八

微子

微子封公爵一名開又子姓弟微仲名衍又云微子之子傳三十二君凡八百二十九年微仲之子稱公至偃逐兄自立僭稱王齊楚魏滅之祀絕○史俱 在啓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爲紂卿士紂既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尹以周西伯昌

降德滅阢阢 音帥國其命令之衆亭也在上黨東 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 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 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 我祖湯也言湯遂其功力上世也 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 野盜竊又爲宄於外內 卿士師師非度 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 皆有辜乃無維獲 言皆有辜是非其得又無常得者 小民屢相攻奪乃並興相爲敵讐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 卿大夫家 今女無故告 告是微子求教誨也 予顛隮如之何其 於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 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生紂亂是下菑也 乃罔畏畏不用老長 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者老之長者不用其教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及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 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 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

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 宋古商丘之地名今歸德府商丘縣 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爲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箕國名子爵也紂性淫佚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型將作犀玉之盃以逞其志彼爲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次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紂淫佚益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

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過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爲之陳洪範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爲禾黍心實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彼狡童指紂）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云

周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騭定也）相（相助也）協（協合也）厥居（居止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箕子（已下）汲冢書王曰嗟爾商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取新辛錫朕以國爾洪範九疇錫侯以道朕亦厥邦土靡所私封尚父望于營丘弟旦于曲阜召公奭于燕叔鮮于管叔度于蔡餘各以次受封爾父師備厥天道用克化誘于蠢類惟

茲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悉取厥新乃朝鮮于周底于瑕邈其以屬父師箕子曰俞祿父嗣子在邶尚不及祭獲朝夕夾相以長爲周藩王曰已鄘有[illegible]錯有度父師用自卽厥國箕子出而語人曰盍[illegible]乃小子之咎事商雖惡吾猶囚也事周雖聖吾其喪矣小子能亡醜顏少師哉

比干

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illegible]先王

蘖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刳視其心箕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義可以去矣于是遂行

齊景公問孔子

史記魯昭公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

四書考 下篇 ◇ 卷十八 微子 五

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他日適齊景公又復問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說死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齊人歸女樂

史記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定公以乘車

四書考 下篇 〇 卷十八 微子 六

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及會齊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

世傳此以來羅明所孔子行彼先服其用孔子之主也就謂用孔子之主非事系之心乎

心作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
諸侯者罪當誅請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齊
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
以兵車三百兩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
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
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
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酒器
用之朝廟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四書考 下論 卷十八 微子 七

唐史云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此下臨故而由余於婦人之言亦是當根其禍

其不具用秕稗也君辱之夫享用以昭德也不
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告其羣臣曰魯以
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
得罪于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
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
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定公十
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
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

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
霸霸則吾地近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
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
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
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

四書考 下論 卷十八 微子 八

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
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
宿乎屯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彼婦
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之口請謁是以憂
使人死敗可以出走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
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
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出孔子世家來嵩女樂
論隋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

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聊達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附文悅噫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諸妓則女樂者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聞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羣臣不能以是言但賢聊達之說聊達引詩曉對顏時二南之言淑女

爲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符案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聞王者房中樂耶文苑英華

○呂溫齊人歸女樂頌曰昔齊人饋魯城八人瑰艷絕代綺羅矯春洞横波于曼臉回流風於翳身蓋以仲尼定魯禮樂制齊君臣斬倡優于夾谷之會復土田於汶水之濱故過雲與迴雪實內闕而外親將敗魯之政弱齊之隣魯君臣果不端揆遂不先覺肩進淫哇之聲皆忘聖人之學城南丁是考雷鼓黙冊音雲帳結齊魯之歎受鄭衛之樂感頌音之悲懣成正聲之蹻駁夫子則不可救其矢復其迷望龜山以命操覩鳳凰而銜使夫任權臣之傾國納文馬與美女薦神祇之所歆誘耳目而不拒荒笑語之啞啞溺衣裳之楚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鄰國之侵地閒志士之沾衣文苑英華

定公十三年齊人歸女樂以沮孔子行予微服往觀終定公受

季桓子

季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定公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鄆叛求之於齊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邾邑名邾人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焉

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適衛

三年桓子城啓陽五月司鐸火司鐸宮名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不欲重財而命藏象魏命有司縣教令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曰舊章不可亡也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正常桓子寵臣南孺子桓子之妻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子名肥者孔子後與魯哀公以幣召故夫子反故相魯民俗從教化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康子請使人殺之而自立詳見陽虎傳

接輿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出高士傳）孔子之將適楚也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迷陽伏陽也言自昧其明也）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

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接輿避之肩吾見接輿接輿曰日中始（人姓名）何以語汝肩吾曰告吾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各正其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小鼠也）深穴乎神丘之下（神丘社也）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且汝獨不知無名人之説乎天根（人名）遊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遊于無何有之鄉又何藝以治天下又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出莊子）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接輿賢使者齎金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子治河南接輿不受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幼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

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焉我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堅車良馬）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紝器（紝器織絍之器）變易姓字（出韓詩外傳）（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illegible]）莫知其所之

長沮桀溺丈人

長沮、桀溺，皆楚人。○聖賢冢記：黃成山，即沮溺耕處，下有東流，子路問津處也。山在許州葉縣。高士傳頌曰：悠悠沮溺，並耜荒墟，微詢渡濟，哲𨒫浮車，飄然無答，旁口致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紀聞云：沮溺丈人之行，雖未能合於中道，然而清風遠韻，如孤松之高峙，玉雪之不污，視世俗之殉利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

耦耕

詩箋云：耜廣五寸，三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有萬

耦耕。

津

藁苑云：渡水處曰津，亦曰濟，又水會處謂之津。○青箱雜錄云：嶺南謂水津爲步，故船步即渡船處。揚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爲溪步。○鮑防問津臺賦云：惟歲陬乎甲午，余經蔡以遊陳，見歸然之故臺，沒路隅之荒榛，側聞夫子于此問津。方太公迷殷遇文王，伊尹迷莘遇成湯，何夫子之不遇，處昏濁而遂亡。永追想于遺跡，遂投弔于寒荒。

耰

師古曰：耰，摩田器也。○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執者伐曲。賈思勰曰：古曰耰，今曰勞。勞，郎到切。○卮言云：今之壓田也。

荷蓧丈人

荷蓧丈人，葉人。○師古曰：丈人，嚴老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高士傳頌曰：丈人絕執，偶接沐賢，天涯日暮，雞黍是延，莪陳夫子，肅返容軒，先幾掃跡，虛室依然。

子計然曰：九穀若萬民之命，國之重寳。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宜不同高

五穀

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周書云：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周禮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稻）。禮斗威儀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夏驅獸無害五穀。仲夏之月，乃命百縣

穹祀百辟以祈穀實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
新先薦寢廟

不辨菽麥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
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生
十四年矣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
立

黍

毛詩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云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又云芃芃
黍苗陰雨膏之○禮云凡祭宗廟之禮黍曰薌合
○說文云稷黍也一稃二米所以釀鬯也黍禾
屬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
爲酒○春秋說題辭云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
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米爲黍酒以扶老○史
記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鄗上之黍所以爲盛
淮南子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絶而伯故樹黍
者無不獲稷樹思者無不報德○又云渭水多力
而宜黍○尚書大傳云夏昏火中可以種黍○廣
雅云粢黍也黍穰謂之秫○古今注云稻之黏者
爲黍亦謂稌爲黍○又云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
穄○韓子曰孔子對哀公曰夫黍者五穀之長也
祭先王以爲上盛

逸民

後漢逸民傳云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稱
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自
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

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
物以激其清然視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
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
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
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
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宋謝靈運逸民賦曰其見
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

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昧不類蕭條秋首容與春中

虞仲

（常熟縣名海虞又名虞山因虞仲而得名也）

虞仲即仲雍太伯之弟古公之次子也太伯仲雍讓位季歷而伯仲俱適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武王克殷分封其後于吳立爲吳泰伯泰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臝衣爲飾（臝衣露體以爲飾）君子曰泰伯（時爲吳君）端委垂裳以治周禮而仲雍若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隨時制宜以避災害也

夷逸

夷逸夷氏逸名邦姓夷詭諸之裔也夷逸言竄于夷而逃遁也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身肆志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于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

朱張

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云王弼 ○荀卿曰（名子弓）彼大儒者雖隱于窮閻陋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言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仲尼子弓是也○荀子曰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一作勃）然平世之俗起焉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長洲顧氏曰云朱張字子弓荀卿者是其居以爲名也卿者時人而號之也）

（困學紀聞云朱張行與孔子同）

（荀子云仲尼子弓不能容不能埋）

少連

少連東夷人也少昊氏之後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

子達於禮者也

干繚缺方叔陽武襄

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侑各有樂師恭自商已然矣干繚缺皆名也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鼓者方叔播鼗者名武擊磬者名襄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爲氏云見通志氏族略

太師摯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通云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

四書考下論八卷十八微子　九

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氏族略云太師氏商有太師摯居太師之職亞飯氏商末吳人亞飯干之後也三飯氏三飯繚之後也四飯氏四飯缺之後也子孫皆以官爲氏

鼓方叔

世本云方叔氏鼓方叔之後也漢功臣新壽侯方叔無咎

播鼗

纂要云樂之所成曰鼗○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闕里誌云鼗鼓面濶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繩以朱朱架架之○周禮春官瞽矇掌播鼗禮書云鼗之之也有瞽矇者有眡瞭者而其制鄭氏以爲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蓋柷以合樂鼗則鼓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孔穎

四書考下論八卷十八微子　十

達曰柷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淺故以將伯子男之命其豈然哉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燕皆有鼗無柷諸侯之樂非無柷也文不備爾

少師陽

通志氏畧云少師氏爽賢傳魯有少師彊又有少師慶

師襄不著姓氏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

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出史記）鮑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少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于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出列子）師襄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爲器理覺而爲道惟士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雖無故須不徹也魯定公十三年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去魯襄遂入海島

魯公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初周既定天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即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伯禽將之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也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而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汝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

二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乎。

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百八千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而傳吾子。愼無以魯國驕人也。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出荀子）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

禮記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先是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至是聞伯禽報政，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其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肸音班）作肸誓。（肸，東魯郊之地名也。即季氏之費邑。）曰，陳爾甲胄，其敢不善。無敢傷牿，（牿，牛馬牢也。今臣無爲其牢，恐牛馬逸。）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勿敢棄越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無敢寇攘，踰墻垣。魯人三郊三遂，（邑外曰郊，郊外曰遂。）峙爾芻茭糧楨幹。（儲峙糗糧，使足食，多積芻茭，供軍牛。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周公告伯禽曰，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損，示不成者，天道然也。）

八士

八士南宮氏，蓋文王時皆爲虞官。（掌山澤之利。）故晉胥

臣曰，（即晉胥季，文公臣。）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括遷九鼎於洛邑。（今河南府）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伸突以下，其行事不少槩見云。○馬融鄭玄曰，八士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朱子集註曰，存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爲成王時人者近之。〔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即伯适也。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即仲

夕伯怨也是八士者皆南宮氏也周書武寤解云
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又和寤解云王乃
厲翼於尹士八士註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八士墓
在咸陽縣東北五十里

伯仲叔季

白虎通云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
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
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
也

子張第十九

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莊子道註）

莊子天下篇云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諫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
諫五曰風諫（風諫依違遠避害者也）惟度主而行之吾從其
風諫乎

灑掃應對進退

曲禮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
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扱飲取也以箕自向）
（飲取糞不以箕向尊者）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生有几行有杖）
（掃以從弟子職也）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者與之
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侍坐于先生先
生問焉終則對侍坐于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

凡言與行亡則以爲提攜從手執說從席則
詔者有所客弟子躬作對客無事使氣觸行遭進受命反坐退

對（呼二音）詔之則掩口而對（掩口恐手薄口氣而應對謂童子當以不敢）
（使氣觸）從於先生（先生文之通稱）（師）不越路而與人言
（有所長者也）遭先生於道趨而進（趨進者恐有教令也）正立拱手先
（分）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趨退者不敢並行也）從
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見父之執（執父同志）
（者之友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此孝子之行也毋踐履毋踖席摳衣趨隅必
慎唯諾○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拚音弁）
盥漱（掃席前）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

徵盥洗拚正席（洗拚謂洗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
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左傳襄公
十六年，秋，齊伐圍郕。（郕，孟氏邑。齊昔故伐郕）孟孺子速徼之。
（孺子即莊子。徼，要擊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北鄙。冬
十月，襄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
齊。（齊屢伐魯，晉婚姻之國，今怒晉而滯之于魯，三年伐齊而五加兵，宜諸侯之兵悉起，數其罪而責）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子張 　至

雍門之萩（萩，音秋）莊子斬其樹（樹，音苟）以為公琴。元年春
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督揚即祝柯）曰：毋侵小。二
十年春，莊子會莒人盟以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
（前年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會，復共盟結其好）邾人數伐魯南鄙，魯
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伏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初，獻
子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孫父文子
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
之臣與父之政，所以為難也。

陽膚

（孔子為司寇，有父訟子者，遂月父請止，夫子赦之，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通夫子之意云）

陽膚，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注說）

七師

（刑罰錄云：王之欲不失其道也，其若曰害之而使與財生救之，而使禮義明，則從善也，輕可措刑而不用）

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
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
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
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改者，反
於中國，不齒三年。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
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
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

四書考下論〈卷十八〉子張 　末

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
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
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小司寇以
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
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
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
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
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
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士師掌國五禁之法
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
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于門
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
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
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司刑掌五刑
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
罪五百○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二

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
三赦曰惷愚

日月之食

春秋正義曰日月同處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云
日有食之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月日食者月掩之
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入內或
月在日裏從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朔則交會
故食必在朔○稗編史伯璿論日月食云晦朔日
月之食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
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
食○星曆家言日體為月體所蔽故日食食體非
有損也日道與月道相交之處有二若正會於交
則月體障盡日體而日晦謂之食既若交不正但
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食而不既兩朔之間
日月對躔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
當前後而望則月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月必食
月體映日而明但涉經度相當其光已滿或于二
交前後對經對緯所受日光傷于大勝陽極反亢

故致月體黑暗若日月為四方四時之氣所蔽皆
謂之日月薄也○五經通義曰凡日食皆於晦朔
不於晦朔食者名曰薄○春秋緯云日之將蝕則
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而蝕漢書律歷志載劉
歆三統之術以為日月之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
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
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
既前後朔不食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
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新唐書曆志

稽瑕理也 聖俞日 月飲 日名二 之爲也此 臣說以 前意也嚴 歐宋日月 掩於外其 暗在內則 日說亦當

云日君道也無闕虧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蝕矣○乙巳占曰夫日者君也月者臣也二體相會君臣相見之象君有失德臣下專之故有日蝕之咎救伐鼓用幣責上卿是其禮退臣道也○玉海云古曆緯及周髀言日月皆右行於天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月

行天一周退及於日與之會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裏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按月掩日而日食之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之說難曉先儒有謂日之質本陰陰則中有闇處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爲日中闇處所射故食此橫渠之意即詩傳之所本也其說尤可疑夫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亦但自暗于內而已又安能出外射月使之失明乎惟張衡之說似易曉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望月行黃道則値闇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曰其大如日則恐大不止此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虛只是大地之影非他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爲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地雖小於天而不得爲無影既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矣蓋地正當天之中日則附乎天體

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月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以爲光若行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爲光矣寧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虛只是地影可見既是地影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

公孫朝

公孫朝衛大夫[illegible]史衛支庶之姓有公孫氏

叔孫武叔

叔孫武叔名州仇魯叔孫成子之子也定公十年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武叔以伐孟氏

世本云桓子生僖叔牙叔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是六世孫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族）之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使賊射公若藐竟不能殺之）公南爲馬正（馬官之長）使公若藐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侯犯爲郈馬正因使殺其宰公若又不能殺之）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吾稱是武叔之劒以告）必觀之（公若必請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鋒末授之則可殺公若）使如之（使圉人以劒見公若其）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

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殺之侯犯請出奔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邑名）侯犯殿毋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

家語叔孫武叔見於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境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以賜寡君）十二年叔孫武叔帥師墮郈哀公二年春叔孫武叔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武叔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三年叔孫武叔季孫斯帥師城啓陽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清齊地）武叔以政在季氏不欲出戰季孫使冉求從於叔孫呼而問戰焉冉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傳出方）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而）投其冠括髮（括束髮也括髮當在小斂後尸出前今武叔待尸出後然後袒括失禮節矣）子游曰知禮君子曰州仇焉知禮哉其所事者禮之末節也

丘陵

爾雅云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爾雅疏丘形如大阜者名陵

堯曰第二十

堯命舜

虞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已在顯位者明之）陋（微賤者揚之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舜典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曆數

史記曆書云堯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孔稚珪云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文云張天造曆駕回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周禪隋冊云天曆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

舜命禹

大禹謨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邁勇 種布）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

茲在茲（茲指皋陶）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玄牡

禮檀弓曰夏后氏尚黑（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色）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色）大

事欲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

天神后請罪有夏乞加罪于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尚執仁人

泰誓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狥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權

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

稱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黃鍾之重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

四書考下篇六卷十八竟日 晃

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六甲為六旬一歲有八節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量

漢律歷志六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庣不滿之處也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其上謂仰斛也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左耳為升右耳

四書考下篇六卷十八竟日 罕

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縻繫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度

孔子孫滿 無國王曰 盛德有[illegible] 上而能下 [illegible]

律歷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中者不大不小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高一分爲陽廣六分爲陰）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音約）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

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

興滅繼絕舉逸

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四書考下論卷之十八終

四書備考卷之九目錄

梁惠王上

東敗於齊二句　秦
楚　南辱於楚
耕　耨
梁惠王　旱
雲　雨
齊宣王　仲尼之門 註
子　數
觳觫　庖厨
他人有心　秋毫

薪　折枝
刑于寡妻　度
緣木求魚　鄒
商　賈
百

亞聖孟子謚號

孟子[illegible]封鄒國公。詔隨享孔子廟廷。元贈鄒國亞聖公。我太祖高皇帝覽孟子土芥寇讎之謂非人臣所宜言。詔去其配享。諫者以不敬論。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輿櫬疏諫。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覽情詞剴切。爲感動遂復祭。命太醫療錢唐箭瘡。嘉靖改稱亞聖孟子

梁惠王上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父激。公宜。娶仉音掌氏。夢神人

乘雲攀龍。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出闕里志 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乃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

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之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出列女傳）請見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爾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國名）遇程子（名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東帛贈焉

四書考　上孟　卷十九　梁惠王上　二

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出孔叢子）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謝婦（出韓詩外傳）[illegible]孟子入[illegible]用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illegible]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illegible]將上堂聲必揚[illegible]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去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深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

四書考　上孟　卷十九　梁惠王上　三

敢侮其惟高遠乎（出孔叢子）孟軻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出孔叢子）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

君子釋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禄含
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
之禮精五飯（五飯謂五穀之飯也）羃酒漿養姑舅縫衣裳
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
無攸遂（家人卦）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小雅斯干篇）
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
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
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
子何憂乎（出列女傳）孟子仕齊遊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時秦用商君
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
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
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娶由氏生子名仲
子（出史記）○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泰山
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于行潦則靡于洛
其淵高不出于丘陵則跛羊步其巔○孟子曰人

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
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
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
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
靜然後慮使良心不亡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
誘于物則道之章微而妙乎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韓詩外傳孟子數見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
子曰今日說公而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
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

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
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
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
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
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
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
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
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
不居汙世夫秋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國名紀云：魏惠六年，自安邑徙大梁。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當之漢儀志：汴城西有故魏城，魏惠所築。梁，所謂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者，東與[illegible]抗。

梁惠王

惠王名罃，魏武侯子擊之子也。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爲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爲大夫。萬生魏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魏絳，絳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與趙襄子、韓康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文侯生武侯，武侯生罃，僭稱王，是爲惠王。初，武侯卒，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

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今罃得王錯(魏大夫)，挾上黨(今潞州府)，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悅，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大敗魏。趙謂韓曰：殺罃立公仲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殺魏侯，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分立罃與公仲緩)。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仲緩而立。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

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魏將)，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四年，與趙會鄗(出史記)。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飽，而寢，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

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美女)，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一作荊臺，一作章華臺)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蓄水曰陂，停水曰池)。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女)，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相屬，相好也。出戰國策)。十六年，與齊威王會

風迅舉。○魏書云衛侯好織曹伯愛雁。○物類志云雁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楚志云衡州有回雁峰雁不過此遇春而回。○說郛云常言謂雁為孤不及雙者蓋雁屬乎陽而已成公綏賦云辰火西流秋風爲起軒翥鼓翼抗志萬里過雲夢以娛遊投灌泗而俗憩耆顧眺以候遠夜警循而相衛

麋鹿

埤雅云鹿性喜林麋性喜澤鹿林獸也故屬於山

為麓故其字從鹿○格物論云鹿黃質斑斑有白點性多驚烈能別良草食九草餘則不嘗一曰葛葉及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音際)苨也諸藥不食處必山岡一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有角無齒牝有齒而無角無齒謂上齶(音鉄)無齒有齒若下齶則牡牝俱有齒也○衛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埤雅云麋水獸鹿屬也故麋之文從鹿從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色青黑肉蹄一牡能來十牝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蓋目下有竅夜能視也故淮南子曰孕婦見鹿而子四目。○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而角解熊氏曰鹿孕子於仲秋而生於孟春麋孕子於仲春而生於秋。○爾雅云麋牡曰麔(音咎)牝曰麎(音辰)其子曰麇(音麛)○說文曰牡鹿曰麚(音加)牝鹿曰麀又作麀(音幽)鹿迹曰速牝鹿曰麌又曰麌○埤雅曰鹿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群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毛詩草

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爾雅翼云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荊楚之地其鹿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趙高指鹿為馬蓋以類耳 麀鹿

詩經始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音巨)業維樅(音從)賁(音焚)鼓維鏞於論(音倫)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于樂辟廱

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靈臺　靈囿　靈沼

三輔黃圖：周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長安志曰：文王宮在鄠縣。靈臺靈囿[illegible]其地[illegible]詩人嘗頌其靈矣，而不[illegible]今[illegible]靈臺遺址至正觀尚在。○玉海云：鄭康成曰：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沼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矣。囿沼同言之。臺下為囿，囿為沼，可知辟廱即天子太學也。王制：太學在郊，乃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illegible]仍[illegible]所謂[illegible]鳥所萃，不可在國[illegible]也。[illegible]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魏王泰括地志曰：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雍[illegible]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易乾鑿度：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易是類謀云：作靈臺，受赤雀丹書。○

詩含神霧云：作邑於豐，起靈臺。○孝經援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公羊傳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六韜：文王既出羑里，周公旦築為靈臺。○說苑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王之靈也。○新序：周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

趨。（進之漸也。）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亦如第二之法。）乃鼓。（鼓人擊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自第三表至第四表而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自第四表退至第一表而止。）坐作如初。（如前法。）樂記云。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大抵鐲進鐃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云。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又曰。金鼓以聲氣也。○孔疏云。言金鼓以聲氣。謂金鼓作士衆之聲氣。下文聲盛致志者。謂士衆由聞金鼓聲氣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以擊前敵。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是鐸鐲鐃皆助鼓以聲氣。其鐃則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敎戰法。亦云三刺之後。乃鼓退。鳴鐃且卻。哀十一年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甲

世本云。杼作甲。（少康之子。）○管子曰。蚩尤以金爲鎧。○禮書曰。甲之制。上爲上旅。腰以下爲下旅。革堅者札長。故其屬少。其次札短。故其屬多。札其葉也。屬其續也。合衆札謂之旅。上旅爲衣。下旅爲裳。○萬花谷云。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鎖子甲。十三曰馬甲。○孫卿子云。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漢書云。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兵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

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禮書夫兵之原發于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要之各適其用而已。先儒者以矛屬春。戟屬夏。戈屬秋。鍛屬冬。有以弓助夏。鉞助秋。盾助冬。有以兵助秋。甲盔助冬。不可考也。周官司兵掌辨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

穀 五穀百穀附

楊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溉種之總名也。菽者衆荳之總名也。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百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四書考上孟 卷十九 梁惠王上

數罟

國語云。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諗音審告也 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四書考上孟 卷十九 梁惠王上

洿池

孔安國曰。停水曰池。○廣雅云。沼池也。陂曰池。曲曰沼。○風俗通云。孫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爲池。以養魚鼈。○古今事物類考云。黃帝破蚩尤而爲池沼。蓋始於此。○韓昌黎池記云。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爲一。沐浴羣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滌蕩塵

傷義也。弱而難勝勇也。導江流河發致流。

斧斤

古今事物類考云。神農作斤斧。○汲冢周書云。欲伐而不得生斧柯。○又云。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

山林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

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宅

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宅田即五畝之宅。

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釋名云。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尉繚子云。天子宅千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周禮云。國宅無征。注云。城中之宅無稅也。○風俗通云。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南向北向。西方爲上。○韓詩外傳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井方一里

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果蓏殖於疆場。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漢書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男女同巷。相從夜績。

桑

月令云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爾雅云桑柳醜條○典術曰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蟲食葉爲文章人食椹老翁爲小童○范子計然曰桑葉出三輔○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穆天子傳曰天子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命桑虞出桑用禁暴民注桑虞主桑者○王盤農

四書考 〈卷十九 梁惠王上〉 畜

書云桑種甚多不可偏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荊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爲地桑而有壓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久遠也賜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厥檿絲注曰檿桑之類宜飼大蠶[illegible]凡桑果以接博爲妙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皮接四曰枝接五曰靨接六曰搭接今大[illegible]之功其利既溥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狼莠而爲嘉禾易碔砆而爲美玉也既接博矣復須剔其[illegible]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爲國者所當視傚也

雉

爾雅曰雉之大者曰蜀蜀子曰雉音余未成雞者曰

四書考 〈卷十九 梁惠王上〉 圭

健音款三尺曰鶤音昆○九家易曰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月令云季冬之月雉雊雞乳馬氏注云雉火畜也感于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于陽而後有形○汲冢周書云大寒雞始乳○古今注云雞一名燭夜○物類相感志云鸞畜能知將雨陰霾而戒時不忒時至則啼人以爲候[illegible]書緯云雞陽鳥也所以爲八候四時也又云[illegible]

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宋鷄屬陽。先鼓翼而後鳴。○白澤圖云。鷄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交廣志云。鷄有胡髯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白雞金骹者美。駝雞昂首高可七尺。出忽魯謨斯國。長尾雞尾細而長。長三尺者。出朝鮮國。長五尺餘者。出東夷馬韓國。九真郡出長鳴鷄。緬(音面)甸出應時雞。晝夜依時而鳴。並不爽失。○神異經云。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而潮水應之矣。○述

異記云。影娥池非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一曰五時雞。又云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外。朝往夕還。○異物記云。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鷄清響而應潮是也。○異物志云。狼育(地名)之鷄特稟異姿。

百畝之田

金仁山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之地二畝半邑居。畝半田以九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為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十步。

庠序

禮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

道路

釋名云。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又云。城下路謂之壕。之蹊。○廣雅云。埒。畹。垠。街徑閭閻吭。術。道也。又畛涂陳阡陌術亦道

路別名。周官曰澮上有畛。釋名云涂度也言所由得通度也。塗途同。畛言真也

處也。風俗通云南北爲阡東西爲陌。昔黃帝爲天子匠人營國國中

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合方氏

掌達天下之道路至於四海凡道路之舟車轚互

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

野之橫行徑踰者

孟春犧牲毋用牝

禮月令云孟春之月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

牲毋用牝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

疏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麛獸子之通稱

挺

釋名云挺亦序

刃

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注刃當顛利鐏在底而鈍〇少儀云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野

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〇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〇又云縣士

掌野注云謂地距王城二百里外至三百里又云

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委人掌斂野之賦〇山海經

云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野沃民是處沃之野鳳

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鸞鳥自歌

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

俑

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〇

檀弓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

用人乎哉〇楊雄云俑哉俑哉爰食而已哉〇淮

南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

歎見所始則知所終

其猶甚焉知防其漸之自也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王氏曰其敗于齊也

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

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

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孫子謂田忌曰三晉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

使齊兵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

爲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
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行逐之孫子
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
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
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發龐涓果夜至木
下以火燭書萬弩俱發涓自剄曰遂成豎子之
名遂破魏虜太子申○鄒節魏惠王起境內衆將
太子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
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

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
兵戰必不勝不勝則禽公子爭之於王王必聽公子
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
爲王也

秦 今陝西省

秦嬴姓伯翳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
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
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賜姓
嬴氏是爲柏翳柏翳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主
馬汧渭閒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而邑之秦使
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
後文王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
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
自號爲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爲皇帝二世而亡

楚 今湖廣江西等處

案楚芈姓子爵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
卷章卷章生黎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
功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重黎之弟曰吳回吳回

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皆剖拆而產最少者季連
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曾孫
熊繹封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爲丹陽南郡
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
自立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
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
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
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南辱於楚

齊民要術云秋耕欲深春夏耕欲淺秋耕欲青者為上

農書云〔...〕耨不厭

楚世家楚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之於襄陵得邑八

耕耨

王氏農書云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汜勝之農書云秋耕宜早春耕宜遲○又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殺草草生復耕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輕耕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管子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一農不耕民有饑者○清異錄云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多稼厚畜耕所致也○汲冢周書曰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呂氏春秋云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為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去小

梁襄王

名赫惠王子也襄王立惠王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諫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其惟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葬於楚山之尾欒音辯水齧其墓欒為灤水所齧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出戰國策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蘇秦為趙合從說魏王魏王曰寡人不

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蘇秦列傳）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張儀復歸秦魏至王假秦灌大梁遂滅魏以為郡縣

旱

春秋考異郵云旱之為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狢獨（黃帝占曰）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中三足烏見者大旱赤地）○洪範五行傳云旱之為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上持亢陽之節暴虐于下故旱災應也○師曠占云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春秋繁露云水干于土則大旱

雲

春秋元命苞云陰陽聚為雲○說文云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形也霧（音蒙）雲覆日也䨴（音沈）雲久陰也㵸雨雲起也渰雨雲貌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之祲象雲有五色以二至二分觀之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黑為水黃為豐）○公羊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者唯泰山雲乎○西京雜記云瑞雲曰慶雲（五色曰慶）亦曰卿雲曰景雲雲外赤內青謂之矞雲雨雲曰油雲季雲曰同雲雲師曰屏翳亦曰雲將○易通

卦驗云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雲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呂氏春秋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仲長統云春雲為輿秋雲為駒○邵康節曰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兵書云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

馬鵲雲如犬鬬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囷音〇春秋說題辭云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〇春秋潛潭巴曰陽制于陰故為雨〇釋名曰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〇說文云雨霢霂小雨也霰微雨也黃雨聲也溟小雨也澍時雨也湝雨下也〇埤雅云天地之氣烝而為風和而為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祈祈渰陰雲也亦

或作㴸㴸水氣也雲起傳曰雨雲水氣也萋萋盛貌祈祈徐貌益雲欲盛盛則雨足雨欲徐徐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雲以萋萋雨以祈祈為善〇師曠占曰以五卯日候西北雲如群羊者即有雨至矣〇范子計然曰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〇天文集要曰河有雲黑似船若一疋布維河不出十日大雨又曰非斗者不欲黑雲覆之是日大雨又候雨法有異雲如一疋帛在月中即日大雨二疋為二日雨三疋為三日雨〇華嚴經云妙妙音雜雲雲如妙髮雲雲如美人髮也樓閣雲雲如樓臺殿閣也

雨

河圖帝通紀雨者天地之施也〇尚書洪範曰雨曰蒙曰驛又休徵則肅雨時若咎徵則狂雨恒若〇易候云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〇爾雅云小雨曰霢霂音麥木三日已

上曰霖久雨為霪音淫暴雨曰凍雨時雨曰澍音樹雨雨與雪雜下曰霰音線〇纂要云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霽雨晝晴曰啟雨水曰潦雨雲曰渰梅熟而雨曰梅雨一曰雨師曰雨伯亦曰玄冥〇荊楚歲時記云春曰榆莢雨夏至前曰梅雨五月雨曰隔轍雨六月雨曰濯枝雨七月六日雨曰洗車雨八月雨曰豆花雨九月雨曰黃雀雨又云六月有三時雨田家為甘澤〇金樓子曰旦日雨為月蝕雨如織垂絲〇王弼曰雨者陰在

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蒸而為雨此說非也何者夫陰陽二氣生于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為雲二氣力均則能為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為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於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後氣生氣生於釜中非結成於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

于[illegible]中陰陽相摩而出然陰先而後陽尚不能為雲[illegible]為雨乎○[分][illegible]功能[illegible]云雨有三種天及龍[illegible]能降雨天[illegible]細[illegible]下者是能雨甚麁下者是又[illegible]齋雜共天閣亦能降雨麁細不定又有二種喜雨[illegible]雨若雨謂和者是歡喜雨若與雷電霹靂者[illegible]志雨○洪範[illegible]林云雨亦多種或有無雲而雨或有先雲而雨或有因龍而雨或有不依龍而雨[illegible]由衆生自業所感其如經說也

齊宣王

宣王名辟彊威王子也其先陳厲公佗之子田敬仲完之後敬仲奔齊數傳至恒弒簡公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為封邑三傳至田和乃遷齊康公於海上求為諸侯代有齊國和卒子桓公立桓公卒子威王立威王卒子宣王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入於魏不如早救之

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危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出田完世家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晏首貴而

今無有以逆于秋王好色矣王必將好求舜禹之之士而後好之則舜禹之士將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幾何人宣王因是知晏首之難衆也出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睪黍梁父皆山名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出戰國策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惠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

前入魏此入齊

魏拜千王使八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

之壟也王默然出戰國策○史記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韓詩外傳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盜不拾遺吾將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又云齊王之宮美人三千而無鹽女求見鹽瑕病音 㾏音 五管指天鵝結藍褸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大笑王曰嫫來前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鹽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右者皆冶麗靚

雅嫽妙多姿脩如玉雪腰如束素垂羅曳縠紈如
流雲寡人猶以爲不適不能一瞬也夫人之玉貌
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人布席而歡[illegible]而奏
美人羅前王籍金堂攔琯張絃曼聲[illegible]歌氣芳擬
蘭音繞梁攙寡人於斯時也大飲千鍾小飲百榼
仰天耳熱其樂忘死夫人之妙技能抑之乎曰不
能王曰然則何以娛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宫乎撫
劍仰天大笑捐手泣涕曰殆哉王之圖國也夫妾
之志以爲齊國東負滄海之饒西按岱宗之險表

裏九河縱横千里天下之强國也而西面事人號
爲東藩妾誠惑之大王誠爲謝連衡之約擯合從
之議斥游談之士罷春秋之講南城瑯琊則楚人
不敢窺薛壯屯千乘以河爲池則燕之士馬不敢
南向西盡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鄄之間則三晉
之兵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與魚鹽之利席東
萊之饒脩太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向而亢强秦
不及十年可爲東帝今大王計不出此而聽諸侯
遊士之談以合從連衡爲事從成則三晉與楚分

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秦衡成則秦享其成而
齊以空名奔走諸侯之後是[illegible]而自索也不知三
千美人之中有以此進大王者乎妾誠惜之於是
宣王瞠目而豁捐心無變曰[illegible]乎天以無鹽君賜
寡人也寡人之愚幾無鹽[illegible]存之遂立以爲王
后齊國大治褒遞千里天爛都[illegible]利之質非不堤
也聲中宫商貌如刻畫非不嬌也及其當利害之
交未有能濟者也故[illegible]木楔之觀而負瑋奇之
節謝倀傻之功而儲博大之材者此無鹽之類也

仲尼之徒羞稱五霸　註

荀子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
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霸之盛者也前
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半也奉之而不足
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
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乎哉若是
而不亡乃霸何也曰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
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

下之大知也。安危其危出危其警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者。夫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仲尼之門人羞稱乎五霸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脩鬭

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鬭。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王

論語摘輔象曰。帝不先義。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說文云。一貫三爲王。○桓譚新論云。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圖王不

成。亦可以霸。○風俗通云。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五霸黜巧。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董子曰。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者謂之王。三畫天地與人也。連其中。通其道也。取其天地與人之才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若是乎。○鼂錯新書云。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雜寶藏經云。夫爲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渡萬民。王當如衡。親疎皆平。

王當如道。下達聖賢。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涼涼。王者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爲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

釁鐘

周禮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鄭司農云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天府云上春釁寶鎮及寶器者寶鎮寶

器。玉瑞。玉器之美也。上春。孟春也。又言釁謂以殺牲以血血之也。蓋釁之法。其來有自矣。周之所釁又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鷄人於鷄。大祝逆牲。小祝祈號。皆在所釁也。禮記曰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鷄人釁共鷄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爲釁也。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非一。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視。犬羊爲牲而有司不預有可爵弁而不見牲驅。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弃也○楊子卮言云孟子將以釁鐘禮雜記宗廟之寶器有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周官春官天府釁寶器鄭司農皆音徽

觳觫

丹鉛總錄曰孟子吾不忍其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穀省殼而角之是斛也觳字義兼齋角字聲無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觳角食也俗作餗牛之恐懼

字當作觫觫觫從豕尾懼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觫求音人作觳瘯瘯寒戰病也俱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庖廚

帝王世紀云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廚此廚之始也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注以法

授之書其所獻之禽與所當共之數以授獸人也出謂出以獻賓入謂受以待用○梁書何胤欲絶後味門人鍾岏(音完)議止食䱇(音𩷏)脯糖蟹云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長安記云葉陟廚中飲食珍異香甘錯雜人曰欲得不飯筋骨舒黄緣須入郇(音荀)公廚○聞見錄曰韓玉如平生專飾廚傳

他人有心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亂之初生僭(也)

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病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音移)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秋毫

漢高帝紀秋毫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遂足論小非言其盛

薪

月令云季秋乃命伐薪爲炭○論衡云或伐薪于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于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䊷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

人力不能舉爲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

折枝

傳疑錄云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拜跪蓋言爲長者揖拜耳

刑于寡妻

思齊(莊也)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能媚於太王之妃)京室之婦太姒(文王妃)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言文王)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雝雝也和在宮肅肅也敬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大難不殄烈假光大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性與天合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文王無斁譽髦名也斯士言一時人材皆出其所成就也

度

釋文云度者分寸尺丈也所以度長短○禮書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按孔叢記曰舞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側休日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

四書考上 五十八 卷十九 梁惠王上 章

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尺寸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蓋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玉海程迥謂三器圖義敘曰天地準則陰陽效分六位時成萬物形著是故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准之上黨羊頭山之秬黍焉歷考往古如虞舜垂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用揆叙於萬類舍是則何以哉

緣木求魚

雙槐歲抄云鯢魚出峽中如鮎音粘四足長尾能上

四書考上 五十八 卷十九 梁惠王上 章

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車葉覆身以口張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汗如白汗乃無毒鯢魚出四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鯰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

鄒

通志地理通釋云鄒曹姓國春秋邾子陸終之後今兗州府鄒縣

商賈

漢書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曰商之為言商

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賈之爲
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
商止曰賈○史記云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
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貪
賈三之廉賈五之○國語云越大夫種曰臣聞之賈
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
之也○韓子云多錢善賈

四書考卷之十九終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目錄

梁惠王下

市　澤梁
鰥寡孤獨　小雅正月之詩註
公劉　槖
囊　戚揚
大雅篤公劉之詩註　妃
大雅綿之詩註　士師
喬木　世臣親臣
卑踰尊　工師
木　虞

萬鎰　玉人
燕　燕王噲
壺漿　書湯一征五句
寶　旄倪
鄒穆公　經
倉廩　滕文公
薛　太王遷邠
岐山異句　皮幣
珠　耆老

梁山　魯平公
樂正子　嬖
乘輿　三鼎
五鼎　衾衣

目錄終

梁惠王下

鼓樂聲音

疏云。鐘以止爲體。以作爲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鐘鼓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管籥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車馬亦謂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

管籥

按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風俗

通云。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掌教吹籥。有籥如笛三孔不知誰人所造。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今凱容宣烈舞所執羽籥也。○管截竹爲之。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而歛之。或曰管笙也。○爾雅云。大管謂之簥。音驕管長一尺圍一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其中謂之篞。音涅小者謂之篎。音妙○白虎通云。竹曰管。艮音也。○籥如笛三孔而短小。以竹爲之。一曰六孔。一曰七孔。或曰簫也。○爾雅云。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又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三禮圖云。籥春分之音。萬物動也。○

蹙頞

疏云。頞鼻頸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蹙其鼻莖而愁悶也。

田獵

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爾雅云。春獵爲蒐。索取禽獸之不孕者夏獵爲苗。爲苗除害者秋獵爲獮。殺也順秋氣也冬獵爲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宵田爲獠。火田爲狩。○禮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

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大綏旌名諸侯殺則下小綏。小綏旌名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禮孟夏驅害。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蔡邕月令章句。獵捷也。言以捷

取之獵鄭玄曰田獵搏獸也亦曰畋則爾雅爲田除害之義此獮之異名也○周禮云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畋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羽旄

（傳云右伊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于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于鄭）

杜預曰以析羽爲旌爲王者游車之所建也○周禮地官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翮鳥之勁羽也山澤之間禽鳥所萃其羽翮可以爲旌旄弓箭之用）故以時徵之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

又按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者也）旄由

咸英韶濩　今王與百姓同樂　註增

按黃帝樂曰咸池冢池水周徧謂澤無不寃也帝嚳樂曰五英謂華茂也韶舜樂言繼堯也濩湯樂言救民也

囿

說文云苑有垣曰囿囿猶有也左傳疏天子曰苑諸侯曰囿○周禮曰囿人掌囿游之獸禁（謂囿用有藩）

有時設○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淮南子曰湯始作囿以奉宗廟犧鮮之具○穀梁傳疏徐邈何休皆曰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按毛詩傳曰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與徐何二說別者詩傳蓋據孟子耳未審徐何二家據何爲說也○古今合璧云古之創苑囿必於東方蓋東方乃物所生之地所以養萬物○楊雄疏曰二帝三王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

（前天文志云苑十六星在昴畢西天子之苑囿）

腴谷土桑柘之地故麟臻其囿及其衰也馳騁游

獵以奪民之時勞民之力矣○三輔黃圖云甘泉苑中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入右扶風凡周匝五百四十里○又云武帝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方三百四十里○

（南朝宮苑記云樂遊苑在秣陵覆舟山南長洲苑在吳郡東）

隋書云煬帝大業初築西苑周三百里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

振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䜩北有龍鱗渠縈紆流注海內緣渠十六院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于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從宮女數千騎作清遊曲于馬上奏之

兎　一

典畧云兎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兎兎吐也故楚辭曰顧兎在腹言顧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兎望焉於是感氣禮曰兎曰明視其以此歟盎明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兎雌雄八竅故陶氏書曰兎舐音氏雄毫而孕五月而兎子生俗又謂視顧兎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兎之多寡也先儒以孔雀鬬雷而孕則兎雖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一曰兎目不瞬視雄毫而孕○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散爲兎○論衡曰儒者言月中兎夫月水也兎在水中無不死者夫所謂兎者月氣耳○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爲宋國所笑出韓非子○地記云北極有濱陽之山有兎如鼠能飛毛色如濃○廣志云兎大者曰㲲音讒○寰宇通記云濮水中山古老相傳中有白兎世稱爲筆最精又元和郡縣志中山出兎毫爲筆精妙○廣志云漢諸郡獻兎毫書鴻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漢梁孝王有菟園

郊關

疏云周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民人○司馬法曰王國五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境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

入國　禁　增註

曲禮云入國而問禁入境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禁問慮得罪于君也問路慮得罪于取也問諱慮得罪于主人也

葛　今河南寧陵縣

地理志曰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駰音[illegible]亦引之

爲證史記亳都亦在獯國故云爲鄰

獯鬻

漢書匈奴傳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薰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

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亡於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大明會典北狄韃靼靼音達最大自胡元遁歸沙漠其餘孽世稱可汗東兀良哈哈音西哈密北兀剌強數敗韃靼其後兀良哈皆內附而兀良哈遂分爲朶顏等三衛兀剌茜馬哈不封順寧王韃靼亦阿魯台乞降封和寧王皆使人貢自後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通貢貢無常期隆慶中俺答封順義王每歲貢馬互市至今不絕

句踐事吳

越王句踐祝融之後芊姓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

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

其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
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
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
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
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
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
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弗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
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
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四書考 上孟 卷六 二十 梁惠王下 九
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
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
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
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
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
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
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句踐
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
嘗膽也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

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
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
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
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
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
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
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若
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
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
四書考 上孟 卷六 二十一 梁惠王下 十
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
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
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
之疾齊與楚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
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高國 高昭子 國惠子）讓子胥子
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
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
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

輯註下曰勾踐入宦於吳身執箕帚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又王吳皆於王門朝而不殺而武王禽紂於牧野故曰爭希曰侈

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

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習流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者)教士四萬人(教士素所教習之士)君子六千人(君子所親近者)諸御千人(諸御謂諸理事者)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

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罷音皮弊憊也)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

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於周。周

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熒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

寡人用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其後無彊伐楚(無彊句踐六世孫)爲楚所敗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出史記越世家節錄)

周頌我將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奉也享獻也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維天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儀式刑文王之典(儀式刑皆法也典常也靖治也)日靖四方伊嘏文王(伊發語辭嘏錫福也)既右享之(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矣)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我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劒

釋名云劒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管子曰昔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此劒之始也○周禮考工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

兩從半之(臘謂兩刃從謂刃兩旁殺而趨鍔者也)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其莖圍五寸長一尺)中其莖設其後(寸之莖中分之下一半稍太也下大則于把易)身長五其莖長(身者去而言)(也莖長一尺則身長五尺也)重九鋝(鋝重六兩大半兩九鋝重五十五兩有零)謂之上制上士服之(有力者能用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莊子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太子悝

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劒太子

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上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好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

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爲鋒以淸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

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莒

路史莒姒曹周滅以封少昊之後賈爲紀姓爲齊所滅

大雅皇矣之詩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援猶跋扈也無然歆羨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之也誕先登於岸岸道之極至處也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侵阮徂共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也徂往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按音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文王無畔援無歆羨之累故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之心也○此言文王伐密之事

天降下民

周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雪宮

文選謝惠連曰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亦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史記鄒子之燕昭王一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齊景公問於晏子

齊世家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是爲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

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晏子春秋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於民致任器於柏徒行見公曰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君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爲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令之遂拜於塗晏子乃返○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有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

不安國好獸而惡民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八日而不反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獄訟之不正乎則太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太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牛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矣爲國家之有餘不足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

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人心有四支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死乎。公於是罷役。○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獄國之重官也。願托之夫子。晏子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待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於左右。左右爭之。甚於胡狗。而公不知也。

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也。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聞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煩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

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

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
身

轉附　朝儛

地理志云轉附朝儛皆山名也

疏云轉附朝儛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濰水名出南
陽恐誤濰為儛地並未詳云○梁公傳云轉附乃
太公之墓即武陵是也琅邪乃桓公之臺所謂穆
陵是也

琅邪　東海

大明一統志云琅邪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言齊

四書考上五　卷二十　梁惠王下　二三

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以大海為者琅邪臺名在渤海之間也　疏云琅邪為齊南上邑者按
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
也○水經注云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
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
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皇所築也遂登琅邪大樂之
山作層臺于上謂琅邪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
顯出於衆山上下二十餘里傍濱巨海秦王樂之
因留三日乃徙黔首二萬于此山之下復十二年
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
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至靈焉
人汙之則竭齊祭則通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
嘗登之○[illegible]明欽定渤海圖論云夫海者百谷之
王而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
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
諸境皆抵海為界稱渤海云○博物志云海中有
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十洲記云東海
中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
縱其侈心求之而不得也

四書考上五　卷二十　梁惠王下　二四

巡狩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
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
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
為民也尚書曰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脩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
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
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
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

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岳。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禮夏官

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脩平乃守。謂國境之內。脩之守之。使各當其分也。故乃職事。無敢不敬戒。○秋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十二年王巡狩。則諸侯各朝於方岳。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謂之殷見。皆所以撫邦國也。凡諸侯之王事。朝王之事。辨其位。辨其賓位。正其等。正尊卑之等。上。協其禮。協其禮賓之禮。以賓禮見之。以賓禮見之。虞書云。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四方諸侯分作四年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曰庸。○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自以告勞一……也。

述職

疏云。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已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遊豫

疏統而言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而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于樂也。于游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管子曰。先

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文選春遊以發生啓蟄于潛戶。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

徵招角招

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

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角民
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
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聲音之
道與政通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
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

明堂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商曰陽館周
曰明堂○禮記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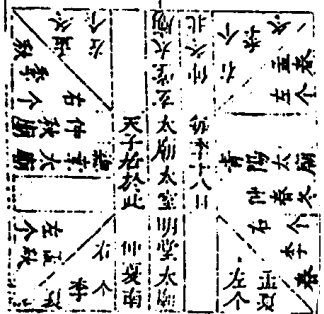
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
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
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
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
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
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
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
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大
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以茅蓋屋取其潔質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
明諸侯尊卑○周禮考工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
西九筵廣八十一尺南北七筵深六十三尺堂崇一筵高九尺
五室堂有五室象五行凡室二筵[illegible]○朱子明堂
說云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
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个者四面
旁室也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
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

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
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
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
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
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
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
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
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
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

也。記及朱子按說。○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在國之陽。○新論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爲四面堂。各從其色以彷四方。○文苑英華明堂賦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巍巍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施人之政令。所以朝萬國之侯王。爾室有三。總數九間。太廟於正位。處太室於中霤。啟閉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爲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

與群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鵠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釆。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適對。來于玉。威森聳以相參。龍旂豹韜。抑揚而相錯。肅肅沉沉。罄崇整深。爍牧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虢冕旒以當軒。見八紘稽顙。負斧扆而南面。知萬國歸心。

明堂之圖

天子居於此

岐

雍錄云。太王都岐。周岐周在鳳翔府西五十里。鳳翔府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是岐周之地。在唐都西三百六十里也。○路史云。岐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後魏爲岐州。以山之岐而名。文王初爲岐侯。在郿西北不百里。而西又在岐山北四百里。南有周原。而乾之永壽亦爲豳地。說傳謂自稷至武。五遷不出所封。以此。

闕

鄭玄云闕觀上門也。

王制云。闕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周禮地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之道貨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

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市

風俗通云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易繫辭云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一曰祝融作市○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建國必面朝而後市)

圖書考 上 五六卷

(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設其次(次謂市吏所居)置其敘(敘肆師所居)正其肆(肆謂行列)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度丈尺量斗斛淳制謂布帛幅之廣狹布帛之長)○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泉府所以與民同之市不售貨者)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澤梁

周禮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梁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大戴禮云十二月虞人入梁梁者主設罟罟者也詩敝笱在梁鄭箋云不絕水之梁朱傳解敝笱句云乘梁之空以取之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

圖書考 上 五六卷

人入澤梁○月令孟冬命有司收水澤之賦之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生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唐文粹漢有少府水衡筦権山澤之利

鰥寡孤獨

釋名云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寡踝也踝踝單獨之言也獨獨隻也言無所依也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孝經緯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

人五十無夫曰鰥

小雅正月之詩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佌佌，小貌。蔌蔌，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也。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夭，禍也。椓，害也。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佌佌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于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

公劉

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二水名渡渭取材用，行者居者咸有以資，民賴以慶。乃遷邑於豳。百姓懷之，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故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篤公劉。

橐　囊

孫奕示兒編：說文曰：有底曰橐，無底曰囊。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曰：橐無底，囊云說不同，并存之。

戚揚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戚為斧，揚為鉞。鉞，大斧。小

大雅篤公劉之詩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居，安也。康，寧也。場，田畔也。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言厚哉公劉，于民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于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于豳焉。

妃

帝王世紀云：黃帝有元妃、次妃之列，則妃之名疑自此始。○白虎通云：夏殷已前，后妃之制，其文甚畧。大率皆稱妃。故黃帝、帝嚳俱有四妃。至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后，其次曰妃。

大雅緜之詩

緜緜瓜瓞。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亶父，陶復陶穴，陶，窰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未有家室。○此章言瓜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

涉上心

木

尚書云兖州厥木惟條長也楊州厥木惟喬高也○又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春秋元命苞木之爲言觸也氣動躍也○周禮云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璞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

者爲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萬鎰

通義吳氏曰按鎰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名二十兩金之鎰重亦如之粟米之法一鎰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國語吳都賦註遂誤謂二十四兩爲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朔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爲二十四兩

玉人

考工記云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通論補云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燕

燕姬姓伯爵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王定天下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燕伯其地四州薊縣是也○容齋四筆云北燕在春秋時本爲甚小不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事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然卒于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國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强秦南

近齊趙強國也又附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
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隗曰孤
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齊之強燕猶不
支秦賜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越
燕王噲
通攷云蘇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
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
問曰齊王其伯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
其臣子是王屬國於子之燕國大亂齊取之醢子
西書考上之六卷二十 羌
之殺燕王噲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
壺漿
公羊傳曰齊侯唁公於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
云壺禮器腹方口圓白壺漿水也飲也或曰酒也
〇勝體陳饗或八壺或六壺士旅酬壺卿大夫方
壺上旅酬壺漢晉諸兩㕁原賦曰於弁周旅而實
康瓠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為器其體有大小
之特取名于〇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
二寸〇釋名云漿也飲之寒溫多少與體相將
順也〇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
入于酒府賈公彥疏云鄭注漿今之酨漿也者
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從酨從酒省酨之言載
米汁相載漢時名為酨漿〇唐史食貨志中宮為
官市使每出沽漿之家皆徹肆閉門〇白孔
六帖注云婁子牙賣漿
書湯一征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
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
四書考上之六卷 學
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
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
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
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
寔繁有徒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
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矧予之
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皆
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善善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也惡惡推亡固存邦乃其
昌

霓

爾雅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
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
霓見矣○楚辭云雌蜺㛹娟以曾撓○春秋
運斗樞云樞星散爲虹霓○舊説虹常雙見鮮盛

四書考上孟一卷二十

者雄其闇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
之霓一名蝃蝀音帝音東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天地
之淫氣隨日而映故朝西而暮東○侯鯖錄云雲薄漏日日照雨
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斜視之則暈爲虹霓故今
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耳
又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淮南子
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然不𨒂于日不
成也○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蔡邕以爲虹常依陰
雲而出于日衡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西
見東方○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夕
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
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
澗之東西望則爲日光所爍○丹鉛總錄淮子曰
陽炙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蔡雲心漏
日照日脚雲則虹特明燦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
酒朱子云既能吸亦必有形質詩謂蝃蝀其字從
虫俗謂之鱟聲字從魚秦又謂之旱龍俱其形質
而名之也

四書考上孟八篇卷十

旄倪

孫疏曰案爾雅黃髮倪齒鮐背也然則趙注云倪弱
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中之弱小耳

鄒穆公

穆公曹姓子爵出自顓帝玄孫陸終第五子安之
後武王克商封安之苗裔曹挾于邾爲附庸魯隱
公元年邾儀父克會盟於蔑自克世從齊桓公尊
周進爵爲子克後九年桓公華之克子瑣立十二
年傳文公蘧蒢音卜遷于繹文公卒邾㑭卑世

［illegible］仇敎反穆公收邪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是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

體也此之謂富邦

壑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大壑○莊子諄芒東之大壑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之大壑奚爲焉之爲物注焉而不滿取焉而不竭

倉廩

倉所以儲粟廩所以藏米○周禮地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止法用法所當用者止其不急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頒委人所掌謂委積也賙賜王所賜予也稍食仕者之祿食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治年之豐凶頒爲之防也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鬴六斗四升每人一月食穀四鬴則年之上也下倣此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滕文公

左傳孔疏系譜云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克商封之於滕至滕侯穀當魯隱公七年卒而不書名未同盟也數傳至定公尚爲宋役迨定公子文公見孟子聞性善堯舜之說行喪禮舉井田欲後二十一年爲宋所滅其地在兗之龔丘今滕縣是也○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又云今山東滕縣

薛今山東［illegible］有薛城

〔公傳〕孔疏家語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
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
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
黜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
誰所滅。

太王遷邠

〔莊子〕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

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
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
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
國於岐山之下。○詩考鄭氏譜云：豳者后稷之曾
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
扶風栒（音荀）邑。○孝聪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公劉始
邑。○〔通典〕曰：邠州古豳國。○〔郡縣志〕云：古豳城在
邠州山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

岐山

〔玉海〕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亦名天
柱山，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太王所邑，文王始
亦治焉。西京賦注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
界，山有兩岐，故因以名焉。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
山。成王有岐山之蒐。〔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
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應物詩謂宣王大獵岐陽，
韓愈歌亦云蒐岐陽，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
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
山縣觜括嶺也。

皮幣

〔周禮〕春官小行人合六幣（六幣，諸侯所以享也），圭以馬（圭，玉也），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史記平準書〕云：古者布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珠

財貨源流云珠生于大海中乃蚌蛤胎也○〔埤雅〕云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蚌珠在腹○〔七經義〕米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後漢書云珠蚌中陰精也玓瓅音的歷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

耆老

〔周禮〕八十曰耆○〔釋名〕云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又至也言至老境也又強也

梁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鄭玄云岐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矣○〔玉海〕云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山秦之梁山宮又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山漢左馮翊夏陽縣西北

魯平公

魯平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孟子嬖人臧倉止之

樂正子

〔文選〕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備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按樂正是樂官之長或者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官因官以為姓

嬖

疏春秋左傳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親幸也

乘輿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小使車者爾雅皆朱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皆追捕考案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

〔魏志〕王朗曰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幃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

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愼垂法敎也○荀悅子曰駕行羽儀導護謂之鹵簿自秦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其五兵楯以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五兵精義曰大楯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迨至○古今事物類考云陶唐氏始乘彤車白馬則車駕之始也○通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漢制度云天子有大駕法

說文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

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惟河南尹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史整車騎○漢儀注云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

三鼎五鼎

說文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銅鐵等物爲之又有曰[illegible]曰鼐曰鼒曰錡曰釧曰[illegible]曰鍑曰鬲（二音歷革）曰鬵（音潛）曰釴曰鏅皆鼎之屬漢郊祀志云黃帝採首山之銅以鑄鼎○饒雙峯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腊獸之乾者膚豕肉也）○說文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魍魎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于下者爲鼎象析木以炊也籀（音胄）文以鼎爲貞字○主父偃傳云丈夫生不五鼎食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鼎錄云漢景帝鑄食鼎以金銀銅雜爲之若擬

無足文曰五熟是資君王之饎○又云太公于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世本云黃帝作寶鼎三天地人象三才○周禮曰亨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劑

衾衣

衾卽被也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凡衾皆五幅鄭注云衾單被也

四書考上孟卷之二十終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一目錄

目錄終

四書考上孟卷之二十一

公孫丑上

公孫丑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三遷志云公孫丑葬鄒境内城西北十里公孫社○大明一統志云兖州府鄒縣北有公孫丑墓○宋史程振傳振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

曾西

曾西曾子之孫也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見○列女傳黔婁先生卒曾西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

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求也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西曰惟斯人也而有斯言

霸

風俗通曰霸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駮音卜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楊升菴集六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言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爲王去聲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平聲轉聲而爲伯去聲皆有爲之而也正音爲靜字轉去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上王之正上如字下此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詳味太明故特著之

賢聖之君六七作

（高宗名武丁小乙之子也武丁）（修德行政天下咸歡□□重譯而朝者□國時見方無道興師征伐三年見之殷道復興）

太甲處仁遷義太戊修德而祥桑枯商道復興祖乙以河決之害去亳遷耿盤庚又以河決之害遷於殷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商道復興武丁得良弼戒維儺伐鬼方商道中興

武丁

書說命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遯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斆音教學半教人居學之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微子　微仲

按微子乃帝乙之長子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而耄遜于荒者比干即剖心者箕子即爲奴者膠鬲即遭亂而販魚鹽者此數人惟膠鬲爲異姓之臣

史記宋世家微子國于宋及卒嫡子子早亡

釋非於云文王有玉版封令脈之素之文土不與會仲米水國

與之是盟為賢而辨抑無道也

立其弟衍焉。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

膠鬲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之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召公就微子於共頭之下。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

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日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上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君子曰：武王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不彊其所不欲也。

鎡基

釋名云：鎡基，大鋤也。

齊地

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

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之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

四境

通攷云四境乃齊宣王之時四境與太公舊時百里之境不同

置郵

許東陽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也○說文曰郵境上書舍從邑垂垂邊也徐曰郵之言過使所過也○丹鉛總錄云註置驛也郵馹也驛與馹何別張按說文驛置騎也從馬睪聲馹驛傳也從

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于騎言馬也馹主于傳言車也漢謂之乘傳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又謂之遽說文傳也一曰窘也徐鍇曰傳馹車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爲窘音𡨴遽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卿相

漢官云卿彰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彰明道德也

○白虎通云卿之爲言彰也章善明治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後漢書三公上應台階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隋志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左傳太叔曰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史記曰秦武王置二丞相甘茂爲左丞相樗里疾爲右丞相○風俗通云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尚書立政冢宰掌邦治天官卿治官之長統

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地官卿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春官卿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夏官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秋官卿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冬官卿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後漢書左雄曰九卿位亞三公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高宗得傅說爰立作相天文志輔一星傅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若近臣專黨排賢用佞則輔生角近臣擅權欲謀宗社則輔生[illegible]

也○漢蕭何爲相國與曹參代參一　何約束

四十彊仕　註

禮記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彊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歲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仕者爲人治官府之小事也髮變白如艾色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耆者老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故曰指使傳謂家事于子也老者悼也悼憐愛也壽以百年爲諸故曰期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于養故曰頤

孟賁

道考云孟賁齊之力士能拔生牛角然武王好多力人賁往歸之

尸子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二者人之所大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也○呂覽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𢮚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也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爭之乎此以不知故也

北宮黝

氏族略北宮氏姬姓衛之公族也

褐

[illegible]云褐[illegible]也[illegible]曰短衣貢禹傳云短褐不完

左傳云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註云褐寒賤之人○始皇紀云寒者利短褐

六朝語云發然顧幽殆

嘉話錄云有朝士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他日曰公好毳褐之夫吾但覺其臭爾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之臭吾視毳褐愈于朱紫遠矣○右按如上諸說則布與毳皆可製褐䩕奄獨以爲毛布據近世毛布稱褐耳不知從毛從衣自別○後

漢黃瓊傳云拂巾袵褐以企旌車之招

揠苗

小爾雅云拔心曰揠拔根心曰擢

麒麟

毛詩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爾雅云麟麕身牛尾一角○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爲麟○鶡冠子曰麟者玄枵之精○毛詩義疏曰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

漢武帝幸雍獲白麟一角而五蹄

麒麟之信。凡麟生於入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
五行之粹精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臻。○春秋孔演
圖曰。麟木精也。鬭則日無光。○春秋感精符曰。麟
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
於郊。○尚書中候云。夏帝時。麒麟在囿。○漢武帝
紀。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廣雅云。麟者含仁懷
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而後處。不履
生蟲。不折生草。不群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羅網
羅。文章彬彬。○叢辨記云。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

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鳳凰　不群居不食草　鳥

格物總論云。鳳神鳥也。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
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
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

・丘垤

方言曰。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
語也。○廣雅云。小陵曰丘。○埤雅云。鸛鳴于垤。蟻塚
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
或謂之垤。垤從至。蟻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
今蟻取小土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溢。亦以窒
雨。易占所謂蟻封其垤。雨將至是也。名蟻封○
東觀漢紀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
上以易林占之。占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問輔。
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
穴居。大雨將至。故蟻封其居。

・行潦

爾雅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

流聚。故曰行潦也。○丹鉛總錄云。孟子河海之于
行潦。行音杭。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道積水也。
如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寸之鯉。是也。○左
傳云。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

七十子

○復聖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後封兗國公○宗聖曾
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後封郕國公○閔損。字子騫。
魯人。後封費公○冉耕。字伯牛。魯人。後封鄆公○冉雍。字仲
弓。魯人。後封薛公○宰予。字子我。魯人。後封齊公○端

字子貢衛人後封黎公○冉求字子有魯人後封徐公○仲由字子路卞人家語弟子解作弁人後封衛公○言偃字子游吳人後封吳公○卜商字子夏衛人鄭玄云溫國人後封魏公○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後封陳公○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後封金鄉侯○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後封單父侯○原憲字子思宋人鄭玄云魯人後封任城侯○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弟子解云魯人後封高密侯○南宮适字子容魯人适或作括弟子解作韜又作縚後封汝陽侯○高柴字子高衛人弟子解云字子羔齊人後封共城侯○漆雕開字子開魯人弟子解云字子若蔡人後封平輿侯○樊須

字子遲齊人弟子解云魯人後封益都侯○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弟子解作[illegible]後封睢陽侯○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後封鉅野侯○有若字子有魯人或作子若後封平陰侯○琴張字子開衛人弟子解作琴牢字子張後封陽平侯○申棖字子續魯人後封文登侯○陳亢字子禽陳人子禽一字子亢後封南頓侯○巫馬施字子期魯人[illegible]弟子解作期人後封東阿侯○梁鱣字叔魚齊人鱣一作鄭子魚弟子解作叔魚後封千乘侯○按家語云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三年而有子○公

皙哀字季次齊人季次一作季沈後封北海侯○商瞿字子才魯人後封須昌侯○按商瞿好易夫子傳之背焉夫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夫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鳴呼天命之也○冉孺字子魯魯人弟子解作冉儒字子魚後封臨沂侯○顏辛字子柳魯人辛弟子解作幸後封陽穀侯○伯虔字子析魯人弟子解云字子楷後封沐陽侯○曹卹字子循蔡人後封上蔡侯○冉季字子產魯人後封諸城侯○公孫龍字子石衛人龍弟子解作寵後封枝江侯○漆雕哆字子斂魯人哆弟子解作[illegible]後封濮陽侯○漆商字子不魯人弟子解云字不慈鄭玄云楚人後封馮翊侯○按家語云其父堇父與孔子之父俱以力聞○漆雕徒

父字子有魯人弟子解作漆雕從字子文或又作子期後封高苑侯○顏高字子驕魯人弟子解作顏刻後封雷澤侯○按孔子適衛子驕爲僕靈公與夫人同出使夫人爲次乘夫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壤駟赤字子徒秦人弟子解作穰駟赤字子從後封上邽侯○按通志以壤駟氏爲後姓未知是否○商澤字子季魯人弟子解云字子秀後封鄒平侯○任不齊字子選楚人後封當陽侯○石作蜀字子明秦人弟子解作石子蜀史記作石作蜀[illegible]秦之成紀人後[illegible]侯○公良孺字子正陳人弟子解作公良儒後封牟平侯○家語云公良孺賢而有勇夫子周遊常以家車五乘從○公夏首字子乘魯人弟子解作公夏守字

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顏眞卿自叙家譜稱
孔門達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八人之中顏何
與焉索隱去古未遠之推與卿俱顏氏裔孫必
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云　又
曰史記所載數同家語內無琴牢陳亢縣亶三
人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鄡音交單三人當其數文
翁石室圖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輿縣亶原
亢公肩公夏首何并彊邦巽顏何八人而別有
蘧瑗秦冉林放三人予由古史又錄七十九人

蘇子云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
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
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
而琴牢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
人又曰索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棖申
堂四人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棖與堂
也
詩自西自東　二句　大雅言文王遷豐之事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大也遹求厥寧求民之安遹觀厥成

文王烝哉君也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
於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
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明維豐之垣四方攸
同來王后維翰以為楨幹文王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
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武王有天下皇王烝哉鎬京
辟廱武王所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
哉

綢繆

西溪叢語云綢繆二字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綢繆
纏綿蔽也王粲云綢繆清燕娛五臣云綢繆清重貌

吳質答陳吳王書云是何綢繆之綢繆乎綢繆慇懃之意
也

豳風鴟鴞之詩

鴟鴞鴟鴞惡鳥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鳥自名也其巢也恩斯勤
斯恩情也勤篤厚也鬻子之閔斯鬻稚閔憂也○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
手拮据予所捋荼捋取也荼萑可藉巢者也予所蓄租予口
卒瘏卒盡也瘏病也曰予未有室家巢也○予羽譙譙殺也予

尾偷偷也。予室翹翹也。危 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急也。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之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太甲

孔穎達云天作災者如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二修德以銷之是也自作災者如[illegible]放鳴[illegible]國是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伊尹以冕服奉

嗣王歸於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於德自底不類（底致也不類猶不肖）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其終

俊傑

文子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過千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市廛

[illegible]

纂要云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曰市井市巷曰闤市門曰闠市中空地曰廛又曰市宅市樓曰旗亭○說文云市物邸舍曰廛○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趙氏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

左太沖蜀都賦云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

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與物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市廛之廛乃市廛而不征之廛左右各三區之廛乃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易神農氏日中爲市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西都賦)註長安立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周禮質人掌凡買賣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以人征牙儈之屬劑以書約券契之類○京兆稼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奸枉晉祖逖五市公私豐贍

市

壥

之

圖

民壥民壥民壥

後壥公宮左祖前朝右社

民壥民壥民壥

關譏譏見明察字

饒雙峰曰關譏之制凡衆塗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腳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夫里之布

(周禮)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國中王國之內也○國民門在市之空爲廛在里之空爲宅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毛者不種桑麻也布泉也罰之使出二十五家之泉布所以勸蠶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夫三爲屋有田而不耕者罰之使出三家之屋粟所以勸耕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民無九職三事者游惰之民也夫征者百畝之稅也家征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也游惰之民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所以勸其勤生也以時徵其賦數者之賦徵之必以其時○饒雙峰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庸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

按(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者出夫布註云

布泉也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也漢法口百二十也而無常職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是(周禮)明有夫布里布而集註以夫家之征當之遂以夫家與里布對說並晦翁未加深考耶

氓

楊升庵云氓之爲字從亾從民流亾之民也去其本土而占籍他國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

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容者人身之小大長短也先攬人身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上旅腰以上也下旅腰以下也重若一者上下等也以其長爲之圍欲其長與圍相稱也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鍛革也摯至也鍛之不熟則不堅太熟則橈曲也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鑽空孔也惌音宛孔小貌眡其裏欲其易也裏革之內也易音異其裏之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朕縫處也直無邪曲也櫜之欲其約也櫜音高韜也卷而藏之約束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齘音戒如齒齘齘者之於身無齘齬之病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治之潔淨則其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周密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變隨人之身便於用也

孔衆而豐見孔明而可觀

弓人

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甲革以犀兕爲之椹質以木爲之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也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豻侯五十步鳥獸近而射之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學射者先學以射弓之中者大弓以授

合九而成規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弊音蔽以句曲也弊則直者爲良考工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取六材以冬取幹以秋取角以夏治筋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和調適也幹也者以爲遠也幹貴其力故以爲遠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筋則入必深膠也者以爲和也膠則和合而不解絲也者以爲固也絲以結之則固而不壞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漆之以漆則霜露而不浸凡取幹之道七此下言取六材之法柘爲上檍次之檍音億柞也檿桑次之檿山桑也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既得其材乃可鋸析之以爲弓幹埶謂弓體曲則有力故利於射遠直則不撓故利於射深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菑栗析幹也迆邪行也以鋸析幹宜正其紧密不邪理不絕則弓之發無自而起且致矣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三

春秋佐助期曰天弓主弓弩之張弛名推[illegible]

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牛之少者其角紋直潤澤，牛之老者其角紋紾而粗亂，牛久病則其角之中必傷，瘠牛瘦瘠則其角不滋潤。）角欲青白而豐末。（青白則其色之善也，豐末則其質之厚也。）夫角之本，蹙於𦚔（[illegible]）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𦚔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角之長二尺五寸，本必白，中必青，末必豐，則所載之角又有一牛之直也。）凡相膠，欲

山海經云少昊生般始為弓矢

孔叢子云楚王張繁弱之弓忘人之矢以射兕于雲夢

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音團）廉。（相膠者欲其色之純赤，又欲其文之交錯，深瑕而澤，言其表裏有文而其色潤澤也；紾而摶廉，言文理細密且摶圜而稜稜利者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昵，鄭氏以為埴亦黏也，埴黏可以黏，然不可以久，昔能方此六膠之用也。）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相筋以條直滋潤為上，筋之小者貫成條而長，節之大者貫于成束而潤澤，如此，度其為獸性必剽疾，以之獸凡。）筋欲敝之敝，（敝之敝，欲其熟也。嚼之。）漆欲測，（清也。）絲欲沈，（欲其如在水中之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

[illegible]之[illegible]然也

春秋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

以為良。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幹欲堅而直，故冬析。角欲和[illegible]）夏治筋，秋合三材，（膠漆絲三者，欲其成。）（而温柔，故春液。筋欲致，故夏治。[illegible]乾而充實，故秋合。）寒奠體，（奠，定也。體者，弓往來之體也。）冰析灂。（灂音卓，漆之灂也。）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被弦於春，俟一年之久而後可用。）析幹必倫，（欲其順理。）析角無邪，斲目必荼，（荼音舒。）斲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斲之不舒徐，則其功粗而不精，節目與幹為力反，為節目所摩齧，而筋受其病矣。）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

三禮圖曰弓有彤弓有旅弓彤弓天子所用旅弓[illegible]大夫以下所用也

之所由幨，（幨，絕也。）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帤，弓中裨也。帤謂幹上所被之裨，裨厚則剛，故其木堅；裨薄則柔，故其力軟。）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一通。之弓之中，以絲約之，亦有不約約處。）疏數必侔。（約之疏數，必隨其宜。）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摯，致也。以修治角也。）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校，[illegible]也。）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撟（[illegible]）幹欲熟於火而[illegible]

古今姓氏書辯證下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

無灂(灂過也雖欲火之孰熟過熟則灺故欲其無灂也)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燂音潛燂炙也)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筋以緩治之則其力無損)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鬻與煮同以和齊之則剂系相入)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峻謂簫也柎側骨也弓之曲處謂之畏人所握處謂之敝)宛之無已應(宛謂體張也而不能已也)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為柎而發必動羽)為柎而發必動羽閷弓而羽閷末應將發

(閷接中也羽緩也接中動則緩則蕭應弦而角幹將發也)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堂(堂音撐)之

荀卿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三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三均(三者皆等不相過亦謂之三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者謂上材工時角幹筋之六者各相得而和又以絲漆膠為之輔也)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鋝音劣)絲三邸(邸音抵)漆三斞(斞音宛權平也侔等也鋝取也斞亦量也)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巧工以和之有餘下工和之則不足)為弓長六尺有六寸(此三人之形說不同故之等制不一)弓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史記子貢說越王從吳伐齊越王以秦屈盧之弓步光之劍以賀○魯連子云楚王與魯君以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此二者楚之上寶也

白虎通云繁弱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耕稼

括地志云蒲州府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虞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嬀州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皆云舜所耕處○南豐曾氏曰鄭

郡國志云河東蒲坂有雷首山吉云舜耕

康成釋歷山在河東世之好事者因嬀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孟子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壽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圖記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今濟南府○文粹陸龜蒙云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吾得于農家請試辯之吾聞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撥音發)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其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

一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

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烏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烏耘。試禹之績，天成而後萃之于天。其爲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四凶，恐害于政。其爲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

陶漁

黃帝時有寧封人爲陶正。此陶之始也。陶謂陶瓦爲酒樽。陶即瓦器。○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何必定陶。○

圖書考 上孟 卷二十一 公孫丑 上

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文子云：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牧。○墨子云：舜漁于濩澤。通典：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一作雷澤。○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鄭康成云：在濟陰。○地理志云：禹貢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管子云：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韓子云：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皎人遜齒

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尸子曰：舜之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illegible]月，天下歸之若父母。○淮南子曰：昔舜耕于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于河，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

圖書考 上孟 卷二十一 公孫丑 上

指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

耕歷山

鄭玄曰：歷山在河東。○正義 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猪山，亦名狗頭山，亦名薄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

并皆云舜耕處未詳也。

陶河濱

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河濱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舜之陶斯或一焉

漁雷澤

山海經云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也鄭玄曰雷夏兖州澤今屬濟陰○正義曰括地志

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公孫丑下

天時

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月十二月支十二支干十干也○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注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旺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雙峰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

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個是橫一個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似有細密處○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干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

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旺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旺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旺震相立春震旺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罡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並[illegible]

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謂時日支干者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甲乙丙丁戊巳
庚辛壬癸是爲干支干所[illegible]謂時日而用之也云
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
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
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
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
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
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祀歲

星以伐商太歲以甲子破紂凡用師之道有
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地利

孫子曰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
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
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
邑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
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
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散
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
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
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
不相恃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
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
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
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故
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

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
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
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
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
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太公兵法星
宿孤虛爲天陣山川向背爲地陣編伍彌縫爲人
陣

城郭

管子曰內爲之城外爲之郭○釋名云城盛也盛

受國郛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五經異義云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又公羊傳注云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方丈曰堵三堵曰雉○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千城言不敢自專禦于天子也○月令曰孟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春秋說文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穀梁傳曰城爲保民爲之四書考 上孟 三 卷二十一 公孫丑 [illegible]

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猶益城是無極者也○又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焦贛易林云金城鐵郭上下同力寇不敢賊

攻

管子云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illegible]其堅者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又曰用兵之法什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是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又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

池

說文云池沼也守地鍾水也○輿地提綱云城外有池池有水曰隍

革

趙氏曰古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金仁山曰黃牛皮者爲革甲青牛皮者爲兕甲即今水牛也

四書考 上孟 三 卷二十一 公孫丑 [illegible]

米粟

金仁山曰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封疆

周禮夏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乖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金仁山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爲疆○爾雅云水注

川曰豨注豨曰谷

戰必勝

孫子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

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勝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吾軍五倍於敵則可警前掩後衝東擊西而攻取之也倍則分之多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

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
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凡
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
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
也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東郭氏

氏族略云東郭氏姜姓齊公族桓公之後也

孟仲子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孟氏譜云仲子
名睪孟子之子也○三遷志云孟子娶田氏生子
名仲子

薪

薪蒸總滙云薪柴也所以供炊大曰薪小曰蒸供
燔燎曰樵

父召君召

禮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
口則吐之走而不趨○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
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鄭註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之
君命者也君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節急則二節緩則一節也

齒

禮祭義云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
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
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
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于朝
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
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

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
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
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
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
軍旅矣

金

宋書南海扶南
常摘之其色光
國所云紫磨者

瑕邇切夢母夢生兒有人以金
吠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即此
合璧事類麗水在雲州永昌縣

按廣韻云沙中揀金又出于石碎石而取之熟色深金有丹陽赤金紫磨金

中有金如𩿤浮出于其中金質堅重遇水即沉柰
有浮出者金浮于水乃其品格之異非他金可比
也○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黃金見深山
張衡傳註云兼金價倍于惡者故曰兼金○許愼
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爲長久埋不衣百鍊不輕
西方之行也○爾雅曰黃金謂之璗音蕩其美者謂
之鏐音流餅金謂之鈑音版鈑涤謂之銑白金謂之銀
其美者謂之鐐音燎○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
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
四書考 上五 卷二十一 公孫丑 四十
米○南郡象林縣古西國皆獺漢人貢金供稅○淮
南子書玦五百歲生黃瀕五百歲生黃金千歲爲
黃龍玦石也銀也黍以數五故五百歲一化澒黃金水一銖爲一金兩重一斤漢以一金
斤○宋書林邑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夜則
飛出○齊書曰金東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盛
德則遊于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于浦音永

平陸

廣輿記平陽府有平陸縣

太夫

後世有縣亦天子二

十四諸侯于三或議于公門或殺于私家

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
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冊
府元龜云魯謂之宰仲尼爲中都宰是也晉謂之
大夫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
尹沈尹戌爲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
諸梁是也

戟

說文云戟有枝兵也戟長丈六尺讀若棘又云鏔
四書考 上五 卷二十一 公孫丑 四十
鄆大戟也○廣雅云匽謂之雄戟○方言云戟
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音子或謂
之鏔音寅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
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三刃枝南楚宛
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或謂之殳○
考工記戟秘廣寸有半其刃三之四寸半胡四之
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句中矩重三鋝音劣○
禮書曰蓋戟有三鋒刺則鋒之前者也胡則正
方中短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又

曰戟或作棘春秋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言越棘
周禮言棘門則戟棘一也○司馬相如曰曳明月
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傳玄云羽林虎旅長戟

槭 音蕭 槮 音參

伍

周禮小司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令巽萬民閱其材器充卒伍者以待使用 五人爲伍五伍爲兩

牧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

牛人若牧人繫者Ш

繫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
以授職人而芻之○史記卜式入山牧羊累致千
金上召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
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
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
上以式爲奇拜爲郎

受布于司馬使其式置捉而共考

都

釋名云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左傳曰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靈丘

地理志云代郡有靈丘縣

蓋

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西北

嬴

疏按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註云嬴齊邑今泰山
嬴縣是也

子噲 附子之

子噲燕易王之子也子噲既立齊人殺蘇秦 蘇秦與燕

文公夫人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 齊大夫與之爭寵使人刺秦且死謂齊王臣即死 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 臣之賊得矣齊王如其言而殺秦者果出遂誅之
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其弟蘇代與子
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欲用蘇代燕噲三年與
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蘇代爲齊
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
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而尊子之
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
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

堯賢者以其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反也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宣王因令人謂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惟太

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乃與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殉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怨孟軻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擒子之而醢之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出史記

管叔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伐紂封紂子武庚於殷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攝政當國管叔與群弟疑周公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助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詩豳風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匡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大也尚書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史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復其國也

時子

古今姓纂云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

萬鍾

註鍾量名羅氏曰四豆為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鍾受六斛四斗

龍斷

孫奕云龍斷音隴壟斷而峭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可左右望也其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罷取一市之利也○九補韵龍音壟合于上聲二隨壟字下添入

孟子去齊

史稱孟子兩去齊。其先去齊。乃宣王之九年後致爲臣而歸。則湣王嗣位之初也

晝

齊東野語云。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註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水經註云。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路史國名紀云。晝故晝城。在西安城南。有澅水。耿弇

進軍晝中者。

几

演繁露云。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釋名云。几庪也。庪閣也。所以庪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按漢武內傳帝受王母眞經。庪黃金之几。是以几而庪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雕晝爲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褒。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狐蹯鵠膝。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像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頂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爲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作袁孝尼家。醉起扶書几板爲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眞草。其父刮去。昇背有似可書也。孟子隱几而臥。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材設

飭。則有凶殊。其形制無二也。○詩云。授几有緝御。○周禮。春官司几筵。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又云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書云。王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魯繆公

魯繆公。名顯。元公之子。悼公之孫也。元公在位二十一年。繆公即位。元年壬申。公儀休爲政。泄柳子思爲臣。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

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
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申詳曰請聞之荅曰公
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
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
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荅曰有龍
穆之徒好飾弄辭說以於坐席相人者耽以爲之
意天下之淺人也孟[illegible]子父之橋子良修實而
不修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懼不發如大鐘然天下
之深人也孟公叔子與之[illegible]已而弗能知此其所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一 [illegible]
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
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也遂謝之 出孔叢子 ○又
曰申詳問于子思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
稷至武王而王同嚳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
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
追太王王季起焉又問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
伐崇邪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
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
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

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
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
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
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
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人奔
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
之端也成王于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
廣其基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高子

四書考 七孟 卷二十一 公孫丑 [illegible]

高子齊人嘗問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
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
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之于太甲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
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
孝慮中聖權如之何高子嘗拙小升爲小人之詩
妾議焉文之繫其後夫而學他術

休

國名紀云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illegible]西

崇

國名紀云崇縣漢右扶風國伯爵崇侯國崇邰郎今鄠縣昔文王伐崇命無殺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又云春秋之箕崇小國趙穿侵崇者非崇侯國

四書備考上孟卷之二十一終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二目録

神農　憂
耒　耜
饔飧　倉
廩　冠
素　荼
甑　鐵
陶　冶
益　掌火
九河　濟漯

汝漢　淮泗
江　后稷
稼穡　契
司徒　孔子沒
治任　弟子事有若
秋陽　鴃
出于幽谷　戎狄是膺見論語
荆舒　布帛
麻縷絲絮　蓰

學者　側訓
狐狸　蚋

目錄終

滕文公上

世子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君之於世子也有父之親有父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故養世子不可不慎

成覸

成覸齊人○邢疏曰以意推之則成覸之勇果公明儀之賢可知矣○齊物類纂敘青州府人物云

紀梁以忠義自許而左傳紀其事成覸以丈夫自期而刺書述其言○說文成覸齊景公之武臣

公明儀

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門人甚尊其師嘗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出禮記祭法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頹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也出家語曲禮子貢問子張死公明儀爲志焉志記識也誌相禮章識褚幕丹質褚者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爲褚不爲幄但以素爲褚幕以丹質之布爲之蟻結於四隅殷士也文於諸之四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此殷禮士葬飾也○

出禮記檀弓上

瞑眩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方言

云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
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商先王之道迪我高
后謂成湯之德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
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滕定公

滕南陽音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封於滕侯爵

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爭長滕侯曰我周
卜正也乃長滕侯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
文公即滕侯之後也

齊疏

禮間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
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每一升凡
八十縷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
之布升數爲齊服如斬衰並六升則葬後以六升
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謂
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若未成然六
升以下則漸細精與吉
服之布相近故稱成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去麻服葛
者差後男子去要麻經以葛經婦人去首麻經着
葛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以葛經易腰麻經差小
于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經不除
王小祥用練易其冠又以
練爲中衣以縓爲領緣也

饘粥

禮喪大記曰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
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
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皆
食粥衆士室老之下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
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
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風土記曰
天正日南黃鍾踐長是日始牙動為饘粥以養幼
微尚以赤豆為糜所象色也○說文云周謂之饘

宋衛謂之餰音堅○廣雅云粥糜饘也○天文要集
云玉井主粥厨○楊雄方言云又粥稠者曰饘稀
曰飦

居廬

儀禮喪服子夏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
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翦
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
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禮書傳
曰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堊音惡室芐音戶翦

不緦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註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檜之是也廬于而下廬于東南是也○[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中國諸侯人非七月不足以盡遠人之情也)諸侯五月同盟至(同方嶽之盟共施近故五月而可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三月而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外親至近故踰月可至)○[禮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甶(音塊)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䄕之(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也苫草也寢苫臥於苫也枕由枕土塊也宮之者廬外以帷幛如宮牆也廬袒也其廬袒露不以帷幛也)

泣

[說文]云泣無聲出涕也○[檀弓]云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矣○又云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民事

[魏志]司馬芝曰大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說苑]云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昬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昬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昬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昬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文選]潘安仁籍田賦曰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正其本者端其本善其後

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廉伐耕之秩無儲稸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窶皆此物也○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爲務入政之于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偕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勞力

[illegible]禾麥[illegible]祭人有農[illegible]之利

過限竊者不洌。○〔丹鉛總錄〕曰。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故三見文帝之詔。四見景帝後三年詔。五見武帝元鼎六年詔。成帝陽朔四年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詔。則曰所農。章帝元和元年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傯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

詩晝爾于茅

四書考上孟〈巻二十二〉滕文公上　七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入都邑法宮室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合璧事類〕云。茅〔説文〕謂之菅。叢生。根茹相連。葉長三四尺。生于荒野間。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脊。有茅刺者曰青茅。

索綯

〔小爾雅〕曰。綯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爲繂。○〔物原〕云。燧人作繩。軒轅因作綿索。

豳風七月之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火大火心星也。下而西流。則暑退將寒。至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衣以禦之。一之日謂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建丑二陽之月。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矣。此段言衣之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三之日正月也。四之日二月也。三之日則往修田器。四之日則舉趾而耕。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田畯勸農之官。此言食之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四書考上孟〈巻二十二〉滕文公上　八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黄鸝也。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小徑也。爰求柔桑。穉桑也。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蘩白蒿也。祁祁衆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女則執深美筐。循小徑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未可食桑。則采蘩以啖之。蠶之女感時而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父母爲悲也。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卽蒹葭也。蠶月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取彼斧斨。斧隋銎。斨方銎。以伐遠揚。遠枝揚起者也。猗彼女桑。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七月鳴鵙。鵙伯勞也。八月載績。績緝也。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言七月者

遲將寒是歲禦冬之備成矣又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於八月收萑葦爲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事桑可條取則伐之小桑不可條取則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文以鳴鵙之後麻熟可績則績以爲布凡此蠶績所成者則染之或玄或黃而朱者尤鮮明皆奉爲公子之裳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四月秀葽。葽音腰秀色也葽草名五月鳴蜩。蜩蟬也八月其穫。十月隕蘀。蘀落也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同竭作以狩也載纘武功。言私其豵。豵音宗獻豜于公。豜音堅○豵一歲豕豜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二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將至雖蠶桑之功皆備猶恐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爲公子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小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謂之促織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覘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妻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戶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六月食鬱及薁。音奧鬱棣屬薁蘡薁也七月亨葵及菽。葵菜名菽豆也八月剝棗。剝擊也

十月穫稻。稻所以釀酒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介助也眉壽者頌禱之辭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也采荼薪樗。荼苦菜也樗惡木也食我農夫。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此章言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則築堅以爲場而納禾稼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秀實在野曰稼黍稷重穋。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禾麻菽麥。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麻草本莖生取其皮辟績之成以爲衣者菽豆屬其類有數種青黃赤白黑之殊五穀之可養生者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二之日鑿冰冲冲。鑿冰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三之日納于凌陰。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蚤早朝也獻羔祭韭。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九月肅霜。肅霜氣肅而霜降也十月滌場。農事畢而埽場地也朋酒斯饗。兩尊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君之堂也稱彼兕觥。稱舉也以兕角爲觥萬壽無疆。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貢助徹

禮書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四三亻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間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同稼遂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耡粟許慎釋耡爲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籍而不稅此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畮而以五畮貢商之民耕七十畮而以七畮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畮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孔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

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于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洎歷商周則田浚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于夏備于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占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鄭樵曰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籍民力而不稅謂之助

周之徹使民通徹而耕謂之徹孟子曰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呼爲車轍之轍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爲通徹之徹

殷人七十而助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畝內公田取十四畝爲廬舍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周之都鄙用助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內公田取二十畝爲廬舍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廬舍

殷人于公田七十畝之內取十四畝爲廬舍周人于百畝公田之內取二十畝爲廬舍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 註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 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遂廣深各二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焉 遂上有徑 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行于國都徑之廣可容車馬者也 十夫有溝 溝廣深倍于遂 十夫千畝之田也 溝上有畛 畛之廣可容大車 百夫有洫 洫之廣倍于溝 洫上有涂 涂之廣可容車一軌 千夫有澮 澮廣二尋深二仞 澮上有道 道之廣可容車二軌 萬夫有川 川所以受澮之水 川上有路 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於畿

鄭注謂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註

周禮冬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 百夫之田其方十里號爲一成 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 千夫之田其方百里號爲一同 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鄭注謂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

龍子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戍相友善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諾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隸僕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

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列子

小雅大田之詩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種擇其種，戒飭其具也。既備乃事，以我覃耜，覃利也。俶載南畝，俶始也，載事也。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若順也。○既方既皁，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稂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去其螟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螣。及其蟊賊，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無害我田穉，幼禾也。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歛穧，音齊，穧束也。彼有遺秉，秉把也。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及我私田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精意以享謂之禋。

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也。

庠序學校

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米廩謂藏粢盛之委於學宮也，亦教之孝義。序，夏后氏之序也。序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次。瞽宗，殷學也。樂師瞽矇之所宗。頖宮，周學也。頖半也，以其半於辟雍之制也。○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義，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又二樂事勸君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六禮：冠、婚、喪、祭、鄉飲、士相見也。明七教以興民德，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齊八政以防淫，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此言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總其政令者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身以中爲功，故曰上功。習鄉上齒，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收逸以從善。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對移，庶幾其變也。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在鄉界之外。如初禮，不變，移之遂，遂又遠於郊。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才德出者曰秀士），曰選士（選而升之），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學，國學），曰俊士（才過千人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造，成也，成其才德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此以下言國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皆樂官之屬）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言可進受爵祿）。司馬辨論官材（司馬掌爵祿），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使之任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許氏通考曰：學制之見於書者，五帝曰成均，虞始即學以養老曰庠，又曰米廩，夏以射造士，如行葦燕相之所言曰序，商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曰校，又曰瞽宗，周兼用之，內建四學，虞庠

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曰膠，又曰辟雍，外則參行之。侯國立當代學曰泮宮。凡鄉立庠，凡立序，凡黨立校。

經界

饒雙峰曰：經界謂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又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之類，塗道塗，封上埴種樹木為界。○疏云：鄭注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穀祿

詩疏云：穀所以為祿，故云穀祿。

圭田

趙氏德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也。集註本此。又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治也。○禮書云：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illegible]

遂予士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餘夫

周禮遂人以疆予任甿(音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三百畝餘夫亦如之○禮書曰先王之于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書上地田百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田如正農夫也或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

鄭氏曰士圭田亦制也爲鄉遂上田與餘夫二十五畝而制也周田官有分說矣

守望

疏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

方里

留青日札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百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上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屋三爲井闊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闊一里也若夫路程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爲一里若夫居止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或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

錦古義九傳曰古人云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

井田

漢食貨志云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地著爲安土也)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

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
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
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
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
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
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序晝 也爲）
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illegible]）公
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 斂謂田入也 [illegible]）

（虞雖不墾而亦取其稅者王有禁巧之作 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共車
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
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諸侯祿食庶事之費民
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
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勸之）種
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illegible]）田中不
得有樹恐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
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埸雞豚狗彘
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

食肉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
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
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
行禮而視化焉○元氏明善曰井田始於黃帝經
界加井字後世因號爲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井九
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貢者上送於官之名凡家同井家授五
十畝其半以爲菜田助者借也謂借民之力以耕

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田七十畝其
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畝以爲菜
田公田之外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徹者通
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謂野九十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卽周之所以通用上代之法而爲
徹者也野謂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
其中一百畝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以公田而借
民之力共耕之此卽殷之助法但此殷則每家增
爲二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

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一上貢於官此即夏之貢法但井夏則每家增多五十畝耳其萊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事者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詳已不可知○老泉蘇氏曰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

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于唐

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遂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實實便于今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于此而後世求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

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古田以過吾限耳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樂輸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神農

神農姓伊祁名軌又名石年教民始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炎帝神農氏姜姓母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母安登有媧（國名）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承庖犧之木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可久之利厥産烈山厥國伊耆厥名軌兒厥王火德以火名官乃斲木爲耜揉木爲耒（鈌曰耜丙曰耒）教天下以耕稼食穀乃嘗草合藥以濟民生乃飭金排賈以資民用乃師于悉諸學于老農乃命赤冀爲杵臼乃命巫咸主卜筮乃命刑天作扶犁之樂乃命屏封作種書乃命白阜作地理紀以理天下故號神農氏

四書考　上　五　卷二十二（滕文公上）　三五

其爲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士有當年而不耕者一人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饑者矣一女不績則天下有受其寒者矣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恭生生（生重也生生謂生業）各食其力於是作蜡祭歲報順成（天子大蜡所祭有八神一先嗇謂神農二司嗇謂后稷三農謂田畯四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蓋田夫也五貓以其食田鼠六虎以其食田豕七防以其止水八水庸謂溝所以通水者皆有功於民故並祭之）以赭（音者）鞭鞭草木（赭赤色神農以火德王故於蜡以赤鞭祭後用赤鞭鞭草木使萌動也）始嘗百草制醫藥以療民疾俾無夭札（短折曰夭死曰札）又作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出史記）有火瑞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出通鑑）諸侯夙沙氏叛殺其諫臣箕文帝惟自脩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帝（出路史）帝初都陳（今開封府）後都曲阜（屬兖州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山在德安府隨州）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蓋謂是也（出史記）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遂以艮爲

四書考　上　五　卷二十二（滕文公上）　三六

首作連山之易故又曰連山氏（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又曰伊耆）氏（出易繫辭下）神農凡八代（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來帝哀帝榆罔）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見轉蓬而制乘車橫木爲軒直木爲輈故號軒轅氏）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堯命羲和之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岳之職故名曰四岳）王周宣王時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出史記三皇紀）

屝

左傳共其資糧屝屨（白帖）蔦屨之儉亦剌於魏人

屨

（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麤菲草履今之富者革舃絲履）

方言云。屝（音翡）屨麤屨也。徐兗之郊謂之屝。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舃。自關而東複屨。其庳者謂之鞔（音婉）。下禪者謂之緳（音揳）。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不借，賤也）。草作者謂之屩（音推）。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𩌦（音印）角。南楚江沔之間總謂之麤（沔水名，今在襄陽）。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屩，或謂之扉（音畢）。屨其通語也。徐土邳圻之間大麤謂之𩌦角（今漆履有齒者）。○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釋名云：屨，拘也。所以拘於足也。麻作謂之屨，亦謂之屝也。○鹽鐵論云：古者聖人麤屝草履。○曲禮云：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又云：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屛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耒

周禮冬官車人為耒。庛（音次）長尺有一寸（庛，耒下前曲接耜者）。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中直，謂庛上句下其中間直者。耒之制上下皆微曲，中間則直）。上句者二尺有二寸（上句，謂手所執處。下句則接耜也）。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自耒下之庛緣其外而上至耒首，望直量之，而有六尺六寸，所謂弦也，故與步相中）。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直庛所入者深，故利於推。句庛所起者順，故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倨句曲處也。磬折其弦勢之中，則宜于地也。直句各得其中也）。○大戴禮云：農耕厥耒耨束也。束其耒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制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一作暘）。

耜

周禮冬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耜，耒之金也）。二耜為耦（兩耜相合為一耦）。○易繫辭云：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禮月令云：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饔飧

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饔。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饔，即將幣之禮。今之逆訓曰朝饔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饔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

曰夕飧享宴必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饔然飧字從夕食今作飱訛矣

倉　廩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

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韓詩外傳云楚莊王賑廩同食

管子云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

冠

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冠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之見鳥獸有冠角頗音然之制遂作冠冕纓緌後漢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繒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唐志緇布冠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

素

雜記縪以素鄭注曰素生帛也○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釜　甑

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

詩傳曰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又曰鬲音立釜屬○方言云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音或謂之鬵音或謂之酢餾音○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音○韓詩外傳云舜甑盆無膻音飯乎土簋啜乎土型○合璧事類云甑所以炊飯之具古者甑實二鬴厚半寸

周禮云段氏為鎛器

家語云鑄劍戟為農器

寸底七穿。甗其無底者。字從瓦。二器陶者為之。今以木。後世之製也。其于摔挐尤輕且便。○古史考曰。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

鐵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音兆)一鎌一鎒(音搙)一椎一銍(音眞)。然後成為農。○韓文李惜簡誌。益市耕牛。鑄釤(音山)鉏(音鋤)斸(音竹)。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錢岐乃錢鎛。

陶冶

呂氏春秋曰夏桀之臣昆吾作陶

周禮考工記云。摶埴之工陶旊(音倣)。有虞氏上陶。○又云。陶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又云。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髻薄也。墾傷也。如鋤之傷物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也。器不中用者也。)○又云。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鍾。㮚(音栗)氏為量。鍛氏為鎛。桃氏為劍。○疏。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周書曰。神農作陶。○古史考曰。蚩尤氏鑄金作刀。(鑄金即冶也。而周書亦謂蚩尤作冶。)○莊子云。大冶鑄金。○尸子云。蚩尤造冶。○黃帝之時有寧封人為陶正。

益

書疏云益皋陶之子

益名大費。父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所生也。○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

氏。益初與禹皋陶稷契伯夷夔龍垂彭祖自堯時皆已舉用。未有分職。至舜攝政。乃命十二牧。居官用事。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於是以益為虞官。掌山澤。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四臣名)。舜曰。往矣汝諧(諧和也)。遂以朱虎熊羆為佐。益主虞山澤。辟鳥獸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虎豹犀象蛇龍之屬。不為民害。及舜命禹為司空。禹與益奉舜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任土作貢(辨其土之所宜。以作貢賦)。禹功已成。帝錫玄圭。

一云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
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

掌火

周禮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唐忌羅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謂之伏日

九河

禹貢云導河積石至於龍門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

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石山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孟津地名在昔渡處也在河內郡河陽縣之東過洛汭至於大伾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河南府鞏縣東大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皐也北過洚水至於大陸洚水屬冀州信都大陸爲冀州鉅鹿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海水逆潮而得名屬兗州入於海

【蔡氏書傳】曰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爲二此與集註小異

○吳氏程曰曰簡曰絜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謂爾雅合簡絜爲一而其一則河之經流殊不可曉然以水道考之九河率在河澗路滄州境內今存有五六處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有絜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良是○【楊子巵言】云朱子注孟子九河以簡與絜爲二非也簡絜本一水其一則河之經流也蔡沈註【禹貢】亦不以朱子之說爲然○【爾雅疏】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

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簡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馬頰覆鬴鬲津鉤盤之名同李巡簡云討 高疏九河示復其故道名應先有不

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

江

釋名云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風俗通云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震澤太湖也屬蘇州吳縣又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沱江之別流於梁者又東至於澧水名過九江九江即今之洞庭至於東陵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東迤北會於匯匯澤即彭蠡東爲中江入於海○水經注云江出岷山其源

若濫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湔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曰中江東北至南徐州今潤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漢書地理志云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盖一源而三目也○鄭玄孔安

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又韋昭云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荀子孔子曰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以涉

后稷

通典云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

稼穡

呂氏春秋一曰任地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窐汙下也突高也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濕潤也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濕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無淫乎雚夷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棘羸瘠也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

棄故下田棄畎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饑也）又無螟蜮今茲（年也）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廣也）八寸所以成畎也耨柄尺此其度（制也）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一曰辨土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土而疏者）為其寡澤而後枯（燥也）必厚（深也）其靹為其唯厚而及餘（作還）者菹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

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畎小畝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畎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是故其耨也

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蘖不通（深不能生也）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獲必遇天菑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以是故得時之稼

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能也）飢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盛也）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殉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契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燕也）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

契（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有娀氏女吞之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封於商賜姓子氏（玄以鳥生子故謂之子姓）契與於唐虞夏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佐夏功著於商四傳至冥爲夏司空勤於官事死於水（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是也）又七傳至天乙是爲成湯遂伐桀而有天下故商頌曰玄王桓撥（玄王謂契也）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達通也言無所不宜）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言率殷不過遂視其民則既發而應之矣）相土（契孫）之烈烈海外有截（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契始封於商曰商者以始封之所命而言也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而在京兆杜縣（京兆今西安府）及有天下始居宋地復命以亳今穀熟（屬歸德府）是也有殷水出焉後遂遷於敖（今敖倉北太成遷於此亦作囂）于相（地名在河北河亶甲遷於此）於耿（今河龍門縣有耿城古耿國也祖乙遷於此）於朝歌、謂之殷者以成湯是國之所命而言也（出殷紀）○按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此商殷兼稱或只稱殷也

（蔡傳曰契書五教實受司徒之典[illegible]受謂地官之位）

司徒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曰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左傳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鳴孝故爲司徒主教民）○詩玄鳥箋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賜其姓焉○司馬相如傳曰禹爲堯司空禹（[illegible]）爲堯司徒○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司徒掌教之官徒謂萬民也教謂養萬民之衆故謂之司徒）○說苑云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

孔子沒

（[illegible]）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

一年庚戌孔子生七十二歲卒在魯哀公十四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

孔子冢在北泗上去城十里今曲阜縣有

冠冢柴樹以百數皆靈異叢生下生蘭棘不制人草

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魯城北泗濱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

四書考上孟 《卷二十二 滕文公上 [illegible]

封之若堂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既問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家語云有若狀誤好

古曾氏云孔子殁弟子以有若言似聖人相與共立爲師

冢上孔子冢一大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大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治任

揚升菴云任擔也字亦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戴（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擔也

弟子事有若

史記列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事之

四書考上孟 《卷二十二 滕文公上 [illegible]

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其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嘿然弟子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秋陽

綦毋邃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

陽一作缺

趨詁訣傳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鵙應陰而後動者
也埤雅鵙音貴伯勞也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
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伯勞
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
曰鵙始鳴是也釋鳥云鵲鵙醜其飛也㚇音宗言其
飛不能翱翔竦翅上下而已詩傳說文以爲㚇斂
足也今鵲鵙醜飛亦皆斂足腹下詩曰七月鳴鵙
八月載績蠶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
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舊

云鵙善制蛇鳴則蛇結類從曰鵙鳴在上蛇盤不
動鵲鳴在上蝟反不行

出于幽谷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
矣猶求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爾雅云水注谿曰谷
○劉向別錄云下言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
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氣至而穀生名曰黍
谷

戎狄是膺見論語

荆舒

穀梁傳云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
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左傳云楚大饑羣舒叛之

布帛

白帖云羲皇造布○釋文云布亦帛也然世俗所
謂布者乃用葛麻苧等物爲之又不可以帛槩
論焉○財貨志云帛繒也繒帛總名○禮運云

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又曰疏布以冪衣其澣帛

麻縷絲絮

麻枲也皮績爲布子可食又麻有實者名苴無實
者名枲○郭璞云麻皆有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
不給服無不宜○縷盛線敝衣也又○縷委曲也
又結縷草名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結○說文
云絲蠶所吐也○蠶爲忽十忽爲絲絲蠶賦成繭三
繭成絲○士緯曰絲生於蠶爲絹則成爲錦則貴
○正蒙云皎皎素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

黃得泥則黑○說文云紗，𢿱錦也，一曰綠條爲紗
不綠爲錦疏內衣護涌者，與外膜緒雜爲之曰絮

徙

演繁露云孟子或相倍蓰，古字有用蓰字者，史
記周本紀其罰倍蓰，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
安國曰倍百爲二鍰也

墨者

韓非子，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
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二　滕文公上）翟
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
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
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
而皆自謂眞孔墨○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
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
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
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
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
兼禮之，安得無亂乎

匍

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
言也，匐伏也，伏地而行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盡
力之勤，猶亦稱之

狐貍

格物論云狐形似黃狗，鼻尖尾大，性多疑審聽○
陶隱居曰，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形似貍而黃，善爲
魅○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有三德，其色中
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名山記曰，狐者古之淫
四書考上孟（卷二十二　滕文公下）哭
婦，其名曰紫，紫化而爲狐，故多稱阿紫○玄中記
曰狐千歲爲淫婦，百歲爲美女，爲神巫，爲丈夫○
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舊說狐
有媚珠，又曰狐髑髏拜斗而善變化○埤雅云貍
從豸從里，若里人所居也，穴而雜處，故貍又類
於貓字○陶隱居曰，貍似虎貍，亦有似猫班者，又
一種香貍，有麝氣，一種似虎而短，多棲高木，候風
吹而過他木，謂之風貍，一種而白面而尾似牛尾，名
玉面貍，又[illegible]尾貍，專食百果，又有晝伏夜出食

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之爲字從黽省从虫于卑類生丁謂其義也亦好交其後足

眼長尾黑質白章尾大九節名九節狸性狡而捷好捕鼠○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爲人形

蠅

方言云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爾雅曰蠅醜扇也青蠅者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又云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易林云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

邦國○東觀漢記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四步託驥之尾得以絕羣○論衡云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色

蚋

說文曰秦晉謂之蜹音汭楚謂之蚊蓋蜹喜亂飛似蚊而小聚之如霧有子所謂醯音希酸而蜹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昝音茂䖟○又云齧人飛虫從蚋民聲亦或從昏以昏時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于朔蚊成市于暮傳曰聚聲成雷謂其求之時也聲音皆民中蚉音[illegible]虫田效者病焉一曰蚉肓音荒故謂之蚉○爾[illegible]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存其瞻惡烟爲掌所捫爲扇所拂[illegible]名之曰民○崔豹古今注云河内有人嘗見人馬滿地如黍米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爲黍民○楊子或問貨殖曰蚊注蚊之取利雖小然而[illegible]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況

四書考上孟卷之二十二

滕文公中

尺 尋

疏云十寸爲尺十丈爲尋○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孔疏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麾旃以招之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獸故皮冠以招虞人也

田

周禮地官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周禮太宰職八月田役以鄭其衆○又曰无期前衆吟辛伍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之成也

○易田獲三狐。又田獲三品。狐隱藏之物。三品乾豆賓客君庖。

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蒐音搜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茇草舍止也。軍有草止之法。仲秋教治兵。遂以獮音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又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備獸觸 又甸祝四時之田。師甸致禽于虞中。○

六韜文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於渭之陽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禮記天子諸侯無事。一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旌也。有虞氏之旗。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故爾雅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狩為得獸。取之無所擇。為除害也。

殺禽田而習射射中而曰不得禽則得禽一十而曰禽則不仁義體兼力

趙簡子

趙簡子名鞅。一名志父。其先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必欲索而殺之。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謀與嬰匿武。杵臼取他兒。佯為趙武匿山。嬰出給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乃使殺杵臼及他兒。而趙武獲存。後武立。號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出仕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於黃父。謀王室。王室有子朝之亂。謀定之。令輸王粟。具戍人。輸粟於王。具人以戍周。明年將納王。納王于成周。十年遂入敬王於周。

傳晉頃公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取陸渾戎之地。令晉國各出功力以鐵為鼓。用槖扇鞴謂之鼓。此蓋一鼓而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士匄。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唐叔晉始封之君。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主爵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蒐於被廬。作執秩以正其官。蓋修唐叔之法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

在鼎矣。民知爭端在鼎。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
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公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
曰。史墨即蔡墨。范氏中行氏其亾乎。中行寅爲下卿而
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
焉。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與之。是加范氏之罪。易之亾也。是交易范氏。速之使亡。
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簡子亦與鑄鼎之役。于然不得已。趙鞅鑄刑書。
本非趙鞅本意。不得已而從之。惟德可以免。脩德可以免禍。出昭公二十九年。○晉

四書考 上 卷三十三 經文合 四

定公九年。宋樂祁使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
綿上。綿上地名。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楯干也。楊木爲之。以范獻子
名士鞅。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
飲酒。不敬二君。是不敬晉宋二君之事。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出魯定公六年。十一年。簡子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
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乃
歸樂祁。祁歸卒於太行。出魯定公八年。十二年夏。魯賊臣
陽虎來奔。趙簡受賂厚遇之。仲尼曰。趙氏其世
有亂乎。受亂人故。出魯定公九年。○十三年。簡子帥師圍衛。報

夷儀也。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晉伐衛以爲報。衛人懼。貢五百家。簡
子命置之邯鄲。邯鄲晉地。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趙午曰
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晉陽趙氏邑。欲徙五百家於此。午
不用命。簡子怒。召午而囚諸晉陽。午使其役者脫
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脫劍入欲謀叛。簡子乃使告
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趙午
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午之子。涉賓以
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趙午荀寅
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

四書考 上 五 卷三十三 經文合 五

故不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世臣。趙
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
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寧
我任始禍之責。獨以身死。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趙孟不可
不肯設備。既而范氏中行氏攻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晉陽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不爲亂於
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即荀躒。文子欲
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簡子即韓不信。中行文子之
荀寅。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也。襄子魏舒孫曼多。昭子即士吉射。故

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載書沉之河今三臣始禍范氏中行氏攻趙氏皆爲禍首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於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二子范昭子中行文子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魏地韓魏以趙氏爲請以趙鞅非始禍請復氏晉侯許之趙氏入於絳盟於公宮傳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出晉定公十三年十七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

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氏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莫晚也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智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智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報其忠也○出晉定公十四年十八年趙氏圍范氏中行氏於

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出晉哀公元年十九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於衛衛不內居戚衛邑○出晉哀公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久居朝歌粟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鄭子姚罕達子般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合戰也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故兆謂簡子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今既

謀同可不須更卜但諮詢于兆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反易天之明德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千里一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免去斯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言若無所得罪濟之後君當爲其已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次大棺也辟杝棺也土棺四重被水牛及兕之革爲一重辟爲二重屬爲三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爲一重大棺爲一重大夫一重

趙鞅于右兩白縣而甚愛之鞅以所誅感濟門之守故於門而

賈曰王藉之臣爲有反皆救之同得自思之所病則任不得則死病者入運靈安子即于國理曰丹漲歟吾也請郎列者簡子曰夫殺人以活道不亦不仁乎殺吾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

但人殺自踢取所以吳陽成吾其盛無救何趙兵與而攻范熾門之右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北登鐵甲首

無辟唯屬與六棺爲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僭君制耳非正禮也素車樸馬車馬以樸素
柩。無入於兆。不入先人兆域下卿之罰也。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
甲戌將戰。郵無良良王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
鐵丘之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王郎
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以蒯聵爲婦人言其怯甚簡子
巡列巡行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
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死生有命繁羽御趙羅。
宋勇爲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束縛趙羅使在于車吏
詰之。晉軍吏問其故御對曰痁音苦作而伏。言趙羅痁疾作而伏故

束縛之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
王皇大也烈祖康叔。列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聵襄公之孫
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助臣爲從于亂君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國有叛
于難臣爲在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備車右主擊刺之用敢告。告以徼福于神無絕筋。無折骨。無面
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言徼福無中戎矛斬絕筋脉無墜車馬損折
放骨無中弓矢傷損面目集成軍旅之大事無作我三祖之羞則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死生大命雖不敢請但不敢愛佩玉亦以祈神之祐耳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旗名太子救之以

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
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簡子喜太子前怯今更勇傅傁音叟曰。雖
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爲難此憂尚未艾絕
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爲范氏
氏收田人之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趙氏之衆得能以獻于趙簡子吏請
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
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
幕下。取鄭師所獲之蠭旗于鄭子姚帳幕之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
姚般公孫林殿而射。殿鄭師射晉師前列多死。晉前軍多死者

趙孟曰。國無小。雖小國有善射者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
血。鼓音不衰。吾雖已伏弓衣而吐血猶鳴鼓進兵不息今日我上也。我功
爲上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吾以戈救簡子于車中再敗鄭
師我右之上也。我車右之功爲上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
能止之。木靷曰靷言我馬之兩靷皆將斷絕我能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我御
車之功爲上駕而乘材。兩靷皆絕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
之橫木使簡子觀之兩靷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出左傳哀公二年二十一年。
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邑名簡子又圍柏人。
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于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主何歎簡子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

待餘邑入於晉記曰戈三十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會於黃池衛地吳晉爭長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泰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曰寅晉大夫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爲長勝者爲幼必可負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知也墨氣色下也肉食食肉之人無氣色下者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必爲敵所勝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不能堅忍耐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出左

傳哀公十三年三十三年衛太子蒯聵自戚入於衛是

爲莊公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志父鞅名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請莊公來朝或太子來朝以免我罪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衛侯不來衛侯辭以難以禍難爲辭太子又使椓之太子使莊公使椓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齊國觀陳瓘救衛之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子玉使致師者釋囚服服其本服與國相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言已受元帥之命無見晉師而辟之豈敢廢命欲必予又何辱子不煩來致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異于冬十月簡子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衛人之危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七年

○新序云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執筆操牘隨君之後伺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德也簡子悅之與居處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

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于亡矣是以泣也初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

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枝書而藏之，秦讖于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將世衰，七世而亾。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爲七世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嬴姓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亾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鄙七十三是也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即姓嬴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它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謂代及知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

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今時服也廢除裘裳也并二國于翟。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楼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音無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

矣簡子曰此其毋賤翟婢也（應麥）奚道貴哉子卹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應麥）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是爲襄子（出趙世家）○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厥鐸皆家臣）諫我也必于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于人

之中必使于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于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故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趙簡子沉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王孫子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嗚呼吾之士數敝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敝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敝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

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趙簡子言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寶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王良

王良趙簡子之御也善御晉伐鄭簡子自矜其功良亦矜焉（詳見簡子傳中王良左傳作郵良一名無卹漢中四星天駟星旁一星名王良）

呂氏春秋以王良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按引危言韓非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〇左傳杜預注以王良爲郵無恤非去王良非張武也

星共占王良策一星在王良前爲天子僕車馬轄漾野也以郵良善御故自稱王良〔淮南子〕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程安勞樂道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〇〔觀象賦〕仰見造父爰及王良註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爲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䟫之子一名郵無正爲趙簡子御死精托於星爲天帝之馭官〇〔文選〕王子淵曰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

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銑注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遼遠也

小雅車攻之詩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龐龐龐充實也駕言徂東東東都洛邑也此言將往東都也〇田車既好田車田獵之車四牡孔阜阜盛大也東有甫草甫田也駕言行狩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〇之子于苗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選徒囂囂聲衆盛也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地名〇此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〇駕彼四牡四牡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金舄芾冕服之韠也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會同有繹繹陳列聯屬之貌〇此見曰會衆見曰同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〇決拾既佽音次決以象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爲之著于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弓矢既調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既同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助我舉柴柴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〇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〇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此章言田獵而見其能御之善也〇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徒御不驚徒步卒也御車御也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不盈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〇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〇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允信也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信矣其君子誠哉其大成也〇此章總敍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公孫衍

公孫衍一名犀首犀首官名魏之陰晉人也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

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此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請以事委衍功魏乃任之則秦魏之交可錯矣錯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謂欲以秦之綏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中國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掇焚杅掇馬箠也杅焚其也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侯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言秦若被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秦惠王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爲一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李伯懷州温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全篇出史記○韓非子甘茂相

秦惠王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茂入見曰王得賢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安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居朞年犀首抵罪于梁王逃而之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于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矣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潁川陽城有鬼谷隱居于此因以爲號所著捭闔十三篇晩乃益七術說林云張儀蘇秦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食于路遇見墳典遂中無所題記則以墨書掌及股還而寫之鬼谷子見而異焉乃卒以其術干諸侯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已學

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
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
笞數百不服醳之醳古釋字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
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
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
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
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
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
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

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
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
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
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
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
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
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
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　我陰奉之乃言趙
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

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
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
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
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
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
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
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
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

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若璧若笞我
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
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
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
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
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
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
塞斜谷之口斜谷一作尋成鞏縣有尋口當屯留之道屯留縣屬潞安
府道卽太行羊腸坂道也魏絕南陽南陽懷州也絕南陽所謂當屯留之道斷韓上黨之

路也。楚臨南鄭（臨南鄭所謂塞斜谷之以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
陽（新城在河南伊闕之左右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以臨二周之郊
誅周王之罪（周王謂二周之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
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
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
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
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
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
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

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
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
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
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
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
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
（西海謂蜀川也其實西木有海[illegible]云西海）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
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
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

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
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
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
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猶完好也）惠王
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
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
益強富厚輕諸侯（初蜀中無路入秦惠王聞蜀有五丁力士壯勇乃以鐵作牛五頭詐稱其牛食糞日糞金三斗蜀侯貪之乃使五丁開山作路入秦取牛蜀觀之知其詐而路已通矣後五丁死惠王使張儀將兵伐蜀遂滅焉）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

與張儀圍蒲陽（蒲陽魏邑名）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
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
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
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夏陽在梁山龍門）儀相
秦四年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
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
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
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厚儀益甚儀
慙無以歸報留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

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亭部烽燧也）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

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于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

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奮辭猶大言也）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

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辟魏歸魏也）哀王於是乃背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合從秦攻魏取曲沃（河東之縣名）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

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非計 而西益秦也計無
便於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
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
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
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
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
齊也今閉關絶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
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絶
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

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
地絶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
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
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絶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
儀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
以寡人絶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
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
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
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

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
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
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
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音益擊秦秦齊
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
又復益發兵而攻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
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
外即商於之地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
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

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
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
言皆從且臣奉王符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
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
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
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
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秦地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
聘楚以宮中善謌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
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

而攻猛虎虎之於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

存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熟計之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

(負養謂負擔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亾跿(音徒)跔(音駒)科頭(跿跔跳躍也科頭不着兜鍪入敵也)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貫頤謂兩手捧頤而直入敵奮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八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躑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

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鴻臺臺名）桑林之苑（桑林太平御覽作樂林非成湯之所禱者）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斷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

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王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强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

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齊王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搖動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之

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利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臣竊爲大王計

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山名）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音主）長其尾（凡方者爲斗若長安柄則名爲枓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謂熱而啜之是羮也）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歠廚人進斟（羮汁也故名汁曰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請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惠王卒

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責秦）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齊必攻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梁梁齊之兵

太史公云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

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
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
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
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
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
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托儀於秦也
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托
儀對曰是乃王之托儀也夫儀之出也固於秦王
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三 滕文公中 [illegible]

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齊梁之
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去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
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
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音疲國而外
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
所謂托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
卒於魏全篇出史記 ○國策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
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

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
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
約軫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
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
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
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
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
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
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

四書考 上孟 卷二十三 滕文公 [illegible]

則欲其為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
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
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軫出張儀
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
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
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
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
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
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

者善婦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
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黃子曰戰國遊談士其最著者曰衍曰儀曰軫曰衍儀資秦以得相于秦衍用軫之言而三國皆委以相事于是天下咸知有公孫衍張儀儀散六國之從以為衡挾強秦以令天下而衍則或從或衡于其間與儀不善衍惟或從或衡故其怒莫測衍一怒而秦攻魏矣衍一怒而義渠襲秦矣諸侯誰不惴惴懼迫夫從之衡之惟其意而衍安居矣衍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儀惟散從為衡而挾強秦以令天下故其怒莫當儀一怒而秦攻魏矣儀一怒而秦齊共攻楚矣諸侯誰不惴惴懼迫夫衡之議成而儀安居矣儀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衍惟與儀不善故儀之所在則衍怒衍之所在則儀怒其怒又相尋而無已儀一怒衍而魏攻南陽矣秦攻三川矣衍

一怒儀而魏攻韓矣圖秦矣諸侯又誰不惴惴懼迫夫各肆其謀各洩其憤而衍安居矣儀安居矣儀衍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故景春稱之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丈夫

霏雪錄云世稱丈夫者蓋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白虎通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

冠禮

禮記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筮日所以求天之吉筮賓所以擇人之賓所以敬

釋名云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白虎通云冠以修首別成人也○輿服志云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

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贊者筵於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於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醮於客位酌而無酬酢曰醮醮於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為成人者敬也三加彌尊加有成也三加始加緇布冠而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為成人敬冠於阼醮于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童子[illegible]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此禮為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為正禮故禮之異於庶子也玄冠玄端奠摯於

君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

禮記冠者禮之始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 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

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爲纓 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諸侯雖是緇布冠䋚用雜采之繢爲纓緌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黃組纓帛之黃色者 白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生絹也武冠卷也以縞爲冠以玄色爲武則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純吉故用縞冠玄武也所以謂之子姓子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之冠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素紕也縞冠兩邊及卷下畔緣也純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縞冠素紕者長五寸使惰游之士服此以情取之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不帥教而屏棄之者使服玄冠縞武亦以恥之

圖書考上孟 卷二十三 歷文公中 英

○內則云男子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兵嘉五禮大夏禹樂文武兼備之樂也 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恐學未精不可教人蘊畜德美不自表見○士冠禮云冠之日主人紒音介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

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

圖書考上孟 卷二十三 歷文公中 𠱂

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皇太子冠禮初加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永介景福再加祝曰冠禮申舉以成令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式三加祝曰章服咸加飾敬有虔永固皇圖於千萬年賓執爵詣席祝曰旨酒孔馨嘉薦載芳受天之福萬世其昌畢宣勅戒曰孝事君親友於兄弟親賢愛民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

女

白虎通云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左傳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則女婦義別也

婦

白虎通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子夏云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嫁 附娶

白虎通云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陽從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促陰舒男三十筋骨強壯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嫁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嫁○內則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笄今之簪也二十而嫁有故廿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儀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絲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爾衿鞶○詩豳風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縭音離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爲施衿結縭也九十其儀

妾婦

禮疏云妾之爲言接也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郊特牲云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禮服傳云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四目錄

滕文公下

周霄　載贄
耕助　粢盛
犧牲　士無田不祭
牲殺　衣服
室家　媒妁
梓　匠
輪　輿

旡　宋王偃欲霸注
亳　葛伯
有攸不為　篚厥玄黃
戴不勝　薛居州
莊嶽　段干木
泄柳閉門　脅肩
畦　辯
巢　營窟
屯　菹

圜囿　沛澤
奄　飛廉
犀　象
周書君牙篇註　春秋
墨翟　申韓佛氏註
匡章　陳仲子
於陵　李
螬　巨擘
蚓　盜跖

辟纑　鶃

滕文公下

周霄

周霄。魏人。霄謂宮他曰。子爲霄謂齊王曰。霄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霄魏人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齊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載贄

周禮六贄。孤執皮帛。鄭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卿執羔。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大夫執鴈。鴈。取其候時而行。士執雉。取文明也。庶人執鶩。鶩。取其不飛遷。○晉書贄。公辟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已下雉。○白虎通云。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轉移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贄。庶人之贄匹。朾童子委質而退。委贄奠於地也。退者。不敢爲庶人爲禮也。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匹謂鶩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艸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右

贄執麑。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帛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脯也。婦人之制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任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

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腶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贄也。○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士贄用雉者。取其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

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注。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君執贄。下容而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耕助

禮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也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亥日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參。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御。御車之人。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以三介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人介及御者之間也。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推者執耒而進之。或三或五或九。以貴賤爲勞役之差等也。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大寢路寢也。九推之後。度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群臣皆侍。士賤不能耕。亦不與勞酒之賜。○祭義曰。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纓也。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

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祖也。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言皆於此籍田中取之也。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注。主籍者。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五經要義。天子籍田千畝。孟冬啓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應劭漢官儀。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藉川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藉。○又東耕之日。親率公卿。載青幘。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論衡。立春東耕

為土象人男女各一執耒鉏錢或夾土牛（從氣時示勸農下也）○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籍於千畝之甸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于東郊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于千畝之甸○大明會典云嘉靖九年續定每歲仲春上戊祭社稷及先農弘治元年奏准順天府率兩縣官耆老謝恩之後引上中下等農夫各十人穿著本等衣鞋各執農家器具朝見令其終畝耕畢人賜布一疋○嘉靖九年令以藉田舊地六頃三十五畝餘撥與壇丁耕種

粢盛

小宗伯辨六齍（音咨）之名物（黍稷稻粱麥苽）太祝五曰齍號（曲禮稷曰明粢盛曰薌合粢曰薌萁粱曰嘉疏）禮書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或言盛或言齍盛太宗伯奉玉齍小宗伯辨六齍遊齍太祝齍號之類此言齍而不及盛也甸師不耕者無盛廩人共接盛饎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齍也甸師共齍盛舂人共齍盛之米小宗伯表粢盛此兼言齍盛也其言各有所當非苟異耳齍盛共之以甸師舂之以舂人饎（同饎）之以饎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太宗伯逆之以小宗伯然後立之以表而六宮之人共奉之鄭氏曰表為徽識恭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玉齍者玉敦也太宗伯奉玉齍者玉與齍也廩人之接盛施于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為扱（音察）非是

蠶繅

（[illegible]物志云蠶陽物也）

月令云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東鄉迎時氣也）

（惡水濁）

（躬桑自采桑也）禁婦女毋觀（不得為容觀之飾）省婦使（減省其綫縫製之事也）以勸蠶事（使盡力於蠶事也）蠶事既登（成也）分繭稱絲效功（分布於衆婦之繅者以多寡為功之上下）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蠶字推古云世傳蠶乃馬化故蠶頭似馬又人祭蠶則以其神也）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繭稅（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亦稅其繭十之一其餘入七而為共夫造祭服受桑多則稅多繭少則稅亦少）以桑為均（皆以桑為均齊）貴賤長幼如一（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一妻長幼謂婦之老少者皆況十一也）以給郊廟之服（天子祭服）○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公桑公家之桑）近川而為之（便於浴種也）築宮仞有三尺棘

榿而外閉之（棟牆置棘於牆上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大昕季春朔之朝也）卜三宮之夫人（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戾乾也蠶恐溼故乾乃以食也）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單盡也）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副褘王后之服）因少牢以禮之（禮待獻繭之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讀為類）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盆手者謂繭於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遂布於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又云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令人以鹽水沃其種謂之浴蠶其蠶為上不浴者名火蠶其蠶次之。又云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若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蠶以繭自衣亦謂之室。○淮南子云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又云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最不

宜多青。○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事神明。○黃帝元妃西陵氏螺祖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周官內宰詔皇后蠶於北郊齋戒享先蠶。及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是也。○晉元康羲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晉禮志漢儀皇后親蠶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

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衣青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陪載筐鉤外命婦皆步搖青衣各載鉤筐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來到太祝質明以太牢祀之祠畢班餘胙于從桑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採五條郡縣已下九條以桑受蠶母○東觀漢祀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室于濯龍池中數往來觀視○董巴輿服志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

下吞青上縹下簪以玳瑁端爲華勝上爲鳳凰

士無田不祭

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

禮王制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牲殺

禮記云犧行犧牲祀全具犢羽繫牲肥腯祭物色必比類量大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六牲牛馬羊犬豕雞也毛擇其毛色也五官謂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主供也六齍黍稷稻粱麥苽也六宮謂嬪御之屬職當供粢盛也六彝雞鳥斝黃虎蜼音位之彝所以盛鬱鬯以待祼將也六尊犧象壺著大山之尊所以待祭祀賓客也辨其名物者名旣不同所用亦異也

小祝長祝皆中牲

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牲之全者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求福曰祈止災曰弭大祭祀展犧牲展省閱也省閱可共祭祀者色之純者爲犧繫于牢頒于職人以頒職人待用也○周禮封人歌舞其牲君牽牲入時封人隨歌舞之言其肥腯以歆神也○越絕書益炎之後啓

穀梁六日工甲於尼程十月甲歸繫牲

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于益此之謂也○穀梁傳免牲者緇衣玄纁裳有司玄端奉送於南郊○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祭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注散祭祀山川之屬○羊人割牛牲登其首登首于室○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盆簝音聊以待事互縣肉格○春秋傳魯侯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而信○漢建武二十三年車駕東巡狩至梁

父九十里夕牲○小祀不用大牲

器皿

大令孟冬有司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獻讀爲犧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

鄭云舟尊下臺若今承盤 斝讀爲稼稼禾稼也 黃彝黃目尊 著尊者著略尊

夫士去闕 祭服不踰 境大夫祭 器不假大 夫士祭器 於士大夫

之所酢也。（鄭云舟尊下臺若今承盤。斝讀爲稼，稼禾稼也。黃彝黃目尊。著尊者著略尊）也。明堂位曰皆殷尊也。虎雖畫之爲飾也。雖讀爲虺。○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音他感）醢、昌本、麋臡（音泥）、菁菹、鹿臡、茆菹、麇（音君）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音傍大音胖類長者爲蠯圓者爲蜃周禮祭祀共蠯蠃蚳）醢、蜃、蚳（音遲）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音治）菹、鴈醢、筍菹（音爭）、魚醢。羞豆之實，酏（音夷）食、糝食。○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卜祭日之吉凶，則前期夕爲期，重其事者也）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盛六粢于簠簋）

必表而識之，乃告絜淨，陳祭器于堂東。○鬯人掌祼器。凡祭祀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幂人職曰：祭祀以疏布巾幂（音莫）六彝。（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音豐）、蕡、白、黑、形鹽、膴（音武）、鮑魚、鱐（音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爲虎形）形鹽。○薦用玉豆雕篹（音撰）籩。○詩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嘉告維何，籩豆靜嘉。（公尸以善言告之，謂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易：樽酒簋貳。一樽之酒，一簋之食，言其約也。

禮記君子雖貧不粥祭器

晉輿服志 執事所服 魏已來名爲五時服 止給四時 秋服三年而一易

漢制一歲五郊天天

衣服

明堂位：虞韍，夏山。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云：名物謂冕弁裘服之名。用事謂祭祀朝覲之事。大裘無章，元冠無旒，祀天與帝用之，尚乎質也。享先王則衮冕，謂衮衣而冕十二旒，其服自龍而下，衣五章，裳四章。享先公、享

射則鷩冕，謂鷩衣而冕九旒，其服自華蟲而下，衣三章，裳四章。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謂毳衣而冕七旒，其服自宗彝而下，衣三章，裳二章。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謂絺衣而冕五旒，其服自粉米而下，衣一章，裳二章。祭羣小祀則玄冕三旒，其服衣無文，裳則黻而已。

不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 百官不服洗 衣以從

穀梁傳云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

室家

家語：魯哀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

孔子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許嫁矣二十而嫁

而有夫豈不晩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昏矣○尚書大傳曰孔子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于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

媒妁

禮記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

白虎通云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

紀嫁以爲民紀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之判判別也男女之合必行媒者以有別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成名謂之生三月父名之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娶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子買人所鬻之子賠妾不聘者也○禮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風俗通曰周禮媒氏因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氷泮鳴鴈於是乎合○國策云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倣者唯媒而已矣

梓

考工記梓人有三一爲筍虡音笋巨○筍虡懸鐘磬之架也橫曰筍直曰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

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小虫之屬以爲雕琢○梓人一爲飲器一爲侯射今之梁也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人罪之注鄉衡而實不盡謂平爵鄉口而酒不盡是梓人制器之不善也故梓師治其罪

匠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

考工記匠人有三一建國給作而立之謂之建一營國周圍而治之謂之營一爲溝洫水地以縣置槷音臬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

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輪

考工記輪人有二一爲輪（載于地者謂之輪）一爲蓋（車上覆者）斬三材必以其時（取日廿其圓）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音朔）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音隅）則輪雖敝不匡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音矩）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輿

（鄭氏意梓人成器以利用匠人宮室宮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考工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叅如一謂之叅稱叅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叅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叅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三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叅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叅分軹圍去一以爲轛（音兌）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瓦

物原云伏羲始以茨覆屋禹作土墼（音及）石甃（音奏）桀臣昆吾作甎（音遄）瓦舜作墻周公作壁○古史云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

宋王偃欲霸　註

（宋京兆武王封微子于宋以國爲氏）

宋王偃攻襲兄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

城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言其似桀也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按宋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

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籌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死

亳

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縣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所從都之○水經注闞駰曰亳湯都在河南偃師城西皇甫謐以爲失實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今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

葛伯

葛嬴丘商音葛天氏之後夏葛伯嬴姓國也亦爲葛氏○楊升菴云班史古今人表胥隱列于下下而葛伯反於上中若以諫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

有攸不爲臣

呂東萊云若覺之甚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紂之迹非武之盛也乃武之不幸也

書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五典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武王自爲西伯而武從善至九年崩天下尚未一統武而敬天斷商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惟其

士女以玄黃之幣來迎．昭明我周王之德．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列爵五．公侯伯子男．分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教．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與崇德報功．政治始末也．

篚厥玄黃

孔安國傳云．以篚篚盛其絲帛也．○三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必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民者也．

戴不勝 薛居州

戴不勝薛居州皆宋臣也．萬姓統譜云．戴宋戴公之後．以謚爲氏．時宋王偃淫暴．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惟善士爲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奈何哉．其後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莊嶽

大明一統志云．青州府有莊嶽里．

段干木

段干木．晉之駔音祖儈音儈也．儈者．合人已．察．易儈其若率也．文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國人相與頌文侯曰．吾

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人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遂按兵不敢攻．出呂氏春秋文侯往見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出呂氏春秋

泄柳閉門

不失士心 丁未論陰 押柳閉門 賢必有所 屈或亦有 所伸矣

說苑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脅肩

楊雄傳云翕肩蹈背師古曰翕歛也○吳王傳云脅肩絫足師古曰脅翕也謂歛之也

哇

說文云哇萊哇也○老圃賦曰濯濯我哇

辯

中論曰俗士之所謂辯也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尚美其辭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于不窮務于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凌蓋人也

巢 營窟

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檜巢營窟者營累其土以爲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爲窟也檜巢者檜聚柴薪以爲巢居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并食之也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范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爲瓦器也以炮以燔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燔以亨以炙煮於鑊曰亨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以爲醴酪醋也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

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今世承用而爲之是皆取法往聖故云皆從其朔朔初也

虵

爾雅云虵屬紆行 又云虵曉方藥務禁咒

格物論云虵類最多有兩頭者有人面者有頭蕣尾良者有形似鯉魚者有毛如豬鬣者有角上有針者有蝮有蚺有蟒有蝰不可殫記○草木子曰虵有水草木土四種○埤雅云騰虵龍類也雄鳴

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行儉節小作也

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能與雲霧而游其中
螣蛇一名神蛇亦曰靈蛇○埤雅又云蛇以眼聽
語云蛇蛘虎䑛(音允)其以此乎○譜說云蛇盤常向
壬地北方也○典內云辨蛇嬈雄以細軟物停着
上其躁嬈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如雜
寶藏經律云自能(音䠶)試蛇去住不動也

蕰

疏云蕰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蕰

園囿

說文云園樹果也天文要集曰匏瓜爲天子果園
又天園主果實菜如蓄儲史記有梁園漆園楚橘
柚園三秦記有漢果園魏志有芳林園桐園(芳林避少帝諱故曰華林園)晉宮閣名有靈芝園蒲陶園此皆因草
木樹果以立名也○說文曰苑有園曰囿囿猶有
也○或曰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莫非穀土
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人之時勞人之力也故
漢書東方朔曰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所以强國
富人者蓋此謂也

王氏傳說貝曰丁沛艸生大以予

傳曰逸逸禽之超大沛

沛澤

風俗通曰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
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
也○說原曰沛者蓋地上水少於山上置開蓄水
渴開灌田取沛然之義○公羊傳曰齊景公循海
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

奄

疏按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駰亦引而證史
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攻之明年淮夷奄

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從其君五月自
奄還王鎬京○路史云淮伏書周公三年踐奄奄
君勸祿父封相遠或此是

飛廉

飛廉顓頊之苗裔大廉之玄孫仲衍之後也世有
功以佐殷國其玄孫曰仲潏在西戎保西垂生飛
廉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
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爲
紂作石槨於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在河東彘縣)

異物志云：犀有特牌，其角有光，晝日觀如角，夜之中理燦然光，中山望大炬紋，犀以角神。

而報得石槨。（紂既死無所報，故為壇於霍太山而祭紂。報曰作得石槨。）銘曰：帝令處父（飛廉別號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言處父至忠，國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飛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以下五世有造父，為周穆王御。（穆王得八駿，周遊天下，西過崑崙，與王母觴於瑤臺之上，樂而忘反。徐偃王作亂，造父御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封於趙。趙衰其後也。惡來早死，有子曰女防，其五世以下生非子，亦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後賜嬴姓，以有秦云。（出史記秦本紀）

犀

埤雅云：犀，性絕蹤，似豕，一管三毛，有鴆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音妥）。亦有一角者。○交州記云：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二角者水犀也，三角者山犀也。在頂上者謂之頂犀，鼻上者謂之鼻犀。犀有四散，其紋或如豕椹，或如狗鼻者上，黠犀無紋，螺犀紋旋，特犀紋細，牯犀紋大而勻。○格物論云：海人

犀置之草，獸驚獸走，獸過皆驚。

取犀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年久木爛，犀或倚之，木折犀倒，久不能起，人因格殺之，而取其角。又曰：犀每歲一退角，必自埋於山中，海人潛作木角易之，再三不離其處。若直取之，則後藏於別處，不可尋矣。○埤雅云：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即自埋之。王粲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本草曰：通天犀乃胎時見天上物過，並形於角，故曰通天。但於月下以水盆映之則知。○郭璞犀贊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嬰災，因乎角犄。○

周官云：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草雅劣于兕，故兕甲六屬，減一屬，犀甲七屬也。

爾雅云：犀狀如牛，頭似豕，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牡犀也；一在鼻上，差小，為胡帽犀，牝犀也。○異物志云：犀體兼五種肉。又云：犀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啖莖葉也。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裹。白星徹端，世云犀望星而入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雞。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抱朴子云：通天犀

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
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
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
中以其角爲義尊者湯煮毒藥以此義攪之皆
生白沫無復毒勢則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
毒者爲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棘蒁一解角藏於
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慨復解○
南越志云海中出離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爲
之開○酉陽雜俎云犀牛一名奴角○說郛嶺表

錄異記番禺有墮羅犀犀中最大辟塵犀爲婦人
簪梳塵埃不着髮交州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
豕蹄有三甲頭如馬○物類相感志云響角犀絕
域之寶人語物鳴其角內則響應之唐文宗朝得
吳元濟女伎進白玉方響一架犀槌是也又同昌
公主有蠲忿犀珠狀如彈丸太土不爛帶之令人
蠲去忿怒○林邑國記云犀行過叢林不通便開
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象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天中記云象之大者曰琥

吳錄地理志云九眞郡多象牙南亦餘之

春秋運斗樞云搖光之精散而爲象○說文云象
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象身四足而大○
格物論曰象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餘牙耳鼻俱
下非牙亦長丈許鼻端有爪豬目睛黑肉兼十牛
六十歲骨方足妬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劇熊
巢伺之有羣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中不復
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殺之○埤雅云象
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爲器餙今人欲馴之
以小斧斫之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字說曰象齒

感雷莫之爲而文生○草木子象行能別虛實稍
虛輒不肯過故帝王鹵簿以爲前導○瑞應圖王
者自養有道則白象至負不死藥來謂之神象○埤雅
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沒體具十二生肖肉唯鼻
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
寅則膽在虎肉建卯則膽在兔肉雜俎曰象孕五
歲始生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
冬後右如龜無定體也○虞衡志曰象出交趾山
谷惟雄者有兩長牙象頭不可俛頸不可回口隱

園中有象纔旋廻遶群象捷來食已乎則無乃山氣也

於顙去地尚遠運動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以鼻取食即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栗登高山下峻坂涉深水形臃腫而甚捷交趾出象處曰象山山有石室惟通一路週圍皆石壁先置蒭豆於中驅一馴雌入焉布𦶜蔗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

北戶錄云凡象白者西天有之人供御陀河有青者皆中夏所無也

以歸石室諮以巨石窒門象饑人緣石室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食亦狎而來求食益狎則鞭之少馴則騎而制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爲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又曰象公○嶺表錄異云廣王迎漢使於百化樓前設舞象奏音樂引入一象以金羈絡首錦襜垂身擡頭搖尾皆合節奏○朝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之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嗅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異物志云象之爲獸形

左傳定公四年楚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奔吳師杜預曰燒火燧繫象尾使奔吳師驚卻也

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豕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詭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形如丘徙○宋守記象被傷則羣黨相扶將去則向南跪拜叩二匝以木覆之○法句喩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吾曰有三何謂爲三一者剛鉤鉤口著其鞦靽二者減食常令饑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以制强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猘由加捶杖故以服其心

周書君牙篇

周書君牙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春秋

康節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

初學記云春秋者按仲尼所脩史記之名也釋名云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

諸侯子貢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孔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孔子約魯史以脩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亦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玉海云春秋孔子約史記而脩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牙舉之苞十二月而爲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

孝經鈎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四傳公穀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楊朱

楊子名朱老子弟子也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至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敎今不可敎也朱至舍摕行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而汝也睢睢盱盱馳於目顧瞻不止也）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將亦迎也）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出莊子）朱過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二妾一美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人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

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美哉（出莊子）楊布問曰（布朱之弟）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數者命也夫信命者無壽夭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逆順信性者無安危則謂之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

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得之乎（出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爲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豈不爲我歌以曉之楊子歌曰天其不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自人我乎汝乎其弗如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出列子）楊子遊於

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若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夫實無名名無實名者

僞而已矣伯夷非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無實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宗系少）名也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彼四聖者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然稱之弗知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天下之惡歸之桀紂彼二凶者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然毀之不知斥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太古至於今日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虛譽要死後之餘名豈足

潤枯骨哉（出列子）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出楊子朱篇）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出楊朱篇）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曰君見夫牧

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出楊朱篇）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

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物兼利古之道也（出楊朱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

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而歸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音囚浮水也）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若此

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爲無得喪子游其門習其道而不達其說也哀哉（出列子）

墨翟

墨子名翟宋人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出呂氏春秋）以是邑號

朝歌。墨子不入。（出鄒陽書）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是非吾用務也。古者無文者得之矣。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隨侯出見大蛇傷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百里）有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賣。且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乎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出說苑）公上過見越王。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

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惟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民。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未詳所出）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所著有墨子十六卷。凡六十一篇。（出鄒陽書。○自墨子死有相文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墨之後離而為三。）

申韓佛氏（註）

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佛地論曰。佛姓釋迦。號牟尼佛。○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王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

種。○後魏釋老志曰。凡設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焉。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誡。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匡章

匡章齊人也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
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兩軍相對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
爲變其徽幟而使秦君候者言章以齊入秦威王
不應頃閒候者復言威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
請曰言章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
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閒言齊
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秦在齊西故曰西藩
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啓母名
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馬牀也吾使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
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
父臣之父未命而死未有更葬之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
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
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出戰國策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
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又大勝燕出戰國策○呂氏春秋
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
兩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㝡趣章子急戰其
辭甚刻章子對周㝡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

[illegible]皆[illegible]則章子已爲衆所棄故孟子矜其意陳仲子則爲衆所喜故孟子辨其非

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
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
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
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
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
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
將分矣

陳仲子

韓非子云齊有居士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也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

田仲宋人屈穀見之以堅瓠比之謂其不仰人而食[illegible]無益人國也

爲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
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
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
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
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爲人
灌園出高士傳○史遺陳仲子欲死于齊其妻止之曰
熱于就利者必先冷熱於附利者必先淡雖犬之
爲天下賤者恆見也威鳳之爲天下貴者不恆見
也今子無過人之財而不剏過人之事子行頸矣

徐幹中論云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潔也則不如無蚤

吾與予。今且灌園于齊之野乎。身辟纑。仲子織屨甘苦順逆。無所取于人。其兄戴憐之。願讓祿焉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家。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社稷從仲子。又聞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國。其後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謂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事其親。中不索交于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也。齊王疑之。仲子終身囷于齊。

於陵

路史云。齊大傅散宜生生於陵氏。今淄之長山。

李

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爲李

傅玄李賦潛實內丹彩外素華形隨

埤雅素問曰。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也。其字從木從子。性難老。雖將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最爲下。○承平舊纂云。蕭瑀陳叔達相與論李有九標。謂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泛酒無異色。皆實事。○許慎說文曰。李果也。從木子聲。杍古文李。○爾雅云。休無實李。一名趙李。坐接慮李。一名熟李。麥駁赤李。赤李。兆李。離核。棗李。曰疐音帝之。疐之去抵也。

螬

三教珠英守富成蠐螬

陶弘景曰。大者如足大趾以背滾行乃駛

爾雅曰。蠐螬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音史于腳。宣室志。齊人曹氏子乃蠐螬。○造化權輿云。蛇蛻腹。蠐螬背行。今俗謂之蠀音慈螬。方言曰。蠀螬謂之蟦音肥。自關而東謂之蝤音酋螬。舊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蓋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通志略云。蠐螬糞土中大白

虫也。○方言以蠐螬作蠀螬。象其蠹物之聲也。○別錄曰。蠐螬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取無時。死行者良。○本草云。蠐螬汁滴目中。可去瘴翳。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偶炙蠐螬啖之。復明。故仲子目有見。

子膚維衛師作羹子孔母不能別之

巨擘

野老記聞云。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克其操。注

以爲大指(音旨)非也。

蚓

蚯蚓一名螼(音謹)蚓一名蛇蟺一名土龍一名地龍。一名螳蝤螾一名朐䏰一名寒蟺能應時而鳴江東呼爲歌女又曰鳴砌有一種白頸者其老且大者也○本草云蚓之行也引而後伸其塿如丘故名蚯蚓○埤雅云蚓字一作螾䗬蚓遶於寅故從寅善長吟於地下又云蚓土精也其爲物不息引而後伸○禮月令孟夏之月蚯蚓出蚯蚓不出嬖

奪后仲冬之月蚯蚓結蚯蚓不結君政不行○呂氏春秋曰黃帝時見大蚓知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埤雅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下嚮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蚓無肋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虫阜螽交本草蚯蚓食細土無沙石○考工記注云蚯蟺邦行螾土精也其爲物引而後伸蟓善緣蚓善引○郭璞贊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物類相感志云阜螽如蝗蟲江東人呼爲蜢與蚯蚓雖異類而爲雌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五月五日伺其偶合收而佩之令人相愛○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耶(出歐陽公雜記)

盗跖

(跖黃帝時大盗以名柳下惠弟也)

莊子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季之弟名曰盗跖從卒

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盗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大子辯將奈之何哉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

史記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竟以壽終

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
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
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
泰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
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
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
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
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
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于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
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于季願望履
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
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
如乳虎曰丘前來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
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
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羅天地
能辨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

此[illegible]入[illegible]此大德者足以南[illegible]孤矣今將軍兼
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
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
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
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
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
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
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
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夫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

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
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
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
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于天下矣堯舜有天
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
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
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
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
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

居處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
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
强淩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
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
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
于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乃謂我爲盜跖子
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

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
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于衛東門之
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于
魯削迹于衛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
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
奚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
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
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
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

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
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
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爲魚鱉
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
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于
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
異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
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
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

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
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
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
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
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
之具而託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
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

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毋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辟纑

四書考上孟 卷二十四 滕文公下

釋名云辟分解也纑布纑也

鶃

埤雅云鶃江東人呼為鴚 音哥 長脰善鳴不食生蟲禽經謂鶃見異類差翅鳴鷄見同類拊翅鳴○埤雅又云鴰頸如瘦鶃顙如癰又云鶃之行也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云出如舒鴈又云鶩伏隨日鶃伏隨月說者以為孔鶃伏卵隨日光所轉○唐李愬入蔡州夜半至懸弧城城傍皆鵝鶩池愬令擊以亂軍聲 蘇轍承[illegible]詩公江淮[illegible]李愬亂軍聲○物類相感至云

（頭注）埤雅云[illegible]

（頭注）[illegible]

得喜曰鵝于池苑中其鵝至日出時則自舞一名舞鵝○曾觀劉毅以子鵝之炙開悅用仲以生鵝之饋顰蹙于其兄南史稱失德乾餱以愆則仲之清節有足風矣

孟 卷二十四 滕文公下

卷之二十四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五目錄

四書考下孟卷之二十五

離婁上

離婁

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而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横邪曲直一見不爽絲髮也○莊子云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又云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彼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又云黃

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莊子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公輸子

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

之子。嘗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
爲木鳶令之自飛楚攻宋般爲設機械以攻之墨
翟聞之往見般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般
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將以攻宋（雲將梯也）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
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
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
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
之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

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
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
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冦矣雖殺臣不
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出文選長笛賦注）
般又嘗悲吳人殺其父于肅州城南乃作一木仙
舉手指吳地大旱三年吳人卜曰此般所爲也乃
賫物謝之般斷木仙一手吳中大雨（出酉陽雜俎）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晉平公問居師曠侍生

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
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也平公曰何謂也師曠
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使冤無所告訴而君
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
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
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
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
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
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

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
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出說苑）師
曠侍於平公平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
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
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
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佐也）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
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副宗子者。士有朋友，庶人
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
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
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太史書君舉。瞽爲詩，盲者爲詩
以諷。工誦箴諫，樂工誦箴諫之詞。大夫規誨，規正其君。士傳
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
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
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

之言。官師相規，官大夫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獻所執藝。正月
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
然矣。出襄公十四年。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于濮水之
上，寫而習之。遂公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夷
之臺。酒酣，靈公起曰：今有新聲，請奏之。平公曰：
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
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不知此樂作下何人。師曠
曰：師延紂時樂師。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
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
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
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
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
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
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
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
公大喜，起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
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

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
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
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
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
地三年。出韓非子十過篇。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
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
調矣。師曠曰：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
君恥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出呂氏春秋長見篇。平公
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

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出說苑建本篇)知悼子卒(知悼子即荀罃也)未葬平公飲酒師曠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平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謂之疾日君不舉樂)故知悼子在堂(在殯也)其為子卯也大矣(大臣死閒國家尤重故曰為子卯也大)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引檀弓下)齊伐魯魯會晉侯同伐

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齊山)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晉人知齊侯將登山以望乃使司馬斥開山澤之險阻雖晉師所不至之地必建旆旗以為陳示其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偽以衣服為人形也)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也)齊師果夜遁(出左傳襄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晉聞楚伐鄭嘗歌北風以聽晉之強弱)又歌南風(又歌南風以聽楚之強弱)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南風多肅殺之聲楚伐鄭必無功)〇出襄公十八年

(殷考云樂書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宗嫡之部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雅凡而成文謂之音聲人推日以部首內包以紀律非玉聽不足以達之)

有石言于魏榆(魏榆晉地)忽作人言(其地也)平公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或有神依而后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石本不言而民聽之失妄為言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乖氣致異時則有不能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音斯)祁之宮(築宮于虒祁之地)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出左傳昭公八年)

六律

漢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戎之國)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於中者)生其竅厚均者(生治也竅孔也竹之肉厚薄等也)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黃鐘之宮律之最長者)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

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趙氏惠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鍾者陽者踵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于黃故陽氣踵于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位于子十一月太簇者太大也簇湊也言萬物隨于陽氣太簇而生也位于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易業莫不鮮明也位于辰三月蕤賓者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

故曰賓位于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于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于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氣位于丑十二月夾者孚甲也言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于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于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于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于未南妊也[illegible]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妊之象陰妊陽功助陽成功也位于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藏萬物作種也位于亥十月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合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氣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一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

辰在降婁蓋辰與所會在天爲十有二合在地爲十有二辰而律同生焉以律同之聲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序也陽聲六黃鍾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六同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函鍾未小呂巳夾鍾卯皆文之以五聲相雜以成文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皆播之以八音播被也被之八器以成音金鐘鎛石磬土塤革鼓鼗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竹管○鄭玄注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呂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公彦

疏據律歷志所言子午巳東爲上生子午巳西爲下生上生爲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傅疑錄云旋相爲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黄鍾爲宮則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黄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黄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　太蔟三　南呂

四　姑洗五　應鍾六　蕤賓七　大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説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黄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爲下生林鍾爲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上生太蔟爲商　三分太蔟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爲下生南呂爲羽　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爲上生姑洗爲角　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隔八相生之法如子爲黄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至未爲林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黄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蔟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蔟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虞翻注曰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

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黄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此鄭康成司馬遷之圖術有補于律呂之説

五音

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劉氏註曰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與其數不行故聲止于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絲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爲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絲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于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絲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絲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絲用四十八絲爲最

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漢書曰五聲中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律呂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百官軌儀紀之以三（紀聲合樂以和天地人）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律呂相生）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六呂在陽律之閒陰陽以成其功）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發揚滯氣而去散越）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四時閒陰之微陽氣）三閒仲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

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泣 註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犧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于是朝野喧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年。詔以宗廟猶用脯羞。更議代之。于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

布衣木綿帛帳。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侯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大雅假樂之詩 全篇四章 此第二章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餘載中庸假樂篇

此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規矩準繩

前漢書律曆志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衡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

序說云大雅板詩謂屬王用事之臣老而不忠以致禍敗公卿戒此以責之

大雅板之詩 全篇八章 此第二 二四及後三章

上帝板板。板反也 下民卒癉。卒盡也癉病也 出話不然。爲猶不遠。猶謀也 靡聖管管。管管無所依也 不實于亶。亶誠也 猶之未遠。

是用大諫。言天反其常道使民盡病而汝之出言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無復聖人但恣己意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于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故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憲憲欣欣也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莫定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謔謔戲侮也 老夫灌灌。灌灌款款也 小子蹻蹻。蹻蹻驕貌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熇熇熾盛也 不可救藥。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爾以憂爲謔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從其謔則將如火之盛而不可復救矣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壎唱而篪和 如璋如圭。璋判而圭合 如取如攜。言易也

携無曰益，孏民孔易，民之多辟，邪無自立辟。言天民其易如此，以易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之闢既多邪辟，無宜則文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价人維藩，价大也。大師維垣，師衆也。垣牆也。大邦維屏，大邦彊國也。屏所以為蔽也。大宗維翰，大宗強族也。翰幹也。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子同姓也。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

此凡伯刺厲王之詩。

陳善閉邪

朱子注云：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但遏閉之，則動有矯抑之患，故開陳善道，使曉然知道之所在，則邪心自消而不萌。與時君論事多類此，自謂敬王豈虛語哉。

法堯舜

朱子云：上不敬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是欲法舜；下不敬鄰其民，以為不足與興教化，是欲

[illegible]

仁與不仁

嘞翁云：仁如禹之地平天成，府事允治，湯之克寬克仁，子惠困窮，文之惠鮮懷保，武之拯民水火是也。不仁如桀之滅德作威，紂之毒痡四海，幽厲之昏庸無道是也。

幽王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也。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嬖人有罪，請入女子以贖罪，是為褒姒。王入後宮見而嬖之，生子伯服。于是涇渭洛竭。幽王二年西周

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洛也。涇渭二水在雍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南流入渭。此時以三川為東周，鎬京為西周。伯陽甫曰：伯陽甫周柱下史，即老聃也。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水土氣通為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部陽城伊洛近也。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

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于一，終于十，故曰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出史記周本紀。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國名，與夏同姓。姒，氏。褒妖子，爲人所收，褒人納之于王，故曰褒姒云。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漦，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也。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玄黿，蜴也。後宮之童妾旣齔而遭之，毀齒曰齔。女七歲而毀齒。旣笄而孕。笄，簪也。女子許嫁而笄。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可爲服。服與箙同，盛矢者。于是

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出史記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出史記周本紀。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十一有年，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繒，姒姓，夏禹後。○按地志，繒縣在沂水承縣，古侯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古驪戎之國也。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于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出史記周本紀。

厲王

厲王名胡夷王子也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元年楚熊渠畏之自去其王號熊渠嘗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生子三人甚得江淮間民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三子為王及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其王號○出通鑑會編三十年間天下無他其後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良夫周芮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出史記周紀三十三年王愈恭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召穆公名

虎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監察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刺上詩諷刺以瞽獻典樂典史獻書上書諫師箴上箴戒之文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工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脩理瞽史之教以聞于王而

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

虞傍云天鑒形之美惡必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於古國政事曰殷國不遠在彼夏至

罰之。穆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周公名鼻）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穆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出史記周本紀）

大雅蕩之詩（全篇八章此第一第四及後三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邪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信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其命乃多邪辟者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背後也側旁陪貳也言商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蜩螗皆蟬也）如沸如羹（皆亂意）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商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內奰（音）于中國（奰怒也）覃及鬼方（延及遠方之國言自近延及遠無不怨怒）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非上帝不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耳雖無老成人與用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揭本根蹶起之貌）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撥猶絕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根本之已先絕然後乃隨以顛拔商周之君先爲不義以自絕于天亦猶此耳）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

廢興存亡

通攷云興者盛也不止于存廢者衰也不止于亡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 註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爲賤人爲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入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

聞君得罪于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 註

唐書皇甫鏄傳為司農卿判度支兼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鏄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

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鏄以吏道進既由聚歛苅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鏄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歛手削地韓洪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王士眞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栢耆杖策浙西詣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右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韓洪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illegible]州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洪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illegible][illegible]固願留京師帝許之

齊景公[illegible]

越絕書云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藝苑卮言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女于吳按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纍俱早亡葬蒸縣北二里海虞山東南嶺葬畢化為白鶴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門化龍事雖怪誕第夫差不聞齊女為夫人則終纍為得之意是闔廬破楚後景公畏而女其子也

文王 商之孫子 註見大學新民章

難爲兄難爲弟 增天下有道章註

世說〔德行篇〕云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文名羣有英才與季方名諶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乃爭之不能決咨于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即陳寔嘗除太丘長）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賢兄難似他弟○賢弟難似他兄）

（仁者無欲敬叙系去抵當也　言兄弟皆等而皆賢也）

詩誰能執熱（二句大雅桑柔篇芮伯刺厲王而作）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

四書考五　〔人〕卷二十五雙要　耒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圉邊也）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

孺子

〔釋名〕云兒始能行曰孺孺濡也言濡弱也○國策文信侯請張唐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甘羅見張唐唐服辨曰請因孺子而行○〔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

滄浪

（大明一統志云滄浪洲在今均州北郭城[illegible]）

〔荊州圖經〕曰武當縣西北有滄浪洲長四里廣十三里禹貢嶓漢水東爲滄浪水疑此洲是也○〔永初山川記〕曰漢水古爲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

四書考五　〔人〕卷二十五雙要　耄

水今滄浪水合流出鄖城北界山北去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酈道元又曰武當縣北四十里爲滄浪洲未詳

獺

（淮南子云鵲巢知風之所獺穴知水之高下）

〔說文〕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猶屬也○〔廣雅〕云獺一名水狗又一種形類狗頭如馬身如蝙蝠者鼻尖尾大名獱（音賓）獺○〔本草會編〕云四足俱短頭身身尾俱褐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亦能休于大木上謂之

木獺又有脚下皮如人脐拇毛着水不濡謂之海
獺○汲冢周書云南方之日獺祭魚獺不祭魚國
多盜賊○禮王制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
埤雅云獺取鯉于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
之祭魚蓋自祭其先知報本豺然或曰獺一歲二祭
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
布豺方布也又按祭傳獺祭魚獺雖列于前取
黃頰魚一枚以爪按其頭作聲如人有巫祝也故
俗呼黃頰魚爲師祭畢獺食諸魚而從魚師于水

○埤雅云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大戴禮云
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
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蟫史云獺又能捕鳥
乘見鳧鷖萃在則仰臥于水離水面尺許吐沫引
之鳥見沫浮羣飛啄之獺乃以四足抱鳥如烏賊
之禽魚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間又
有退葉○齊諧記云魏明帝遊洛水水中白獺可
愛見之輒去觀玩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臣
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用以此候之乃畫板作兩
鯔魚懸岸於是羣獺竟趣盡獲之

爵 雀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
賓客又名賓雀之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禮云季
秋雀入水化爲蛤○格物總論云雀小鳥也常依
人臂頷皆黑頭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趾黃
白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有神雀蒿雀突厥雀
兎雀兎雀出浙東其雌雄相感必一俯一仰○風
土記云六月東南風音貝風海魚化爲黃雀雀目多

昏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瞽○家語云孔
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
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
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
戰國策云莊辛謂楚王曰大雀俯啄白粒仰栖茂
樹與人無爭自以爲無患不知王孫公子左挾彈
右攝丸以加其頸晝棲茂樹夕調鹹酸矣

鶡

爾雅曰鶡鳳也郭璞注曰鶡鶡○陸佃曰鶡似鷄黃色

□飢而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列子曰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又為鷂也一說鷂化為鸇鸇化為布穀布穀為□郭公郭公復為鷂○詩秦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左傳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

艾

埤雅曰艾一名灸草可以療疾又曰燕蓐惡艾字從乂艾可乂疾久而彌善○爾雅云育孟耆艾正傅長也〔耆□為□□□長〕艾歷也〔長者更歷多〕爾艾育養也

〔□□類粱求□問同艾方言云〕○又云艾長也歷也艾音乂以乂災為名艾以乂疾為義皆以所歷長所閱衆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緯略述離騷蕭艾于重嘗謂蘭芷之不香又曰扈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而不可佩又曰何昔日之令草兮今直謂此蕭艾其意有所寓矣孔璠之艾賦乃云眞性與邪爐迭御芳□與苦蘭競焦是以艾正而幾蘭妖而珍雖與騷相反其亦不為無意也

養老

禮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于醉〕夏后氏以饗禮〔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為獻數畢而止〕殷人以食禮〔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上庠大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東郊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皇冕屬也收冕名也深衣白布衣〕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燕衣黑衣也〕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冔音許縞生絹也〕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玄衣亦朝服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年者國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主〕

入學以後致仕令致仕百七十以上者皆得設酒肉布帛政進階其人臣八十九十者特賜存問然古者尊高年養國老之遺意

于法其德行至三王則又有乞言之〇祭義云食
禮焉惇史所以記其惇厚之德也
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袒衣割牲體等祖實)執
醬而饋(進食)執爵而酳(食畢以酒漱口)〇王制正義皇氏云
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父祖
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〇三禮義宗簡民
中賢者及朝之致仕者養之君朝之賢者但養于
太學不養于鄉若民中賢者則由鄉而進先養于
鄉然後養于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老有四皆用天
子視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故養老之法亦

有四皆用視學之明日

太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方伯)
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
申姓姜氏字子牙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
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
曰呂尚(出史記齊世家)呂尚皆屠牛于朝歌賣飯于孟津
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養老乃西歸于周釣渭上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彲音螭)非虎非

熊(似熊而長頭高脚)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于磻
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子樂此耶對曰君子樂
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于漁也西伯謂左
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出說苑)望曰王
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
倉庫西伯曰吾願富其民于是發倉粟賑孤獨以
望為師望左右文王德乎政乎慮術皆成于是伐

崇密須犬夷作豐邑三分天下其二歸周文王崩
武王即位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
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
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孟津古渡名在河南)
府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
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
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
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
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

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服明水于月欲得陰陽之潔氣謀明水以爲玄酒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于是武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營丘古邑名今臨淄縣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逆旅客舍主人也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萊夷國名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

四書考 孟下 卷二十五 壽

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召康公即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舊說穆陵在會稽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此史記齊世家○武經七書云文王問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聽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史記文王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父老釣問之曰叟樂此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有似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

四書考 孟下 卷二十五 壹

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命乃載與俱歸

發民致賢註 增二老者

通鑑云項羽立沛公爲項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拒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能詘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辟草萊

商子墾令篇云，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于食，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內，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任土地

算地篇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地勝其民者，事來民。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此四者，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其利。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積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

李悝盡地力

前漢食貨志云，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

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

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商鞅開阡陌 註

秦孝公用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姓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阡陌田閒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眸子

靈樞經：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目者，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釋名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新書曰：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在人者莫精于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非道德之潤澤矣。○論衡曰：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文瞭也。人心慧而目多采。○人物志云：徵神見貌，則情發于目，故仁目之精，愨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劉昞注：目為心候，故應心而發。○孫卿子云：堯舜參眸子。○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大舜重瞳子，是謂重明。○揚雄謂目瞳子曰清盧。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即墨大夫），誅一人（即阿大夫），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

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作盡。言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汝笑豈有說乎。髡曰。昔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猪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也。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

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䠞。（帣音卷。韝音溝。䠞音其。帣收衣袖也。韝臂捍也。鞠曲也。䠞與跽同。謂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六博即今雙六。各行六棊。故曰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眙直視也。）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薌與香同。）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出史記滑稽傳）〔齊策〕云。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

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〇劉向新序云。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淳
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
孔（狶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軸至滑而堅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君也）騶
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
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幹弓幹也言作弓之法以
膠使昔幹而和諧堅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然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傅合于疏罅隙縫
以大臣自寬難遂得所當猶指以君制此式者故下云請自附于萬人也）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自附于萬人也淳于髡曰狐裘雖弊
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

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
常任琴瑟不調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
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
應是人必封不久矣（出史記田齊世家）客有見髡于梁
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
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
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何故哉
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
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
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
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
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
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
倦惠王欲以卿相禮待之髡因謝去于是送以安
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出史記淳于髡傳）

授受不親

曲禮云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禮內則曰男不

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
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奠停也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也）

豺狼

埤雅云豺狗足似狗而長尾白頰前高後廣其色
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
故先王候之以田○漢律云捕虎一購錢三千捕
豺一購錢千○汲冢周書曰霜降之日豺乃祭獸
豺不祭獸爪牙不良○史云豺音似犲瓿舌似鋸

骨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人骨立
謂之豺瘦。義取諸此。說文云。狼似狗。銳頭。白頰。高
前廣後。○埤雅云。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
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常以害其身。○里語曰。
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
則喜。蓋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或云狼起臥游戲
多犯其草。而草皆穢亂。故里語云狼籍。又曰狼突
○詩豳風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詩草蟲經。狼項
下有懸胡。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跋

上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疐後。發胡也
○周官獸人冬獻狼。狼膏聚。冬獻之。埤雅云。古之烽火
用狼糞。取其烟直而聚。雖風吹不斜。或曰狼斷膂
直腸其糞烟直。為是故也。

曾元

曾元曾子之子。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元曾華參之二子也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
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
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
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
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
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出劉向說苑
○韓詩外傳云。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
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曾子養志

論衡曾參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欲去。其
母曰。願留參方到。母以左手搤右臂。參即馳至。問
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

搜神記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
汝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尸
子曾子事親。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
卑。○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
曰。汝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
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
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
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
教也。遂烹彘。○家語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

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也而不用命況大事乎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得免于非乎遂終身不娶

三見不言

荀子大畧篇云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其邪心乃可與言也

舍館

左傳云晉師三日館穀

周禮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

記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〇開元文字云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爲也〇國語云單襄公過陳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〇杜死云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〇西京雜記云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〇南部新書云荆南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

草

爾雅云卉百草總書名也草謂之榮榮而實謂之英茇根也又曰蘇芥莽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

芥

宋文公野蔬詠云葉實抱芳辛氣烈消煩濡登俎效微勞乍食驚頻嚏〇酉陽雜俎云掌中芥出末多國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三吹乃植于地

瞽瞍

[illegible]

尚書大傳云瞽瞍舜父名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〇舜帝曰有虞氏其先國于虞始爲虞氏系出虞幕是生蟜牛蟜牛生瞽瞍〇劉向孝子傳云舜父夜臥夢見一鳳凰自名爲雞口銜米以食已言雞爲子孫視之是鳳凰以黃帝夢書占

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糴稻谷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舜前舐之目霍然開○焦氏類林云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糴其母詩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眞源賦云舜糴于平陽市父認之乃舐音其目目以光明

離婁下

諸馮地名 負夏 鳴條

疏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于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是爲零陵今云舜生于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于姚丘嬀水之汭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桃

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郡國志云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降之○顧野王云舜姚姓故云餘姚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尚書大傳曰販于頓丘就時負夏○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鳴條戰地在安邑西○路史曰帝死以瓦棺葬于紀是爲鳴條注云鳴條在安邑西北○又云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河中有舜冢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爲南夷之地不已疎乎○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困學紀聞云世傳舜葬蒼梧之野孟子以爲卒于鳴條呂氏春秋舜葬于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

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拾遺記云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群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于峻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路史云舜初家于[illegible]蒱聘娶握登握登見大虹而意感唐堯壬午歲

四書考下孟（人卷二十五）

生舜于姚墟故姚姓目重瞳故曰重華字都君

文王 岐周 畢郢

初太任生文王名昌有聖瑞紂封爲西伯在位五十年壽九十七謚爲文。文王治岐即今鳳翔府鳳縣成縣皆其地也俱屬陝西道鳳縣今屬漢中成縣今屬鞏昌各去數百里間於犬戎其遷都于豐則今鄠縣詩謂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是爲西安府詩亦謂畢郢近豐鎬。雍錄云岐周既爲一地則畢郢之名設當兩出亦當同在一地矣書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則單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之爲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于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爲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爲渭南者呂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冢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于唐長安縣爲東南二十里此說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雲谷雜記云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馬

四書考下孟（人卷二十五）

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索隱曰按上文畢字當作畢星下按後漢蘇竟傳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以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爲畢星甚曉然馬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爲證。

符節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誅殺無道

黄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帝兵符遂伏蚩尤。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凡將命者持以為信。周禮地官掌節主符節者節謂行者所持之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邦節謂玉節以下之八節也辨其用者或用以守或用以使各有所取也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玉節以玉為之君子比德於玉守邦國為諸侯者其德宜如是也守都鄙者用角節角節以犀角為之取其銳而觸姦守都鄙為采邑長者其材宜如是也凡邦國之使節諸侯使卿大夫聘于王朝鄰國所報之節山國用虎節山多虎故鑄虎于節土國用人節平地多人故鑄人于節澤國用龍節

澤多龍故鑄龍于節皆金也三者皆以金為之以英蕩輔之英節也蕩竹也以竹為函加以畫飾而盛其節也門關用符節司門司關以竹節而命之也貨賄用璽節璽節者既為符又加璽于其上如今之印章也道路用旌節旌節者析羽為旌以彰其節也皆有期以反節立為限期事畢則納其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譏則不達其無節者門關譏察之處則執之不使行也。禮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于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有一節故合立三節以隨事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說原云符者象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鐵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節亦以竹為之柄長二尺有旌蓋出使予外執以為信也。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司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子產濟人

說苑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鄭今河南新鄭密二縣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于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寄通王畿泰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

于號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焉。

溱　洧（說文溱作潧）

左傳曰。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溱水在鄭國南入于洧。○曲洧舊聞云。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爲溱洧。○水經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大明一統志云。開封府洧水縣有雙洎河。卽溱洧二下流。

杠梁

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共也。○爾雅云。隄謂之梁。（橋即也。或曰石絕水者爲梁。凡詩傳）說文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木。十月成津梁。則梁爲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葢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廣雅云。徛步橋也。一云今之石橋。一石絕水者爲梁。詩云。造舟爲梁。（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疏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俗）也。○廣志云。獨木橋曰榷。亦曰杓。水上橫木爲渡。杓亦謂晷杓。○事始云。橋上級謂之雁齒。○雜志云。橋柱下橫水入沙者謂之蹲（音存）䠂。○彭城橋梁。鄴亭不修。薛宣知其不能陳道。弟（音弗）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說文云。橋。水梁也。東楚謂橋梁爲圯。

十月成梁　註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閽人爲之辟　註

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闢閽古行者）

以大德不以小惠　註

蜀志曰。諸葛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足

易需卦注。無事日趾。陳設月足。○釋名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腳。卻也。以其坐時卻在後也。

股

詩正義曰腹為五藏之總○世說云王丞相指周伯仁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舊君有服

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儀禮喪服子夏傳云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

四書考下五 卷二十五 經類下 妾

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晉錮欒盈 並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即欒黶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即欒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襄公十四年欒黶復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州賓欒氏之家臣也欒祁與之私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鞅素怨懷子故證其有此謀懷子使城著著晉地名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

食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會于沙隨沙隨宋地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之

非禮 非義

聶雙江御記云如門人無妳喪亦措而尚有曾子未小斂而襲裘以弔門人厚葬子淵皆非禮之禮冉子請粟原憲辭祿子路死醢皆非義之義

必誠 必信

禮記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

四書考下五 卷二十五 經類下 一 毛

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原泉

爾雅云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濆泉側出曰氿音軌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音糞泉○又云泉一見一否為瀸濫泉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下出也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孟子云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原泉有原之水混湧出之貌

溝洫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考工記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禹惡旨酒

尚書大傳古有醴酪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平王東遷

詩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則又東也故曰小東　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享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不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四世而緦

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親兄弟則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爲

免以代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上而前交于額上又卻向後繞于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　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其高祖者爲四世從兄弟相爲服緦麻服制至此窮也其高祖之父者爲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爲之袒裼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也其高祖之祖者爲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

可也引此以喻五世而斬

檮杌

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三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訓 ○留青日札云檮杌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取其記惡以爲戒杌樹無枝也從木從壽從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從犭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一名檮杌即古漢書注鯀崇伯之名即檮

杌也惟周禮外史以檮杌爲惡獸春秋直史不避君之善惡故謂春秋爲檮杌也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藝志公檮生惟孟子令音檮杌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五伯迭興 ○留 王者之迹熄章

趙氏注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桓王元年始伯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公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芈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平詩矣

羿 逄蒙

后羿傳云逄蒙羿之弟子也或云其受教之臣

按羿有窮之君也偃姓年二十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得其道後羿以術傳蒙蒙謀殺羿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以于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逄蒙取桃棓殺之 ○吳越春秋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射所起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

列子逄蒙弟子曰鴻超引烏號之弓綦衞之箭

有楚弧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逄蒙蒙傳楚琴氏楚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也 ○荀子羿蠭門者善服射 ○揚子雲羽獵賦云逄蒙列觜羿氏控弦 ○呂氏春秋云蠭門始習于甘蠅

侵 追

[illegible]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 ○疏曰侵者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境徑侵陵之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距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

[illegible]

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恐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成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

子濯孺子 無考

庾公之斯尹公之他

庾公之斯一名庾公差字子魚衛人尹公之他亦衛人尹公他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衛孫文子作亂 孫文子即孫林父 使他與差逐獻公公孫丁爲獻公御子魚 即庾公差 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 射兩軥 音句 而還 軥車軛卷者 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 他不從丁學故言遠 乃反之 佗如與差還中悔 乃獨反射丁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出左傳襄公十四年

鏃

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璞曰金鏃金鉀 音箭 也骨鏃金骨鉋 音抱 也韻書曰鏃之材有三金石骨是也鏃之名非一鏃鏑鉀鈀 音巴 砮是也

西子

[illegible]

西子姓施美婦人也居苧蘿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鬻薪浣紗爲世絶色 諸暨縣有苧蘿山若耶溪旁有東施家有西施家 西子嘗病心而顰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是其美非人之所能效也 出莊子天運

管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

越王得之飾以羅縠教以容步學服而使范蠡獻之於吳吳王大說伍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王不聽遂受之 出史記越世家 越王

唐宋之問詩云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則西子復還會稽矣

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於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爲築姑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 出吳越春秋 拾遺記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脩明 即西施鄭旦別名 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覷者莫不動心驚魄謂之神人矣乃嘆而目之若雙鸞

淮南子云[illegible]不待脂粉

祥西施陽汝池也

黃庭經云天中之岳謂鼻也一名天壇

之在輕露沚水之濂芙蕖吳王妖感忘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兵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祿尚為祠

鼻

養生經云鼻者心之門白虎通云鼻者肺之使真誥云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論衡云鼻不知臭音臭為齆音瓮人不知是非為閙音閙

上帝

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

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以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大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羊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

日至

易乾鑿度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術甲子為蔀首起十月朔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七十六歲為一紀二十紀為一蔀首○草木子云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首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

值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由太初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一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卯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蔽晦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蔀總二十蔀名

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
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
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
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
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新唐書曆志
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
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
如初。五代史司天考 夫天行之際。遠哉微矣。而
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

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
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
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
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
不本於此。 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
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
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首算之。則甲
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 趙
氏悳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

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
爲朔。 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
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惟月
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
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
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
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
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

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
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
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
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
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 程子曰。
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
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
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
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後差亦不定。獨

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
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
於這裡差了。 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
差於未。漢晉已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
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
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
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
一定之法也。曆家要常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子

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
耳。

公行子

公行子。齊大夫。主班行之官。以官爲氏。

右師

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
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緌

說文云。紘。冠卷也。緌。冠系也。 禮書曰。二組屬於
笄。順頤而下結。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音蕤 玉
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
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
之齊冠也。

沈猶行

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門人也。一曰太山人。國名
紀云。古附庸之後。魯沈猶氏。漢劉餘爲沈猶侯地
在千乘。

儲子

國名紀曰。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繆、國
策云。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
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
必矣。 鮑彪註云。儲子見離婁下。

四書備考巻二十五 終

虞　獲漸
班爵　緣
公　侯
伯　子
男　卿
大夫　元士
附庸　春秋邾儀父之類
庶人在官　上士
中士　下士

百畝之糞　樂正仲
牧仲　顏般
王順　晉季公
亥唐　迭爲賓主
衛孝公　擊柝
爲委吏乘田　寄公
臺官　市井
庶人贄　皮冠
旃　旃

旃
霍光能行於昌邑註
小雅大東之詩註

目錄終

萬章上

號泣旻天

虞書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昔虞舜思親操云：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泠，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罥張罝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公明高

公明高，南武城人。

九男二女

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嬀汭，二水名，在今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親戚謂父母弟象妹顆手等也），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路史云：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房傳鑄唐冀庭鄃襟河，皆云堯後之國。○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四方之士歸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莊子：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百官

崔寔政論云：太昊設九庖之官，後有龍瑞，則以龍紀官。蓋設官自伏羲至唐虞，建官惟百，故歷代稱百官。

少艾

方言云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傻或謂之艾○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孫奭不見編云嘗遍攷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魯頌卑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爲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爲幼而美殆因流俗承誤爲此說陳晉之又改艾字爲乂不經亦甚矣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于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

人如好色則慕艾之心稍止也

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illegible]

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曰竦長劒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戰國策趙孝成王爲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illegible]爲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能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于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魯桓公與文姜如齊襄公通焉

齊風南山之詩 全篇四章此前三章

南山崔崔 崔崔高大貌 雄狐綏綏 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意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蕩平易也齊子指文姜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言南山有狐比襄公居高位而狐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曷爲又思之哉 ○葛屨五兩 兩二屨也 冠緌雙止 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偶不可亂也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庸用也用此道以嫁

于魯也此上二章罪襄公 ○蓺麻如之何衡 音橫 從 音宗 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言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取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此章罪魯桓公

襄公之妹文姜爲魯桓公夫人襄公通焉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襄公

父頑母嚚

舜父頑母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謂嚚

焚廩 浚井

列女傳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瞍使舜塗廩舜歸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瞍焚廩舜往飛出後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瞍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

爲妃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湘江間俗謂之湘君

象

史記云自虞幕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母與弟日以篤謹○中論曰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貺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

琴

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琴操曰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于身非若鐘鼓陳于宗廟列于簴懸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讙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漢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鳴廉修況籃脇號鍾自鳴空中 齊桓公號鍾 繞梁 楚莊王琴 綠綺 司馬相如琴 燋尾 蔡邕琴 鳳凰 趙飛燕琴 古之善鼓琴者有瓠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漢有趙定龍德梁國龍德○陳暘樂書曰

琴之于天下合雅之正樂治世之和音也堯之神人暢舜之思親操夏后氏禹人周人之操魯衛之引箕子夷齊之吹廣陵之弄子晉之調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咏其事弄則習弄之調則調理之得其粗足以感神明得其妙者幽足以歷鬼神大足以奪造化然琴之爲用豈不至矣哉○[illegible]疑錄揚雄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文武各

厥作通之北於山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思愁而作命之曰操

加一絃五絃第一爲宮次商角徵羽餘二絃爲少宮少商○琴書類集公思操耕歷山操五老彈並舜製又云舜爲五絃琴歌南風之詩即是此曲今謂之南薰也○爾雅曰天琴謂之離　通鑑云舜恭已南面無爲而治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長養萬物故能豐阜財也

弤

弤彤弓也彤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天子曰彤

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

棲

疏云床曰棲者蓋取類于禽棲也

床

釋名曰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廣雅曰棲謂之床浴牀謂之招○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樺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說文曰牀者身之安也簀牀輚音棧也第音姊牀簀也杠床前木也○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忸怩

方言云忸怩慙澀音澀也楚郢江湘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慼音促咨

舜井

水經註云歷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留青日札云瞽瞍繼母及象蓋都

君之井云在今襄陽均州土處窯子舖即舜耕處有糠山碎米山田中石甃井即舜所浚者修真觀左一穴曰即從空旁出處皆好事者傳會之說也○宋真宗祀汾陽賜河中府舜井名曰廣孝泉御製贊封氏見聞記云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井

成聚成邑成都　註

廣雅云聚居也漢書音義云小于鄉曰聚趙氏惠

神異經又云西北荒中有人人面朱髮蛇身人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

曰聚謂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

共工

左傳云少皡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言庸回靖安也庸用也安于讒說而用其回邪也服讒蒐慝服納也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窮奇即共工也神異經云西北地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鬬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亦言共工性似故號之○虞書云帝曰疇咨若順也予采事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聚也僝見也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荒史云共工氏伏羲氏之諸侯也始國於康厥名曰回是爲康回髦身朱鬣任智自神伏羲氏沒康回乃滅德尚刑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捺擴爲傑寇劇於諸國虐弱以逞乃以浮游爲卿自謂水德擁防百川隳高堙卑率萬輿而湖陷之行違皇乾諸神不畀當是時也天柱若折地維若缺媧皇氏命而僇之

幽州

爾雅云燕曰幽州

李氏云燕其意氣惡厥信慓故曰幽幽惡也○孫氏郭氏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也○蘇子瞻曰幽州北裔州水中可居者

國名紀云以驩兜所竄功甫難信因今以混有地名驩兜志爲驩兜之竄

驩兜

左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爲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渾沌即驩兜也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有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藏有腸直而不旋食徑過人有德行而往牴觸有凶惡而往依憑之名渾沌又莊子云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厚儵與忽謀欲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按信讙兜性似故號之○荒史云初帝鴻庶子縉雲氏娶土敬氏曰炎融遺腹子生驩兜帝顓頊封之是爲驩兜之國驩兜以狐功爲嬖臣佞而貪賄恃寵專權帝摯在位驩兜爲司徒掩義隱賊好行惡慝堯放之于崇山

崇山

路史云今澧之慈利也有驩兜塚然嶺外驩州圖經記以爲其竄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升菴集云驩兜崇山今以爲湖廣之

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至崇山北二十五里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仭諸仙窟宅在焉其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崇山谿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域爲是

三苗

山海經云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

書傳云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縉雲氏有

四書考通志卷二十六舜典上

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即三苗也神異經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性很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强者異羣而單名饕言三苗性似故號之也

金匱言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墨子云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雨血三朝○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論衡云三苗之亾五穀變種鬼哭于郊

三危

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路史曰今戎虜瓜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峯山者日升雨山在燉煌南三十里○地道記云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

鯀

劉類相成志云羽山有羽淵即殛鯀于此其水常清今羊不敢

左傳云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即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

四書考下孟卷二十六萬章上

○皇甫謐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連山易云鯀封于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書律曆志云顓頊五代而生鯀○禮記疏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呂氏春秋鯀爲諸侯欲得三公怒于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彷徉于野以思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

○竹書紀年云、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即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離騷經曰、鯀婞直以方身首、終然夭乎羽山之野。○海内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述異記云、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于羽山、化爲黄熊、入于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黄能、即黄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

圖書考　下　孟　卷二十六　禹章上　十三

羽山

左傳子産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黄熊、以入于羽淵。熊、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實爲夏郊、三代祀之。○蘇子瞻曰、羽山東裔在海中。○王子年拾遺記云、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于羽淵、化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横修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云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黿鼉而爲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爲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漢志云、羽山在不其縣南。

有庳

輿地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王隱晉書云、零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國名紀云、象國今道州、孟子作庳。○帝王紀云、舜帝封象于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西漢文云、舜封象于有庳、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

圖書考　下　孟　卷二十六　萬章上　十四

徂落

書疏云、殂落蓋殂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草木葉落也。

咸丘蒙

疏按春秋威公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丘者、蓋咸丘之人、有以蒙爲名者耶。

考妣

疏鄭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于考故也

八音

漢律歷志云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世本云暴辛公作塤師古曰燒土爲之其形銳上而平底如秤錘然六孔吹之也匏曰笙世本云隨作笙師古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也皮曰鼓師古曰鼓者郭也言郭張皮而爲之也竹曰管管裁竹爲之長尺有二寸六孔尚書大傳云西王母來獻白玉管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管然則古以玉管不但竹也絲曰絃

石曰磬以石爲之數十六八音而榣之也橫簨亦下刺如齒形曰崇牙足爲烏形金曰鍾鎛銅爲之形如筩簨虡製同編磬之刺獸形木曰柷師古曰柷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故謂之柷狀如漆桶中虛有椎柄動而擊其旁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樂志云八音一曰金鑄鐘爲編鐘爲歌鐘爲錞爲鐃爲鐲爲鐸二曰石爲磬爲編磬爲歌磬三曰土爲塤爲嘂音雄嘂大塤也四曰革爲雷鼓爲靈鼓爲路鼓皆有之爲建鼓爲鼗鼓爲縣鼓爲節鼓五曰絲爲琴爲瑟爲頌瑟頌瑟箏也爲阮咸爲筑音竹六曰木爲柷爲敔爲雅爲應七曰匏爲笙爲竽爲巢巢大笙也爲和和小笙也八曰竹爲簫爲管爲篪爲笛爲春牘此其樂器也

小雅北山之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偕偕強壯貌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不得息也王事傍傍不得已也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

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失容也○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大雅雲漢之詩全篇八章此前三章及後五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擧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蘊蓄也隆盛也蟲蟲熱氣也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音意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下我躬○旱既太甚則

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魃旱神也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大雅下武之詩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謂武王也應侯順德應侯維順也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許猶所也來後世也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章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堯薦舜

撫語蔡注云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天遠而尊聖人衆共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於民近而卑賢人之於民顯其功而使之自治故云暴之也

初堯在位七十載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遜位于是疇咨于衆詢四岳明揚側陋四岳咸薦舜謂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治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曰任地問以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也乎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

百揆宰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皆設其祭事治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是也

通考冀州爲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即豫州也

言席龔堊而蔡騖桑陰不移而堯志始得尚見帝帝館之於貳室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貫串而條達咸協于帝而可底績于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以觀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百官牛羊倉庫備以事之于畎畝之中二女純篤盡道九子服覲靡懈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艱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徽典無或不從賓于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于大麓而弗能迷也堯

七十三載丙辰，薦舜于天，舜受終於文祖，遂即位

南河

疏按裴駰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又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偃朱城即舜避丹朱于河南處。

朝覲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依狀如屏風，天子見諸侯，則依而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秋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宁門屏之間，以佇諸侯之至。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見曰朝。

訟獄

周易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不吟歌於歌謠者，無不思慕聖德。

謳歌

說文云，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謠，謳齊歌也。

泰誓 見萬章

陽山在嵩山之北。

天視天聽

韓非子曰，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聰以聽

禹都有六陽城，今河南登封。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授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舜薦禹

禹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於舜，舜舉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治水底績，堯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晝夜悲泣。舜受堯禪，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有九伯。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喪，形體枯槁，面目黧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禹不得已，踐天子之位，都安邑

地理志云爲崩啓立曉知王事達于君臣之義孫以之後啓歲善懷牲以祠之經曰夏啓享饗于益此之謂也

以土德王正建寅

陽城　箕山

疏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啓母祠漢元鼎元年武帝東巡中岳見啓母爲百姓尊之至今猶存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誤本是嵩字因相似而誤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嵩山之陽也

啓

帝啓伯禹之子也禹之治水娶於塗山氏生啓禹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不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禹之功禹崩啓繼世以有天下出路史甲申歲有扈氏不恭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三正子丑寅也丙戌三歲啓乃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所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召六卿而誓與有扈大戰于甘甘地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

昔令刀劍錄云夏禹子帝啓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劍級長三尺九寸後藏之藏望山腹上刺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弗張鐘鼓弗考不凶席不重席不仍味不貳味也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復昭夏功出路史乃立五廟並遷鼎薦黃帝而郊鯀命大廉祭鼎昆吾之墟而筮享大陵之上是爲鈞臺之享潁州陽翟縣有鈞臺陂又並於晉之虛作旋臺於水之陽以商均爲賓奏九辯九歌舞九招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在位九年崩年九十一子太康立弟五人分封於衛出路史○按帝啓曰會見紀年山作余一曰建見年代曆按歸藏鄭母經明夷曰夏

后啓筮御飛龍升于天山海經楚辭等引作夏后開避漢諱也故云啓之字開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列女傳云及長化其德令成名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之義越絕書持禹之功而不殞列女傳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吳越春秋啓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尊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廟于南山之上○啓初立有扈氏不服誓師伐之作甘誓

丹朱

丹朱堯帝之子也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封於丹淵曰丹朱○荊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故爲丹朱不肖堯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之嗣位者放齊曰堯臣名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知不擬授天下乃授舜出五帝史記本紀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

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尚書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之類太平御覽尚書逸篇云丹朱不肖堯使居丹淵爲諸侯號曰丹朱○路史云帝初娶散宜氏曰皇生朱驁很媢克兄弟爲閱嚚訟嫚游而朋淫帝悲之爲制奕棋以閑其情使出就丹帝崩虞氏國之於房爲房侯○相圖經引孟子註舜封丹朱於白水白水乃今清河益夏封之在鎮西南三里有丹朱陵八里有帝子夜游臺周二百步○相臺志云丹朱嫚游之地○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國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五年十九年晉取虢

舜之子

路史云舜二妃娥肓亾子女罃生義鈞及季釐季

釐封緡爲緡所克義鈞封于商是爲商均是喜歌舞○水經註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

太丁 外丙 仲壬

帝王世紀云湯生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曰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任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陳越石太甲論曰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嘗知是擭于國者之爲

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
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
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
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生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
帙時乘之龍待駕于臣衆何如哉況乎體非金石
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訴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
滑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
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伲伲
接踵羿浞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于西魏成

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周其終
也未嘗不羿浞皆取伊周以為嚆矢也孟子曰無
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伊尹放之于桐三年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
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
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始也自亳惟我商王布
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
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
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
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
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
罔大墜厥宗 孔安國曰湯葬地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劉原

呂氏春秋曰湯得伊尹祓之于廟爝以爟火釁以

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復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其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

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膑。○西溪叢語曰。伊尹負鼎于湯。莊子成玄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孝標棲山志云。故有忽自壁而樂垂綸負五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享。后帝謂成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于湯。湯賢之。遂以爲相。獨孟子以爲不然也。

有莘

杜預曰。莘。虢地。又云。虢國。今滎陽縣是也。趙氏曰。今同州郃陽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

伊尹所生之地也。又里許即伊尹墓地名三塚。

桀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

不聽。伊尹佐湯伐桀。桀走鳴條。湯入于三朡之國放於南巢三年死于亭山。

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華氏邑也。○路史云。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考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有伊尹村。○疏云。按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伐夏救民

伊尹既離有莘。受湯聘。然後出而從湯。言數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時夏桀爲虐。而諸侯昆吾氏爲亂。乃從湯以伐昆吾。○湯欲伐桀。尹請且

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敗于娀之墟。遂奔于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爲阿衡。

伊訓

惟元祀太甲即位之元年。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十有二年乙丑。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爲歲首。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

湯之成德以詶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不循先王之道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假借也有命謂湯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言湯德之修則始于亳都

癰疽

癰姓雍名又名渠衛靈公之嬖臣衛靈公嘗與夫人同車雍渠爲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招搖市名孔子醜之去衛出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因時遂以孔子爲主雍雎云孟子作癰疽說苑作雍雎是也

侍人瘠環

物原云成周已有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蓥閹挑文帝更中車府爲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隨之奉御令長隨也隋煬帝改殿中監爲內侍省以監爲太監又置少監監丞○瘠環瘠姓環名齊之寺人也爲齊公所近狎

顏讎由

顏讎由一名顏濁鄒衛之賢大夫子路之妻之兄也莊子兄子路義之孔子至衛嘗主其家○孔叢子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

史記世家名顏濁鄒孔子弟子

彌子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靈公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靈公曰愛我忘其口啖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君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出韓非子說難篇

司城貞子

疏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者之則司城在司寇上右師左師司馬司能下其位古有

司城貞子宋之賢大夫也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倣天子禮有司馬司城一說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爲司城孔子去衛適宋常主于其家○卯疏云按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

于。援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左傳。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爲司城

陳侯周

陳侯名周。一名越。懷公柳之子也。陳至懷公時。吳方薦食上國。破楚入郢。召陳懷公。懷公欲往。大夫曰。吳新得志。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

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於吳。陳乃立周。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思歸。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出史記陳杞世家。

百里奚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國。嘗之齊。不用。又之周。周又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澣婦。遂與相失。後奚歸虞。事虞爲大夫。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蓋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予盡予心。吾行吾志耳。奇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君及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

爲媵。奚恥之。亡秦走宛。地理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人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奚乃迎蹇叔于宋。取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丕豹。丕鄭子。公孫枝。字子桑。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巴人致貢。西戎咸服。戎王遣由余款關請見。繆公之霸。大都皆奚之力也。出史記秦本紀。奚爲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

言卿音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音掩移門牡也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已瓦覆以柴舂黃黎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歌叫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為夫婦出風俗通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操于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

不相杵德澤流于後世而秦卒賴焉其子曰孟明視為政于秦

秦繆公

秦繆公名任好德公子宣公成公弟也史記蒙括傳曰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謚之曰繆秦繆公其先帝顓頊之苗裔至虞舜時有栢翳者為舜主畜畜多息賜姓嬴其後非子在周孝王時主馬于汧渭之間汧渭二水在隴州東馬大蕃息遂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歷數世至德公德公立二年卒長子宣公立十

二年卒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茅津戎號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是勝之四年相百里奚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于齊而乞食銍人銍地名在沛縣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公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

言得脫一不用及虞用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河曲晉地在蒲坂南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絳州曲沃縣有曲沃故城人以為晉曲沃新城重耳夷吾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即晉惠使人請秦求入晉于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

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怒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時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弗與因其饑而伐

之繆公問公孫枝秦大夫字子桑枝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枝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曰因其饑而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鷙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

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餘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括地志云野人塢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按野人盜馬食處因名焉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以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欲殺而祠之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

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以為功今天子是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諸侯雍餼七牢牛羊豕一為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即前年許秦而不與者今獻之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名懷嬴是時秦地東至河晉河西八城入秦秦東境至河即龍門河也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梁芮國皆在同州秦得其地又滅二國之君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子圉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illegible]

母梁伯之女也而秦滅之我弟多即君百歲後君指惠公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亦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

入襄王殺王弟帶[illegible]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衛地今[illegible]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彊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

[illegible]

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必敗必於殽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周大夫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滑姬姓小國伯爵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今

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時晉文公喪尚絰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秦繆公之女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不用蹇叔百里奚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

四年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秦不利因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戎人姓名）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留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制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

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音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內史周官也）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王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示必死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正義曰鄗音郊左傳作郊括地志云王官故地在同洲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西郊古城）以報殽之役晉人皆

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括地志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太陽縣也）封殽中尸（封埋藏也埋藏殽戰之死士）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白頭貌）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皇覽曰秦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從

死者自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秦人哀之，爲之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有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此篇盡出史記秦本紀

虞

括地志云今河南府陜縣是。

虞，姬姓，子爵，出自太王子仲雍。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夏墟在河東大陽縣。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以取其國。○左傳：虞公好賄，弟虞叔有玉，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奔共池。

晉人伐虢　宮之奇

穀梁傳云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春秋：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假道以請。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

國語云宮之奇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冬，晉人執虞公。○左傳：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

穀梁云晉者晉人欲以虞而伐虢伐虢者取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

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
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
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
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
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
之乎弗聽許晉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
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
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

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
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
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
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
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
公罪虞且言易也○戰國策晉獻公欲伐虢而憚
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
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不聽而去因伐虢破之又
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
老乃遺之美男使惡宮之奇宮之奇諫不聽遂亡
因而取虞○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
弟也仲與虢叔爲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而
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
陝縣東南之虢城也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
父猶爲天子之相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于虞
以伐虢滅之地入于晉○春秋繁露云虞公貪財
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假晉師道還以自滅貪財之

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
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垂棘之璧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
之和璧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
是以垂棘出於虞虢之舍和璧入於秦相如抗節

屈産之乘

寰宇記曰晉石樓有屈産泉相傳有白馬飲茲
泉生得龍駒春秋曰晉屈産之乘蓋此地所生良

詩疏云釋之淅米也……故知爲淅米也說文云淅汰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漉米

米炊飯之而去言其炊也

焉也

虞公 見虞段

萬章下

接淅

詩釋之叟叟傳云。釋淅米也。○西漢叢語云。孟子言夫齊接淅而行。淅漬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孟子夫齊滰六音淅而行。滰音其兩切。漉音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與閩集李[illegible]市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孫奕[illegible]兒編生民詩曰。釋

之叟叟。蒸之浮浮。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淅米。謂洮米也。又釋訓云。溞溞音搜。淅也。浮浮氣也。獎光遂引此詩。孫奕曰。溞溞淅米聲。烰烰音浮。炊之氣。傳以洮米則有聲。炊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淅星歷反。溞蘇刀反。○孟子曰。接淅而行。趙氏曰。淅漬米不及炊也。淅先歷反。考是二說皆讀曰淅。今之好事者凡稱士大夫家。淅米飯多作析聲呼之。良可怪矣。

班爵

通志云。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註 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周公侯伯子男五等。註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居攝。改制大其封。註 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子二百里。男百里。○白虎通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

所以但稱天子者何以其但命于天而王畿千里也

祿

通志曰。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註 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四大夫祿。註 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倍上士。註 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註 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註 食

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註 食九人。庶人在官。謂未命爲士者。

公

孟子正義云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爲公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環濟要略云。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文背私爲公。周書云。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韋昭辨釋名云。公貢也。才德兼于人。人咸貢薦于王而用之也。辨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也。字從八從厶。八音背。厶古私字。背厶則爲公。○說文云。八猶背也。厶姦衺也。韓非子曰。蒼頡作字

自營爲私背私爲公○諡法云立制及衆曰公

侯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爲侯者何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孝經援神契云侯候也所以守蕃也○正義云斥候于外以德君人德者侯也○周書云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猴能成羣謂之君

伯

周書云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要畧云伯把也把持政事也○風俗通云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正義云體仁足以長人者伯

四書考下五十 參二十六 萬章下

子

白虎通云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正義云子字也字養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要畧云子者孳也孳孳恤下之稱也

男

要畧云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黃恭十四州記云縣萬戶以上爲令則子國也千戶爲長男國也今人呼縣爲百里子男本方百里也故古今之百里古之諸侯○周禮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禮儀皆以五爲節

卿 大夫 元士

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尊卑者多也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任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春秋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四時三十七大夫法山陵合爲帝佐以匡綱紀○易卦通驗云天地

四書考下五十 參二十六 萬章下

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故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命決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說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附庸

白虎通云。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鄭玄周禮天

司徒註云。凡諸侯爲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王制註云小城曰附庸。○朱氏曰。猶屬邑也。○玉海云。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謂周公封魯地方百里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擧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擧實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

[illegible]春秋繁露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

春秋邾儀父之類 註

左傳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王未命爲諸侯。邾子名克。字儀父。未有爵可書。名不如字。今書字以貴之也。○詹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趙氏惠曰。邾曹挾子爵。顓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庶人在官

玉海陳氏曰。有爵者必有祿。有祿不必有爵。庶人在官者。非爵也。而其祿有差。

上士 中士 下士 府史胥徒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卿上大夫。太宰官也。卿爵也。下士所治事繁。故其員倍於中士。而謂之

[illegible]也府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胥讀如諝有才智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卒在官趨走者也

百畝之糞

周禮天官草人掌土化之法（化猶變也變瘠爲肥變惡爲美）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物之在地各有所宜人相視之而糞其種）凡糞種騂剛用牛（土有色騂而性剛者則用牛）赤緹用羊（土有赤緹而纁色者則用羊）墳壤用麋（土有墳起而柔脆無塊者則用麋）渴澤用鹿（有舊爲澤而今則渴者則用鹿）鹹潟用貆（貆貒也貆音歡貒音貪有水已去而爲鹵者則用貆）勃壤用狐（有勃壤而粉解者則用狐）埴壚用豕（有粘而疏者則用豕）彊檕用蕡（檕音概堅土也蕡麻也有堅彊而不和順者則用蕡）輕爂用犬（爂音剽輕也有輕脆而不厚重者則用犬）

何氏曰天下之土不同化之之法或用牛羊或用麋鹿或用貆狐或用豕犬皆焚其骨爲灰以漬種蕡則燒麻爲灰以漬種今江南之俗猶然而用牛用漬者尤多蓋古之遺法也

樂正裘　牧仲

樂正裘牧仲皆孟獻子之友也○通志氏俗畧云樂正氏周禮樂正官氏焉姓苑云衛大夫食采於

裘氏因以爲氏今會稽有裘氏

費惠公

費公姬姓懿公之孫季父之後也季父爲魯大夫號郎居之因爲費邑（左傳隱公二年司空無駭入極費季父勝之）傳至惠公惠公以子思爲師以顏般爲友用王順長息爲臣長息公明高弟子而公明高則曾子弟子其賢蓋有自也

顏般　王順

顏氏黃帝後也上世小邾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爲姓世世仕魯爲上卿有顏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五世爲司寇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繇生同般友之曾孫與王順同師子思

晉平公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也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歷下（今濟南府）齊師敗走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齊背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晉欒盈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盈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山在河內）欒盈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

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即范鞅宣子子）以其徒擊盈盈敗走曲沃曲沃攻盈盈死遂滅欒氏宗盈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即魏舒）齊莊公聞盈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即趙武）韓宣子（即韓起）魏獻子（即魏舒）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

乎晏子然之（出史記晉世家）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人姓名）起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客門左門右各

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平公於是造玄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也（出韓詩外傳）平公藏寶之臺災士大夫皆趨車馳為救火三日夜始息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妖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在下短褐不蔽

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出韓詩外傳）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物百

姓而養育之而下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乃罷臺役出說苑貴德篇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平公納之正坐殿上出鐘磬竽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

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乃屏鐘鼓除竽瑟出說苑正諫篇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欲極諫者無隱出說苑權謀篇二十六年平公卒

眞西山云平公之於亥唐特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

亥唐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晉平公問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

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迭爲賓主

曲禮云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左傳云賓有禮主則擇之

衛孝公

衛靈公卒嫡孫輒立是爲出公子蒯聵立是爲莊公註作疑出公輒未可據

擊柝

易繫辭鄭註云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為門震日所出亦為門重門象艮又為手巽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為擊柝擊柝為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為坎坎為盜五離爻為甲胄戈兵盜謂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為〇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欜〇說文云欜柝郎夜行所擊今擊木為聲以代更籌者是也俗曰𨍏萏更〇新刻漏木銘叢木垂

方擊刁斗次打更之沐也〇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夕擊柝而比之析戒守者所擊也夕比若今酉點〇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〇崔珙擊柝賦云嚴人暮兮絕人蹤君門深兮開九重清矣擊柝出彼高墉候銅壺而發籥雞兒氏之鳴鐘響以應聲按更籌而宣九陌內以達外禁姦慝而清四封聲參投壤之擊知其挈缾之守衛劇柝聯金吾克勤蓋欲懲寇暴亦以戒昏昕

為委吏乘田

孔子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乘田養畜蕃息〇趙註云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

寄公註士之仕章註

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國不敢以為臣寓公殁則臣其子故曰寓公不繼世〇喪大記曰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迎也

臺官則受註君佛之

左傳申無宇曰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自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謂給臺人廝役者已上所謂人之十等也

市井

留青日札云後漢循吏傳云注因井為市故稱市井風俗通乃言人至市者當于井上洗濯令潔非也蓋言市中之道四達如井因井路輳集之便以相交易或曰在國曰市在野曰井〇昔云古人陳

百物于井傍因晨汲市易故曰市井猶北方之虛集也

廛人贊

[禮書]云可畜而不散遷者鬻也故廛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雜也故工商執之

皮冠 旃 旂 旌

[左傳]昭公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柳宗元守道論曰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

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捨之是失道也○[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畫日月于旗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交龍為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通以赤色為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通帛為旜旜戰也戰戰恭已而已三孤所建象無事也雜帛為物一作旆以雜色綴其邊為燕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熊虎為旗旗期也言與眾期于下軍將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鳥隼為旟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龜蛇為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于後察度事宜之形兆全羽為旞旞順滑貌全羽以五采繫于遂上取全而遂之之義析羽為旌析羽以五采繫于旌上取析而之之發[爾雅]云注旄首曰旌旌精也言有精光也旗期也言與眾

事所建也諸帥出軍決日有所攻伐作五[illegible]旗青[illegible]引往東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黃牙旗引往中此其義也

期于下也○載旄于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有鈴曰旂懸鈴于竿頭畫交龍于旒因章曰旃以帛練為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帥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世本]云黃帝作旃○[說文]曰旃曲柄也所以招士衆

小雅大東之詩 全四篇章此後第三章

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有饛簋飧饛滿簋貌有捄棘七捄曲貌棘七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

俎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霍光能行於昌邑 註

[前漢霍光傳]云昌邑王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復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圖討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廢之送至昌邑邸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六終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七目錄

目錄終

告子上

杞柳

杞柳屬生水旁又枸杞多生荒城阪岸之上○爾雅云杞柳檻（音計今枸杞也）○本義杞柳柜柳爾雅注云柳當作柳柜柳似柳皮可以煑作飯○說文云杞枸杞也從木己聲楊蒲柳也從木易聲檉河柳也從木聖聲○按詩有三杞將仲子篇無折我樹杞（柳屬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理微赤）四牡篇集於苞杞（枸檵也）杕杜篇言采其杞（春生可食而杞）南山有臺篇南山有杞（樹如樗一名狗骨）湛露篇在彼杞棘四月篇隰有杞桋（杞枸檵桋赤棘）○詩義疏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可為箭笴○詩柳展宮眉翠拂行人首又曰紅入桃腮青回柳眼韶華已破三分○今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齊民要術云楊性勁直堪為屋材柳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古今合璧云樹高五三丈許條柳枝條葉細而長者曰柳樹

（爾雅云檉河柳所謂赤莖之類也）（山海經鹿山之西有谷焉名曰瞿谷其木多柳）（通志云柳曰天棘杞柳亦曰蒲柳）（長沮出征[illegible]柳者十死一）

低枝立葉小者曰楊楊花入水經宿化為浮萍柳花漫空如雪○陶淵明為彭澤令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因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三餘集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祠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桮棬

疏按說文云桮𩞄也棬屈木盂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朱子曰桮棬似今棬杉合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湍水

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

楊子善惡混之說（註）

楊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

佛氏謂作用是性 註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

雪

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溫則爲雨寒則爲雪○[illegible]元命苞曰陰陽凝而爲雪○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氾勝之書云雪爲五穀之精○爾雅云雪與雨雜下曰霰○韓詩外傳云凡草木

四書考 下孟 人卷 三十七 告子上 十三

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同雲冬與天同色也○埤雅說文曰凝雨說物者從彗蓋雪雨之帚者也亦能淨坋穢若彗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爲義臘雪[illegible]之飄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摶亦以微溫摶之故也里語以爲春雪不能[illegible]其以此乎○謝惠連雪賦曰臣聞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于來思姬滿申歌于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玉曆通政經云雪本雨也緣寒凝于空中結而成雨爲氣之和雪爲氣之陰又曰陰氣退伸苦寒成雪

炙

食志云或燔或炙傳曰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從獻之俎又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帝王紀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illegible]日祭典庶人有魚炙之薦○釋名云炙炙也炙於火上也

四書考 下孟 人卷 三十七 告子上 四

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爲也

孟季子

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以伯仲叔季之序考之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也

尸

祭法云天祭之濟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禮書云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焉

宇宙大疑謫云謬哉古祭之有尸而以孫爲之孫爲之其父北面而事之而曰明子事父之道詎非夷蠻之道哉然則何以誤言於古也尸主也謂木之爲主也祭成喪者必有尸以其主立也祭而有尸所以出主也尸必以孫孫想木主而出也孫幼不能抱及無孫使人抱之所以抱其主也夫婦共尸二主之合抱也始死無尸未立主也神具醉止則非尸所食儼如在也皇尸載起還主於廟也衆筆簾部安尸所以安主也故曰尸神木也以木而

象其神以有依也○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尸上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凫鷖之序言神祇祖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爲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爲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禮數蓋喪禮始喪而葬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凡則二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通典祭所有尸皆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后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爲尸之遺法

冬日　夏日

席夔冬日可愛賦云冬實窮紀日爲至陽方傷竹

彫松之嚴物無不慄觀麗天出地之旭愛何可忘依巢之鳥感微煦而和鳴帶雪之林假餘光而改色○賈嵩夏日可畏賦云烟勃乎扶桑之津鼎沸乎咸池之水入絃凝火井之內六合若炎丘之裏

蘇氏胡氏之說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

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
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
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辨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註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
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
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
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
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又云性有三品雜性情

而爲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
宋儒析性情爲義理氣質之分似也而曰孔子之
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
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
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
問吾盡論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非無性
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爲是也得子之問吾說
益明是以善之也

[illegible]曰性[illegible]寄也[illegible]外表也
朱子曰仁是生之理只是陽氣發生處是[illegible]推而論之物欲皆然
胡五峯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性情
白虎通曰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
化也人稟陰陽之氣而生故内懷五性六情情者
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
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
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
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
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
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

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
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
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
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内有五藏六府此情
性之所由出入也○揚升菴性情說云尚書而下
孟荀揚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
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曰性情不離
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於易也○王
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

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
性性猶水也情猶波也波興則水擊情熾則性亂
波生於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
也觀於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胱胱其仁淵淵其
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
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
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於
易者也述性情說○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情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

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於五行金神曰義
木神曰仁水神曰智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
之物之則也六情出於六氣好生於陽惡生於陰
善生於風惡生於雨樂生於明哀生於晦是六情
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情之欲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孟子曰人之
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
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賈誼曰少成若天

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
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
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
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孝經緯曰情者[illegible]
也情以陰[illegible][illegible]者白也性以陽內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相與表裡[illegible]助[illegible]情本性中[illegible]○[illegible]傳曰情者性
之影凡此言性[illegible]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
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都說夢話矣

麰麥

說文曰麰周所受來麰也○蔡邕月令章句云首
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野客叢書曰百穀各
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
秋○春秋佐助期云麥神名[illegible]習[illegible]人以禮祭之[illegible]年大熟是
○孝經援神契云黑墳宜黍麥○唐書云大軫國
貢碧麥形大於中國之麥粒表裡皆碧香氣如粳
米食之體輕多可禦風○說文曰麥金也金旺而
生火旺而死○本草云麥有四種曰大麥小麥穬
麥蕎麥惟大麥久食令人肥白滑肌膚為麵勝小

麥而無躁熟〇詩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麰

並也。倈小麥。牟大麥也。〇大戴禮云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

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〇禮月令云季春之月。

天子乃祈麥實。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

嘗麥先薦寢廟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 調味能辨淄澠之水。

淄澠齊二水名 公好內多內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 故以少 少衛姬生惠公。

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 葛嬴生昭公。公子潘 密姬生

懿公。公子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 公與管

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 即易牙 有

寵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寺人奄官名貂者有

寵於桓公。羞食味也易牙蒸烹羞故 公曰子善

調味乎吾嘗蒸嘗天下之 矣唯恭嬰兒之味未

嘗易牙遂蒸其首子而獻之公是亦有寵於公公

許之立武孟。出左傳僖公十七年 管仲有疾公曰仲父之疾

革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

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耶管仲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

管仲卒公逐易牙三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

與寺人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以公令有婦人踰

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饑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

何故對曰易牙作亂塞宮門飲食不可得矣公嘆

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而絕

出呂氏春秋 〇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

方及大臣為亂桓公為餓而死三月不收蟲出於

尸〇論語隱義曰齊桓公北伐中山還倚柱嘆曰

天下珍物悉易得唯不得人肉食易牙斷其兒兩

手以啖君〇淮南子曰見易牙淄澠之水合者

嘗一哈水如甘苦辨矣〇又曰桓公甘易牙之和

而不以時葬

耳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上學以神

聽 中學以心聽 下學以耳聽

在皮膚〇博物志云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以

耳爲翼○拾遺錄云汖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皆飛去地十餘丈雲饒龍虎吹虎俄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其耳

子都

子都鄭大夫公孫閼也鄭詩曰不見子都朱注謂此人也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廟子都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授車之時未有馬故以手挾轅而走子都拔棘戟即以逐之及大逵路九達謂之逵弗及子都怒及師傅於許師傅於許之城下潁考

四書考　下孟　人　卷二十七　十三

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考叔取鄭莊公之旗名蝥弧者率先鄭兵以登許國之城子都自下射之顚考叔顚墜而死出左傳隱公十一年鄭厲公篡立祭仲專仲祭足厲公立以仲遂專國政厲公患之將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厲公畏祭仲害已故出奔入櫟櫟鄭別都也居之出左傳莊公十七年既厲公自櫟入治頗於雍糾之亂者桓公十五年祭仲殺雍糾遂厲公今厲公返國祭仲已死故治頗殺糾逐君之黨者於遂殺子都出左傳桓公十五年○鄭詩

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花不見子都乃見狂都○毛詩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芻豢

說文曰牛馬曰芻犬豕曰豢○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

牛山

晏子春秋云景公游于牛山之上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

四書考　下孟　人　卷二十七　十四

何之俯而泣[illegible]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舉觴自罰因罰二臣○鷄跖集云齊威公時虹貫牛山管仲諫無近妃宮○明喬宇登牛山記云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予往而登之泰沂訖稷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

大明一統志云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

奕秋

奕秋善奕者名秋也孟子云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暴惜有暫暗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掩有鳴鴻過者彎弓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推筭有暫昧鴻亂之也故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開專

於視也以瞽聾之微而聽明審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强諷誦雖入於耳必出於口矣○漢張衡傳云奕秋以棊局取衆

鵠

合璧事類云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有丹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楚辭曰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漢昭帝歌曰黃鵠能飛下建章金為衣兮菊為裳羽肅肅兮行蹡蹡目顧非德婉爾嘉祥○莊子曰鵠不浴而白○神異經曰鵠國男女長七寸為海鵠鵠遇即吞之

熊掌

埤雅云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爾雅翼獵者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熊力

尤猛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為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埤雅云羆似熊而大黃白文長首高腳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其白生於心之下肓之上亦如熊白而麤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憨多力能拔大木一說羆有黃赤二種披髮人立絕有力者○劉向新序云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

桐 梓 梧

埤雅云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

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即此是也桐木華而不
實故榮桐木是也今亦謂之華桐實而皮青者曰
梧桐○花木考云圖經曰桐生桐柏山谷今處處
有之其類有四種舊注云青桐枝葉俱青而無子
梧桐皮白葉青而有子子肥美可食白桐有華與
子其花二月舒黃紫色名椅桐又名黃桐則藥
中所用華葉者是也史記云清明之日桐始
華不華則歲有大寒桐木後華故曰始○漢安世房中歌
云桐生茂豫師古曰桐華通達而生也又鬱脫貌○花木

考云泉州刺桐初夏花開極鮮紅如葉先萌芽而
花後發則五谷大熟丁晉公詠詩聞說鄉人說刺
桐葉先花發始年豐我今到此憂民切只愛青青
不愛紅○又云爲木之長故材曰梓材匠曰梓人
室有此木則餘材不復震或位置在他木下則有
聲其異如此土以黃心者爲上○通志略詩云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角者爲梓○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

秦文公伐梓樹長安宮梓樹神化爲青牛騎者被髮牛畏之入豐水秦因是置旄頭使先驅

椅即是梓梓即是楸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爲梓
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同而小別也今呼牡
丹謂之花王梓謂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
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玄中記云凡梓木爲
樞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禮斗威儀云君乘火
而王其政和平梓爲常生○埤雅云一名櫬即
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葉淨妍雅極爲
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齊民要術云梧桐山石
間生者爲樂器則鳴

場師

周禮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
物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類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
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檟

檟山楸也又條可爲櫬左傳伍員曰樹吾墓檟檟
可材也○爾雅云檟苦荼郭璞註云樹小似梔子
冬生葉可煑作羮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
茗荈蜀人名之苦荼

樲棘

爾雅云：樲，酸棗。○棘，荆棘。凡有刺者皆曰棘。○許氏曰：實小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白色為白棘，實大者為樲棘。○陸佃云：大者棗，小者棘。酸棗棘也，其性重喬，棘則低矣，故並朿為棘。○疏云：樲棘小□，□□酸棗，無用之才也。○草木狀云：棘大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于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一曰棘實曰棗。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字如此。○魏風曰：園有棘。棘，酸棗也。

四書考 下 《卷二十七》 十九

於果為下。□曰：豫章以木稱郡，酸棗以棘名邦。舊云：鵲巢中有棘，蓋棘性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以辟霜，護其華牙也。

狼疾

古詩云：飢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

按狼之喻最多，□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成□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愎則曰狼狠，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簡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趙孟

左傳：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焉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

四書考 下 《卷二十七》 二十

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儕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不卽其□，□不從，又何以年。○國語云：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

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

恍日而激歲。怠偷甚矣。

大雅既醉之詩（全篇八章此前五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言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猶光大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始也）公尸嘉告。（公尸君尸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既有其始矣。于是公尸以此告之）○其告維何。籩豆靜嘉。（靜清潔而嘉美也）朋友攸攝。（朋友指賓客助祭者。攝檢也）攝以威儀。（皆有威儀當神意）○威儀孔

時。（甚得其宜）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也）

膏粱

膏脂也。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元命包曰。膏者神之液也。又澤也。肥也。潤也。以脂膏潤物曰膏。○詩小雅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易云。雉膏不食。○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爾雅曰。虋（門）赤苗。芑白苗。（今赤粱粟。芑白粱粟。皆好穀）廣志曰。有具粱。解粱。有遼東赤粱。本草曰。白粱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最佳。黃粱出青冀。左思

魏都賦曰。有雍丘之粱。崔駰七依曰。玄山之粱。

文繡

周官曰。五色備謂之繡。此言刺繡衣所用也。○釋名曰。繡脩也。文脩脩然也。○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禮記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繡有恒。必循其故。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褻之義也。故有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春秋元命包曰。織女之為言神女也。成衣立紀。故齊能成文繡。應天道。（女功之事乃能神天下。故懸以衣人得此氣）○

漢書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景帝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功也。漢武別國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仙靈閣。編翠羽麟毫為簾。有連烟之繡。○又甘泉宮有霞光繡藻龍繡。○梁張率繡賦。尋造物之妙巧。固飭此於百工。嗟莫先於黼繡。自帝虞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華蟲。若夫觀其絺綌與其依放。龜龍為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思。藉羅紈而發色。其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為形。

既綿華而裯彩，亦密照而疏明。

荑稗

孫疏曰：荑稗者，即禾中之蒁草也。○說原云：稊稗一種也，皆有米而細小，水旱無不熟之時，擣而炊之，亦可備荒。○郭璞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升菴云：說文稊，秀也。莊子稊米之在太倉。○莊子又云：道在稊稗。○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陽山之穄。高誘云：關西謂之縻音遙，冀州謂之縻，皆一物也。廣雅解云：如黍黑色，稗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紫黑者芑，有芒，北人鳴為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合此數解觀之，以稷為穄，貫而為五穀之長，尊而配大社之神，轉相解詁，以為烏禾黑稗，為孟子莊生之所賤，農人之所不甚珍，亦由形色相類而誤，大奸似忠，大惡似信，況他物乎。

告子下

任 各篇事同

疏按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路史云：任，伯爵，本巳姓，帝魁母家，逮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緡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是也。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晉賢人，學於孟子，嘗著書言彭聃之法。

親迎

郊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說苑：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拜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傳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

爲宮室，無二兩心，無敢同也。妻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産，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禮書曰：將迎則醮戒居外。及初婚之時，父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

主人迎于門外，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升階奠雁，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婦乘以先，俟於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婿入三日，壻見之儀存焉。

樓

（廣韻云：䣝，門前門上爲高樓以望。樓一名䣝。[illegible]城之樓爲[illegible]）

說文云：樓，重屋也。樸，澤中守草樓也。○釋名曰：言牖戶諸射孔樓樓然也。○爾雅云：陜而脩曲曰樓。○漢武帝時，濟南人上黃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樓之始也。（其後魏有飛翠，漢有井幹。）○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爲十二樓以候神人，名曰迎年。武帝於是作飛廉樓。（漢武帝又作七樓，云飛廉、于樂、迎風、寒露、儲胥、射熊、蘭館。）

膠柱而調瑟（往應之曰窒注）

史記：趙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瑟每一絃有一柱，宜修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聲和。）

曹交

（人物志云：[illegible]）

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大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曾懸公立，至哀公

八年曹伯陽爲宋所滅○玉海云今興仁府濟陰
縣東北三十七里定陶故城是其地也
匹雛
周官云庶人執鶩音木○說苑曰鶩無他心故庶人
以爲贄○曲禮曰庶人之摯匹讀爲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如庶
人之終守耕稼也○癸辛雜識云禮記檀弓以匹爲鶩字亦
音作鴨鳴從省作匹○爾雅疏云舒鳧鶩鴨也一名舒鳧注云
野曰鳧家曰鶩也禮記內則辨鳥之不可食者野鳧翠○
鄭注云鶩取其不飛遷

四書考 下五 卷二十七

烏獲
疏按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
烏獲之徒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
血出○古御覽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
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臏而死
○韓非子曰烏獲輕于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
千鈞也勢不便也燕策註云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薄
疑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注斤鈞也○呂氏春
秋云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竭而牛不可行逆
也○文選班孟堅曰良樂軼能於相駁烏獲抗
於千鈞

小雅小弁之詩
弁彼鸒斯弁飛拊翼貌鸒鳥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鴨烏歸飛提提群貌
民莫不穀安閑之貌善也我獨于罹罹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
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
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者謂如其無可奈何而安
之之詞也○踧踧周道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爲茂草鞫窮也我
心憂傷惄焉如擣惄思也擣心疾也假寐永歎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

四書考 下五 卷二十七

維憂用老疢之疢矣疢如疾首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我心憂
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耗至于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
之而至于病也○維桑與梓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
器用者也必恭敬止靡瞻匪父瞻者尊而仰之靡依匪母依者親而
倚之不屬于毛屬連也毛膚之餘氣未屬也不離于裏裏心腹也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
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推之于天曰
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乎是也○菀彼柳斯菀音鬱菀茂貌鳴蜩嘒嘒
蜩蟬也嘒嘒聲也有漼者淵漼音崔上聲漼深也萑葦淠淠淠音譬衆也

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與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寐也〇鹿斯之奔維足伎伎 伎伎舒貌 雉之朝雊 雊雉鳴也 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言鹿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尚知求其妃匹見物之無不顧儔者而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〇相彼投兔尚或先之 投奔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〇君子信讒如或醻之 醻報 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 掎倚也 析薪杝矣 杝隨其理也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佗加也〇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舍彼有罪之讒而加我以非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〇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究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也王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此四句蓋比詞也〇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四書考 下孟 卷二十七 告子下

邶風凱風之詩

凱風自南 南風謂之凱風長育萬物者也 吹彼棘心 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劬勞病苦也〇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〇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聖叡也令善也〇棘可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〇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浚衛邑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〇睍睆黃鳥 睍睆清和圓轉之貌 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之心哉〇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

四書考 下孟 卷二十七 告子下

宋牼

宋牼姓宋名牼一名鈃齊宣王同時人 蓋尹文之弟子 聞墨子之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以表其均平也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 宥謂善惡也以別不及爲首 語心之容 謂形容心之廣大 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 聏音而和也 以調海內 調和也言其胸中藹然慈仁與物同春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請欲置之以爲主 請得若此者立之以爲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鬭

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其行適至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於是有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

而悅之莊子下○荀子云宋子有見于少無見於多

公儀子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休出史記循吏傳按韓詩外傳云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休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長自給于魚此則於魚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身成私○公儀子常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蓺植焉厥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后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櫛已而

溉蔬息其櫛於是庖日克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竭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未詳所出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蒙山在今四川雅州府名山縣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出說苑政理篇

王豹　緜駒

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張衡傳云王豹以清謳流聲○文選陸孔璋曰過高唐者效王豹之

謳游睢渙者學藻繢之綵○輸主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緜駒居是焉而舉邑之人皆善爲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

善歌

說文曰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謳謳齊歌也○淮南子說山訓曰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氾論訓曰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于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于人心

華周／杞梁

華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皆齊大夫也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恥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咲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出說苑立節篇）杞殖華周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今屬汲郡）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於且于（且音沮莒邑侯攻其門）莊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下戰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摧堅陷陣三軍弗敢當罷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于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

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狹路也）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戰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言貪莒子之貨賂棄齊君之命令有臣如此亦莒子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梁書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

襄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行于郊梁殖戰死妻迎喪于郊使者弔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下賤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

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莊公遂立廟于臨淄之上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爲頌曰杞梁戰歿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于城城爲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贊曰嗟哉杞梁有要貞禮郊弔不受枕屍哭死路涕城崩自病無倚赴淄絕命同歸可紀

司寇

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杜注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韓詩外傳云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春秋繁露云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魏書李彪曰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

而駕駑馬

膰肉

公羊傳云腥曰脤熟曰膰○左傳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禮之大節也○禮書曰脤脣以盛之也膰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膰

五霸

風俗通齊桓公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楚疆之罪

復苞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襄
冠帶兾戴天子繆公受鄭甘言盟戎而去違黃髮
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
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公不度德量力暴
名而不稱實六鶂五石先隕……終爲
繆矣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皆
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
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云霸功豈不暗乎○左傳
孔疏曰夏曰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

此昆吾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諸侯
王表哀則五霸扶其弱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
襄晉文秦穆吳夫差○漢志春秋時五霸迭興
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楊
升菴集云世儒多稱五霸濫矣大予見其二矣未
見其五也五霸并稱桓文之後寖矣夫伯何爲者
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保社稷
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
雄也文其繼者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
楚何爲者哉秦伯之繆也宋霸之虜也楚伯之寇
也繆虜寇何霸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

葵丘之會

春秋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
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于葵丘宰周公天子之……首也
○左傳夏會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
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
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

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貽天
子羞下拜登受○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左
傳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
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
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左傳孔疏葵丘杜曰齊地臨淄
縣西有地名葵丘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西

爲此會則此岀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爲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國名紀】云外黃東有葵丘大夫邑食者氏焉【英賢傳】有葵丘欣○宋劉燁【北轅錄】云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縣東有葵丘齊威公所會也

歃血

【左傳】孔穎達疏云者無與受玉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相信則盟

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周禮】天官王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埽不祥 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爲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同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

樹子

按王世子云考唯王之貳也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所以名之爲世子者何 言欲其世世不絕也 ○【白虎通】春秋傳曰王世子會於首止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則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

因之○又云君在立太子者所以防篡殺壓臣子之亂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遺腹必待其產而立之何尊適重正也立子以貴不以長者塞愛憎也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 立子以貴不以長也 ○【尚書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 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 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山川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左傳】狐突曰昔辛伯諗周桓公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賈誼疏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今注明帝爲太子樂臣爲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其二章亡。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沾潤如海太子比德故曰重 ○常袞表國之上嗣古者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璣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 ○劉禹錫箋蒼震發前星之耀黄離表重輪之瑞 梁劉孝威詩前星涵瑞彩洊雷揚遠聲 ○文選王[illegible]毓德於少陽東宮少陽也索隱曰東宮少陽諸侯象也 ○周王褒表洊雷居震春方應

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離之業○崔融表云周儲故事一月三至于寢門晉兩舊儀一月五朝於東閤○桃林明華云易所謂照于四方禮所謂貞於萬國皇家以中樞北極清都有天子之宮儲傢以大火前星蒼震有乾男之位○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待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鮮不由此○易稱明兩

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東晏就學宵推更寢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誦讀計忘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言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斷在不勤於始將悔于終是以

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擇以良責媒之嘉賓晨披經史觀成敗于前蹤晩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還所以廣敬于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于嫌疑○大明會典東宮冊立儀 累朝微有同異其尤異者洪武永樂命至殿上受冊寶宣德嘉靖則命使持節至文華殿授 皇太子 太祖命學士宋濂授 皇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

太子　諸王經書於大本堂後于■文華後殿及肅皇改爲便殿遂移於殿之東廂房。

防

郊特牲疏防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周禮考工匠人凡防必因地勢防所以障水不因地勢之高下則其防易壞善防者必淫之水必淫泆之而無潰佚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綱音殺參分去一爲防之法其廣與高等鄭康下潤三分則上殺其一分大防必閷防之大者以外而殺之下基必厚而上稍薄則水不能潰也凡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預先一日拶之以爲準式○經解云防止水之所

自來也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爲防隄防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有隄下水來之處限障之○管子桓公問篇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按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音肄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濁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拜菴集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音革津往往有其遺處故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闕八流以自廣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爲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濼之水以爲田則又愚矣。

糴

魯語魯饑臧文仲請糴於齊公曰誰使之文仲曰卿士告糴古之制也辰備卿公使往遂以鬯圭玉

磬如齊告糴曰敝邑薦饑大懼周公太公之命祀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敢敝邑使能供職○晉語晉饑乞糴于秦丕豹曰晉君無禮于君衆莫不知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薦同音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是故泛舟於河歸糴於晉○左傳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明年

秦伯伐晉獲晉侯以歸○漢書李悝曰糴甚貴傷
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
甚賤其傷一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
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
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
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
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大
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按
管子輕重篇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
四書考下論 〈卷二十七〉 昔子 望
侯也管子曰今者夷吾過來有新成囷京者二家
大囷曰京 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比歲萬民
聞之善其從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
是無過糴之名而有其實也此其所以假之之霸
與

盟

周官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盟萬
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者則使之盟詛凡
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供其牲而致焉

[illegible]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二篇

荀子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慎子

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
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爲節用自言能
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於魯[illegible]
王之亂欲使伐齊取南陽孟子[illegible]
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
所尊尚墨云慎子又得墨翟之風而悅之欲棄知
去己塊不失道稍稍以宗廢寢兵爲尚故伐齊之
事旋亦中止此出莊子天下篇慎子又好黃老道德因發
四書考下論 〈卷二十七〉 昔子下 果
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至漢劉向所定慎子書則
有四十一篇出[illegible]○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
慎到最爲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
法而責于上非爲驕尸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
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
無由通又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今通指爲刑
名家亦未然也○荀子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荀子注云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
使能之道

問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
宜之此鼎矣白圭問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
其甑邪

貉

貉在北方國號曰貉○周禮冬官職方氏掌天下
之圖以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
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

治水爲壑

周禮考工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

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又曰爲溝者必因水勢之
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
則其土斯無崩矣

傅說

傅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在北海之洲虞虢之界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當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胥靡聯繫
胥靡役徒之名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
之以供食武丁即位思復興殷恭默思道夢帝賚
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商
高宗喪父小乙既免喪猶弗言以思治道夢天與我
賢輔佐乃所夢之人營其形象旁求之于天下
[illegible] 命之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
心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說命商書惟
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

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
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
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書說命商

命中王曰來汝說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
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
允懷於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於學
厥德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
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
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
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

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
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
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
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出商書說命下○
韓非子曰傅說轉鬻說轉鬻而備日鬻○帝王世紀云高
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吾徒也姓傅
名曰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
下豈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
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

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
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像旁求之得
傅說于傅巖遂以為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託精于辰尾一星名天策○觀象
賦曰傅說登天而乘尾傅說一星在尾後乘尾在箕尾之間○石氏
云傅說一名太祝鄭樵通志云謂之傅說者古有
傳母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僞商之傅
說與此同音諸子家不詳審其義則曰說騎箕尾
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傅說之佐焉在後
天爲星辰在人爲聖賢于理固有然者乃發古而出爲之說則遺矣僕恐王良亦皆古人也又將何

說乎○拾遺記云傅說賃為赭衣者舂于深巖以自
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築得利建侯之兆歲餘殷以
玉帛聘為阿衡也○拾遺錄云傅說去其舂築釋
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可謂知幾其神矣同儕溪
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蛇遇命道會則通○地
理志云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
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虢國之界又
有傅說祠沙澗水北虞山南傳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說苑云夫
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于北傅之城武

下夕夢且得之時王也。寗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覇之時覇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强也。

版築

鯨布傳云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鹽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鹽之苦者產於一有利地所得音爲苦鹽有貢海所成者爲散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形鹽似虎形 鹽築爲 王之膳羞共飴鹽。飴音怡

鹽則其共苷給飴也祭祀賓客膳羞之用盬各有所宜鹽人各因所宜以共之者也。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齊事和調之事也鬻則化之以水鍊之以火用之和五味之宜也。○北魏書云世祖南伐遺李伯陽劉義恭等鹽各九種。○纂苑云海鹽凡六路。池鹽則陝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井鹽則川陝四路。胡中鹽出於木石。廣志云河東有印成鹽，西方石子鹽，胡中青鹽，五原紫鹽，波斯之鹽也。西域骨咄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黑水赤鹽，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點。西陽雜俎云朐䏰音蠢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曰君王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鹽。訶陵最富有穴自湧鹽。福州舊貢紅鹽。○管子海王篇云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問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百升之者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爲釜

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一釜之鹽得五十合爲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問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月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月萬八十鍾十日十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

錢三十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錢之益，而籍其錢，一月毋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宋食貨志云：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鬻海鬻井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云。○馬端臨曰：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權利月至。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音標）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駁議之，其慮已略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斂，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爲政，而苛斂如出一轍，異哉。○大明會典 祖宗立法最善，歷朝累更，盡失初意，如常股存積空有其名，餘鹽割沒倍增其數，甚至設工本以妨正額，通河鹽以亂正單，二者其弊滋甚。近年叢革鹽法，始通若額數漸加，規條漸密，則因時變通。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爲膩艾，蔿賈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見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此出列女傳。莊公九年，蔿賈見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見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莊王朝而晏罷

問之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其晏也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於是辭位而薦孫叔敖○出史記楚世家

叔及爲相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以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出說苑

叔敖相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庳下也

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梱門限也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出史記循吏傳

十六年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封人主築城者慮事謀計功也以授司徒量功命日量功命作日數分財用分築作之具平板幹立幹後旋板稱畚築畚盛土器築杵也稱量其輕重程土物取土物作爲之程限議遠邇議遠近均其勞也略基趾略基趾之廣狹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叔敖之能使民○出左傳宣公十一年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逆迎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於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

胥（居楚大夫。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朔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勦，勞也。）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待楚師既歸而動兵，以伐鄭，未為後時。）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舒）荊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凡軍行之制，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楚以茅為旌幟。）中權後勁。（謀中軍制權，後以勁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中軍佐，彘子所帥。故彘子以之先濟。）知莊子（荀首）

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郔，鄭北地。）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伍奢之祖。）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

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林父新將中軍執晉政未能專行其號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其上中下三軍之帥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二山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

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啟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楚君之親兵分爲左右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每日右廣雞鳴而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向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而止）內官序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潘尪）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故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遂挑戰晉師敗績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京大觀示也）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出左傳宣公十二年）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治莊王以偪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毀

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博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出說苑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爲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爲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今屬光州固始縣者其地不利人不利之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禨祥此地名丘異惡之名終不利也可長有者其惟唯稱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之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異于俗也出呂氏春秋異寶篇

叔敖相楚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出史記滑稽傳

筋骨

說文云骨體之質也肉之核也○釋名云骨滑也骨堅而滑也○意林云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有孔竅血脈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四書備考卷之二十八目錄

一盡心全

豢餼　韓魏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　被袗

孽子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面　背

西伯養老　豐

食時用禮　菽

登太山　觀海

瀾　容光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註

三公　軔

弗狎弗順　魏風伐檀詩註

桃應　蹝

垤澤　傳

淑艾　殉

滕更　勳勞

緦小功　放飯流歠

齒決　驅其所愛

春秋無義戰　召陵之師註

武城　鹵楯

輦車　虎賁

斵輪　袗衣

古關　社稷

壝壇　丘民

祭祀以時　八蜡

費書無俚註　邶風栢舟之詩註

徒跣　追蠡

軌　苙

布縷　粟米

力役　兩稅三限法

珠玉　盆成括

上宮　餂

榱題　食前方丈

羊棗　諱名

姓名　琴張

牧皮　曾皙倚門而歌註

奄人　秀

經　萊朱

散宜生

終

四書考下孟卷之二十八　目錄　止

四書考下孟卷之二十八

盡心上

豪傑

智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韓魏

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四書考下孟卷之二十八　盡心上　十

帝力何有註

帝王通曆云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吾何有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履節少以為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以為上

孩提

賈誼傳云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莽傳云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嗟也一說頷下即孩

小兒將學語時能鼓頷故曰孩

孽子

庶子曰孽。何休注公羊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通論云，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櫱也。有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本既伐而生栟，故於文子辟爲孽。辟者辠也。故謂孽子。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有大人者註

易乾卦云，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九二剛健皆離隱潛，及于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光爲利見大人，故文言曰飛龍在天，天下文明言龍德見于地上，則天下亦見其文明之化。

面

說文云，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間也。○黃庭經云，玉帝遊面爲靈宅。一名尺宅，以眉目口鼻之所居，故爲宅。○九華真妃云，面者神之庭，心悲則面憔焉有童面之經。

背

易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疏，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

西伯養老

漢文帝養老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此亦庶幾養老之意而未得其取者。

蠶

周禮夏官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蓋蠶與馬同生於又曰春蠶，原蠶謂之再蠶。一名魏蠶，俗又呼先王之法禁焉。鄭註，天文房爲天駟，辰則火。蠶書，蠶爲龍精，日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也。故埤雅謂禁原蠶者，非特護桑，又以害馬故耳。又術家米僵蠶傅馬口，即不能嚙草，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爲馬，禮事本於此，爲馬所禍，謂之馬祖，爲蠶所禍，謂之先蠶，是馬與蠶同其類耳。今人以鹽沃蠶種，謂之腌蠶，其蠶爲上，不沃者次之，名曰大蠶。○白公記，扶桑蠶長尺，卵大如盌，交州蠶一歲

八育。南陽郡蠶一歲八績。○杜陽雜編彌羅國遣延數十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孔帖云。大軫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塘中。始生如蚊睫。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作繭。繭成。其大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故人謂之靈泉絲。○紀異圖經云。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氏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

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母以誓眾之言告之。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于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所禱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

食時用禮

食以時。如禮記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但主朝饔夕飧言。于菽粟較切。用以禮如冠婚喪祭各有定式。不得過侈之類。

菽

物理論云。菽者眾豆之總名。○范子計然曰。東方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廣雅曰。也。○詩豳風七月。亨葵及菽。十月納禾稼

稷禾麻菽麥

登太山

泰族訓曰。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郭璞注云。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宋景文公筆記曰。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宋洪邁泰山錄應劭漢官儀載建武封禪事。其敘山勢峭險。登陟勞苦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

倫理也

容光

文選沈休文[illegible]明無不發容光之微必照○齊注曰容光小隙○玉海管整曰日中為光易凡言光者皆明之所及也坤之化光者含坎離也觀之觀光者四五近也頤之光者四施初也夬之光者離自下升也未濟之光者六五爲需光亨者大壯山之五日西月東四不得也亦言光明皆兼體

孟子曰[illegible]其光復歸[illegible]體用合一光明無

[illegible]中[illegible]而不倚故離[illegible]下來光明不疚言無私照也謙以剛濟柔故坎自上降萬物化光言皆相見也艮行止動靜不失其時故坎離下濟其道光明言久不息也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註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

三公

周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則三公廼官之至尊者也○又周三公六太師教道之訓太傅傅之德義太保保其身體○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後又改丞相為大司徒太尉為大司馬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

[illegible]貨志云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尺申臂之一尋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論夫子之牆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謂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

之以似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
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
弗狎弗順 商書
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
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
魏風伐檀之詩 全篇三章此第一章
[illegible]檀兮 坎坎用力聲檀木可爲車者 寘之河之干兮 干厓也

河[illegible]且漣猗 漣猗風行水成文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廛兮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所居曰廛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貆兮 貆貉類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人美賢者厲
志非其力之不食故述其事而歎之
桃應
萬姓統譜云桃應孟子時人桃望出山陽見姓苑
蹝
郊祀志云去妻子如脫蹝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
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國策云猶釋弊躧注躧

字與蹝屣同
垤澤 新增
案周禮有候人之役凡賓且爲之道況爲國乎此
必訓有呼召守者開之不必謂爲君自呼門而使
之啟也
傅
大戴禮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
德 傅德也 師導之教訓 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主於訓導傅仰受而述之 此

三[illegible]職也 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 於是爲置三少皆
上大夫也 卿也謂之孤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
者也
淑艾
朱子曰艾斐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
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殉
檀弓云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
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

以殉甚子九日以殉甚非禮也

滕更

萬姓統譜云滕南陽音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後失國子孫以國爲氏

勲勞

周禮夏官司勲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

盡心上 小功

儀禮喪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禮記間傳云大功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布十五升去其半○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大鄭解見盡心上句

放飯流歠

曲禮云侍食於長者毋摶飯取飯作摶欲爭飽也毋放飯飯無節毋流歠長歠毋咤食中作聲口毋齧骨之間其毋反魚肉不以食餘反於器毋投以狗骨不敢賤主人之物毋固獲七毋堅得之難毋揚飯以手散熱氣嫌欲食急也飯黍毋以箸貴其便也毋嚃羹嚃音塔羹宜用挾不宜以嚃取食之毋絮羹調和器中毋刺齒容止不宜以物刺於齒毋歠醢醢宜鹹歠之爲其味淡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享客歠醢主人辭以窶貧窶之味濡肉齒決濡肉殽類乾肉不齒決乾肉脯類毋嘬炙併食○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疏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箸餘飯于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

棄會謂鳥啄也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疾

齒決

禮記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肉也堅肕音刃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盡心下

驅其所愛

按大全訓云驅其所愛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

春秋無義戰

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公十一年戰于艾陵（按兩兵相接曰戰）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五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聲罪致討曰伐）書侵六十始莊十年公侵宋終哀公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潛師掠境曰侵）敗師十有六（詭之曰敗）取師三（勝而取之曰取）按齊桓召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善其伐楚非不催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意亦未以爲盡合于義而許之

召陵之師（註）

春秋魯僖公四年齊侯伐楚屈完來盟于師盟於召陵

武成

周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二日旁死魄翼日明日）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鹵楯

漢書云血流漂鹵注鹵浮也鹵盾也其血浮盾言殺人多也又高帝紀云毋得鹵掠其義亦同

革車　虎賁

革車者以皮爲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兩（車數一）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一人凡二萬一千人舉

全數也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賁
大長也○周禮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
伍（王出則以虎士趨於前後以衛王也皆侍從則有行列矣）軍旅會同亦如之
舍則守王閑（舍王所舍之處防也王出在國則以虎士守王閑王在國）則
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虎賁宿衛王宮者
也虎士八百人天子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
此而已○沈約宋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
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奔故以奔為賁

斲輪（註）

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
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糟酒滓也魄食日腐又云糟爛為魄按許慎云粕已漉粗糟也）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
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甘緩也）而不固疾則苦（苦急也）而不入
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
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

袗衣

子華子云舜游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
琴○史記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

（易先王以至日閉關）

古關

（臧文仲廢六關）

玉海云西河天關其星為天關周禮司關掌國貨
之節以聽關市五伯時諸大侯國皆有之楚有昭
關魯有六關趙有井陘高陽關魏有漳關秦有榆

中臨晉嶢武四關關之大小不同其落塞岨隘扞
禦邦域則一也然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藩不以
襲險為屏○漢書云漢興都關中置關都尉以察
為遊用傳出入漢文除關無用傳漢景復置用傳
○洛陽記云邊塞守備之處亦曰關

社稷（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衍義補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
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

大宗伯 / 大社諸侯但用當方之色爲壇 / 天子之社用以五色土各依方色 / 設社 / 畿之墳而樹之田主

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〇周禮天宗伯職以血祭祭社稷。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〇禮記郊特牲社祭土地而主陰氣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墉謂之壁。北墉，社內北墻也。

壇壝 民爲貴章註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〇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

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楅音辟。衡以楅設於牛之角以防觸也。衡設於牛之鼻以繫繩也。置其絼。音朕。牽牛之繩也。共其水槀。水以滌牲，槀以藉牲。歌舞牲。牽牛入廟時歌，以言其香肥也。及毛炮之豚。爓毛炮豚者，爓去其毛，實棗于腹而炮之，以備八珍也。

丘民

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是一丘爲十六井，而一井爲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爲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

祭祀以時

衍義補：春登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五公穟，所以報公。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

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

八蜡 民爲貴章註

禮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神農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所以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

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爲有功，迎者迎其神也。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泄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辭也。宅，安也。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則無汎溢，昆蟲不爲害，草木各歸於藪澤，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

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唐通典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簠簋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岳四鎭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于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宮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羽臝毛介水庸坊郵表畷(音拙)又贊猫虎及龍麟朱鳥白獸玄武方別各用少牢

四書考 下 注〈卷二十八〉盡心下

羊一每座籩豆各三簠簋甑俎各一蜡祭百八十七座○唐禮志蜡祭百神大明夜明壇上神農伊耆各在壇下后稷在壇東五官田畯各在其方水庸坊各在其方壇之後○記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通典蜡者報田之祭也樂以蕢桴土鼓索鬼神而致百物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嘆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長編宋和峴言聖朝以臘前七日蜡恐不應于禮蜡臘同用戌日

漢書無俚 註

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

邶風柏舟之詩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也)我無酒以敖以遊(言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汎然於中流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四書考 下 注 卷二十八 盡心二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言也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辟拊心也摽拊心貌)○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言日當常明月則有虧今日乃更迭而微是日月之失其常如群小之[illegible])

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徑蹊

釋名曰：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用道謂之蹊。蹊，傒也，射疾則用之，故還傒於正道也。

追蠡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洞天清錄云：趙岐以追爲鐘紐，于義未妥。畫家滴粉令隆起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款文追起者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絕，亦非。絕盆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爲蠡。○筆乘云：遍覩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者。豈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爲鐘紐。郎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槌擊之追。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螺，即海中大

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瘰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蠡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蟲之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啟切爲是。蓋高子以爲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蠡蠡者其形似也。

軌

禮書曰：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國中之路，縱者九塗謂之經，橫者九塗謂之緯。野度以步，步一六尺。涂度以軌，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路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爲。門不容乘車之五个，五乘車共廣三丈三尺，大寢之門不能容之。應門二轍三个，應門，朝門也。二轍之內八尺，三个則二丈四丈。經涂九軌，國中曰經，涂所由者衆，故可容九車。環涂七軌，遶城曰環，涂所由者少，故可容七車。野涂五軌，郊外曰野，所由者又少，故可容五車。○輈人爲輈，輈，車轅也。輈有三度，則謂淺深之數，即下文國馬田馬駑馬之輈是也。國馬之輈，種馬駕玉路，戎馬駕華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深四尺有七寸，國馬高八尺，故輈之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輈，田馬駕木路。深四尺，田馬高七尺，故輈之深四尺。故駑馬之輈

田馬役車爲深三尺有三寸。駑馬高六尺，故輈之深二尺二寸，此言輈有三度也。

笠

野老記聞云：說者以爲笠閑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豢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布縷　粟米　力役

讀禮疑圖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殼曰粟，脫殼曰米。布縷出于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于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

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于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顧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三者之外，別無征焉，而取之又各以其時，亦可以見民之不擾矣。○白帖云：昔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爲戶者半輸。其諸邊戍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也。虛齋蔡氏曰：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三限：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涉三時也。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未有木綿也。中國之有，其在宋元之世乎。自古中國所以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爲服，官未有以爲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來自外夷，閩廣海通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乃遍布天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周禮云：閭師任農以耕貢九穀。○

月令云：九月命有司農事既收，畢五穀之要。○周禮云：小司徒比六鄉之衆寡，以歲時入其數，時行其徵令也。○又云：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二人。任者謂力也，有夫婦然後爲家。○又云：鄉大夫登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又云：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公旬

用三日中旬用年二日無年一日注旬均也○唐
食貨志云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
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唐書云帝嘗問創業守文
孰難魏徵曰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搶刻窮之
國由此興而守文爲難

兩稅三限之法註

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
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
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陳氏曰緩非廢其征

四書考　下孟　卷二十八　盡心下

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
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
乃古法非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
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併而
爲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珠玉

管子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
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又
曰玉起于毛山珠起于赤野○尸子曰凡水方折
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
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
之水不能掩其瑕○後漢書曰珠蜂中陰精也玓音的
瓅音力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樊文淵七經義
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徐衷南方草物
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
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曰蚌珠長三寸半
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邊小形似覆釜
爲第一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爲第二

（陸士衡賦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四書考　下孟　卷二十八　盡心下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
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
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
次爲磥砢音磥珠磥砢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
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葸葸音葸符珠○郭義恭廣志
曰有珠稱夜光有至圓珠置地終日不停有石珠
鑄石爲之一名朝珠○山海經曰三枝樹生赤水
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花木攷云海中多珠
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天寶遺事云士

人宋迣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

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未詳何國人括有小才未聞大道虞君嘗謂之曰今工者从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蓄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

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藝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出說苑建本篇○通志略云盆氏齊邑也盆成子之後漢盆譴為中郎將望出濟郡○晏子春秋之西郭徙居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

上宮

演繁露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上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餂

西溪叢語趙岐注餂訓取孫奭音義曰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餂字按方言有餂字郭註云音忝謂挑取物也今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說文以餂爲亟屬乃音纖廣韻餂字兼有忝纖二音玉篇食字部有餂字注音達兼反古餂字文廣韻餂音甜餂麥粥也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獨廣韻去聲餂音他點反取也其文義正與孟子合孫奭曰本亦作餂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榱題

榱椽也秦謂之椽周謂之榱齊謂之桷○爾雅曰桷謂之榱洪武正韻曰題椽頭也以玉飾曰璇題一曰壁璫○註云榱題屋霤也

食前方丈

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文選應休璉曰膚寸肴脩味踰方丈○銑註曰舉四指曰膚有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也

羊東

埤雅云案爾雅羮壼棗郭璞注今江東呼大而銳上者爲壼棗猶瓠也子細腰者爲轆轤棗又有狗牙雞心羊角獼猴牛尾實小而員紫黑色者曰羊矢

諱名

曲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爲其難諱也）○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姓名

白虎通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聚者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禀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又云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illegible]則父名之於禰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則當承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家略故於燕寢○潛夫論曰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于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

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不可勝紀○禮書曰振振八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

下族姓別於上則氏族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太平御覽云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祈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遍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

琴張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疽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牧皮

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皙爲友孔子之所謂狂也

曾皙倚門而歌 註

禮檀弓云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脫音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失禮之顯者人皆可知失之微者唯君子能表明之）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奄人 [illegible] 以是 [illegible]章註

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天子七廟有奄八人

莠

狼莠俱是害稼者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大戴
禮云七月莠雈葦秀則不爲雈葦莠然後爲雈
葦故先言莠

經

釋名云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博
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白虎通云經所以有五
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
常者下五 卷一 人 盡心下 二十四
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
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
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敦厚詩
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淨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楊子曰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天俄
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
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
○春秋說辭云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

闢皆有教也

萊朱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䖒罍音奚仲之後也
爲湯佐相湯伐桀洧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其誥其載商書其政之教
大夫官之教士拔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左
傳仲虺爲湯左相正義以諸侯相天子○齊志戊
湯君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荀子引中
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
書考 下五 人 來 二人 三十
自爲謀而謀己若者亡○墨子仲虺之告曰我
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惛用爽厥師彼用
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
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唐宰相世
系表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胄裔也

散宜生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初文王爲西伯將守生與太
顛閎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譖
西伯以告紂紂乃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閎夭之徒

求美女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惡日
盈諸侯去殷而翼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
許六韜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之日雨輜重車太公進曰是非子所知也祖
行之日雨輜重宜作乃與號叔大 南宮适 車洗濯甲兵也
虵西伯兌敎惠鮮懷保脩和有夏以受有殷命及
武王伐商王紂官宜生執鉞以衛厥後周公留召
公作君奭以追道文王時事惟以號叔太顛等五
人爲首稱而宜生則實居其一云○尚書孔注散
宜生名○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

身朱鬣雞目者獻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
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進曰而吾西蕃之臣
昌之使者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
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又曰散宜生
閎夭南宮适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爲
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太公六韜云商王
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
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身朱
鬣目如黃金項如雞尾名曰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淮南子道應訓文王砥德脩政紂乃拘文王于
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
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注二玉爲一工也大貝百朋玄豹
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因費仲而通
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說苑武王
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
民無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
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
雨水平地而嵩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

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
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故武王順天
犯三妖而禽紂于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書考下孟卷之二十八終

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書因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而廣之卷首別爲考異一卷載四書字句異同摭拾亦頗簡畧如惟之作維貢之作贛不過字體偶別無關文意至豐坊古本大學乃爲持疑之詞不敢斥言其僞託尤騎墻之見矣

四書通義二十九卷

〔明〕魯論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通義三十八卷》提要

敘

吾邑魯孔壁先生以勝國名宿致仕後杜門著述予嘗讀其聞見錄一書摩鍊時務實可見之施行非空為大言者比其裔孫原任臺灣令鼎梅予姊子也今復刻其四書通義而以弁言屬予予昔從姊壻仲馨先生遊得見是書則嘗推先生著書大意以經義必不可不重制科必不可廢讀是書者不可不貫徹其始終本末以為體用一原之學其為功於經者大矣古者庠序之教納天下四民之秀於其中所以養成之者甚至也先王之澤既熄學之不講已

久自有制義以來士子束髮受書皆遵習四子書以為先程而漸及於羣經諸史至市井鄉鄙山陬偏陋之地無不知稱誦聖賢之言其亦彬彬盛矣原設制科之初意豈不以聖學不明人不師古今一以國家之程式飫聞薰養道德仁義之教其孝弟

忠信禮讓廉恥之心油然自生不待強而就也其發為文則默契立言之旨於數千載上一期於昌明博大以備有司之所採擇其達而在位則能忠君愛國恤民敬事其任天下之重則明於政體鍊于材猷其理煩治劇則事得其理人受其治至於窮

而在下則皆有以自樂著書立論紹述先哲先賢以期不朽如是雖三代作人之化謂至今猶存焉可也夫前人立法之始無有弊也法積久而弊日生當其初也奉行之者皆有實意故應之者亦獲實效逮奉之者為具文應之者亦明其為具文而已

矣或言是而行違則孟氏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偽託之病古今一轍非盡取者之蔽也不然有明三百年名臣將相理學事功忠義氣節之士出是途者十而九焉豈可謂不得其人哉今先生是書一務發明其大義悉其要領會其旨歸使上智下

學羣焉各有所得確然信其可以體諸身行諸世而不悖也蓋學術之弊生於固固起於其所蔽明則通通則變如是而訓詁可勿泥雷同勦說之患可除天下始有真學問而真人品與真事功亦於是乎出矣先生筮仕潁州州同其治績多可紀其出身以選貢非由科第也而所見若此則知士之以天下為心者必不以一已所處之私而遷就其辭說也今鼎梅之刊是書固所以彰先業而為功於學術夫豈少哉予固之亦竊附名於篇端云

皇清乾隆二十有八年歲在癸未冬至月望日同邑後學黃祐寧拙頓首書

大學章

大人者天立之以治天下者也從古及今大人何嘗不治天下顧何以治天下而天下卒不治則以治天下者自有其身也自有其身則民不親民不親於是天下國家始渙而無所屬然則大人治天下顧可自有其身乎及讀古大學之書總挈大人之學首曰明德親民次列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目而卒歸之以脩身爲本由此推之大人舍此身固無以治天下也大人有耳

目而後天下有視聽大人有心思而後天下有知覺所患者有耳目而自蔽其耳目有心思而自蔽其心思於是我之耳目心思始塊然一物既塊然一物則此之耳目一物彼之耳目亦一物此之心思一物彼之心思亦一物物物之相物其不能相治已久矣大人有見於此始自明其明德有耳不令五聲以錮其聰有目不令五色以翳其明有心思不令衆欲以窒其靈知是以吾之耳目心思始大通於天下大人有耳天下之疾苦莫不聞大人有目天下之顛連莫不見大人有心思天下之意欲莫不通在家則一家親在一國則一國親在天下則天下莫不親親

民之治始見於天下故身也者治天下之本也名法之家嚴而少恩循名責實其道可使有功然其究臣下無所措手足且刻覈大至必有不肖之心以應之道德之家虛而罔守屈伸隨時其道可以因物然其究政令媟誣上下怠懈廢政無所底績而萬事墮壞大人於此知一不致眩於名實騖道德其名甚尊狗名法其功甚捷本末始終之際樊然淆亂靜安之應不出而天下卒不治此其故傳備言之矣葢德不明則好惡因以不明就家言則親愛賤惡僻是故褒姒嬖而宜臼出亡驪姬安而申生必死就國與天下言則仁暴懸而求非不應賢不賢紊而進退

乖方貨悖入而聚散反常是故桀有酒池肉林而關龍逢伏劍紂恣炮烙刳剔而比干剖心湯旆舉而瓊室之財失守周師入而鹿臺之積速亡天變於上人怒於下雖有終古之泣諫三仁之忠憤而卒不救無他好惡拂人之性故也是故堯舜在上而天下治堯舜乃獲其身桀紂在上而天下不治桀紂乃亡其身非亡其身也德不明雖有也亡也此物之所以有本也必格之而知乃致知致而誠正之功可自至脩齊治平之效可坐收也卽三代而下王霸道雜用此學未必講明然其時開創之君守成之主莫不天資近道不欲以身躭臺榭之樂而惜中人之產

不欲以身後口腹之欲而忍中夜之飢且身處韝韓之煖而賜西征將士裘帽且身惜百姓肢體而除肉刑身慮百姓傷殘而禁笞背凡此者皆格物之學也皆從身格者也念念在生民意自無不誠身鮮耳目之欲心自無不正當其時賢能在上利施於下海宇清晏盜賊不起盡天下之人親若家人父子豈偶然哉故由其道三代以下無常亂不由其道三代以上無常治學者所以學爲人君也離經辨志之際可不審歟

康誥章

學者皆稱二帝三王尚矣而皆不外明明德蓋明德德本明也

明明之也明德不明則明者不明也曰自專辭也家國天下其後而此其先也曰皆槩辭也由文遡湯由湯遡堯未之有改也

此首傳明德而歷引典謨以証之也顧經以身心意知言明德似乎平無甚高論而三書皆稱曰克有其難之意焉蓋明德非有其難之意則昏渝必多明者將不明也經以格致誠正言明明德亦似易無甚奇難而三書一遡之於天一稱之曰峻有必不可褻有若不可幾及之意焉蓋明明德之主非有必不可褻之意則身心意知必自暱其私非有若不可幾及之意則格致誠正遂視爲所可忽庸主必沉於嗜欲英主必熅其聰明秦政憒煬亦何多見歟

盤銘章

引湯武就革命言也周文在欲革未革之時蓋已躍而未飛不在天不在田而在淵也顧新民必專言革命者何非夏殷有舊染則新不可見也正可爲繼世者惕也追述自新者何事可準乃能化非自新難以言新也此本末之說也必推而至於新命者何功已極故可推非新命亦無以見新民之極也此終始之事也日新又新君子之所以立極也作新民君子之所以錫極也其命維新君子之所以通極也縱觀三代以後開創之主往往不階尺土倔起帝王然馬上得之寧能馬上治之當其時三重建而百度維新五事慎而五行時敘豈盡無所本歟

邦畿章

至善之極大人當止之地也曰明命遡之民生陰騭之初曰沒世不忘究之我生既沒之後則此求止之心又何時有止乎文之敬止文望道未見之心也衛武之學脩衛武行年九十猶作懿戒自警之心也脩之身其善乃眞脩之天下後世其善乃大夫匹夫亡善則微賤勞苦思託一身而不足至人止善遂名被天壤澤流萬世而有餘然則大人所止可不審歟景員維河大

人立極之邦畿也萬國之玉帛來同黥首編氓大人莫宅之邱隅也百姓之勞苦當息大人於此父子慈孝至善之止見於家君仁臣敬上下咸孚至善之止徵於國而猶且凝爲恂慄學修罔弛其功著爲威儀盛德昭爲有象於以歷世久遠子孫延其休大平有徵百姓蒙其福大人倔起受命號稱神聖豈虛也哉

聽訟章

天下衆著以爲功衆紛以爲治者非本也顧衆著衆紛之中任舉一焉而本卽恍然可見者蓋本一而末不啻萬萬非本而不可謂萬無本也周官以五聽治兆民聽訟亦治國平天下者所

不能無也顧此治之平之之一耳何以無情者卒不得盡辭也曰大畏民志也民志而何以大畏也此可悠然思躍然會也意誠者民自不敢欺心正者民自不敢犯爲官爲貨爲內爲來不必絕而自絕也然後知制治清濁之有源也此明德之說也萬化有權與總不出一身吾且見於司寇之庭矣

第五章闕文

誠意章

意者何念之發也獨者何發念之地也人所不及知惟已知之故獨也愼者何戒欺也念念欺人欺人之念念念自欺也故欺

欺自也肺肝之見非人之見我也十手十目非人之手目也自指也自視也自見也誠中而形外亦我獨知自告也心廣則體胖內心不廣外體不胖自然之理也此自欺之所以難自謙也古之君子清文濁質不得也盜蹠其心曾史其行欺誰也古之帝王智籠術馭不能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欲效唐虞之治欺誰也宋經筵諸儒多持此進講而卒鮮實用非正心誠意之鮮實用也正心之上又多一心誠意之上又多一意也夫惟大人用人行政施事措功事事質意而行之不驚愚不炫智不僞襲神聖之號斯不戒欺而欺自去愼獨所以行王道顧不信歟

修身章

大人之身大人之所以治天下者也大人之身有目所以視天下之無形大人之身有耳所以聽天下之無聲大人之身有口所以辨天下之正味酌天下之飢飽劑天下之甘苦顧大人非無耳目口體也乃有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盡天下之甘苦畢陳於前而我不覺則何也亦心有不在焉故也今夫人有身卽有心大人之心亦何獨有不在之時哉蓋心體至虛虛則能應心體至靜靜則能瑩一有所着則靜虛之體失靜虛之體失則萬應不瑩膠膠擾擾而皆失其故詩夫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有所之說之善喻也今夫大人身居天下之上內無水旱盜賊之儆外無敵國外患之憂顧盼則人從其目喜怒則人從其心忿懥好樂時或有之亦安所得有憂患恐懼哉蓋大人之心與匹夫之心一也匹夫之心一有所激則髮指眦裂匹夫之心一有所怵則口噤身顫匹夫之心一有所溺則置懷加膝匹夫之心一有所憂則畏影疑形彼大人何以異於是無惑乎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味之時也蓋其身未亡而所以主是身者則已亡而不知也今夫天一太虛耳忽而愁雲慘淡忽而雷霆轟烈忽而熙然皆春忽而淒然皆秋夫其為春為秋為慘淡為轟烈皆天也然烈風迅雷亦不終朝春露秋霜時不轉瞬正天之所以為天也大人之心亦若是已矣夫如是故能以身治天下國家而無慮其頗僻此大學之所以脩身在正其心也

齊家章

好惡者平天下之大用也顧好惡以之平天下則有餘以之齊家則不足何也此非好惡不足之患好惡有餘之患也積偏成重天下大不情之事每自家庭見之攷詩書所載亦畧備矣此無他近也惟近則好惡易行淫以渭濁有惑之者也惟近則好惡易溺嗜痂專盼有蔽之者也一塵眯目覩面不見邱山古人於此每曰骨肉之間人所難處又曰此非可口舌諍無非為近之故耳嗟夫申生宜臼之事後世亦何多見歟大學一書總言帝王之學而本於致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間大人固當知所處無為莫知苗碩之諺所共笑可也

治國章

君子在上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見乎遠千里之外且應之況其邇者乎齊家治國非謂齊家而後治國謂治國不出齊家也是故修身之君子立於上治亂之機必於自也握之帥從之故

必於自也審之藏之身喻之人合若形影而捷若桴鼓顧何以獨舉堯舜桀紂證也治亂之機證之首出之君覆亡之主而其捷愈見堯舜唐虞之一人也桀紂夏商之季之一人也唐虞之民從堯舜之好仁讓非有所驅夏商之民從桀紂之好貪戾亦非有所迫如此乎其機不爽者則從一人君高而倡之故也楊子曰百羊成群使五尺之童荷箠而隨其後欲東則東欲西則西使堯牽一羊而舜隨其後則不能前矣此善喻也故齊之為言一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一也齊桓公英辟也內寵多而五子爭立身且卒終於亂晉獻公中主也嬖驪姬而申生死諸公

子出亡奚齊卓子不免於難晉祚幾至於覆由此推之孝弟慈之理一有所闕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或有所虧即英誼亦不足恃況瞶瞶於齊治之際者乎

平天下章

天下治其事恒簡天下亂其事恒煩頑撥之勢其煩也不得不煩也生齒繁盜賊起財用詘也有人於此剖比干之心化萇弘之血必欲以絜矩之說進不幾來迂士之目乎予謂此非迂也天下亂與治恒相反而治與亂每相因使治國平天下者知其所由亂則所以治亂者在是矣財用之詘不因生齒繁盜賊起

也天下未亂之時此盜賊之人皆吾生財之人也自承平日久國家所用之人漸廢先王之法日廢一日且不知祖宗之制所從來朝廷匪頒好用日益增百姓闕梁川澤之賦日益重阿大夫譽言日聞即墨大夫毀言日至自是功罪不明剝民如不足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者受上賞愛民若不及實能保我子孫黎民者伏國法於是潢池弄兵外患踵至軍興日繁府庫日竭勢不得不加田賦田賦旣加聚斂之臣半以聚之於國半且以聚之於豪以致天菑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人害踵至而施奪之民心已離勢不盡驅天下之民悉化爲盜賊不止而天下遂大亂矣夫此皆治天下者不能絜矩之過也苟求其道莫若因先王而遵其成法嘗考之周官生衆爲疾食寡用舒其道亦畧備矣其初立法之始先王本已忠信爲民之心絜之已又絜之人絜之於一時之人又絜之於千萬世之人同好同惡罔有所拂而後乃著之爲令甲此所謂千萬世不易之矩也是故有技彥聖能爲我守先王絜矩之法者也休休有容之臣能爲我用絜矩之人者也我用一个臣一个臣用有技彥聖有技彥聖用先王之法則盡天下之人上如公卿大夫下如郡邑長吏無在不布絜矩之政如此而財用猶有不足渤海之民猶不賣刀買

牛賣劍買犢未之有也此執簡馭煩之術雖治亂國亦由此也雖然人固難知知人正未易也大學愛一个臣必先之以放流迸逐然則治天下國家者於進退人才之地可不愼歟

中庸通義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天命章

天地萬物聖人之儕也。匹夫匹婦聖人之師也。聖人師夫婦之情。遂能通極於天地萬物之情。顧天下卒治日少。亂日多。何也。此非聖人之過也。自天下不皆聖人。人失其性之過也。夫喜怒哀樂。匹夫匹婦之情也。匹夫匹婦之情得。則三光明。四時敘。水旱疾疫不能爲災。歲乃大熟。匹夫匹婦之情失。則北海飛六月之霜。東海積三年之旱。於時民物疵厲。歲則不稔。攷之往牒。既

有明徵已。是故喜怒哀樂匹夫匹婦之情實帝王之大用也。是以聖人在上。有禮樂以餙喜。有刑罰以餙怒。虞廷舞干羽而鳳儀於庭。黃帝戰涿鹿而鳳巢阿閣。夫羽毛之屬。且以順應。而況於人乎。況於天地乎。此和之所以爲達道也。盖推之人而達。推之物而達。推之天地而達也。然必本之中。何也。中者沖也。沖無一物而萬化起焉。天地於此分。人心於此倪。帝王之未發。匹夫匹婦之芚蒙。一也。必慎之於獨何也。非專獨之謂也。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用人行政。施事措功。一日二日萬幾。然至中之地。在廷諸臣不得而見也。在宮之人不得而見也。有不睹不聞者在也。獨也。藏之心。欲惡未形。取舍未判。命之所以不已也。與匹夫匹婦同其體。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性之所以流行也。與匹夫匹婦同其用。故曰天地萬物。聖人之儕也。匹夫匹婦。聖人之師也。天命之初。無貴賤。無賢愚。一也。

仲尼章

中何昉。昉自唐虞也。庸之說。則自仲尼始也。然非仲尼之說也。百姓日用之理。喜怒哀樂之情也。時中者何。隨時取中也。天有四時。陰陽寒煥見焉。春行秋令。不得也。冬行夏令。不得也。如其時焉。百姓日用而不知。失其時焉。則人多疾厲。物且夭札也。是

故堯舜不常有。武周不世出。龍之飛也。始於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觀時也。蠖之信也。始於屈。既往者屈。方來者信。乘時也。推而至於一切張弛闔闢。因革損益。行天下之所不敢行。犯天下之所不韙。皆是也。此君子之所以戒懼也。不然。如假牛鬼狐祥丹書石文以欺天下。此天下之大戒也。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堯舜始一中。與時同其運。文王守一中。與時忘其憂。武周變而通之以就一中。不與時同其亢。仲尼辨之以護一中。更不欲使時爲天下竊。而中爲天下裂。萬世而後。具奸雄之魄力。必不敢瀆千聖之大防。非以此歟。

解能二章

中庸所以稱至者何。為其日用飲食之理。凡賢知愚不肖皆不能外。故至也。又曰民鮮能者何。此非中庸至而民不可能。正以民鮮能而見其至也。此中庸一書專為防賢知發也。顧必並愚不肖皆譏者何。蓋不譏愚不肖之不及。亦無以大服乎賢知之心也。彼見夫蚩蚩者知有所封。拘拘者行有所束。誠迂而無當也。然則莫不飲食者何。蓋愚不肖猶知有知行也。過與不及互譏以此也。若夫飲食之民。作斯也。息斯也。出入於斯也。無思也。無為也。鮮能知味也。斯之謂任天而動。正以鮮能知味而後飲食之情可安也。議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治天下不誠過乎。曰。非過也。無大知則小知乃爭。無大賢則小賢必競。此世界所以有無忌憚之小人。併飲食之民不能安性命之情也。此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所以不可少也。中庸之書所為作也。

不行二章

虞有大舜。行道於有虞之一人也。顧舜之時何時乎。天降洪水。時有大工。民多怙終。時有大辟。有苗逆命。時有大兵。降典於民。時有大法。國陋難仍。文明漸開。時有大政。聽災於天。聽告於民。於時不能好為非常以懼黎民。於時不可稍一自見為知以與

天下相攖。則有虞氏之天下亂矣。是故問察隱揚。以求中也。執其兩端。以取中也。施之於民。無不咸宜。以就中也。順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然。由後世觀之。舜之時事事主創。由當時觀之。舜之時事事主因。與有虞之民同一飲食。求一賢知之見不得也。此舜之所為大知能行中庸之道者也。

予知二章

網罟多。鳥亂於上。擭阱多。獸亂於下。此鳥獸之窮於人知也。無網罟而自設網罟。無擭阱而自設擭阱。此人之以知自窮也。自設之。自驅之。致使祝網之仁無所可施。豈不哀哉。夫天下之理。舍中庸皆罟擭陷阱也。途窮而知返。勞苦倦極。呼天呼父母。間亦思飲食之安。未幾見異而遷焉。此仍予知驅之耳。此作中庸者之所以獨美乎顏回也。顧回既不予知矣。又曰擇乎中庸者何。回非以擇見知也。正以中庸之理似是者多。不擇則小知之人乘是亂其真也。乃既擇中庸矣。則中庸之理。天下且不啻萬。於萬有之中獨曰得一善者何。回非以一廢萬也。正以萬有之中。我之會逢止於此。則此時之善故止此也。乃既曰得一善矣。是此一善亦變化之倪。又曰拳拳服膺者何。蓋拳拳服膺。非膠一之謂也。正恐此時為似是者眩。小賢之人更得以一見逆觸

其上而二三其德也若回之簞瓢陋巷可推已益回非以簞瓢陋巷爲善也當回之時止此一簞瓢陋巷之爲善也此終身不改其樂也不然陋巷之外當時之罟獲陷阱可勝道哉而謂如愚之人猶以予知自驅也

可均二章

凡言可者偏辭也亦易辭也子思子作中庸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似易之矣繼又述孔子之告子路者曰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夫以一身涉世彼此咸宜猶且難之况盡天下之貴賤賢愚而均之使無偏頗者乎又曰

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夫以一身處富貴患難之交硜硜自守尚且不易况觵然不淄矢志貧賤毅然就死鼎鑊可甘者乎子思子蓋言中也時而均天下則天下可均也非必有均天下之心也時而辭爵祿蹈白刃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也非必有辭爵祿蹈白刃之心也當其時則能見非其時則能隱藉使一見其能則非也今夫伊呂釣璜定鼎卒以功見夷齊龍比採薇行歌剖心瀝血卒以節著以其時所遇之主湯武桀紂也夫使伊呂不遇湯武夷齊龍比不遇桀紂亦烏從以功見以節著也哉是故由後世觀之商周之初有阿衡尚父而後商周之天下始有生民夏商之季有夷齊龍比而後萬世之天下始有君父遂至被以隆名而欽其大節原其初不過一時迫之而起迫之而餓迫之而死然則君子於世亦何有殊猷有奇節哉盡節本朝而夷難爲效委蛇退食而素節可風後世非盡無合中庸之君子第見此爲中庸而謂已能之則非中庸耳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素隱章

中庸之道非知不足以知非仁不足以守非勇不足以行此亦不必别求矣乃天下知味之人少賢知之人多卒至流於過非

隱則怪而不恤何也揆其所以則亦名心累之也是故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彼非不知爲隱怪也以不知是隱怪焉耳目之所共知愚不肖之所共行後世必無述也卽間有遵道而行亦不免半途而廢遵道而無時名亦廢然返也甚矣名心之爲累也其惟聖人乎大易之贊潛龍也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龍變化之物也亦且有遯世之時亦且有不見是之時此非惡其名而逃之也能德旣潛則無以名之也君子之中庸何以異於是日飲日食焉則日與飲食相依指以爲愚中庸之道卽潛於愚也指以爲不肖

中庸之道即潛於不肖也隨時焉日與萬物變化焉亦鳥得其
端倪亦烏得其轍跡爲世所指名哉由此觀之聖人殆將潛矣
聖人之德龍德也不可與隱怪騰蛇游霧同類而共視之也

費隱章

賢知索隱君子之所重惡也然使君子之道一見而可盡彼索
隱者亦無以大服其心也試觀天地之間如夫婦如聖人如天
地如鳶魚號物之數謂之萬有一不於道如取如攜哉是故因
其大而大之天下莫不大鳶魚與聖人夫婦共其知能因其小
而小之天下莫不小即天地聖人亦與鳶魚同其飛躍而不

誠動而愈出亦既至費矣冥心而道存瞪目而道往隱莫隱於
斯矣造端乎夫婦君子之所爲致曲也立馬之百體不謂百體
之一體非馬也察乎天地致曲之所爲形著動變也時騁而要
其宿至無而供其求也彼索隱者於斯方猇猇然驚規規然自
失也

不遠章

相厥居敘彝倫此天之所以陰騭下民也雖堯舜之治天下不
能易也是故至治之世以人治人治無遠也以心推心心無遠
也子臣弟友人無遠也庸德庸言事無遠也此先王之所以治

天下也隱怪使人心競先王使人心親治登到隆由此也非強
而致之也由此推之凡天下之道不本之因心治不本之因人
縱足以讋服愚民烏稱善道哉

素位章

老氏之言曰人之大患惟吾有身信乎曰否我有身始有位隨
位之所値而素見焉隨素之所當而行準焉隨行之所著而得
失判焉求其得必使無失凡吾之所行正難耳乃中庸之稱君
子也一則曰自得一則曰居易何說焉盖我爲所當爲至易也
至簡也我不爲所不當爲何所得又何所不自得也轉時行之

穀安坎止之貞以覩行險之人真不啻桎梏其形矣是故飢溺
由己禹稷之行也不敢失有唐時司農司空之鵠也簞瓢自樂
顏子之行也不敢失春秋時窮居陋巷之鵠也推而至於太王
事獯鬻孔子之圍匡阨宋猶是也安土而仁可敦知命而天可
達需血有出穴之時履潚無或覆之患凡此者皆行素之善也
此君子所以止求諸身也

行遠章

大凡言自者始基之謂也萬仞之山始於林麓千里之行始於
足下言始基也關雎之化及乎南國卒至天地變化草木蕃

棣之詩始乎兄弟終焉洽友邦同萬福虞庭之治始於克諧終
焉鳳來儀獸率舞易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豫順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而況於人乎況於人之至近者乎孔子贊詩專言
順父母葢非自順父母止也謂順父母亦有自耳然則大化之
成豈遠求之天下也哉

鬼神章

中庸一書言常也乃忽推及鬼神何也鬼神一誠也其理至眞
實至大常非惝恍之譎誕而不可稽也常考之於禮祭法曰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有勞於國則祀之能禦大災

捍大患則祀之非此類者不在祀典則祀非人之始創爲娟也
鬼神有誠然也而此推之名山大川之出雲爲風雨澤萬物非
幻也名山大川之誠也傳說之騎箕比列星非誣也傳說之誠
也伯有之爲厲也取精多用物宏非偶也伯有之誠也不則蚩
蚩之民與草木同腐耳生旣幻覽殁則已焉河靈爽之能爲顧
何以體物不遺也曰以不見不聞也若可見可聞則亦物耳又
安能體物其有物也憑之也鬼不歆其祀而憑人妖物怪以爲
厲於時也其偶也非常也且何以稱德也彼體物而不遺功用
可以轉造化之窮明威可佐王者政教之所不及也中庸言誠

自此始葢誠者自成也物之終始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即質之而無疑也

大孝章

孔子罕言命杜人僥倖之心也中庸一書庸言也乃引舜匹夫
受命爲天子且推而至於上下數千年饗保於無窮豈非事之
至奇理之極異者哉雖然正未可僥倖也德必若大舜而後可
幾非大舜未可幾也猶之乎庸言也葢言天命不過言理數而
已矣理猶器數則器之所受者器大則所受自多器小則所受
自寡其有多有寡者數也而受多受寡則器之自爲也理也天

無與也此生物之天嘉樂之詩確有明徵丹書狐祥之不可借
猶之乎罕言命之意也

無憂章

武王起侯服爲天子周公居相位攝天子事葢甚奇由中庸言
之只文王一家繼述之事葢事不庸則中之理不可常事不奇
則庸之理亦不盡武周之事武周之時也凡爲武周極難耳曰
壹戎衣猶有戎衣之跡也曰不失顯名亦幾幾乎或失之矣葢
不失從幾失見也然幾失能不失者何以末受命故也周公之
成德成武之德也并言成文之德者何葢成武之德據實而言

也成文之德推武之心因以大公之績也追王上祀之禮必廣而下逮者何蓋周公公天下之心也天下之人各有私人各得其私乃成天下之至公王者保七廟下逮如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人各私其親各保其親合天下之人各厭其欲得此郟鄏之鼎所以卜年卜世也是亦馭天下之大法大機也甚矣武周之難也得其難不獨武之顯名不失卽公之所以爲天下萬世人臣極則亦由斯也此作中庸者之旨也

武周章

稱達孝窮則變變則通也稱武王周公周家一代禮樂武創之

公成之故稱武及公也公封於魯而仍稱周以此也負扆而朝卒祔於畢千古無兩也志誰之志事誰之事也三后有亢宗之志而阻於時有光大國家之事而阻於勢此窮則變變則通之後不必爲三后諱也春秋之典變五廟而七廟達也禘嚳而郊稷達也奉璋之彥達及三恪達也猶曰踐先王之位行先王之禮奏先王之樂何也先王無是事使先王而在今日未必無是事也此之謂善繼善述也孝之所以稱至也達也且不特此也推饗親以饗帝攺國社爲王社孝之至上達於天地通於天可以[illegible]人通於幽可以治明孝之至下達於民物抑何創制之隆

若斯之盛歟大孝庸德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歸之庸德則子思子作中庸之意大槩可推已

問政章

中庸引哀公問政爲繼體守文者言也何言爾曰就大孝達孝兩義推之也魯文之昭也哀周公之裔也周公以親親尊賢之道治周亦以其道開魯凡載在周官者可攷也顧何以親賢之外更推爲五也自唐虞降典以來未之有攺也揭一親則一家之夫婦昆弟皆親也揭一尊自有君臣以主之卽有朋友以輔之也是故九經之敬大臣體群臣由尊賢而遞推之也子庶民

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之以次相及也由親親以及之也王者之尊親無外也顧何以必始脩身也非身則五達道九經亦無所麗也脩身何以必資三達德也蓋脩身以道不獨一仁也非知無以知非勇無以行也知之一知也成功一仁也獨遺一勇何也此非遺勇也困知勉行非勇不能也此之謂脩身也乃脩身復言誠身者何脩之者誠之也身不誠則百骸皆僞也誠身必明善何也善身之實也身有善乃謂之實有其身也明善而分之爲擇執何也擇卽知知也執卽行仁也百倍之功卽勇也愚必明柔必强此卽知之一成功之一也章內言一言豫復言

誠者何一不可言也豫可言而不可執也誠則有可執矣此身之所以脩也脩其身則人存人存則達道九經可次第舉也由此推之人主當國家積弛之後非法祖不可也法祖亦非但執祖宗之方策以苛繩乎臣下也脩身始曰親親繼曰尊賢定必有一朕一朕之意貫徹於臣隣之間而後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通而後六合內外之指臂聯心志合也是故廣廈之坐論幃幄之詢謀非有一子一知之心也從來帝王學而知之勉而行之者多也使恃一生安而臣下咸遜不及此上下之所由隔雖日以祖宗之法繩之無當也然後知人道敏政當自人君以身取人

始也愚必明初無自明之心也惟自視若愚而後明可致也柔必强初無自强之心也惟自視若柔而後强可幾也此脩身法祖之道也

誠明章

中庸論誠明子思子所以教治天下者起化於身之道也性以始教天下之教未有不本於性者也是故聖人有此身則天地萬物之理於焉皆備此所謂誠也身既皆備則於天地萬物之理無不見曉此所謂明也聖人在上不恃聰明睿知而聰明睿知之用無不見之天下則以其實備此理出而遇天下之民物

凡所措置無不咸宜若燭照數計而不失纖微杪忽也即中才之主勉强學問而知益明知益明則德日起而有大功者此也

此性教之所以合也

盡性章

能盡其性萬善咸備誠之復也能盡人性能盡物性時措咸宜誠之通也參天地贊化育聖人之能通極造化誠至而其功用無不至也嘗觀代興之朝彼時開創之主中興之主耳目皆實有聰明心思實有睿知用能綱紀四方使一代之民無疵厲以至草木昆蟲鳥獸無不咸若三光明七緯順山川無崩竭豈不

於都稱盛際哉不然心志慆淫耳目瞶亂雖才力足以驅駕一世亦以一人殘害一世之民物而有餘此亦誠與不誠能盡其性與不能盡其性之明驗矣顧論者曰善人百年王者必世今一盡性即能盡人物參天地贊化育不嘗速言之何也此非速言也正恐善人王者非至誠不能必世百年耳未有百年必世而不本之至誠者也後世治術樸茂莫過於漢漢自高惠迄於文景其間敦大之治悃愊無華積德百年逌隆三代職是故耳故治未有不由其誠者也

致曲章

致曲明也知皆擴克之謂也曲能有誠明則誠也克無不周擴無不到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無非是也此明著動變之所由極也顧歷稽往古至誠間世出致曲不恒有何也則以或憚其難或阻於勢故也三代而下如漢之文帝宋之仁宗尚矣惜露臺之費忍燒羊之飢是曲而能致也乃徽柔恭儉之德至形之動靜內而宮庭外而邊鄙無不從化焉升遐之日至遠邇哀慕如喪考妣非甚盛德亦烏能當此號稱極治乎若齊宣不忍止及一牛是有其心無其事亦憚難所致耳後唐明宗雖有令德亦能使年穀屢豐兵革不用而又限於偏安此則有心而阻於勢

者也越數千年如此亦不克多見得非致曲極難乃論治者猶往往以性反軒輊何歟

前知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至誠如神天亦可使為人用數亦可使為理制是故洪水橫流匪以禍唐祥桑雊雉適以興殷前事亦彰明較著矣乃中庸必有禎祥必有妖孽者謂何蓋禎祥妖孽一誠也將興之朝其君臣孶作夜思所以圖興者若不足誠何如其至也將亡之朝其君臣事窮數極所以召亡者亦若不足誠何如其至也此禎祥妖孽在後而所以致興致亡者則在前也即蓍龜之見見以此也四體之動動以此也皆不能載以僞也不然據其祥而祥之據其妖而妖之難極亂之世亦有醴泉甘露雖垂亡之代亦有瑞草祥禽或曰此將來之符瑞當時之妖孽也然則善雖妖亦祥不善雖祥亦妖自非至誠精祲精明合為一精和氣戾氣合為一氣亦烏能號稱如神妙合於天人之際歟

自成章

中庸言誠又言道言仁言知又言性何多名也非多也一也天命之謂性人有性而仁知皆備之謂誠誠而時措之之謂道道

者非他也仁知之著為事也使天以是賦之我不以是全歸之則有始而無終有始而無終則自虧自虧則不成君子之道於是乎鮮矣故誠者自成也合仁知而為言也性之備德之全也道自道合外內之道皆自也分外於內剖一自而橫裂之不能也是故天生君子以為天下也對已而言人為物對道而言人亦一物已亦一物也無以異也耳目同肢體同心思同也君子有耳目肢體先王政教取譬始有源流君子有心思先王政教設施始有作用蓋物物皆實則物物見虓仁之所由行知之所由徹也性之大用也道之所以達於天下也誠者至此而後始

可以稱自成也由此推之禹之股無胈脛無毛非所以徇物也已溺已飢所以爲已也雖知也實仁也秦皇之築長城作阿房非所以爲已也厲物適已祇以病物幷病已也非仁也乃以非知也惟内不專已而後已得外不遺物而後物得已幷得也此堯舜禹湯文武千古之所以稱賢也

無息章

大哉天乎環地而上其巍然而峙鎭五方柱八表者皆山也其涓然而流浸稽天懷山襄陵皆水也而地足以包之其隤然下處廣漠無垠振四維奠五嶽安四瀆皆地也而天又足以包之

夫其包之也非形也有道焉以運之也千古以來未有異也其爲物不貳也析之博厚高明悠久累千百言而不足約之止一不貳而無實辭也昔者聖人之法天以治天下也亦若是已矣蓋其法天也法道也道非他誠也不貳也大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必世之治可以驗仁其必世也王者之精神無息也百年之治可以去殺其百年也善人之精神無息也凡此者皆法天也盡累世之民物總包於王者純一之衷其博而無外厚而無際高而彌隆明而彌煩以此也蓋德澤久則所暨愈廣所入愈深溥海内外光昭顯爍莫禦如斯也由此觀之自黃農迄今帝王代興神聖繼起其間久道化成功業與華嶽齊高膏澤與河海同深覆載與地同厚自非法天行道至德純誠亦烏能制治若斯之盛乎

發育章

聖人之道天下之道也乃獨歸之聖人何也蓋萬物於天地千古自發育而亦有山崩川竭民物疵厲之時百姓於禮儀千古自知能而亦有上陵下叛法紀大亂之時此無他時無聖人也此天下之道所以必歸之聖人所以待聖人而後行也顧行者行之天下本身徵民之謂也乃君子亦有不盡居上不盡有道

之時至以明哲之知爲保身之用烏在其行之天下也曰非此之謂也君子之身修德凝道之身也時命大順行於當時之天下時命大謬未始不行於後世之天下孔子賢於堯舜以此也尊德性必由於問學何也是乃所以尊德性也理必極其至精功必極其至密而後廣大乃可致也尋常日用之理不遺而後高明乃可致也知日新而後故乃可溫禮日崇而後厚乃可敦也此發育峻極之内凡昆蟲草木胎卵孕字之時開落榮枯之候君子所以必知禮儀威儀之内凡典常彝則親踈貴賤之等車旂服飾登降進退之文君子所以必析至今三禮所載禮器

王。漢王制月令諸篇。爾雅所載羽毛鱗介。夭喬蠕動之類。皆可考也。由此推之。君子欲行道於天下。爲千載所待之人。而鮮問學宇宙之大。至不能名一物。經制之繁。至不能辨一度明一數。亦烏足貴哉。

自用章

盛王不世出。聖人不虛生。其生也。皆有天下之責者也。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以創爲創者。堯舜是也。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不沿禮不襲樂以革爲創者。湯武是也。凡此所謂不世出不虛生者也。皆有爲於天下也。乃若孔子有聖人之

德。無天子之位。生當革而不革之時。此時欲有爲於天下。不獨不敢。且有不能。天既不欲用孔子。又何爲生孔子。蓋有堯舜湯武。則聖人之道行。當時之時。王人不敢倍。有孔子則聖人之道萬古行。而萬世之時。王人不敢倍不然。繼周而後。豈無有繼世久遠。奸雄生於其間。以絕代之魄力。負絕代之才智。亂名改作以亂天下者哉。周家王制。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殺不以聽。萬世奉之爲蓍蔡。則皆從周一言之著爲令也。然則天生孔子。實爲天下至今萬世之天下。猶遵時王同軌同文同倫之化。孰謂孔子虛生也哉。由此推之。賈生之欲改漢朔改官名易服色。非也。漢文謙讓未遑是也。王安石之新法字說非也。即張子厚井田之說。亦非也。一行之而宋幾殆。一幸未行。儒者泥古不通之禍。尚未深也。後之君子。愼毋以學術誤天下爲世亂首可也。

三重章

尊時王。一海內也。海內不可以無主。無主則亂。多爲主則亦亂。從來海宇有混一之時。亦有分裂之時。職此也。寡過者何。非民之能寡其過也。我寡之也。當天下未定之時。名分未明。欲爲時王之爲者。何限。卒次第驅除。而後民乃曉然知此非可以智力爭也。卒弭首以聽一王之制作。有敢狡然思逞。以自取禍敗者

誰乎。甚矣。尊時王。一海內也。前代帝王。時王方祀之。繼之。師法之。乃當時之民。卒不敢是古而非今。何也。蓋是古而非今。盛世之民不可有也。是乃時之蠹而亂之首也。考之而不謬。謂窮變通久之理。即起前王於今日。亦當如斯耳。乃其子若孫。未始不在三恪之列也。其所尊亦尊時王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謂張弛闔闢。先天而天不違也。當時有亂名改作。假擾天紀以亂政者。殺。尊時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謂慶賞刑威。吉凶與鬼神合德也。當時有假於陰陽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尊時王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謂施事措功。因革損益。後有王者。必來取法也。

當時玉步未改有行堅言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熒衆者殺尊時王也而天下遂已大定矣至一奐顧必本諸身者何也時王之身息息與天人通者也彼當制作之時諦審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是也不然僘然以歷數在我而逞臆妄作其謬人心者多矣尚安能世法世則有望不厭若斯之隆哉詩之謂庶幾者難辭也中庸謂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者不可幾倖之辭也時王有其難之意而後不敢有幾倖之念時王惟有不敢幾倖之念而後始可杜天下幾倖之心嚮王天下之三重如此乎其不易易也上下千古自非躬秉盛德亦烏能倔起受命而爲政於天下乎

祖述章

中庸一書多言帝王特起奇創功業神化之事至洙泗之儒上不列天子諸侯下不列公卿大夫乃中庸言能守必推顏子能大必推仲尼何也蓋帝王建天地之業仲尼立天地之德也何以明之凡人之所處一時耳唐虞於天時爲春文武於天時爲夏仲尼於天時爲秋堯舜之水土在唐虞文武之水土在豐鎬仲尼之水土在洙泗顧時非秋則春夏之美盡矣保合太和肇將來之始亨者誰乎道非洙泗則唐虞豐鎬之盛不可見矣山崩川竭轉春秋一元之軸者誰乎時雍大定萬物之並育不害也揖遜征誅道之並行不悖也唐虞及周小德之川流也洙泗之濱大德之敦化也此非尊素王於帝王之上也陽之復於剝乃見歲之功於坎乃成復之五曰敦復艮之上曰敦艮惟敦而後稱艮稱復亦惟艮惟復而後乃能敦也坎居正北稱勞亦猶是也仲尼之時後之時仲尼之水坎之水仲尼之土艮之土也贊修刪定集堯舜之成維文武之衰此仲尼之時中也中庸不言仲尼之大止言天地之大蓋以天地之大通復即仲尼之大通復散爲四時合爲一中造化於此分水土於此奠也學仲尼者隨時取中可也

睿知章

聖人之治天下也非有四耳四目之異乎人也其心思異耳是故聖人非睿知其聰明不足尚也蓋睿以言其深知以言其通也即堯之所謂欽明舜之所謂濬哲也不然逞一人之聰明於以殺天下有餘矣烏能容非躁則暴烏能執逞臆敗度烏能敬變亂是非烏能別甚矣聖人之德之咸備也既溥博而又淵泉也無以聰明爲也深之又深靜之又靜而無可以言窮也乃所謂時出者何蓋聖人之治天下也一事也而容執敬別四時之

氣已備則衆德有並爲出之時一事也而或容或執或敬或別四時之氣各專則衆德有各爲出之時一事也而時容時執時敬時別四時之氣迭運則衆德有互爲出之時是以聖人在上薄海內外一時民物如天之覆如地之載明並日月而威同雷霆而信若四時尊之爲神明親之爲父母豈偶然哉大易之言鼎也曰巽而耳目聰明知巽之說而後可以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離照之用乃可不窮不然聰明用事卽韋布之學且以爲戒而況治天下者歟秦始隋煬之天下騷然也則聰明誤之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卒至海內虛耗漢宣之刻覈少恩令臣下日救過不給則聰明用之也甚矣聰明之爲害四德有能迭運者鮮也

經綸章

甚矣天下不可以人治治也彼一人此一人兩相矯拂則扞格而弗勝彼之人一心此之人一心兩相揣摩則韋强而弗合故無耳目心思不能以治世有耳目心思而世亦不可治也何也倚於人遜於天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能經綸無所容經綸也愚夫愚婦之知能也天也能立本無有所立本也虛而不詘動而愈出也天也能知化無所爲知化也萬物穉壯老死之齊也天也不然倚我之聰明倚我之聖知爚亂夫婦之知能柴柵自性之虛體僞擾萬物之天紀而天下遂以大亂此非天下之難治也治天下者之過也是故自然者天下萬物之理固然者聖人起教之端同然者百姓與能之事至誠之能不可見見之於天下萬物也肫肫其仁合天下之萬情皆歸於其仁也淵淵其淵澄天下之萬慮皆湛於其淵也浩浩其天盡天下之萬形皆囿於其天也此至誠之能求一聰明聖知之端不得也德一天德治一天治也昔者帝堯之治天下也因人倫而五品之親遜以敷因洪水而地平天成之績以奏堯亦何嘗以能見於天下哉乃當時之經綸著而天地之化育畢贊彼誠以天德治天下也甚矣天下之不可以人治治也

衣錦章

中庸之書治天下之書也顧古來治天下者常有而天下之治不多得何也此治天下者之過也綜覈名實賞怒紛然申韓之治也求治太急天下之元氣愈傷專事聲色粉飾太平儒者之治也求治太浮天下之神氣不振此二者皆日亡之道也夫惟古之帝王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操何術也敬於不動信於不言也夫天下之民不可欺也君志之

地不能欺也是故居其室一言一動千里之外應之遠之近也可畏也言爲世則動爲世法皆本於身風之自也可思也守之潛伏之中見之孔昭之地微之顯也可虩虩然驚鰓鰓然慎也此制治清濁之源也顧必本之淡簡溫何也此聰明聖知之固也使非冏聰明聖知則或躍然而見可喜或繫然而思一遏或翹然而露其纇則天下之治必有受其弊者矣若此者皆非闇然之道也闇之地不見之地也闇之功不言不動之功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闇之至也敬信皆泯微之又微潛之又潛也三代而下歷二千年於漢文見之詘賈生之論不馳志灼然可見之功何淡且簡也對群臣輒曰卑卑無高論守退讓之德何溫也乃當時朝覲訟獄事無不治耕籍祀先蠶皆具禮儀何理且文也揆其德恭儉出之天性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則深宮不見之地又何慎也或曰此黃老之術勸威之意恨少顧賜張武之金錢予吳王之几杖尉佗去黃屋貶帝號匈奴入寇遣兵擊出塞而還勸威亦何大歟後世儒者尊古而卑今於三代以下事置弗道令王者望虞夏商周若隔世不可追及此亦儒者之過也予故作通義而首論著於此也不欲中庸之道晦於天下也

論語通義卷之一

黎水後學鬯論孔璧甫著

學而章

學者所以學爲人師也所以學爲人君也陶唐使契爲司徒命夔典樂教冑子此萬世斆學之始顧其事皆操自上自黨庠鄉塾有教而其後有群聚州處之學自通籍起家必由誦讀而其後有功名富貴之學人知之叔孫通之弟子有郎有金餓隷富於季孫人不知之仲尼之門顏空憲貧鄭人譏爲喪狗所以然者榮名貴於天下也孔子開卷言學首以朋來則樂人不知不慍立說亦以示天下後世學者此當時習耳若名位之患則弗當患矣

孝弟章

刑罰教令爲治之末也端本善則教化之基也堯舜之世黎民於變時雍其時仁風大可想見揆其本在於敦睦克諧三代而下治莫過於漢家文景之時貴齒尚德孝弟力田之詔日下當其時民親令長比屋可封法畏朝廷邑門不閉非明驗歟

巧言章

巧言巧於仁者也令色色取仁者也忠如周公恐懼流言奸如

王莽謙恭下士在當事者識別之耳唐虞之世亦有共驩亟放亟流決不少貸盛治罔玷得非幸有此耶

三省章

嘗攷元遣使求江南人材於謝枋得枋得答曰此地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江南無人材也再攷漢諸儒梁邱賀匡衡輩一經授受歷數傳不失一時大儒多爲名臣枋得以杵臼與諸人並稱是有感之言漢儒能不倍其師說亢自豎立以此推之無肝膽之誠者難受託孤寄命之責侵然諾之小者不可期乎遠服物之功學無淵源者終鮮樹駿流爲

之業夫士而不欲以義行著也士而欲以義行著則制行結交師友之際可無恪歟

千乘章

人君之於天下蓋匪易矣一日萬幾動關百世事何敢不敬令出乎身加乎民言何敢不信富國無弱貧國無强用何可不節死者莫生刑者莫贖人何得不愛大兵傷財大役傷穀使何得不時顧此行之平時易耳萬一兵荒交集可奈何予謂此萬世不易之道也帝天之命主於君心時事倥傯敬當愈恪廢興之際有姓與能顛沛流離信當愈明公私交困二篇可以用享凡

一切上供當節可知生趣已竭重刑且當末減凡一切小過當赦可知年飢歲疫即大兵大工亦當暫且報罷凡一切亭軒臺榭當槩止可知即或興發之政不得不從權宜此不忍不節不忍不愛不忍使之之意亦無不信於天下予且以節用愛人兩者推之衛文公遷國楚邱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末年革車至三百乘唐用劉晏掌鹽鐵晏以先在愛人豫令各郡如見不稔之端即奏聞蠲助當時亦國用粗足非明驗歟故五者萬世不易之道也

弟子章

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天子之子諸侯卿大夫之子士庶人之子皆入大學孝弟必敦重本始也言行必飭慎脩身也樂群取友示與人也時習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教學文也黨庠有教教之以此朝廷升俊升之以此在周兎罝野人皆可爲公侯腹心在漢孝弟力田諸科皆可舉賢良方正化行俗美治叅郅隆非以此歟

賢賢章

儒者文多質少居常飾忠飾孝飾信處變又分小孝大孝小忠大忠小信大信以文其不忠不孝不信喪已失節華競日長風

俗之壞未必不由於此嗟夫古來曹娥女子不知學也而知有父近日西湖樵夫不知學也而知有君所以國家用人士君子立身皆當務本與其釆時髦之春華不若取古道之秋實務使人敦典㬥士尚風節斯足術耳不然黨庠術序雖日習文章奚益乎

重威章

學者多言器宇器有所載貴厚宇有所藏貴沉禮以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爲安民之本君子之學身心性命家國天下皆其承載乃以一不厚不沉之器宇當之豈有幸哉浮誕以自喜恃

已以凌物文過而飾非鬼躁鬼幽不獨何晏鄧颺之徒見絕於君子即禰正平嵇叔夜亦豈善世之術哉

慎終章

周末去古未遠醇風已散讀素冠之詩亦可槩見曾子慎終追遠之言亦猶之乎爲仁之本之論也後世宦車晏駕勉習哭臨山陵甫畢懸樂已備當是時雖郡設中正之官興舉孝弟而民俗日衰古道不振非以此歟

問政章

戰國之士廷見諸侯皆能立譚取卿相孔子問政止能得於一時晉接之間論者曰聖人之德藹吉可親謀王斷國之才或恭之見及觀儀秦之輩得君行政求之說居勝軍梨廷死亦惟工於求者居多然後知聖人不可及已後世一二廷見之士一則於當時之君責備太過一見使矢痛哭流涕或失溫良一則自待大高朝廷待之如待神明輒當設壇問道之禮或失恭讓雖去戰國之士有間然卒不得與聞時君之政豈不幸哉

父在章

父在觀志爲已不得行也父歿觀行爲已所得專也三年無改爲其父之道也由此觀之政如孟獻子莊子以不改爲賢德如

周厲王宣王以必改爲貴狹小前人漢武固非令主借名紹述熙豐豈是熙朝乃若廣平之立君子非之新恩之呼卒召禍亂以肅宗此時上皇駕始西行太子玆此時寧宗猶然臨御盡皆父在故也然則人子處欲觀之時任幹蠱之責其時其地可不審歟

禮用章

漢士依倚道義遂至刻情修容晉士風流相尚並致大閑亦毀兩者異觀亦更相笑總歸於矯枉太過而已由此推之拘忍尺之脩者當明自然之數賤曲守之誼者當嚴名教之防以和行

禮家人無嗃嗃之傷以禮維和婦子鮮嘻嘻之失先王制禮豈以強人也哉王弼何晏誠罪浮於桀紂矣

信近章

有言不踐行未全也卑疵負疚志未得也亂萃無常乎不終也苟求其故皆失之於初而已是以君子特勢未審未便以肝膽許人尺度必嚴不敢以婞阿失節所交必慎不敢以比匪貽訕豈過慎哉候嬴之刎項潘岳之望塵文若之殺身志趣雖不同其失則均矣古人寧杜門不出寧絕交蓋見此已

安飽章

自甘澹泊修士之常實請處心進道之則以此言學猶有非士之好者則他日田宅之謀療曠之誚執拘之累又何能自免也是以君子寧藜藿不飽環堵蕭然敦勉力行不長華競時就高賢考鏡得失良有以也求之聖門簞瓢如回陋巷如回不惰如回問不能問寡如回庶幾近之其他則未易語矣孔子曰可謂好學也已蓋難之也

貧富章

執鞭不辭者貧窘之士也策肥衣輕者富豪之子也揆其大畧歸於所處而已矣乃古人必以無諂無驕為賢者蓋論其心耳

心苟見貧則不樂不樂則諂即百切磋不能去心苟見富則不好禮不好禮則驕即百琢磨不能去子貢之所謂斯蓋指心歟馬融悔拘咫尺之脩威不貲之軀遂改節應隋以恣奢樂之性則無諂往諂且旋來無驕往驕且旋來且勿論樂與好禮也融博通經籍詩三百篇皆有注疏豈獨於衛風不解止無柰此心何耳然則君子處貧富之交自非心有獨得見大心泰雖學詩三百奚益乎

不患章

鼎有實慎所之也良賀謂衛鞅由景監以進所以不善其終可謂特識荀文若身往從操又拒董昭之請觀其言曰曹公本興義兵匡復漢室則不知操極矣卒之身死名損揆其所以始於急人知耳易曰知幾其神乎是以君子應人之知擬足而投擇地而蹈非過計也靜躁巧拙孰得孰失其所係蓋非淺矣

論語通義卷之二

黎水後學詹論孔璧甫著

爲政章

以子觀五季分裂之世曷嘗無政但其主非怠荒于綱失馭則嚴刻致四海離心所以東西南北向背不同卒難合一耳唐德宗初政稍能罷貢獻縱馴象出宮女臨淄軍士投兵嘆明主復出憲宗於藩鎮稍處置得宜便能使王承宗歛手削地星共之說非明驗歟由此推之政者人君綱維天下之具也如天之有五緯德者人君之運綱維者也如五緯之有天樞天樞轉則五

緯皆旋不則欃槍時見列宿非逆行則失次德運則綱維自振不則皇靈不暢非綱解則紐弛豈分毫爽哉後世西晉失德徵象上見太史奏金木水火土五星縱橫於天時則八王五胡先後雲擾彌展帝座蓋呼吸相通矣

三百章

六經皆有可蔽如易之陰陽書之一中禮之一敬樂之一和春秋之尊王可蔽者章顯若詩之三頌各述祖德宗功二雅則載朝覲祭享登歌贈答以及國家治亂物候盛衰人倫常變十五國之風各紀士女貞淫風俗奢儉勞人愁苦怨女詠歎其事不一其言各殊後世至指關雎亦屬淫詩總之不得大旨之所存耳孔子特揭思無邪以蔽全經然後知治亂貞淫皆托始於人心者也於無可約畧中約畧其旨然則讀詩三百猶不能防其心於治亂未判之先貞淫未分之始亦奚益乎

政刑章

事功殊時非腐儒所聞歷覽後世條教明法制審則治紀綱廢法度不立則亂處叔季之世尚欲違言德禮似乎迂濶難行顧予謂孔子之言不謬何以知之即以後世之刑政知之蓋飭法謹度之朝其時之君必多精明無敢自即匪彛其時之刑政必

多簡易亦無敢煩苛敗度漢家王霸道雜治宋室法制亦多仍漢唐故事乃文帝之恭儉仁宗之仁恕致治之隆幾比成康以此推之刑政而離德禮則亦秦始隋煬耳若唐宋之季並刑政亦無尚敢曰刑政非所貴乎

志學章

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即矩也曰未可難之也孔子敘不踰矩必於七十之時是也子貢謂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以耳用淺天性深也乃孔子敘耳順於知命之後何哉即此推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事物當然之矩即於此在焉第未至於

立則識且未定即求聲入心通尚不可得況施事措功動即不踰若斯之至當乎故詩書六藝皆我性也性之所命則皆天也志學以後事事學天不惑耳順後天奉時從心不踰先天不違下學上達揆之初志寧有異乎

無違四章

守禮慎疾問安侍膳孔子與孟懿子孟武伯子游言者皆禮也顧以此爲孝人猶可强若誠於中即形於外見於己即通於親者惟色論色之常和氣婉容似矣顧以擬望孩而笑則難徵色之變涕泣隨之似矣顧擬呱呱而泣則難一有所强啼笑皆非豈特嚴恭敬恪非所以事親哉由此推之夫惟兢兢慎疾無遺親憂斤斤守禮無遺親累依依朝夕又無令親見我問安侍膳之跡親憂亦憂親喜亦喜則隨其所處皆見色之時皆見色之地矣又奚必矯情飾貌父母之前乃爲善乎

不違章

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教者有五首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故觀於孔顏之授受一觀諸生物之天而已矣易曰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言物之蒙昧未明也愚之意也又曰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發之意也顧足發之意尚未有似及觀

之繫辭曰生生之謂易而後知顏子之發者孔子之言也而所發實不止孔子之言糟粕神奇變換不測一言旣領萬化生心烏知此之仍彼耶彼之非此耶以此証足庶幾似之耳

視其章

高明用晦忠孝蒙垢詬厲交至均所不辭揆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乃有恐懼逋逃至犯大惡身無所歸至冒不韙揆其所由實出不安察之正別有法遂可不舒究耶時無仁人漢據李陵均負大慝由此推之天下有矯情之畸人亦多負冤之臣子正直忠厚兩者不可偏廢一察所安長嘆欷歔不能自已矣聖人豈專欲索隱鈎深以窮天下之情也哉

溫故章

故者新所藏也新者故所引也六經不殊知解各異日引日新所藏固無盡也以此待扣左右逢源尚有竭乎後世鵝湖之學專主良知一時函丈幾滿此果有日新之境可証乎抑無日新之境可証乎憑空之理非殆則鑿故溫故之說勝也

不器章

器者君子之用也不器者君子之心也是故衛鞅誠王霸之器惟自見爲器急於用其器竟至殺身王介甫誠有用之器惟自

見爲器偏於用其器遂至害天下管夷吾誠天下之器惟自見
爲器小於用其器遂至鏤簋而朱紘塞門而反坫故君子無其
器天下何所利有其器又竟無所利於天下由此推之夫惟才
如周公而又不吝吐哺握髮斯乃道德恢閎天下社稷蒼生咸
利賴之矣

先行章

六經皆古人之言也書二典紀唐虞之事止史臣之敍述其君
詩三頌美殷周之德亦孫子之贊揚烈祖然總追述其行事無
溢美之言也後世浮誇之士口頰之間幾衆美咸備實按皆非

已所能行嗟夫有其言無其事當世之人不可欺也其言是其
人非後世之人獨可欺乎世間有志竟成如耿弇有幾內不能
辨而外爲大言誠足羞已先後之際可不審歟

周比章

太易之言比也於五曰顯比此周之說也以陽德爲主顯顯然
揭日月而行於四曰外比此不比之說也以四雖陰獨近於五
孑孑然獨外其黨而行於二曰比之自內此轉比爲不比之說
也以二處群陰之內獨應於五獨能於群陰錮蔽之中絕其類
而行至乘承應皆陰之六三則曰比之匪人五狗五木八闔十

六子紛紛至矣子嘗即是上下千古見古來如四之外比二之
自內間亦有之如漢中官呂強是已若五之顯比從未多見司
馬公范孟博諸人吾猶病其意氣未泯既有意氣行事未必皆
陽顯比寧可得耶此可見從來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
君子爲小人一按其所與孰爲陽孰爲陰則大較覩矣君子之
心如日中天昏夜之間尚有人品耶

學思章

陸子淵謂堯舜以前有何書可學此其說專主思朱元晦祖格
物致知之說此其說專主學顧主思之弊所謂殆殆之弊什九

主學之弊所謂罔罔之弊什一所以然者實之勝乎虛也莊周
曰黃帝遺元珠於赤水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師曠索之又不得
乃使象罔象罔乃得之蓋善喻也象罔之得竟在於離朱師曠
兩竭之後耳目之功蓋可忽乎哉朱陸之得失於此可辨矣

異端章

柱下史與孔子同時按史記孔子適周問禮則老聃正一多聞
博學之士佛教周時未入中國楊墨亦在戰國之世此異端竟
何指乎蓋古今之理源同而異流孔子之後西河之教已與顓
孫師言偃不同則仙可知嘗聞子桑戶原壞之流偏得老氏齊

生死曠達一說後世王弼何晏之徒遂極畀自然之旨一時清譚卒至禍胥攻之為害不旣烈歟

是知章

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存若亡食肉不食馬肝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者實多若必一一知之本無是理乃若山海有經齊諧志怪其中傳會必多入而問心不免自欺出而酧物不免欺世為害於天下固非淺鮮顧何以獨呼子路言此蓋自欺之病中於聰明者半中於剛愎者半明於是知之說則耳目見聞之間未始無戒欺求慊之學高明之士可自誤歟

干祿章

多聞聞古人之言多見見古人之行聞見皆得之古而彼有疑殆何也蓋天下之事有言之於古則可信言之於今則可疑自古人行之則為安自今人行之則多殆者非其事古今有殊蓋時與地異也乃旣闕而又自餘可慎何也蓋凡天下之言天下之行有時地值之則為當可時地不值卽為餘者非古人果有剩說果有旁行也自我今日不值卽為剩卽為旁耳古之俊造言揚行舉率由此道豈有異哉予嘗卽是推之今日制科雖與古殊然闕慎之道亦未始不備先莊闡牘非六經極醇者不敢

摭人爾時在廷言坊行表樹立各有可觀近稍溢幅矣而士用輒不效幾疑科舉為可廢亦闕慎之道未講耳嗟夫天下事何事乃以一或疑或殆之學嘗試當官其用輒不效豈顧問哉

舉錯章

治天下有道舉與錯而已矣服民有道民所欲舉者舉之民所欲錯者錯之而已矣堯舜之世亦有孔壬唐虞之治萬古稱盛苟求其故亦惟夔龍在朝四凶在野而已矣顧論者曰言舉錯於唐虞易耳言舉錯於末世實難議論相激一廷之上此夷彼蹠議論互變一人之身朝夷莫蹠亦烏有定據哉予謂議論紛紜必有自起毀譽日至審其由來阿大夫事不治雖譽亦烹卽墨大夫事治雖毀亦賞則枉直清議論并清以斯舉錯動拂人性者鮮矣故服民誠有術也

敬忠章

皇度必飭以自修也而民則敬慈孝必篤以自盡也而民則忠矜嘉必至以廣恩也而民則勸顧人主出入警蹕尊嚴若神易耳讀法飲射繼以弓旌易耳乃若重泉永隔則待庶老可知望歸徒傷則待臣民可知當漢征和之時丞相屈氂謀立庶孽將軍李廣利以師降匈奴宋紹熙之間歲幣日輸虜廷卒無有人

發一策出一騎爲國家奮死力臣下不忠莫此爲甚揆厥所以武帝光宗能自追其責歟以此推之人君所尤難得於民者忠耳作忠之術豈必問之民哉

孝友章

昭公乾侯之出齊欲納之不得晉欲納之又不得卒使昭不得正寢於公宮季氏之罪可勝誅耶乃讀孔子引君陳之辭責季氏之意少責定公之意多豈定亦利昭之出利昭之死歟非也定之立魯人立之也使定於方立之時東向而讓公爲西向而讓公果公責即不然於既立之後聲罪致討伸大義於天下不

亦可乎乃計不出此是紾臂之謀即不必有若無兄之心亦不幸而有其跡矣春秋於定之即位必俟昭喪歸乃書則孔子不仕之意亦可槩見已

輗軏章

後世之士以反覆爲多智以滑稽爲通才官非此不高金非此不多硜硜守信不啻如蘧除戚施輗軏之喻似非通論嗟夫此特見今之朝市耳夫朝市安可爲常哉誠使平心而觀今古之常道失信之人內而家室則妻子不可行外而州里則比屋不可行今日所爲明日不可行此地所爲彼地不可行彼朝市之人視一官爲傳舍以一歷爲蘧廬即不可行彼亦不顧耳非行之而無不可也輗軏之喻豈謬也哉

十世章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爲萬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禮行乎其中矣禮行其中故文質相環奢儉迭變而損益生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三代而後漢之視周猶周之視殷殷之視夏也漢興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皆乘牛車豈非承周文勝之弊至於此耶及文景之間海內殷富娼優又且后飾由此推之凡一代之興始

乎儉常卒乎奢奢之始爲僭無尊卑貴賤之分奢之極則窮遂不覩有君臣父子操損益之權者繼起於其間矣是故損者前之往而詘也益者後之來而信也往來不窮詘信相感故觀於損益而後知物不可窮也已孔子謂百世可知非以此歟

非其章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有他哉不貪福不避禍而已王欽若出守天雄軍閉門修齋誦經此無勇爲諂亦特甚總之禍福之心太明非惑則餒於求其類士人居多夫子意中豈無所指歟若范滂慷慨赴死不祭皐陶韓愈諫迎佛骨謫居嶺海頹

陪膺悔真振古人豪已。

論語通義卷之三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八佾二章

禮樂者先王所以幸人事神消慝作則爲治於天下之具也是故上下相安民物咸熈而禮樂作焉朝廟燕享升歌贈答而禮樂行焉當其時天子無失德諸侯卿大夫鮮過舉故足術耳魯有三家不仁甚矣歌雍舞佾令人心憤佾官皆去樂署一空令人心悲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蓋謂此也樂記曰凡樂之聲音皆由心感三家之庭粗厲噍殺之音令人

心憤懣矣亦烏覩所謂導和宣鬱消慝作則爲治於天下者乎

林放章

禮者先王所以使天下備物飾情以善民俗者也顧有本焉穀粟爲飲食之本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蠶繭爲衣服之本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女工害則粢盛黍稷黼黻文章無所自出矣尚安能備物飾情以善民俗者哉夫飾牆罝髮設旒設披所以明哀也而亦有不得爲悅之時以此推之奢近禮而反足以賊禮儉非禮而反足以生禮然則聖人之治天下舍課農桑而進與禮樂猶本實先撥而求枝葉暢茂此實難已林放之

問國家之治亂民物之盛衰莫不由此顧不大歟

有君章

周末之時列國諸卿群習於奢奢則僭僭則犯上相率專擅擅則逼逼則無君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弒君者凡一十有七其間竊邑與政者又不勝紀以視西北諸夷無文章名物率隨酋長逐水草畜牧東南諸夷率尊舊姓有朝委裘不亂之風烏可得哉孔子曰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蓋吐憤之辭亦實辭也

泰山章

祭有法祀典是已祭有義禮意是已祭之禮實本於此考之禮諸侯祭封內山川不在其地者不祀大夫祭三祀不在祀典者不祀泰山魯之望也季氏之旅爲僭君攝乎抑自矯舉以祭乎揆之於法揆之於義眞無所本無所本而祀之季氏直爲邪耳爲邪欲何望耶

無爭章

按射禮三揖而升以序射也三揖而下射已畢事也三揖而飲示罰也若此者凡以教讓也先王蚤知天下後世弧矢之利既興有其利定有其害故以禮柔之若此也予爲備悉其善在泮之士克廣德心一也萬一有事卿大夫出當一面雅歌投壺二也其或功成在泮獻馘謙讓未遑號稱大雅三也若夫後世所患則亡矣在上不疑雲夢不必東遊在下不忌檻車無虞西入皆一讓爲之也弧矢有其利無其害夫非先王之爲教至善歟

巧笑章

詩三百篇皆禮也不獨素絢之詩可通也是故身爲天子而後禮行於郊後乃歌思文之詩諸侯報功於天子而後禮行於勞後乃歌彤弓之詩諸侯朝聘於天子而後禮行於饗後乃歌湛露之詩天子蒐苗獮狩而後禮行於射後乃歌騶虞之詩各國

卿大夫聘問隣國而後禮行於贈答後乃歌投桃報玖中心貺之之詩故詩之歌以爲禮也禮之設以稱事也皆其後者也昔甯武子聘魯魯饗之爲歌彤弓湛露武子不辭亦不答謂非其質也由此推之六經之旨皆維世教者覩以爲文則皆繪事耳君子可不既其實歟

文獻章

言夏殷者何喩周也言杞宋者何喩周之嗣王也其不言周而言杞宋者何諱之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故府非無文有司失其傳雖有也無也當時非無獻

耆舊率在野其有也乃無也尼山之布衣不學之中國而學之四夷應一代之典章胥淪草莽耳曰足則吾能徵之葢隱辭也若使文獻果足則人人能徵奚待孔子哉此刪定之所以不能已也

旣灌二章

周之禘禘后稷配以文王從武王行之始也魯之禘禘文王配以周公從伯禽行之始也名雖同制亦稍異且賜出成王何傷乎孔子之嘆葢嘆不禘於公之太廟而禘於群公之廟耳若昭之初年禘於襄公之廟是已禘非其地魯事誠非又況跛倚而

祭且重其悲乎

如在章

思其聲容思其笑語思其嗜欲此如在之誠也豈代祭者所能攝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以此以此推之從來國家祭祀多遣官行禮以乘輿出法駕事煩耳顧在群祀猶可煌煌郊廟是爲何地而亦以氣類不親者代之乎孔子尼山一布衣於祭法祭義無不克盡孔子誠萬世之師已

奧竈章

奧公位也五祀之主咸合祀於斯於此行媚其事顯竈私位也老婦之祭也尊於盆盛於瓶於此行媚其事陰王孫賈以此諷孔子葢欲孔子昏夜之投耳嗟夫人臣所言公則公言之朝廷是已所言私則人臣無私言顯背朝廷而行媚一室後世楊伯起猶能畏之況孔子乎孔子稱天亦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雷霆所擊無幽可逃賈能欺朝廷能欺天乎聖人著戒如此後世猶有媚竈以行其私者卒之敗露罪譴莫逃孔子無所禱之言亦旣驗矣

周監章

古今來國家之興常始乎質卒乎文及迦之周不然創制之始

即稱郁郁葢漢唐之興皆有驅除即殷之興尚十一征兵火之餘不得不質周無是也孟津一渡而後隨放牛歸馬其制禮作樂粉飾太平亦其時則然耳監二代止監殷也殷因夏禮周承殷後即一筆一句一冕一韠四代之禮畢備於二代又奚遺乎從周者以此蓋尊昭代亦論世也以此推之士不通古今亦烏能尚論百王考鏡得失也哉

太廟章

凡稱太者前乎此之名也魯自伯禽以後群公皆有廟獨周公於魯爲百世不遷之祖故稱太以別之耳即齊之於太公衛之

於康叔皆然不足異也獨是器數之多寡儀文之煩簡則不可不辨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君子入廟則思敬析其義覈其數以無或失則誣焉臣子之心不更安乎每事問之意知此故孔子曰是禮也知此說者則歌雍舞佾不當在季氏之庭矣

主皮章

鄉社禮文曰射不主皮孔子繹之曰為力不同科正欲隨才造就耳顧獨推為古道者何蓋春秋之時正文武分途之始也越二十年魏用吳起以善戰特聞自後學宮習射遂視為旁事不

列正業天子之卿侯國之大夫入則凝弼出則壯猷遂不可復見故孔子低徊其際不覺有深情耳嗟夫豈知此後兩途遂如陰陽之分必不可合也哉

告朔章

行一禮而三善備焉則告朔是已頒自天子尊尊也告諸祖廟親親也而且因之以聽朔治民也春秋於文公六年閏月書不告朔猶朝廟猶者蓋未敢盡廢之辭也於大禮欲廢之時猶未敢盡廢則周室之在人心可知已愛禮之意孔子其在斯歟

盡禮章

李愬入蔡州擒吳元濟復裹鞬出迎裴度度避之愬曰蔡人數十年不識上下願因公示之使知尊朝廷以此推之禮有能盡之孔子而禮明盡禮有議諂之時人而孔子盡禮之心亦不晦他日作春秋不辭罪我非厥旨歟

使臣章

孔子之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古今來君使臣者多矣有君下交於臣而治有君必不委轡於臣而亦治然則禮有異乎曰有蓋人君之於臣如天之於地成化育則下濟而光明別尊卑則元黃不易位東風則解凍霜隕則草死主和主辨惟時所用耳

其言臣則曰臣事君以忠古今來臣事君者亦多矣當平世以都俞吁咈為忠當亂世以蹇諤盡節為忠忠有異乎曰否蓋人臣之於君如地之於天天煩地以施生地不敢言勞天予地以功名地不敢自有崩竭亦有時順簡則靡易處常處變總一自盡耳顧定之時君臣實難也孔子之所謂忠與禮蓋亦有匡時救弊之意歟

關雎章

喜怒者治天下之具也其用顯王者喜怒正足以綱紀四方哀樂者化天下之具也其用微王者哀樂正足以宣通萬物文王

化及南國而究其始實自宮闈今考關雎鐘鼓琴瑟莫不靜好反側輾轉亦匪幽思不淫不傷哀樂正矣當其時江漢汝墳風俗桑嘉士女靜淑非以此歟由此觀之夫婦人倫之始閨門風化之原人主於妃匹之際性情之用嬿惡之間可不慎歟

問社章

按哀公之時亳社災故見宰我問社亳社殷社也昔者武王之克殷也頒其社於侯國使爲冢土而又屋之以示戒也今魯之亳社災不無殷鑒之意據宰我三代各有所樹之說考之周官尚書非盡無據古者戮人於社使民戰栗亦非臆說顧人臣之

進說於君也陳古有據不如因事納規宰我之說謬矣樹威不足維魯嗜殺殘百姓有餘孔子責之豈過也哉

器小章

功高守約非以自損也其所受者闊也才大守冲非以明謙也其所存者厚也器欹則覆器小則盈豈顧問哉管子天下才也處必危之地居不賞之功乃三歸備官塞門反坫志氣盈溢所以居功者則未善矣漢蕭何佐高祖定天下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產猶不免來漢高之疑仲亦危矣哉所幸者桓公之時尚非烹走狗時耳

語樂章

孔子以翕純皦繹論樂其淺人人可知其實樂之精微已盡樂記曰氣盛而化神則翕之謂也情深而文明則皦之謂也合同而化則純之謂也流而不息則繹之謂也一樂而天地之化人物之性無不備焉獨一聲音之道已哉歷稽先代季札嘆鄭聲其細已甚則不翕萬寶常嘆隋開皇之樂淫厲而哀則不純燕丹鼓筑於易水之上變徵變羽則不皦王令言嘆大業之樂宮聲往而不返則不繹當時小之其國削弱大之卒至滅亡樂之所關豈細故哉自非人君發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鮮克及此

故樂者有國者之所至慎也

儀封章

天生孔子非爲春秋也何以明之三代盛時遒人以木鐸徇於道路皆在孟春時則天王布政教於邦國都鄙於都盛際哉迨至春秋世衰道微師道不立揆其時有似莫秋當時之人心有似長夜急嚾之不溫疾呼之不旦孔子亦惟有俟千百世而已矣秦火之後尚有六經非木鐸之靈至今在耶

韶武章

凡樂之辨辨之於美與善而已矣美與善之辨辨之於聲與容

而已矣顧亦有各見者焉有互見者焉如韶之載於尚書者曰拊石搏石其音可考其容未備孔子論爲邦曰樂則韶舞則當時聲容皆備可知若武總干山立發揚蹈厲載之樂記者其容已盛及考其聲他無可見且將淫及商實有不及事之意焉由此觀之聲被文德容著武功此各見者也其聲和者其容必簡而文其容猛者其音必賁而厲此互見者也美與善卽各舉其一巳可互見不然尚書於舜樂止敘其聲孔子與賓牟賈論武獨詳於舞豈各有所闕遂遺之耶論世論德其法大備聖人之心千古如見蓋在此已

居上章

居上不寬棘猴而冠耳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傀儡登場耳漢明帝自起撞郎終爲盛德之累邾子執玉高魯定公執玉卑近替近疾君子已蚤知之漢昌邑王哭臨偃蹇宋義符居喪淫戲無度滅亡方且隨之可不戒歟是以君子寬洪雅度喜怒不形承祭見賓周旋必飭親喪躃踊瘠毀骨立非直爲觀美也居上之體固如斯耳

論語通義卷之四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里仁章

古先王之治天下也各安其地各習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時之民止有安愚中古死徙無出鄉友望相扶淳風猶可想見其時之民不必用知後世政猛如虎無可徙矣襁負而逃又著遷徙之令其時知愚兩無所用有仁里可擇猶就三代中晚之間言也群聚州處言孝言慈被服成俗素縡之質誠宜愼所之矣

約樂章

貧賤之人馳思富貴富貴之人頓忘貧賤嗟夫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榮華可羨漏盡有期揆茲兩者皆有所不安矣是以仁人任運知士達觀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鼓琴安若固有無他心有所獨得也不然夜眠斗室忽想乘軒日食萬錢猶難下箸斯則萬行皆苦彼此難居矣雖有安利之說亦烏能爲此人救藥乎

好惡章

凡好惡之難非好惡之難能好惡之難也心爲私蔽一遇賢否

見確則難心爲私溺卽有賞罰行之堅決則難以我用好惡則
偏不爲强戾則難我爲好惡用則愚不爲中變則難甚矣好惡
之難難於仁也唐德宗謂人言盧杞奸邪朕實不覺亦心爲私
蔽耳所以他日延齡相陸贄後踈君子小人畢竟旅進旅退而
已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非謂此歟

志仁章

千里戒途始於足下祝輳之始燕越背馳士君子濁其質清其
文不能也前爲夷後爲蹠不屑也苟文若有清操又往從操馬
融欲居貞卒應鄧騭內與外殊前與後殊仁與不仁懷疑莫辨

葢亦其初志不定耳天下有心旣確有所之而其跡猶疑中立
者哉

富貴章

砥礪無素不可問之一朝患難靡渝正當視其平日論者曰三
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揆其得名忠孝之號仁人之稱皆非可且
夕襲也歷觀往古宋厓州之難張陸諸君子顚沛造次已極乃
當時矢死靡他負帝入海浮屍至十餘萬邈之漢唐末祚殊大
不然及考史冊見桓靈之間德順之際當時在朝在野於貧富
貴賤之間絕不見有一去處分明君子葢所由來者漸矣以此
推之國家砥礪名節要在獎廣平時少謀田問宅之人臨難自
多慷慨赴死之士是故古人孤竹不處採薇乃歌無他其去處
明也不然萬鍾不辨而欲舍生取義此實難已古人之名豈成
於顚沛造次之時哉

好仁章

仁之道廣而難悉揆其大者不過忠孝而已矣故不忠不孝之
名此亦人之所共惡也身卽匪彝指爲竊奇指爲莽操誰則受
之以此推之好仁惡不仁此亦天下好惡之大端已乃所謂用
力力足何也予爲悉之古有桐宮旣歸還政請老流言旣靖卒

埜於畢此以力足爲足者若伊尹周公是也有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利鈍成敗皆所不計此不以足不足分念而力足者若諸
葛武侯是也有謂賊滅則覲天有期賊在則還朝無日此處不
足而力足者若裴晉公是也有謂臣力竭矣自分一死積薪自
焚喋血巷戰此力已不足而以一死自足者若張巡卞壺諸君
子是也用力力足非明驗歟故仁者性之理也好惡者情之用
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此亦彰明較著已

觀過章

桐宮朔起。後世遂降典山陽。破斧興歌。後世且禁門喋血。觀過知仁。孔子之論亦大可畏。不知必於其黨人已分矣。苟非其人。路人知之。又何必觀大過人之事。非常人所行。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可不戒歟。聖人之言。不欲使天下忠臣孝子冒不韙之名。亦不欲使萬世奸臣賊子竊仁人之號。辨之固宜。蚤辨已。

聞道章

古來忠臣孝子。義士烈女。蹈湯赴火。不辭。彼誠有所見也。君子爲學。患不聞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求其大畧。歸於有所見而已矣。無所見蚩蚩之民。同飲同食。有所見則自鴻蒙迄今。前死

者千古如斯。後死者千古如斯。此心千聖同符。烏有異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爲罔生者。鞭策之辭。非齊彭殤一壽夭之辭也。

志道章

蔡澤躍馬食肉。功業卒能有立。文文山性豪華。平生奉享甚厚。大節千古可欽。端木賜聖門高弟。衣冠劍佩。結駟連騎。孔子未始非之。衣食即不惡。庸何傷。所患恥惡衣惡食耳。外若高寄。神明內卑。內外之間。清文濁質。揆其所趨。終歸汙下而已。孔子曰。未足與議。豈過也哉。

適莫章

大易之贊龍德也。曰確乎其不可拔。夫龍神物也。而以不拔稱之。變化之宗。斷非游移兩可所幾矣。由此觀之。無適無莫。無成心之謂也。而實非無定見。義之與比。隨時制宜之謂也。而實非與世浮沉。後世以君實之堅決。與介甫之執拗。同謂過矣。總之禮行孫出。君實不能無議。若槩以執拗名之。君實不任受矣。天下事豈一首鼠觀望之夫所能任哉。

懐德章

呂安善嵇叔夜。一日相思。千里命駕。寤寐賢豪。曠懷猶可想見。

不則坐井觀天。戀戀鄉土田園妻子。終老牖下。抑何爲乎。楊伯起於故人莫夜投金。矢畏四知。奉公守法。名教獨嚴。不則壺漿飽德。市美多私。涓滴幾何。自矢鄉結。亦可醜矣。君子小人。千古如斯。誠無足怪。吾儕矢志。可無擇歟。

放利章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匹夫專利。尚且不可。而況國君乎。周厲蒙塵。榮夷所致。防口於川。嗟何及已。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蓋戒之也。莫蓋或學。且以凶終。竟何利哉。

禮讓章

驕者天地神人之所忌者也讓者萬情群志之所歸者也秦皇知天子之貴特制尊君卑臣之禮使古來坐論下交之風不可復見不二世而亡漢文帝聞賈生改正朔易服色之言讓讓未遑卒能使尉陀去黃屋僭帝號稱臣諸大國僕王不敢鷙鷙然則一驕一讓孰得孰失不旣驗歟易曰禮以和行謙以制禮君子盍有考躬之思已

思立章

論思補闕非擁虛榮饕穀簿書匪稱俗吏盍有位必有乖是位者人知我必有爲可知者耕莘釣渭卒造商周抱膝隆中蚤分蜀鼎是豈苟然已哉不然素鮮實用養望山林卽洗耳投淵亦曷貴乎所以君子閉戶讀書不求聞達誠見應世之難耳山林泉石豈養拙之地哉

一貫章

號物之數謂之萬一物一理不相借也應物之事亦有萬一事一理不相蒙也顧此應之接之者入問之內權衡自定出度之外條理自明天然至當之則古今共由之準於是乎在矣中心以出如心以施權變經常從無二致而謂有岐焉者乎孔子以一貫道一致而百慮曾子從貫見一殊途而同歸千古以來止

此一心豈有他道哉自非見心以我逐物馳萬失一强物就我掛一漏萬兩者盍均失矣

喩義章

義與利辨之最嚴者也利於義竊之最近者也君子由是可以得生而有所不用由是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爲小人甚至在家不知有父子在國不知有君臣兩者人皆目爲顓愚不知其心有獨喩耳所以然者一義之勝乎利一利之勝乎義也王夷甫嘗三窟又終身不言錢位至三公猶云少無宦情盍喩利之精者耳然而夷甫亦敗露矣天下之人有心有目豈盡可欺也哉

思齊章

蠅集穢不知其穢也蟻附羶不知其羶也蜀犬吠日粵犬吠雪不知有日與雪也世有愚頑卽美惡不知尚安望思齊內省乎故善善必與同清惡惡惟恐同濁必歸之善否明好惡審之君子見固不可忽也若夫見賢也而必害其能見不賢也且濟其惡斯固投之豺虎豺虎不食矣

幾諫三章

匡章出妻屛子終身不養可謂勞矣然而罔功盍失幾諫之道也盍幾者動之微親志之先見者也當父欲督過其母之時奉

毋而逃俟父自悔可矣竟以驟諫激其父致父埋其毋於馬棧之下章子尚可謂無過者哉吳起學於曾子三年不歸省溫嶠詣建康毋牽其裾止之嶠不顧絕裾而行兩者君子皆非之人子當喜懼交集之時而舍其親曰志四方由此觀之皆非所貴已

恥躬三章

言者虛實得失之端也行者吉凶悔吝之門也若求無失則兩者均以約矣故期不出期欲訥言之約易知也期於逮躬以約而愈易於逮期於敏行以約而愈成其敏行之約難知也躁人多任誕之愆豪傑亦有用罔之失君子蓋慎之矣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龍德也夫以龍德之變化而究其實止在於信與謹約顧非言行之善物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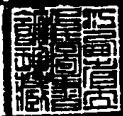
有隣章

夷齊往矣採薇一歌萬世欲附其清龍比往矣剖心激烈萬世欲附其忠隣且滿天下後世矣乃身盜蹠而口頌夷齊心莽操而託言龍比古人有知方將割席寧與斯人共比居耶顧愈足以徵有隣已是以君子脩身惟恐不峻立節惟恐不孤伯鸞清高要離烈士百世而下皐伯通猶欲其塚相近豈當世遂無一人知我者

事君章

昭德塞違人臣之職也匡救其失朋友之誼也臣不忠諫何貴有臣友不忠告何貴有友所慮止召辱召疏耳此君子所以必信而後諫忠告又貴善道之也不然董幼宰與諸葛亮交最久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諸葛未始非之趙忠獻於宋太祖補牘再奏立宮門待報乃去人亦不以爲病豈一二規戒一二章奏遂謂數乎所以爲臣與友者內度之已外度之君與友而後進說焉不則辱與疏豈待數乃見哉

論語通義卷之五

公冶章

慷慨多大節賢豪之槩也愼密有小心修士之行也按公冶長行事無可考傳所載謬說亦不足信但即以在縲絏推之其人大率小節不修之士也南宮敬叔魯之公族行事亦不槩見顧即以有道則仕無道免於刑戮推之其人大率一循謹之士也孔子兩賢之亦無所軒輊予即是論之爲伏波之戒子弟者曰效龍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效杜季良不得終爲天下輕薄子以此推之學公冶不如學南宮人生末世自非敦厚周愼口多擇言亦烏有自善之策哉

子賤章

深山之木不扶自植言叢生者衆也蒙穉之壚幅幀不滿數百里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皆出其地聖賢之生固有所獨鍾耶顧子賤非能取亦不至此父事兄事之槩豈當時悅不若已者所能及耶此可見臨深以爲高非所以自益也賢已而愚人非所以爲智也若子賤誠足術已

瑚璉章

孔子稱賜以瑚璉不以簠簋豈賤近而貴遠乎抑子貢能爲器不能爲時乎韞櫝而藏不復煩言說顧子貢得此亦非偶也悅不若已幾幾乎躍冶矣廢著積財幾幾乎衒售矣自非孔子以古道淬之烏覩此哉所以君子造品以古道處已以藏器待時以切磋琢磨歸之師友斯善已

不佞章

仁者長厚之名也德之內蘊者也佞口給之稱也才之外見者也使口吃之人當專對之任即十周勃不能當一酈食其使智使詐英主亦別有術歟顧其心實不可信也若使廟庭爭獻納儀秦之舌必屈矣故佞不如仁富文忠豈專事口給耶聖門四科仲弓畢竟居宰予端木賜之上此可識已

能信章

疑事無名疑行無功言貴信也顧自信可乎衛鞅之更治王介甫之變法皆過信誤之也先儒謂無以才殺身無以學術殺天下非以此歟所以君子學古既優猶必自審識力識力既裕猶必外度時勢時勢既便猶慮後日要歸無他總不敢自信也是以姬旦力可造周不吝吐哺握髮諸葛亮識能分鼎且資不惑於人又況謗謗者乎孔子使開說開大意槩可見矣

乘桴章

魯連欲赴海死不欲帝秦也管寧僑居海外憫漢室傾危也古人憤世大率如斯子路之勇此可想見魏徵曰若人漸澆詭不可復治自三代迄今當化爲鬼魅在孔子猶有與易之思耳所以千古來有高人亦有任士卽一門師弟意趣且有不同又安能以一致約殊塗耶

不知章

優游養望坐鎭雅俗者處誇之士也各備一長以求適用者課實之士也一處一實孰得孰失千古有明徵矣孔子不知三子

之仁非不言仁也有子路之勇自可治賦有求之藝自可理煩有赤之文章自可華國晉得三才而重耳以之復國衛得三才靈公因不喪邦以三子之才用各不違魯亦奚患於喪乎論者曰有事之時所重在才無事之時所重在德此亦非也晉泰始咸寧之間士大夫類恢閎道德競尚風流乃永嘉之間卒至不競由此推之課處鮮實從來治亂同失可不戒歟

孰愈章

聰明穎悟此見多者也見多則二亦多深潛純粹此不見多者也不見多卽十亦非多分二分十賜猶存乎多之見耳藉使知十去回愈遠望回愈難回庸可幾乎孔子曰吾與女弗如正幸其所知尚止二也推測不去以二返一爲猶近之天猶未盡之疾矣他日一貫只在去多非以此歟

晝寢章

鷄鳴於塒此非惡聲鳥與於林萬物並作周公坐以待旦劉琨聞鷄起舞朝氣猶可想見若志氣昏惰而又外爲大言誠足羞已宰予聖門高弟而亦坐此始知精神沉驚則力量英發自非言餚思沉亦烏能及乎

申棖章

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忠孝之事也顚沛流離信義愈明志士之行也堅決忍耐以期成事豪傑之用也此三者皆剛毅爲之也顧一顧身家一顧妻子則不能無他情有所繫則才不能展念有所怵則力不能堅耳李陵風檠俠烈不能不隱忍於單于之宮項羽力可拔山不能不掩袂於虞姬之泣死事難成事尤難千古一申棖可勝慨歟

無加章

火灼體而後知炮烙之刑不可用拔髮血指而後知髡鉗之法不可施何也身受之也齊景公衣狐白之裘天雨雪謂晏子曰

天不寒何也晏子對曰君飽不知人飢君溫不知人寒耳以此推無所受而能不施自非聖人亦烏能及此乎孔子語子貢一恕可行終身乃不欲無加又謂非賜所及始知行恕舍一强別無法强恕舍一身受亦別無取譬之方已

文章章

道德之家顓尙自然其說主於明性究至惝怳令人失其所守陰陽之家顓言徵應其說主於尊天究至膠滯令人拘而多畏孔子是以論書斷自唐虞下迄商周論禮列四代制作論詩列十五國風謠王室治亂作春秋定萬世君臣易書十翼雖明天

之道其實皆本人事要無惝怳膠滯之說孔子之文章盡此後世何晏王弼之徒高譚道德京房郭璞祖述陰陽禍人之國災已之身其弊亦已槩見然則孔子可聞者自不可不聞不可聞者亦奚必聞哉雅言罕言著教蓋已達矣

有聞章

需者事之賊也躁者敗之門也勇如子路猶有未之能行境會有違合施爲有次第乎惟恐有聞狀勇行之心耳天下豈有有聞卽行者哉他日子路問行與冉求同有父兄在之教與聞斯行之說獨異豈非應勇者造次之失歟

孔文章

冠而字所以易名也歿而謚所以表行也古人之謚美惡並行身後之名猶緦緦畏焉唐許敬宗善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領修國史時人愛其藻瞥卒以嫁女蠻落棄子荒徼謚之曰繆以此推之仲叔圉孔姞之事與敬宗大類乃一繆一文兩謚大有逕庭嗟夫天下朝議豈足以盡人之媺惡哉

行已章

以子觀子產救時之相也鄭國族大而寵多故救之以猛遺愛之稱非以此歟顧孰殺歌而上不疑誰嗣歌而大族不忌子產

亦何以得此於鄭哉傳謂子皮實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由此推之子產之惠實成於義子產之得行其義實始於上下之交不爲同異治民始於獲上獲上始於信友不亦信歟朱元晦幾受知於時宰單車行部郡縣憚其風采一時常平社倉之制得行未幾以唐仲友之故時宰銜其剛直卒論劾去始知鄭子產誠未易已

善交章

齊景之時平仲在朝所與者陳鮑欒高是時四族方惡皆無所與仲交未可槩見及觀和同之辨謂據亦同焉得爲和以此知

平仲之善交能久敬也平仲之能久敬以善交也蓋交不善則同同則昵昵則瀆瀆則隙生即在一時尚多勉強況久乎後世勢交利交卒終以惡若錢惟演之於丁謂呂惠卿之於安石覩晏子且何如也

居蔡章

蔡所以卜也張公謹曰卜以決疑事在不疑又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賢者急病而讓夷此不當卜者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此不可卜者也文仲已知之矣居蔡何爲文仲亦徒亂其心耳孔子剌之曰何如其知也抑惟知故若是惑歟

令尹章 闕

季文子章 闕

甯武子章 闕

狂簡章

邁往不屑風軌高寄挨之世法誠有脫畧顧任資少學瑕纇時見琴張之徒流入老氏聖人之門不幾爲異端託足耶裁之者抑之也斐然成章時有溢幅裁而抑之以就於中禮主減以進爲文樂主盈以減爲文性情之閒有和有節兼才之士尘造雅道矣不然即由賜之徒尚能中行況其他者乎孔文舉阮嗣宗

不遇孔子誠無當矣

不念章

予讀伯夷叔齊傳未嘗不嘆其風之峻也孟子謂其隘差可想見若不念舊惡實未前聞及從扣馬一諫想之北海之去蓋爲紂也西山採薇又爲紂死一去一死何其無凝滯歟或曰君父也非他可比也是也顧以此推不念舊惡想當如是耳以此推之古今豈無清士清而無徒量不勝物亦烏足貴哉

乞醯章

曲士立名非眞雖云敦古實長狡僞里巷之間不覩醇風實始於此孔子惡微生高蓋有所歷也或曰乞醯小事耳後漢王鳳病王莽不解衣且爲嘗藥亦小事也後來不獨竊名并且竊漢時無聖人亦孰能覩微知著歟

足恭章

王莽禱廟作誥丁謂會食拂鬚世間小人自有此一種面孔燕藺先國家之急後私仇李郭憤國亂主遷釋夙怨與唐造趙子古賢豪何得與巧令並耻顧匿則必不巧令士亦何遑迫而鮮耻若此是以君子惡之也

言志章

凡言志者謂非其所及而願則及焉者也後人謂賢者有待聖人無待謬矣負米百里子路安有車裘簞瓢陋巷顏淵安有勞勩孔子志三代之英嘗嘆曰大道之行也未有與焉孔子之嘆蓋叢春秋也老少滿前安懷靡及然則時命苟違聖賢能自見乎由此推之士人苟沾一命隨地皆可施濟高軒華冕卒不能功垂後世澤流無窮反顧生平誠負愧已

自訟章

吳有善畫者誤汙一墨因點作蠅吳大帝以爲實蠅也以指彈之自古豪傑註誤時有有亦未嘗不知只一索性做去必求彌

力自遂後來一敗竟至無地始知凡人非見過之難訟過爲難苟一蹶莫顛宇宙雖大自容何所執拗剛愎爲累深矣可不戒歟

十室章

人敦愿樸俗尚醇龐太古之世也士習文章俗尚風雅中古之世也追文章盛而愿樸衰風雅興而醇龐散庠序之地反爲長僞之資乃孔子謂忠信不如好學何也蓋學者所以學自性也詩書禮樂本先王引天下見性之物性返其初俗無外染將見人敦古處士降澆漓矣後世文士習華鮮實亦以所學者非先王之言耳誠使天下非六經之書不以列之學宮則士習既端比屋可封矣奚問千室奚問十室哉

論語通義卷之六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南面章

居敬者人主不敢怠弛之心也行簡者居敬之心不敢自擾乎事也至若治術煩簡則亦以時不同耳開治之世彼時人君順流更始提綱在世變之先故事恒簡救亂之世此時人君苟且補苴啚事在世變之後故事恒煩恒煩者事之不得不煩者也當此之時天下殆哉即求簡且不可得尚敢以已之心更擾事乎是故事無小大守之以一事有繁劇導之以虛事或煩囂鎮

之以靜若此者凡以行所無事也行所無事則簡矣自非人主神明內清訖慎外著亦烏能若此乎不然厝火積薪而處堂自樂則國且不知所稅駕已

遷怒章

太易六十四卦獨以艮復兩卦言心學蓋艮止也止則不遷其上下敵應之謂乎復復也復則不妄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之謂乎顧何以對哀公言此蓋人君尊居人上頤指氣使怒易遷言莫予違過易貳帝王之學與章布之學原無有兩所以涵蓄此心學問固不可少已

使齊章

友無吝情官厲清節叔季而後亦不多見孔子一裁五秉一與九百蓋不欲爲賢者之過耳今讀其言一未始不言周急一未始不言與隣里鄉黨嗟夫聲氣之間解衣推食視爲絕德解組歸來所得車馬金錢賞賜分給宗族隣里遂爲曠事世風不古可勝嘆哉求人於今冉有原思正未可少已

犂牛章

唐堯殛鯀用禹九州底績韓昭侯用鄭之賤臣內修政教外應諸侯韓國大治漢武將侯家騎奴卒能使匈奴遠遁用廣領車

騎受顧命輔少主社稷以安乃若常勝之家趙奢之子即有趙括清白之家盧懷慎之後即有盧杞忠節之家桓彝之子即有桓溫由此推之國家用人止徇門望與拔士以才不拘世類孰得孰失不大彰明較著歟乃孔子獨以居歆歸之山川何也蓋吐懲之辭也微賤忽踰尊戚人心誠未易厭自非人主見之確然不奪浮議亦烏能破格特簡順天休命乎

回也章

伏羲大圓圖六十四卦以姤復二卦當二至孔子於復贊之曰其見天地之心乎於姤贊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然則二至乘

除陰陽消息天地且不能不有而況於人乎見天地之心而後
知聖門之入闘夫子之道而悅者復之剛反也覩品物咸章而
後知出見紛華美麗而悅者姤之時乘也陽有至陰亦有至大
凡言至者危之之辭非慶之之辭也此天地姤復之微機伏羲
規闔之深意聖賢學問消息之大闗也顏三月不違何以稱益
一陽來復之微由復而臨而泰歷三月則乾體成矣由壯而夬
以往再三月則乾德純矣顏子具乾之體者也故敦復而無悔
諸子復而頻者也雖無咎而猶厲聖學法天其是之謂歟

從政章

古者備九德而爲天子備六德而爲諸侯備三德而爲大夫果
藝達不與焉孔子於由求賜各取其一何哉蓋器不期全期於
適用才不期備期於適時論從政而專果專達專藝蓋時爲之
也日數軍實勇怯殊功日應轇轕巧拙異效日歷事變智愚異
局春秋之時孟公綽誠不可爲滕薛大夫矣若由求賜其可謂
救時之器也與

汶上三章

一冉牛閔子顏淵皆聖門德行之賢也一以不仕終一病死牖下
一瘖於陋巷命可知乎曰不可如牛之疾顏之貧是也命不可
知乎曰可知閔子辭季氏之召是也蓋春秋之時天道人事已
盡可知而復欲屈首權門豈知命者哉閔子終身窮阨有[illegible]
之色與顏子不改其樂若出一轍於以並稱德行不虛已

說道章

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止故也此畫者之形也行百里者半九
十言末路之難也此廢者之形也兩形見而聖人之道不可幾
矣雖然未始不可幾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言
必行而有漸也惟必行故不畫惟有漸則不廢百川學海而至
於海非謂是歟人亦無奈怠與躁何耳

女爲章

儒之道廣而難悉君子小人亦難遽分子即史遷之譏儒者一
反証之庶幾可見遷之言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罔功夫斤斤
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守硜硜執一藝以成名烏足道哉是史遷
之譏乃頌之也是故文王道岸已登猶云未見孔子已學不厭
誨不倦猶曰未能堯舜之世風動時雍而時還猶病孔子周流
天下欲行道於春秋而竟不與三代之英無他德博者非一類
可足道大者無小成可就也仲尼之門教亦無類若子夏西河
一派流傳獨遠厥後一經相授各有顓習陰陽名法之學各能

遭遇時君以取顯榮。是君子小人當同學一門。已自岐之尋至愈流愈遠不可復合可不愼歟

武城章

士習貞邪全視令長。令長好尚士習轉移。捷若桴鼓。偃之室士之徑也。借譽納交互相引重。所自來矣。宰非言偃。士鮮滅明。豈顧問哉。賈誼計偕。吳公獲譽。曹邱煩頰。季布顯名。千古可謂孤標。後世遂多作倆。吾於子游誠穆然意遠矣。

不伐章

稱之反。愧孟孺子洩也。淸之役。孺子洩實帥右師。乃左師踰溝。

冉求先敵。洩不克繼。致全師奔潰。挫敗乃續。非洩而誰。反孟族也。身居殿功。執尸厥咎。策馬數言。亦爲洩分過耳。顧在魯。則不可不問也。功之反。則罪子洩。魯竟置若罔聞何歟。疆場之事。功罪不明。致惰士氣。俛仰千古。實有同然。可勝嘆哉

祝鮀章

不行天下。不知天下之難也。不行天下。又不知天下人情之同也。孔子一生。處衛獨多。去魯適衛。過匡還衛。自宋如陳還衛。適趙至河還衛。如楚不遇又還衛。閱衛事多。閱天下人。抑又多故深嘆好佞之同也。嗟夫。宋公子朝矣。子魚之典祀。如故色衰而舌存。獨衛事然乎哉。

由戶章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由戶之人也。忠孝慈敬倡隨信施。必由之戶也。漢袁夏甫築土室四周。於庭不設門戶。即妻子罕得見面。晉阮嗣宗率意獨駕。不由徑路。途窮輒慟哭而返。雖於時各有所憤。然皆不肯由戶者也。是故蚩蚩之民。不知有戶。賢知之民。不肯由戶。隱怪之民。別立門戶。至門戶立而大道隱矣。多岐亡羊。非職此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蓋怪之之辭。亦挽之之辭也。隱怪終窮。大道常通。君子亦由其常通者而已矣。

文質章

文質者。貞勝者也。通乎晝夜者也。野史者。趨時者也。生乎治亂者也。當其質不知其爲野。當其文不知其爲史。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者不野不史之稱也。然後者。逾計之辭也。椒造之始。積至百年。於稽其世。其殆周之成康。漢室文景之際乎。

生直章

直是非之公也。人生必直。好惡之正也。文王繫否曰否之匪人。孔子傳之曰內陰而外陽。內順而外健。內小人而外君子。嗟夫。

正人君子。與奸邪小人。如陰陽兩分。絕不同道。乃倒置若此。則當時是非好惡。槩可知已。尚可謂有人道乎。孔子曰罔正謂是耳。雖然田野匹夫此心不死。公道自明。止古今來卿士大夫昏昏。默默耳。夷齊之清。盜蹠之穢。龍比之忠。崇侯虎之佞。一是一非。一好一惡。誰能矯揉。人生也直。不愈信歟。

知之章

君子修德。見異則遷。雖云好道。實止浮慕。及其鮮得。謂好無益。不知其所好者淺也。篤好之極。樂不爲疲。極好之情。心口莫喻。孔子兩曰不如。盡分知分好分樂。學不躐等也。由知而好而樂

學無中止也。至學不中止。即好且自心不解。又何更有樂可進乎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盡難爲象已

語上章

文章性道。可聞不可聞。忠恕一貫。有解有不解。豈教者過爲區別哉。亦受教者自分耳。孔子自衛反魯。門弟子益進。或待問而語之。或呼而語之。或語以理。或語以事。或語以先聖。或語以時賢。當時即此通彼。告往知來者幾人。故上與下非一定之名也。可與不可。非兩分之說也。灑掃應對。可精義入神。辨志離經。即智慮通達。君子亦惟有俟之而已矣。

務民章

蚩蚩之民。失厥當務。瞭於禍福。不事人而事神。不問生而問死。愚亦甚矣。馳騖之士。不知所先。止求效驗。不克復而思歸仁。不修己而廣施濟浮。亦甚矣。君子亦問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耳。他何計焉。知仁亦若是已矣。

樂水章

性各有近情。各有迎。古人遇佳山水。輒流連不忍去。彼亦不自解何以至此。指之爲仁。指之爲知。指之爲動與靜。當日流連之意。亦覺爽然。嗟夫陰陽人道兩患。並至顏夭憲貧。皆無定據。人

生世間。修短苦樂。亦烏能自必哉。總之動靜。各得城市。亦有會心仁知。兩非山水。仍多苦趣。夫惟流行坎止。時時見心。斯乃苦樂不違。彭殤一致。已性情之際。烏可強。亦烏能強哉。

一變章

君子濟世。止一因時。智者知常。始能觀變。後世見周官之法。一敗於新再敗於宋。於孔子一變至道之言。不能無惑。不知春秋之視周。初如漢元成之視高帝。宋神英之視藝祖。若使孔子必欲變六官爲九官。變千八百國爲十二牧。廢天下諸侯朝聘之禮。盡會塗山。誠有不可。今以周之子孫。復周之祖制。亦有何難

頤何以偶舉齊相較也蓋周禮在魯齊劍伯之餘尊周之烈尚存若晉楚詐國襲時王制毀裂殆盡即較齊且不可況魯乎故一變至道之言因邱陵川澤之說非徐過化存神之說後漢光武畧三輔即後漢官威儀當時故老見之有泣下者已知其事可成非明驗歟

不觚章

天下風尚每於一物概徵其變聖人非慮此一物也覩此一物而人情之好惡世道之升降舉積此矣名實相奸方圓易位觚哉之嘆與繁纓之惜籩簋朱紘之嘆實兩相深物用不殊舉目

有古今之異可勝慨哉

從井章

棲棲道途身在井上之人也枉道求濟從井救人之事也身且終泥事幸鮮濟豈聖人之行也哉由此推之君子救世深厲淺揭各有攸宜仁而不愚天下無忠臣孝子仁而盡愚天下井無仁人若夫親臣之誼汨羅可沉父子之親曹娥必死[illegible]不避難誼在同舟謬託從井亦豈誼所敢出哉

博約章

古人之事散見於文或與時地或岐經權參之以中或失則過或失不及往往有之博古之儒引經斷疑背道愈甚此非文之不必博也不約以禮則刺謬多耳由此推之春秋之時三代以後之文未出無諸子百家之言尚有此失況三代以後時世既別事與古殊文亦各異自非綜覈群言歸於一理烏有當哉不然速貧速朽孔子亦非定論也可知已故文者衆理之著也禮者衆理之則也道者衆理之歸也以衆理之則約衆著之文斯乃殊途而同歸百慮一致矣

南子章

猳豬之歌人皆掩鼻孔子見之必自有說後世不敢浪爲之說

也論語兩記子路不說意所不可義形於色千載而下猶想見其人學仲尼者學子路可已

中庸章

中庸之道豈可能亦豈必能哉竊權以兵諫爲忠趙苞以嬰城失孝甚至奸雄之尤逞其智詐便謂欲師文王恃其兵威遂敢自稱湯武揆其大畧皆竊中庸之似者也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蓋防之也由此推之使天下盡識中庸之爲至而道明盡同百姓之鮮能而道存子思子更不必作中庸可矣

博施章

天生聖賢以濟天下也天生聖賢以濟天下欲盡天下之人而立之達之也顧大學以絜矩平天下要在於前後左右逆絜所惡孔子以取譬言仁要在於欲立欲達順推所欲推所欲豈易易乎人與己隔則不易人主生長於深宮之中無不願施己之事則又不易所恃能順推者止此猶病之心耳人已立猶見未立人已達猶見未達唐虞之治千古獨隆蓋本諸此也不然一自滿假卽立達未徧亦以爲此旣立旣達無可復加矣唐太宗見辮髮之朝遂謂此魏徵教我行仁義旣效卒闕十漸不終之際非明驗歟

論語通義卷之七

黎水後學曾論孔璧甫著

述而章

因天制時述天之政也因地制利述地之事也因人制禮樂述人之性也因先王之詩書易象備爲删定贊修述先王之教也若謂有作誠未前聞顧孔子自居於述竊比老彭後世揚雄擬論語作法言竊比孔子在孔子謂已之前已有傳人在揚雄謂已之後更無作者竊比同意指實異學者互相沿襲遂至詆毀先王誣衊先聖怪迂之學非誕則僻文字旣與大亂不止非以此歟述而不作孔子逆知天下後世學術必至大壞蓋云救也

默識章

默識者神明之謂也學誨者口耳之功也陸子靜謂堯舜以前有何書可學與默識同旨朱元晦專主格物與學誨同旨論者謂同一聖學分而爲二不可與入聖人之道予曰非也多學而識孔子自以爲非爲不厭誨不倦孔子亦嘗以自勉止二子各標一勝於何有之眾槩未有幾耳然後知孔子不可及也

吾憂章

德不修怠矣學不講荒矣義不徙懦矣不善不改吝矣顧徙義

改不善急耳誠使能改能徙德已日崇又何別有修乎呂伯恭陸子靜朱元晦會講鵝湖異同之見各樹一幟予謂不能舍己從人便非徙義已見執着太堅又何冀不善能改如此學不講可也

燕居章

居官帶星出入行旅雞鳴問天孔子一生料量蓄牧當在少年自宰中都歷司空司寇亦不數歲攝行相事僅止三月去魯適衛適齊適楚適趙過匡過宋過陳過蔡雖羈棲道途爲日頗多然匡坐彈琴與諸弟子講業亦不少義命自安不愧不怍申申夭夭所自來矣聖人寧有異歟

吾衰章

良馬不逐欲見河圖鶉鷟與哀又思鳳鳥夢卜無徵想見周公哀周之思何念或忘吾衰之嘆當在西狩獲麟之日以此知贊修刪述豈聖人之志也哉

志道章

禮樂詩書道所從入志則所向一矣學古有會德乃日閑據則所守堅矣理融於心仁機乃浹依則與爲一矣操縵之節雜服之數博依之韻磬控之安命中之巧六書之文參兩之法藝無不備游則無不博矣顧太學之教以六藝爲首孔子乃敍游藝於依仁之後何也天下之理無粗不精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適周問禮學琴師襄當在少年射御釣弋老亦寄志解據之膠洽仁之趣大道無窮豈分始卒也哉

束脩章

禮聞來學貴其誠也未聞枉教慮其褻也束脩以上有其誠矣未嘗無誨又何褻焉乃若當其可斯謂時不凌節而施斯謂孫不憤不悱不反三隅機有待矣雖欲强之其將能乎樂育之門教亦多術於斯槩可見已

子食章

顏子死饋祥肉孔子入彈琴而後食之謂餘哀猶未忘也而況在其側乎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譏之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雖哭人之喪與自哭其喪有異然而悲樂亦不同情聖人猶夫人者也非有異也

用行章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聖人龍德也龍之爲德躍而在淵飛而在天而總之善在於潛不潛不能爲飛并不能爲躍孔子志在天下而績歉不輟顏淵志在爲邦而陋巷可

安得潛之義用舍行藏兩人相視莫逆於心其在斯歟兵志有
之曰用莫大乎元默默者潛之謂也彼已强弱審之至確奇正
變合形人而我無形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謂斯歟龍德有六
同得其潛由得其亢吉凶悔吝生乎其中矣

執鞭章

千金之子貴比王侯終窶且貧室人交謫人生貧富盖可忽乎
哉乃又有人違俗僻情操尚各異如嵇叔夜之鍜阮嗣宗之酒
陶元亮之琴林君復之鶴陸魯望之茶嚴君平之卜雖萬鍾亦
不與易無他各從其所好也由此觀之勞人碌碌不見有餘逸

士安安不見不足命苟違願巧拙同廢豈不信哉

所慎章

幽明死生之故安危治亂之機盖可忽乎哉考之孔子齊必變
食必遷坐疾則饋藥未達必不敢嘗敬神之至衛生之周門弟
子問嘗記之至戰則未嘗親履行陣卽夾谷之會衷甲以從亦
止戒備愼之意不可槩見惟他日衛靈問陳孔子不對子路問
行軍獨與臨事而懼差可想見盖兵凶器戰危事也昔趙奢戒
其子括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喪趙軍者必括也
已而果然衛靈子路易言之孔子難之愼之意不可見歟

聞韶章

季札觀六代之樂於魯其於韶也曰廣大象天地變通象四時
周旋象風雨觀止矣無以復加矣孔子至齊之郭門遇挈壺之
童子視精而行端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他日學琴於師
襄始習其曲繼得其數又得其志乃得其人迨十日不進乃知
爲文王神明之間非意象可擬三月不知肉味亦若是已矣由
此推之君子學古自非穆然深思悠然遠志亦烏能盡乎

衛君章

子嘗論衛事謂輒當迎蒯聵於晉此就輒旣立之後言也若追

論援立之始固當議立子郢昔者夷齊兩遜爰立中子孤竹以
安揆之天理人情當知是耳或曰靈公立郢郢實執子臧之節
不知郢亦慮後患耳觀郢之言曰有亡人之子輒在盖慮旣立
之後靈公不諱萬一國人好富貴者居輒爲奇不幾身且爲奚
齊卓子乎由此推之國家當援立危疑之際當審人情更當觀
天理苟逆理拂情大勢所向未有終定識者盖鰓鰓畏已

疏水章

莘野不出內溝徒耻蟠溪目老鷹揚鮮功使孔子必辭富貴終
老洙泗東周之願烏可慰哉浮雲之稱謂富貴而不義耳時命

大誤飯摸茹草時命大順被袗鼓琴巍巍之胸在中之樂皆如
是也彼洗淵洗耳烏足以知疏水曲肱之勝哉

學易章

大凡人之涉世夷險順逆無在而非時微彰剛柔無動而非幾
孔子一生鳳衰之歌憂於魯喪狗之譏畏於鄭尼谿之田阻於
晏嬰書社之封尼於閭殼於蒐甚者過宋圍匡幾至殺身一部
太易三百八十四爻孔子殆歷其半加年之嘆其在自衛反魯
韋編三絕之日乎他日繫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蓋約略太
易之辭亦約略其生平之辭也誠嘆文周先獲我心耳

雅言章

後世劉向揚雄多祖春秋其說長於災變顧亦有驗有不驗令
人謂儒者欺世京房郭璞之徒多言易其說顧主卜筮問所說
或信亦以其道殺身申公毛公二戴於詩書禮各有顯治顧亦
以取世資於三經大有鮮有淹貫孔子雅言非以是特標其說
寄雅肄於太學之教已先於詩弟子典謁負薪太學之教已先
於禮三風十愆具訓蒙士太學之教已先於書聖人不過欲使
先王之教大明於天下朝有善治國有俊民鄉有美俗如是斯
已耳豈別有旨哉

憤樂章

葉公當世賢者問孔子而子路不對論者曰以葉公不足知孔
子也似也顧憤樂之趣亦豈子路所能對耶蓋憤者盈之機也
精神之內蓄也樂者憤之趣也神明之內悅也忘食忘憂忘年
憤樂之相尋也機之流而不已也他日自道曰莫我知也夫意
正謂此由此觀之君子學道心有自得此亦豈人之所能諭哉

敏求章

古人以共知之理著之於書今人以共有之知通之於古蓋此
心同此理同也顧言學古於後世難耳百家雜出幾無適從亦

烏有定振哉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自述平生非六經兩漢之書
不讀予謂共知之理止有六經若兩漢之書亂人聰明已多劉
子政著論有所規正然事多杜撰揚子雲立言意止附會時好
且多險僻由此推之士生三代而後自非胸有特裁權衡素定
亦烏能以古益我號稱閎博乎

不語章

石言於晉蛇鬬於鄭神降於莘卜郊不從大邦狎盟小邦奔命
中冓有恥卿大夫無君春秋一書何可勝紀若復言說是導之
矣後來齊諧讖緯黃石陰符天下禍亂皆從此起作俑伊何人

哉然後知聖人不語爲慮遠矣

三人章

師者所以聞道求益我也顧我亦自益耳三人豈能益我哉桀蹠當前不能內省堯舜在望不能思齊猶無與也我苟能擇何必三人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由此推之善不善卽一人之身亦且爲備又奚俟多求乎三固可參二亦有稱法戒固昭然矣

天生章

文王羑里繫易六十四卦周公居東繫易三百八十四爻憂患

之意均可槩見孔子遭桓司馬之阨生德於予既自信矣微服過宋又思懼焉後世新莽坐斗杓以拒漢兵亦借生德之語眞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無隱二章

無隱之教學者與能樂育之門教亦多術四時百物自行自生述者其誰耶乃若子游之文學顏閔之德行曾參之忠恕卜子夏之謹守卽四科一貫之賢尚不能一又安能以一致約殊塗耶文行忠信有教無類無行不與固已顯顯在人耳目矣

聖人章

近儒者以君子屬中行以善人屬狂以有恒屬狷予心題其語如聖門自顏子而下若曾閔由憲諸賢皆狷也而曾子獨傳一貫則有恒可作聖又何疑耶顧孟子稱狷以不屑不潔孔子言難乎有恒止在一浮誇肓意似不甚合由今推之天下士習壞於以身處下不辭流汙天下士心其壞實始於一任浮誇爲苟功名富貴張本孔孟之言若合符節已

子釣章

釣所以教綱也弋所以教射宿也聖人曷不并釣弋而廢之曰不能也鷹始擊獺祭魚豺祭獸此造化之機也若夫毋覆巢毋

毀卵毋夭飛鳥毋焚林竭澤魚不滿尺不鬻於市聖人固蚤戒之矣使聖人治天下寧有異歟

多聞章

大凡次之爲言明乎有前乎此者也蓋有天地然後有聖人天地居聖人之先有萬物然後有制作制作居萬物之後述而不作寧獨一仲尼然歟顧多聞多見又必擇且識何居蓋天地之間事變之來原自不一經權常變聖人處此亦有互異苟不擇晦古人之心不可言也誤後人之信尤不可言也六經之文仲尼逸而不收者何限武成一篇血流漂杵之語孟子猶以爲疑

況其他乎由此推之刪定贊修之時皆有苦心仲尼蓋不敢漫然已

互鄉章

春秋之時寵蒙晃繹之墟亦有盜蹠戰國之世南蠻鴃舌之地亦有陳良習俗移人亦非通論又況素絲未染欲傳朱藍者乎孔子於互鄉童子不靳一見蓋不欲以地絕人耳齠齡之時往寧無多何遽不潔退不忍料豈遂無良不保之說姑為懸者解耳不然往誠可追聖人豈屑見哉

仁遠章

聖人於仁無近可言以其心存也常人於仁無遠可言以其心亡也欲仁仁至蓋去狂入聖之關為求仁者言也其功亦豈外視聽言動之間乎耳目口體近莫近於此矣一克即復速莫速於此矣舍近求遠施濟罔功天下歸仁寸心可卜自畫不前道遠莫至兩病其可免矣

司敗章

娶不告死不訃自魯昭公始也春秋不及記而禮則記之孔子二為君一為禮兩得之矣人必知之若曰此大義人人共曉耳顧當委甯之始魯之廷無一人言之卒以其羞聞之外國魯廷尚可謂有人耶傳曰不娶同姓慮其美先盡也卒之公為公果之策不效公遂不嗣於魯豈不信歟

與歌章

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此使反後和之謂也雖然如斯而已乎夫歌所以宣已而陳德者也動已而天地應焉若是則孔子之詠嘆鼓舞寧無有遠焉者乎

躬行章

漢武帝好儒術未幾申公免趙綰王臧以罪死隨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當時謂儒者文多質少不若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建慶蓋萬石君子也以此知從古文人皆考躬鮮逮聖人以六經之文垂世彰教尤以行為兢兢非以此歟雖然見為有得躬行決不能有得孔子何有無能蓋畢世未之有慊也

聖仁章

聖極境也仁純詣也為者以仁聖自為誨者以仁聖致誨不厭不倦詣斯純矣以此辭仁聖而仁聖益彰孔子其殆聖矣求之在門非以自畫不能則以悅不若已不能弟子不能學公西華豈為恭之語哉由此推之孔子思見聖終及有恒論至誠歸敬

純亦不已則一不厭倦盡之矣寧有他道哉

請禱章

禱而有益詛亦有損此晏子特達之見也豈子路見不及此蓋禱亦臣子無已之心也金縢一書翊日可瘳則精誠格天耳天下豈有舍自修而可以言禱者哉實沈臺駘之說予猶謂子產謬已

奢儉章

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鏤簋朱紘自管大夫始也侯國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始非盡有心無上亦侈泰使之然耳語曰貧

不學儉富不學奢奢儉之間治亂攸始可不慎歟

坦蕩章

死生得喪夷險順逆適來之時也君子與小人同貞遇齊物見大心泰昭曠之胸也君子與小人異顧小人亦徒自苦耳子孫田宅之謀鐘鳴漏盡之感兩者交集於衷卒之望其足者竟未必足懼其來者終亦必來長戚戚竟何益乎始知君子坦蕩蕩所受固已優已

溫厲章

寒燠畢備者四時之氣也柔順安貞者地道之光也氣稟一殊

參變化之用學問無權亦安能勉强修容違心飭貌乎
之日夏日之日不忘恭敬爲民之主春秋之賢往往有之
而一人之身中和克備蓋亦鮮已自非聖人性道有光文理
外著亦烏能臻此極備而無譏乎

黎水後學魯論孔壁甫著

泰伯章

一索可盡者淺人之心也明白可知者賢人之行也若夫古之至人其風高故不可及其心隱又不可知周當太王之時揆天命人心已當有天下太王不顧行遯其讓一迫季歷遵養時晦其讓二文王猶服事殷其讓三世篤忠貞靡敢失節則皆泰伯一讓倡之也不然如後世丕纘摠服遂稱祖德炎承昭烈輒曰宗功纔總專征遽萌不孫覩周德亦何如乎孔子表太伯爲天下後世也若季札之高子臧之節誠顯顯著人耳目已

無禮章

濟岳望塵卽拜殷浩竟達空函勞與葸亦太甚總之一得失亂之耳若鬻拳至以兵諫韓歆指天畫地此役於勇與直之名而爲之爲亂爲絞所不辭也故禮者一中正之則非可以意爲也以意爲之非失不及或失則過至於過寧有善則乎

篤親章

三代而下上有斗粟尺布之謠下遂婦姑勃谿毋子誶語之後烹狗藏弓陳豨卒反於代黥布反於淮南此亦明驗當時田叔之獄辭不燒蕭相國請苑制獄必不得出則亡烏能比業成康高帝亦烏稱豁達大度哉

戰兢章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其聞曾子之敎也久矣卞莊子恥士節小具伐齊之役獲三甲以塞三北亦已足矣而猶奔敵以死此明今日之忠歟抑昭前日之孝歟由此推之三釜莫致曾子所以克保其身人生末世忠孝之道亦豈無兩全之術哉

敬子章

魏文帝親臨尚書府案行文書陳矯曰此臣職掌非陛下所宜臨也漢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而湛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權揆之兩主均未見有孰優乃曾子獨貴君子之道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則宜漢成優於魏文遠矣不知此其道有先於居敬者焉有堯之欽明於內而後文思安安見之於外有舜之恭已於上而後能無爲不擾乎下以此推之人君外而明廷內而禁籞雖對僕暬罔敢自肆斯乃清明在躬百司庶府無不自勑矣不然高君稱朕庸愈乎

以能章

能與不能大較覩矣多之與寡分量懸矣乃若無若虛受不內滿犯而不校怒不外形自非不施不伐不遷不貳亦烏能若是乎顧愈足以徵好學已盡心有所好念有所忘技能既消形體亦化斷非顏氏之子不足語此

託孤章

主少國疑大難將作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實難其人太甲初立覆典刑成王踐阼殷孽作難漢昭英明倏爾短祚宋英繼統兩宮危疑於斯時正色立朝內無奸慝外鮮憑陵措宗社於泰山之安已難又況乎不利孺子之嫌有如姬旦者乎負扆之事非季世能行卽謂其濟則君之靈不濟則繼之以死如荀息亦復何益甚矣託孤寄命之難也自非涵養內純夙裁外著小心寅畏隨事察幾亦烏能勝任而愉快乎

宏毅章

四民之中獨首推士失所納溝時予之辜如傷猶痌千古抱痛帝王之事皆吾事也學者學為人師學為人君非量包萬物力負行健亦孰能與於斯乎求之古人則伊尹是已外此卽識成及之力終不及始仕之時勉就功業宦成之後滿與懈乘鮮克濟矣故知宏毅難也

興詩章

詩可以興故興於詩禮可以立故立於禮樂可以成故成於樂秦皇取六經之書雜燒亦以當時受縱橫之害耳漢興購求遺書六經之文乃見文景之時海內殷富道不拾遺此道得也後世學士取百家之言附會經術而天下遂已大亂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不旣驗歟詭誕之害甚於縱橫喪亂之禍慘於戰國抱遺經者有痛哭而已

使由章

上古之世民易於治其知少也中古以後民漸難治其知多也為之仁義以導之并其仁義而竊之為之刑罰以防之并其刑罰而竊之抑孰使之而然歟是以聖人在上因天之時因地之利順民之性因天者令與草木同其春秋因地者令與衆動同其喙息順民者令與百姓同其行習亦若是斯已矣當其時孝弟力田禮達分定非以此歟孔子曰可使由言此已足也曰不可使知言鑿之則亂也升降之因治亂之故蓋不啻緦緦已

好勇章

富貴者駕馭知勇之資也有勇而猶使之困阨不偶是誰之過歟古人使貪使詐雄畧亦可想見不然以疑見棄以忌見擯胥

失之矣若隋煬於李密是也至若不仁之人天資驁戾卽使覊
狀未著殺之無名豶豕之牙未嘗遂無其術有黨離之勿傳以
翼無黨棄之勿假以權陶唐之時何無四凶亦處置得宜耳不
然漢唐之末何嘗李鄭卒召禍亂可無戒歟

才美章

心者才之本也才者心之緒也道德恢閎無美不備衆能小技
各效其長優優乃見由此推之周公之吐哺握髮正周公之才
也不然我欲獨有其功名又恐天下人共有其功名此小才驕
吝者之為耳商鞅伯嚭卒誅死鼂錯安劉亦且殺身王安石相

神宗竟誤宋非以此歟孔子曰不足觀猶未甚之辭也對周公
之才較度而言也天下豈有大才而心且驕吝者哉

至穀章

古者無科目取士之法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九年大成司徒升
雋以此為候猶有人焉彈琴寤歌不求聞達斯眞矢志勤修穆
然古處者矣顧不至云者不旁及之辭也穀為學所自有特念
有不至焉耳伊尹耕莘樂堯舜之道其心亦安知有後來之幣
聘哉卽至作殷阿衡千秋大業止完所學不至於穀蓋無問三
年已

篤信章

矯語貧賤者枯槁之人也馳情富貴者功名之士也兩者異觀
亦更相笑君子處此總求一是而已孔子謂好學必先篤信善
道必先守死與繫易乾龍必推其確不可拔同意由此推之士
君子涉世應跡紛紜自非所見旣確所守又堅亦烏能出處合
道其要無咎乎

在位章

子產之與子太叔論政也曰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善哉言乎
舍田芸田君子非之矣虞書曰熙載亮工熙與亮皆明之義也

人已明則功罪無所委功罪明則黜陟有所憑於以考績罔有
或逾故侵官之戒朝廷之所務明也若在位募葺則時易守宰
如此又安患天下不治乎

師摯章

樂有亂受之以止也亂以關雎止有遺音也周家王化始自后
妃終之以此見大和之音有欲盡不盡之思焉顧雅奏之於朝
頌奏之於廟房中之樂非三代盛時所有意此顧奏文王之廟
者歟抑君卿大夫迎女列國始奏此歟此亦學古者所務考已
孔子追師摯之始亦恐此後有司之失其傳耳

狂而章

不直者何言大志不大也不愿者何矯不知以爲知也不信者何餙不能以爲能也孔子曰吾不知之矣蓋亦猶難乎有恒之嘆耳嗟夫凡人可僞天則不容僞與其襲瑜何如見瑕山鷄之蒙不如豹韓信哉

學如章

可盡者天下之理難懈者學人之心是故不及者未必不可及也而此如不及則終身未之有及矣恐失者未必或失也而此猶恐失則終身常若或失矣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始

可以言學已此卽孔子何有無能之心也

舜禹章

凡言有者非見在之辭外至之辭也帝堯之興自唐侯發跡五帝以上亦皆世傳若夫登庸始自田間倔起當時罪孽止舜與禹兩人夫潑水於地置葉則膠貯物其中差滿卽覆非淺則敧耳後世豁達大度莫過漢高乍覩朝儀忽驚皇帝之貴唐太宗號稱賢主荒服從化亦不免十漸不終況其他乎歷山號泣被袗咨嗟荒度惟勤玉食不改非有天下不與亦孰能與於此哉

大哉章

陶唐以前燧人有巢兩氏代作工虞水火先堯未始無功太昊有熊兩代繼興文字律歷衣裳宮室先堯未始無文顧其時止刱其始功尚未底於成文亦未能丕煥迨至有唐峻德之主立於上九官十二牧勤於下又得一代協帝之聖人爲之相一時濬川平土敷教典樂無不大備顧治水則頌神禹教稼則稱后稷明刑典樂則贊皐夔堯亦未嘗自有以此推之天能照臨則歸之日月天能動撓則歸之風雷天能潤說則歸之雨露堯亦若是已矣後世開刱之主其功非不能補救一時其文章非不能昭垂百世顧文德武功一時從龍諸臣皆不敢自有稱神頌

聖必舉而上之時君蕩蕩無名不復再見古今升降可勝嘆哉

舜有章

才之難武王之難也才不能以勦揖遜而以佐征誅爲汭之二女方袗衣鼓琴而嗣徽之邑姜竟勤秉鉞遇國有幸不幸也雖然十三年以前猶同文考事殷迨至孟津之會八百國來同時至事起雖聖人亦如之何哉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夫德不顯以歸文而止曰周明乎白旄未把之先武之事殷猶乎文耳嗟夫後世有一二從逆之臣遂稱佐命兵威稍足以懾服數郡更謂欲師文王較之周德何大懸絕延世猶倪非不幸矣

無問章

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人主奢侈之心一萌上不敬畏天下不恤百姓所從來矣秦皇初得天下即治驪山宮殿又作宮渭南複道屬咸陽取供帳飲食充牣其中卒之以天下奉一人亦不足豈非侈之爲害歟夏王之始也禹開傳子之局常恐以奢侈遺子孫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固宜至致孝享美黻冕力溝洫亦非有作而致之也恭儉之主無耳目口體之欲則心志自肅交神必虔宴安之私不形則四體之勤爲民必切當時改傳賢之局而人不非歷年久遠而祚不促豈非以此哉

論語通義卷之九

黎水後學啓論孔壁甫著

罕言章

孔子罕言利爲世防也。乃并命與仁而亦罕言之何歟。嘗考漢武尚儒術當時即有曲學阿世者厠足其間劉向說春秋多言災變。本以懼奸臣賊子而圖讖符命之說反援爲口實然則罕言之意。不可槩見歟。蓋聖人之言天下萬世之所借資也防愚不肖之情。人之欲未必止。雖賢知之楧性之竅已大鑿矣可不慎歟。

逹巷章

見異則遷者。無恒之士也。執一成名者。細人之業也。養由基之射三年一蝨化爲車輪造父之於御內得乎中心外合乎馬志其於業非不專然而戔戔隘矣孔子忘食忘寢并且忘年精之所注竟不得其所存非務博也名既自定道斯不全孔子嵇欲從萬以懸一從博以歸約耳一可名萬亦一一何可名約可名博亦約約何可名射御釣弋孔子未嘗不以寄情顧求其所存必不可得由此推之仁智各有所見禮樂各有專習皆非大道所存又況戔戔如射御者乎。

麻冕章

曲禮之屬三千。冠服之類甚多。經禮之屬惟五。君臣之道爲大。元武縞武。言禮者尚且致詳。況在郊廟之間乎。顧治世以禮維禮。以權從輕重而斟酌挽之。以求爲可行斯已耳。故從純者。孔子獨較之意。拜下者。孔子維禮之心。不然。冕而祭禮行於廟也。冕必麻。女紅之始也。周制初有深意。聖人豈徇衆獨不之思乎。由此推之。凡事當極難之時。君子欲維挽頹俗。自非蕩佚偷易烏有當哉。

絕四章

意必固我。據萬應不靈。意必固我去。又神明無主。孔子繫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夫化而裁之。則必有裁之者矣。推而行之。則必有推之者矣。千古賢豪。每於國家大變故大疑事。心有所主。劃然不移。君國社稷。亦卒賴之。此豈盡無所執持而能然乎。由此推之。孔子之所絕有四。其實止一。無我而已。蓋有我則意必皆私。無我卽固執亦公。司馬君實之堅決。果可與王安石之執拗同譏歟。

畏匡章

按諡法經天緯地曰文。此文在文王以前。文之樞在上。伏羲氏畫八卦。造書契。制嫁娶。作樂。黃帝立史官。制文字。作歷象。垂衣裳而天下治。自虞夏以後。代有典謨訓誥。設庠序學校之教。而天下亦治。自文王以後。至於春秋。聖王不作。處士橫議。文治爲裂於天下。孔子以匹夫起而纘承之。贊修刪定。使千古經天緯地之文。盡歸之詩書禮樂。門弟子記子畏於匡有斯文未喪之語。由此觀之。仲尼非窮阨不偶。恐斯文一旦墜地。亦烏能確以未喪自任若斯之切乎。蓋天生數聖人以開歷代之治於前。生孔子以開萬世之治於後。千古之六經不毀。千古之文治常存。然則畏匡圍宋。豈非天也哉。

太宰章

傳稱孔子二十七歲。見郯子問官。明年見郯子問禮。其後又入周問之柱下史。一代大典。皆已悉備。此其志豈在小哉。惟在魯不遇。在衛在齊在楚又不遇。乃學琴於師襄。射於矍相之圃。泗濱杏林。釣弋時與二三子寄志。他如識專車之骨。別土缶之羊。識獨足之鳥。知觸舟之萍。實總一時因事見奇。實於大道無與。乃當時之人。至以此神其能聖。人豈不晦哉。卽是推之。周公號稱元聖。初不以其多才。子產足稱鄭才。亦非以其博物。若必使見多能。是將使聖人與造父梓慶爭長。賢者亦必以削鐻弄丸

表異矣萬一使國家用人斷斷休休之度豈復見哉

無知章

教者之教人非能以我啟也啟彼而已矣未問之先虛懸以待既問之後有叩則鳴不然問者懷來本有兩端教者胸中先執一見以執一之見析不一之理烏有當哉孔子之門言仁最多或以理論或以事論或以心論或以功論其端不一亦隨其所叩而答之耳學者蒙見尚少教者已見不多斯乃知愚兩得教不違才已

鳳鳥章

天下有道麒麟在郊河出馬圖鳳巢阿閣乃鳳不至圖不出孔子興悲西狩獲麟又反袂而泣何哉嗟夫麟也而視之爲不祥致血膚人之手此鳳鳥之所以不至河之所以不出圖也孔子之嘆其在斯時乎

齊衰章

人盡哀有喪矜不成人風俗可醇矣尊有爵名分可正矣顧見冕衣裳者常人與聖人同見齊衰者與瞽者聖人與常人異一同一與聖人見常情亦見可勝慨歎

喟然章

詩書六藝道之萃也理有中正道之歸也因其所萃究其所歸學之要也不得其要雖勞無益高堅前後所從來矣既得其要功有可循吾竭吾才道斯見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由此推之文者詩書六藝之名禮者大中至正之則資深逢源六經註我文禮豈有二哉所以君子學道非云浮慕功有實詣在所必循化不可爲在所必俟凌躐茂等非所貴已

爲臣章

孔子之喪公西華爲志焉設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一喪而三代之禮備焉即設臣庸何傷蓋孔子儒

者也儒者學古古則可遵爲臣則擬今今不可踰也華而睆啟手啟足之際曾子猶不能安一簀況臣乎然後知聖賢之自待蓋亦至謹矣

美玉章

寶玉而題之以石惟求之者急耳夫求亦安有善價哉伊尹待賈於莘野呂尚待賈於渭濱阿衡尚父賈且不啻重焉然後知韞匵固非所以處玉求賈亦非所以善沽若載寶而朝誠不如速貧之愈已

欲居章

風土各別血氣不殊蒙見不多心志可感陸賈往說尉陀南越始有文學柳宗元居柳州嶺南人士皆師之蘇軾安置瓊州一時珠崖遂多佳士所居則化抑惟九夷故易化歟以此知居夷何陋非孔子權辭實憤中國之辭也

樂正章

聖人欲正天下有道思維挽頹俗有權正樂天子之事也孔子當時之匹夫也以匹夫而思正樂諸侯大夫且惡之矣自衛反魯顯鑒桑濮噲定詩歌雅頌各得彤弓湛露當不以宴侯國大夫辟公天子之詩不復在三家之堂矣樂已正而人不知大分已維而人不覺聖人之機權如此如有用我朞月已可此不可識其槩乎

出則章

孔子之嘆蓋嘆遇也孔子一生周流列國所遇之諸大夫非三桓則崔晏非司馬魋則王孫賈鬭穀於菟而已位高而志驕事之實難乃若殯於五父之衢即先人之襲且不識風木之悲寧有已乎惟酒無量欲受以節皆實事也故尚論聖人當論其世不然出入必謹大故必勅麴蘖必戒此亦常修孔子胡以曰何有於我哉

川上章

天地之化莫妙於往往者不積來者乃神六十四卦終以未濟物不可窮亦若是已矣故萬物有死乃有生國家有亂乃有治一闔一闢往來變通陸子淵悟往古來今曰宙冉求過未有天地之解與川上之嘆蓋均神者受之矣

好德章

史記次孔子未見好德如好色之嘆於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已驂乘之後嗟夫賢如孔子尚不及宮中一婦人況蘧伯玉數輩乎分桃矯駕色猶未衰史魚即百口不能退一彌子瑕穢豬之歌無感其恬不知怪已

爲山五章

美業難終垂成輒敗止故也顧不惰如回竟阻於一間苗方秀而蟲災豈可與九仞自止者同日語哉朝氣憒盈不必因藉進故也顧年富如後生竟馴至無聞可畏不足畏豈可與一簣方覆者同日語哉由此推之人亦自勵耳不可必者付之天可必者責之已妖壽不貳修身以俟無負此牛力而已不然祖鞭未着劉髀空悲千古以來學問事業堪浩嘆者豈少也哉

法語章

秦皇如雷霆在天茅焦解衣就鼎亦且霽威漢元如陰霾蔽日
周堪張猛素所尊信終且不免不敢不釋猶偏辭矣劉向曰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非謂此
歟法巽兩窮終有決裂一時受優容之名後日醸養癰之禍可
勝嘆哉故人臣進說於其君與其遇柔主不若遇剛主信矣

三軍章

三軍之帥可奪三軍之志不一也三軍之志不一帥之志自不
一也沉船破釜納刃於靴積薪於門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
還朝無日若此數人三軍之志有不一者乎藺相如廷折秦王

髮皆上指卒不辱趙匹夫不可奪非明驗歟語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當享者愼無以餘幾之身爲天下笑可已

緼袍章

高明者造道之基也凌厲者傷物之器也緼袍不耻子路質本
高明執以爲臧意氣有加凌厲所不免矣他日子語六蔽曰好
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亦正謂此有高明之善無高明之累自非
不恃其高明亦烏可幾乎漢士以氣節爲臧竟以標榜取敗宋
士以講學爲臧亦以僞學見尤蓋知爲臧則文以禮樂亦不臧
不知爲臧即不耻緼袍一節已足超人數等矣子路在未聞夫

子之與以前予謂高明之槩蓋已升堂矣

歲寒章

後雕之嘆孔子爲松栢表乎爲松栢惜乎爲松栢恨乎抑爲後
知者愧乎予謂正言有國家者當爲松栢植耳殷之亡也宗國
有三仁首陽有二士頑不服周者有五十國周之亡也未有聞
焉其所見節止得之列國屠沽夯門下吏撈其故二士之節未
表五十國芟夷殆盡孟津之八百國以次受上賞歟嗟夫厓山
之役子愈思宋藝祖不置已

不惑章

利害明則多慮生趨避明則智計出我既不惑則憂懼兩者未
之能免矣若君子亦論爲之自我耳自我不當如是千駟萬鍾
雖利有所不趨自我當如是赴湯蹈火雖害有所不避知仁勇
如是而已三代而下若諸葛武侯文文山謝君直諸君子是也
由此推之君子處事規利害非知見事理爲知審趨避非知明
分守爲知一知仁勇已兼又何憂何懼哉

共學章

天下之事各有當然隨其所之總赴一理是謂之權學也者學
此者也適道者適此者也立者立此者也權能輕重乎物而豈

隨物為輕重哉知至至之始可與幾知終終之始可存義自非學務精專趨向不謬識力堅定造次顛沛亦烏能與於此哉古人行事多載經傳常事知經變事知權學固不可少也不則恃其資性時有暗合顧亦時合時違豈極軌也哉

唐棣章

漢武帝讀相如大人賦飄飄然有淩雲氣游天地之閒意此悄悅之思耳古人一日相思千里命駕非賢豪之槩乎千里有一聖若接踵而遊百里有一賢若比肩而立又況空谷未必無玉音之貺衡門可枉謙主之車乎何違之嘆恭嘆徒思也徒思與

不忠誠未有異已

論語通義卷之十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鄉黨四章

孔子一生大率居鄉黨不多在朝廷亦少史記定公九年庚子孔子為中都宰十年辛丑為大司空又為大司寇歷十一十二十三凡四年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甫三月隨有齊人饋女樂一事遂去魯適衛鄉黨一篇記恂恂而外獨詳朝廷其在此時歟便便惟謹朝虔恪矣侃侃誾誾寅恭協矣入門有容過位有容升堂有容出降有容魯無威君不敢忽也魯有重臣不敢隨

也天威咫尺事君盡禮矣至考春秋自昭定歷哀凡列國來聘我魯報聘禮亦不少為擯為使孔子皆未有與豈史逸之歟抑鄉黨所載祇屬孔子論禮歟學聖人者總不出言貌辭氣之間況朝廷之際乎漢興高堂生大小戴始出而三禮所傳與鄉黨一篇進退相合此可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從心不踰斯須不去非聖而能若是乎

紺緅章

聖人之躬聲律身度況衣裳之際乎疑齊疑喪雖微必謹昭其辨也男別於女雖褻必勅防其微也裘葛互易順天時也朝祭

不苟違王度也弔不從吉哀有喪也吉月朝服重周朔也凡人事之常變時序之寒暑朝野之分辨卽一冠服無不著焉斯其爲聖人也歟

明衣章

齊者精明之至也所以交於神明之道也明衣必布復古反始也每食必變訖其嗜欲也所居必遷防其邪物也必有寢衣雖寢興不敢忽也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者之於禮無不皆然而況聖人乎

食精章

飲以養陽食以養陰衛生之道也又必謹於人事以致其慎順天時以養其和辨邪正以守其則酌多寡以制其宜察汙潔以防其濫禮如諸飲食必通於幽明神鬼之交道存諸飲食又必慎於言語寢興之際甚矣其詳且盡也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一飲一食而養德養身之道備焉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正坐二章

席不正不坐就燕居常御而言耳不以昭昭廢行不以冥冥改節君子之行固如斯也若夫歲時伏臘親朋過從父執兄執咸在杖者出斯出亦禮在則然聖人豈有異歟惟儺按禮謂之曰禓又曰有由辟也朝服何服而用之於此卽曰以存室神夫室神何神至褻用對揚之服歟立主人之階用對揚之服是誠何說歟讀古人之書並無一灼見參其疑信卽使一言一服無非先王去先王愈遠矣

問人章

問人於他邦不忘友也再拜而送之其恪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尊者無失其爲尊也未達不嘗其慎也亦不欺也聖人待人之誠如此

廄焚章

廄焚二事考之家語曰國廄曰鄉人有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曰此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繫之孔子爲大司寇時事自予論之國廄果屬大司寇職掌乎若謂在乘田之時則牧圉之官未得從朝列之後且不戒之愆誰實尸之考之孔穎達曰私廄私廄是也不然卽以路馬乘馬國之大事在焉寧得置之槩不問乎

賜食章

匪頒燕饗君之禮也親枉臨問君之仁也臨軒召對君之命也

人臣膺此寵有餘榮敢或慢乎禮曰君子之於禮不敢過焉不敢不及焉孔子亦猶行古之道耳後世遂視此為異數何歟

朋友章

朋友死於我殯非哀死也篤友誼也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非輕饋也重朋友也見友之父則父執矣見友之兄則兄執矣祭肉之賜出自朋友即見朋友之先人矣欲不拜得乎後世饋不多交不深麥舟之助護喪歸里兩者遂為絕德可勝嘆哉

寢不章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坐而假寐趙宣子尚不敢怠室中不翔為

閒居也退食委蛇詩人亦且美之聖人寢興居處皆有其度而謂有異乎

齊哀二章

嘗觀天地之間禮有吉凶位有貴賤生民有疾苦戶口有登耗奢儉有循環災祥有迭見聖人處此憂患生焉是故雨暘時叙民用平康思與百姓共其休嘉天示異徵疵癘迸見思與一世同其補救孔子車塵馬跡於是遍歷齊楚陳蔡之墟已鄉黨記孔子容貌之變隨記在車之容非以是歟

翔集章

史記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越庚申魯人西狩獲麟明年子路死衛孔悝之難贊修刪定終老於魯城北泗上蓋孔子之山梁也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其斯之謂歟泗濱隙地較之過宋圍匡已去勞就逸去險就夷已

論語通義卷十一

黎水後學曾論孔璧甫著

先進章

禮樂之權制之自上故上行下效之謂風禮樂之習成之自下
故人心安然之謂俗風俗既成里巷故老目擊時趨徒嘆前休
之不可復亦且柰之何哉曰如用自審之辭也曰從先進表已
志也孔子衣則縫掖冠則章甫服從其鄉也晃則遵古純則從
時禮從其儉也君子思挽頹俗而無其權亦於一身審從違而
已春秋之世聖人且柰之何哉

陳蔡章

四科之賢皆有用之才也陳蔡之阨又如此奇窮帝王之興攀
鱗傳翼之士咸得致身青雲素王之窮諸賢匪兕匪虎且皆率
彼曠野豈士不困行不彰歟昔魏公孫座言於魏侯欲殺衛鞅
不使入秦激魏侯用衛鞅耳陳蔡大夫畏楚用孔子而又不欲
使其主用孔子此其事皆不可解卒使顏淵閔子伯牛困於洙
泗仲弓宰我冉有季路言偃困於邑宰子貢困於懸軾子夏困
於西河豈非天哉

助我章

冉有問於孔子曰昔求承夫子之教也吾昭然今日吾反昧然
何也孔子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
神者求之耶由此觀之回之說回之神先受之更不爲不神求
之耳顧大道之教有神受乃有傳人有答問始無疑義一堂之
問郢人之斤施之而有其質舍起子之商可言之賜亦孰與歸
乎

孝哉章

以予觀閔子衣蘆失靷之事路人爲之心惻況爲之父者乎顛
父亦內悔於心耳不能必之於其母必之於其昆若弟也夫子

歷其條明條晦而爲辭以堅之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蓋欲使閔子之父母昆弟閒之也堅之也嗟夫讀此而後知閔
子之難也不孝閔子閔子之孝不顯一孝閔子閔子之心不安
并父母昆弟亦不安惟孝閔子而一歸之父母昆弟甚矣聖人
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閒也婉而風曲而摯也

白圭章

衛武公諸侯也伐犬戎定周室跡其所爲皆雄畧不世出之主
乃行年九十猶作白圭之詩以自儆益深有玷之之懼焉況章
布之士才不如中人者乎由此觀之君子涉世與其高譚雄辯

語必驚人不若口多擇言敦厚守拙稽衷四時之氣已備吾深
有意乎其人已

好學四章

舊館人之喪孔子至脫驂以贈之曰吾悲夫涕之無從也顏淵
死子哭之慟而又拒顏路乞車之請斥門人厚葬之非是何情
誼淺深之不同而待之一厚一薄若斯之殊歟聖人固有所裁
也周之禮雜木槨不展筐飲手足形懸棺而封人未有非之者
此士之禮也孔子刪定贊脩方欲得好學如顏子者羽翼之乃
當其死竟不得循禮以安其魄不亦重其慟而求已乎

事神章

樹華於春眾芽於室秋高霜隕木葉微脫一信一詘往來相感
此生死之大常即鬼神之大常也若夫雷雨滿盈天造草昧人
生其間忠孝之魂結而不解騎箕比星流丹化碧更若長平一
坑四十萬京觀之築積骸如山怨氣所聚亦能悲風嘯月為陰
靈見怪物精靈亦何至變歟語曰天下有道其鬼不靈言其時
人得其生之理耳蓋直道大行人無罔生國鮮刀兵人不枉死
即國厲邑厲鄉厲且不必設知生乃以知死知人乃以知鬼詎
不信歟

侍側章

人之氣象近乎天者也此不可偽也一生之所發大畧視是閔
子誾誾休休之度也冉有子貢侃侃論列之司也子路行行桓
糾之用也一堂相聚孔子之樂正別有肯綮之閔子終身不仕
冉有低首家臣子貢老於遊說獨子路結纓之難與孔子不得
其死之言若合符節其所受有驗有不驗豈非天哉蓋天生聖
賢時命大順淬其德器可致熙和時命大謬植其剛操能罹患
難罹醢之悲當相視而樂已逆有此食人之祿自當忠人之事
後儒乃以傷勇致譏豈君子臨難苟免亦有當歟

長府章

聖賢論事非為迂闊如閔子長府之論以定哀之時履畝加稅
由來已久此時無復可增中軍之舍三家四分公室當襄之世
已一無所得作長府一虛器耳不然以後世宋作封樁例之魯
汶陽龜陰之田久入於齊不減幽朔一十六州之陷虜廷也魯
進無返我舊疆之志乎若傷財害民之說非時君之所樂聞閔
子亦何為若是迂闊乎由此推之凡君子論國家之事當切中
機宜若徒勦襲膚說縱甚忠懇非所貴已

由之瑟章

重門洞開共見我心高明之槩也北鄙殺伐瑕則見瑕仲由豈猶人者哉邇謂入室由固不能襲取入室由亦不欲丈夫舉止大槩如此升堂之由下覗齷齪誠卑卑坐之廡下矣

孰賢章

學者之獘與其受人益寧受天損以是推之不及者天損也若過則天人兩受其病騁其材力一往不返即或有悟亦不免後事之悔况自智者必不明厥趨者行愈疾乎他日孔子謂商也日益賜也日損謂悅不若已者過也師蓋與同病也

聚斂章

論語嘗季氏富於周公則季氏之罪有五而朘民之罪不與焉季魯桓公之後尊非成王之叔其罪一處侯國大夫之列非若分陝而治其罪二廝桓僖之親無大功於魯非若貿屍之勢其罪三四分公室方百里之魯已有其二其罪四以魯之懿親致削魯以肥己令周公其衰其罪五人不臣而濟其謀求之罪可勝誅哉墮三都瘞費邑孔子之謀如彼伐顓臾加田賦求之謀又如此師弟一堂尚有殊異從求謀國深心大畧解人絕少誠可嘆已

柴愚章

天下之人才品各殊君子教人責就所近爲愚爲魯爲辟爲喭變而化之入道必深即性而率之任道有質有柴之愚才知可不傷矣有參之魯聰明可不敝矣有師之辟由謹可無卑矣有由之喭往再可無棄矣有教無類孔子寧見少歟

庶乎章

顏子簞瓢陋巷孔子見稱子貢廢著積財孔子亦未始非之蓋澹泊可以見道揮霍亦可以見才若必以捉襟肘見納履踵决一槩難堪之行以約束殊塗免而爲之必有痠㾕無類之教豈其然乎顏子屢空穆然自遠子貢貨殖可謂達矣億則屢中自

不可掩回愚賜穎豈相非乎

踐迹章

不事詩書動與道合高明之行也自我作古破除理格豪傑之槩也顧事多疵起非腐儒所聞意止弋獲亦非神明所貴孔子論善人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非以此歟蓋室者衆理之歸宿也考証古今胸無疑義挍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不然聰明之誤較庸愚特甚可不畏歟

論篤章

凡辭之兩齎擬議者相詰之辭也詰之者何辨之也爲與人者

致詳也葢浮言無稽眩厥觀聽爲禍淺巧言親德暗竊人心爲禍深王莽謬爲謙恭一時名士如戴崇陳湯皆稱之丁謂僞託循謹卽寇準亦過爲獎借易危堅氷中曰馴致其道葢罪與之者也國家用人士君子取友自非其難其愼亦烏能始終不謬悔吝卒鮮乎

問聞章

君子進德修業凡以期行也行不敏則行廢行大猛馳驟而不顧其安則行亦廢天下之因噎廢食者多矣結纓之難至謂不得與羔之來同日語天下之理果如是乎葢進求者正辭也退

由者偏辭也弦韋雖有異佩剛柔總就一中藉使事在君父亦謂防造次之失吾不信已

畏匡章

天寵聖賢其事多奇是使獨也天助聖賢其生必偶是使同也唐有舜禹堯不孤立周有畢散武不獨生文未喪天贊修之業定有羽翼同何敢死豈私子哉葢自任也平居洙泗鼓吹先王忠難追隨益明宗主萬世之下知有斯文孔門諸弟後先之力葢可誣哉

大臣章

人臣擇主而事當愼厥始不可則止猶未大失然至不可其進退亦維谷矣於斯時猶能綽有餘裕非秉道自已審機在心亦烏能若是乎荀文若身已事操九錫之加猶欲愛操以德卒至殺身葢欲從不可欲止又不能雖欲不殺身不可得矣冉有季路均事季氏從之之事萬萬不爲顧不能不可則止不知當時亦有何自善之策所以後世君子委身事主甚不可苟不然共何能淑載胥及溺烏有及哉

費宰章

費新墮大創之後也在子路謂新創之邑如羽初植亟宜仁厚

之長治之故羔之使爲費也在孔子謂新創之邑反側子方不自安其間審權術相便宜非一長厚之人克辦故不欲使羔爲羔也亦爲費也不然用長厚不效必至轉用權術是一邑之間前爲長厚所誤後又爲權術所驅其禍社稷民人可勝道哉由此推之後世君子當國家搶攘之際用人可不愼歟

侍坐章

天生聖賢爲天下也如子路冉有公西華一時兵農禮樂皆稱大備以此爲邦春秋庶可又安乃竟同尼父老於洙泗有才如此而人不知此孔子一聞春風沂水之志而喟然也乃論者謂

點以道韻淸遠。孔子獨有嘉尚。則唐虞有巢由。不必有禹稷。不知當時飢溺。亦誰為任之。所不可有者。止任事之心太銳耳。古來俊傑非無大猷。卒鮮全地。皆坐於此。聖人能無慮歟。

論語通義卷十二

黎永後學簡論孔璧甫著

克復章

己者。百骸之賅而存也。禮。氣之清明也。先王制為視聽言動之則。由此其始也。克。德之修也。復。德之反也。仁。合外內之道也。天地帝王。其道皆不外此。史臣之贊堯曰。欽明文思安安。禮不可想見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己克己不可想見歟。天惟自強。故日月不亂躔。星辰不紊度。四時不失序。人惟自強。故耳目無亂營。口體無亂動。克己復禮不可想見歟。君子止此

視聽言動耳。由於禮。則此耳目口體之用。安人安百姓有餘。不由禮。則此耳目口體之欲。殺天下有餘。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可想見歟。韋布之學。與帝王同修。君子之德。與天地同運。非顏氏子能幾此歟。

大賓章

敬。德之聚也。出門如見賓。則無地不敬。使民如承祭。則無人不敬。尚有心志之僻。留其內者乎。恕。德之通也。己所不欲。取譬不遠。勿施於人。克己必深。尚有形骸之私。壅其外者乎。敬而不恕。矜持之過。有似驕己厲物之譏。或所不免。恕而不敬。好行其德

有似徇物好名之譏時亦有之敬恕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矣邦家無怨非以此歟

言訒章

言心之聲也爲心之跡也是故恪士愼行非愼行也守之於心也吉人辭寡非辭寡也靜之於內也觀其所爲欲爲不敢爲則觀其所言自欲出不敢出矣古人言簡慮精內之所存者必深靜躁之原可無辨歟

憂懼章

司馬牛之憂懼爲向魋耳嗟夫鞠子之哀古人何能無憂毀巢之恐古人何能無懼几几之度終於不失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若謂智宗既臧惟輔界在東陵雖橫下悲猶存此不可必者也君子亦求無疚於心耳雖有一朝之患君子奚患乎

兄弟章

骨肉之變人所難處至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豈得已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四海兄弟之言似未可爲牛寬也他日魋不悔禍入巢叛宋牛致邑與珪適齊適吳竟不獲免而歿於魯嗟夫豈非天哉

問明章

人君之心如日在天語曰泰山雖高不能阻日言其高且遠也乃一旦月與日同道遂至薄蝕衆星盡見飛鳥投林無他以近於日故蔽之耳由此推之女子小人朝夕君側近於君者也天地之間月與日並行陰與陽並運宦官宮妾何能盡無乃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節險情幽古來申生之死昭平之放莫不由斯可不畏哉故人君之明非能照四方也照几席而已矣即能照四方也亦照几席而已矣又奚必遠是鶩哉

足食章

晉陽之圍沉竈產蛙民無叛意尹鐸之所遺也信在兵食未窮之先也若兵食兩窮之際遂無結信之術乎子謂投醪吮疽羅雀掘鼠此亦芻狗不必再陳即以足食一節言之太易之言損也曰有孚可貞利有攸往盍孚在損之時也當國家軍與之時司農仰屋而嘆百姓誰不知財用之急顧諸軍以無籍之兵冒國家有用之餉則民不信朝廷有不得已之詔反開有司不可厭之求則民不信爲今之尹鐸計將安出有法於此能使尹鐸不必爲朝廷焚券晉陽之民可不結自固盍令之人所以不信爲吏所奉行詔書率增減耳倘奉詔而行如詔而止則誰不信又謂領兵之將冒支官錢耳倘有一兵始食一兵之食又誰不

信若此即有匪茹民皆效死不特不必去食且不必更議去兵然則無信不立非聖人坐以待弊之言乃少康一成一旅能收夏衆之言也此一損而有孚之明驗也。

子成章

有應門兩觀。而後知為朝廷。有衮冕十二章。而後知為天子。孔子寧儉寧固刪詩又存葛屨汾沮洳之什。不可想見歟。雖然。後晉永嘉不競。銅駝將在荊棘。何有應門兩觀。建興之初。百官無章服印綬。何有衮冕十二章。所以然者則皆泰始之閒。國俗民風皆奢侈相尚故也。然則毛不存。鞟不辨。皮不存。毛且安傅乎。語曰。作法于涼。其弊猶奢。作法于奢。後將若之何。棘大夫之言。與子貢之言。蓋並存可已。

盍徹章

魯用不足。曾經費侈耳。此年即大有。尚不支。況年飢乎。定哀之閒書螽非一。連年伐邾。兵興又非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魯加賦而螽災。非明驗歟。若徹法行。通力合作。衆畝均分。豐凶齊矣。按井賦乘。力政甸徒。武事備矣。舊戰日相覘。夜戰聲相聞。三單睦矣。百姓和於下。天變弭於上。以此伐邾。又何至經費不敷用不足乎。由此推之。凡國家祖宗成法。不可輕改。後漢蕭望之謂元帝曰。往年加海租。連年海魚不出。雖屬物數。蓋亦天意。信哉。

崇德章

曾子三省。止在去欺。孔子大聖。猶憂徙義。大學既言格致。猶惡好惡之僻。以斯知君子學問。不必高譚性命。止此事物情理之閒。自修實難。夫聖賢學問。含事物情理。亦安所着哉。浮誕以自喜。溺習以遂非。顛倒以徇情。斯之謂棄德。斯之謂大惑已。

君君章

齊景公。齊之賢君也。豆區釜鍾之私。田氏以陰分人心而篡之。國乃不之悟。又以內寵開之釁。卒使田乞之禍遂烈。以賢主而猶若此。甚矣。內亂之可畏也。不然。子荼不立。內釁不開。雖百田氏如齊何哉。賈誼思衰本初劉景升父子。千古如斯。誠堪浩嘆已。

折獄章

獄吏之弊。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鉤鉅為能。以酷烈為威。四者繁興。則民無所措手足。片言者不煩之謂也。自非無宿諾之仲由。亦烏能若是乎。蓋忠信之長。他端不由。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無他奇人已大服。不然。顓尚明决。則李斯張湯人人皐陶。獨由也歟哉。

聽訟章

黃霸少學律令為廷尉法能稱平及治潁川識聰察一郡咸稱神君以斯知飢寒盜起吏不聰察烏有當哉若孔子所稱無訟亦非就訟能使之無也後漢文帝之時海內殷富大倉之粟既陳而不可食內府之錢已朽而不可較當時終歲奏死刑不滿百人既富方穀非明驗歟由此觀之舍農桑而先言教化雖聖人亦無其術孔子使無訟盜必有其道已黃霸豈盡不足稱哉

無倦章

唐盧懷愼事玄宗謂宋璟曰主上求治太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當有憸人乘間而進者宋李沆事真宗謂王旦曰人主年少當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禱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卒後兩言皆驗蓋倦者懈也不特耄期當防即春秋鼎盛亦當防不獨意弛當防即氣銳亦當防漢武帝欲絜治堯舜汲黯曰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言雖戇中時君之弊實切蓋忠者中也言不由中則為飾聽事不由中則為飾觀感不由中則為干譽善不由中則為詖聞此兩者政之大弊也大率見之中主十二見之英主十九三代以下明哲儘多而上治絕少非以此歟

成人章

天下不獨君子耻獨為君子即小人亦耻獨為小人世有一君子為君子者必多世有一小人為小人者亦多則所成者與也是故合成與不成觀君子一獎一抑足為一世之鑪錘合成與不成觀小人為推為陷陰深萬情之忌刻素絲之質傅近朱藍可不慎歟

為政者章

正朝廷然後能正四國正百官然後能正萬民顯後世之主亦有不邇聲色不黷貨賄不逐狗馬乃當時朝廷百官亦未遽正者何也蓋威主任權智主任術則亦權術之過耳蓋人君之道當法天道天有四時寒燠不爽一有愆伏即謂不正人主之恩威天之寒暑也威嚴不霽愆伏實多欲期百辟向風庸可得乎周世宗當五季之末不好珍奇服玩臣下有過即面責之改則即舍當時四方莫不畏其明而懷其德非明驗歟

惡盜章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言盜之不可以法令弭也至治之

世大法小廢時喪道不拾遺外戶不閉非明驗歟叔季朝鮮却金之吏郡邑無留犢之風致使絲林之黠尤而效之又何誅焉魯季武子賞邾庶其之叛論者謂之賞盜逮乎桓擅公室之有君子謂之誨盜康子之時竊國大奸遂至盜大弓寶玉其所由來蓋有漸矣甚矣欲之爲害大也

欲善章

堯舜之世怙終賊刑文武成康之世僞辨僞堅殺不以聽爲政何能去殺顧殺非季世所能用也叔季之世其時是非多不明好惡多不審所欲未必善甚且指善以爲不善朝廷之法每不足以懲不肖而反足以罔善人不然風雨露雷天地應一且撫以成化況治國乎孔子對康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蓋所欲在善則善否已明此稍有創懲亦足警戒又何必紛紛與大獄乎三代而下行法非人卒致禍敗可不戒歟

問達章

司市之評物價也名相近者使相遠蓋謂名之鮮實也物且有之而況於人乎孔子辨聞達曰仁曰義將使近也色與質異違與好異不疑與觀察異是使遠也此名實之大凡也雖然叔季之世畢竟賢良方正者詘和光同塵者信耳人心之淳漓風俗

之善惡世界之治亂無不由之可不愼歟

舞雩章

龍見而雩木火之交制陽亢出伏陰也天地之氣亦不能無沴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是故崇德益之裕也先事後得長裕不設此兩暘來備以其時敘也脩慝辨惑損之脩也攻惡懲忿以斯遠害卽日南毋使陽驕斗北毋使陰伏也以此推之學者非明於天人之際亦烏能內見身心精言學問乎

愛人章

嘗上下千古至治之世不能無小人極亂之世亦必有君子總恃人主是非明賞罰信而已矣大學稱能好人必先能惡人非以此歟忠厚之說調停別名如唐開成之間朋黨牢不可破姑且不論以宋慶歷之間邪正亦不免旅進旅退雖天性仁恕之主不能比德唐虞不大可惜歟論者曰舜擧皐陶已耳湯擧伊尹已耳初不問所錯者誰嗟夫此特未覩唐虞之世耳共工驩兜其罪亦未必如後世之奸頑不道乃一流一放決不少貸然則仁若哲后自非乾綱獨振事不姑息亦烏能化洽群生號稱極治乎

忠告章

凡人所以貴乎友者為其有益也友不忠告奚其益忠告不善道即忠告又奚益古人詳思盛戒明已用心而又不[?]而陳求為可受之地若此者凡以忠告也凡以善道致其忠告也若又不可此豈可口舌譁哉所以君子與人必欲自盡中有我能盡者焉亦有我不能自盡者焉至於不能自盡即父母不能得之子而況朋友乎

會友章

獨學而無偶非所以自廣也理必以孤而危蹈深以為高非所以善下也心必以滿而謚是故與忠孝之友處悖事父事君之

文則匪僻之念明發之思勃然而興矣與子惠之友處博仁民愛物之文則如傷之意一體之懷油然而生矣與克復之友處慱言動視聽之文則躁妄之慾非僻之念無自而萌矣與敬業之友處博樂群取友之文則訑訑之聲音顏色堂堂之氣象無自而形矣孔子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間言仁者獨多非以此歟

論語通義卷十三

先之章

人主提挈衆務何事不當先一日二日萬幾何日不應勞顧無倦難耳三代而下享國日久不過數君漢之武帝唐之元宗宋之仁宗宋仁宗恭儉仁恕出之天性四十年在御有如一日漢武之世有事西南夷驃騎貳師日出塞外重以神仙土木可謂振恒唐元開元之治天寶之亂殊若兩截倦勤之意盧懷慎已見之先夫人主未有久而不倦者若晉武平吳遂即惰淫唐憲

藩鎮稍受戎索輒肆驕侈後唐太宗號稱雄畧亦幾十漸不終此又以滿而倦者由此觀之人主率先群辟憂勞萬邦自非終始如一不自滿假亦烏能髦期不倦號稱至治乎

有司章

令長提挈大綱舉賢任能不苛細小誠良吏也顧古今亦時不同三代以前令長率得自行予奪廢置漢初長吏猶得以考功之法治郡自漢以後監司有專已之威長令無自操之柄崇大體輒讓不職舉賢才又疑市恩至赦小過舉所知則又滋多口矣倘敦厚之吏不為苛屑各縣[?]考不以已意低昂已足適俗

又何必闢門訪獒坐鎮雅俗乃稱善乎

正名章

漢非世傳新豊之娛議者譏之豈武喪亂蜀駕未還君子非薄以此推輒太上之號古無是稱主父之名趙亦創起迎蒯聵歸衛尊之爲衛君之父不亦可乎計不出此而思拒晉舛矣乃若名不正之弊纔可例陳魯昭公之娶吳也謂吳孟子言不順矣娶不告死不訃幷當時大事亦廢孟子之喪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季姒之亂季平子拘展殺申夜姑則當時禮樂刑罰又槩可知由此觀之理有相因弊有必至聖人之言豈謬也哉

學稼章

士羞咫尺之誼不欲與農夫同耕壠上豈漫無所挾哉三代以前耕莘釣渭人所熟聞即以三代以後論之漢家一代大禮始自儒生數人而朝儀已肅更有蠻夷君長不懾於十萬之師而服一人之義百姓當危急存亡不忍棄捐願同生死若此者皆往日恂恂儒生也當其草茅誦讀所挾固自殊耳故以百畝之治爲事者農夫也以天下爲已任者君子也不出環堵之中治天下之略已具學者所以學爲人君豈虛也哉

誦詩章

四詩之蓋宏多三頌備祖德宗功二雅所載燕享徵歌稱文頌武刺厲傷幽宣王中興平王遷洛無不大備十五國之風兵荒水旱奢儉貞淫大槩可觀此非一先生之言一家之書蓋周一代大典也以是授官一列奉使四方文章才略各有所見豈顧問哉漢興專經之士獨有源流或以地著或以人著如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諸家門弟子各以經術遞取卿相唐取士首以三大經曰戴禮曰詩曰左氏春秋而詩當時尤所顓習凡通經授職之士事業皆有可觀非明驗歟

身正章

其身正不令而行若唐杜黃裳之於李師古是也黃裳達權變持身尤嚴不受藩鎮餽遺遂能使師古折其奸謀終身不敢復萌惡志其身正雖令亦從若唐德宗奉天之詔是也陸贄勸所降詔辭當實心責己無所避諱使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卒之山東宣布士卒皆爲感泣此可見令之行否止視君相一身朝廷荃宰之地蓋可忽乎哉

魯衛章

較魯於齊至道爲近就周家制度言也較魯於衛反距未遠就兩國流弊言也老之春秋外庭中冓之際征伐會盟之間周公

其衰孔子於魯實有心傷兄弟之說殊有風刺其猶虞舜比德唐堯之對乎若論當日娟嬙有奸尚不敢顯分公室較之於魯衛猶差强人意孔子特不忍明言之耳

居室章

寧靜者致遠之器也澹泊者明志之資也公子荆之居室未有無希冀可謂寧靜矣既有能即安可謂澹泊矣季札稱衛多君子公子荆與焉其謂是歟後漢諸葛武侯表後主曰臣家有田二百頃桑八百株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皆仰給於官又別無調度必不敢營求分外長尺寸負陛下夫寧靜澹泊武侯

之志也武侯分鼎造蜀延漢緒皆本諸此由此推之衛國衰微尚未有患公子荆諸君子之力不可誣後世人臣委身事主自非矢志寧澹不營身家亦安能乃心王室畢志殊猷哉

適衛章

大凡君子之謀人國當相其國之所由敝俗之所由壞而補救之然後其功易成而國之民生始有所利賴孔子於衛發富教之策此自千古不可易之理顧阡陌未闢衛之田里如故履畝未加衛之賦稅如故椅桐梓漆騋牝三千衛之樹畜如故撲其時城漕伐鄭止在役繁乃昔沐土沉酗康叔維新舊染久革大

布之衣大帛之冠楚邱儉德文公已倡衛之民俗如故止新臺既歌桑濮之間少女狂童淫風爲稍熾耳一在時使予之以寬一在防淫救之以猛衛庶其有瘳乎不然僅曰富教不相時地而斟酌行之即井田學校亦爲迂闊烏有當哉

用我章

凡人作用當審其時春秋之時周官之法尚存如以徹制田以九賦制入以九式制出以讀法飲射講禮蒐苗獮狩治兵吉月告廟歲終論刑皆歲徧之政乃若補救偏弊潤色損益漸次可周朞月三年孔子斷非欺我顧考攝相三月誅少正卯沈猶氏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去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大要以嚴耳昔子稱公孫僑古之遺愛及考僑治鄭實以猛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及考仲治齊作什伍寄軍實未嘗以寬事功殊途惟時所宜雖聖人能外是歟

善人章

孔子稱善治蓋爲繼體守文者言也蓋開創之主神武出世自能芟刈群雄統一寓內其事主嚴至守成之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安貴有常家尊在一人此時猶用嚴酷無所變計是謂以火濟火秦之二世隋之煬帝亦可槩見顧何以必百年

也傳子之代不必皆賢成康而後獨漢文景外此不可多得或狹小前人變亂成法或好大喜功出師塞外或土木繁作祠禱繁興或引用酷吏誣害善良以致海內騷然民窮盜起即重法繩之不止孔子稱述善治至勝殘去殺遂不勝咨嗟慨嘆曰誠哉是言非以此歟乃若唐元宗享國獨久開元之治不終後唐明宗周世宗兩皆短祚雖號小康終止偏安大業不究由此推之國家繼體之君或賢或不肖享國或修或促民生其間實舒慘大會尚論能無慨歟

王者章

王者改姓受命之稱仁者人心既定風俗既成之謂如有者逆度之辭必世者難之也何言乎難之也嘗上下千古考虞夏殷周而後繼周而王者爲秦秦興周士肆譏而教之可也焚書而坑之何也周諸侯王樹兵郡而縣之可也聚兵而銷之何也周家世有夷患預而防之可也盡秦中韓趙之地而城之何也無他千百年之患欲一朝弭之耳究竟不能二世自秦而後享國久遠莫如漢唐宋顧撥其代開刱之主盡皆無欲速近小之見即王霸道雜治不盡襲迹唐虞三代亦時使之然至歷年之後吏習民安風俗醇美政教所及浹髓淪肌豈偶然哉必世後仁

閔閔非虛語已

從政章

正身之說論語三見爲從政而發凡二蓋以當時大夫失德多耳嗟夫滔敗禮欲敗度攘人之國竊人之室後世所詫爲必無之事春秋迭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春秋大夫之謂歟

退朝章

晉侯召天王於河陽春秋書曰狩諱之也臧武仲如防求後於魯論語推其心曰以誅之也季康議魯國之政孔子抑之曰事奪之也曷言乎奪之也蓋人臣之事君也公事則公言之魯之廷是也所言私則國政無私言魯廷事止於一家取可否尚可謂有政耶後世凡事不關白毋得奏聞莽操之臣竟以竊國璽人蓋畏其必至已

一言章

克艱一言義無疑似稍稱中主猶或知之至言莫予違疑善疑不善甚或執不善爲善即賢主亦多不免況中主乎予謂莫違一言總不可有不唯不善足以喪邦即言而善一剛決自用則開誠布公之道失矣讒諂面諛且將踵至雖欲不喪得乎此克

嬖厥后之主所以飛面從也說在子思之告衛侯已

近說章

昔魯哀公齊景公葉公均問政於孔子孔子於魯曰在於諭臣於齊曰在於節用於葉公獨曰在附近而來遠子貢聞而惑焉曰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故附近而柔遠急卽是推之方城之間人民龐襍市宅湫隘難足欲矣覽其市廛平其物價倘亦說之之道乎至若漢沔之濱土地沃衍踰江踰黄山谷阻深啟其山林通其道路播之風聲毋携其志是亦來之之術也君子制治因利乘便以抹不足豈槩襲柔能之說漫爲

迂闊歟

欲速章

三代而後漢治最爲近古惟是郡邑之長率多循良元和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悃愊無華見小利者鮮矣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必無欲速顧揆其時郡邑之吏多歷數考教化乃得大行二千石邑宰治行第一立致卿相加爵五等一切纖巧速化之術皆所不用然則馭吏亦有道歟

直躬章

至治之世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當其時盜賊衰息路不拾

遺卽有奇衺無由自見追至末世爲尊者諱爲親者諱遂得稱爲善處君臣父子之間嗟夫此亦豈盛世事乎唐李懷光反時光子李璀爲監察御史預言之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當早爲之備帝曰若是卿將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俱死尚有何策哉卒之懷光死璀亦自殺君子未嘗不嘉其忠而惜其死之晚也由此推之凡人臣子身處君父兩窮之際亦惟有準情度理求清夜亦安而已卽賣父求生尚且不可況矯情飾性以賣聲名於天下乎

居處章

跅弛任俠騖遠之人也循謹小心近修之士也騖遠者賤咫尺之脩州里難行近脩者謹畫地之守蠻貊可感無他其所存心異也漢蘇子卿牧羝虜中杖節卧起居處恭也牧羊羊肥執事敬也誠感李陵與人忠也夫穹廬何地絕域何人於斯致謹尚復有施事邦國出門同人動多履錯者哉三代而下亦有仁人儒者苟纖必無全地彼孔子與樊遲言仁亦豈盡在脩心主靜內美純備之間乎

行己章

守足振弱一國之士也敦行大本一鄉之士也小節必脩獨行

之士也當世之卿士大夫出詠皇華歸賡四牡不則文章政事
朝譽赫然不則崇尚清譚羞踐咫尺孔子乃鄙之爲斗筲列士
三等獨不與焉嗟夫士品士名豈朝貴所命哉此可見君子於
世貴自立下守嚴一介猷納必爭祇事二人不求聞達跬步不
踰然諾不苟如是而已若當世貴人未嘗過而問也

中行章

孔子列士二等獨尊行已有耻次論中行獨取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爲士行有百豈舍此兩者別無可考耶顧狂亦何可多
得伊尹佐湯伐桀取有夏天下制行實一介必嚴周公佐武王

成王成王業制行實小心惟謹綜覽大略止一狷守之人而已
由此推之士生斯世自非行已有耻有所不爲亦烏能大有爲
於天下哉孟子言狂歷指其人於狷獨無所與蓋難之也後世
模稜兩可依附中庸乃實究其所爲總歸無耻以此稱士誠可
愧已

南人章

梓慶之削鐻也齋五日而忘慶賞齋七日而忘毀譽痀瘻之承
蜩也天地之大不以易一蜩之翼養由基之射三年一蝨化爲
車輪以斯考業庶幾其有恒矣顧無恒亦各有興託術大巧則
刻鳶之速敗也美業不終則爲山之自止也立志不一則螣蛇
之游霧也究其終身一無所就則宇宙雖大自容何所易曰不
恒其德或承之羞豈過甚之辭哉

和同章

善哉晏子之辨和同也曰和如和羹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又曰和如
和聲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
濟也是故君子食之聽之以平其心不則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和同之義盡此矣顧天下梁邱據多晏子

少人心之詖邪世界之喪亂皆由於此俊廚顧及之稱廿陵南
北之部洛朝蜀之黨何多見歟

皆好章

徇衆任耳胸無特裁此好惡爲鄉人所用也論從其衆斷取於
獨此我能用鄉人之好惡也未知所好所惡之人先辨好之惡
之之人則好惡之所自起於是乎可知矣既知好之惡之之人
即知受好受惡之人好惡之所自成於是乎又可知矣甄別流
品自有簡易之法亦何必區以耳語耳吠聲吠影者之多乎由
此推之朝廷好惡紛然此夷彼賤總未清議論之人耳論駁之

司賢否既析則孰公孰私孰當孰否言下即分寧煩更計歟

易事章

從來國家進賢退不肖之地君子居之小人亦居之操術不同遂至人心邪正人才消長亦異所以然者其用心殊耳君子之心專在國家不知有已以說相投必不受也至於爲國家爲事設官爲官擇人隨才任使以求廣益則收其所長棄其所短矣小人之心只知有已不知有國家以說相投至即受矣至事在國家挈一官授人曰此人便已貴矣即其人能以所長自見亦曰此非通才不過偶値所長耳未幾竟以不能迎合罷去求備

之苛甚至不能容一才容一技國家事無不弛廢然則國家進退人才之地可令小人妄厠足歟

泰驕章

作德日休其宇泰矣衷滿日溢其氣驕矣君子小人望而可知也逕庭之分其爲几几總由平日不驕不吝耳小人反是內外之閒靜躁之別可無辨歟

剛毅章

天下之克敦大節必天下之剛毅人也義在君父水火可赴事歷久暫顚沛靡移天下克敦古處必天下之木訥人也篤守

樸性理內全言簡思沉煩囂外鎮若此者即直謂之仁可矣其言近者蓋挽彼就此之辭爲不剛毅不木訥者言也愽浪之錐竟以報韓口吃之人卒能安漢非明驗歟

切偲章

事務裨益求鮮過舉朋友之誼也情無矯拂色有和澤兄弟之誼也子路剛毅君父大節自饒爲之朋友兄弟或多不足孔子言士止及切偲怡怡蓋規之也由此推之士人學問自非見已不足勉强補餙即質任有餘烏稱純備哉

即戎二章

聖人之言有分之而善各見有合之而善益大備者若三代以前田賦出兵無召募出塞之事在家爲家人在軍即行伍民之敵愾非親上死長也不過子弟爲父兄耳此專言善教而善可見者也至若攻刲擊刺非訓練不精坐作進退非簡閱不習爲之簡稽以率之爲之什伍以比之爲之步伐以齊之以土著之民豫戰陣之用此合之軍政而善益可見者也由此觀之居有田廬之樂行無召募之煩絃誦之教即寓之伍兩之中講武之方即寄之田疇之內如周之甸徒尚矣三代而後唐之府兵近之屯政亦幾似之顧事久廢弛可勝嘆哉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憲問章

太平之日。數其祿入。萬石君之號可誇。喪亂之時。自敘恩榮。長樂老子之書可著。問之太常此輩雖無功可書。覈之考功。此輩亦無罪可黜。及讀論語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始知君子之恥正當於朝論之外。見耳世無所需於我我無所益於時。金馬門果吏隱之地乎。碩鼠有譏。寒蟬致刺。誠負愧矣。

克伐章

以予觀古人扣馬之諫。曰無周師。克矣。黃農虞夏。嘯傲高寄。伐矣。小弁之痛疚。心疾首。非怨乎。河洲之思。展轉反側。非欲乎。至若義不返兵。同袍同澤。游女怨婦。觸物寄懷。往往有之。豈盡非人情哉。故世而無仁人也。世而有仁人。則克伐怨欲四時之氣。備矣。惟發而不中四者始為累耳。原憲之不行。固未覩仁道之全也。

懷居章

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以示有四方之志也。過薊門之北以望帝堯遊蒼梧之野以弔帝舜。邇太行王屋鳥鼠西傾以觀禹績。闕里社殷墟而知殷之所以興所以亡。適豐鎬以歷江漢。而知周家王化之所以成。士之學問所由裨益。豈淺鮮哉。若乃戀戀鄉土老死牖下。誠足羞已。

危言章

舳艫千艘。揚帆灘頭。衣袽之戒。既備於己。又以醒人。危言危行類若斯矣。若登羊腸。下視絕壑。捫足而趨。猶恐失墜。滿路荊棘斂身以避。不暇剪也。危行言孫。或以是乎。雖然主已慢矣。猶憤狐鼠。時已非矣。復問豺狼。在事言事。是或一道。豈得執言孫遂非之哉。君子亦自視所處可已。

有德章

知人善任。雖聰以偽。哲后之所以興也。美必求備。用必求全。苛主之所以失也。几几之公。風雅爍其章。柔嘉之仲山甫。不畏強禦。若共績揆之古今。亦復有幾。後世還以法。腐固以獄死。前後漢書皆賴以成。陳平受諸將金。欒布為群盜事業。節俠各有所著。不必有德。不必有仁。言不必苛求也。然則國家用人開效用之途。廣事功之路。偏才寧有廢歟。

南宮章

羿奡不得其死。盜蹠。又以壽終。禹稷躬稼有天下。仲尼。又老於

洙泗古今來修士未必蒙福爲邪未必得禍天人之間可問也哉顧至今過首陽之下夷齊之壟猶存卽周家王業猶不足較況羿奡也哉語曰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信矣

不仁章

君子而不仁謂忠而近過愛而近忍廉而近貪有矣夫臆度之辭也小人而仁謂過而飾忠忍而飾愛貪而飾廉曰未有斷斷乎不許之辭也唐太宗喋血禁門妄附周公之誅管蔡甚至潢池弄兵動稱牧野篡竊廢立謬託桐宮君子不得已之事盡爲後世小人所借嗟夫眘素別矣心跡不能混也亦孰知如此乎

其不可掩也哉

愛之章

亢宗象賢父母之願也夏楚收威必至之情也乃怨卽見於勞堯舜其君人臣之志也匡救其失必至之理也乃辱卽召於誨嗟夫愛而至見怨忠而至召辱乎則亦人子見勞不見愛人主見誨不見忠耳能勿者孔子正告之辭也謂此勞之之情人子自當知誨之之情人主自當體正欲天下家可無朱均國不必有龍比耳其意蓋怨而深婉而切矣

爲命章

子產鄭之執政也位高於諸卿所稱博物君子也才又大於諸卿傳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況鄭國乎今考一爲命草創必屬裨諶傳稱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諶能去邑適築舍之議而子產不奪討論必屬世叔傳稱世叔能辨揖讓周旋之禮其於典故必覈而子產不疑修飾必屬子羽傳稱子羽能知四國諸侯之所欲爲而辨其大夫之族姓班位次辭之繁而澤其鄙其藻警必倍而子產不忌後乃受而潤色之由此推之凡相臣之於國自非克集衆思廣忠益國有大政亦烏能有善而無失乎呂夷簡相宋作誓書往和契丹獨違廷議客封書辭付富弼

且幾陷弼於死則又不特不欲人各見其長矣視子產且何如也

惠人章

子產治鄭其善非一約畧伍田疇教子弟惠也鑄刑書作丘賦亦惠也孔子嘗稱之曰僑也衆人之母又曰古之遺愛子之以惠奚愧焉子西於楚能讓楚國而不受似可觀德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似可觀才孔子擯其人曰彼哉彼哉蓋昭嫡也立子以嫡讓固應爾栢舉之役何至不支卒使吳入五戰及郢是誰之過歟乃若齊桓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衣裳之會十有二

皆其臣管大夫之力孔子予之以人誰曰不宜顧獨舉伯氏沒齒無怨一事以爲証何哉後世諸葛亮死史稱廖立爲之泣李平發憤病死立身爲亮所棄平終身黜落不偶而泣之憤之且至於死以此例觀管大夫非有以大服伯氏之心能若斯歟合三臣並論此亦春秋得失之林已

無怨章

君子亦爲其所難耳偃臥不起挺襟肘見妻子勞苦環視同人裘馬翩翩誠難爲意顧琴書亦自可樂若田舍翁多收數斛麥便欲齒彈天下士一一念及守富之策自不敢不謹則無驕正爲

富起見耳孔子易之或亦謂此不然貧不學諂富不學驕卽無驕亦豈易歟

公綽章

有位不崇澹靜寡欲之風則人多貪競居官無理煩治劇之畧則國鮮膺功孟公綽進禮樂之文有基爲滕薛之大夫反不足非謂澹靜也正慮用澹靜不效國家反益長貪競耳苟用人而違其才獎澹抑貪皆失其術可勝嘆哉

成人章

禮主減樂主盈禮惟主減故以進爲文樂惟主盈故以反爲文一盈一減一進一反學問之能事備焉矣今且分臧武仲卞莊子冉求公綽言之衛侯言詹而知喪衛臣言道而知興止銘林鐘而知齊之怨不可重規季武子納叛而知盜之不可詰武仲亦可謂知矣乃作不順而施不恕致召公鉏之怨以失祀非知之過乎卞莊子獲三甲以塞三北已足以明勇而猶奔敵以死激於氣而失於裁非勇之過乎至冉求之賢不惜爲季氏竭忠効力亦可謂倒行逆施矣非急欲見其藝之過乎所可議者公綽耳然太潔疑孤中和之氣不備甚矣禮樂之文合四子不可少卽分四子亦不可少也至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世貪利我

砥以澹世貪生我礪以節世競詐我守以信則由也其選矣由此觀之士有才當進以文士有品止任其質士不重本實而止長華競亦烏足貴乎

不言章

按傳稱公叔文子爲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威重足以服物大率寡言笑不誣矣又稱文子請饗公子鮹止之曰子禍必矣子富而君貪禍其及子也厥後其子戍竟以富逐於衛夫不取何富然則不取誣義取亦或未之盡歟孔子兩疑之非敢槩謂天下無賢人正以賢固有長有不長稱其長並非其長而亦稱之

適以來天下之疑耳此當世時賢論人者亦不可不覈也

防章

仲之奔非其罪也孟羯譖之也且請後於魯立臧爲也非爲身也又況爲既立且致防而去乎曰是不足爲仲寬也初季氏舍公鉏而立悼子武仲爲之也作不順而施不恕羯之譖仲實召之仲其謂之何且大蔡之納既使臧賈致辭矣則臧爲之立聽之魯可矣如防何爲且其辭曰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是明乎請必得不得則防非魯之防矣武仲亦不幸而有據之迹雖欲逭其罪得乎

晉文章

以予觀晉重耳在外十九年始得入晉與齊小白奔莒同取威定伯皆先伐楚城濮之戰與師次於陘同溫之會雖曰召王使狩然以諸侯見猶有宗周之思與首止之盟洮之盟同乃譎正之分何也晉文事事襲齊桓者耳齊桓創伯千古特出不必擬王晉文襲齊事事擬齊惟恐不伯不必論其他即竊最勝之遺事以文其脩小怨之謀伐衛致楚私曹怒楚兩事亦可槩見然則伯亦有升降哉由此觀之天下之事創起多奇踵襲必僞俯仰千古能無慨歟

管仲二章

司馬遷以季布欒布合傳欒布不自重其死謂彼誠知所處季布自重其死受辱不羞謂欲用其未足兩人俠烈千古如見由此推之當魯生實殺糾之日召忽毅然以身殉死誠烈丈夫也哉管仲請囚檻車至堂阜鮑叔薦之桓公遂以爲相卒之一匡九合大顯其功名於天下以一死若此一不死若彼一仇桓若此一相桓若彼合而論之兩人行事誠大懸絕乃孔子獨不責仲予嘗私論曰召忽之死較欒布更烈然彭越之功漢祖之罪得欒布愈彰實爲有功於越管仲不死且又相桓較季布猶爲不及使非後來一匡九合則仲實爲無謂嗟夫丈夫生世功名事業盍可忽乎哉

同升章

此衛逸事也初文子之貞惠與文並謚也謂爲粥以賑饑以死捍衛難脩班制以交諸侯未聞有薦僎一事也孔子竟舍彼而特揭此亦以見人臣之職無大於薦賢朝論取其小遺其大不可耳嗟夫天下朝論豈足以盡人哉

衛靈章

考工記曰審曲面勢以蓋五材謂之工今天下之才曲者固多

耳自非用其長去其短則多事之時亦安所得通才而用之乎以靈公之無道衛多君子尚未有患始知後世之主輒患無才亦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才與事違人與任違耳若是雖五臣並生十亂世出亦烏有當哉

不怍章

天下之事能言之又能行之非豪傑特出決有不能自餘莫如度德量力守默處鈍以相已之所及不然若侈譚分表節竭蹶勉赴終來智勇俱困又況靡靡不振者乎耿弇從光武自請發兵定彭寵取張豐還定富强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從來有志竟成如此有幾君子固當自審已

請討章

秦人養猿獼獼不率輒鞭死猿之皮以示之衆獼莫不懼懼其鞭似已者也請討一陳恒則凡爲恒者懼矣龜蒙晁繹之師亦何必至齊城下哉他日作春秋亦同此旨聖人直欲口誅奸賊耳

勿欺章

止輦之君痛哭流涕之譚連章累牘秦皇之暴唐高宗之昏庸一茅焦一遂良之外不能多見然則犯寧易事歟論者乃以貴直坐之以欺犯而欺也則不犯者當爲誠矣此亦儒者刻覈之譚也子謂爲人臣者與其爲公孫之阿世不若爲汲長孺之狂愚與其爲封德彝之從諛不若爲劉洎之讜論君子立朝事主自矢可不審歟

上達章

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則去之遠也人性亦無甚相遠因質之所近而各有趨焉如登如崩是以相殊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易曰幾者動之微者也視轅之始君子慎之矣

爲己章

人與已大別之名也古亦學今亦學大共之名也於大共之間尋大別之分則幾微之際耳今之學者志爵祿乃喪欲速貪亦非古君子之心也今之學者志功名乃納溝之耻亦古君子之所甚隱也性命爲今人所借軒冕亦非古人所辭孰爲內足而不待於外孰爲外足而有歉於內幾微之際君子爲學可無辨歟

寡過章

寡過者修省之功也寡過而未能修省之心也日寡而日見未能此過之所由寡歟以斯知篤行慎德老而不倦伯玉之行也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伯玉之心也一堂問答千里神交使乎之嘆蓋嘆向者見伯玉之面而今愈見伯玉之心耳

出位章

文王後天之卦坤也者地也位西南而繼乎離萬物之歸乎靜也靜之體也艮也者山也位東北而隣乎震萬動之本乎靜也靜之用也吾人有心靜之體也人心有思靜之用也思善游而位以域之位易曠而思以副之其上下敵應之謂乎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曾子蓋善言定靜已

耻言章

孔子提言行相較見之論語者不啻再三耻不逮繼之以敏敏不已受之以過終焉無他總矯枉之辭耳此可見行百敏猶恐一怠言百愼猶恐一浮以聖教之諄切在門之宰我尚爾昏惰況其他乎古謂儒者文多實少滋蓋信已

自道章

憂惑懼三者心之累亦心之用也不盡可廢也何言乎不盡可廢也蓋膠膠擾擾有其累者常人也嗒然喪偶廢其用者畸人也懼以終始有其用又無其累者聖人也或曰憂懼爲心之用似矣惑亦可謂心之用乎嗟夫此特未覩乎事幾耳蓋驚疑不定此累也若事幾之來確然謂不必疑而冥行罔顧此亦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烏有當哉孔子遭宋桓司馬之難旣自信文未喪天又且微服過宋故知孔子無其累未始無其用乃歎然於仁知之間耳後漢知如諸葛武侯猶下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猶思徐元直之不惑董幼宰之十反吾讀史至此於諸葛君神往已

方人章

學問之事止一自修若稍求人賢智均失子貢方人悅不若已耳求人太刻自待必寬人目見短我目見長豈自修之道哉若

後世更有甚焉汝南月旦一評徒長浮競後來標榜之禍皆成於此誠可畏已

不患章

騏驥曰行千里當其垂首而若思不患無伯樂青萍水斷蛟龍陸剸犀革當其在匣不患無薛燭人顧其所能何如耳雖人不知奚患哉

逆億章

裴晉公下蔡使蔡人爲牙卒不爲戒備蔡人感泣費禕待魏降將郭循親近不疑竟至殺身不逆不億亦有偵得偵失歟總貴

有先覺耳唐德宗不能先覺性多猜疑盧杞因得以疑似離間群臣隋文帝不能先覺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而貪吏卒不衰止當其時豈無一二佹中惟佹中則逆億愈多天之所以益其疾也由此推之誠者明之體也靜者照之本也水止故能鑑物不止亦烏能鑑哉欽明之朝四凶罔遁則得之於先覺耳此亦古今制治得失之林已

微生章

珍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明高不若蒙穢此蔚宗之識夫隱士也顧未可與孔子疾固同旨孔子洙泗講誦志在爲邦周流道途又絃歌不輟通人碩隱兩無所居有道之士固如是耶若曰蒙穢則亦栖栖爲佞耳此蓋微生之所識者也孔子不如是已

驥不章

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言貴德也治世能臣亂世奸臣此其人豈易近歟古人有言曰才者所以爲善者也大才爲大善小才爲小善若有才不爲善是才不中器君子絕之矣使貪使詐自非雄略之主別有鞭策亦烏能有利而無害乎國家用人德力之間固宜詳致審已

報怨章

不反兵不共戴忠臣孝子之行也舍垢忍恥以圖成事忠智之士小屈大伸之謀也若以發憤爲雄與里巷少年睚眦殺人同坐一律豈聖賢中正之道哉蓋直者是非之公也惟漆身爲癩吞炭爲啞博浪揮錐不可多見黃農虞夏所以忽然沒耳此論古之士所以致恨於末流也若夫仕宦而逢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君子耻之斯亦烏足道哉

莫知章

孔子言下學上達必言不怨不尤何也曰學之趣非窮約不見也曰既謂之趣則無時不可見而必於窮約何也曰簿書刑名弔死問疾亦甚累人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讀書其中匡坐彈琴斯不亦陶陶於天地之間也乎曰知我其天何也曰非天知也心不能喻諸口之辭也曰曷爲不能喻諸口也曰此當問之孔子也憤樂之機子路不以語葉公此豈子路之不語也哉

公伯章

子嘗疑子路於孔子見南子則不說往公山則不說往佛肸則不說而身反事季氏又嘗疑孔子於季氏旅泰山則斥冉求伐顓臾則斥冉求加田賦則斥冉求而獨不斥子路及讀至此而

後知子路之所以事季與夫子圖所以興魯之意皆可槩見蓋出藏甲墮費者子路也夫子之意也欲弱三家强公室也伯寮之愬季孫之惑則成事在天矣孔子道之行廢皆歸之命非以此歟或曰當時伯寮之愬亦不知何以曰是可知也大要亦以出藏甲墮費爲言耳豈非天哉

辟世四章

孔子歴敘避世避人之士喟然嘆曰作者七人蓋以春秋之時如晨門荷蕢者多也雖然此易耳天生聖賢爲天下也天下治世無不可爲天下不治世卽不可爲聖人未嘗不欲爲當滔滔

之時常思有與易之策嗟夫孔子擊磬豈告憂哉曰令天下知吾心耳以是知聖人獨爲其難也

諒陰章

成王薨康王遂卽位何也曰時也勢也以周公之聖賢尚有流言況其他乎然則漢文以日易月之制蓋未可非也夫惟二十七日之後外朝則親政大內則盡哀斯兩得之矣周去殷不遠諒陰之制已不相仍學古之儒乃欲反之於數千百年之後卒有田恒六卿之臣何以待之以斯知古今之不能相襲者甚多卽大禮如三年之喪尚且如斯況其他者哉

好禮章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夫威嚴亦非禮不行威可獨任乎予嘗言禮讓爲國率引漢文爲証蓋以其時海隅負固莫如尉陀塞外虜掠莫甚匈奴藩國倔彊莫如吳濞大寮貪濁莫如張武一時皆以禮服終帝之世海宇率俾莫敢梗化易使非明驗歟

修己章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秦皇滅六國統一天下神仙土木繁興巡行幾遍天下以天下奉一人亦不足晉武初卽位勉能恭儉時

亦能平吳幷蜀乃平吳之後賞心樂意之娛畢備隋煬帝以天下爲樂離宮別殿滿天下甚至龍舟水殿窮巧極奇而天下騷然無他不能敬修則一己之耳目口體於以殺天下之人殺天下之百姓有餘也由此推之人君有此已政教之源流也人君之已不敢自適主術之閎操也唐虞之世風動時雍猶不敢忘兢業猶病之意豈必見之天下哉誠恐以此已殘有唐有虞之人與百姓耳三代而下此意不可多見惟露臺之惜恐燒羊之飢兩主庶幾似之當其時海內殷富民不知兵非明驗歟

原壤章

夷俟者何蹲踞以俟之猶登木而歌之故態也幼而不孫弟者何責其無長幼之序也追而責之也長而無述者何責其無聞於時也追而惜之也老而不死者何責其覩世徒久也名之為賊者何責其有害於世也憊敗檢押之子弟日趨日甚也以杖叩其脛者何示以身世相關也父子兄弟非我身外之人也壤之脛不化為鼠肝蟲臂則痛癢可通也此孔子故者無失其為故之道也

闕黨章

闕黨童子其有佩觿佩韘之慾乎語曰寧受天損無受人益言

聰明不足非害也才氣麤慘其害斯大耳顧使之將命者何蓋賓主之禮七介以相見慮其大促也跪席撫席慮其大倨也主人不問不敢言慮其大躁也即一將命周旋進退之間當必有目擊而意消者焉童子將日損矣後世史稱李長源七歲精神大於身貝俶九歲升講座志奇歟志怪歟抑為長傲之子弟作榜樣歟卒之長源勉就功業貝俶何寂寂也此亦天下之大戒已

論語通義卷十五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衛靈章

漢齊人轅固疾公孫子曲學阿世諸儒遂多毀固竟以老罷歸春秋時天下戰方始也孔子乃不對衛靈問陳始知曲學阿世亦孔子所深惡馬融客關西道阻飢困遂惜不貲之軀改節悳隱陳蔡之間不止關西七日不火甚於飢困乃孔子固守其窮借不欲與小人同濫由此推之士之窮達有命卑詘纖趨以阿當世雖免飢困豈足道哉

多學章

學者因一貫一語高明之家遂欲諱言學識嗟夫此豈解人也哉蓋學學此理識識此理也天下事物有萬事物之理惟一擴一己之心羅萬物之理即極其多正以得不多者耳聖人探賾索隱總歸立象盡意詩書六藝亦豈異哉不然學識不多且於何貫又於何見一晉士譚道風韻元遠卒鮮實地類如斯已是孔子之罪人也

知德章

孔門顏閔而外如子路於孔子往公山佛肸則不說見南子則

不說閭浮海則喜以斯處世窮通之際必有特操乃知德者鮮孔子獨呼由告之何也蓋爲其激於氣也君子於道養之也恬守之也沖不以過移亦不以意激如回之不容何病損之有芻豢之色庶幾近之不然道苟違運淪落不偶輒悵然自放以憤於時烏足貴乎

無爲章

楊顒諫諸葛武侯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杜黃裳諫唐憲宗曰明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人以斯知有虞之時封山濬川明刑典樂何嘗無事惟明於任人各事其事而後舜乃得高拱無爲而安於無事不然如秦皇帝衡石程書魏文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亦烏有當哉由此推之叢脞者墮之因也總攬者勞之自也治苟違道張弛同靡可不戒歟

問行章

人有能刻木鳶而飛者飛三日即敗此載僞之不可行也人有自疑其影者行愈疾則影愈多於是避明而處幽此載疑之不可行也予謂人止此心耳我可自見人何不可共見也重門洞開無事遮飾泰前倚衡非此意象歟王烈以義行著鄉里皆稱之浮海居遼東夷之人莫不尊奉州里蠻貊無不可行此亦明驗不然言不忠信又飾忠且信行不篤敬又飾篤且敬此避明而處幽者耳即我之心且不可自見又安望人之共見也哉舉足荊榛周行蜀道吾不敢謂世之難已

史魚章

予按衛史鰌薦蘧伯玉一事未嘗不撫卷嘆息曰嗟夫以人事君臣之職也以直言敢諫之士薦難進易退之人甚至身死猶懷耿耿自非志合而道同亦烏能若是乎聖人並稱之著魚也實以著伯玉也著伯玉即以著魚也且不特此也史魚伯玉著而靈公之賢並著夫垂絕之言管仲不能得之威公史魚乃能得之衛靈衛靈豈庸碌之主哉衛之君臣若此當式微之時尚未有患豈幸也哉

失人章

予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一語因思韓昌黎謂行事合機宜而風柔可畏愛亦只在語嘿之間耳蓋謀王斷國而不與老成之士相酌可否自鮮克濟顧一不當而萬有餘喪小之築舍大之失身則爲害滋大耳漢班超使西域攻虜使不謀郭恂韓琦署空頭勅牒任守忠不語趙槩秉知君子靜則吉人動[illegible]時發未嘗無廣思之益亦未嘗有不密之愆國家大事卒賴以成類

如斯已

志士章

儒者以慷慨赴死當志士從容就義當仁人嗟夫果若是分乎夫人亦立志何如耳世界盡負氣男子則全軀保妻子之人當天下亦少文文山卒死燕市亦惟志先定耳漢武時士多侵然諾少俠烈司馬遷始傳刺客豫讓之漆身張巡之抉齒豈不堪千古哉

利器章

結駟連騎游說諸侯此賜之行也遂謂非爲仁之地乎止悅不

若已之心隨地不可有耳當時齊有晏嬰衛有伯玉以孔子之聖轍環所至尚且事之友之況下此者乎誠使賜得此意於周洛周虔之閒則齊楚宋衛之墟收之不盡矣必洙泗乃爲師前函丈哉由此推之儒者閉戶一室曰吾以主靜吾以事心誠迂而無當已

爲邦章

開創之君定有一代法制以開一代之治如授夏時以若天製殷輅以行地服周冕以事神舞韶樂以和人雖班朝治軍莅官行政待新朝更定者甚多而此規模已宏遠矣顧開創之君常有若久安長治卒少槩見何也蓋天下大定前時之艱險已遠後來之意欲方盈奸聲亂色欲啓聰明生事少年旋多蠱惑開治未幾改車旗易服色假援天紀變亂是非之說紛紛至矣自非神聖心有特裁聰鮮偏蔽亦烏能當創造之始思患豫防若斯之毖勑乎聖人言治遂已防亂萬世長治之謨斷未有能舍此者已

遠慮章

秦皇慮萬世止及其身王夷甫營三窟卽身且不免由此觀之自天子及庶人遠慮似爲過計嗟夫此特未覩天下之事幾耳

蓋分遠分近者時地之殊也忽近忽遠者不測之幾也卽近觀遠者審幾之介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危乎危乎其在衽席之閒瞬息之際乎漢之禍烈於王莽當高祖之時呂后輒干朝政已肇其幾晉之禍熾於劉聰當泰始之閒諸羌雜處關中已開其釁封諸王於形勝磐石之宗固矣而吳楚抗衡州郡止武吏百人輕重之勢分矣而威守單弱百數十年之禍始於一日歷徵往事自非聖哲作謀其難其愼亦烏能覩微知著哉卒於始也哉

好德章

孔子於列國君衛獨多而此語亦從兩見已矣乎絕望之辭也垂言之後深嘆之惜之也何惜爾春秋時衛靈公亦號中主乃殺豭歌而中冓之恥不悛分桃矯駕泣魚之愛莫弛是爲可惜耳嗟夫破老破舌千古如斯豈特衛靈哉

竊位章

鴟啄腐鼠而嚇鵷鶵意鵷鶵之奪之也嗟夫鵷鶵豈甘腐鼠者哉顧鴟猶不足責鴟固不知鵷鶵者也若文仲既知下惠猶以魯卿相嚇以范雎之於蔡澤虞邱子之於叔敖彼此相較其間賢不肖相去遠甚鼠食於廁而畏乎人仲固鼠竊之智耳若操

以肱篋發匱之律予謂文仲尚未堪承也

自厚章

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以應之此莊周之言而非莊周之言也太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漢末標榜諸君子門戶太峻人則何堪卒至鉤黨之禍幾滿天下宋程明道謂新法之成吾黨不得不分其責庶幾稱物平施者矣蓋小人之名獨甘獨受又況以不恕之身顯張反射之的然之來也安所得辭哉

如何章

甚矣世之多故也多慮有陰陽之患不慮有人道之患雖聖人猶且畏之況常人乎大易之書憂患之書也其言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漢之陳竇唐之鄭李怒臂如螳不知遷覆公餗宏範與其主飲酒賦詩似道率婢子日鬪蟋蟀不知已厝火積薪齒莽昏庸兩致禍敗總之一則事不反顧以天下事爲嘗試一則志鮮長慮以天下事爲兒戲耳當事者可不戒歟

群居章

以予觀上古之世風俗醇厚里巷之間羣聚州處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弟於稚其時成人有德小人有造猗歟何風之隆歟迨後世去古日遠士習浮薄燕朋逆其師燕遊廢其學機械相

尚而窺見隱匿此何人歟究竟攖人之心吉祥不止夫蛾之赴火逐其明也而竟以自焚悲夫

義以章

以予觀自古君子忠孝之誼正大之情千古以下猶可想見乃當時所行或不免致拂人情於事亦鮮克有濟小人側目反指爲偏愎何歟總之任質無節文任氣少從容耳漢宋之末諸君子畧可覩矣顧禮匪迂闊孫匪恇怯忠信之至入火不熱入水不濡成天下之事實嘉賴之不然棋稜兩可與世浮沉天下事卒未有濟狄梁公可謂委曲矣若鶗鴂之要不同文文山可謂

從容矣使燕市之死不決縱迂言禮孫烏足責乎

病無能三章

君子既不病人莫我知又疾沒世不稱既疾沒世不稱又凡事必求諸已此非相反之言一致之言也昔漢徵處士樊英英初至朝廷爲設壇席如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亦無所缺而毁謗流布論者曰此由觀聽望深聲名太盛所致以斯知君子非惡其名而逃之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應辟君子自非名行適均則此以耳語耳者亦孰從而慰之乎古人窮達一致在已出處卽時廢興亦惟求之已者裕耳不然儀秦巢許兩無所據誠負愧已

矜羣章

作易繫同人卽有乘墉伏莽之慮後世朋黨之禍卒至及人國家論者皆尤君子用壯之失夫用壯觸籓聖人所戒豈屬苛論顧就宋景祐之時言之在四賢一不肖之詩誠爲過激若呂許公進用之士多出其門夫獨非黨乎夫祁奚之薦解狐其仇也蕭相國舉曹參自代其不相能者也羊祜每有薦剡人皆不知婁師德屢薦狄仁傑仁傑不覺之數子者眞度越千古矣至若韓厥爲趙宣子所薦乃刖宣子之僕叔向得祁奚免死向入朝不見祁奚周舉舊左雄所薦而反許奏雄張陵爲不疑所舉而反面劾不疑若此又何至紛紛有門戶之嫌乎由此推之朝廷去朋黨止有一法有羣莫如渙羣化爭不若無爭矜以持已恕以待人如斯而已不然明廷如虎昏夜又如狐此禍終不解已

舉人章

敷奏以言唐虞不廢況士窮困揣摩當世之務以希進用縱其行或不逮亦烏得謂其言盡無當乎漢興諸事草創至文帝時法令積偏自當有所更定賈生言之實非迂闊顧生年少若使爲之必至大壞漢文不用非馮敬等害之也實不可用也乃終

帝之世更定法令列侯就國凡誼所發率多見之施行漢文之治遠軼千古非以此歟向使治安一策與嗇夫之辨同廢則止韡受言徒有其貌耳烏能方軌成康號稱至治乎

一言章

平天下難事也止在於推所惡則一恕可行終身豈謬乎顧其事實難耳何言之已一耳而行且萬必事事推之已則難且施之已不顧則施者不恕矣必於已盡反之則難或已之所施者恕矣而報者未必恕則又難故勿之云者難之也此强恕之說也一恕可行終身惟强可以行恕不然不欲無加已謂非賜所

及何此顧易言之乎

毀譽章

三代不易民而治謂此心同耳若論心㱏不必三代也千百萬世之後三家村亦有是非孔子於三代直道而行獨歸之斯民或以是歟子輿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自我言之匹夫匹婦之情耳人心不敢攖攖者其誰耶此孔子之所謂誰毀誰譽也唐元宗罷張九齡裴耀卿寵安祿山李林甫言者輒見誅戮他日播遷駕至咸陽父老郭從謹進曰草莽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無能叩九閽而陳耳嗟夫天下公道至大壞始得上陳尚何及耶

闕文章

孔子嘆闕文借馬兩事及身遂爾大變豈世界不可復治人漸澆漓化爲鬼魅耶嗟夫天下人心總與國家氣運相爲終始耳葢開國之始考功之法嚴則人無毀譽綦隆之代仁厚之風美鄉里無吝情所以當時載筆之官非耳聞目見不敢傳之簡冊比屋之人凡澆醇散樸不敢施之鄉曲迨其後不能不漸趨於文漸趨於薄耳唐宋之季史官記注止取各家行狀漢之中葉父借耰鋤子有德色非明驗歟由此推之雖百世可知豈特春秋之時爲然哉

巧言章

予嘗私論亂德之言與德不遠幾微之界疑似難明古與今異巧者援古亂今常與變異巧者借變亂常顧以時與事奪之不爲所亂猶易若夫小仁小勇卒不能辨躁不能持以沉船破釜之雄葢世拔山之力竟爲豎子不足與謀豈不惜哉由此推之一病在識一病在力從古以來識之所及猶有二三力之所貞千百中不能什一自非强毅有守功名事業之際亦烏能舍小取大有成無敗乎

衆惡章

甚矣天下人之不得見其私也其不得見也非受蔽於私正受蔽於人之恃衆以爲公而私不得顯耳葢曾史之行不常有桀蹠之惡不世出亦何至群鄉國之人惡且衆好且衆乎吾惟不欲以衆掩爲之設身處其地爲之設身處其時則吞聲而不敢言謗鬦而動衆之私出矣不然忠臣孝子之私不欲言者也一鄉稱愿之私不敢言者也世無道天之民論人者多徇人之失已矣忠孝不可見矣

人能章

越人之舟艛艕悉備可以渡龍門過弱水此非舟之能操舟者之能也我有耳目心思運量六合之具已裕是故功自成也名自命也舜禹在唐虞宏唐虞之道卽舜禹其人伊呂在商周宏商周之道卽伊呂其人雖時有夷險如灩澦瞿塘然作楫之材致遠以利天下一也七尺之軀所關恢宏之責如此君子盍可忽乎哉不然不自激昻致草木同腐誠足羞已

不改章

此警之之辭亦策之之辭也警之者何恭過無小遂則名損策之者何過亦無大改則克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貴賤無賢

愚一也陸贄對唐德宗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夫成湯周宣皆所稱雄畧不世出之主乃當日廷臣贊之誦之不過如此然則中人有過可吝改歟

以思章

孔子言學思非一曰罔曰殆相提而論也曰未之思曰何遠盍言貴思也乃此直曰思不如學則實之勝乎虛耳由此推之士不貴口耳而嶄元悟烏有當哉

謀道章

謀食之人今古所賤顧以語士不然恬退守道目爲迂儒智巧蠅營靦爲通士揆其所以彈鋏之歌方悲削緘竿牘之徑捷於鼓桴嗟夫學者未必得祿得祿不專在學是誰之過歟東漢初年敦尚清節一時人士自好者多桓靈之間倖門一開弃競卒長由此推之孔子所言盍在三代以上也

知及章

君子之學入可使長出可使治言已優也知旣及之天下之理已熟仁又能守居安之資已深以此莅官行政教訓正俗誰曰不宜乃孔子曰不莊以涖則民不敬又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豈猶有闕焉者歟盍士初入官臨民制度未必明習草野之氣未忘下無以示觀耳且學守之矜持未化則莊涖之意太嚴下無以自適耳周禮一書與王制學記相爲表裏學古旣優論定就官之後其間臨民之度化民成俗之方列在地官者亦何其詳且盡歟以此知孔子之言非過計也

大受章

大受之可不可從君子小人見也小知之可不可就用君子小人者言也舜受堯之天下被袗鼓琴若固有之禹受舜之天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如故大受之度亦可想見若嗇夫之辨

遂使爲郎此聰於小知者也用違其才偏長並廢此輕棄小知者也國家用人期於稱事寧有若是畸輕畸重歟古之明哲知人善任難聰以爲大賢役小賢大德役小德隆休休斷斷之臣亦未始不容有技彥聖之士當其時政無不舉事無不辦治臻郅隆豈偶然哉

水火章

語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乃蚩蚩之民日旦爭門而出取薪汲泉凡以爲此生卒以飢渴之故陷死亡不惜嗟夫抑何愚至此哉所以古聖人

之治天下朝饔夕飧水火之利徧天下而又必教以父子有親兄弟有讓朋友有信鄉黨鄰里以和當其時民敦古處踐履醇摯上無官刑民不罔死下鮮疾疫民不夭死非所稱仁風翔洽之世歟卽不然死忠死孝蹈湯赴火亦生氣凜然矣豈與蚩蚩之民飢渴之害者同日語哉

當仁章

讓美德也其善可指其名可居今之君子未始無讓顧事有大軏則讓當道有豺狼則讓甚至君父有急亦讓試問當仁者誰乎孔子曰志意不立子路侍求之聖門仲由其選千古而下吾

猶想見其人由此推之若使君子盡能急病讓夷事不避難則君父之前正不倍其師說又奚必函丈之前不敢並行不敢居位乃稱讓哉孔子謂當仁不讓於師葢勉仁也示天下之爲弟子各當自勵也

不諒章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諒之匪貞此亦易辨顧貞者正而固也揆其大畧亦在君父之間而已矣氣節闗綱常之重正大見天地之情鞠躬盡瘁爲貞則首鼠觀望卽非貞見危授命爲貞則臨難苟免卽非貞或曰貞於天行爲四德於人屬智於事爲

幹君子別有識以審幾別有才以御變嗟夫天下有君子而恃才識者哉卽有才識可恃亦惟功必求成事不避難而已矣故貞之與諒大節小節之分非圓變徑守之分也世有龍比寧受偏節之名已

敬事章

後世之士優游養望號曰雅人循分修職目爲俗吏澹泊無營謂之拙宦謀田問宅命曰通人世界如此雖求不亂不可得已嘗讀漢史至諸葛武侯躬較簿書不辭勞瘁在軍別無調度求長尺寸未嘗不掩卷嘆息曰嗟夫茲何人歟三代而後敬事後

食舍諸葛吾誰與哉故志慮忠純者乃能恪供乃職濟治明志者始不內顧其私若武侯不多見已

有教章

仲尼之門如顏子有幾列以四科賢人人殊十人而外其類尚多其間或抑而裁或企而及總期於曲有成就蓋大造之鑄物原無擇材夭喬雖異篤則維均良工之辨材不棄所短良楛雖殊適用則一聖人之教人亦若是已矣不然教與質違强求合一斯不免進退迸施語默乖方矣烏有當哉

道不同章

史稱曹參與蕭何素不相能及參繼何為政一守何法無所更改蜀諸葛武侯與法孝直好尚不同而公義相取猇亭之役時法正已死亮獨嘆曰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東行道不同而又相為謀於此兩人僅見他則水火一成禍害立至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言致一也又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言審異也自非神聖在上綜覈群材察情尚亦烏能群策並驅審異致同合天下事有成無敗乎

辭達章

文字興天雨粟鬼夜哭宇宙之災祥見矣以扶陰陽之秘著萬

物之理之辭而今災祥反見始製文字者其有憂患乎要此辭之有災祥也非辭之罪也為辭者之罪也戰國之辭横時競戰爭晉魏之辭靡俗尚奢侈唐之辭浮人鮮忠貞宋之辭脆國多削弱若春秋各國辭命亦可槩見左氏一書本以翼經顧附會徵應論者亦謂近誣然則孔子達之之説蓋云救乎漢劉子政得鴻寶秘書自以為世人莫見獻之於朝卒致罔效後世所謂奇未必如鴻寶之秘而士習謬尚此國家之災祥也憂患曷有已矣

師冕章

宇宙有不足之數而道生焉萬物有自然之理而道著焉冕無目聖人救之冕有耳聖人因之道如是而已矣是故善貸萬物而不尸功著一世而不勞其惟聖人乎以是知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已

論語通義卷十六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顓臾章

虞廷干羽千古不再春秋何時謂服遠祇修文德不幾迂而無當乎不知均和而安精神內實國威外揚來則庇之宇下不來立致滅亡亦奚再計決乎漢文帝時海內殷富遣一介之使遂能使尉佗去黃屋削帝號奉漢正朔宋藝祖時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以文臣通判諸州軍事卒能使吳越王俶籍土地來歸豈非當時國家安和別無內患故服遠若斯之速歟周家以五

等之爵通天下六等之爵行國中一時大小相維遠近相制朝委裘而不亂此道得也魯舍中軍三家四分公室不均甚矣康子之時陪臣執命不和甚矣蒲圃之役其父桓子已幾不免不安甚矣然則蕭墻之語季氏之家前後亦驗乃猶不悔禍狡然思逞何歟

有道二章

周家千八百國統馭最屬當時天下諸侯大夫有功王室則崇敦庸之典以賞之爰有禮樂天下諸侯大夫得罪王朝則出命討之典以罰之爰有征伐故禮樂征伐天子所以勸戒天下諸

侯大夫之具也乃為之禮樂征代以防之并其禮樂征伐而竊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世變江河亦局已乎三代以後效尤為甚曹魏窺覬漢鼎時即有司馬父子側目其間追晉恭帝以後不二百年改姓更氏凡五自唐昭宣以後不五十年改姓更氏且至六七攘奪愈慘則歷年愈促吾悲夫作俑者已

三友章

莊周曰毛嬙麗姬天下之美婦人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此數者烏知天下之正色哉麋鹿嗜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此數者烏知天下之正味哉以此推之凡交之難

非友之難友之者難也遥聞聲而相思近至前而不御直諒多聞之友能益我乎人言便僻善柔便佞彼實不覺若此又豈便僻善柔便佞之損我乎益固自益損亦自損廣交絕交正不必自友起見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蓋責友之者也

三樂章

益德之裕也敬業而樂群不見其益有時而長矣損德之累也長傲而順非不見其損有時而消矣辨損益者存乎介幾微之際可不審歟

三愆章

閭之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又曰幼者聽而不問又曰上視面中視抱循此數者則隙與隱與瞽之愆無由而至矣不然言未及越次面陳言已及瞋目江南术價雖才高意廣各有所負然揆之於道皆匪中正而況侍君子之側乎故禮者居身之珍省愆之道也

三戒章

童身弱志棲眞澹漠此引年之士綠督之經逆血氣者之術也室無姬侍堅忍守雌度義立名此刻意尚行之士制血氣者之爲也毛嬙麗姬簪珥盈側蓬頭突鬢瞋目語難順隱肩高驅雀

護黍剌剌兒女子語不休此無賴之人儕俗之士任血氣者之行也夫惟至人抱陰而負陽含醇而守樸血氣有其用無其累衰旺不制於形而制於神斯乃同於人而遊於天者乎孔子著三戒蓋抑血氣也是亦隨年省察之道也

三畏章

維天之命吉凶禍福皆有其理維人有大人刑賞明威皆有其權維言有聖言道法教戒皆有其則君子之心天人見焉能無畏乎乃若縱欲亡理違命褻天侮孟乎衣冠非議乎先聖此小人之無忌憚者也此心之謹肆一分天理之存亡遂判可不愼歟

生知章

天下盡學知者耳生知不世出困知亦不常有柴愚參魯顓悟之賜亦不得優忘食忘寢仲尼之知亦且居次若必人人敦敏夙成烏可得哉故分上分下分次非遑隔之辭鞭策之辭也畢統斷斷積溜穿石己百己千吾更爲困知者勉已

九思章

思者神明之用也無所着何所思有所着又何能九思其惟動靜不失其時者乎九者有各値之時則思有各當之位動不違

則修身明理懲忿窒欲之事於焉備矣斯其爲君子也歟

見善章

如不及如探湯此好惡求慊之學非謂求志達道之士不必如斯也若使求志達道止求遂子孫田宅之謀則此好惡求慊之人方將置之百尺樓下曷貴乎古來出處合一莫如伊尹揆其初不過一介必嚴以此推之隱居求志求此慊好慊惡之志耳行義達道達此善善欲與天下同清惡惡惟恐天下同濁之道耳不然管幼安與華子魚同學坐必割席其初豈逆料後來勒兵破壁作事若此狠猖哉亦以其志知之也故求志之說尤當

辨之蚤辨也

千駟章

齊景公莊公之弟也崔杼弑莊公立景景旣立不聞有討賊一語又且相杼伯夷叔齊兄弟讓國終且不食周粟寧餓死首陽之下以齊景於君臣兄弟若彼伯夷叔齊於君臣兄弟若此相提而論豈爲窮餓之士吐氣哉曰嗟夫吾亦以愧天下後世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而猶懷利心者

異聞章

齊輪扁之對桓公也曰臣之斲輪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喻之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喻之臣卽是推之道有自得父子之間心口且不能喻況異聞乎顧吾於陳亢之問伯魚之對而得大道之所存矣蓋樂育之門無私父子大道之教歸本六經父與師舍是無以教子與弟舍是無以學太學之教亦若是斯已矣寧有異乎

邦君章

杞邦君之妻正嫡也君稱之曰夫人尊嫡也自稱曰小童自謙也然非以是降體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尊君也因以尊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小君尊之也曰寡小君謙辭也稱諸異邦之辭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尊同尊之者亦同不以異邦有異也要必告尊天子亦重嫡也魯昭公不告非禮也自吳孟子始也廟必見明共承祭祀也親迎明敵體也唐末宦官輕於廢立論者推其原自德順以來不立中宮所致信矣然則人主於妃匹之際可不愼歟

論語通義卷十七

黎水後學會論孔壁甫著

陽貨章

公山弗擾召子欲往佛肸召子欲往陽貨召而不見與何也曰不見之是也見之非也故佛肸公山卒皆不往也歸孔子豚禮也故往拜之是不往拜之非也然其歸也實詭也故往拜之是時亡而拜之亦是也曰不仁懷寶迷邦果不仁也曰不知從事失時果非知也曰將仕日月逝矣果當仕也至問所仕者誰非貨也乘時而趣載寶而行非貨也聖人之待小人如此後世

卒有仕莽應京又有鹿辭賈禍者何也

相近二章

性善之說孟子蓋云救也救戰國時無惻隱無羞惡之人也矯枉者不得不過以爲性槩善云耳古來上知不常有下愚不世出孔子亦道其常而已故相近者統辭也唯者特辭也統辭論其常特辭徵其變不然槩曰性善則舜象惠蹠諸人終難置之平等且從古及今帝王禮樂刑政亦將安所用乎

武城章

漢家以王霸道雜治循良之治惟漢獨閟西漢龔遂之治渤海黃霸之治潁川卓茂之治密魯恭之治中牟皆能以教化行之一郡不則亦行之一邑春秋之時年飢歲疫戰爭方始子游稍以禮樂陶淑遂能使一邑絃歌此可見從來喪亂之世與民獨親止有邑宰田賦蒐苗讀法飲射皆是歲徧之政催科撫字相時而斟酌行之猶是一邑唐虞也豈武城遂曠事乎

公山章

公山襲魯非襲魯也襲季也季入於公宮季氏之謀蓋猶之乎魏桓範爲曹爽畫拒懿之策也爽不用其策竟以取敗季用其策卒敗弗擾孔子欲往欲借弗擾以誅挾魯公者耳東周之意

此可想見顧何以卒不往揆其勢也三桓於魯未可卒戕且亦知公山非成事之人也

五者章

仁人之稱豈偶也哉使天下之人敬之如神明親之若父母信之若四時使之若臂指事可建而功可成然後我之一身始有所利賴於天下孔子分之爲恭寬信敏惠蓋仁之見爲事也徵之爲不侮爲得衆爲人任爲有功爲足使事之收其效也太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非此之謂歟儒者有其心無其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學者所以學爲

人君信矣

佛肸章

孔子之欲往佛肸猶之乎欲往公山耳顧何以終不往也肸敗而趙不衰晉終不可振耳天下萬世學仲尼先學仲由不然荀文若兄炯鑒已

六言章

天下有大美即有不美者存非美之有不美也役於其美而爲之斯不美矣他不具論忠孝大節也忠如竇拳孝如曾參自刑受杖君子猶或非之況其他者乎以此推之六言六蔽亦大可

見是故從井救人爲仁蔽也齊諧志怪爲知蔽也侯嬴刎頸爲信蔽也葉里証父爲直蔽也聶政抉眼爲勇蔽也灌夫罵坐爲剛蔽也若此者凡以不學也雖然學亦豈摹古之謂乎時地不符摹倣均失誦詩讀書別有化裁斯則資深逢源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此固可爲好學者言也

學詩章

人生大節止事父事君全詩之旨錯出雖多要而歸之此一言可蔽試觀十五國之所詠歌二雅之所興慨三頌之所備列君父之間大畧悉備群若躋堂介壽怨若靡盬析薪可以興與於此也可以觀觀於此也不然大節不舉而謬謂敎尚風雅雖三百亦奚益乎王裒誦蓼莪輒攀栢悲號王式爲昌邑師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復流涕以此思之舍事父事君興觀無別旨矣

周南章

周公治國中者也今考周南汝墳江漢之化無不具載明乎此不可禦者也召公治南國者也今考召南鵲巢草虫諸什亦必返遡宮闈明乎此有本者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寧有異乎面墻而立戒伯魚也若曰身一不修家即不齊可無問鄉黨可無問邦國矣君子志在天下於家庭詎敢忽乎

禮云章

樂記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由此思之禮樂有能盡者焉亦有不能盡者焉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生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不然一往輒盡玉帛鐘鼓其中無復有存則有見漢官威儀而涼然流涕聞太常雅樂而悲憤不自勝者何哉孔子一則曰玉帛云乎哉再則曰鐘鼓云乎哉蓋欲行禮奏樂者一深長思耳

色厲章

好名之人。名之以盜。謂人能見其貌。不能見其心耳。然心何不可見也。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吾不能見其內。見其色厲而已。可知矣。何者。眞悲者無聲而哀。眞怒者未發而威也。色者盜之旌。作僞日拙。非明驗歟。

鄉原章

論人於鄉。爲近實也。顧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朝市之地。猶指視及焉。鄉原乃別出一巧。而取名於鄉。聖人爲忠信廉潔以別之。鄉原幷其忠信廉潔而竊之。是朝市爲衆射之的。鄉黨乃逋逃之藪矣。盜一世之人心。無顯坐之律。鄉原不死。大盜不止。是以聖人誅之也。

道聽章

聖人於天內山外之卦。名曰大畜。大象申之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畜者藏也。天以言其內無不包。山以言其外無不止。惟其外無不止。故其內無不包者可久而固也。以此推之。道聽塗說。非德之棄而何。顧塗說之弊有二。一則偶有涉獵。自侈辯博。在於中滿。一則內無定見。隨聽轉移。在於中浮。中浮者不守。中滿者必傾。於以語畜。烏可得哉。所以君子其虛若谷。其靜若山。山谷所藏。不見其益。有時而長。蓋息之者深已。

鄙夫章

稱鄙夫。鄙之也。曰可與罪與之者也。曰患。推其心也。曰無所不至。言必至也。危之也。危之者何。爲與之者危也。宋丁謂同寇準會食中書省。羹汚準鬚。謂徐起爲之拂。此可以知其鄙矣。乃準復薦其才於李流。流不用。準曰。如謂者。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卒引用之。後準貶死。皆出謂手。此可見從來樞要之地。小人得厠足其間。定有援引後來。名位相軋。究至噬臍無及。可勝嘆哉。

三疾章

三疾不古。則按其所以不古。三者亦各有異。蕩似肆。其弊也蒙。忿戾近廉。其弊也竊。詐與愚反。其弊也文。文其拙者耳。人猶得而知之。若蒙若竊。鮮有不居之不疑者。人心不古。一至於此。晉士近肆。漢士近廉。異則相譏。同則相譽。究極其弊。移禍國家。可不辨歟。

惡紫章

紫奪朱。爲其近朱。鄭聲亂雅樂。爲其近雅樂。利口覆邦家。爲其近於利邦家。細數之。其目有四。一曰便利。君子之謀深。其幾常沉。彼則矢口而出矣。一曰順利。君子之言厲。其意常逆。彼則隨

人爲轉移矣一日快利君子於是非審即且常費參酌彼則無不立剖矣一日禍利君子禍國家每在久遠彼則言言可據立可顯施矣幾微之際人所難辨自非聰明聖知之主澹然無欲亦烏能當前立斷乎此天下之所以治日少亂日多也

無言章

道之大原出於天四時行命之所以流行也百物生命之所以不已也從古聖人立教莫不本諸此是故物生必蒙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物生各別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四時著天之教萬物述天之事君子觀於天教之道備焉矣

以此推之霜閒露濡當其可之謂時繼長增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君子於觧凍始氷繁華敗籜思過半矣教之道有外焉者哉

孺悲章

以予觀孺悲行事無所考學士喪禮於孔子亦當時承哀公之命辭以疾者何絕之也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何使之知已之絕之也使之知已之絕之者何是孔子不欲終絕之也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信夫

三年章

喪大記曰父母之喪君卿大夫衆士皆三日不食次食粥朝夕一溢米既葬蔬食飲水練食菜菓祥始食乾肉飲醴酒又曰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君爲廬宫之大夫襢之既葬始柱楣塗廬既練居堊室既祥居黝室禫始復寢又曰父母之喪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既殯麤衰既葬受以成布祥始練冠縓緣要經不除三年樂撤於縣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嗟夫先王之制禮也不敢過不敢不至斯始其至而不過者乎

飽食章

少壯者努力之時也精神者有用之物也陶侃在廣州官閒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夕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有事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又提吏士博具焚之曰此牧猪奴戲耳晉室渡江而東得侃數人自是少振猶賢之論孔子蓋譏影之辭非爲燕僻廢學弛策之辭也丈夫自勵非惟日不足亦烏能自奮乎

尚勇章

爲亂爲盜孔子蓋爲子路攻玉之辭非歷鳩眼難化之辭也蓋從來忠臣之行孝子之事皆剛毅爲之仲尼之門如子路有幾

使事事求之義。則南山之竹。已銛而鏃之矣。萋菶之病血氣之患又何得至乎

有惡章

人盡負氣。則世界無平境。稱人惡。下訕上。勇無禮。果敢而窒。其禍多至殺身。人盡任術。則世界無易境。徼爲知。訐爲直。不孫爲勇。其害日以及世。在朝廷。蜩螗沸羹。僨轅敗事。在鄉曲。則良善蒙垢。長老見凌。淺人習之長惡。斷之奸。深人習之競含沙之術。非重法懲之。將大亂不止。聖賢之惡。蓋有憂患已。

難養章

齊桓公。英主也。易牙豎刁在內。管夷吾幾不能爲政於外。此亦近之之過矣。乃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官中亂。甚矣。遠之之難也。然而不於遠之時也。殺子自刑。亦誰爲近之。我不近。則遠之嫌無自生。遠固始於近耳。若使進御有常。後宮無專夕。止供灑掃衣絲少事權。雖曰近之。庸何傷。然則小人女子。非養之難。養之者難耳。養此輩。豈無道乎。

見惡章

人生三十曰壯。四十曰彊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衰。四十見惡。孔子嘆曰。其終也已。不已急乎。曰。非也。惜之也。惜之者何。非惜四十以後竟歸汶汶。正惜彼四十前悠悠忽忽耳。後晉周處爲鄉里所患惡。至目爲南山白額虎。爲長橋下蛟。一旦自殺虎搏蛟。入吳從二陸學。朞年州府交辟。涇陽之難。竟力戰以死。爲名臣。然則君子學問之消長。名節之成敗。亦烏有定據哉。顧人自勉何如耳。

論語通義卷十八

黎水後學曾論孔璧甫著

微子章

子讀論語三仁之說。而知孔子蓋直為微子辨也。何辨爾。曰。為抱器歸周辨也。後宋宗室趙孟頫應至元之召。論者猶或譏之。使微子而果抱器歸周也。則亦殷之罪人耳。蓋去行遯之辭也。以國家之元子。不顧行遯。其孤憤與奴者死者同一肺肝。即起三人於九原而相質証。亦流涕嗚咽。孔子尚論而斷曰三仁。蓋原其心也。故知抱器歸周之說之謬也。

士師章

古人多特至之行。非獨以其資近也。蓋亦時使之然耳。今讀柳下惠焉往而不三黜。何必去父母之邦兩語。意亦曰嗟夫。非天下無邦。亦孰使予至此哉。蓋孤憤之辭。非自審之辭也。曾之廷殆下惠衡門泌水矣

吾老章

齊景公吾老之辭。大率泥晏子窮莫殫之說耳。顧其失有二。周武王年七十始興。晉文公年六十有二始霸。使景能奮發有為。豈盡日暮途遠。其失一。殷湯得伊尹。既盡其用。而又遺之太甲。周文王師尚父。不盡其用。亦以遺之武王。使景果能為子孫計。長久則子孫亦不至走死。其失又一。宜乎孔子之致廩邱而去也。志氣衰惰。又無遠圖。以此畱賢。賢可畱乎

女樂章

文衣文樂。齊人犂鉏之計也。愚魯也。所以沮孔子也。受之自桓子始。魯三日甚之也。甚之者何。魯之君臣共作色荒也。孔子行在致膰之後。此即書孔子行者何。原之也。原孔子之出走。實衆婢子之故也。夾谷之會。齊不獨有愧色。且有懼心。今且弄之掌股矣。嗟夫。國有忠賢。敵人所畏。後世飛語間而謀臣就戮。反間

售而猛士喪。元卒之以國與敵。以此推之。魯之不亡。其幸耳。

楚狂三章

春秋時。天下何多隱士也。沮溺有時隱之意。丈人有石隱之風。孔子猶得一與之言。乃若接輿。廣已而造大。愛已而造哀。其於孔子洵可謂有心矣。傳稱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斯殆其人歟。雖然。已而之嘆。孔子不欲聞也。天下滔滔。孔子又未能與易。君臣之義。孔子亦未之有行。途已窮矣。猶不欲慟哭而返。悲哉。孔子之為心也。春秋時。亦孰有能識之者歟。

逸民章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而已矣兩者之中操術異尚人人不同亦安能執一成之跡以約畧殊途乎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或貞而孤或和而慢或憤而激彼此不相襲先後不同轍乃孔子叙論以已次於其後而更見以爲異亦於不可約畧中而約畧之若見彼數子一見以爲可則一見以爲不可已固自殊耳嗟夫天下之理時地容移可乎可非有可於我也不可乎不可非有不可於我也孔子欲爲東周而又老於洙泗無可無不可豈爲異哉春秋使之也伯夷叔齊諸逸民之後於是乎有孔子之跡也

大師章

此書法特類春秋魯事曰非亦大可見其官予之也書職志不溺職也齊楚秦蔡猶僻地耳入河入漢入海諸國遐哉無復有伶官之跡矣一時位署蕭條魯廷寂寞即過殷故墟之歌不慘於此已

周公章

後世泰時宗室非有軍功不得屬籍魏國封建兄弟至親率處遠籓漢祖烹韓監越多以疑殺功臣雖國祚各有修短總久安長治莫如周家止用不違才隨方器使凡開創之主皆能顛倒豪傑予於是愈思元公之訓已萬世而後開國之主自非勢隆磐石恩溢儆帷就賢體達亦烏能無疆惟休立國於罔替乎

八士章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況賢人乎古之十六族高陽氏高辛氏有之也非高陽氏高辛氏不能有也紀八士寇以周有明乎生此一家生我王國者也兎罝野人方爲干城腹心自非菁莪樸棫之化靈通川嶽亦烏能覩此多士號稱極盛乎

論語通義卷十九

黎水後學曾論孔璧甫著

致命章

貢禹之言曰今世之俗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居官而富者為雄傑又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若此則龍比夷齊孝已曾參真非英物矣子張之言救世之言憤世之言也士誠能於君親身名之際獨隆古道而敦尚風節豈有他哉斯可已矣言無他也即有他焉亦其餘也即不必有他焉亦不必過求也故曰救世之言憤世之言也

執德章

曲士學一先生之言不通時變即老死牖下何足惜乃所號為賢者亦入聞夫子之道而說出見紛華美麗而說亦烏覩所謂體大而守堅用宏而志篤者乎後世分別方術其流有九以儒雜於醫卜農圃之間論者謂儗失其倫予謂使士而誠執德不宏信道不篤雖以雜九流可矣緬思古人耕莘釣渭若將終身幡然而出知覺斯民後車載歸定鼎卜歷不可得矣誠哉不足為有亡也

問交章

朱穆著絕交論蔡邕以為貞而孤顧穆以忤瑄下吏劉陶數十人詣闕請代何孤歟揚雄函丈問字者幾滿卒以劉棻之累投閣則子夏之說勝已蓋友者我取乎友也可者與不可者拒近是若子張則友取乎我之說也尊容矜嘉馳意太廣太廣豈能盡無失乎

小道章

嘗考漢諸儒各受一經迴其原本多自商瞿子木子木蓋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者厥後學易說卜筮學書洪範說五行學春秋言災異學詩工賦頌學禮多言車旗服飾之事又不能通經如

京房費直張禹劉向魯徐生諸子亦表表特出而其道卒不能治天下國家此亦致遠恐泥之明驗又況諸不在六藝之科者歟此西河之教所以致慎厥始亦知數傳之後即聖人之教不不能不分耳甚矣道術不可不審也

日知章

長沮封人曰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終年厭餐此治民之喻也莊周謂可通於學故君子之學日計之不足月計之則有餘溫故而知新深造則自得鹵莽滅

裂無由而至矣故其言好者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博學章

人有心而萬物不散矣心有耳目而萬物不離矣盡耳目以羅之吾心在萬物之中歛志思以守之萬物在吾心之中一心之致精見萬物之皆備在中云者不外之也不外則莫非内矣甚矣人不可不學問也

居肆章

凡致者有專致之義焉有必致之義焉有不知其致而致之義焉畢統斷餘積淵穿石必學始致其道則專致之說也此百工

所以居肆而後成事也九仞棄井一簣虧山必致其道而始爲學此必致之說也此百工必成事而始不虛其肆也樹華於春栗芽於室冬至子半葭灰自飛學至而道自致則不知其致而致之說也此百工日省月試而事自成也然而專之義要矣不專則不能致致未有不專者也

必文章

過不同乎曰不同任眞而遊時見其癖此三疾之民其過也乃疾也不必文也栽之可耳一事偶錯時見詬厲此無心之誤其過也乃失也不可文也改之可耳君子以質小人以飾純白殘

而萬物曰超於僞其小人之行也夫

三變章

詩曰其儀一兮言君子止一常度耳變者其誰耶莊周謂杜德機此不可見者也善者機此可見者也衡氣機乃不眺陰不眺陽者也侍於君子見其所可見而不見其所不可見亦烏有得乎

信而章

築城鑿池人主非自爲也而怨讟叢生無他民以爲厲己也面折廷諍人臣非自爲也而罪戾且至無他君以爲謗己也然則

勞其諫可廢乎曰不可人君無亭軒臺榭之好萬不得已始有徵發民誰不信期會不爽馳役不爽民又誰不信臣無沽名賣直之意萬不得已始有諫諍君誰不信我言之又計君能行之君又誰不信子夏曰信而後勞信而後諫盖難之之辭非先後之辭信盖即在勞與諫之中也不然即迂言誠意奚益乎

大德章

持身旣嚴小節必謹放蕩不簡大閑亦踰瑣瑣其閑亦有輕重蒲盟不踐孔子之信未嘗莫質鬼神堂阜之囚管仲之功終難對乎子糾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盖甚言大德不

可踰耳撲其大畧在君父之閒而已矣方外之士儘有可寬至此亦何容別議哉

洒掃章

舍本而事末咫尺之修也聖人不爲舍末而事本躐等之學也聖人不能以孔子之聖尚且下學始能上達況其他乎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孫教者之於人亦若是已矣洙泗而後惟西河一派相傳久遠亦以教之得其道耳甚矣草木區別之喻之似君子也

仕優章

西漢因趙綰王臧敗遂謂儒者卒鮮實用東漢因樊英無所建明遂謂處士純盜虛聲學優則仕之說無可考驗顧學古入官自三代迄今未之有易士人日夜誦讀以求當選舉豈盡空質耶但學不本六藝之科而自爲同異於是問國家錢穀若何彼不知問國家兵刑若何彼不知問國家事有大軏將若何彼不知若是即載籍極博猶無用耳吳大帝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以軍務煩多對帝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獵見往事耳宋趙普太祖亦勸令學普後公務暇即手論語一卷卒佐太祖太宗平定天下此又仕優則學之明驗也由此推之當代典章皆參酌古義彼此原不相戾窮居誦讀又可緊置之不問耶

致哀章

送死大事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一日少疎終身遺恨詎哀云爾乎子游之意蓋爲徒習擗踊之節者言耳此旣其實不旣其文之說也

難能二章

古之君子無岸然自好以表異於物於時賢友切磋直友規戒

不見其益有時而長斯所稱有道仁人也若或行多絕俗氣少中和直諒多聞望而却步則所就可知已仲尼之門乃有子張一時同門之人不吝攻疾友誼賢修均可想見由此推之士人雅志好修而猶恃高明自棄道益非所聞已

自致章

擗踊者何哀之至也稽顙者何隱之甚也故袒衣括髮寢苫枕由非文也此有由然也先王之制禮非能作人之情也能不拂人之情而已乃後世猶有忍言短喪者何歟

孟莊章

稱一人而衆善見焉若孔子稱孟莊子是已稱孝著莊子也稱莊子之孝而獻子之賢並見是著獻子也不特此也獻子之臣皆能奉行獻子之政於此而亦並見是著獻子之臣也顏回茲無靈蓳父豐點之儔並且不朽矣若夫督揚之盟小邾之伐與城虎牢報鄭之意亦大相似其於魯且可謂世篤忠貞已

陽膚章

嘗觀古來時和年豐五穀歲熟民生其間各保父母各保妻子不敢以身試法無他治之得其道也後世追呼廹之峻法驅之民遑不肖之心以緩一時之死亦曷足怪乃又從而殺之嗟夫

民何不幸至此極也雖嘉石肺石日設亦何益乎由此推之衣食既足道在議教衣食未足道在議富富教未施雖號神君不足貴已

下流章

擬之若紂甚辭也惡居下流像辭也天下之惡皆歸危辭也君子之身如登高崖下視絕壑惟恐失足葢防之豫耳不然惡濕居下尚且不可況以身爲衆流之所集乎爲爾寂寂撫枕涕潸發憤作奸不顧遺臭擬之於紂殆有甚焉若斯則真萬世罪人矣

皆仰章

宜臼之怨傳爲作詩周公居東天且示變日月之食伐鼓於朝可見陰陽相薄禍變相遭天人咸且駭愕乃有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惜不又愈文過之甚歟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葢不敢以時地之偶自恕也皆見皆仰豈君子之心哉在人之須君子者若斯耳由此推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同度同道君子之心實如日月之經地經天稍有微雲卽爲不淨葢不啻兢兢慎已

焉學章

學者學一先生之言自謂遵古能不倍其師說豈不謬哉予嘗上下千古國家之興其時之君手自剏闢往往動與古合且於時定有一代大儒爲之考訂今古損益百王大之宏綱鉅典小之事物細微莫不燦然明備又況千古以來劈畫已經兩朝述作燕乎父子如周文武者乎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獨詳周家誓誥贊易邈乎羲畫而獨從周首乾坤定禮不遺夏商而獨尊乎王制此可見名法之家以吏爲師山林之士偏執己見揆之大道均有所失東漢諸儒首推班固次則蔡邕固悉漢制時稱明習邕識漢事時號文人葢學士必尊本朝道統必歸治統若

是古非今固非通識已

宮牆二章

千古聖人止一仲尼千古得毀獨多亦止一仲尼莊周謂行愈疾則跡愈多亦然歟否歟夫孔子周流天下賜亦游說諸侯乃常時獨尊賜抑孔子此其故不可解也日月之體大明中天若使必進明而處幽不獨孔子不能孔子亦豈爲之乎譏衰鳳譏喪狗所不辭也圍於匡阨於宋不必避也總之世人不能見其所不見不覩宗廟百官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不辨邱陵日月千古來莫不如斯叔孫武叔固不足異已

爲恭章

子貢推尊孔子擬諸天擬諸帝王宰我推尊孔子謂賢於堯舜近世儒者譏此爲門弟子自尊其師不免大過予謂世儒亦未覩三代以下耳誠歷稽史牒自秦而下以迄於今踰二千餘年其間幾人帝幾人王凡尊孔子之教則治違孔子之教則亂學宮之九經不朽則千古帝王之治亦不朽擬之如天豈過也哉或者以立道綏動孔子不得及身親見遂致訾紛紛亦終日戴天而不知天高已

論語通義卷之二十

黎水後學曾論孔璧甫著

堯曰章

天下衆賤不可以相治必立一君以治之傳子之代不必皆賢又必更立一君以治之揖讓征誅由此其遠矣其治也云救也救偏重之勢以反於中自代興以來迄今未之有改也是故唐虞之時偏重在天行水極重則土無權木極重則金無權爰舉舜禹命官敷治大水之後繼以大火大火之後繼以大工即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不顧也於是五行乃就於中夏殷之時偏重

在人事茂德作威淫酗肆虐湯武嗣興大亂之後救以大兵大兵之後施以大恩大恩之後劑以大法時至事起雖身犯不韙亦不顧也於是人性乃就於中故中非不偏不倚之說隨時云救之說也即以偏救偏非偏也顧本之允執者何蓋天下之理似是者多成見拘人即賢者不免開刱之主自非見之灼然守之確然鮮有不惑又分寬信敏公者何蓋就中之道寬猛異用惟其時要猛亦以成其寬因革異施惟其宜要以或因或革正以成其信時幾惟劝動計百年而要以惟時惟幾乃以成其敏太阿在手風雷叵測而要以信賞必罰正以成其公此則其或

繼周雖百世可知也然則矯過就中千古一道戾者其誰耶

五美章

孔子歷叙帝王代興之後繼之以從政分其目曰尊五美屏四惡蓋以開刱之時水火初出規模畧定便可收拾一世人心至事平之後一切出身加民措功施事凡黜權宜與示利漸次可舉嘗考秦皇初定天下作信宮於渭南已復作甘泉前殿作阿房宮築甬道屬咸陽又以亡秦之讖命蒙恬北築塞上尊已作威專任獄吏而秦祚以促此亦勞不擇可處已驕施政猛明驗五代之時即有一二仁聞之主沾沾示惠甚至宗廟犧牲亦恐

有累眞道似亦有志利物急於行仁乃考其時不能成事甚且莫救死亡此又利不因民仁止貪譽明驗即是推之賢主之政有美更無不美勞亦可泰亦可威亦可不必諱也疵主之政役志於美即美轉成不美利亦匪利仁亦匪仁不可襲也此不可一槩也乃若政之害民者甚多妄殺固不必論幷舉不戒視成慢令致期出納之吝刻之爲四豈政之惡遂無大此者乎蓋庸主之疵政傷於誤此不足責也季世權宜之政出於不得已此猶可原也若鍥刻之主有心而爲害民者不足衛執之從未竟以禍秦項籍之頑印竟不能帝楚非彰明較著者歟語曰刱業艱難守成不易蓋應功成之後也又況生長深宮之前人之業從未更事者哉

知命章

有道之世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無道之世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使然也孔子歷叙二帝三王之統而及其政終之以知命其有感也夫齊魯不用退而與弟子講禮於洙泗之上非無可奈何而安之也君子不以窮困改節也作春秋藏否二百四十二年人物或予或奪言人人殊所以垂戒天下萬世至深切也不可不知也此終篇之意也

仁義章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萬物不可以無主故立一人以主之一主不可以治國又設公卿大夫以佐之有君而有臣禮達而分定而義出乎其間矣萬取千千取百義之見於制祿也推而至於什一之法行之田里猶是也有義則有分截然以相守因有情肫然以相通而仁見乎其間矣時乎君臣上下血氣之相流貫有患則若手若足之護腹心此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魏

之先何來乎魏斯與韓趙共分晉地也魏曰何以利吾家晉遂不能有其國危矣哉此施奪之教也然則孟子何爲復以仁義迪之也不欲六卿之後更有六卿也生戰國之民維萬世之君臣也

靈臺章

靈臺之引非正辭也局言乎非正辭也賢者不欲以天下爲桎梏亦豈敢以天下爲恣睢後世秦宮隋苑曷嘗不自侈爲靈哉宋儒蘇軾謂衛懿公以好鶴亡國幽人耳目之玩至人主反爲亡國之資噫信矣蓋有玩好則必侈臺榭侈臺榭則必興土木盡秦川之梗梓罄吳越之文石血工倕之指竭離朱之目殫輸班之巧不足以饜其欲是以一耳一目之玩殺天下有餘矣人主師文王莫若鑒夏桀害喪之誓蓋凛凛可畏矣鑒夏桀正以師文王也人主誠有如傷之視怙冒之仁即亭軒臺榭不必遊覎神靈可也

盡心章

語云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救不於荒之時也周官荒政十二總樽節之意居多若使積三餘九則爲三十年之通雖有九年水七年旱無虞也所謂恃有聖人之政者此耳若夫梁之凶

非盡歲也東搆難於齊西見辱於秦南新衄於楚連年用兵悉索敝賦非盡歲之罪也即曰歲也亦兵荒交集也藉使旱蝗頻仍赤地千里兩河彈丸之地縱欲移民移粟將安之乎後世郡邑米價踊著遏糶之令慮逃亡嚴遷徙之條議蠲徙有空文議賑竟無實惠海內飛輓萬里不止梁河內河東安插不便移民之策或不能行豐凶互濟移粟之法獨不可相倣乎以共主之民同胡越之視則鎮撫一方者何能辭責已

承教章

古今治亂之故何道之相同也肥肉肥馬口腹馳驟之累耳供

應之額有司奉行迭入儺科曰此奉公之政也大君爲一國父母郡邑之長爲郡邑父母如是亦曰行政乎供應不給桁楊交下與梃何異累其妻孥死於溝壑與刃何異梃殺刃殺政殺等殺耳梁之民何不幸亦至此也予已卯庚辰之間自淮西過兗豫歷燕齊見年大祲人相食聞大官至進蔬食樂撤於縣乃當時進鮮馴象之額舟車絡繹於道不見稍減此司計者之過也孟子客梁非有臣主之素尚不惜爲梁王言之當事者徒仰屋嘆救荒無策乃置此不言而盍加賦毋惑乎民之飢而死也

晉國章

史稱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梁惠王不果所言夫使孟子果迂而遠於事情則梁王不果所言是也顧當時所謂利人國不過富強乃孟子之說深耕易耨何嘗非富親上死長何嘗非強然則省刑薄斂之說非不欲富強也不欲速貧速弱之富強耳勾踐報吳定伯策士侈爲美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與孟子之說有何殊異梁王之疑梁王志未治也夫人主有高世主之行圖仇未報自非知明守決不爲僞聽亦烏能卽奮乎言一仁卒虢虢然驚規規然自失何也

定於一章

戰國之苦衆諸侯王各樹兵耳定於一豫知封建之不能不郡縣也顧秦始郡縣不二世而亡或者遂歸咎廢封建之故嗟夫是不察世變之譚也夫秦以虎狼之威競土木事神仙周行天下殺人若不足又以亡秦者胡之讖致築長城幾萬里殺數十萬人於塞下歷數前後四千年屈指無兩然則秦之短祚以嗜殺人之故耳卒之約法三章天下竟定於豁達大度之漢祖後新莽之禍光武中興竟易如反掌史稱人思劉氏不誣也此亦不嗜殺人之明驗矣天道好生人不可以獨殺此語誠寵鑑已

保民章

孟子言四德必言其端言擴克必言如火始燃如泉始達一牛不忍便可致王則燃達之勢固可推已顧究所推之實不過在制田里教樹畜謹庠序之教夫田里樹畜庠序之教先王行之已久豈非聖王復起百世不能易耶戰國之君厭王道久遠難待故競艷桓文詎知桓文在春秋爲特創在戰國實不足尚縱橫約長卽歃血之遺術也洹水之盟不踰期卽敗固知首止之芻狗不再陳矣孟子固非賤桓文賤學桓文而邯鄲其步者耳

好樂章

以予觀樂記備矣凡言由人心感者居多噍殺嘽緩之說與孟

子所對齊宣王者相合且其中言樂必互言禮以樂之節皆禮也又間舉列國燕女敖辟之音以志戒蓋難之也而孟子乃曰好則齊其庶幾似非有前聞也且古樂今樂亦實不同自黃虞以迄三代其間亦且遞變更以三代以下論之凡一代之興定必詔大常定雅樂自後人主承平日久或留意聲歌或留意絲竹不能不各有好尚天馬歌而貳師時出塞外玉樹歌而鼙鼓遂動漁陽鼙調奏而江州之駕不還鼎鐘鑄而五國城之魂莫挽論好樂於今更何易易也若因事納規曲引其君以與民同樂則孟子之言弗可易已

文囿章

先王之有囿也為民也何言乎其為民也古者蒐苗獮狩以講武也設囿不欲以講武之故踐場圃蹂稼穡也蓄育鳥獸者何為射也流示之術而盟諸利也此其至意非為耳目之觀也後世臺池鳥獸之盛莫過於隋西苑之築周二百里海山樓觀嘉禾異草珍禽奇獸畢備不十年晉陽竟為唐沼況苑乎此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楚王之所以盟强臺而弗登也

交隣章

戰國約縱連衡之說皆為交隣也而卒不得勝策約縱則敗盟者累累連衡則割地事秦地不盡則秦之求必不已嗟夫此遊說之士所以連翩結駟也雖然若孟子所言湯文太王句踐之事至明且驗乃當時諸侯卒未有能行何也彼非不事秦也秦卒不為獯鬻為吳也以事之者非太王句踐也至若狄焉啟疆事葛事昆夷之事則絶無矣鄒滕魯薛齊之葛齊之昆夷也終齊宣之世且謀築之謀城之尚安望稱樂天保天下乎且不特此也三田之師聞釁於魏五旬之捷種禍於燕以一齊而思以力勝天下宜乎於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之說見為迂遠而闊於事情過容誅紂之譽不可再見於齊也

雪宮章

人主非巡狩述職不輕出非自尊也防作慝之民也人不得則非其上彼偶語者亦甚可畏也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別設離宮所以異路館途次也齊之築雪宮何也人君至以遊觀煩里旅此非憂樂以天下者也當戰國時天下久不宗周無諸侯述職之事齊雖表東海然海內强大之國齊之外尚有六巡狩之事亦非齊所及孟子引晏子之對齊景者何歆齊宣也猶司馬長卿以漢武好游獵賦子虛更賦大人蓋以諷諫也顧遊觀非王度也後世秦皇東行郡縣所過輒立石隋煬自洛陽抵江州立

離宮四十所備巡幸皆亭國不久蓋以後世廢封建爲郡縣吏三年一奏計無所事巡狩也古今不相襲秦皇事不師古者甚多獨此一巡行郡國必欲摹古何也以此推孟子之對齊宣皆權辭也蓋以諷諫也曰人不得則非其上云耳

明堂章

周家王業始之自后稷篤之自公劉大之自大王成之自文考歷世十五歷年千歲今讀大雅緜之詩公劉之詩播遷不止至再考治岐之政懷保怙冒不啻如天之仁然後能建明堂朝諸侯有天下受命何若斯之難也以語齊宣誠爲迂遠而闊於事情何也宣之祖是爲田和豆區釜鐘之智沾沾市惠遂奪齊國三傳至宣用一孫臏西懾強魏用一章子傻下燕數十餘城其欲坐明堂朝同列直掌股得之寧俟久遠哉而乃曰法公劉以阜民財法古公以援民室法文王以先鰥寡孤獨何見之迂而事之遲也毋惑乎言愈切而聽愈漠也雖然於齊宣之欲毀明堂而歎周德之隆也戰國之時周已分東西爲二止一明堂議毀猶煩博訪則周靈尚在人心可知已固知周家十五王之澤遠也

楚遊章

大君者小民之託也天不欲使天下之民失食故託君爲制田里天不欲使天下之民失衣故託君爲教蠶桑蓋使之無凍餒也及凍餒免天又不欲民逸居而無教使近於禽獸又託君爲明刑以弼教於是著爲令甲設治獄之官鄉士遂士縣士凡有獄必上之士師士師上之司寇歲終司寇乃以獄成獻諸天子凡此者皆以安四境之民耳民凍餒君之責士師不治士亦君之責齊四境不治大都以此後世漢興傳至文景號稱極治考當日詔令惟是農桑訟獄兩者爲急治幾成康豈偶然哉

故國章

人主之於國父母一國者也父母一國將盡一國之人而父母之乃於用舍人才之際所用不效輒繼以殺是何不忍於疏賤之人而忍於此素尊之素親之人也論者曰此其殺非過也實應也顧予不以爲實應而謂此朝廷之過何也則進之不慎也人主居深宮之中何從得此人而謂之賢也阿大夫譽言日至可思也即日至之言不盡出左右則舉朝之前推後輓其故抑又可思也此孟子論進退所以必要之國人而後論定也若夫投鼠之喻近主之貴臣不當輒見斥辱賈生之言後世闒之熟矣由此推之唐虞之用人始之考言繼以詢事如此乎其慎者

非薄待天下士也正惟厚士不得不如此其愼也噫夫後世人主進人退人亦謂是富貴之貧賤之耳孰知有關於國若斯之鉅哉

放桀章

古無禪受禪受自唐虞始也古無征誅征誅自湯武始也然自堯舜以來歷今四千餘年征誅者不數見若禪受之說自魏晉以來代興者皆襲之得非以其名美故襲之耶嗟夫聖人非欲以美名爲後世作倆也金縢之書周公之事也當時之精誠格天以此也若夫後世又有一作策詰之王莽此非公意之所及

也所以聖賢作事止循其常湯放桀曰予有慙德又曰恐後世以予爲口實常有不自安之意後世不敢藉口由斯耳孟子一夫之論蓋猶是也

巨室章

戰國之時爭城爭地之時也我卽不欲人之土地人亦欲吾之土地我卽不憑凌人人亦將憑凌我此時欲黜富强崇仁義萬不可得之數也乃孟子懷仁義之學獨依依於齊梁間於齊又最久何也此非以樗大之材謬求一當也蓋當時天下獨苦秦耳魏國大然近秦齊去秦遠且又國大誠使從孟子之學內修仁義省刑薄斂以生聚其民閉關休息以待時而動將見天下大勢不在秦而在我此非臆說也齊王建折入於秦者也建之先亦四十餘年不受兵非秦之愛建秦距齊遠也地使之然也又況宣王之時秦之視齊猶未若王建之時乎乃不聽孟子之說欲舍仁義而從押闔稷下諸人一楚衆咻卒使陳湯武之策不勝是眞不愛其國者矣璞玉之喩蓋不誣也

伐燕二章

孟子非迂闊而遠於事情者以事情爲孟子所見他人不必見故以爲迂耳如齊人伐燕一事五句而舉之非齊之能若是速

也燕之人惘召公之不祀也憤子之也然孟子見之他人不見也諸侯多謀救燕惘燕之不祀實害齊之强大也恐齊爲東帝也然孟子見之他人不見也其不見者何貪燕之有利令智昏也謀燕衆順人情也反旄倪止重器置君而去之安燕也安燕而後章子之師爲有名也卽過容征爲湯武不過是也顧齊止可爲文不可爲湯武何也以人情言也武王盟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湯整旅入殷郊桀徵九夷之師不至商之人情歸周夏之人情去桀也今諸侯方謀救燕則燕之人情可知也顧使齊蚤聽孟子之言則孟子之言反不驗迨至事後又幾無

及從來不信仁賢之國類如此卒使國不受賢者之利賢者反受迂闊之名誠可慨已

鄒與魯鬨章

鄒穆公仁主也百姓鼠壞有餘蔬沼囿雁鶩無餘食以粟易粃寧利於民傳稱其衣不雜采食不重味自刻以養民信矣且與魯鬨非好鬭也穆公之父文公卒魯使弔而不敬則屈在魯矣其鬭宜也乃有司死而民不死卒不獲行仁之報何也有君而無臣此千載同慨也雖然鄒穆未始無過也七雄皆執鼠之狸狌也方伺鷸蚌之隙眈眈思得其所欲乃鄒魯猶以小忿鬭於

穴可啞也其敗也宜也

滕小國三章

孟子策滕亦幾盡矣太王之遷岐以有岐可遷也至若絶長補短方五十里之滕而欲議去將安之乎卽築城鑿池亦難言也當此寇在門庭之日而猶欲疲民之力以築之又竭民之力以守之是殆將驅其民而速之去耳然則孟子云何蓋效死一策實難徑陳此策猶必婉轉曲計而爲之策以爲是止有此策焉耳嗟夫千古來時窮勢極事萬萬不可爲聖賢處此者何限豈特一滕已哉

平公章

戰國之時苟能言富强之策卽雞鳴狗盜之人市井屠沽之賤皆能屈萬乘之尊爲之折節亦何以禮義爲哉臧倉之禮義蓋就孟氏言也若曰富强非孟氏所長卽以所長論之亦有未盡焉耳誣善之人其辭柔類如斯也孟子稱天以自慰豈自慰哉天若使賢者盡升則世界有治無亂孟子之嘆蓋嘆戰國也齊梁之不遇而追問於魯孟子之天固久定矣

孟子通義卷之二

黎水後學曾論孔璧甫著

當路章

古人之功業以勢成以時建孔子小管仲之器非小仲無王佐之業小仲無王佐之量耳春秋時即孔子為政亦不能外尊周攘夷也何也就春秋時言也孟子之卑管仲非卑仲卑仲無王佐之業也何也就戰國時言也使管仲居戰國之時不能使桓公致王則誠卑也戰國之時即孔子復生不能使其主之不顧為湯武也何也此時而取天下非取天下於周取天下於蔑周

之群雄也時也顧當時卒不能致王何也時無湯武也故從來建大業者不一君文王當殷世德全盛之後無其時并無其勢也此三分有二之所以服事殷也管仲相桓公亦不至王有其勢無其時也此一匡九合之所以稱伯也戰國有其時有其勢故事易於文王能為王不當為伯故不屑為管仲由此推之勢以宏仁者也時以運勢者也古今聖賢事業多不同以時勢逆之則無不同也不然使非取天下於群雄之手而遽謀及共主即稍知大義者不為況願學孔子者乎故詐力之所乘乘兩國之強弱仁之所乘乘天地之剝復若孔子孟子而後可與言春秋戰國之際已

動心章

學者學一先生之言自謂能不倍其師說今天下學宮之所列師儒之所董皆謂誦法孔子乃為文章率就詖淫近且逃之於可知不可知之間為邪為遁亦已大甚一旦偶售觀其所為配道與義絕少千萬人必往之槩卒不一見以予所聞孟子願學孔子異是蓋不動心之說昉自孟子而實非自孟子始也孔子贊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以巢燧以來以匹夫倔起而有天下者惟舜禹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也其貶管仲曰器

小以帝王以來無有以伯特起者特起自仲始也仲不能不以伯動其心也此不動心之說始自孔子也乃若浩然之氣亦非孟子創論也孔子之贊易也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天積氣也大以言乎氣之磅礴也剛以言乎磅礴之氣且不撓不靡也純粹以精則大之至剛之至也配義與道亦非孟子創論也孔子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赴水蹈火皆是也直養集義之說亦非孟子創論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又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行不愧影寢不愧衾之所以慊於心也塞乎天地之說亦非孟

子劍論也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古來忠孝强死騎箕尾比列星熱血一腔千年化碧皆是也乃若知言亦非與養氣二也戰國之士結駟連騎遊說諸侯纖趨而前囁嚅而言氣不振也不知言無以養氣也此學術之不可不正也孔子作論語終篇言君子貴知命貴立禮而終以知言蚤知後世之士必有舍性命捐禮義工立譚取卿相之術者詖淫邪遁非他也富貴蔽之陷之離之窮之也此卿相之所以動其心也孟子所知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此孟子之學不厭教不倦也願學之實也嗟夫凡此者皆不

動心於卿相者之所爲而豈動心於卿相者所能爲哉學孔子者學孟子可也

假仁章

天下之業以時建以勢成此不易者也是故殷繼夏周繼殷其局畧同若夫戰國則不能不異何也時也勢也夏殷之季尚未有分雄各據之事此不待大合若符契至周之末七國兵爭此時而欲以七十里百里繼湯文而起毋論事無所因藉且小國而有行王政之名非小國之利也若宋滕兩國業有明徵矣厥後秦併六國力也其併六國而速亡非力之罪也疲天下之力以供一人之欲而不足故也然則孟子云何蓋矯世之說也何以知之於言齊王反手卒歸之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知之孟子而未欲興王也而欲興王舍齊梁亦何之乎

仁則榮章

唐建中之亂德宗謂術士桑道茂已先言之蓋由天命李泌對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造命者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善哉鄴侯之言也刑政非人君所可忽也所以開治撥亂上承天命者也顧從來極亂之世何無政刑乃有政刑而卒歸於亂何也蓋朝更夕改之政非政意重意

輕之刑非刑有政刑而不明或明之非其人耳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由此推之刑政者天命之樞機也榮辱禍福樞機之轉也賢能之士人君所與轉樞機者也閒暇未陰轉樞機之時也戰國之時列國之主卒築帝宮受冠帶納質子莫不西向而事秦辱甚矣自非乘時發憤禮賢下士以明刑政亦烏能自奮以爲政於天下乎

尊賢章

以予觀率子弟攻父母之說而知封建之所以廢也蓋天下有道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無敢有相攻者至隣國之民隣國

不能子而我子之此雖欲不兼併不可得不改封建爲郡縣亦不可得此周末之勢也當此之時卽行尊賢使能一者於天下亦可强國併諸侯乃必並通商恤農安宅里而爲五何也蓋亦觀之秦矣秦剏霸始自穆公而大於孝公成於昭王至始皇帝遂併天下穆公用孟明敗三晉孝公用衛鞅有河西之地昭王用范雎滌澤强公室弱私家東收周室始皇帝用王賁王翦竟滅六國乃未幾不旋踵而亡則以商君之政令民爲什伍立相收連坐之法又且開阡陌廢井田舍內容者有禁居壓息而貧者舉爲收孥闕市農桑宅里無不騷然其所謂賢者未必賢能

者未必能也由是觀之夫人主而無志於天下也而有志於天下舍賢能無與共國也舍國中商農闕市宅里之政亦無以課賢能也夫天下有賢能而猶令其國商農闕市宅里竟騷然者哉

不忍章

戰國之君盈城盈野殺人若不足亦安覩所謂惻隱之心哉以爲是一時殺運使然及覩乍見孺子入井之說始知人君之克惻隱較常人倍難蓋常人與人伍入井之狀常親見之若人君居深宮之中隔九閽之遠卽使日陳鄭俠之圖亦耳聞非目擊也此齊王之不忍所以僅及一牛也然則充之柰何亦惟行先王之政而已先王之政先王充此不忍以保四海者也不忍人死於飢而制田里教樹畜有政不忍人死於刑而用重典用輕典有政不忍人死於兵而嚴斥堠謹烽燧有政乃不知此徒聽縱衡之說爭城爭地甚至謀之不臧相與決策西向而事秦併是非辭讓羞惡之心俱盡可勝道哉

矢人章

戰國之時天下共苦秦耳拔宜陽上黨而韓不勝殺趙括坑長平而趙不勝虜公子卬割河西之地而魏不勝殺屈匄取丹陽

漢中而楚不勝卑辭厚幣納質子而燕不勝卽齊處東海距秦獨遠乃今日講縱明日講衡亦未聞有勝乎五國者嗟夫戰國之君盡人役耳有萬乘之尊爵壞泰山四維之安宅盡欲西向而事秦此爲智乎不智乎爲有羞惡乎無羞惡乎掉三寸之舌後縱衡之說矢人匠人之術也顧聽之省刑罰薄稅斂函人巫人之術也顧違之擇術之不精一至此此卽有耻欲務憤爲天下雄其將能乎後宋南渡諸君亦何相似也昔曰與亂同道者罔不亡其是之謂矣

取善章

孟子歷舉賢聖由子路而[illegible]舜禹而後知改過樂善之爲美也子路聞過則喜不怙過者也禹聞善言則拜樂受善者也大舜舍己從人樂取善者也由取善而推之遂至與人爲善合一世同歸於善而無外然則帝王之世推賢選能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豈非鉅典哉樂取爲善據其實而言也與人爲善推其必至而言也大度之主方銷一心之忌刻激揚之治遂顯爲一世之鑪錘至今遐想之猶令人神遊舜世之大也顧古今人主改過實難耳子路布衣之士也一不怙過孟子遂進而與舜禹相等埒然則止輦受言之主豈易軒輊也哉

伯夷章

孟子論伯夷不屑就評之曰隘論柳下惠不屑去評之曰不恭而皆曰君子不由蓋自明也何言乎自明也即就處齊而論王命不赴而出晝又遲是誠何心哉若曰吾學孔子云爾雖然予謂二子亦有二子之時柳下惠當閔僖之間主皆中主三爲士師食邑柳下官非小官且魯爲父母之邦其不去誰曰不宜至若伯夷辭孤竹之封而又爲紂死蓋以紂是吾君也餓於首陽欲從比干於地下寧謂微箕膠鬲非其友耶則此非其君非其友竟誰指蓋指武與旦奭公望之儔也南河莫避時不妨有巢許殷郊既入下自當有夷齊子故因隘與不恭之論而附著於其末云

天時章

戰陣自古首言天時自往亡之說不驗後人多疑信參半然歲星所在不利行師以日月所宿推驗風角亦往往或信至地利則未有不乘者孫子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圍地死地之說兵家率奉爲蓍蔡未可相非三代以後成敗之數畧可覩矣然而孟子人和之說不可易也即以近事推之夫籓籬未撤而深入腹心外援不至必居死地此孫子之所謂圍地死地也乃戊

寅壬午之間敵犯此忌至再而隻輪不損此豈地利之說有不驗歟總之人不和耳師行之際將帥一心偏裨一心士卒一心而朝廷又一心夫三軍且不和況百姓乎漢文帝時海內殷富不費一矢而南越賓服宋藝祖時君臣協和將士用命卒能使錢俶歛境土來歸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戰陣首人和顧不信歟

將朝章

學者皆言三王羞稱五霸然如桓公豁達大度尊仲以父與湯之於伊尹大節畧同即以大有爲之君與湯並稱豈過也哉仁

義當時厥閭。非以仁義爲不美也。帝王之道。久遠難待。戰國之君。皆欲及身顯名於天下。陳先王說堯舜。亦烏能與捭闔之言爭勝乎。況兢兢持不臣不召之說。人以爲此高世俗之行。迂闊而難近者耳。顧孟子之時。可爲王。不可爲霸之時也。待世主者重。故自待亦不輕。奈何當時不獨無湯。并且無桓。欲持此仁義之說。織趨彊儒。陳說於華屋之下。其將能乎。不然。槩律以臣主之常。則孟仲子之意。景子之言。亦未盡非矣。

兼金章

取與者。士人之大戒也。古人有所取以盡人之誠。亦有所不取以明己之潔。豈條夷條惠。彼此若是懸殊哉。亦惟義所在而已矣。如孟子辭兼金之餽。卽及門弟子。亦不免致疑。以戰國時士率結駟以遊說諸侯。所至之國。說行大之取卿相。說不行則裘敝金盡而莫之恤。以爲是子子者。非當世之行耳。嗟夫。此亦豈知士者哉。魯仲連之言曰。夫所貴爲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者。商賈之行也。當時乃欲以商賈待孟子耶。此又仲連之所羞已。

平陸章

予讀孟子至求牧與芻一語。而因嘆古今司牧。亦何大相懸也。矯詔發粟者。罪之。此國有明條。誠不敢犯。若擅賑之詔曰下。有司乃目以空文。罔上甚至阿大夫。譽言日聞。卽墨大夫。毀言日至。當今之世。求知罪如孔距心。萬不得一。卽有孔距心。又誰爲距心誦者。此郡國奏計日多。龔黃卓魯。百姓所以日多流離困苦也。嗟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有群有司。以分牧也。群有司不牧。民怨嗟之聲。且上通於天。世卽有齊宣。亦徒空引咎耳。可勝慨哉。

靈邱章

孟子無官守無言責之說。蓋權辭也。何以知爲權辭也。於其言知之。王恩不及百姓。孟子言之矣。王無親臣。王草芥其臣。孟子言之矣。四境之內不治。孟子言之矣。孔距心不得爲。孟子言之矣。或者發棠之事乎。發棠之不復。此有深意也。難與齊人言也。或曰賓師也。夫朋友有責善之道。況居人國。儼然以賓師自處乎。未幾致爲臣而去。與蚳鼃同出一轍。然後知聖賢之於人國。誠不苟也。非但不欲負翟鼃子也。

出弔章

孔子於衛見南子。孟子於齊不近王驩。夫南子尚可見。況王驩乎。子曰。皆是也。顧學孔子不如學孟子。從來有幾孔子。我非孔

子南子不可見也從古來有幾孟子孟子尚不近王驩則後世之爲王驩者又誰可近也此太易天山之卦所以名遯也

敦匠章

孟子後喪踰前喪不獨來臧氏之譏即當時及門弟子已有疑之者然而不必疑也孟子是時已爲卿於齊既爲齊卿之母自有齊卿之母之喪禮也嘗考子思之母死於衛其語柳若者與孟子之語克麼者相合然後知死欲速朽非孔子之言孔子有爲之言也顧子獨疑孟子鄒人也父死當塟於鄒乃母死反塟於魯何也魯人之袝也合之豈孟氏爲孟孫之後孟子之父先

塟於魯乎議禮之家名曰聚訟此亦辨說之端已

沈同二章

燕人畔齊人多歸咎伐燕不知非伐燕之咎也自夏后氏傳子以來歷殷而周未聞有禪受者噲與之誠亂之首也可誅也大國有問罪之師齊伐之是也然則燕人畔咎將安歸咎在齊之利燕也齊不爲燕置君而驟有千里之地樂毅之師即不出五國之兵必有至齊城下者何也專欲必爭也此之不知則亦利令智昏耳甚矣齊王之不智也雖然其過尚可改也燕有罪齊伐之燕有若齊去之則章子之師猶不失爲天吏也惟若陳賈之爲辭則咎誠無可逃耳乃齊人更欲以勸伐歸過於孟子不知孟子固不爲齊受過也取之不悅則勿取孟子因言之爭也子因是謂君子於謀臧用違之國寧有塚三尺也恭賢者之言常人恒借之以分謗天下後世如齊事者亦豈少哉

致爲臣五章

予嘗思戰國時孟子獨久於齊及去齊又低徊至再因考往牒見秦滅六國齊之亡獨在五國後而後知孟子之久於齊不忍去齊非無謂也蓋天下之生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間攀麟傅翼以佐一代之興者何限而要功業之成一在乘時一

在遇主一在得地若戰國時天下共西苦秦耳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有其時矣乃齊處東海地方千里獨遠於秦又有其地由是而佐足用之主克爲善之資安齊並以安天下豈顧問哉顧久於齊何爲不受祿不受祿初至齊時事也不欲變有所審也既爲臣復致而去何也孟子於齊廷何一事不言齊廷何一事從其言諫而不用致足用爲善之資不究其去也宜也既去而復望反予何也此前日之所以久於齊也既望反予王授室授餐而復不受何也王不舉國以從止欲爲大夫國人謀矜式此不蜚不鳴之地也乃容畱行甚至謂絕長者何也無王命而

私問藉使即問將置孟子於何地也辭齊廷而去何所見而去還復問何所見而問齊廷將謂孟子何人也久於齊實孟子之志又曰非其志何也齊不能用孟子有先見之明勉欲用齊孟子有低徊之志乘時因地委曲圖成此不可對尹士諸人言亦不必對諸人言也嗟夫從來賢聖用世豈盡迂闊乃即不迂闊而亦罔效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孟子通義卷之三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滕文二章

孟子策滕以五十里之國且欲服瞑眩之藥世子即不復疑其言子欲不疑其言得乎滕固役於宋者宋王偃欲行王政齊楚猶惡而伐之在滕又可知已顧與之言性善言堯舜是也以大禮久廢之日滕文猶慨然慕古行三年之喪此雖於國事無濟然文之天資醇茂不可誣也考宋滅滕即在滕文之世以亡國之君猶謚曰文則滕君之行禮問道終不可泯矣哉

民事章

井田之不可復也猶百川之東注而不可返也若新有明徵矣顧非所論於孟子時也孟子屬周末去先王未遠且阡陌開自秦孝公時猶在孟子先後一則古制可考一則方當變亂之始力爭猶可及止也顧何以不行之齊梁乃欲於五十里之滕行之也葢國家舉事常難慮始即以孟子言於滕者推之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五十里之國已有不能槩以助法行之者況齊梁千里其間山川原隰谿谷阻深一法窒世家大族築舍之議群起阻之矣故行之滕爲之兆也論者曰救焚

者必纓冠拯溺者必褰裳滕處戰國不啻焚溺乃從容而譚行井田興學校是何異於從井救人衣冠而往乎滕小國也滕卽欲富强又安得而富强計惟明先王之法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王者而已矣然而井田後世終不可復何也封建已廢一也仕無世祿二也經界已毁三也生齒漸繁四也海內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卽限田之制累行累撓勢重難返五也生孟子之後而欲行井田亦非善學孟子者也張子厚買田一區之議尚幸其未就而卒也

許行章

許行竝耕之說卽三尺豎子知爲不可此異端術之至淺者顧天下衆賤不足以相使必立一君以治之一主不可以治國爲之設相以佐之一相又不可以獨理又設群有司以共理之如工虞水火教養各有分司而後天下始治及讀孟子備述帝堯之治先於一相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益謂舜也嗟夫以堯之欽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舉爲之師錫猶其難其愼然則枚卜豈易易哉後世唐天寶之亂論者謂不亂於漁陽皷動之日而亂於九齡退林甫進之時秦二世相李斯行督責之術而宮府專事蒙蔽卒求與妻子爲黔首不可得由此推之人主尊居天下之上衣租食稅不知四方艱難至宣麻大典視爲故事一人誤工虞水火教養之司卒無不誤迨至天下騷然欲爲黔首不得則雖欲竝耕其可得哉以斯知堯舜之不暇耕其事大其憂深也後世人主愼毋藉食人食於人之說而恣睢人上可也

墨者章

儒者之言曰申韓之教始於老子老子非有刑名之教也無爲之極萬事墮壞非以刑名救之不止也卽謂刑名始於老子可也亂天下至於無父而極墨子兼愛非便無父也顧無差等施必不給勢不至視父如路人不止卽謂墨子之教爲無父可也然後知先王制禮親親有殺非殺親親也使人知有父也使人知有父而後親親仁民愛物之道可次第施也猶天下有保赤子之父母而後明德愼罰之主始極情而摹肖之若保赤子也由此推之聖人之以孝教天下也餙檣翣之觀備衣衾之美制躃踊之節豈直爲觀美哉天之經於此盡地之義於此析治天下不外是也

陳代章

戰國之士伏謁華屋願見諸侯汲然不屑多得之一技自擅

一官自守之士如陳代枉尺直尋之說何可使齊之虞人趨之王良聞也蓋戰國之士所志盡富貴耳或借功名以文其說總不離利之爲見嗟夫利可言耶當時押闔之徒合則顯奕一時合而不終多至逐死車裂爲世所笑求如一王良一虞人萬不可得雖然王良猶抱藝於已不肯枉售若虞人至招以旌曠事也方可自許以爲光寵何至抗大國之命以自取殺身之禍耶其心曰我虞人也而招以旌將何以處當時之爲大夫者天下無故之寵君子甚以爲禍虞人蓋以是耳卑其官抗其志遠其識若虞人者其殆不以官卑爲念者也抑天下惟官愈卑志愈抗識愈遠耶

景春章

公孫衍張儀居室輿馬衣服足艷一時孟子至醜之爲妾婦噫甚矣子謂猶未甚也夫妾婦之道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謂從一而終也張儀相秦旋相魏又相楚至商於之詐反覆傾危又特甚或曰儀之相魏相楚則秦使之也一身在楚魏又一心在秦此尤妾婦之大無行者耳若公孫衍則始終害儀之謀者也其相魏則實爲魏追儀死更相秦卒佩五國相印爲約長亦所謂嫁妾不出州里人知其貞者是亦可謂彼善於此矣顧孟子正羞此妾婦之容耳盡性而貞遇振衣千仞濯足萬里自非集義養氣亦烏能若是乎以稱大丈夫誠不虛已

周霄章

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仕何如此其急也仕如此其急而士又不肯自賤孟子至引女子鑽穴相窺以爲喻由此推之朝廷之不惜三徵九聘以求士其意蓋深且遠也非但爲士也禮曰六禮備而後貞女行所以令人知有父也然則三徵九聘而後賢人至非所以令人知有君乎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凡以承宗廟社稷之祭祀也當結禴之夕雖天子

必親迎所以重宗廟社稷也嗟夫士自賤無論已乃君求貞士而亦賤士何也昔有挑人之室而詬之者又有挑人之室而悅而從之者他日娶婦必娶其詬已者非愛其詬已也亦欲爲已而詬人耳蓋自愛也人君賤士奈何其不自愛也若士自賤誠不足論也

彭更章

戰國之時諸侯爭城爭地尚首功之日也士止迂言仁義亦未必爲時人所服顧孔子欲行周道於東當時有行舟於陸之譏然當時雖未必行卒使後世猶知有周官之法則未必非孔子

欲行留之也孟子以守先待後爲功大率類是雖然顧難爲食之者周制門闕之委積以待賓客鄉遂之委積以待羈旅戰國之君地方不過千里二千里亦何能勉强以厚此四方之士乎今海內幅幀萬里田租而外鑄山煮海歲額不下百萬三年勸駕之士率自褁糧還想戰國時之主計竟不知何如也鑒古可以知今此亦經費者所當考也

宋小國章

按宋王偃以城陬有雀生鸇之祥遂興師滅滕伐薛取淮西之地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當是時王偃

傲然以天下莫已若射天笞地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又湎於酒及婦人於是齊湣王始與魏楚共伐之殺偃而三分其地嗟夫此宋王偃之所以爲天下笑也小國有戰勝之名自昔以爲非小國之利況與大國紛紛搆難乎宜乎亡不還踵也何者宋王偃本非湯武也甚矣禨祥之說之誤人也

齊語章

予讀孟子誰與爲善之說蓋慮薛居州之孤也及讀薛居州之言曰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此居州亦未始不自慮其孤嗟夫人君生長深宮之中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近賢士大夫之時少又況外庭之所謂賢士者又落落晨星乎顧非盡可爲戴不勝責也不勝之主方侈生鸇之祥又益以勝敵之疾其能使居州之居於王所亦可微不勝之賢矣若不勝者又何能使王尊卑長幼皆薛居州也孟子之言亦謂如宋王者終非可與爲善者耳甚矣驕之爲人主害也

不爲臣章

古者論士於鄉曰選士升於學曰俊士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司樂論造士之秀者升於司馬曰進士然後告於王

論定而後官之此見王之始也舍是則不得見王然則不爲臣不見豈奇節哉若以爲奇節則自戰國始也顧戰國時亦安得有所謂段干木泄柳其人者有段干木泄柳其人孟子又病其不通變更進而追述孔子何也蓋自商也當孟子之時亦誰爲孟子之文侯繆公者假無文侯繆公則泄柳段干木之行正未可少也於何知之於引曾子子路之言知之蓋曾子子路素奉教於孔子者乃脇肩之病未同之赧持說與孔子之見陽貨者各不相襲然則孟子不以段干木泄柳爲少可知也嗟夫戰國之時大司馬進士之典久廢造廬問道之風又不可再得雖欲

不硜硜不見其可得哉

日攘章

去疾莫若速。孟子攘雞之喻誠是也。顧不知當時宋國事勢何如耳。宋小國也。而好兵。侈生鷁之祥。日有事於齊楚。卽慾索以待征繕。猶懼不足。能或輕乎。吾恐輕之一言。猶屬盈之私臆也。況刻以來年報罷乎。雖然有道焉。語曰揚湯止沸。不如去薪。誠使宋安小國之分。閉關自守。以固吾圉。則一切橫征。猶可或損也。此去薪之說也。卽不然。使盈之爲宋司農。戒郡邑凡有加額。奉詔而行。如詔如止。勿以民爲漁。在司計凡有經費。計事算緡。

計緡注籍。勿藉事爲壑。則民猶或未大病也。然國家事至此難已。盈之其如宋何哉。

好辨章

古今之亂。不亂於亂之日也。其發端也眇。其將畢也巨。迫至將畢而後乃漢補救之無術。此達識之士所以致慎於幾微也。如楊墨之教。何遂無君無父也。顧楊墨之禍不至無君無父。何能遽已也。天下後世凡爲臣子。身家之念重。君國之念自微。究至人不敢言之事。亦不惜以身犯之。何不由是也。博名之念太侈。至恩施之事必窮究。至人所不忍薄之人。而亦不能不薄。何不由

是也。風俗之敗。揆其初不過二三人。而漸染流布。上自朝廷。下迄閭巷。無不靡然若出一轍。生心害事。發事害政。斷斷不誣。嘗可慨已。楊墨之教。始自戰國。非盡有心於亂天下也。戰國之時。阡陌開。井田廢。天下貧者益貧。富者益富。各不相恤。於是墨子始刱爲兼愛之說。游說之士。朝秦闗暮燕璧。狥人如鶩。於是楊子始刱爲我之說。蓋矯之也。嗟夫。天下有矯枉大過。而無流弊者哉。後世東漢矯美新之失。競尚氣節。氣節非不美也。其後流爲標榜。卒至賢者駢首就戮。漢祚淪亡。西晉、矯標榜之失。競尚清譚。清譚非不美也。其後流爲放誕。卒至曠官失事。禍亂累世。

是皆偏之爲害。滛及於政事。禍及於國家者也。然則孟子洪水猛獸夷狄之喻。非太甚之辭。乃畏卒之辭也。既畏乎卒。天下後世君子。雖欲以學術亂天下。得乎哉。

陳仲子章

孟子於戰國乞墦閒甘嘑蹴。比比之世。而又詘一陳仲子。以爲詘仲子之廉。而不知非詘仲子之廉也。蓋不欲廉窮於天下。而人窮於廉也。何以言乎廉窮於天下也。今世所稱廉士。莫若伯夷。如採商山之薇。此窮於君臣、人所共知也。乃若棄孤竹之封而不居。捐世及之祿而不食。視辟兄戴之室。捐兄戴之蓋祿。何

以興頑前於仲子而寬於夷孟子或猶賤近貴遠之識乎嗟夫仲子伯夷何可比而同之也盖夷之遜荒父命也決於行遯必有大不得已者夷之意使天下歸己以廉而忘己爲孝斯其心乃大安耳何也不慈之名夷固不欲加諸其父也然則伯夷之廉關於君臣父子之間亦大矣不然一簞一瓢之義伯夷豈爲之哉夫學泅非以學溺也使必溺焉則天下之學泅者亦甚希矣學廉而至窮於廉至使人以仲子爲大戒天下尚有廉士哉

此又愈於乞墦間甘嘑蹴之甚者也

孟子通義卷之四

黎水後學詹論孔壁甫著

離婁三章

國家廢興存亡之際千古何不爽也自堯舜迄今幾人帝幾人王而要其主仁能法先王則興其主不仁不法先王則亡可覩足而待今世所稱極治莫過陶唐粤稽其時有堯以爲之君有舜以爲之臣其君臣各盡其道亦無他奇創特起唐之政首重稼穡教稼穡不自唐始也黍稷之興自神農氏已然唐之政首重人倫教人倫不自唐始也正姓氏制嫁娶立二相紀官名自

伏羲氏已然唐之政首授人時制衣裳作宮室作器用作貨幣通有無然皆不自唐始也自黃帝有熊氏已然當日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不過止此乃遂澤被當時法傳後世爲萬世帝王規矩豈不休哉由此推之後世王者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法開創之主法堯之所以爲君作之於上開創之臣法舜之所以爲臣承之於下其一時鴻猷巨典藏之石室眞世世子孫可世守無獘乃又有紛更好事者出謂祖宗不必法典章不必守卒基禍亂於天下何也予審其獘有三而庸主不與焉驕主恃己之聰明小前人之制度如漢之武帝宋之神宗是也泰

主亭無事之福廢祖宗之舊章如唐之元宗隋之煬帝是也好名之主務寬大之名如近臣親臣朝乞一恩焉以爲此特典也乃達臣踈臣遂夕援之以爲例議功議賢偶貸一法焉以爲此殊恩也乃非功非賢亦必執援之以爲例官官相效事事相效日甚一日遂至止知有例不知有法朝廷事大壞決裂卽重法繩之不止嗟夫亦何及哉蓋人之情猶水也先王之法猶防也開蟻穴壞隄防雖神禹復出鄒子之河決不可塞矣雖然予謂其臣實甚焉後世之臣皆誦法堯舜起家者也堯之爲君何事責難何事陳善何事閉邪乃當時在廷之臣不獨曰俞而且曰咈叢脞墮壞之警形之詠歌敢有泄泄者誰迨至朝廷之上容容者多厚福處奸得利者謂之豪傑財多而光華者謂之寵榮富貴之疾深入膏肓學士不讀唐虞三代之書別襲詭謬以取世資臣下不盡巽爲明聽之職別覓途徑以希速化水旱頻仍徵求無藝於是奸民乘釁抵隙挈竿而起而天下遂已大亂嗟夫人臣自以三代而後官無世祿及身而止非若三代以前卿大夫保有宗廟乃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自古及今當國家興廢存亡之際人臣得有全地亦幾人哉顧予不責後來踵弊之臣獨責前之首開例以壞先王之法者耳以此推之後世言治莫

過漢家法祖無過漢文尚矣其次孝宣猶未可輕議也

愛人二章

戰國之世梁王移民移粟而民不加親衛鞅徙木示信而民不加治山東諸國幣帛日走秦關而秦不見答以爲愛人治人禮人之不獲報其常也夫天下有施而不獲報者哉抑戰國之君施惠布政無一而非智籠術馭不則亦責效太速耳故愛人不親非愛之不行行愛之心先私也治人不治非治之不行行治之術先頗也禮人不答非禮之不行行禮之心先僞也所以古之聖人以一身立於天下國家之上未施愛於人而人親未施治於人而人治未施禮於人而人敬蓋亦其身先正也由是推之後世人主海內旣爲郡縣秦越皆是一家接壤無隣封人民無外附但使其身旣正赦不必數議租不必數蠲平其政以施愛誰則不親刑不必大煩威不必大用明其政以施治誰則不治金幣不必屢賜燕饗不必屢設通其情於上下之交誰則不敬善本則而孚萬邦化競絿而遵百祿如此而天下尚不式化於國國不式化於家吾未之信也

爲政章

戰國封君世辟滿天下然當時在人國非見逐於其君則見疑

於其君往往出走異國去之如孤雛腐鼠三代以後不然太阿倒持國柄在手人主動靜如負芒刺嗟夫此國家何等時乎太易於困之五繫之曰劓刖已見傷矣於豫之五繫之曰貞疾幾幾乎無或瘳之時也用威既未必勝用術亦未免見疑寄屬他援又恐憤事若裴度謂處置得宜庶幾近之頤所謂處置亦非就巨室言也人君舉動內而深宮外而明廷小而嚬笑愛憎大而是非賞罰何在非權奸所窺何稍不中節則毀謗流布重有所拂則桀驁難馴人君處此正甚難耳孟子曰為政不難非易言為政也正甚此巨室之難也夫人君又安可無善道哉語曰木必自壞而後蟲食之誠使人君謙以持己謹以持身明以燭事公以服物恕以待人警以察幾斷以成務在我不啟指摘之端在彼無容矯竊之術庶幾患可或免耳易曰乃徐有說此之謂也不然斧斤芒刃兩無所施亦惡有當哉

順天章

孟子論德力相役之故謂皆有一定之天嗟夫天亦豈有定哉以淄青帶甲百萬之眾尚不能抗吳同服之諸侯岐山百里之封竟足勝有商麗億之孫子由此推之德且賢天固不能囿即以力論强弱小大之分亦未有定形也詩曰天命靡常信靡常矣顧論者以七年五年之說為太速謂周文王積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今何若是其幾也予謂此特未觀三代以後耳秦政暴虐陳涉首難楚人三戶遂以亡秦彼何嘗俟數十年之久一民一土之階歟後世王者師周文不若鑒殷紂祈天永命敬百姓敬群臣漢昭烈勉後主曰惟賢惟德足以服人天下亦惟賢德而後小大始有常形强弱始有定勢不然靡常之命詩人匪欺我矣

滄浪章

戰國之君興兵構怨危事幾而狡然啟疆顧安之水旱頻仍天菑也而橫征暴斂顧利之叢脞墮事亡徵也而般樂怠敖顧樂之及至外侮踵至鄰國肆伐敗亡隨屬乃歸之運數曰此天命也嗟夫此其孽豈自天作哉孟子曰自取蓋誠自取也顧三者亦有別安其危驕主也利其菑暴主也樂其所以亡庸主也人主有一於此國未有不危二則其國削三則其國亡後世漢武帝尊事西南夷遂致海內虛耗唐元宗躭意後庭之樂乘輿卒且播遷僖昭之際旱蝗千里猶日朘削卒致盜賊滿天下覆宗絕祀非明驗歟然則人主欲敬天以圖存舍恤民省菑制節謹度而外更無他道已

得民章

孟子所策得天下於民倂主順於敵每主反蓋就戰國時言也

三代而後王者郡縣海内貴有常家尊在一人安得設淵叢之形爲不祥之說以駭世哉是特未懲前事耳太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秦惟自視一世二世以至萬萬世於是始陳涉一呼從而起者數萬是崔苻之澤皆淵緣林之野皆叢矣故敺魚敺爵之說在戰國可爲踵事湯武者歆在後世正可爲繼體守成者惕也水旱頻仍盜賊蠭起七年之病也刑不意重徵無橫加三年之艾也歷觀唐宋之末有明徵矣然則策

保民心於淵叢未有形似之世何必聚所欲亦去所惡而已矣

自暴二章

國家隆盛之際黨庠術序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弟皆敦尚仁義而厚親長一時風醇俗美豈不於都稱平治哉迨末世視孝弟爲曲謹鄙仁義爲迂譚事多行險僥倖不由正路身逐奔走華競靡有安居而天下亦因以大亂豈不哀哉揆其初不過自一二人始不好爲易而好爲難不樂就邇而樂馳於遠以是博名高耳而其後巧附之徒遂因以取富貴處奸者爲豪傑浮薄者有顯名是以君子甚惡夫隱怪之作俑者蓋爲天下也非止

爲一人之自暴自棄也以此一人足亂天下有餘也

獲上章

三代以下郡國長吏稍能布德施惠其民遂謳吟思詠立孫善治去之日甚至臥轍攀轅如嬰兒之失父母朋友一與定交終身靡易死事成事甚至可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治民信友猶一二槩見獨至君親則不易言韓退之誠可以馴鱷之暴而不足弭皇甫鎛之奸忠可以開衡山之雲而不能解憲宗之惑至若事親世萬無有曾參閔子章子其人世即有曾參閔子章子其人一遭斥逐士論遂爲不齒嗟夫此豈古今之殊哉善乎孟

子天道之說也夫人臣子之於君親亦貴動以天耳動以天則呱呱赤子啼笑雖殊順親則一蹇蹇孤臣俞咈異致媚主則同此以天感彼以天通亦惡知其所以然哉不然私意稍萌彼此懸絶執理太確微渺[illegible]遁君與親有望之而意忤矣然則思誠之說孟子蓋以勉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求誠而誠未至者若曰苟至於誠庶幾人盡而天見云耳

避紂章

太公歸周一事見之經傳伯夷則未之見見之自孟子始蓋寓言耶大凡國家改革之際每以豪傑去就卜時廢興孟子當時

之梁不可之齊不可爲太公伯夷之望而竟無所之蓋自況耳顧子即太公伯夷推之爲天下之大老正不易太公歸周卒以造周爲開國元勳伯夷歸周又不從周爲思殷義士或遠或近或近而卒終於遠聖人之行不同固如是夫嗟夫孟子一生之齊之梁而必不肯之秦學太公伯夷而又不肯妄有投足學古人者若孟子可也

求也章

孟子定戰國富强諸臣之罪以辟草萊任土地次諸侯擇闔之下非爲李悝衛鞅寬一律蓋甚吳起孫臏諸人之辭耳師行而糧食大軍在前輜重在後此廢食之需竟何出耶顧子因是竊嘆古今之異也古之悉索以待征繕今行伍日空而朘削日甚此朘削亦何歸耶按籍有兵戰則無兵方今求一善戰者不可得顧罪之耶若夫藉兵爲壑日事敲扑而賦栗不倍不獨棄於孔子即冉求亦棄之矣此予之所以撫卷太息也

眸子章

觀眸子瞭眊之說而知誠中形外之幾亦大可畏哉蓋一正一不正而瞭眊兩分忽正忽不正而瞭眊互轉雖欲掩著又何容掩著也孔子論觀人謂察其所安究察安之法始於觀由觀以

審而詳孟子論觀人謂莫良眸子究觀眸子之法在於一眊一瞭簡而捷由孔子所論千古之人飾忠飾孝誠僞難逃由孟子所論觀面之人爲正爲邪中外莫掩嘻盡矣

恭儉章

戰國之君不惜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及士至又必欲士前必不肯王前甚至鄙爲迂闊而無用造廬就見之風卒少槩見其或勉爲節儉身不重帛馬不食穀乃取民又不遵制田不什一關市有征宅廛有征所爲恭儉盡在聲音笑貌間詎賢者可欺百姓可欺乎自是以遐芳規益邈如宣室之席累前止輦受臣下章疏身衣綈弋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又蠲田租之半以給貧者若漢文帝真可謂千古一君矣史稱恭儉出於天性豈不信哉

男女章

戰國之士非招亦往折簡可辱不臣亦見倨厠可前率不守先王之禮曰姑以從權使有濟耳嗟夫天下有如是自賤而可爲權者哉蓋權者所以輕重乎物而不爲物輕重者也若使世足以重輕乎我我不足爲世輕重是欲用權而權之輕重已先失矣戰國之士所以能立譚取卿相亦多至逐死車裂爲是也由此推之天下後世功名之際君子甚不可苟權乎己權乎人又

權乎世兢兢乎守先王之禮而不敢枉道以徇人非不用權也正唯權知有所極重而不敢自輕也安得取嫂溺手援禮之輕者同類而相提也

教子章

古者甫成童入小學出就外傳年舞象入大學親師取友敬業樂群凡此者欲使其見益加廣業益加修也若執此爲父不教子吾未之前聞葢子必亢宗父之志也家有象賢家之幸也敗類失德不祥孰大於是而乃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是嗃嗃者必致厲嘻嘻終冏吝矣孟子之説葢有取爾也亦見當時如章子

之出妻屏子艮亦太苦骨肉之間人所難處耳嗟夫骨肉之間無善處之術至使當世止能見其跡不能見其心欲辭厥咎亦惡可得哉

事親章

戰國之世功名之士朝秦暮楚不顧失身逌至立取卿相三牲五鼎以養其親遂詫謂爲父母顯榮未幾其身卒遂死車裂嗟夫曾子古之大孝也曾子之言曰啟予手啟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故不失其身始能事其親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前聞此非孟子之言曾子之言也葢立身揚名父之志也使名欲揚身且不立度父之志亦已大傷由此推之士君子窮困不偶遭罹患難志苟可樂菽水罔愧身不可辱鼎鑊何辭不然此向者曾子之所羞已

格心章

正心誠意之説後世率鄙爲迂譚葢人臣遭遇大順主聖臣良君心無非何所事格及至主德在昏明之間用人行政常得失相半於是毀麻折檻補牘伏蒲之臣始得因事納規因人補救稱一時艮弼有回天之力求如桐宮既還克修厥德者幾君垂紳立朝正己正物者幾人其以正心誠意爲迂亦何足怪何也

非君心之非不能格不必格也時無大人也乃若所謂君心有非亦非盡庸主之故矣齊桓公英主也當時所用之人如陽朋賓須無諸人皆在顯位何所事適所行之政如作什伍寄軍實招携懷遠皆無關失何所事間乃縱內寵後宮如夫人者至有五人易牙豎刁相與獻諛蠱惑卒終於亂由此推之非在君心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人適政間亦何益於治亂之數哉善哉唐太宗之論兮也然而唐太宗之懿德亦多魏徵諸人誠不能不負愧已

不厭二章

毀譽之興多出自不經事少年浮薄之士有人於此此事是矣彼事未必若是前路是矣末路未必若是顧譽之亟爲揄揚不置又有人於此此事誤矣彼事未必然外有可議矣中藏未必然顧毀之備爲苛責不置凡此者受譽受毀之人未必有增損而毀之譽之之人其底裏已可知矣蓋少年浮薄之人原未身任天下之責初不知人之懿行終始難一士有隱德時事常違向使以身處人之時處人之地烏敢若是嘵嘵輕置喙哉所以厚德君子敦重周愼口多擇言彼誠歷事已厚深見人難譽人難毀耳後東漢汝南諸君子誠負咎已

人之患章

古人之言曰無以學術亂天下夫學術亦安能亂天下哉及觀海內怪迂之士此有所倡彼有所隨一偏之言遂出而逆駕大中至正之上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莫此爲甚嗟夫彼倡此說者不過好爲人師耳不屑爲世大患若此故斥譏者學術之正也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以孔子之大聖尚曰吾志意不立子路侍言語不給宰予侍禮樂不嫻公西華侍於心悅誠服之徒亦借相長之益況下此者乎皐比不撤僞辯不止誠世大患已

從子敖二章

後世學古之士徒餔啜者亦何多也稍得從貴人之後卽爲雞鳴犬吠亦所不辭較行道乞人更有面孔無他皆苟富貴也樂正子善信高品何遽至此孟子正慮其偶一失足後漸流至此而不知耳易曰鼎有實愼所之也又曰盱豫悔遲有悔君子於投足之際可不愼歟

不孝章

三皇之事若有若無五帝之事若存若亡如舜不告而娶一事亦無所考蓋自伏羲始制嫁娶至周禮始大備按世系堯舜皆

黃帝之後是爲同姓堯女尚且女舜則當時必告父母之說不能相責可知且不孝有三之文亦非舜時所有必以此曲爲舜解是猶以周禮律唐虞也孟子之書多有所況若執爲舜辨豈解人哉

仁之實二章

君子之爲道也莫不首言型仁講義明禮習樂及縱觀天下萬物無不有仁以相接有義以相守有禮以相安有樂以相和乃家庭之間憯志戾情一見其端則型仁講義明禮習樂總爲有其文不旣其實究竟離跂爲智仁義皆僞而禮樂俱廢嗟夫天

下有本實撥而枝葉暢茂者哉舜治有虞氏之天下者也當時瞽瞍底豫而天下化五品之遜遜以此也解慍之歌歌以此也有虞氏無仁義之說而民以親有禮樂之文而舜不恃無他隆古之世人各敦其本實者而已矣所以化天下不難孝弟實難耳如舜蓋爲其難者也由此推之黨庠術序董以仁義禮樂未必印化里巷之間一聞稱說古人孝行無不感激流涕非明驗歟

舜生章

孟子尚論舜文宅里國邑遷徙邱墓甚悉地之相去誠千有餘里一在夏商之前一在夏商之後世之相後誠千有餘歲乃追論之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嗟夫以怙冒之仁與好生之德服事之誠與南河之避大節畧相似歟夫是安足比而同之也文遭之暴主與揖遜於一堂終不同秉鉞之專征與命官之敷治終不同而乃曰相合豈不謬哉及讀至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而後知此教尚論古人之法耳蓋揆者謂以我揆度其時地而推之也若是顏子之陋巷可進而與禹稷同道伯夷之北海可縮而與太公之東海同心天下形跡之間豈足以論人哉出處語默窮達汙潔聖人之行從來同不同已

濟人章

天下有爲政而可沾沾示惠哉夫壺漿飽德細人之志也解衣推食曲士之行也而君子不爲豈以爲非惠而不貴哉以爲是立窮之術也夫乘者君子之器也語曰冠雖敝不以苴履言貴賤之殊也而乃以濟人賞而賤用之將何以明體也且子產亦何以立窮之術自窘也此有所濟彼有所遺今日有所濟明日有所遺有及有不及是尚得爲惠乎由此推之君子有大道欲使人無飢爲制田里推食食人非政也欲使人無寒爲教蠶桑解衣衣人非政也欲使人無歲凶爲教耕三餘九移民移粟非政也欲使人知違辟爲明罰勅法數議赦得免死非政也子產治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儘多善政若乘與濟人一事誠不能無議孟子之論蓋非苛也

視臣章

孟子寇讎其君之說抑亦太甚聽之猶令人心悸或曰對父言慈對齊宣自應如是顧爲臣何可以是藉口也古人之言曰人有可忘有不可忘蓋德怨之謂也夫惟人有德於己尚不可忘有怨則當忘之況君父之際乎厥後燕有樂毅毅事燕昭王忠讒間不行及昭王死子惠王立乃聽齊人間逐毅毅奔趙趙王

乃與毅謀伐燕毅涕泣頓首曰臣昔事燕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後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予讀此掩卷太息曰嗟夫田文衛鞅之罪上通於天矣雖然對父言慈予終不敢謂孟子之言非是也

無罪章

嗟夫天下後世士君子何見事之遲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孔子讀易至此而喟然嘆曰其知幾乎夫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穆生以醴酒不設遂拂衣去慮楚王將鉗我於市況事已顯顯在眉睫之間乎厥後魏晉之時孔北海以無罪殺矣

荀文若何不去張茂先以無罪殺矣陸士衡何不去及至禍及又已莫救揆其大畧非才智之士欲苟就功名見幾而不能作則文士華而不實實不能見幾耳讀孟子之言可畏也

君仁章

大服人心之故非盡術足以使力足以制也蓋亦有道矣況君臨天下者乎夫人君之嗜殺用威亦爲是群下多私百姓率奸宄耳詎知破群下之私懾百姓之奸固不恃此也主立威而後羅鉗吉網之臣進主好詐而後投匭告密之奸售主言利而後榷酤算緡之弊開主黷武而後闢邊出塞之役興主好佞而後指鳥爲鸞之諂至主多發而後包苴賄賂之事繁若夫民俗回易轉耳魯恭龔遂漢郡邑長吏也恭治中牟而稚子有仁心遂治渤海不軌之民莫不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況君臨天下者乎語曰君表也臣民影也表正則影直孟子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之說信不誣已

非禮章

曲士修咫尺之誼爲世所譏笑彼自以爲是曰吾守吾禮吾行吾義耳夫此而可以爲禮可以爲義哉禮者先王所爲範圍天下之具義者君子所爲裁制萬物之宜也若使一言一動硜硜

拘守而不變則爲禮義者且爲禮義困天下尚復有爲禮義者故蓋隨時取中者大禮之則也隨地制宜者和義之衡也是故不徑不竇禮也孔子遭桓魋亦有微服過宋之時有言必踐義也孔子於蒲盟亦有不踐之日學禮義者學孔子可已

中也章

孟子於不中不才子弟專責父兄有子弟不教此誠父兄之過顧予專責子弟蓋父兄不當棄子弟子弟自棄且奈何漢馬援遺書誡子弟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吾欲女曹效之杜季良任俠浮薄吾不欲女曹效也由此推之子弟不才猶不足苛責若夫

不中則固大可畏也昔堯將遜位岳牧咸曰胄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夫啓者閭大之稱明有才智足尚一涉浮誕遂忝帝位則凡卿大夫之子弟士庶人之子弟又可知已嗚呼慎之哉勿使父兄欲養而無術可也

不爲章

淺露之士輒欲處囊見穎爲世駭異藏器韞櫝皆所不能究竟摧撞折牙始求息機此天下事所以卒無成也語曰强弓難挽勁弩難開又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周呂望隱於渭濱年八十不求聞達時可待也漢淮陰過里中少年使出袴下辱可

忍也蓋輕發者少力躁動者無功累蹶累振蘇而復上豈豪傑之行哉是故君子將有爲也識欲沉相以露弗得也力欲大激以小弗試也才欲發求其煥弗能也氣欲毅困以事弗動也迫其後功業賴以成艱危賴以任人品勳業卓冠千古豈偶然哉孟子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斷斷非虛語已

言人二章

末世之人亦浮薄大甚市井少年時倡巷議朝廷論事采及風聞甚至細摘曖昧之事橫加汙衊嗟夫人亦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窺見隱匿者有殃我以不肖待彼彼獨無以不肖之心應

我乎後漢黨錮之禍亦可謂烈矣撥其初實自廿陵互相譏刺始凡此者亦不必盡出自小人也君子而太甚君子亦受其禍可不戒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蓋爲君子謀也若小人後患固無容辭矣

大人二章

孔子論成人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成人之稱大人之謂也若夫思義授命久要不忘則必信必果矣當戰國之時士率以滑稽爲多智以觀望爲通才孟子乃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幾藉以口實蓋無所底哉孟子之言蓋有

所辨也曰大人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時非不貴信不貴果也惟義所在有大焉者故不敢以小者妨之耳故繼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純乎天不雜以人大人利不趨名亦不市事不詭理亦不執何以異於是滑稽觀望事理任乎游移名利期於兩得察其言行不及細人此市井無行之尤耳即輿馬衣服宮室儼然大人烏足稱大人哉

養生章

闕文

深造二章

杜牧謂士生千百代之後未爲不幸蓋以其書具而事多考證確而疑殆少也顧何以學士之家博綜有兼長通方鮮實效至令天下譏學士爲無用亦所學未得其道耳善哉孟子資深逢源之說也溯其源則在自得溯自得又本之深造予因博學詳說之言更爲引繹之深造固何造舍博學不能深造也天下之理著陰陽者長於變紀人倫者長於行紀政事辨得失明是非者長於治此學之所以貴博也自得果何得舍反約不能自得也天下之理泛涉無所歸行事終還之古人名理終還之載籍象數終還之天地此學之所以貴約也以道果何道舍詳說則

非其道也天下之學理不辨則疑於古辨不明則疑於心心不明則疑於事此說之所以貴詳也古人之教親師取友敬業樂群必進之又久三年九年而後知慮通達非以此歟不然即有所得雖得必失居既不安得亦浮得資又不深一遇事變引經斷疑終屬牽强以我摹古亦費步趨欲求逢源烏可得哉漢儒未備此弊蓋獨多已

服人章

新城三老之說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又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漢高用其策卒滅項得天下由此推之仁不仁之分明義不義之形著而後乃可大服於天下烏在以善服人遂不足服人哉但有服之之心則不可耳齊桓公伯主也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衣裳之會十有二未嘗不大服於天下及一言驕諸侯從而畔者九國然則服人之心蓋不驕之爲也乃若所謂養人則不可易也周文王怙冒西土能使虞芮質成湯事葛終王天下漢文帝謙讓未遑不事兵革卒能使南越稱臣後世帝王有一善未嘗不自矜即臣下屏息怵惕不敢仰望顏色尚安望懷柔荒服卒使遠人向化哉

不祥章

世人所謂不祥之事至敗亡而止蔽賢之人亦謂國家受之耳嗟夫詎國家受之已乎易曰小人剝廬言君子小人之所藉以覆庇也覆巢之下寧有完卵時無賢人國破家亡而身亦不免然後嘆事勢之無及亦晩已乃有國有家者亦何過聽此蔽賢者之言以取禍敗也則亦所謂賢者未必賢忠者未必忠耳誣善之人其辭柔多令人主潛聽而不察若唐德宗謂人言盧杞奸邪朕實不覺者是也甚矣言之不可不辨人之不可不辨也

辨水章

後世何多盜名之士也殷深源負天下蒼生之望及一出不效

止咄咄書空作怪事字王夷甫適往不屑之韻真堪千古乃立名非真竟死於排牆之下誤天下國家而并誤身可恨也語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學不資深遽賈聲譽投以艱大立見窘迫此孟子之所以致嘆於溝澮之盈也雖然取人者亦何止取以名也苟文若策曹袁成敗如指諸掌不過一明達不拘惟才是任一從容餙智專取名譽然則士習華實關繫國家顧不重歟

幾希四章

孟子歷敘舜禹湯文武周以及孔子蓋明春秋之義上接唐虞三代也吾聞之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蓋其違禽獸不遠也舜以前不必慮也自庶物漸殖必有相賊之時人倫既繁必有相瀆之日考虞廷之書無仁義之説然當時庶民不至行同禽犢者則舜明之察之也舜既沒夏禹嗣興惡旨酒杜亡國之端好善言析危微之界禹既沒湯嗣興湯執中救時弊之偏立賢無方破用人之格湯又沒文王嗣興求民瘼視民如傷邇道繞望而未見武王繼之嚴丹書敬勝怠勝之箴不忘不泄周公佐之禀大易朝乾夕惕之義蚤作夜思考其間繼治繼亂爲時不同或君或相位亦各異而要以時無聖人治者必至復亂聖人時不首出亂者不可復治胥天下而禽獸耳周自平王之末由桓莊迄靈景踐王位者凡有十一歷二百四十二年其間弒君凡三十六亡國凡五十二臣竊君威子烝父妾又不可勝紀孔子乃起而作春秋貶諸侯討大夫達王事以扶正天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慮其義不明胥天下而禽獸耳越百餘年乃有孟子述虞夏商周之道明仲尼之教作孟子七篇而後春秋之微言始不絶於天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蓋慮之也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幸之也亦自任也由此推之

士生群聖之後廢明聖之德墮前賢之述作厥罪豈其微哉士而坐視天下之禽獸也士而不欲坐視天下之禽獸則維君臣父子之大義固不可不亟已

可取章

天下之理率爲貪巧之士所借嗟夫天下之理果可若是其巧借哉夫天下從古及今自朝廷迄鄉黨事或有適宜理決無似是凡兩可之理非理也此皆巧借之士以濁亂天下耳目避公議邀人心者也善哉莊周氏之言也曰貪夫徇利烈士徇名夫烈士人之所號爲慷慨世之所謂豪傑也一徇名遂至視與貪

夫等又況卑疵之士借時中之說以文貪詐之巧者哉私量竊齊期死亂楚君子方欲明大義於天下此傷惠傷勇孟子所以與傷廉之士同一致譏也蓋爲天下也正非貪鄙慣懦之士所得藉口也

逢蒙章

羿爲逢蒙所殺經傳亦無所考以取友不端責羿羿其何辭但引庾公之斯爲証則不甚合蓋五倫之屬君臣爲大漢趙苞守遼西苞母爲敵所得載以擊郡苞悲號對母曰苞今日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苞進戰破賊母隨遇害苞亦嘔血死君子未嘗

非之由此推之斯之追鄭子濯孺子奉君命也此豈敘師學淵源之日乎斯惟有一戰而已萬一孺子就俘獻之於衛爲請於君得釋君之仁也已之願也不則盬之以威鄭其何辭焉乃不出此而抽矢去金若使衛法不赦欺君縱寇斯之罪無容逭已

西子章

好修不終天下何多見也至政慝從徵百不得一華子魚少與管幼安同學發有名字入宮發壁甘爲奸臣作賊遂汙人齒頰崔烈少有英稱晩驟陟司徒人嫌其銅臭古今來如是者指不勝屈周子隱爲鄉里患苦一日入吳從二陸學勵志修行碁年州府交辟以子所見前乎子隱有幾子隱後乎子隱有幾子隱信哉不可多得矣孟子謂西子不潔人皆掩鼻非惜其後之見惡也惜其前之美好不終耳惡人齊戒可祀上帝非幸其貌醜可觸也幸其修潔足嫮耳蓋善喻也

言性章

天下之險阻至水極矣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一就下洪濤亦可安流天下之幽隱至天之高星辰之遠極矣日月有薄蝕星行有錯行乃一推步伏見遲留亦可布算何者有故然者也嗟夫人亦以小智自害耳自爲風波安能使世不覩橫決自爲欃

槍安能使世不多愆伏是有我一人而宇宙之災祥始見逆一世之人心亂先王之成法人皆以爲非利而彼不顧撥之天下萬世以爲非利而彼不顧而天下遂大亂此小智之所以可惡而豈智之罪哉或者曰由此觀之則莊周氏蹩躠爲仁踶跂爲義駢枝爲禮之說亦既信矣曰非也先王之治天下仁義德禮猶疏瀹之有畚插推步之有璣衡也苟蔑棄此是乃所謂鑿矣人性更將何所驗乎此行所無事之說與好靜自正之說正白有辨不可不察也仁義德禮乃人性之故也

公行章

嗟夫邢衰之地何地哉王命儼臨衆賓咸在萬耳萬目之地尚
且纖悉囁嚅備諸醜態而不惜又況昏夜之間乎無他富貴灼
人耳乃當時又有不歷位不踰階之孟子此何爲者也毋惑乎
人以爲迂而無當也

仁禮章

孟子論處横逆而以虞舜示法粤稽當時舜無是事大率謂瞍
與象耳予讀此而喟然嘆曰嗟夫天下有横逆而出家庭者哉
乃横逆出自家庭特舜爲然哉横逆出自家庭不獨一舜而獨
稱舜固知家庭之横逆爲難處耳孟子之言曰非仁無爲也非

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孟子亦何嘗敢必仁
禮遂無患哉孝已悲而申生死幾令誶三自反爲不效是則可
憂也憂之如何亦曰吾之仁有未篤吾之禮有未盡耳舜眞萬
世之師已

禹稷章

孟子推禹稷顏回同道盡論其心也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
然猶未離乎迹矣嗟夫天下聖賢可以跡論哉己溺己飢禹稷
之思也天下滔滔匽居與易顏子之志何不如是顧時不唐虞
亦且奈何藏爲邦之畧處陋巷之中豈陋巷之中遂畢顏子哉

由是推之士君子當事則論功揆心則論志他日孔子謂顏淵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盖謂是也若鄉鄰天
下吾不信也

匡章章

章子之孝能見信於其君見信於孟子反不能見信於父母於
國人嗟夫天下忠臣孝子凡冒不韙之跡晦不得已之心亦安
能以區區欲白不敢白者求信於人哉夫爲章子固極難耳夫
章子之責父以善爲母也母死非其罪安得不諍母死非其罪
而父終不悟又安得不亟諍至亟諍不得父不以我爲子我又

安敢爲人父且晏然享家室之安甚矣章子之難也孟子推及
設心而後章子之目可瞑矣雖然此豈章子所敢必哉

武城章

孟子尚論曾子居武城子思居衛而約畧之曰同道又曰易地
則皆然因嘆聖賢應世之跡亦豈能盡同哉夫人臣之道矣死
靡貳若存與存君亡與亡臣之紀也曾子處賓師之位自不必
同雖然亦其時則然耳盖周千八百國凡士振鐸所處之地不
必皆父母之邦卽諸大夫子弟相率從遊亦非有王命之重進
退優優自有餘裕不然千百世之後地處曾子而實同子思則

固辯藉口耳此論地者又當論其時也

異人章

戰國之君皆欲得天下異才以及其身顯名於天下如孫臏以刖至齊吳起以任俠至魏范雎以折脇至秦他如市井鼓刀客舍彈鋏其狀貌行事皆有異故能顯其君於當世不則亦能以智計脫其主於難孟子在齊巖巖之氣象齊廷異之非堯舜不陳齊廷又異之於是乃使人瞯孟子嗟夫所貴夫爲天下士者昭昭冥冥無有失德陳堯舜之言行堯舜之行務勉其君以爲堯舜斯已爾亦烏能矯情飾貌以欺當世苟功名於天下哉

齊人章

蘇季子始遊秦大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及遊趙佩六國相印妻膝行而前嫂不敢仰視喟然嘆曰嗟夫人生功名富貴盍可忽乎哉及讀孟子又有泣齊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此非婦人有異一止見榮一止見辱耳昔晏子其僕之妻深戒其夫以自損抑盍得之門隙者深也由是觀之天下富貴利達之人施施之驕盡欺妻妾不見耳鳴豫之凶盱豫之悔可勝道哉

孟子通義卷之五

黎水後學魯論孔繁蔚著

于田三章

考虞書大舜登庸在瞽瞍底豫之後後世孝弟力田諸科猶此遺意及讀孟子所稱浚井完廩于天之號又皆在既已登庸之日亦止欲摹舜之孝非人悅好色富貴足以易之耳卽中多不可解亦事在三代前若有若無大抵皆然猶封象有庳使不得有爲於國則萬世不能易矣盍周家千八百國大率同姓居多亦爲後世樹兵耳漢起布衣恐萬歲後嗣主無以大服群臣宿將諸王各領重兵居普地以遥制朝廷未幾指大於股脛大於腰之禍較周更速魏承其敝分王兄弟率處遠藩給羸卒百人有同拘隷此皆失親親之道且非爲宗社生靈至計予嘗讀史因追虞廷分封之善有四一處岳牧之上其位尊一使吏分職其體優一無考成其功罪微一子孫卽不肖亦不得毒黎民禍宗社其世守遠善哉洵百世不能易矣讀古人之書當取其可行於今者若此類是也

咸邱蒙章

推贊之辭在古亦不必確非不確也不得其意之所存人道至

誤援爲口實其禍遂大乃若禮在嫌疑之際在古未必備而後
乃備者論者亦不得是古而非今如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之說葢推贊之辭在戰國已誤認何怪乎魯之後山陽陳留諸
公之踵見也乃若舜爲天子而瞍猶仍舊稱及漢興乃有太上
之號於稱名始協然則禮制今較古爲稱備論者正不得執成
見耳孟子舉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之說以闡君不得而臣之謬
又推爲天子父以徵舜孝養之隆其言皆關世名教葢可忽乎
哉予嘗讀至此喟然嘆曰有攝相之舜何遂至有攝皇帝之王
莽有無尊號之瞍何遂至有迎門擁篲之太公一好有所竊八

萬上書之人幾同優廷之師錫一禮無所因家令人臣之語幾
同普天率土之詩可勝慨哉

天與二章

父有天下傳之子當萬古不易顧從古又無萬世之天下此非
傳子之失也堯之前亦未有傳賢者傳賢自堯始不再傳至禹
後傳子亦知後世必有借傳賢之說而失之者春秋宋宣公不
傳子而傳弟宋之亂且五世又況如戰國燕事之最謬者乎予
讀孟子一舉而歸之天又舉朱均與啟禹與益賢不肖歷年久
遲爲證因喟然嘆曰人人因之興廢運祚之延促豈非天哉即

處舜禹之地猶必有南河陽城之避又豈敢以天自信哉商周
之初成王雖賢尚在冲齡周公歷年又久伊尹歷年久且太甲
冲齡初政又未必賢似天意在可知不可知之閒乃尹與公畢
竟同益守箕山之節由此觀之三代而後禪授多在嗣主短祚
冲人踐位之際此豈盡天意說者以黃袍加體與丹書得石同
一致譏亦非苛論顧嗣主不可不凜凜也丹朱所謂不肖亦非
不辨菽麥啟之稱賢亦不以敦敏夙成考之尚書嚚訟之子遂
忝帝位琴瑟弗御鐘鼓弗考不因席不重味之子遂克敬承以
此知商周而後漢宋兩祚最爲長久漢文之恭儉宋仁之仁恕

豈可誣哉葢繼世之主當大亂甫夷民生甫定之際國家正如
鳥羽初稙含哺翼覆猶恐或傷又況振恒不已乎秦隋短祚二
世隋煬實失其道非盡天之意也此確守箕山之節與祈數過
周歷者皆不可輒言天也

割烹三章

古人未遇爲人賃舂代胥靡版築皆所時有負俎飯牛亦何足
異所異者獨謂以是要湯干秦穆公耳夫興王創伯此何等事
而謂一呈身躁進者能之乎孟子爲尹邇取與之嚴爲奚明擇
主之哲非但辨無是事也葢志士捫足而超良臣擇主而事成

大事者正須細微必謹去就分明耳若夫進禮退義終身不過
之孔子當時主癰疽主侍人之誣亦何必辨孟子猶兢兢引過
宋患難亦不苟主為証蓋恐後世宮禁之地床第之間巧宦潛
通藉此為口實耳嗟夫所貴為天下士者豈有他哉華子魚蹴
金視尹不視不顧何若范增從羽視奚去虞相秦何若衛鞅由
景監以進視孔子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何若畢竟功業鮮就
即就其行亦汙其禍終烈可勝慨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言操行貴端智識貴豖也夫士而不欲罔敗罔辱則已也士而
欲罔敗罔辱舍守貞又何有別術哉

集大成章

孟子就群聖論孔子七篇中不止一見此則願學之意與學之
之法無不具存蓋道止一中為的乃偏至之詣岐之中又有岐
焉非智足以察而力足以詣亦焉有當乎近日餘干胡氏論學
曰第一識見不差次之功夫罔間則始終聖智之說洞然已顧
大成之所集何以止就清任和論也蓋天下之理雖有萬端人
之品誼亦非一致然大要非遁跡山林則力思經濟不則亦夷
猶於世耳孔子棲棲魯衛未始非和知不可為而為未始非任
卒之歸老洙泗未始非清嗟夫鳥鳴花落皆有其時墐戶發[illegible]

必有其候時之為理即蟲鳥無不知之況人而聖人者乎出此
推之伯夷當商周革命時自當清伊尹當湯救民水火時自當
任惡當天下無邦時自當和何莫非時顧皆各得其所近猶之
乎不可語冰也云爾性靈之地萬理畢涵偏至之善總非所執
非孔子將誰與歸孟子獨以時中屬孔子蓋獨見也是乃所謂
智也

班爵祿章

孟子所列周家五等之爵與王制相同至六等之爵王制為詳
然與周禮互異周禮天子止有六卿冬官雖有三公坐論之文
不列其位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之說論者謂屬致政在鄉
之老故不詳其職王制獨列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意公孤無定位即六卿中德厚望尊者為之與抑六卿之職
皆總於冢宰即冢宰是歟若六卿益為九卿其三卿王制亦止
有其文無其職意即六卿之事煩者析之歟至公侯伯之國各
三卿子男之國各二卿王制所載甚明考之春秋列國亦止有
大夫之稱無卿之稱意卿即上大夫之隆號歟若此則秦漢以
後特立丞相之名誠為非是卒有莽操之臣何以待之若士有
三等王制止於元士備紀其數至中士下士並無可考在周禮

亦止雜見各屬職守之間視王制不啻加倍官冗則食繁說者
謂周家宮伯宮正膳夫庖人內府外府掌舍掌次亦必以士人
爲長幼卑尊皆辟居州之意亦然歟否歟此亦考古者所務覈
也乃若班祿之典分地四等王制與孟子相同其謂天子之縣
內諸侯祿也與孟子視侯視伯視子男之說又同獨曰天子百
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共御以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
夫八十一元士之衆而止取足於百里之內不幾捉襟肘見歟
至上士中士下士所食加倍之數王制與孟子相合而所出亦
無所考意開方之法有所謂方十里者是歟抑別有給粟之典

歟共在侯國又可類推次國小國不無遞降則地有廣狹非云
薄也庶人在官之祿止以事異不以地分蓋用力均也即等而
上之事漸煩體亦漸優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
人亦猶是也周家士大夫率厲羔羊素絲之節豈非以田祿厚
故養廉者不須別計歟後世之制設官多重內輕外至班祿又
不分內外止論品級以至王畿之士至奔府史胥徒之祿以自
潤此竇一開局有底止毋惑乎簠簋之多不飭矣由此推之周
官以六計獎群吏皆獎以廉夫人主曷嘗不欲以廉厲百職哉
厲百職以廉而勸廉之典又不倣周之意以厚其稍是猶惡濕
而使居下烏可得哉

問友五章

孟子言尊賢必稱帝堯言士守道必稱引孔子由今推之尊賢
至帝堯尚矣其次莫若師事之再其次友待之餽遺廩養皆以
其道猶於古道爲未大失乃戰國之君若此亦何寥寥也粵稽
孔子於列國際可公養未衰猶未有終三年淹反邇少時爲委
吏乘田反不恤此知孟子望望齊梁之庭蓋亦非激也或者曰
亦嚴嚴者非通識不善行藏耳嗟夫舍義路禮門雖有通識將
安用哉夫士不多聞且賢也士而多聞且賢則非招亦往誠非

是已

友善章

孟子論取友由鄉而國而天下以至於古論古之法又推之論
世則取友之法咸備顧古人詩書亦甚多端如伊尹之太甲周
公之策命微子離黍之歌樂毅報燕王書屈平離騷宜臼小弁
之詩申生屬傅之語使不就其時就其地推之誠烏能比而同
哉且不特此也石勒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
曰此法當失及讀留侯勸止乃曰幸有此耳即此可見漢高雄
畧亦可見石勒英識過人朱元晦論讀史如讀一事且勿竟先

以忠愛區處然後[illegible]乃進嗟夫古人言士
生于百世以後求[illegible]幸蓋謂此也不然雖載籍極博曷益乎

問卿章

予讀孟子爲卿之論因嘆古來大臣處危疑之地值失德之朝正難耳如貴戚周公成王叔父也受顧命輔王室猶來不利孺子之嫌況其他乎後世趙汝愚宋宗室也厥後奸臣竟以此設斥逐之計漢朱虛侯章誅諸呂功大亦以迎立齊王失職歷觀前史甚矣貴戚之卿之難也顧易位之說殊亦太峻微子啟商元子而賢受不道不諫而去箕比皆國宗臣放桐之事在商又

有舊典亦不敢妄有舉行豈嫌所宜避乎抑勢有所格乎以此推之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蓋可知已至若異姓之卿謂諫而不聽則去是也然伏蒲累日補牘再三亦是盛時事末世稍一有違廷杖縲管讙且立至雖欲去得乎甚矣異姓之卿亦不易也魏徵對唐太宗曰臣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子深三復於斯云

孟子通義卷之六

黎水後學曾論孔璧甫著

杞柳八章

孔子曰性相近蓋言同也曰習相遠蓋推其所以不同愈見其同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蓋曰不移似乎不相近矣曰惟實絕少之辭也不移者絕少則同益又可知已孟子言性善祖此乃性善之說出一時如告子諸說遂起而與之角何也蓋去上智下愚兩者而止言相近則堯象舜瞍桀紂微比諸人終難混人平等顧孔子言相近就性言也孟子專言性善亦救時之

論正欲移瞍象桀紂諸人之不移者耳戰國之君殺人若不足故孟子言惻隱之心戰國之士皆求富貴利達故孟子言羞惡之心戰國之人皆簡賢棄禮故孟子言恭敬之心戰國求富貴利達皆不辨禮義故孟子言是非之心先儒謂其功不在禹下非以此歟乃若才情之論尤無以易也蓋性者從心所生也生有端倪則情見乎其中矣既有端倪而事出焉則才生於其際矣迨見爲事或竟或不竟或爲或不爲則亦或時格勢禁耳不然則有害之者也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總其要在於養心養其心則性不失性不失則發之爲情赴之爲才天下萬

善之事具足於此矣顧何以必先澄夜氣也夫心主也氣輔也心不足而求於氣則亦共和之政耳蓋爲已喪良心者言也危矣哉此天下所以鮮盡性之人也

一奕章

齊海濱斥滷之國也地廣千里形勝甲天下擧五都之兵下燕於奕爲刼謀勝築薜於奕爲圍合五國之師拒秦於奕爲堵敗魏虜太子申殺其將龐涓於奕爲攻顧卒不能混一天下於韓趙秦楚諸國不見大勝則智爲縱衡之士所熒耳或曰宣王好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愼到之徒皆至齊於是齊

稷下之士復盛王亦何嘗不聽士乎嗟夫縱衡之士非士也與兵搆怨之言日入於耳此於孟子仁義之言所以聽之不專也鴻鵠至而奕秋誨王之不智誠無惑耳

熊掌章

後世貴人宮室妻妾美好之事旣全竊之得我豪傑之事亦備嗟夫有以哉人生於世生可舍萬鍾必不可舍豈非以此哉雖然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以狠如虎貪如狼之人猶屢百年之後無佳傳則本心至死未喪莊周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豈虛語哉由此推之人昧本心耳本心何嘗喪於人也此平

旦之好惡所以相近也

人心五章

人之一身百骸賅而存焉熒然能視者目也聑然能聽者耳也蠢然能知味者口腹也微及於一指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亦莫不得其用夫此莫不得其用非身之所能爲也心也心不在即賅存之身亦有痿痺不仁之患又安望裁制萬物役使群動哉此仁義之學不明於天下心學不明於天下也今夫天子穆穆耳自百司庶府以暨郡國長吏何動不憑王靈何事不遵國憲罔僭罔差亦百司庶府罔僭差耳然實則天威不違顏咫尺也

人身之於心何以異於是不然空守一無用之心寘之槁木死灰之地與極絲竹釆色以娛耳目羅山珍海錯以悅口腹顧指氣使以逞慾雖其間不能以寸亦終必危而已矣由此推之孟子論養體謂考其善不善無他誠無他也徐無鬼謂魏武侯曰君爲萬乘之主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神者不許也夫人知耳目鼻口之中神亦有不自許者耶則神固行乎賅存之內矣

天爵二章

范史譏漢世名士謂刻情修容依倚道義以就聲價以此見修

天爵要人爵三代以上三代以下皆然顧較之戰國揣摩之術亦後有聞樊英稍無奇譏議者猶以進退失據譏之以視後世聲名既起無復故態何若抑予更有進也今日士修帖括之言以爲羔雁及得則敝帚棄之所謂仁義忠信初不知爲何物棄亦棄帖括耳宋張師德及第功名已有階可登猶且三至相門由此推之世無趙孟如有趙孟且爭爲之執鞭羞者其誰耶

勝不仁二章

言四端必言足保四海於齊宣不忍一牛言足以致王若是則仁之大分已明天下之勝算已定乃戰國之時開阡陌則李悝

之說勝作什伍衛鞅之說勝約束軍令援枹鼓則司馬穰苴孫臏吳起之說勝而孟子省刑薄斂之言反不勝嗟夫此豈仁之不足勝哉水火杯水車薪之喻不誣也何也一念之仁方芽之穀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究至仁覆天下穀之成熟也苟爲不熟則荑稗且勝之矣何獨至於水火而疑之又何獨至於仁而疑之予要其獘在於欲速衛鞅曰吾說秦王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王曰王道久遠不能待夫水之勝火謂涓涓不絕江河之勢也五穀之美於荑稗謂苗而秀秀而實如墉如櫛如茨如梁也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乃五年七年何亦不能待無惑乎富强之禍烈且燎原矣

志彀章

學士於世鮮實用即用亦無深效此非用之不必有效也當學之時非所期者淺則所學躐等無序耳今夫萬石之弓發必飲羽非萬石之弓便可飲羽也其所引者滿也良工雖巧不過習者之門非習者之門不責乎巧也規矩熟則巧自生也孟子論學所以有必志於彀必以規矩之喻也不然一簣虧山九仞棄井不則學止師心事不遵古則亦倏張倏弛毀繩棄墨者耳烏乎可哉

任人章

禮者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也三代而後漢去古未遠二戴之書始出當時又有儀禮凡婚姻飲食纖悉畢備是故百拜三揖杜飲食之爭也人生有欲飲食爲大所以防之者蚤也六禮親迎懼男女之褻也貞女始行人知有父所以明之者豫也由此觀之凡屬於禮雖輕亦重何所軒輊哉今讀孟子周末之時已有任人之說大率以老生之譚不論時勢不辨緩急一言一動一步一趨皆曰先王爲里巷少年所訕笑耳嗟夫王弼何晏罪浮桀紂此范甯之言非過也蔑棄禮文幽沉仁義始自老莊極

於魏晉至今二千餘年猶能回斯人之視聽敗壞萬世莫此爲甚較之桀紂失國禍止及身不逕庭哉孟子紾臂踰牆之辨闢緊蓋匪輕已

曹交章

闕文

小弁章

怨者人心有不忍恝者也顧亦有能明言者焉有不能明言者焉小弁之怨能明言者也凱風之怨不能明言者也乃孟子一以爲怨一以爲不怨何哉蓋不欲傷作凱風者之心耳然則千

古來不怨者果誰屬哉若漢太子據衛蒯聵兩人而已嗟夫凡人子不幸處多憂之地固甚難耳怨則身負詬厲不怨則路人其親千載下自非聖賢孰有能明其意者哉考小弁之詩爲宜臼之傅所作今讀其詩痛而深曲而且摯賢哉傅也若傅據之石德誠萬世罪人矣由此推之國家大本之地宮寮之選蓋可忽乎哉

宋牼章

利者富强之謂也國家軍日興則餉日不足餉不足則軍益日弱宋牼不利之言亦未盡非顧欲盡去利其持說正須有據耳

蓋秦楚之開非無因以張儀搆之也商於七百里之約實以利言迫秦紿楚絕齊而商於之地又不出則楚已爲利愚甚楚王卽不知悔楚廷之臣陳軫之徒獨不見及此乎孟子之欲以仁義易之也蓋切其機也乃所謂仁義者何友邦不可棄仁也寇讎不可啟義也君臣父子兄弟蚤作夜思惟知仁義相勸勉則張儀之言在楚必不入在秦必不出矣其禆於戰國豈眇小哉

居鄒章

大夫之問不出境使儲子致幣孟子亦居鄒儲子豈得往哉惟平陸賢人之廬如此其近也乃相君之車騎如此其重斬也此

孟子所以重責之耳至若季任不獨其時其勢皆不得往卽使得往以居守危疑之地不遑數百里私交不重行者紾臂之疑哉春秋時衛叔武之死亦疑所致耳後世車駕出幸東宮監國猶來讒間況國君之弟乎由此推之季任之意誠可原也

名實章

君子應世多持兩可蓋譏者譏之孟子似爲人又似爲已得無幾幾似之乎顧予以齊事揆之齊王待孟子已先持兩可耳孟子在三卿之中而王又欲舍所學而從我孟子處賓師而齊廷議論又聽稷下談是齊之用孟子原在用而不用之間

故孟子之自處亦在可以不去可以去之際此與孔子在魯事畧相似孔子爲魯司寇位非不尊而魯權盡歸季氏孔子攝相三月行已有兆而君臣共作色荒所以欲遲遲而去不得竟不稅冕而行者此也若夫淳于髡謂無功可就用而不效此君子之責世豈有不用而亦效者哉髡之言過已顧不可爲後世藉口也不用可以去矣又持兩可爲觀望竟不去此羞惡之心且喪盡又安問仁何似乎

五霸三章

天下兵端不可輒起有其功即有其罪非以功爲罪也蓋兵端一開不可復止如周東遷自桓莊以迄靈景僭王猾夏史不輟書犬戎陸渾済窺上國自桓文出連師諸侯以糾禍亂明五禁以申盟好揆之三王誠可爲功顧延至戰國五霸假五禁以戢之諸侯并共五禁而竊之凡辟土地克府庫約與國戰必克者皆謂之良臣當時山東之國如魯號爲最弱亦不能安五百里之國而思逞於齊以得志於天下又況七雄之最勝者乎孟子推原戰端之所自始至以五霸與今之諸侯大夫並入爰書豈過也哉嗟夫殃民國無論已乃國亦何利乎此也後世秦皇以兵滅六國得天下僅二世不能一朝居亦既大驗然則魯事

幸中也耳不則小國而有戰勝之名非小國之利也即五百里之地且不可保更無望加多於齊矣故凡爲人臣者欲稍逭罪戾以無得罪先王以無得罪於天下亦惟務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矣

白圭二章

白圭二十取一之說誠謬顧當國計日詘法其術未始不可佐一時之急予嘗以唐劉晏與圭相提而論圭之言曰吾治公產如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智不足以觀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學吾術終莫之告及觀晏治賦置駛足傳物價水旱豐凶雖千里不數日可達督吏必銳敏雖權貴干請不稍假與圭若出一轍更考圭持身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僮僕同苦樂晏居室亦然死之日錄其簿止米麥數斛家無餘物由此觀之此兩人之法皆以嚴爲道而嚴又先持身誠使後世度支之使盡能杜乾沒絕羨餘不治家人產又何患國用不足日加賦無已哉至治水或曰圭周人則孟津王屋河故道已熟或曰魏人則洛汭曹衛之間歷水患已多利導自有良策何至以鄰爲壑如孟子所言顧當時諸侯之國各自爲政徵發期會總不合一計惟有曲防一策而已

乃若自漢以後國家建都多在西北土宇既一郡邑皆非秦越止以轉漕一節遂不能不效曲防河決之患亦時時見告盡河一北徙則漕有膠淺之患併趨一淮河又有橫決之虞雖有神禹亦難兩善卒費金錢數百萬又不得不加賦於民然則以隣爲壑百世不能出白圭之智二十取一之法何不可少師其意耶

不亮章

疑事必無功疑行必無成非盡持兩可爲觀望彼誠見有未確也予一一數古今來成大功立大節決大疑定大難者有一非

胸中灼然故持守劃然必不可易乎是故呂尚釣蟠溪年八十不自疑彼確見時之不可不待也諸葛亮出隆中事無所因藉若燭照數計彼確見荆益之可鼎踞也甯俞周旋於晉雖刖者刖死者死亦不懼彼確見臣誼之不可有他也文天祥赴死燕市仁可取生必不可苟彼確見臣節之不可有貳也雋不疑叱僞太子屬吏雖違衆見出獨裁亦不懾彼確見此駕黃犢建黃旐者之狡僞惑衆也張公謹擲龜於地雖事之成敗亦不計彼確見事在不疑不必卜也霍光定策廢立雖犯不避僭大罪亦不顧彼確見宗社非此不安也韓琦出空頭敕黜任守忠雖涉專擅冒嫌疑亦不恤彼確見兩宮之疑非此不解也不亮惡乎執斷斷非盧語已彼瞶瞶者輒持兩可爲觀望又何足怪乎

好善章

予聞之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吐哺握髮爲千古美譚相臣豈盡不知好善顧好善難耳功名之門開佞倖之門亦開珍味滿前參朮莫儲此元行沖之所以規諫狄梁公也千古而下求好尚不同而公義相取如諸葛公於法孝直有幾讒諂面諛即在懷才欲試之士此亦何從辨乎大易之言中行也曰包荒又曰

朋亡言渙有邱匪夷所思必先言渙其群元吉盡屬桃李之私也由此推之相臣之於人國自非偏黨並融異同澄化亦烏能盡天下賢豪收之寤寐乃稱好哉

就三章

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其在人國炊桂無資裘敝金盡事亦恒有此亦何必迎之致敬有禮也後漢楚王戊醴酒不設穆生遂去亦何能以升斗之粟致俛首就之乎自子論之士亦行其言耳不行其言致敬有禮亦爲虛拘君子決去已

舜發章

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豈不信哉困則必亨理所自然徵之於古亦不獨舜說諸人舜說諸人其顯者者耳顧天何以處孔子以天下之大聖極天下之奇窮而竟老於洙泗由此推之天下事不可解者亦多孟子之說止道其常亦烏能於不可解者强爲之解哉乃若周處以州里不齒卒爲名士此亦恒過能改一驗李文靖謂外寧必有內憂契丹旣和眞宗遂留意土木祠禱無法家拂士良然此固知聖賢之言之不虛已乃著戒如此後世猶有窮愁憤志而懷宴安酖毒者亡國敗家相隨屬豈盡所遇之不幸哉

多術章

此孟子爲教誨已窮者設法耳夫教誨已窮而卽不教誨豈君子之心哉惟不屑之教忽而悟焉是已教矣卽使不悟聖賢敎之之心已盡雖然人非木偶豈有如是而猶有不悟者哉扑作教刑無此警策固君子之仁也

孟子通義卷之七

黎水後學魯論孔璧甫著

盡心三章

孔子罕言命杜人僥倖之心也孟子亟言命亦以杜人僥倖之心也嗟夫後世殉外之士所以求富貴利達者不遺餘策甚至身蹈危機足履險地立巖牆之下死桎梏亦不顧凡以思求則得之耳究竟身死而萬有餘貲貪夫割股藏珠奔競夜蛾赴火豈不悲哉乃問其蹈此者多屬平日言心性之士夫言心性豈尚有此失彼殉外者徒知有人而不知有我故舍我而求人違

天而買禍若斯耳嗟夫心性之地萬善具足嘑蹴則受萬鍾不辨禮義亦受卽羞惡是非兩端且不能盡又安問其他乎是以古之君子隨性所近或耕或釣或卜或醫朝勤所業夕誦詩書得失不知殀壽不貳非計無復之也知天之所與我者內已足而無待於外也此爲君子而已矣

皆備章

聖人盡己性遂能盡人性盡物性非盡己性而後能盡人盡物也人性物性固皆備於我耳與情開落動念榮枯若有誠然者焉由是而不殈胎不殰卵不夭飛鳥不折方長而仁覆天下矣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形生以後物我漸分自非聖人鮮能同物事在强恕耳我惡飢而知天下人欲飽我惡寒而知天下人欲煖推而至於鷄豚狗彘不失孕字之時魚不滿尺不鬻於市斧斤時入斬陽木斬陰木無敢或爽皆是也唐太宗閱五臟圖禁笞背漢文帝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除肉刑萬物一體之象至今猶可想見强恕非帝王盛軌歟

行著章

甚矣著察非道之所貴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

言有著察而道明有不著不察而道行耳辟人一身而血氣行焉人不知也久病稍愈關者復通痿者復起而後知其行耳若隱怪故欲爲臃腫之患者也

無耻二章

天下士節非耻不立天下風俗非耻莫維國家神氣非耻不振戰國之時士行卑賤士習狡獪墦間之乞商於之詐卽負販行道不爲而士人爲之方施施詡詡以爲得計抑惟士人故卑賤狡獪施施詡詡若是耶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厥後殽函以東諸國各靡靡不振求不肯西向帝秦止得東海一人戰國之世遂成一最無藉賴之世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又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蓋傷歎待之已嗟夫天下事若此可勝慨哉

賢王二章

孟子言士見且不得亟又曰不可得而臣求之於古亦未多見此蓋有激之言爲遊說之士救耳蓋遊說之士不知尊德不知樂義日卑疵於王公之前以苟富貴究竟獨善兼善兩失所據由此推之士人達觀其所爲窮觀其所守伊尹耕莘一介不取終能佐湯伐夏救民水火華子魚蹴金卒身名俱玷爲士林詬厲然則窮居行事豈可忽乎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後來事業

皆準諸此非盡欲老死巖穴也

豪傑二章

君子於世依附多則風規不卓寵辱盛則器識不宏古來遊往不屑之韻目空千載前無古人皆不爲世俗累者也戰國之世去古已遠學官之教久衰凡所爲士輒卑疵以取世資所爲豪傑自命不能得一孟子生當其時三卿可受十萬可辭寵辱不驚岸然尚友豪傑之士蓋自況也由此推之士不脫凡累亦烏能自奮乎阮嗣宗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蓋嘆時無高賢京邑之中皆有韓魏之家者也不可一世之意方恨古人不見我已

佚道三章

後世人主有給復之典以恤民勞有肆赦之條以寬不肖詔下之日亦能使仁聲先路而至治罕覯及觀王者於民未嘗無利亦未嘗無殺而不庸不怨若此其相忘者何也則淺深之殊也是故教民以仁民知親上教民以義民知敬長終事守財循其一耳民生其時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王者之治抑何若此之隆哉顧三代以後何以得此自予論之勞佚均生殺審條教明而天下可治漢家以王伯道雜治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蕭何次律令行之既久文景之世民物殷富

幾致刑措久道自然化成過化存神猶未敢迂言已

良能章

孟子著仁義之說當時相非者不止一家是未明一自然之數也今夫君子之於天下知足以鏡萬物能足以制萬事一逆自然之數揆之千里而不達揆之跬步而不達無他知非良知能非良能也今有人於此遇親而愛油然遇兄而敬蕭然此自孩提稍長已然矣君子之治天下率一世而胣然有仁以相接截然有義以相守亦本此達之而已矣是故理不足以同人者君子不以之強世道不足以通之天下者君子不以之責卑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易知易從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仁義之說胥一世而孩提無異術也

深山章

至人之爲道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其應物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亦若是已矣大舜居深山大舜無爲也故木石鹿豕可相安也大舜爲天子大舜無爲也故九官十二牧可不驚也及其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大舜無心也故虞廷詢岳咨牧與深山數而問睛無異也得一益大水之後繼以大火而舜不懼得一禹大災之後繼以大工而舜不疑發言盈廷而舜聽之精

當機卽行而舜赴之速其靜淵涵其動也淵溢自非穆然無爲亦烏覩若是哉由是推之人一有意故應不神外襲中堅柴柵多有而況帝王之治天下者乎

無爲章

獨至之行聖人不以之繩物衆有之理君子乃以之責人墦間饜足齊人亦赧於中庭簞食豆羹嘑蹴難施之行乞由此推之萬鍾則受世人曷有不爲富貴灼人貪夫何所不欲顧爲之者其事不爲者其心也欲之者旦晝之心不欲者平旦之心也由來舐痔吮癰雞鳴狗盜匍匐膝行望塵則拜直夜叩閽門八風

高尚難豈盡本心則然哉舍生取義匪效伯夷辭富居貧非希巢許求我夢寐即安而已孟子曰如此而已矣蓋直達之辭亦易之之辭也難爲之事豈以强人哉

德慧章

予嘗讀孟子至此而喟然嘆曰嗟夫屈平申生豈盡非俊物哉上官之譖可以去矣而又不去究至困於子蘭內醜之寃廷臣知之諸公子知之矣竟謂君安驪姬不一自明而死屈平申生亦何不慧之甚耶此非人之所知也蓋德慧術知明哲之事也不忍用慧不忍用知忠臣孝子之心也誼屬宗臣親爲父子有

死而已兩人之志亦曰吾令天下後世知吾心耳豈眞不達一至此哉德慧術知之言亦哀天下之爲孤臣孽子者耳非以槩天下之爲忠臣孝子者也

容悅章

孟子敍臣四等而首容悅嗟夫有以哉唐虞之時止有宅揆亮采之臣耳無論天民無所容相時之哲即大人正物之功社稷臣安社稷之績亦何所見亦惟叔季朝廷不能無容悅之臣而後諸臣乃各以品誼才猷自見耳太易之書陰陽消長之書也其於否也曰大往小來蓋當此讒奸諛佞之臣滿於君側君子內度之已外度之世上觀之天蓋知此非君子道長之時也有潔身而退已耳爾時安社稷之臣始出而以口舌諍謂君安於容悅則社稷必不安又有大人出衆奸之去如距斯脫衆賢之進如茅斯拔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天下而正物之功始見故古來人臣功業隆重皆自轉否爲泰轉亂爲治之時見之讀孟子至此令人愈思見唐虞之世耳

三樂二章

君子三樂一性也顧有得之天者焉若父母兄弟是也有得之已者焉若不愧不怍是也有得之人者焉若得英才而教育是

也三樂不可得兼在天在人亦何可自必所可必者止一在己者而已時命大順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不爲加時命大謬行吾仁樂吾義全吾禮智不爲損出則申申入則夭夭父母在菽水可以承歡弟子及門函丈之間可以講書論道豈不油油然可以自得又何羨人世之寵榮爲哉

養老二章

以燕以饗三代以上養老之文也賜高年粟帛三代以下養老之文也而要制田里教樹畜節財用薄稅斂則無以易蓋修其文不若修其實使民自相養爲善顧其法不可不考按周官地

域溝樹之政掌自遂人而山虞林衡莫不各有政按漢以後勸農桑勤本業皆掌自邑宰而水利魚鹽莫不各有政漢文之時海內殷富民率躬孝弟而重犯法致治幾比成康由此推之民終歲勤動不足以養其父母而乃曰養老吾不信也飢寒盜起萬井無烟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且不得欲以仁天下得乎

東山章

君子之爲道也登高必自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蓋貴務本也進學之法學記一書備矣而先以少儀坐作應對進退周旋無不悉備蓋郁郁乎文也哉三代以上師舍是無以教弟

舍是無以學所貴成章者此也精義自可入神由器自可見道所謂成章必達者此也不然登泰山而舍林麓遡大海而忽涓流君子能乎哉是故孔子大聖也而人人可爲州里之閭鄉塾之內灑掃應對孔子在也若仁若聖孔子不居非不居也學不厭等也一射一御孔子在也博學成名孔子不受非不受也漸而有本也由此推之時習無正業退息鮮居學氣質不化而岸然自好豈君子所貴乎

鷄鳴章

千古聖狂之界豈遠也哉孟子於千古之上舉一舜千古之下舉一蹠以懸絕不啻天壤之人乃並聚而處於一間嗟夫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則去之遠也其初豈若是哉彼舜此蹠彼此未分無舜蹠之名也朝舜夕蹠朝夕未嘗無舜蹠之行也外舜內蹠外內未剖無舜蹠之疑也正當問之平旦耳孟子曰鷄鳴而起蓋言其間不遠也少間爭門而出爲善則百善歸焉爲利則百惡歸焉則相去不啻懸矣微者愈微則危者愈危自非明智亦烏能蘧然覺惕然悟乎

揚子章

中者一時而已矣天有四時極寒極暵乃適於中人有百行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乃適於中是故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似乎爲我而非取爲我時在春秋也禹稷當平世八年於外甚至股無胈脛無毛似乎兼愛而非取兼愛時逢堯舜也伊尹耕莘朝而稯穮暮而阿衡前爲我而後兼愛似乎執中而實非執中前之時未遇湯後之時既遇湯也夫權輕重乎物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亦安能比而同之使必比而同之又安能輕其輕而重其重乎君子之行固不同矣明智通識隨事行藏確乎不拔說在太易之論潛龍已

飢者二章

孟子於求富貴之人亦醜詆已甚愧之以行道弗受鄙之以乞人不屑而卒不知止無飢渴之患而有飢渴之害嗟夫麋鹿食薦虹蝍甘帶鴟鴉嗜鼠此數者烏知天下之正味哉無他甘之也彼飢渴之害心何以異於是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者分辨之謂也孰為正孰為不正於油油與偕之中而有確然不易之守則天下之足以害心者舉無足以至我已由此推之君子於世笑罵由人求容容之福鮮皎皎之操皆甘食甘飲之情也安宮室之美享妻妾之奉子孫田園甲天下亦何有飢渴之累而為此柳下惠真不可及也

掘井章

半塗而廢弊亦甚多孔子惜為山孟子傷棄井要其病大約有三一進鋭退速傷於急切一自足中止傷於滿假一姑舍是傷於從業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嗟夫豈末路之難哉苟且即安而二三其德是以難耳故棄井之喻蓋惜其有初之辭非惜鮮終之辭也

性之二章

古今來前人大美之事率為後人所借是故有大賢即有大奸有大美即有大惡堯舜尚矣如商周湯誓武成諸篇後世斬竿揭旗莫不以此藉口揆厥所始則桓文實為之先羿浞傭賊五霸其首稱已且不特此也堯舜禪授為燕子之所借周公金縢一書為王莽所借伊尹放桐一事為董卓司馬昭孫綝徐羨之傳亮所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蓋防之也防之者何蓋畏其卒也嗟夫唐虞而後世變江河有仁義以維之又並其仁義而竊之亦何極哉此君子所以致嘆於末流也

素餐二章

君子於人國其君用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則孝弟忠信事何

如其大也顧非其事孫其志先自孫耳竊居之時一草一木一鳥一獸不殛胎不殰卵不夭飛鳥不折方長非迂闊也今日之鳥獸草木即他年拭目之蒼生也憲廬顏巷半菽不飽蕭然竊餓捉襟肘見內履踵決而一介不取非矯激也今日之揮金蹴金異日之行汙行潔由此其分也由此推之後世之士一冠進賢殺人媚人為鷹鸇不為鸞鳳篋盈不飭為碩鼠且為豺狼則誦讀之時祈嚮先謬也士不志仁義而漫曰大人大人豈公卿大夫之謂哉

仲子章

闕文

桃應章

聖賢之論皆有所指如瞽瞍殺人皐陶執之一論語甚奇怪揆之戰國大率爲當時封君世辟發耳蓋當時在齊有孟嘗在魏有信陵在趙有平原在秦有穰侯一時殺人避怨之士皆得入爲上客司士避投鼠之嫌遂不敢問故剏爲此論不然漢田叔燒梁王獄辭前史猶嘉其善處人骨肉之間何皐陶見不及此

或曰太上之號自漢始有舜雖爲帝瞍時尚在民間夫象不弟舜猶封之乃瞍爲天子父曾新豐之娛不若此亦不通之論已

若竊負而逃之說誠有關天下萬世天理人倫之正分奚置俎漢祖之罪誠無容追已

廣居章

孔子燕居申申夭夭廷見溫良恭儉讓孟子平居睟面盎背見諸侯王泰山巖巖觀孔子之氣體似仁居多孟子之氣體似義居多自予論之孔孟之相似則魯宋之君相似也無以異也孟子當縱橫之世士氣喪盡安步足以當車草衣足以當文繡環堵足以當法宮廣廈移氣移體理有固然豈足異哉由此推之[illegible]貴自廣耳誦詩讀書履仁蹈義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其字覆一之蠶何如而又羨人世之寵榮哉

恭敬章

獸畜不終猶鞭之耳逐之耳豕交則可生亦竟可殺後世楚王戊醴酒不設穆生去申公白生不去王竟衣之赭衣使杵臼雜舂於市若是乎際可公養之間之所當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固見幾而作矣此孟子之所以不終老於齊梁也

形色章

三代以後異端之教莫過二氏釋之教滅形歸空老之教鍊形

滯有是皆爲病及讀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而後始知形性合一功夫無異操也蓋性屬體原無可以指言功夫從入尚在茫無着手之間惟實指一形則施功有實地矣孔子與顏子言仁由己克己一歸於視聽言動非即此歟五官之用不失其職則職思之官不溺其官天之與我貴賤大小分有不同而體無虛設隨其所職各踐以實視受形之初寧有異哉故踐者實其職之稱亦如其初之稱也滯之非滅之亦誠非也

短喪章

聖賢之言能入人心如雖一日愈於已之言驟讀之令人欲悲欲泣嗚咽而不能已況身當其境者乎明定制有庶子爲生母斬衰三年之文無嫡在降等之文而後乃快於人心已世人不遵古禮甚多何獨此一事必欲遵古生周從周孔子已然若夫莫之禁而弗爲誠萬世罪人矣

五教四章

古之君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則相天下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則師天下是故教有等則因材而篤教有程則確守其法教有術則曲用其方夫仲尼之門深戒悅不若已南宮之徒從未一稱家閥有一於此則時雨之化且不能施況成德達材答問以下者乎繩墨彀率教者不廢挾貴挾賢道所不容卽百世而後私淑於人亦且稟承灑掃應對可以精義入神學山學海惟人所自擇已

不可已三章

君子於天下功有漸及事有要圖此非舉一廢百也天下之事無一事而可紊施無一功而可躐取蓋有所當務也廢弛之極於不可已而已且勿論卽無所不薄之人揆其初亦不盡甘心於薄或亦無本故不能推太廣故不克竟耳此進銳退速天下之大戒也故君子於民物非遺之也由親親而後及之事有[illegible]施也於天下之務非不急也親賢人以理庶務功有要圖也堯舜之時敦睦九族以至鳥獸無不咸若選於天下舉禹益稷契臯陶天下遂無復有飢溺之憂禽獸之患此非知得也知先務也由此推之帝王欲仁覆天下事鮮宏綱功無紀要亦烏能馳情廣騖以博施於天下也哉

不仁四章

戰國之禍始於春秋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公十年來戰於郎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書侵六十始莊公十

年公侵宋皆非義戰孟子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蓋罪召陵城濮之師亦非義也蓋征者正也上伐下也不廷不廣王者爲之征伐以正之乃桓文並其征伐而竊之厥後二百餘年至戰國抑又甚焉善戰善陣之臣皆謂力可以取天下假血流漂杵之說以欺諸侯甚至如梁惠王以其子爲孤注以求勝於齊而竟敗於齊嗟夫時無湯武敵國相征禍亂不已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積骸如山流血千里秦幷天下長平一坑較之漂杵抑又過之究竟六國滅而秦亦亡糜爛其民以求土地尺寸之土地亦非其有善戰亦何益乎揆其所始實始春秋春秋桓文誠罪之

首已

梓匠章

吾聞之巧者不過熟者之門此言服習久則規矩自神巧正自規矩生耳故凡巧皆學者之能非教者之能也若斲輪之對齊桓者是已疾徐甘苦有數存焉父不能傳之子子亦不能傳之於其父尚欲諄諄然命之乎明於此則操縵襍服博依而外淩節之施躐等之學兩皆非矣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飯糗章

人之一身窮達互歷若舜最懸絕矣顧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非

舜安飯糗茹草也舜自安舜也被袗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非舜忘袗衣鼓琴二女也舜自忘舜也浮雲過空不但富貴浮雲貧賤亦浮雲在中之樂不但貧賤別有樂即富貴亦別有樂襟期若是然後深山木石有虞氏蒼生始得畢至其前矣出此推之孔子曲肱顏子陋巷何不如是不然寵辱若驚止見一我處地稍殊故態已失是誠卑卑不足數已

殺人親章

禮有不共戴不反兵之文所以抒孝子弟弟之憤也顧必手刃事聽時勢尚在偶然或不必然之間孟子謂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則天道好還假手更遠又何必取心祭墓乃稱快哉三代以後此事最多漢山陽公不受生金酧酖之慘亦厥祖待降王子嬰仁厚之報耳吁一間之論誠可畏已

爲關章

關之有賦所以寬農也按周官以九賦斂財賄門關居其七則譏而亦征周固行之其所以行之不害則以商利關無盜賊之虞國利商不至大困乎農耳後世竟商農兩困矣土敝不長農甫銍刈斗米千錢關吏重徵行商不至物價復踊商困而農愈

益大困盜賊安得不滿天下哉揆其所以則關吏非其人耳唐劉晏掌鹽鐵凡分權之官必用士人當時國用粗足而商亦不至大困非以是歟

行道章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適者乎仁義之民可使赴水可使蹈火況妻子居室之間乎孔子論州里可行蠻貊可行則忠信篤敬爲之也後世醇德之士九世同居則百忍一恕爲之也六合之內千里之遠身使臂臂使指同此道也

周於利章

君子之德人知則在治開治在亂撥亂人不知即老死牖下不辭無他私利之見不亂其胸中耳伊尹就湯堯舜君民使不遇湯寧一介不取繫馬千駟祿以天下寧弗視弗顧而已又況誂淫之教足以惑其見哉田舍翁多收數斛麥誠不足驕人已

好名章

千載之後如王莽新節爲恭儉爵位愈尊節操愈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卒之攘漢天下止問有舍小以取大者未聞有舍大而取小者也若孟子之論蓋觀人於所忽也意敗於矜持行衰於所借也能爲王莽則取天下不能爲王莽則竊時名自非君

子旁觀甚確亦烏能窺見隱匿乎由此觀之萬鍾不受一如嘑蹴昏夜之間一如明庭斯爲眞能讓也已

不信章

太史公屈原列傳曰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臣以自爲擧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聖君治國累世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也故不信仁賢之國彼非不欲仁賢亦所謂仁者非仁賢者非賢耳公卿大夫簠簋不飭禮義安在掌樞握計權宜百出政事安在是非混淆賞罰不信上下安得不亂鑿趾益高割肉充腹財用安得復足一旦有急人無紀綱

士無騰飽規避觀望尙謂有人哉空虛非朝署晨星之謂謂有人而無人也此太史公所以致嘆於楚也

不仁章

戰國之時田氏以豆區之智竊有齊國顓稱東帝則不能三卿瓜分晉地皆南面稱孤乃欲朝秦楚涖中國撫四夷則不能此不仁可以得國不可以得天下之明驗矣後世恃其兵威割據一方因亂使智竊有數郡然從未聞混一天下即嬴秦能滅六國楊隋混一南北皆非得自行仁亦皆不再傳遂失雖得猶未得也聖賢之言久而益驗信矣

民爲貴章

周家王業始自太王歷四傳至武王乃有天下何若斯之難也後世漢高起一亭長不五年而帝業成唐祖化家爲國亦不出四年之內又何若斯之易也或曰百足之蟲僵而不仆三代衆建諸侯是以得之難失亦不易後世皆爲郡縣君益尊勢亦彌孤以此之故予曰似也顧亦不盡由此蓋漢唐之初天下共苦秦隋苛法耳善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喻也九江彭蠡之間舟巨如山百貨薪積張帆若雲高可數丈少間颶風舟且旋覆形若黿背下者反忽居上蓋不勝其重也此可見黔首之民皆

有聲靈人君擴之以濯其靈攖之以赫厥聲已太重矣乃又其趾益高宜乎仆之速矣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豈不信哉深宮之主罔覩百姓艱難詎知飜覆之形至迅若此固宜鰓鰓畏已

百世師章

凡人莫不賤近而貴遠伯夷死首陽之下不封不樹有周興朝之士未嘗過而問焉柳下惠油油魯庭且不免於三黜直遠至數百年之後近亦在百年之後人始爲之憑弔嗟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之人亦豈數數哉孟子尚論二子若謂親炙興起更速亦深恨我不見古人耳非槩論凡民也予讀此蓋不勝撫卷太息已

仁也章

中庸以率性言道已徑省之極乃孟子又曰形色天性也必顯而驗之形蓋形者性之質也仁者性之理也形非頑形醫家以四肢痿痺爲不仁使試痿痺焉則叩之不應觸之不靈道亦何從出乎惟有此耳則聰已在其中有此目則明已在其中即後來見見聞聞百千萬應未始不從此出應之爲事裁之爲理率性謂道此其証已故合而言之合形於性也君子踐形固務道之實功已

陳蔡章

孟子遊齊梁不遇之魯之滕之宋之薛足跡幾遍嘗在宋且有戒心想凶年飢歲如此亦復不少使齊梁得遇何至出舍郊關皇皇道路奔走若斯乎無上下之交孟子蓋爲孔子罪魯也罪衛也罪齊也陳蔡之阨蓋自況已

貉稽章

凡爲士蓋甚難耳道高謗興德盛毀至將靡靡其聲以諛人耳士實忠信不能將努緣其行以悅人口士實澹漠不能將妾婦其容以媚人目士實端愨不能孔子不悅於魯衛未嘗治容入

宮亦且見妬商周之間以文明柔順之臣亦幾不免人性固難調矣嗟夫士亦何能理於口哉不以人知勵行不以人不知弛節是在士耳

昭昭章

古之盛王正月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四孟之月州長使讀教法黨正使讀邦法凡皆以明民也然當時之主皆能以身帥下故教化大行後世條教不減先王顧有無求非之間未必藏身所喻及民陷於罪又復峻法刑之使之事明於先王而治不逮古職此故耳近者謂歷代詔令多文飾惟漢文詔書字字出自

肺腸一時風移俗易黎民淳厚豈不信哉

山徑章

唐虞三代之書言心絕少孔子言心不違仁止歸顏回其他亦少槩見獨孟子言心不啻再三亦皆就用處更多孟子曰仁人心也顏子爲仁皆在視聽言動堯舜禹湯文武心之說雖不見之篇章顧布政施教開治撥亂天下大事功大事業皆從此出又何必言心始謂心乎由此推之天下萬應萬酬皆用也則皆心也稍一不用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矣明心養心皆爲贅說山徑之喩盖千聖靡易已

追蠡章

九經之中不可解者亦多朱子謂此章文義本不可曉盖就樂論一代自有一代之樂周家禮樂大備在兩世室樂章亦且不同何復取禹樂而用之卽云周監二代兼用夏商禮樂則禹鐘止在周宮懸業簴之間何得彼此更相軒輕或者追蠡之說盖言在杞者致古器者以班駁見奇追蠡近是或當然耳年代遼近完器優劣此其見誠陋已

齊飢章

齊王失德湎於酒齊廷之臣能諫之王不好士齊廷之臣能諫之獨至發棠之議止發自孟子羇旅之臣齊廷諸臣無一不緘口結舌盖豆區小惠齊遂不羡而田齊事已有前鑒暗邀人心誠有重疑負嵎之虎誰敢攖耶厥後田單解衣衣涉蕭何爲民請苑惠文漢高之怒皆本於此賢者於人國論事誠不易已孟子之不復豈非明智哉

性也章

天命之謂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言命不言性則執理之過令人拘而多畏言性不言命則縱情之過令人恣而失閑口之於味性也鄭公子宋食一味遂至不知有君而君臣之義裂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晉獻公安一姬遂至忍於殺子而父子之仁厮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性也季桓子悅文衣女樂遂至失燔肉於仲尼則賓主之禮賢否之智并棄聲色臭味養陰養陽之道也齊宣王好長夜之飲絲竹雜陳簪珥盈幄遂失晝夜晦明之節而天道已乖性與命可分爲二哉孟子顯言命不言性盖慮恣情者有託顯言性不言命亦恐互諉者怠修耳是以君子出王游衍明且僾臨遏欲乃以存理盡性乃以事天無二道已

浩生章

美大聖神之事始於善信盖善德之懿也信德之備也懿則㲠

好可同備則立基已實由此日進豈有量哉暢於四肢以利用也發於事業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由此推之美大聖神非難善信爲難耳是以作聖君子保縱善之初立誠身之本無敢躐等無敢凌節以俟其自進蓋爲此也樂正子不可忽已

逃墨章

墨端之教岐之中又有岐焉若人心則總之不違詩曰無田甫田其莠驕驕博施濟衆之事聖人所難況摩頂放踵爲之乎此不能終日者也墨之歸楊不待辨矣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

心遺世絕物以顯一已揆之於心實有不安楊之歸儒此理也亦勢也顧門戶既啟意見互角既罪其叛道又阻其歸途亦誰之過歟是以樂育之門舍其既往大道爲公有教無類已

布縷章

古今賦役各代率沿革不同三代迄唐布縷粟米力役分而爲三宋之有異自宋熙寧之間始行顧役新法十八事惟此民以爲便自後力役遂歸粟米近且絹布皆折粟米本折不免太重然行之有度民亦未以爲厲若布縷惟於所産之地另出官錢募之追後國家一有興發大兵大工粟米一賦加徵不已又且

飛派飛派不已又且空徵歲方在甲幷乙丙之儲俱盡吏胥因是得以爲奸是不特征其三且三其三民大困去爲盜賊嗟夫用二用三尚塡壑流離況三其三若此之甚乎哀鴻之痛吾未知所止已

寶三章

唐虞之時投珠抵璧若八政三事則命官敷治凡皆以爲人民即土地之說亦未有聞自後興亡代有土地賢主莫不兢兢猶以政事爲急末季遂至專贖珠玉如內府徑尺之璧夜光之珠充牣如山猶且榷筭之官五方之使分命四出百姓困苦中外

怨嗟天下遂以大亂語曰象以齒焚其身桀紂以賄亡其國豈不信哉是以珠玉君子不貴也

盆成括章

才多識寡實難免於世此孫登之致戒嵇康也小才殺身千古皆然豈特一盆成括哉楊德祖孔文舉禰正平陸士衡張茂先何多見也然後知人而有才益亦不幸矣處茲末世自非識夫經事後多知讓知愼亦烏能有善而無咎乎

上宮章

許行之滕其徒皆捆屨織席陳相之滕皆負耒耜食皆不取給

於滕孟子之滕其徒數百人後車數十乘皆賚滕郊里委積誠
亦大駭聽聞上宮館人閱歷往來從未有士如此之雜遝也士
如此其雜遝又安能大服當時之聞見也哉故竊屨之說疑之
也往不追來不拒之說疑終未有解也然則孟子何爲不辨非
不辨也此不必辨也後世棉蕞之弟子有即有金畫井不效吾
道終窮即施耕之辨亦覺多事又何有館人無稽之說也哉

人皆章

孟子言不忍言不爲非一此獨推類至盡曰無欲害人無穿窬
無受爾汝又推穿窬之類至於以言餂以不言餂而獨責士嗟

夫今之所謂士亦何所不至哉一冠進賢殺人媚人心能害人
者士也偶竊升斗會而畏人是爲穿窬亦士也昏夜之間嘑蹴
可受是受爾汝亦士也至若餂人之術對譚之頃竊探中藏袪
篋發匱莫陰於此故庠序失教士既無學暴行不熄賊民遂興
皆士爲之也風俗之敗可勝慨哉

指遠章

善言古猶言今古猶今也時無異也善言千里猶言几席千里
猶几席也地無異也是故古人安人安百姓總歸修己世法世
則總本諸身許行不言堯舜而引神農墨子不惜頂踵思利天
下吾驚其言若河漢而無極而卒鮮實用誠無當已後世言治
輒推漢文文帝每對群臣曰卑卑無甚高論使朕爲可行乃當
時功無不舉事無不成非以此歟

行法章

言性之事恒人幾驚爲如天之不可及孟子言性止在容貌言
語常德常情之間言反之事恒人幾苦爲人之所難孟子言反
晛一法見性有一定之則不可不遵提一命見理有修悖殊途
而守性不可岐吉凶兩念此可見堯舜湯武賢聖人人可爲人
自望之而驚耳苟依性則常修實行可與神聖齊觀苟不依性

則奇行奇言反失自然之理爲道者可不擇歟

說大人章

先王之制士不入官不廷見諸侯華屋無心所居之廬不蔽風
雨鼎烹非願妻子具食操作而前軒冕可辭閉門讀書出門徒
步非故爲陋簡也守先王之制也吾守吾素麥飯可安纖趨卑
疵自覺形穢後世捫蝨指掌前席借箸才雖揮霍其於古制未
知何似功名道德自不同情固知藐大人之說蓋謂自守非傲
王侯也然儀秦軫衍之輩已負愧已

寡欲章

心猶木也欲猶火也火生於木還足焚木欲生於心反足害心則多之爲病耳聲色臭味何能盡無循自然之分無俟外求安適得之常不爲淫縱口欲味食而知味耳欲聽聰無不聽目欲視明無不視則心之存者可知已不然衆欲攻心樊然淆亂目數蜚雁足必不能識梯級耳節鐘皷手必不能辨提携尚復有存焉者哉知寡欲之說則强制之與恣睢兩無當已

羊棗章

予聞之執母之桮棬而不能飲焉又聞之徐積以父名石終身不敢踐石及考之祭義曰祭之日思其嗜欲又考之於禮爲親

者諱爲尊者諱禮蓋已先有之孟子乃引諱名以証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自予論之曾子之不食徐積之不踐是時豈知有禮哉不忍也以此知先王制禮之緣人情也

思狂章

鄉原古今皆有而不必盡同孔子之時鄉原似中行孟子之時鄉原更似狂獧楊朱爲我不近一物似踽踽凉凉墨翟兼愛志博意廣似志大言大碩孟子止言鄉原不言楊墨何也蓋鄉原大共之名也楊墨鄉原之一也三代而後鄉原寔多借長厚之名竊容容之福位高而多金以爲通儒人皆悅之貪賊而安藏以爲絶物務爲邪慝然則鄉原亦世升世降耳見惡於君子又何如也

見知章

三代以上道統傳自帝王至孔子而聞知一變堯舜湯文見知皆自廷臣至孟子於孔子時地在百年數百里之外則見知又一變或曰三代以下治教兩分承治統者不必有道統嗟夫此亦不通之論也後世凡開創之主中興之主制禮作樂何忝湯文執中用中何非堯舜一代典章赫赫王言載在令甲藏之石室何非謨誥止稗官野史不足以揄揚萬一贊修刪述少孔子

耳是故仲尼之門何無顏閔至百餘年於鄒始得孟軻則以顏閔於孔子發明少孟子與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其於孔子爲功大耳由此推之士而不欲爲聖人之徒也士而欲爲聖人之徒則闡揚緒業顧可少哉

四書通義三十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魯論撰論字孔壁號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啟中以貢生授頳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論以取士必重制科之經義崇禎時雜用薦舉不足以得人乃作此書以發明體用合一之理其解大學平天下章言潢池弄兵外患踵至勢不得不加田賦而聚歛之臣半以聚之於國半且以聚之於囊以致天菑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專爲明末時事而發又解孟子許行章謂堯之欽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舉爲之師錫猶其難其愼然則枚卜豈易易哉亦以隱指莊烈帝命相之非全書大旨不出於此故往往雜引史事以相發明固不主於闡繹經義也